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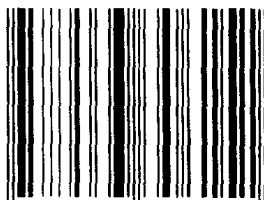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illegible]

ISBN 7－5333－[illegible]615－5

Z·[illegible]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〇八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章鼻祖六卷 〔清〕楊繩武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 一

唐四家詩八卷 〔清〕汪立名編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汪立名刻本 …… 一三六

棣華書屋近刻四卷（存二卷） 〔清〕朱紬 朱絳 朱綱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 三一六

明文在一百卷 〔清〕薛熙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古淥水園刻本 …… 三三五

文章鼻祖六卷

〔清〕楊繩武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章鼻祖六卷》提要

鎮洋王文貞公遺書室記

嗚呼此鎮洋王文貞公遺書室也其門人唐文治撰為之記曰先師自幼為學穎悟過人讀書自謂奇讀書雖不能一目十行亦能一目五六行其居本邑時對日新應吟詠而尚聲詩書至少以一刻為度非涉獵也蓋躬行心得之要皆能攜其真實矣平生痛惡功利之習於君子小人之界辨別嚴進其門者靡不束身自好自登朝通籍壬辰散館後出任河南汝陰中年令其政績詳載行狀及年譜中晚年主講徐州府道堂明識洲及本邑婁東尊道安道各書院受業者不下二三千人士林於式齋者如龍雉如也其府第藏書約近萬卷先師殁後好亂恐皆燬先志益憤而先之丁丑歲中日戰爭事起恐書毀春避難沭陽其長子鴻摟椒聯恐不幸先卒次子鴻楨繼卒三子鴻翔在沭陽而黃奇得中途罹死非命恐書歸陳氏曼懿文治中表妹也夫婦窮情俱不欲生戊寅四月懺轉流離始回太倉恐書抑鬱於九月五日卒曼懿狀自哉屢吳文治移書勸告其其為王氏助目不必作烈婦曼懿闡通晚大義遂不殉死志而從事於主孫通州指刻已定有人咸友及諸同門共相慰藉謂明德必有後也茲景懿整理書目分經史子集各部都凡若干種謂可證散佚特刊刻文貞公遺書圖記俾垂久遠並以書來屬文治為記竊不禁潸焉流涕曰此先師興恐言數十年心血所注遺也先師形魄遺跡之寄其精神寄侍數百年而不沫然則欲保守先師之精神必先保守先師之遺籍乎譯格檢讎物不遺蠹負曾式憑之矣後人其既既焉寶藏之哉己卯春正受業唐文治拜手謹記

序

昔余主鍾山書院講席以經傳史漢詩賦訓諸生刊一日程各令填註貴專不貴博貴少不貴多以講明透徹為主非謂經傳史漢詩賦不當涵覽遐搜洽聞廣見也或貪多務得數典忘祖鮮有不如宋人所譏玩物喪志博溺心者吾友編修文孫楊先生自都中奉諱歸家居不出惟以古文詞訓廸後學大江南北奉為圭臬者三十年講席多暇得肆力於

經傳史漢以及詩賦博觀而約取之成文章彙祖一書歲壬午先生已卒令嗣德祖奉其書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凡若干卷又秖十有四首而上下古今數千餘年之制作俱不能出其範圍因

歎貴專貴少非一人之私言夫固為先得我心者矣先生平生著書甚富藝林咸奉為寶籙而此尤研精覃思丹黃塗乙或以經衡史或援史證經詩取其原本風雅賦擇其有關家國政治

構思發難合振縱鍊字琢句之法靡不柔而筆之如人著眉如龍點睛使讀者了然心目昭昭若掌上紋豈僅韓昌黎之手披六藝提要鉤元葛稚川之鈔撮眾書採珠拾玉曉哉後之學者苟

能由專而博由少而多先之熟讀斯編繼以編觀經傳史漢詩賦之全則循源及流一以貫之必無貪多務得喪志溺心之患矣其惠來學匪淺鮮也余少時與先生論文繆侍講使承望後復同

館西田王相國邸第輒剪燭劇談因已佩先生之學之邃而服先生之識之精今讀是書知益有進焉者而先生立教之意更可余因因樂為之序以若夫評選之苦心去取之大義先生例言

及諸評語中論之已詳不復贅云

乾隆癸未仲春敬亭愚弟沈起元書於露直齋時年七十有[illegible]

例言

尚書經之祖左國傳之祖史漢史之祖而其中又自有祖之祖則玆編所標舉是也上不及易者伏羲畫卦未有文字今所傳者周易文字皆在尚書後旁不及諸子是外篇也下不及八家猶苗裔也

凡人雖善屬文必不能每篇斤兩悉稱必有其一生極得意之筆爲全力所貫注者視其全力貫注之處而稱等其斤兩然後其人之本領身分高下乃定外傳齊語內傳城濮邲鄢陵左邱明全力所貫注也項羽高祖兩紀平準封禪兩書太史公全力所貫注也漢書自武帝以前多本史記昭宣而後乃孟堅眞面目則霍光金日磾傳其全力所貫注也尚書非出一手而堯典禹貢洪範三篇又尚書中作者全力所貫注也置其全力貫注之處而或取其不甚經意與一時與會偶屬之文遽以定其高下則不足服作者之心而來學者之論矣

泰山喬嶽非一邱一壑之觀建章承明非五架三間之制文字有大小筆力有高下氣味有厚薄學者不可不辨也茲所標舉皆千古來第一種大文字筆力最高氣味最厚者其經營意匠重規疊矩千彙萬狀猶泰山喬嶽之觀而建章承明之制也學者得其一節便可自立基址自成結構

讀書如斷獄斷獄者必使兩造之曲直情僞纖悉呈露然後可斷決兩造獄訟之是非使之心服讀書者必與古人之精神血脉融會浹洽然後可論定古人文字之得失使之首肯又斷獄者將歷來大案卷審得明斷得當則其餘小案卷皆游刃矣讀書者將古來大文字看得透講得徹則其餘小文字皆破竹矣

六經左國史漢俱須全本熟讀無選擇之理茲所標舉乃一隅之義用以推明文章之道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譬之郟鄏定鼎江漢朝宗爲會歸之極非謂持此作準的此外便可不求甚解也

此數篇文字皆人所熟習具有本註尚書有孔安國傳孔穎達疏蔡沈集註國語有韋昭註左傳有杜預註史記有徐廣音義裴駰集解張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漢書有顏師古註全書具在都未失傳倘有疑

義可以檢閱文字繁多不及脩錄又不敢刪節故茲編槩不用註

皋里楊繩武識

文章鼻祖目錄

卷一 尚書

堯典 舜典合

禹貢

洪範

卷二 國語 左傳

齊語

戰于城濮 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

戰于邲 宣公十二年

戰于鄢陵 成公十六年

卷三 史記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卷四 史記

封禪書

平準書

卷五 前漢書

霍光金日磾傳

卷六 詩 賦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并序

庾子山哀江南賦 并序

文章鼻祖卷一

裴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皋里先生評選

後學 沈祖齡與之 沈光春景蘇

金 昇愼周 聞思訥愼餘 同校

堯典

伏生今文篇目有堯典無舜典孔安國古文乃於堯典中分出舜典皆缺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姚方興大航頭本始增入之後人多疑其僞夫文字眞僞吾不敢知而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曰與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其說是也孟子咸邱蒙章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按殂落之文古文分屬舜典而孟子指爲堯典乃知二典不分統名堯典伏生篇目與孟子合此可依據故文字悉照古文而篇目斷依今文義非兩岐各有取爾也

首二節一篇總冒爲第一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放勳二字一篇之主）欽（欽字亦貫通篇）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字冒下兩句平對著一虛字）克明俊德（此句起下）以親九族（以字貫下）九族既睦平章百

此下紀事乃命至欽哉紀堯在位時事為第二段乃命節總起汝羲暨和節總結分命四節分疏一一整齊敘自為結搆散中帶整

此下以紀言為紀事

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節總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天字法）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民字法）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句法）厥民析鳥獸孳尾（字法）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三字）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文古文皆無不敢從陳氏增）厥民因鳥獸希革（四節文）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字不滿二百而仰觀天時俯察地利中盡人物之變何等穩密）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總結）

登庸三節退不肖進賢[illegible]結搆整中帶活[illegible]登和專詞也疇咨泛詞也咨四岳專詞也

此節為通篇上下關鍵上文登庸若采皆為此節張本而有鯀

歲（十七字括盡制曆之法）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允釐咸熙四字倒對字法）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登庸是大事若采小事治水事之發者）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句法）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句法）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句法）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三句寫水勢足抵一篇江賦海賦）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紀年一 以紀年作章法 每段句法）汝能庸命巽朕位（此句直貫受終陟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

在下句引入舜事又開出下大半篇文字也

此節下半篇總冒與起二節遙對為第三段

慎徽二節紀舜登試事為第四段

錫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試起下事）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歷舉舜只一事 此字法）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逐段以欽字結章法）若稽古帝舜（一重提）曰重華協于帝（重華句下半篇之主與放勳句對照）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玄德與俊德對照高大言玄以所及之深遠言）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奇句）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紀年二）

舜典以下至遏密八音紀舜攝位後事為第五段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一節）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祭告神事 欽若六節）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覲侯治人）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今古文皆不作錯簡又周禮有六贄六器贄器類舉正當）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法變省筆敘直登事之祖）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又法）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變法）歸格于

月正以下至分北三苗紀舜即位後事爲第六段

藝祖用特(巡狩)五載一巡守(上東)羣后四朝(下起)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疆理天下三句足包一篇禹貢)象以典刑(制刑法)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哉句雖結典刑而舜攝位事至此二節止獨于此著一欽字亦是通結上文)(章法)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因上典刑遂紀四罪二用刑之當搭叙法)十有八載(字法)(紀年三)帝乃殂落(字法)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二節紀事以下紀言)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書法不書帝而書舜所以別于堯也以下書帝又以見舜之繼堯而爲帝也此史官書法之細密也)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此帝字乃是舜劃清)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帶起下三節)帝曰俞汝往哉(此一節對若時登庸庸命巽位二節亦以簡配繁)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此下八節對疇咨若采一節以繁配簡)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三節先人而後官此三節先官而後人法又變)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帶起下二節)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

總紀舜年始終作結爲第七段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論詩之祖)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兩節亦先人而後官)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此一段亦是搭叙法今文古文皆有不敢從蘇氏作衍文)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以上分命此節總命以欽字始以欽字終章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紀年四)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堯年三處分敘舜年一處并叙法又變)

上半篇紀堯事以放勳句作主下半篇紀舜事以

重華協帝句作主欽明兩節註所謂放勳者也乃
命羲和以下正放勳之實散見于事之大者愼徽
以下專叙舜事然舜之事皆所以終堯事也舜位
之日固承堯命以行卽位之後亦無非紹堯致治
此之謂協帝此之謂放勳故二帝不分典而統曰
堯典○按放勳重華史記作堯舜名而孟子亦有
放勳曰又曰放勳乃殂落離騷曰就重華而陳詞
皆以放勳重華當堯舜名號與史記符合若今傳
疏集註解則于離騷孟子轉不可通故孟子集註

曰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詞而孟子因以爲堯號也
此最有理如窮奇檮杌本非工鯀名號而當時之
民借以狀其不才後世稱鯀者可云檮杌稱共工
者可云窮奇則稱堯舜者可云放勳重華不必定
以爲堯舜本名也
欽字一篇骨子史臣贊堯開口曰欽明文思繼曰
欽若昊天試鯀曰往欽哉釐降二女曰欽哉舜繼
堯之心法而于象刑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典
禮曰往欽哉二十二人曰欽哉惟時亮天工乃知

堯舜授受該小大合內外徹始終總不越此一字
其他曰敬曰恭曰寅曰讓皆欽字之義也
兩稽古帝節統紀堯舜德業光輝之盛孔子所謂
大哉堯之爲君孟子所謂君哉舜也乃命六節他
務未暇而獨兢兢于曆象授時之事孟子所謂堯
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疇咨四節丹朱工鯀
俱不用而獨孜孜于有鰥在下之人孟子所謂堯
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愼徽以下見堯禪舜
而舜能不負堯之託孟子所謂以天下與人易爲

天下得人難也元日以下見舜卽帝位而不忘憂
天下之心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
得禹臯陶爲已憂者也四岳之舉舜也獨稱克諧
以孝一事孔子所謂舜其大孝者也史臣之贊舜
首以濬哲文明四字孔子所謂舜其大智者也由
孔孟之言以尋繹此篇之義可以得其要領矣
乃命以下敬天勤民之事璣衡肆節本此疇咨以
下進賢退不肖之事詢岳十一節本此此治天下
之綱領也璣衡倚經天封濬節緯地中包類帝四

段祭告以事神朝覲以治人巡狩述職以一道德同風俗末拖象刑一節以懲惡勸善治天下之法孰有加于此畜庸熈載後世宰相之職后稷養也司徒教也士刑也秩宗禮也典樂樂也納言喉舌也工虞百物財用之所出也卽周六官後世六部之職四岳總治於內十二牧總治於外治天下之職孰有加於此堯端拱于上至舜而時巡封濬日不暇給堯所舉止一舜至舜而禹皐稷契並聚一堂堯時工䜌驩兜尚可姑容至舜而流放竄殛罪

不稱貸總是堯開其先舜承其後堯居其逸舜爲其勞堯不敢以天下私其子舜亦不敢以天下私其身篇中敘述二帝一心兩朝合德宏綱具舉萬目畢張掀天揭地之業震古爍今之文也

乃命六節文字繁璿璣玉衡節文字簡疇咨四節文字簡詢岳十一節文字繁畜庸熈載卽若時登庸之職而庸命巽位之本也一節賅兩節后稷司徒以下卽若采事八節配一節乃命六節體本散而分命四段却整兩疇咨兩咨四岳格本整而逐節結構却活治曆堯已見故齊七政略類帝等事舜創舉故獨詳羲和節總命也羲仲四節分命也一事獨敘而有分合詢岳十節分命也亮天工節總命也數事類敘而有分合舜攝位後記事不記言承堯命也卽位後紀言亦紀事紹堯治也篇中敘述二帝事處處關照亦處處分別繁簡相錯長短相間分合互用整散兼行開後人文字詳略起伏照應變換無數法門

克明俊德節包羅一部大學乃命六節該貫歷代

天官類帝四段曲臺兩戴之根柢詢岳十一段周官六職所權輿封山濬川地里志之祖象刑欽恤刑法志之宗寅淸者制禮之本依永和聲作詩作樂之指要而欽之一字又爲千古帝王治法道法之所由開而後世儒者講學主敬之所根本也堯典一書不惟千古文字之祖實爲萬理萬事萬物之祖歟

通篇分七大段每段以紀年作結首二節爲第一段一篇總冒不紀年乃命至欽哉爲第二段紀堯

在位時事而以朕在位七十載紀年結之稽古帝
舜節爲第三段下半篇總冒與起二節遙對不紀
年愼徽兩節爲第四段紀舜歷試事而以三載句
紀年結之正月上日至遏密八音爲第五段紀堯
老舜攝事而以二十八載句紀年結之月正元日
至分北三苗爲第六段紀舜卽位後事而以三載
三考紀年結之末節爲第七段總紀舜年始終而
結之此一篇之大段落而亦千古文字紀年之祖
也孔子作春秋以編年爲紀事法本于此而史漢

以下史家因之皆云祖述春秋其實亦本于此
曰若稽古句先書其人下乃紀其事典謨皆然後
世史家作本紀開口書某祖某帝諱某列傳書某
人法本于此
安安兩字疊字之祖形容堯之德性入微易乾卦
君子終日乾乾繫詞成性存存詩大雅亹亹文王
小心翼翼俱以疊字模寫聖功法本于此又湯湯
洪水方割三句亦用疊字後木華海賦郭璞江賦
上林兩都諸賦描寫水勢亦多用疊字有連下二

三十字者法本于此
分命四節整對文字分扇之祖禮記月令擴爲十
二段逐段相對豳風七月一段衣一段食亦逐段
相對月令瑣而密堯典簡而賅豳風正而葩堯典
典而核雖派別不同法本于此
王制歲二月東巡狩一段中間問百年者就見之
至加地進律幾二百言堯典以協時月正日四句
包舉之何等高老又協時月正日四句只一見下
文南巡狩曰如岱禮西巡狩曰如初北巡狩曰如

西禮巳都包舉更不複叙左傳邲之戰行其所聞
而復鄢陵之戰亦以王卒告史記季布傳果言如
朱家指灌夫傳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亦只
以一句包舉上文更不複叙法本于此又如岱禮
如初如西禮三句亦逐層變換左傳鞌之戰郤伯
見公曰子之力也夫范叔見勞之如郤伯欒伯見
公亦如之法本于此
象以典刑後卽記流共工一段命汝典樂後卽記
擊石拊石一段此搭叙法也禮器誦詩三百不足

以一獻下便接子路與祭一段聘義因聘用玉亦便附子貢與孔子論玉一段皆搭叙也法皆本於此

舜卽位以前皆書舜卽位以後乃書帝史記高祖本紀起手書劉季起沛書沛公封漢書漢王卽皇帝位書上法本于此

命官十一節曰禹汝平水土曰棄汝后稷曰契汝作司徒曰皐陶汝作士舉其名稱其官或一人專一職或數人共一官或論其職業或奬其勞績皆書帝命臨之典則嚴重目黎平淮西碑分遣諸將曰光顏汝爲陳許帥曰愬汝帥唐鄧隨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弘汝其以節總統諸軍或總帥或分將亦俱書天子之命臨之法本于此

今文欽哉以下直接愼徽五典文較徑截古文增入稽古帝舜節是另起頭而仍作一篇讀或疑文章之體不合夫篇目之依今文以孟子爲據也文字之依古文遵劉子政過而存之之義也其說已具于前卽以文體論亦無不合蓋此篇文字乃史

家合傳體所從出也太史公廉頗傳曰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下便接趙奢傳又另提曰趙奢者趙之治田吏也張蒼傳以廣昌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下便接任敖傳又另提曰任敖者故沛獄吏魏其傳曰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下便接灌夫傳又另提曰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篇中自有綫在下曰虞舜已引入舜事卽廉頗傳趙奢破秦軍閼與魏其傳獨厚遇灌將軍等例也下文又另提曰若稽古帝舜句卽廉頗傳另提趙奢張蒼傳另提任敖魏其傳另提灌夫等例也與史記諸合傳作法正同余多援史例以証經或疑非說經之體況廉頗魏其等傳豈可上例堯典擬非其倫然余所論者文也文章之道千古一脉無論大小且史本于經其法正當貫通又何疑乎

史記堯本紀平章作便章欽若作敬順曆象作數法寅賓寅餞作敬道平秩作便程孳尾作字微朔易作伏物允釐作信飭嚚訟作頑凶方鳩僝功作旁聚布功象恭滔天作似恭漫天方命圮族作負

命毀族。舜本紀五宅作五度。胄子作穉子。亮天工作相天事。又如遏密八音作四方莫舉樂。明四目達四聰作明通四方耳目。其字句之今古雅鄭莊佻厚薄相去懸絕矣

冀州以下敷土也 冀州以河為主

兗以濟河為主

青州無河濟大川故施功最畧

徐雖以淮為主而施功兼及濟

禹貢

禹（禹字提起）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三句一篇之綱）冀州（一州之綱）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治河）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治汾）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治河 經河所以）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字法）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句法）濟河惟兗州（綱）九河既道（治河）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濟所鍾）（河濟別流）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兗揚荊三州皆兼及草木者此卑濕地）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此所兗獨）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貢外有篚）浮于濟漯。達于河（貢道總以達河為主）海岱惟青州（綱）嵎夷既畧（舉近見遠）濰淄其道（舉小見大）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字法）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青州之利多鹽故官山府海管仲猶用以致霸）絺。海物惟錯（錯字包得妙）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達濟以達河）海岱及淮惟徐州（綱）淮沂其乂（治淮）蒙羽其藝（字法）（淮所經）大野既豬（濟所鍾）東原厎平（地近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兗草木分說徐草木幷說變）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土色之奇者）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物之異者）淮夷蠙珠暨

揚州以江淮為主而施功彭蠡澤

荊州以江漢為主

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 綱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卽細事以驗彭蠡之豬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草木之外又兼篠簜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三品所謂南金也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下疊數貢字作一句只著一虛字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冀有皮服此有卉服厥篚外有厥包厥貢之外有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句法時江淮未通故沿海以達之達淮則達河矣荊及衡陽惟荊州 綱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三句皆志江漢也厥土

豫界荊河而功施濟洛

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連下十一个實字亦只下一个虛字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月令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皆連下十四个實字作句柏梁詩枇杷橘栗桃李梅連下七个實字作句本此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揚有厥包此包而又匭揚有錫貢此云納錫更奇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 綱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治洛滎波既豬治濟濟所溢洛所出導菏澤被孟豬治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分上下又變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

梁州亦以江漢為主

雍州以渭為主

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綱 岷嶓既藝江漢沱潛既道上流蔡蒙旅平下流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三錯字奇厥貢璆鐵蜀之利多鐵故史記貨殖傳卓氏猗氏俱起家鹽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連下十二實字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字法梁州貢道最遠最勞黑水西河惟雍州 綱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三句皆志渭也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語簡而麗浮于

織皮句冠西戎句結中包三國只此一節可賅史漢西域傳導岍以下奠高山也

導弱水以下奠大川也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中國水土既平并及域外導此導字貫至陪尾岍及岐至于荊山雍州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州山入于海入于海句導山兩段絡索此節河濟所經西傾朱圉鳥鼠梁州山至于太華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豫州山此節淮渭洛所經導此導字貫至敷淺原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漢水所經荊州山岷山之陽梁州山至于衡山江水所經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皆荊州山導弱水 綱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 綱 至于三危入

入于海何各簡潔索上文冀州九段已將水土山澤貢賦等項詳細條列此更抽出山水并叠一叙使其原流貫穿如網諸目如指諸掌如有萬山拱北衆水朝東之勢而下文又著九州攸同一節重重包裹點滴不漏冀州九段人所能導山導水兩段人所不能山水兩段人可及九州攸同節斷不可及也

九州攸同節總結上文六句內又有三層分合三層綱領條目

以下推言五服之制

于南海線導河綱積石至于龍門雍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河豫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河冀又北播爲九河河兗同爲逆河入字奇于海線嶓冢導漾綱東流爲漢梁又東爲滄浪之水荊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線岷山導江綱東別爲沱梁又東至于灃荊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爲匯揚東爲中江入于海線導沇水綱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豫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青又北東

兗入于海線導淮綱自桐柏豫東會于泗沂徐東揚入于海線導渭綱自鳥鼠同穴雍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入河亦又入海線導洛綱自熊耳豫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線九州攸同結上冀州九段是綱四隩既宅結土九山刊旅結山九川滌源結川九澤既陂結澤四句是目四海會同結上文入于海等句又是綱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又抽出財賦言之補結厥貢厥賦等項錫土姓祇台德先此句直貫至末著此兩句方有根柢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綱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末節再作一總結九州節著平成之效此節著脩和之功故結了再結無叠牀架屋之病此篇重規叠矩敷土節一篇總提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等句無州分提入河入海等句逐節分結九州攸同節一篇總結而此節又從法制推言德教補足全篇所未及爲大篇大結穴也

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線五百里侯服綱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線五百里綏服綱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線五百里要服綱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線五百里荒服綱三百里蠻二百里流線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分三句聲教訖于四海聲教句合聲教二字從祇德來相應禹末禹字與篇首禹字呼應錫玄圭告厥成功

禹敷土三句一篇綱領以下逐段照應冀州九段敷土也導岍及岐以下奠高山也導弱水以下奠大川也九州攸同節總結上文六府孔脩節抽出

貢賦言之錫土姓以下推言五服之制東漸于海節因法制而推原德教見禹成五服之效爲錫土姓七節文字結束亦見水土平治之效爲全篇文字結束也篇首禹字提起篇末禹錫玄圭兩禹字相爲呼應所謂禹貢也古人文字切題章法縝密如此

治水必先刊木者何也曰木拔然後道通道通然後山之脉絡可尋而水之緩急可見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蕃植則木不刊

之患可知又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刊木即烈山澤事也大雅皇矣篇曰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緜之篇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自古開國建都未有不披荆棘闢草萊以從事者况洪水横流之日乎故禹貢首揭于篇與敷土奠山川牽連書之但亦即是敷土奠山川内事非另是一項也葢此節三句敷土是一項奠高山一項奠大川一項此爲綱領刊木句只貫在上下兩句

内細讀下文冀州九段導山導水兩段其義自見傳疏集註俱以三句平列與下文不相應又奠定也凡疏鑿開濬皆是不當但作表識解

冀州九段首句提起次叙山叙水叙地或先山而後水或先水而後山山水治而後地平也次厥土厥田厥賦厥貢水土平而後田賦貢篚可辨也末以貢道終焉每州必終以貢道者以題是禹貢也

○九州雖是平列實以冀州爲主故諸州皆書貢道而五服之制所云五百里者亦謂自冀州外各五百里以漸而遠也葢隱寓居中馭外居重馭輕之意云

九州之水每州各有專主冀州以河爲主壺口殺河勢梁岐開河道覃懷衡漳河水所經兖以濟河爲主九河道治河也雷夏澤治濟也雝沮河濟別流徐以淮濟爲主淮沂蒙羽治淮也大野東原治濟也荆梁以江漢爲主朝宗句志江漢也九江江水所經雲夢跨江南北岷嶓江漢上流沱潛江漢別流皆志江漢也豫以濟洛爲主伊瀍澗波治洛

滎菏孟豬治濟也雍州以渭爲主涇汭之屬屬于渭漆沮之從從于渭灃水之同同于渭也揚州之水亦莫大于江而不志治江朝宗之文已見于荆也次莫大于淮而不志治淮淮乂之文已見于徐也惟彭蠡爲西江諸水所鍾震澤爲浙東諸水所滙專爲患于揚故揚之施功爲急青州地隘而境僻雖近岱而無群山之阻雖邊海而非衆流之衝故嵎夷略濰淄道而水已治功之最省者也大抵九州之水爲患者不一而河濟江漢淮渭洛爲最

其餘則弱水一見于雍黑水再見于雍梁亦水之大者故導山導水兩段專以此數水為要領歟禹導山導水之功已散見于冀州九段然九州各有疆界則山水源流未能貫穿故復下導山導水兩段逐一分疏然後某山某水脉絡分明而治水施功次第可見中間所下東西南北字至字過字入字會字别字合字凡水之大小緩急分合向背歷歷如繪化工之筆也。蔡註漾之原出于嶓江之原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導之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原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相敵謂之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岍岐節河濟所經與導河導沇兩節相應西傾節淮渭洛所經與導淮導渭導洛三節相應嶓冢二節江漢所經與導江導漾兩節相應兩段中關照細密如此惟弱水黑水方外之地不誌其原故與導山一段無關照又導山分南北兩條撮叙而導水分九節細叙叙法各變也

導山導水兩段總以入于海句作主西傾三節不言入海者緣上岍岐節之文也弱水入海之處去中國遠故不書黑水之入南海亦入海也渭洛之入河由入河以入海也故下文總結曰四海會同

冀州九段以九州作主而山水錯綜貫串于其中是縱說所謂經也導山導水兩段以山水作主而九州錯綜貫串于其中是橫說所謂緯也一縱一橫一經一緯極文章分合變化之妙下乃以九州攸同一句鎖住真有截斷衆流之勢又恐上面文勢太重一句結不住故復下四隩既宅四句分結水土山澤等項上面文字遂無一字一句不收拾在內仍恐文氣尚未渾全故又總結一句曰四海會同此節只六句二十四字結上千餘言文字點滴不漏又作數重包裹又具有分合起訖章法何

等綿密筆力何等鄭重東漸于海節亦然東漸三
句分說聲教四訖句合說用分合兩層遞說結束
方有力量全篇都爲振起矣譬之形家大地千里
來龍到結穴處必非一重沙水所能攔截必重岡
複嶺波洄瀾繞無數曲折貫注然後精神團聚結
出真穴文章之妙亦猶是也
禹貢一篇紀平成之烈而不言精一之藴故復下
祗台德先一句歸到躬行教化之本以補足全篇
所未備東漸于海節正祗台德先之所致祗德于

上故教訖于下又非直到水土平治然後敷德以
先天下也蓋祗德句是徹始徹終事聲教句亦是
徹始徹終事苟聲教有未訖則雖地平天成禹心
不敢自以爲足也
舜典肇十有二州先儒謂在禹治水之後故禹貢
尚仍九州之舊也周禮職方氏有揚荆青兗雍冀
增幽并而無徐梁爾雅釋地有冀豫雍揚兗徐增
幽營而無梁青青徐尚互見而梁州獨無山則揚
有會稽青有沂山雍有吳嶽澤則豫有圃田青有

望諸雍有弦蒲浸則荆有潁湛豫有溠青有沭冀
有潞而至于幽之山曰醫無閭澤曰貕養浸曰菑
時并之澤曰昭餘徐川曰滹沱漚夷浸曰淶易皆
禹貢之所未見者至于五服之制國語邦內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雖以綏
爲賓尚與禹貢合周禮大司馬則爲九畿五百里
曰侯五百里曰甸五百里曰男五百里曰采五百
里曰衛五百里曰蠻五百里曰夷五百里曰鎮五
百里曰蕃職方氏九服亦如之王制又曰千里之

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疆里不同沿革亦異
矣又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
北不盡恒山禹貢朔南暨雖不指其地亦大畧相
彷爾雅東至于泰遠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鉛北
至于祝栗謂之四極則不知所界矣
凡文字只辨得一層意義一層間架筆力便卑弱
氣味便單薄鍼線便疏畧如禹貢此篇極天下委
曲煩重之事但作一番鋪叙已自力盡心疲文偏
說了又說横說豎說分說合說有總提有分提有

總結有分結。一篇有一篇之綱領。一節有一節之綱領。層層脫卸。節節聯絡。柱中生柱。線中藏線。頭上安頭而不累墜。脚下安脚而不傾款。散之則千條萬緒。合之則一縷穿成。筆力之高。氣味之厚。鍼線之密。千古未有。正如武侯陣圖。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大陣包小陣。大隊包小隊。又如孫子所論率然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自左國史漢以來。文章之道。未有能出其範圍者也。至其中句法字法。典古奧闊。濃纖雅淡。無不備具。羅列典章制度。象數名物。光怪陸離。又足以包舉籠蓋。職方河渠。山經水註諸書。三都西京諸賦。此所以為千古文字之祖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是武成之日即訪道之年武王之[illegible]下[illegible]如此箕子所以不敢私其傳[illegible]柳柳州碑云法授聖此之謂也○殷曰祀周曰年洪範作于周而曰祀箕子之志也武王以道訪箕子箕子以道授武王箕子未嘗臣周武王亦不必臣箕子也不臣周所以存萬世君臣之義[illegible]道所以明[illegible]天人之言[illegible]即彝倫之所以叙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天字一篇骨子通篇言天人感通之理皆從此句起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此以上九疇之綱曰五行。天次二曰敬用五事。人次三曰農用八政。因人次四曰協用五紀。天示乎人次五曰建用皇極。君所建九疇之主次六曰乂用三德。以治之所以應變次七曰明用稽疑。聽以天人之次八曰念用庶徵。推天徵人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以下九疇之目

一五行。人感天應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生序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之性土獨言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行之德五行之味二五事。一曰貌。水二曰言。火三曰視。木四曰聽。金五曰思。土五事之序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五事之德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五德之用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養生三曰祀。報本四曰司空。居民五曰司徒。教六曰司寇。刑七曰賓。遠

八曰師(禁暴)四五紀一曰歲(序四時)二曰月(定晦朔)三曰日(正躔度)四曰星辰(經緯交會)五曰曆數(推步占驗)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歛時五福即九五福之福也五福人所自有何待於錫不知福雖在人亦必錫之自君然後可長保其福漢書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富壽安即九五福之富壽康寧也此敷錫之義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此節總冐全疇)凡厥庶民(無位)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有位)惟皇作極(此節冐下三節)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段言庶民所謂無有淫朋也)無虐煢獨(庶民)而畏高明(有位。此句結上起下)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節言有位所謂無有比德也)

無偏(心之私)無陂。遵王之義(極之用)。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事之私)。王道蕩蕩(術之僻)。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遵之義三句蕩蕩三句)(此節敷言正是作極之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錫極應敷錫庶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

敷言皆是韻語易彖爻辭文言繫辭亦多用韻古人說理之文往往用韻如此

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納民于皇極)(保極應錫汝保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既協于極者)。彊弗友剛克(習俗之偏)(未協于極者)。燮友柔克(氣禀之偏)。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水)曰霽(火)曰蒙(木)曰驛(金)曰克(土)曰貞(內卦)曰悔(外卦)凡七。卜五(雨霽蒙驛克)占用二(貞悔)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卜筮是主)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所謂稽疑也)八庶徵。曰雨(水)曰暘(火)曰燠(木)曰寒(金)曰風(土)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來備以叙)曰肅(貌)時雨若(水)曰乂(言)時暘若(火)曰哲(視)時燠若(木)曰謀(聽)

六段文字極鍊練可并叠而不并叠似累墜而不累墜又皆實字實句無虛字徹貼古人文字之以奇勝以拙勝者

時寒若(金)曰聖(思)時風若(土)曰咎徵(極備)曰狂(貌)恒
雨若(水)曰僭(言)恒暘若(火)曰豫(視)恒燠若(極無)木曰急(聽)
恒寒若(金)曰蒙(思)恒風若(土以上言庶徵以下言驗用)曰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
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休徵所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咎徵所感)庶民
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喻民有異好)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喻卿尹有常職)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喻卿尹當從民之欲民雖有風雨之殊好而日月自有冬夏之常行則從民者又非以狗民矣)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以緩急為先後)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以輕重為先後福極之應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推驗到福極正歸重在皇極也)

叙完九疇截然各住更不作結[illegible]節觀射父論[illegible]一篇亦然

首三節叙陳範之由初一曰五行節列九疇之綱
一五行以下演九疇之目通篇以建用皇極為主
而皇極之建不外九疇之各得其叙水火金木土
有一行之或失其常非建也貌言視聽思有一事
之或違其則非建也食貨賓師政有一之不舉歲

時月日紀有一之不協非建也平康能協于極者
也沉潛高明強弗友燮友柔協于極者也正直剛
柔所以納民于皇極者也稽疑之吉凶協于極則
吉不協于極則凶也庶徵之休咎協于極則休不
協于極則咎也皇極建則富壽康寧君與民並受
其福皇極不建則貧病夭折君與民皆蒙其禍故
君必斂福以錫民而民皆訓行以歸極也此一篇
之體要也
武王曰惟天陰騭下民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皆從天道源頭說起故通篇俱言天人感應之
理集註云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八政者人之
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稽疑者以
人而聽乎天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而至于皇極
一疇乃天人交關之根本六三德亦法天治人之
大要也此正陰騭下民之實故通篇以天字作骨
子起手三節正不可忽畧看過
陰騭猶降衷也相協猶易言輔相也居猶惟厥攸
居之居衷降之于帝居定之于天輔相天地者人

君之職相協下民者天之事也
彝倫秉彝人倫也惟天有水火金木土五行之德是以人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所謂秉彝也天賦人以形體而有貌言視聽思五事之用卽賦人以義理而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品之倫所謂人倫也彝倫所有皆九疇所有九疇敘則彝倫敘矣
陳師凱書傳旁通曰五行五紀在天之彝倫也五事八政三德在人之彝倫也皇極在君在民之彝

倫也稽疑在事在物之彝倫也庶徵福極天人感應之彝倫也推之而彌綸六合卷之而退藏于密達之而亘古亘今一散爲萬萬彙爲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體用兼賅顯微無間此其所以爲常理此其所以爲洪範與
水五行之一也陻洪水而曰汨陳五行何也五行以水爲首水失其性則五行之性俱失矣九疇以五行爲首五行汨陳則九疇皆汨陳矣故曰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也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何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卦禹得洛書以叙疇自漢書志孔穎達正義蔡九峯註朱子語類皆言之而宋黃鎭成元鎭尚書通考明歸有光以爲河圖洛書皆指易宋林之奇并謂洛書之說不可信皆翻案之過也
初一日五行節是大禹所叙如易之乾元亨利貞文王所說卦辭是也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等句是箕子所演如易之初九至上九

初六至上六周公所繫爻辭是也水曰潤下以後箕子又因九疇之目而推演之如易孔子所繫彖象是也至如皇極之數言庶徵之省驗如易之文言繫傳說卦序卦其義以推演而愈出者也河圖之理易經徹見于一部洛書之秘洪範會萃爲一篇書契以來文字莫大于此
精一執中舜以授之禹卽建極歛福之本也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禹以陳之于舜卽五行五事三德八政之要也大禹謨一篇道理悉根柢

于洪範洪範一篇作用盡發露于禹謨禹謨洪範相爲表裏學者不可不知

五行五事兩節對叙每節凡三層八政五紀亦兩節對叙每節各一層叙法各變皇極一疇爲九疇之主故言之獨詳不與六三德節對叙叙法又變稽疑庶徵兩段遥對稽疑文字多錯綜庶徵文字多整齊稽疑如汝則有大疑節六段長短相間庶徵如極備極無時若恒若無易既易皆小比排對叙法又變五福六極亦兩節對叙亦每節各一層

然福極皆次九一疇分作兩對叙法又變人但知

此篇文字規模嚴整義類繁重以爲方板之極而不知其體方而圓格整而活逐段對仗之中却逐層變換故能舉重若輕馭繁若簡如此也

五行不言用九疇之用皆其用也五事曰敬何也凡人之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其端皆起于不敬一主敬而恭從明聰之德悉舉之此矣故曰敬用也八政曰農何也君之于民義主于厚不主于薄農厚也食貨祭祀所以養生司空所以定居司徒所以掌教皆厚也卽司寇之詰姦賓之懷遠師之禁暴亦無非以厚民也故曰農用也五紀曰協所以求合于天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無爲而化功成所謂協也乂治也乂用三德者不以政治而以德治也柔非委靡剛非督責循循然抑其過引其不及而約之以就乎中故剛克柔克與正直並用也卜筮之法古人不廢惟至明者乃能一一反之于理而不惑于災祥故稽疑曰明用也不明而授其權于卜筮是國將亡而聽于神之說

也休咎之來盛世不免惟聖人乃能一一體之于身而驗其得失故庶徵曰驗用也不驗而諉其權于氣數是天變不足畏之說也五福曰嚮嚮無可嚮之德雖福備而不爲福也盗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焉得謂之福乎六極曰威苟有可威之道雖不入于極亦極也若顔淵之夭伯牛之疾又焉得謂之極乎而要其綱維根柢之所繫則專在皇極是故不建則無以立人之極建立也立極于此而天下之人皆取則焉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

五皇極一疇一篇之主皇建其有極句一疇之主敷錫者建極之用錫保者建極之效也惟皇作極建極也無有淫朋無有比德保極也有猷有爲有守以下無有淫朋也人之有能有爲以下無有比德也又恐其或出于勉强而無自得之致故又爲敷言以鼓勵之此即禹謨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義是彝是訓錫極之事是訓是行保極之事也皆所以納民于皇極也

汝則有大疑節總以龜筮作主而合君身與卿士

庶民之從逆以斷其吉凶考之于古歷歷不誣如武王伐紂曰朕夢協朕卜則龜筮既協矣而又曰予有亂臣十八予有三千臣惟一心則卿士庶民之從不待言當時既四海永清天下大定而其後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所謂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者也盤庚遷殷曰卜稽如台則龜筮亦非不從矣而在位者胥動浮言小民復不適有居則卿士庶民皆逆也然三誥聱牙卒能奠厥攸居殷道中興是亦未嘗不吉也周公營洛卜惟洛食矣而成王如弗敢及知殷民皆欲河朔黎水（用蘇氏顧氏說）是乃心與庶民未必無逆也而定鼎作邑民大和會可不謂吉乎周公東征予得吉卜矣而成王未知周公之心（本孔氏說）邦君御士反曰王害不違卜是乃心與卿士又顯然皆逆也然卒四國是皇罪人斯得可不謂吉乎至于春秋所載尤多可據左傳晉文公勤王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懿氏卜妻敬仲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筮之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其後晉主夏盟成子得政亦所謂龜從筮從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者也宋人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曰遇水適火利以伐姜不利子商筮之曰宋方吉不可與也遂不救鄭衞侯夢渾良夫使胥彌筮之予之邑置邑而逃卜之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其後晉人伐衞遂出衞侯所謂龜筮共違于人趙鞅得之而用靜吉衞侯得之而用作凶者也晉獻公筮嫁穆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不吉獻公不從至惠公而遂有韓

原之敗崔杼欲娶東郭偃之姊盃之遇困之大過
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崔子不從卒
爲慶封所滅此兩事雖不言龜之從逆然皆筮逆
而凶者也經云作內吉作外凶傳曰可以祭祀冠
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晉獻公卜嫁穆姬齊崔杼卜
娶東郭氏是婚姻之好作內事也而何以亦凶蓋
兩事雖始于婚姻而其後惠公背惠食言以亢秦
讐崔杼弒君專政以召慶亂則固不止于作內矣
且兩事特未聞其卜耳卜之于龜亦未必不逆也

不言龜逆筮從何也古人重龜以龜爲主龜既逆
則不必更問筮之從否矣惟晉獻公欲以驪姬爲
夫人卜之不吉而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其後卒殺太子申生逐公子重耳
公子夷吾而晉大亂則龜逆筮從之不可彰彰明
矣夫作內吉作外凶龜從筮逆猶且不可而況于
龜逆筮從乎

肅時雨若一段歷代史家五行志俱從此出但經
文言五行五事有自然感通之理非必以某事得
必以某休徵應某事失必以某咎徵應也如帝堯
時九年之水豈必貌之弗恭成湯七年之旱豈因
言之弗從金縢之大風拔木或以爲成王未知周
公之心近于思之不睿若大舜之烈風雷雨此又
何所指耶五行志中乃一一比而較之至于牛羊
犬豕之屬休咎亦與五行相配則不免于鑿矣

洪範一書自漢以來俱雜以讖緯宋王介甫曾子
固別爲洪範傳乃能深探理數之正而明歸熙甫
亦復爲之要其精華都已萃于九峰集註矣

元胡一中允文有定正洪範一卷以惟十有三祀
三節爲史臣之序以下分出經傳經爲禹本文傳
爲箕子所釋初一曰五行節爲九疇之經一五行
五句爲五行之經水曰潤下以下爲傳二五事五
句爲五事之經貌曰恭以下爲傳三八政四五紀
二節爲經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傳五皇極二
句無偏無陂一節爲經皇極之敷言二節及前凡
厥庶民四節爲傳一曰正直三句爲經平康正直
以下爲傳七稽疑至衍忒爲經立時人二節爲傳

八廢徵至曰風爲經曰時至風若爲傳九五疇兩節爲經斂時五福至作汝用咎惟辟作福兩節爲傳就其所定經傳不出本文而互相發明亦自有條理此如費直之易不用章句卽以彖象繫辭文言解上下經王弼因之襲用至今卽尚書中武成一篇今所用者依朱子改本非古文原本次敘也而允文之定正洪範不行于世此固有幸有不幸耶然按古文今文自漢迄今相承不改而忽于千百載之下獨出已見更爲釐定妄知與聖人之本經果能脗合無間獨探其不傳之祕耶亦未免于好事之過自用之失矣

堯典紀傳體也禹貢志體也洪範論說體也堯典挨叙法禹貢類叙法禹貢重規疊矩洪範直起直收禹貢說事洪範說理堯典以說事兼說理禹貢紀事洪範紀言堯典以紀事兼紀言尚書中此三大篇文字學者能分別其體裁貫串其脉絡天下之文章盡于是矣

文章鼻祖卷一終

文章鼻祖卷二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阜里先生評選
後學　唐翰池染　夏大霖甘來
　　　顧增光燮雲　顧晉錫功　同校

齊語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一

（主意）臣之所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柔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省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以上叙鮑叔薦管仲之事以下叙桓公用管仲之事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叜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四段排對

皆所謂成民之事也

四段文字相類而不嫌其複其氣脉以達其詞宏以肆用不著并叠減省之法也

四句一篇要領陵爲之終而愼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

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以下言制國所謂參其國也）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與後交隣一段遙對）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

此是制國寄軍令之質

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此句又是一篇要領制國制鄙總不出內政軍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

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龢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

總是使一國之人呼吸痛癢無不相關一旦有事則如手足之捍頭目肢體之衛心膂有卒死而不可解者千古練兵之道[illegible]

別此　此段一氣翻作數層極力鋪張極力描寫

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

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狄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

此先近而後遠先內而後外先自治而後人治

層推廣出去形容軌里連鄉之制其妙如此此段亦一氣翻作數層極力鋪張極力描寫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以下言制鄙所謂伍其鄙也）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

制國制鄙皆定民之居事上文桓公問定民之居管仲總說得制國一邊桓公即欲從事於諸侯故管仲更言內政軍令以爲從事諸侯之本至制鄙一邊未逮及也故桓公此處又問伍鄙若何而管仲乃得再言制鄙之事定民之居有兩番問者上段言參國之定民居此段言伍鄙之定民居也問答先後次序如此○此是制鄙寄軍令之實

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與前制國二十一鄉及五家爲軌兩段遥對并兩段爲一段）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

與前制國一段中三小段一樣

不嫌其覆

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脩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

桓公始欲從事于諸侯而曰國未安繼欲從事於諸侯而曰鄰未親要其不遽欲從事于諸侯正其欲必得志于諸侯也

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圉以征則疆與前國子高子退而修鄉一段遙對至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一段則在國在鄙之人總是一樣不必兩番敘述也然其意已備亦是并兩段為一段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與前安國一段遙對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貨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頫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

內政軍令而外又補足兵一層

三段排對

三段中三句亦一樣而不嫌其

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以下皆從事諸侯之事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

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䱷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以上紀管仲為桓公創霸之謀以下紀管仲為桓公宗伯之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伐慐南濟汝踰方城望

上三段排對此處又總一段束上起下總極力鋪張桓公伯業之盛也

上三段排對此兩段排對法變

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應北）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應西戎）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壘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此事爲桓公伯業極盛之事故）

（特筆另提）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絶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

此處又總一筆束上起下

此處又總一筆束上起下

又兩段排對法又變前

大結束通篇全力注此一句管夷吾是主甯戚諸人帯說

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爲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纂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稇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

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慚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參其國伍其鄙定民居成民事四句一篇要領而

作內政寄軍令又四句之要領也以此治內卽爲安國之本又加之脩舊法滋民財以安之以此治外卽爲親隣之本又加之反侵地重皮幣以親之國既安隣既親然後擇其甚淫亂者征之於是兵車會三乘車會六帥諸侯朝天子而伯功立通篇層次段落貫串如此要其所以致此者非桓公之能管仲之力也故篇首云若欲治國家者其管夷吾乎篇末云唯能用管夷吾寗戚隰朋賓須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管夷吾是主諸人帶說一起

一結歸重管夷吾則通篇文字爲齊桓公鋪張揚厲處皆爲管夷吾發揮描寫處也要知齊語此篇是贊管夷吾不是贊齊桓公以管夷吾爲主不以齊桓公爲主

周禮夏官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齊語五家爲軌軌長帥之十軌爲里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連長帥之十連爲鄉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卽此制也地官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齊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卽此意也管仲制國制鄙諸政大概原本周禮又損益以已意者而作內政寄軍令亦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之意也管仲之學術根柢如此與周禮所以造周者何異但周禮

所言者王道政教之實而管子所言者陰謀富强之術也此純雜之辨歟

左傳所紀桓公創伯之事只此篇所載兵車會三乘車會六兩句足以該之至其平日設施布置之方未之明備也管子一篇語復瑣碎凌雜獨此篇兼總條貫鋪陳終始宏深鉅麗精警嚴密管夷吾固天下才而左邱明亦眞千古文章之雄伯哉

上半篇所設施皆爲下半篇用下半篇事左傳之所詳也此只掇其大略而點次之上半篇事左傳

之所不詳也此乃條分縷晰而陳說之觀於國語左傳詳略之際可以識文章避就之法矣

此篇文字多用複句成民之事一段內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語凡四見親鄰一段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語凡三見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三段凡兩見而皆不嫌其複文字固有兩種有一字不肯複者舜典歲二月東巡狩

協時月正日等句只一見南岳曰如岱禮西岳曰如初北岳曰如西禮一字不複左傳騁而左右一段只用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補之亦一字不復總須看全篇文體有舒徐者有峻急者有排列者有并疊者舜典鄢陵并疊峻急者也齊語此篇舒徐排列者也於舜典中亦鋪敘四段則緩散無力矣於齊語此篇亦併作一段則蕭索無味矣至如檀弓有若問於曾子節是非夫子之言也夫子有爲而言之也凡兩見公羊傳宋人及楚人平一篇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軍有七日之糧語凡三見此又專以複筆見奇者複一句醒一句複一層警一層又非舒徐排列之說也

此篇文字多用排比士農工賈四段排對制國制鄙兩段長短相對安國親鄰兩段亦長短相間遥對中間小排比處尚多末段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三段排對諸侯稱順焉四段排對禁暴諸侯示權中國又兩段排對通篇單行處絕少蓋文字須看全體有整肅者有跌宕者跌宕則不利於排整肅則不嫌於排經傳文字整肅者多故用排者亦多史漢而下便專以跌宕見長矣

國語文字最精采者齊語越語齊語治大國之事故其文多整齊嚴肅越語治小國之事故其文多刻苦奮厲讀齊語見一時都鄙內外立綱陳紀雷厲風行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國安得不富兵安得不強讀越語見一時君臣上下苦身戮力早作夜思負不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恥安得不雪仇安得不復事皆千古之奇事文皆千古之至文也

不錄越語者越語文非一篇事多重複全錄不可摘錄不可故姑置之而附論於此

篇中寫管仲治齊逐層布置事事著實無一空著文字亦逐層結構字字著實無一空設學術經濟事事具備真可坐而言起而行精實致用之文後世惟漢賈誼治安策有此本領鼂錯言兵事諸書根柢亦從此出宇宙間有數大文字也

此段叙楚之將帥子文是賓子玉是主

便伏後城濮之敗

剛而無禮四字斷定子玉禮字是一篇眼目

圍宋層次

報施救患取威定伯八字是一篇骨子晉人此一戰行事總不出此八字內

救宋層次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僖公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

此段敘晉之將帥說禮樂敦詩書正與子玉之剛而無禮反照

晉卿皆讓所謂禮也

示義示信兩段是賓因下文大蒐示禮一段而追敘此兩段作陪示禮一段是主晉侯示禮所以勝楚之剛而無禮也

一戰而霸四字一篇綱索

伐曹層次

伐衛層次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晉卿皆讓）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

與後原田之誦相映

報施二字獨於此處明點此外見暗應

以下致楚戰層次

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狥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

讒慝之口指蔿賈等語剛而無禮

醒禮字

救患

總是報施救患

報施

與前辟舍於莫與人之誦相映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
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
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
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
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
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

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
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
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
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
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
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
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

不脫報施

子玉語驕而輕所謂剛而無禮也

不脫報施晉人語從容有禮

醒禮字

以下實敘戰事皆取威定伯之事也

先敘右師之敗次敘左師之敗然後敘子玉子玉雖云不敗而左右師之敗皆子玉之敗也此段正面實敘戰事曲折詳盡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
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
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
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
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
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
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
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
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
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
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
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
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
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

此段模彷尚書文侯之命極其鋪張揚厲以振起全局

結伐衛案與上文鄭伯為楚師

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

既敗而懼相映

信字德字即禮字也結晉案補結子玉案

與起處蔿賈語相映

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仍歸結到晉所謂通篇以晉為主也

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此篇是晉勝以晉為主自河陽勤王以來皆紀晉文創伯之事至城濮之戰而伯功乃盛此正紀晉伯之盛也

報施救患取威定伯八字是一篇骨子救患不過報施取威即是定伯侵曹報曹共公之觀裸也伐

衛報衛文公之不禮也救宋報宋襄公之以馬二十乘也退三舍報楚子反國之言也不獨無入僖負羈之宮為報施也而獨于無入僖負羈之宮明點報施兩字盡盤飧置璧施之小者也盤飧之施尚不忘報況曹衛楚宋恩怨之大乎勝楚得諸侯而天王策為侯伯是取威定伯也報施救患取威定伯其功又全在一戰故曰一戰而伯又是通篇線索晉侯曰我欲戰矣先軫曰能無戰乎子犯曰將何以戰又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欒貞子曰

不知戰也其君臣計畫皆急急於一戰而惟恐楚人之不欲戰子玉剛而無禮適墮其術中故蔿賈旣決其敗於前榮季復兼其敗於後至軍敗身死而晉侯喜可知起結完子玉案而繳重在晉所以定晉伯也

禮字亦是一篇眼目剛而無禮子玉致敗之根大蒐示禮晉文致勝之本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先軫曰定人之謂禮又曰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及後盟

於王庭君子謂是盟也信是役也能以德攻德字信字皆所謂禮也

楚人治兵晉人大蒐兩段遙對皆是選擇將帥之事楚之將帥剛而無禮晉之將帥說禮樂敦詩書兩國將帥之優劣從此見卽兩國用兵之勝負從此分也

示義示信示禮不平此段因上文蒐子被廬故追叙伐原定襄王兩段作襯示義示信是賓示禮是主出穀戍釋宋圍不平城濮之役總爲宋起見楚子圍宋晉人救宋侵曹伐衛皆爲宋設也出穀戍是賓釋宋圍是主

此篇以戰作主而未戰之前屢以不戰作勢離合之妙也文章之道欲合必先離能離然後能合以不戰作勢所謂離也不戰而卒至於戰所謂合也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是楚子可以不戰矣離也而子玉使伯棼請戰則合宛春告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子玉亦可以不戰矣離也而先軫以宛春

之執怒楚則合晉師退避三舍楚衆欲止是晉楚皆可以不戰矣離也而子玉不可則合楚師背酅之舍而患輿人原田之誦而疑楚子伏己之搏而懼是晉侯亦幾幾不欲戰矣離也而欒枝子犯以得天得諸侯決其必捷則合至子玉使鬬勃請戰以下遂一合而不復離矣要其前此文字之離正爲後此文字之合也明乎離合之說而文章之道思過半矣

春秋時去古未遠故其用兵猶多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獨城濮此篇全是陰謀詭計為孫吳先道伐曹衛孫子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執宛春孫子所謂怒而撓之也退三舍孫子所謂卑而驕之也胥臣蒙馬以虎皮孫子所謂亂而取之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孫子所謂利而誘之也原軫郤溱以公族橫擊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孫子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晉師三日館穀孫子所謂因糧於敵也合而言之則孫子之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晉文創伯之時去孫武子尚遠而十三篇之秘已盡洩於此矣

左傳敘戰事多於戰之前後描寫不肯用正面敘又多零星點綴不肯一併敘邲鄢陵皆然獨城濮此篇將晉楚交戰事并疊作一處又皆正面實敘遂開史漢鉅鹿昆陽之局五大戰文字中所獨也策命晉侯為侯伯一段鋪張揚厲之極前此戮力疆場此處策勳廟廟前此文字皆金戈鐵馬之聲此處文字皆玉佩冠裳之度不如此前後文字不能改觀不如此前後文字亦不能相稱也

先叙楚子克鄭事

十有二年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宣公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

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與未段武有七德同意）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

前日退師此曰退三十里而許之平總是不專恃戰

次叙晉師救鄭

照下濟河

此段以楚不可敵句作主

著此二段便見楚師之必勝

德刑雙承一段并敘

政事等單項二段對敘法變

典禮二段變整爲散法又變

（六字提綱下逐字分應）

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

總收一筆

應不可敵句

軍武亦雙應

兼弱攻昧又分疏

又總一筆

師武臣力提一筆

武力亦分疏

著此一段便見晉師之必敗律否臧凶遂字分疏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

以上總見晉師之無紀律

飲馬於河與前晉師及河相映　晉六卿皆不欲戰惟一先穀欲戰而敗楚子孫叔敖皆不欲戰惟一伍參欲戰而勝兩人對照

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似不和而實和）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詩似諧而實壯）令尹南轅返旆（不欲戰）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持重）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

又從楚人見晉師之必敗

以上總見楚師之有紀律

一面叙完晉楚辭此處又夾出鄭來挑釁

此段以來句鄭不可從爲主對晁戈語驟辨戰前隨武子一段是論楚師之必存者又別

駁驟勝而驕句一段獨長文法亦極錯綜

駁老字此段短

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

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此句是一篇之主）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持重）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不欲戰）閒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

駁不設備此段亦長

欒書士會意同桓子趙括趙同意同彘子亦各分照

以下乃將晉楚夾敘

既求成矣又來挑戰分明玩弄晉人

一句包括有筆法

只一句何等倒裝法

晉之壞事者彘子同括而外復有魏錡趙旃

魏錡射麋與樂伯射麋映照

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

未交戰先將不敗點明是預敘法

伏後爭舟

楚乘廣之法已見於欒武子語此又另提為楚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及楚之乘廣先左伏案也

寫楚師之勝只一句寫晉師之敗亦只一句如畫

上文言中軍下軍爭舟未及上

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

軍故此劃清上軍未動以逼應前設七覆及後殿其卒等語也

下軍已敗故曰逐上軍未敗故曰從

遙接放前七覆完晉上軍案

事在一時而分在各處故彼此分頭寫讀畢而首尾了然

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遙接）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乘左廣以逐趙旃字法）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接上逐下軍）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遙接棄車走林）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遙接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

與史記楚騎追至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之光景相類

搭上結逢大夫

結晉下軍案

總一筆完晉敗案

斬然大波起

七德上文散敘此處總一筆下文又分應凡作三層重現疊起而文字各變

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禁暴）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保大）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定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安民和衆）屢豐年（豐財）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亦疊字分疏）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句法字法）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撇開京觀始終不欲以戰自張）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

此段結得鄭重緣上兩面文字委曲繁重非著此一段大議論振不起全局也

結楚勝案

結鄭案

林父案與城濮等子玉案一樣然子玉死而林父復位畢既不同文亦稍變

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此篇是楚勝以楚爲主自伐陳以來皆楚莊剏霸之事至邲之戰而霸功乃盛此正紀楚霸之盛也

此篇與城濮不同城濮之役晉君臣皆急於一戰而勝邲之役楚君臣皆不欲戰惟一伍參欲戰而亦勝始服鄭而許之平便非必於戰者後聞晉師濟而欲反命令尹還轅而仍次於管以待使少宰如晉師又使人求成皆非欲戰者也及戰勝之後潘黨請築京觀而楚子不許其始終不欲以戰自張明矣此是通篇血脉暗相貫注處看來晉入城濮多陰謀而楚人邲轉正大惜乎僭王日久目無其主故爲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無策命侯伯之典此其所以不及桓文也歟

起手其君能下人兩句服鄭而不利其有小國之所以懷也末後武有七德一段克晉而不張其功大國之所以威也兩段雖文有繁簡而語氣正大義類相符勛兩悉稱如此起結方包裹得住中間千頭萬緒也

隨武子一段泛論楚師之必勝以見楚不可敵知莊子一段對鄭皇戌語駁辨以見鄭不可從故兩段雖一樣鋪張楚事而不嫌複沓

此文楚人事都從晉人看出隨武子德刑政事典禮及欒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兩段也晉人事都從楚人看出伍參晉之從政者新一段是也彼此一交互則實者皆虛虛者皆實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之法也許伯御樂伯一段吾聞致師者三層是虛說而摩旌靡壘等語却實行其所聞而復是

實事而語卻虛又一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法也看來晉軍輕佻楚軍持重晉軍不和楚軍輯睦晉軍狥私楚軍急公晉軍無備楚軍有備隨武子言楚不可敵而彘子不可欒武子言鄭不可從而趙括趙同弗欲是不和也伍參欲戰而孫叔敖弗欲因王命而改乘轅以壯何其輯睦彘子以中軍佐濟師遂濟是輕佻也將飲馬於河而歸次於管以待何其持重魏錡求公族未得趙旃求卿弗得皆怒而欲敗晉者是狥私也孫叔敖始不欲戰及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何其急公彘子曰多備何爲桓子不知所爲是無備也楚子兩廣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何其有備篇中兩兩相形一一對照便見楚之必勝而晉之必敗矣

楚子圍鄭以下先叙克鄭事爲一篇原起晉師救鄭以下雜叙晉將帥語以見晉軍之無主張楚子壯師以下雜叙楚君臣語以見楚之有操縱鄭皇

戌如晉師以下又插出鄭以挑晉楚之釁楚少宰如晉師以下乃夾叙晉楚事也楚既求成矣而許伯樂伯復以致師來彘子及趙同趙括已撓晉權矣而魏錡趙旃復以啣憾往於是晉楚遂有不得不戰之勢潘黨逐魏錡以下乃正叙戰事也晉軍中有棄車走林者有敗而爭舟者有敗而先濟者有殿其卒而不敗者有以其族反之者楚軍中其前有摩旌靡壘者有射菆掉鞅者有入壘折馘執俘者其後有搏得甲裳者有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者有車馳卒奔者將晉楚兩國交戰事寫得橫斜歷亂迷離變幻應接不暇末乃以武有七德一大段包舉之於是碎者完散者整雜出者悉有條而不紊通篇文字極典重又極細密極錯綜又極嚴整五花八門無不如志子長孟堅大紀傳多從此出

篇中每發一段議論必逐字分疏逐字還他根柢德刑政事典禮師武臣力師出以律驟勝而驕老不設備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叚叚

皆是穿拙無巧而巧不可階寧樸無華而華不可揜亦諸大戰文字中所獨也

城濮之戰文字全用奇此篇文字全用正鄢陵之戰文字多用虛此篇文字多用實在諸大戰中尤爲左邱明全力所注者

十有六年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成公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叙晉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勝是一頓而此句一振轉一語起全局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伏子反歸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無德不義不詳不信無禮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

憂晉亂是主意開口喝破伏後十七年傳亦與文子末段語相照所謂擊首而尾應也

只三字從旁人見晉師之必勝

此就楚人見師之必敗

德刑詳義禮信六字得之爲勝戰之本失之爲敗戰之本亦逐字分疏反正凡四層

伏後子反之死

就鄭人見楚之必敗

醒憂字

文子看定厲公及欒郤必有後患數語一篇所兩與起處及末段立於戎馬之前語先後呼應再醒憂字所謂擊中而首尾俱應也

兩段又從晉人看出楚師之必敗

欒書云固壘而待是欲持久郤至言楚有六間

動而疲民以逞（失刑）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應以此）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主意）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主意）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總是不欲戰意）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輕窕二字與整暇反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此楚師致敗之根）郤至曰楚有六間（細陳輕窕）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間一）王卒以舊（間二）鄭陳而不整（間三）蠻軍而不

是欲急戰兩人意見不合故十七年傳云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

此段極寫晉軍之整暇妙以楚子登巢車一句領起寫一面事而兩面俱到憑空結撰離奇變幻不可方物前此未有也

上文雙寫兩國士而伯州犂諳

詳此處單頂苗賁皇來詳畧相配又恰好側入晉事也

伏共王中目

陳（間四）陳不違晦（間五）在陳而囂（間六）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上分說此合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此句領得妙）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二句抵上文一大段）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亦是寫一面而兩面俱到者）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

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君前臣名）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

射呂錡

射月入泥再伏弢共王中目及呂錡之死

共王中目應因弢王傷及呂錡射月詩呂錡中項應退入於泥

十七年欒書議郤至曰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楚子問之以弓也

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

以下三段結鄢棠

回顧兩射死藝

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以上敘完戰事此下另起波瀾却結出全篇戰勝復栝

竟敗正是鍵處反對二字爲一篇文字所貫注直到此處點出

鄢之戰晉敗餘師不能軍此篇楚敗後尚能復戰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

上一段三字句此一段二字句法變

與前欒鍼攝飲相映

緊接出范文子致戒謂因顧晉國之憂爲通篇大結束所謂擊尾而首應也。戒字正從憂字出

與城濮篇末段相類而又別子玉以君命死林

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

失以君命免子反以二卑相惡死
虞言不復見子

反日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日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則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此篇亦是晉勝亦以晉作主然與城濮不同又與邲不同蓋城濮以晉勝爲主邲以楚勝爲主而此篇主意不重晉之能勝楚重晉之以勝楚召內亂故城濮邲兩篇須看前面來龍此篇須看後面去路自鄢陵戰勝晉君臣相猜厲公被弑三郤見殺欒氏出奔皆張本於此番之一勝此題外之意而

實一篇之主也惟范文子早見及此文子不欲戰者也欒武子郤至主戰而勝者也題面似以欒郤爲主題意却以范文子爲主文固有題面在是而主意又在題面外者此類是也

通篇以憂字作主開口說晉國之憂可立俟也中間云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又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總不脫憂字末段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所以弭憂也首尾兩段兩相呼應所謂擊首而尾應擊尾而首應者也中一段又與首尾兩段相應所謂擊中而首尾俱應者也此是一篇精神血脉貫注處有此三段作中權首尾關鍵其餘題面雖極力鋪張總絲絲入扣矣

整暇兩字亦是一篇眼目整暇與輕窕針對德刑詳禮信義得之則爲整暇之本失之則爲輕窕之本楚有六間一段是實指其輕窕騁而左右一段乃細陳其整暇也其餘叙晉事總不脫整暇意叙楚事總不脫輕窕意極錯綜映射之妙欒書郤至

以整暇致勝者也范文子以整暇持勝者也整暇是題面憂字是題意題面以整暇爲主題意以憂字爲主

左傳文字慣於題前作勢如邲之戰隨武子欒武子兩番議論便見楚之必勝知莊子伍參兩番議論便見晉之必敗鄢陵之戰孟獻子一言便見晉之必勝申叔時姚句耳兩段是從旁人見楚之必敗欒書郤至兩段是從晉人見楚之必敗當未戰之先兩國勝負情形已分寫得瞭如指掌直至交

兵勝負只如點睛一點更不多著筆墨史漢以下便多正面直叙不能如此曲折頓挫矣

騁而左右一段本晉人行軍布陣之事所謂整暇者也若但從晉人一面叙去文便板實妙著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一句領起使晉人事都從楚人目中看出口中說出便覺字字靈活筆筆生動此亦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之法而用筆之妙更寫得花團錦簇移步換形真是奇外無奇更出奇也

楚人望晉軍晉軍亦望楚軍若作兩番叙述文便

纍墜若只一番點欠又似漏脫妙只以兩句補足之曰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一字不漏亦一字不複此是補法省法并疊法後人文字凡叙一樣事者多祖此法

晉侯將伐鄭一句提起下緊接范文子語先將題外主意喝破爲後傳十七年晉亂張本然後接入欒武子語再將題面撥轉爲全篇晉勝領局也孟獻子申叔時姚句耳三段從旁人看出晉楚之勝敗范文子欲反至童子何知焉再申明主意爲首

尾血脉亦更爲後傳張本也欒書郤至兩段雖論楚事亦伏後傳欒書怨郤至案登巢車至一矢復命正叙戰事爲一篇大戰文字主意固不可略而題面亦不可略也郤至三遇楚子之卒一段搭上亦伏後傳郤至見殺案韓厥從鄭伯以下結鄭案楚師薄於險一段正結楚敗案欒鍼見子重之旌一段結出整暇二字以下至三日穀重爲楚起波以完楚案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一段繳轉起手結清主意正起十七年晉亂張本也末段完二卿相惡并吾不復見子句

文章鼻祖卷三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皐里先生評選

受業 齊召南次風 秦大士澗泉 朱佩蓮玉堦 袁枚簡齋 同校

項羽本紀

本紀帝者之事也羽未爲帝而稱本紀惜之也羽字也不書籍而書羽不名而字之也不名而字之亦所以惜之也本紀無書字者既爲本紀而復字之又以見本紀非羽所應得也此太史公之微意也漢書改爲項籍傳事多入高紀中體義雖正文字減色矣

（前半多夾叙項梁事故此處將項梁特提項燕何閒叙世世爲楚將伏案爲卒立楚後及陳嬰范增推附張本學萬人敵是羽一生本領）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特提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兼住項羽另叙項梁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曹咎司馬欣伏案爲後信任二人張本　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伏案爲後以此不任用公句張本　後紀年從二世元年起故始皇事只于此處見彼可取而代句是羽一生志氣漢祖大丈夫當如此句有企羨之意此直貌之而已　以上將項羽未起兵時零星雜碎事總叙爲通篇文字伏案故不紀年以下乃挨叙項羽起兵後事故另用紀年起例也）

秦二世元年此以下秦紀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服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

（項羽起事如此劉沛公誅沛令與父老相讓仁暴何如　八千人伏案後以八千人渡江及後渡江東子弟八千無一人）

張本

東西兩字是一篇大關鍵

從此至篇末皆用東西兩字作界劃

紀陳嬰事語非爲陳嬰正寫項氏之爲人推所屬也

應提處世世爲楚將

軍六七萬人正與八千人相應以後鴻門之四十萬垓下之八百騎烏江之二十八騎盛衰多

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狥下縣廣陵人召平（搭上不另起頭）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一篇大線索都從此句領起）聞陳嬰已下東陽（上亦不搭另起頭）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班彪王命論所謂嬰母知廢者也）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細）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又搭上不另起頭）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

少緊要可數皆與八千人照應也

便結秦嘉景駒案

結陳王案

沛公始見以下便多夾敘沛公

范增是羽紀中要緊人故此處特另提

再應世將

立義帝

應陳嬰

此處別敘三田本末爲後田氏

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幷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此著項羽句劃清）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與上聞陳王敗走及未聞所在相應）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

附羽張本

伏後羽入秦封諸侯不王田榮等案

總上一筆起下項梁之敗

結項梁案

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
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
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
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
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
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
及項羽別攻城陽（再著此句劃清項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伏）去
西略地至雝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
下（伏）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
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
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
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
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
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
大破之定陶（應上定陶未下）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劃清項羽）
（應上外黃未下）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
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

此段發下項羽救趙案○破秦救趙是羽紀中絕大功案後此處先寫趙被圍又秦圍趙光景已撥清楚以下敘救趙事三[illegible]頭將都不費周折

此段發下項羽斬宋義案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
梁軍（遥接項梁死）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
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
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
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
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又遥接大敗之定陶）懷
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
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
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高陵君顯（遥接宋義）

（使齊）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
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
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
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
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
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
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
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被堅執銳

猶指羽

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以得倒宋義）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

與前斬會稽守光景一樣今將軍誅亂一句住得妙總是極形慴服之狀

因使二字妙

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官銜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　提　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

與前章邯已破項梁軍一段一一相應

上一段實敘此一段描寫○越說楚精神項羽一生極得意之一戰太史公一生極得意之筆

長史欣即櫟陽獄掾司馬欣也

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又提）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官銜奇）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

恰與起一段中語應

此處細敘長史欣語及陳餘遺書皆是為章邯降羽張本也

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

（前有此約故後項羽分三秦以王之也但項羽不背陳餘之約而獨背義帝之約故爲不平耳既有鉅鹿之勝又得長史欣報及陳餘書章邯已有意降楚若）

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

（便頓兵不進則其降猶未決又連破之臨南汙水章邯雖欲不降不可得矣此羽用兵之妙也）（追敘前事并敘今事數行中曲折畫出）

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以（說章邯降功也）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著眼）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劃清此二句發下鴻門之會一案）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伏）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

（插入項伯一段忙處極閒緩處極緊）

霸上（先著此四句見得劉項兵勢不敵所以不得不爲鴻門之謝也）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口角逼肖）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

張良已定計靠在項伯身上如此急時偏要細說然必如此口角乃肖

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急處偏緩）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口角逼肖）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寫項伯此段詳敘鴻門之會□意無殺沛公意而范增之計不行以有先入之言爲之主也項羽前云旦日饗士卒擊破沛公軍下云項伯夜馳見張良此處項伯謂沛公□旦日不可不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

旦自來謝下云項伯復夜去旦字夜字一一照應成例不爽特醒范增一筆著眼

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侍者侍坐也看下文樊噲從良坐則張良固亦坐矣）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此處著帶劍擁盾四字此下處處不脫劍盾字樊噲此事高紀不書噲傳亦略而於此極力描寫總以極形羽之粗疎愚騃而失天下之本也

覆盾拔劍與上帶劍擁盾應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

先提懷王之約以壓服項羽次說沛公之守絲不敢專次說項王之負約欲見擊

此處猶不脫劍盾字又上云至車騎故此處云步走如此大篇此種細瑣處字字照應細極

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

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

奪項王天下句至此處明破便爲下半篇文字張本項王諸將惟范增刻不忘漢故漢後日用間專間范增而高紀又云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先著欲自王三字妙見得項羽之王諸將相總爲自王地此項羽不言之隱而太史公逆探而得之一氣貫注直到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句

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東西兩字此處大界劃自此以前羽兵多西向自此以後羽兵只東歸不能過西一步矣）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贊所謂懷楚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二字應得妙不亢不卑）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著此二句便是弒義帝根子）諸將

每段用故字乃字因字總見其分封不平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數語描寫項羽范增心事曲折如繪亦是羽不言之隱而太史公逆探得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章邯等三人豈足以距塞漢王哉）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再應起手）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

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

應前田榮不助楚伏後叛楚案陳餘亦伏後叛楚案

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户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自前面欲急王句提起一氣直貫注到此句纔特欲自王意）

書法此下以書紀年分封諸侯一段從義帝起從義帝結　結義帝案義帝弑而羽之罪定　以下敘諸侯之叛楚田榮反齊

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贊所謂放逐義帝而自立者也）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

彭越反梁

陳餘反趙

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

漢之還定三秦事重於齊趙此處敘齊趙詳而敘漢略故又著項王聞漢王已并關中且東四句仍歸重在漢上

此曰無西意後曰不能過滎陽而西又曰令其不得西是下半篇線索自此以後皆為漢奔命總是制於人而不能制人矣

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狥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伏後布歸漢案）漢之二年（書法）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

田橫再反齊

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狥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線索）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殺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

伏下取太公呂后

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

伏後置漢王父母妻子

總上起下楚漢虛說轉關

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線索 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遙應 前合諸將擊齊 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 書法 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

割滎陽時項王欲聽因范增諫而復圍漢劉鴻溝時漢王亦欲解因張良諫而復追羽卒之漢成功而羽敗亡者漢能終用張良之計而項王卒受陳平之間以速范增之去也

結范增案

義帝弑而項王失天下之本定

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 遙接圍滎陽急 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

范增死而項王失天下之權決矣

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 篇中 漢今 數此書 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

應前布稱疾不起名案

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 書法 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線索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 遙接彭越反梁地來 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

漢諸將中能撓楚權者惟韓信彭越彭越燒楚積聚絕楚糧食反梁地殺薛公韓信擧河北下齊趙前詳且故於下之戰亦必合信越寫會而後可得志也

以上文字煩碎故此處總一筆另提以起下文

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彭越再醒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

全篇皆羽紀詳而高紀略獨臨廣武間語羽紀畧而高紀詳韓信自擊楚以前功甚多雖不係擊楚事皆所以撓楚權也累

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擧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眼著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

叙不可竟略不可故用擧河北下齊趙兩句包擧之而點重曰且欲擊楚

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語詳信傳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彭越再醒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

結司馬欣曹咎董翳案并應前案

前數提漢彭越燒楚積聚絕楚

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遥接海春侯一段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王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

糧食此又總提一筆云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絶線索細極漢楚勝敗之分實在於此結前置太公呂后軍中案

王兵罷食絶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東西兩字大結鎖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

漢王倚仗與楚相抗者只信越兩人故此處獨與信越期會

書法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再罷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則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此處著夜字下文支起帳中直夜前圍一線相應至平明漢軍乃覺之方結夜字以下文字感慨淋漓沉鬱頓挫英雄之氣兒女之情合并透露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虞兮歌悲壯過）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嗚呼神絶世大風歌從茲響耳）

千古絶調也

此處着上馬騎三字下文騎從者騎能屬者會其騎一線相應直至騎皆下馬步行方結騎字

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

七十餘戰總結全篇力戰事

天亡二字邪是定評太史公譏其謬過也潰圍斬將等語伏下段

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應四面騎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應取彼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應期山東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應再馳下）復斬漢一都尉殺數

此段總應上文爲諸君潰圍斬將非戰之罪等語太史公極力

描寫與前鉅鹿之戰文字工力悉敵

東字餘波至此盡

籍轉起手以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句大線索大照應君以此始不能以此終悲夫

令騎皆下馬結上文上馬騎

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恐爲亭長所賣故不肯渡）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

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

亦是大略應羽弒義帝而高祖仍以義帝之封羽者葬羽正所以愧羽也

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黠然）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紀中不及敘故於贊辭補出）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

五年三年照應俱言其速也

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
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
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揚 及羽背關懷楚放
逐義帝而自立 三語乃一篇警策 怨王侯叛已難矣 抑 自矜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
責過矣 抑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起手多兼敘項梁事羽從起事者也梁死後多夾
敘沛公事羽與爭天下者也爲會稽守爲楚王上

柱國爲武信君此項梁之爵秩也爲裨將爲魯公
爲次將爲假上將軍爲諸侯上將軍爲西楚霸王
此項羽之爵秩也起江東至河北入咸陽奔走滎
陽京索間卒死垓下此項羽之踪跡也初起江東
子弟八千人至下邳軍六七萬人至鴻門兵四十
萬及垓下之敗麾下騎從者八百人渡淮騎能屬
者百餘人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此項羽兵力盛
衰之大槩也斬會稽守并秦嘉軍破秦軍東阿再
破之濮陽辟邱斬李由此項梁在時羽之功烈也

破秦軍鉅鹿下解趙圍殺蘇角虜王離燒涉閒降
章邯遂入咸陽此項梁死後羽之功烈也阬襄城
屠城陽阬秦降卒二十萬屠咸陽城殺秦降王子
嬰阬田榮降卒放逐義帝擊殺之江中徙封漢王
巴蜀又分封諸侯王不平此項羽之罪狀也羽從
梁起時名平假陳王命拜爵陳嬰以東陽衆讓長
黥布以兵屬沛公起沛往此人心之歸附也羽自
王後田榮田橫反齊彭越反梁陳餘反趙沛公還
定三秦九江王布稱疾不赴召而楚之諸侯攜貳

矣范增以間死龍且薛公軍敗死曹咎司馬欣董
翳自剄汜水鍾離眛被圍滎陽而楚之諸將盡矣
此人心之叛散也項羽之謀臣獨有一范增猛將
獨有一九江王布而皆不能保其始終漢則有張
良陳平爲之謀主韓信彭越爲之爪牙而樊噲灌
嬰周苛紀信皆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故楚之
最失計者聽陳平之間速范增之去而漢之最得
計者以一彭越反梁地往來苦楚兵而韓信乃得
以全力舉河北下齊趙及信越皆會垓下而羽遂

不能支矣此又楚漢成敗得失之大較也
起手一段都爲全篇立案學萬人敵句是羽一生
本領通篇寫羽百戰百勝總是形容萬人敵三字
學書劍不成兵法又不肯竟學畫出羽一生粗豪
鹵莽始終無成樣子彼可取而代句是羽一生志
願後羽破秦覇楚此語果驗至曹咎司馬欣等事
零星插入亦爲羽後日親任欣等致敗伏脉也總
無一閒筆
前半篇以秦紀年後半篇以漢紀年以本紀予羽

而以秦漢紀年此本紀之變例而史公之書法也
東西兩字爲通篇大關鍵大槩下西字處皆羽得
意事下東字及不得西等字皆羽失計處也始以
八千人渡江而西已并秦嘉軍引軍而西西破秦
軍濮陽西略地至雝丘西北至定陶西屠咸陽此
皆羽得意事也項梁軍敗乃與呂臣引兵而東收
其寶貨婦女而東心懷思東歸楚以故無西意楚
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兵拒之鞏令其不得西
此皆羽失意事也至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

爲東西兩字大結鎖又東渡烏江則東亦不能自
保矣只著東西兩字分別天下形勢瞭如指掌而
秦楚劉項之成敗勝負亦瞭如指掌
通篇尤著精神處五段一鉅鹿之戰一鴻門之會
一分封諸侯一鴻溝之割一垓下之戰鉅鹿之戰
是羽覇業所由始垓下之戰是羽覇業所由終一
勝一敗對照鴻門之會沛公幾見殺而終脫鴻溝
之割漢王已講解而復追一疏一密對照至分封
諸侯一段羽背關廢帝諸罪案都在此段內羽握

天下之柄在此時失天下之心亦在此時此羽極
盛之時而將衰之兆也羽一生興廢關頭在此而
通篇文字上下關捩亦在此
項羽一生與戰終始故其自言曰身七十餘戰又
曰非戰之罪也篇中叙戰事多而鉅鹿垓下兩段
精神筆力尤爲冠絕千古鉅鹿之戰寫羽英雄蓋
世精采百倍使讀者亦爲氣壯垓下之戰寫羽英
雄失路八面受敵使讀者亦爲淚下此皆史公得
意之筆傳神之技也又千古叙戰勝事鉅鹿而外

莫如後漢光武紀昆陽敘戰敗事垓下而外莫如漢書李陵傳浚稽鉅鹿峻厲昆陽雄暢垓下悲壯浚稽沉欝皆千古絕調也

天亡兩字雖是羽不知自責然實是定案自漢以後委瑣齷齪之徒才能不及羽之萬一僥倖成功者衆矣以羽之英雄而卒於無成非天亡而何或曰羽之無成以遇漢高故也夫天既生羽又生漢高可不謂天亡乎故太史公雖譏其謬而仍不沒其實云

贊背關懷楚二語一篇警策絕大本紀贊只以兩語斷定故曰大手筆

凡文字非其所極企慕之人必其所極惋惜之人然後有一篇絕妙文字太史公信陵君傳是其所極企慕之人也李將軍傳是其所極惋惜之人也項羽本紀又其所極企慕而極惋惜之人也故以全力貫注鎔鑄遂為史記中第一篇絕頂文字

高紀整肅此紀變化高紀博大此紀精警高紀如程不識用兵此紀如李將軍臨陣高紀如麟鳳儀

表獅象全力貫紀如神龍行空夭矯變幻不可方物固是兩篇大作手文字此紀似更出一頭地也

先說大驚起迎然後說好相人倒裝法

大丈夫當如此句高祖一生立志亦此紀一篇綱領。與項羽彼可取而代句一樣語有粗細

高祖本紀

高祖（名不書）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漢書不父）
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一珍怪）
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紀狀貌）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
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
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正所謂意豁如者）好酒及色常從
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

（二珍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
常折券棄責（三珍怪）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
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
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
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
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
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四珍怪）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
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

伏呂后

提出呂后并提清孝惠

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
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
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
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
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
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
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
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用筆輕重）老

便結父老

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
者夫人嬰兒皆似君（漢書似字作以字妙）君相貴不可言（五珍怪）
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
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
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
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
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
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

末云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謂此也

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珍怪六亦伏後斬讖皆上赤一疑）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

自雷電駭冥起至此錯雜數事總紀高祖未遇時珍怪事時漢未立國故姑以秦紀年

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珍怪七）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與項羽本紀意又別漢書詳）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

項羽殺會稽守高祖詠沛令一樣起兵首事而項羽使一府震懾高祖與父老子弟相推讓氣象自是不同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

規模舉動便與諸遒起者不同

上文既叙高祖起兵此處將同時起兵者提掇一筆以便下面貫穿項氏則另提此用意輕重處也

聞劉季諸珍怪當貴（又照前雷電夢異等事）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又照應斬蛇事）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不了）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

以後不復豐案

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
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
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
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
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
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漢書有遇張良事）是時
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

亢父另提一筆

此清義帝之立爲後入關發兵諸人事張本○漢書云與項梁共立懷王此歸功本制之辭史記不書是紀實也

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
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
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
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
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
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
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以下都沛公項羽共事）別攻城陽
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
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不了）沛公與項羽西

結項梁案

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
黃外黃未下（不了）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
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
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
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
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
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
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

長安侯項羽本紀不書轉見之高紀

當時救趙雖於入關項羽爲其難沛公爲其易義帝入關之約乃高祖得天下之本後項羽徙之王蜀而天下以爲負約者謂負義帝之約也是漢之天下明是義帝一手與而付之及義帝死漢以一發喪了事得天下之

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
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
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
趙令沛公西掠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
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
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
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
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
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

後不聞所以報義帝者有加焉烏在項羽獨負不義之責於天下乎

扶義二字一篇骨子諸老將語不但斷定劉項一生實是滅秦定天下大計後高祖入關約法都從此老將語行事○沛公起沛與父老相誡語及此處諸老將論沛公語兩段總以形容沛公之信義素著於天下也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慓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自此以下高祖與項羽始分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

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狥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

陳恢之計乃補張良之缺

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眼目在此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一句該括多少

項羽破秦救趙事以前不及插敘又不得從畧故此處補之

已詳敘項羽事院仍歸到高祖

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

[illegible]入關事接上使者未來

此下秦既滅故以漢紀年

爲詐乃用張良計詳漢書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扶義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所謂先入關也漢書元年下有五星聚東井事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回應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扶義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

[illegible]言吾與諸侯[illegible]不言懷王約[illegible]沛公意中已[illegible]漢王矣不得項羽也

此篇告諭爲兩漢文字中開章第一義真正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著此語以個父老心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此正諸老所謂扶義而西者也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著此句妙便見後日項羽遷之王蜀非父老意所以一出而還定三秦如反掌間也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自此以下高祖與項羽始隙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

了入關案起下佯尊義帝徙封

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羽紀詳此處畧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羽紀詳此處畧漢書亦詳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與前秦人大喜又益喜反照然恐不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

漢王案

分封諸侯一段自本紀以欲自王三字作主下敍分封事皆爲王伏脉也故起手先著欲自王三字此紀以負約兩字作主下敍分封事皆爲負約陪襯也故起手先著負約兩字各有眼目此段中所敍分封諸侯章邯自殺司馬欣董翳南陽降漢欣又自剄司馬卬爲漢所虜趙王歇陳餘爲漢所斬張耳黥布亡歸漢爲王共敖臧荼漢定天下後反誅惟梅鋗吳芮與漢終始此紀下半篇俱有事實照應故必於此段中將諸人一一提清以爲下半篇張本不然分封諸侯本項羽事此紀

救趙句長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二字一段眼目）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

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漢書有田安田都田市魏豹四人）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漢書有信亡蕭何追還拜大將問計等語）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

可以不書也張良示羽無東意所以釋項羽之忌韓信決策東歸所以乘項羽之懈兩人意見不同而適相爲用又項羽本紀以東西兩字爲界書進則西而退則東此紀亦以東西兩字爲界書西則退而東則進也殺義帝江南伏下發喪案

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

先結張耳王常山案

[illegible]証用韓信之[illegible]援韓信決[illegible]東鄉語也

結欣爲塞王翳爲翟王申陽爲

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羽又增封鄭昌）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

河南王案
結上封鄭昌爲

結司馬卬爲殷王案

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
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
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此韓王信非上文韓信諸將以萬人若以
一郡降者封萬戸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
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定三秦大赦罪人漢
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
之漢書有張良間行歸漢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漢書有賜
民爵復民租置鄉三老縣三老令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
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漢書

不曰諸侯王從
我而曰願從諸
侯王不曰擊羽
而曰擊楚之殺
義帝者立言有
體

有陳平亡楚歸漢事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
詳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
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
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
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
擊楚之殺義帝者此亦扶義之事諸老將扶義二字不但用之入關破秦并用之滅羽
定天下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
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

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
漢漢王以故得劫羽紀部字此用劫字五諸侯兵遂入彭城漢書
有將彭越五萬人歸事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
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
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
中以爲質羽紀詳此紀略漢書亦詳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
皆去漢復爲楚起下塞王欣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
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

結章邯爲雍王案

結黥布封九江王案

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
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
不漢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
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
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伏後引水
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
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
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
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

結封趙王歇陳餘案
結張耳亡歸漢案

滎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定魏（漢書有與食其論將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下趙）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漢書有日食二）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漢書有食其謀撓楚權語）予陳平金四萬斤

結魏豹反案
滎陽之袁生與前先之[illegible]恢又是良平之外能以奇謀助漢者

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用袁生計也）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

項羽紀彭越事詳韓信事畧高帝紀韓信事詳彭越事畧諸彭越專若楚兵敗詳於羽紀韓信下河北舉齊趙皆漢得天下大計故詳於高紀也

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書有星孛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前得九江王及關中卒兵大振此得韓信軍復振兩相照應）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遥接使韓信東擊齊）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以下專擊楚

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若漢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

[illegible]曹咎司馬欣

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接遂）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如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

時齊魏燕趙已定與漢相持者獨有楚耳

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其

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總數上）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此段羽紀畧此處詳）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傷胸而曰中指所以安軍士心）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此三句複）

孔將軍居左四句陣法也淮陰先合四句戰法也淮陰之合用正也合而却却而縱縱而復乘之用奇也合而言之孫子之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此段叙戰事與左傳城濮之戰一樣

漢書省去好田橫往從之漢書有弃賦事初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總一筆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羽紀詳此處畧漢書亦詳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羽紀詳此處畧漢書亦詳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羽紀詳此紀略魯

結項羽案

以上紀漢稱帝之始以下紀漢治天下太平之事然猶反者數起終高帝之世而後已焉

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輙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只三字便住妙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皇帝曰此處特稱皇帝曰三字作界制法本尚書堯典舜曰二字義帝無後先下義帝無後句斡旋得妙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漢書有赦殊死令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

諸侯惟衡山燕尚在後臨江燕以反誅臨江王反一結臨江反案

應前二年諸侯子在關中皆集櫟陽多將

前與王陵論楚漢得失之故固是實事然前面大半篇文字亦皆此一番議論收拾之爲一大結束也

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决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臧荼反二

結臧荼反案又伏後盧綰案

利幾反三

結利幾反案倒敘利幾反本末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吾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爲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爲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

楚王信反四

敘信反却變不坐實

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漢書有尊太上皇詔）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了案末）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

前此止王功臣至此始王兄弟子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爲淮陰侯分其地爲二國（應上執楚王信案）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荆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漢書有代王喜事）封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應上田肯一番議論所謂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民

韓王信反五
趙利反六
虛結趙利反案
虛結韓王信反案
貫高等反七
結貫高案

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
王信太原（漢書有封雍齒事史詳留侯傳）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
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
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
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
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
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
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
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
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
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
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
貫高等謀弒高祖（漢書詳史詳于張耳傳）高祖心動因不留代
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九年趙相
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漢書詳史詳於張耳傳）廢趙王敖為宣
平侯（漢書有郎中有罪耏以上請之令恤從軍死士卒令爵非公不得冠劉氏冠令赦罪未發覺令）
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

遙應起處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陳豨反八

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
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
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
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
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
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漢書有為太上皇立廟事）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
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
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
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
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漢書有周昌奏封壯士四人封樂毅後三事皆詳于豨傳）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
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
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
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
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
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

[illegible]雖定
下[illegible]數起皆
[illegible]陽厲之日
三此漸次翦除
歷幾歌咏太平
故因過沛而置
酒召故舊爲歡
樂然天下無事
而帝亦漸病矣
劉辰翁所謂大
風歌語雖壯而
意悲者也至是
字之慷慨淋漓
正與項羽紀垓

結韓信反案
彭越反九遂結
彭越反案
黥布反十

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漢書有益代地詔滅賊詔求賢人詔三事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漢書俱有益地詔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漢書詳史詳子布傳漢書有封粵王尉佗詔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

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因擊布軍歸故有感于四方之難守而思得猛士也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回抱初起時事說來人情有此感慨文字亦應有此照應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

一段相匹敵

結黥布反案

結陳豨反案

前大封侯王曰
義帝無後一句

撤過此置守冢
亦不及義帝豈
義帝亦無冢耶

十一

帝以赤帝子拔
劍斬蛇後遂起
故云提三尺劍
取天下此亦回[illegible]

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又遙應前半數攻豐不下案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漢書詳史詳子濞傳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漢書有過魯祀孔子事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絶無後。予守冢各十

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上牽搭下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漢書有詔又有立南海王詔又有三月詔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

應前事也

著此一段作結又爲呂后孝文諸紀之張本

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卽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戸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

結盧綰反案

起手提清孝惠到此處收結

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應過沛一段漢書省）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不書母）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不書母）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漢書有總結妙）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

紀中但言丙寅葬責乃補出長陵

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讀此紀當與項羽紀對看又須與漢書高祖紀對看縱觀秦皇帝時羽曰彼可取而代也語雄而粗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語謹而細羽初起殺會稽守一府震慴志在務難高祖初起殺沛令恐不能完父兄子弟志在救民羽入秦殺子嬰燒宮室

以貪濟暴高祖入秦除苛法約三章以德行仁羽
弑義帝自立倒行逆施高祖爲義帝發喪名正言
順羽百戰百勝而諸侯背叛諸將携貳可謂衆叛
親離高祖屢戰屢敗而諸侯服從羣臣戮力所謂
天與人歸者也此羽紀高紀中成敗得失之大較
所當一一對勘者也至文字之詳略避就亦各有
故漢以五諸侯兵伐楚羽紀曰部而高紀曰刼部
以大其名刼以著其實也酈廣武間語羽紀略而
高紀詳略者爲羽諱罪案詳者爲帝著義聲也分

封諸侯一段羽紀既詳高紀亦不略詳羽紀見其
宰割不平詳高紀見其遷徙失職也此高紀羽紀
之體裁分別也漢書通篇稱高祖而此紀起首提
清高祖字下書劉季起沛稱沛公封漢稱漢王即
帝位稱皇帝稱上稱高祖漢書總要其終此紀追
原其始且表著其次第也至如鴻門之會高帝遇
難而得脫且以著張良樊噲之功此宜詳於高紀
者也而轉詳於羽紀鴻溝之割解兵將歸因張良
諫而後止固陵之期信越不會用張良計而始來

此漢得天下之關鍵亦宜詳於高紀者也而轉詳
於羽紀漢書乃悉歸之高紀中所以然者史重惜
羽之敗故事多繫於羽漢書重著漢之興故事多
繫於漢也漢元年五星聚東井史記不書而漢書
備書日食星孛等事史記不書而漢書備書入關
即位後諸詔令史記不備書而漢書備書所以然
者史記載黃帝以來二千餘年之事不專爲漢一
代設故此紀只詳其誅秦滅項平定天下大略而
其他從略漢書爲漢家一代之史凡事皆以漢爲

主故事與漢涉與事不涉漢而繫當日天下大勢
者無不當繫之漢紀中至於詔令休美深仁厚澤
淪浹肌膚尤是漢家四百年太平之基所由開所
當一一備書者也此又史記漢書之體裁分別也
明乎此者可以讀羽紀可以讀高紀可以讀史記
可以讀漢書矣
扶義二字是一篇大關目起沛時急急以完父兄
子弟爲事便是扶義之根入關赦降王子嬰封府
庫約三章除秦苛法正諸老將所謂扶義而西者

為義帝發喪擊項羽軍縞素尤是扶義中第一件大事即帝位後數十詔赦殊死賜民爵復民租賞有功褒有德亦皆扶義之事漢所以得天下者根本實在於此帝與王陵論得失殿上陵既以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而予之能與天下同利故而高祖亦自言蕭何張良韓信三者皆人傑而我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至扶義二字則都置不道豈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耶抑扶義兩字特諸老將之敘實非高祖本志耶即如為義帝發喪

亦出於董公三老之言則高帝之本無此意可知已

起手一段紀高帝未遇時諸珍怪事秦二世元年以下紀帝起沛入關事漢元年以下紀帝起漢滅楚事五年正月以下紀帝即尊位後事通篇四大段分看其餘零星段落千頭萬緒總不出此四大段內

漢書此紀事更該博語更詳贍然史記是創漢書是因創者難而因者易又史記此紀舉其綱紀陳其大略漢書所增入者史記都散見於志傳並未漏略也故仍置漢書而取史記

起是一篇總冒以下逐句照應

文章鼻祖卷四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臯里先生評選

受業 姚成烈雲岫 狄咏箎薪齋
韓錫胙湘岩 戴翼子燕貽 同校

封禪書

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爲墠報地之功故曰禪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叙三代以前舜首紀虞舜而不及黃帝太史公之所以別於方士也此叙巡狩之始爲後以巡狩附會封禪張本

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

次叙夏

次叙商

桑穀生庭此言禨祥爲後以符瑞附會封禪張本

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

次叙周

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

東遷後便接敘秦此作壇畤之始

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一忽插入一段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

此怪異之始後來[illegible]服書大人跡[illegible]祖也

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隨手撇開仍接作鄜時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

一路敘秦事而論封禪莫詳於管夷吾對桓公語故用秦繆公即位九年句領起而用齊桓既霸句搭上則敘齊桓公事仍不脫秦又管仲語敘完即搭上是歲秦繆公一句仍歸到秦事一線索一串也

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受命得封禪應首句所謂受命而封禪者也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

又所謂無其應而用事

此借管仲語以申明無其應而用事者之不可又借孔子不知禘之說以明封禪之難言總見封禪之典無可考而封禪之事不易舉也此所謂受命而功不至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給者

此言方怪之始萇弘雖未言封禪而明鬼神事是即秦漢方士求仙採藥以附會封禪之祖下文即繼以晉人執殺萇弘則知言鬼神方怪者且不能保其身之不死何以能使世主從其説者得不死之術乎後凡敘秦漢方士不得其死者十且八九此

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仍收入秦繆公以便下文一順叙秦事去）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似以成王爲武帝引子）及

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萇弘不得其死此是眼目線索）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亦言符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

太史公之微意也

以鼎証封禪伏從武帝時得寶鼎而行封禪案

秦始皇是武帝緊對榜樣故重提一筆而敘其事獨詳

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用符瑞）以冬十月爲年首（改正朔）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案巡狩）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

伏後漢武帝絀罷諸儒議不用案

伏後漢武帝上泰山封其事皆禁案

伏後漢武帝封泰山東至海上冀遇蓬萊等案

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

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後有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句則八神名當以主字爲句）自齊威宣之時（推敘到前）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數子非齊人卽燕人故後云燕齊迂怪之士）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

周時有萇弘秦時齊宋毋忌羨門子高等皆爲漢武時文成五利等伏案也

宕一筆開出下文無數文字

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仍收到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與上一段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眼目）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眼目）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

終莫能至則知終無是事也此句是一段鞴鎖而世主句又開出下文

伏後漢武時東至海上考入海

方士求神案

秦封禪求神僊[illegible]注不死而偏[illegible]於崩意在國祚靈長而偏不免於亡太史公之微意不便於武帝時直言之而借秦始皇事大發而疾呼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正應起首第二句蓋有無其德而用事者矣

總上文作一結

以下直是秦名山川祠記

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
川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
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
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
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
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
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
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
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秋淵祠

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
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
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
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
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
二淵鳴澤蒲山岳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
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
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
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

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
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
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
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
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
用騂秋冬用駵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
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
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

叙秦諸祠或親往或太祝主或去即已亦伏後末段漢武諸祠案此書紀秦始皇事已盡出漢武帝一个榜樣以下一一照應祝官有秘祝伏後除秘祝案入漢先叙高祖

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
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
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
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
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
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
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
枌榆社狗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
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改正

此處纔入漢事高祖受命改正朔易服色矣而未及封禪者如周之武王功至矣而德猶未洽

朔而色上赤色易服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
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
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
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
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
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
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
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

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
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
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
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
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
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
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
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
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

日猶不暇給也

次敘孝文帝除秘祝應前秦時有秘祝官

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
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於下朕甚
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
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
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靈
社稷之福方內乂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
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
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

致敬毋有所祈又與除秘祝應公孫臣新垣平文帝時之文成五利也先敘之以為武帝時諸方士引子

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
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
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
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
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
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
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
三歲黃龍見成紀瑞符文帝乃名公孫臣拜為博士與
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

應前周鼎入泗

禪

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符瑞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

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假托符瑞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

方士之詐者不得新垣平也而新垣平首以詐欺故持書之亦伏後文成五[illegible]等以詐受誅[illegible]文帝時數觀符瑞德亦漸洽有意封禪矣而猶不至泰山者悟新垣平之詐也入武帝重提上文一路皆是賓此下總是主上文云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

明之事此云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一呼一應一結一起

上文今天子初卽位一段曰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是題本言封禪也而下文少君少翁[illegible]

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此是眼目亦是線索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指上叙景帝略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日既假給天下乂安德既洽功既至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

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方怪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祠之

大公孫卿之屬所言者皆神仙之事故曰題是封禪而實以求僊爲主

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二方怪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

方士之言封禪若必豁稱黃帝此其始作俑也

方士亦不免於病死則知方士

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少君病死亦是眼目線索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

言求僊之妄矣

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起下亳人謬忌三方怪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上書者多故不記名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

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符瑞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

[illegible]云名山大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此云五岳皆在天子之邦應

邵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 方怪四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眼目線索 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

方士不死於誅迹卽方士求僊[illegible]之妄矣

少君病死天子不悟以爲化去而燕齊怪迂之士言神怪者更多此時文成以僞誅天子復不悟隱之而柏梁銅柱之屬更起總是神仙封禪之說錮蔽於胸中幾有覺悟而旋復蒙蔽太史公每以變鬪說去一面結上

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 文成以僞書誅眼目線索 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 方怪五 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

一面起下正文[illegible]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有此伎倆

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

天子始巡郡縣與前始皇東巡郡縣相應

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 方怪六 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尙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

黃金可成數語皆中武帝之好

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頗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於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

入海求其師句不了更伏後案

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

寶鼎符瑞與前秦前皇鼎沒泗水應武帝之封禪行於得寶鼎後故寶鼎一事敘得最詳

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索線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

入海句遥接入海求其師來而以氣爲解亦與叙始皇時入海

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享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

未能至者皆以風爲解相應漢武帝時諸方士公孫卿獨衍不死不爲文成五利之續非其方獨勝諸人也少君之死天子既諱云化去文成之誅天子又惜其方不盡盡深以求方[illegible]悔而[illegible]又先[illegible]假神不來故天子數寬假之甚遠萬一其得保首領幸也他若謬

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方七怪）曰今年得寶鼎（寶鼎仍接上來）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所忠尚疑其妄）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而帝不知）

忌越人勇之公玉帶等迂怪不及公孫卿又瑣屑不足論矣

漸引入封禪至此乃以封禪神仙紐而爲一所謂以求仙借徑封禪者也

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

海中三神山黃帝攀龍鬚上升皆莫須有之事方士妄言之而太史公姑妄聽之遂筆之於書郡使文字光怪陸離

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

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餟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

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符端）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亨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大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

五利又不免於誅更可知方士求仙之妄矣

太一鋒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遥接前入海求遷來）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五利以方不讎誅眼目線索）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遥接拜卿為郎東使候神太室）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

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箜篌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黄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已僊上天羣臣

黄帝有冢其非不死可知武帝

一渦似有醒悟意而仍爲方士衣冠之說所悞

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到此處始議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方怪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

[illegible]偃霸罷諸儒與前始皇時封禪所謂儒生博士議者應

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符瑞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申明求僊無驗眼目

大人跡一事終武帝之世不悟

線索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接入公孫卿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怪異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怪異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封禪二字血脈分明白云書秘云其事皆禁與始皇時之藏皆秘相應

與管仲所言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相應

與前稍上即無風雨應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符瑞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

既封禪而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所謂以封禪轉入求仙者也

冀遇蓬萊與始皇封禪後求僊人美門之屬相應

子侯之死可以不書而特書者以武帝上泰山封獨與子侯偕而子侯死如此其速所以諷也

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
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
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
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
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
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
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
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

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
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
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
茀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
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符瑞)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
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
(又接八)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

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
所見見大人跡云(再申明求僊無驗眼目線索)復遣方士求神怪
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
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
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
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遙接征南越插入越人勇之方怪九)乃言越
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
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

卜始用公孫卿曰(仍接入公孫卿)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
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
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
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
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
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
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符瑞)乃下詔甘泉房中生
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
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附會)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

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瑯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

再申明求僊無驗與始皇時考入海方士相應

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黄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

前此柏梁銅柱已修宫室至此而又甚焉求僊之靡費如此

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歷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

再申明求僊無驗與始皇時考入海方士相應

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眼目線索方士有言黃帝時
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
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
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
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
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

以下總結全篇諸神祠與前紀始皇祀事一段相應

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
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總結太一后土三年
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
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
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
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
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
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
無有驗總結求僊無驗大眼目大線索大照應大結束而公孫卿之候神者

前敘始皇云還至沙邱崩又云十二歲秦亡此云其效可睹意隱然言外

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
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
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
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
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
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神仙封禪本非一事世主溺於方士之說遂以神
僊借逕封禪更因封禪而轉入求僊故此書題是

封禪而實以求僊為主篇首一段立局後逐節照
應自舜在旋璣玉衡以下至禹湯文武成王及管
仲所稱十二君皆帝王受命而封禪者也秦之始
皇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也然文王受命政不及
泰山則德猶未洽武王克商天下未寧而崩則日
不暇給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意葢以成王比武帝也漢初高祖受命與周之文
武同文景繼世功至德洽嘗欲改正朔易服色矣
而未臻泰山者以誅新垣平故又匈奴入邊歲少

不登始亦日不暇給歟武帝卽位漢興已六七十年日可為暇給天下乂安功可謂至德可謂洽揖紳之屬咸望天子封禪改正朔也與前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祖應時又有黃龍寶鼎之祥可謂睹符瑞而臻者歟然細核其詞名以成王比武帝而實以秦始皇為武帝對照故中間叙始皇武帝事無一不相類者始皇與諸生議封禪不合盡絀諸生
武帝召諸儒議封禪不合盡罷諸儒始皇上封封藏皆秘武帝上封其事皆禁獨與奉車子侯偕始

皇封禪後卽東巡海上求僊人羨門之屬武帝封禪後亦東至海上冀遇蓬萊然於始皇之末云求三神山奇藥不得還至沙邱崩又云封禪後十二歲秦亡日崩日亡皆大書特書於封禪之後此可見封禪之無預於神僊而神僊初無不死之術矣不特此也封禪之所艷稱者黃帝也而黃帝死有冢武帝之所與上封者奉車子侯也而子侯一日暴病死以封禪慫恿世主求神僊者方士也而方士多不得其死周時始言方怪者萇弘而萇弘見執殺文帝時言神異者新垣平而新垣平以詐誅武帝之世李少君以病死文成將軍以牛腹僞書誅五利將軍以方盡不讎誅其餘不死不誅者公孫卿越人勇之等而亦終無所遇故篇中云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又云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又云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而末後總云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以見神僊之不可求方士之不足信而封禪之說本無與於神僊

封禪之典非自古帝王受命功至德洽如管仲所稱十二君雖睹符瑞而臻泰山終不足以語乎此也

漢初抑商賈如此則吏道不雜而賈人不得進用此爲武帝後用商賈爲吏張本

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莢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貴粟)馬一疋則百金。(貴馬)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

漢初數行鑄錢之令又有鑄錢之禁及輸粟除罪入粟拜爵等令然皆不如武帝之甚也以上皆爲武帝引子

物盛而衰兩句一篇關振自此以上縣官與民皆富所謂盛也自此以下征伐巡遊宮室法起於是縣官貧而商賈富一變也賣爵置罰與鹽鐵諸利立平準法以重困商賈於是商賈與民

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錢足不用更鑄錢)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粟足不用更輸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馬足不用更令民出馬)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官不用賣爵)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不用重刑罰)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關振。此段振起全篇)自是之後。(以下皆武帝自耗之)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征伐耗財一)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征伐耗財二)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征伐三耗財三)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

皆貧而縣官獨富又一變也皆所謂衰也

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征伐四耗財四)而干戈日滋行者
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衰于前之重犯法)財賂衰耗而不贍(衰于前之餘貨財)入物者補官出貨
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衰于)
(前之先)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呼起下文桑弘羊孔僅等此段亦結上起下)
(行一義篇爲綱領)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
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征伐五耗財五)當是時漢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
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

此因財耗而賣爵以興利也

吏發兵誅之(征伐六耗財六)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
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
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耗財七)又興十萬餘人築衛
朔方(興築亦征伐所致)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
十百巨萬府庫益虛(耗財八)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入羊爲郎賣爵一興利一)其
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
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
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於是兩句一束上結征伐諸事下起賣爵等事

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
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征伐
七耗財九)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
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
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
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
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置武功爵賣爵二興利二)級十七萬凡直三十
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

吏道兩句一束上承選舉陵遲下起吏道益雜而多賣人語

此又因興利而重用刑罰也

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
多用越等(所謂武力進用)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選舉陵遲)
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官職耗廢衰于前之爲吏長子孫居官爲姓氏)
矣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
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
之獄用矣(立見知法嚴刑一)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
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
(治淮南衡山獄嚴刑二)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
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

揔叙塞河穿渠諸事

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
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征伐八)獲首四萬其秋
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耗財十)
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
河之郡隄塞河輙決壞費不可勝計(塞河耗財十一)其後番
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
(穿渠耗財十二)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
陰作者數萬人(耗財十三)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耗財十四)

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
盛養馬(養馬耗財十五)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
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食降胡耗財十六)
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
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
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
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
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賑飢耗財十七)數
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illegible]

伏後卜式助邊更錢弊所以權兼併後緡算平準皆所以權之也○總上征伐塞河諸事此時縣官貧而商賈富

禁益嚴而下益犯言利之臣所由興而酷吏之所由用也故下

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
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
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
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更錢興利三)而摧浮淫并兼之
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卽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
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
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

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
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
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
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
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
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
死(禁鑄錢嚴刑五)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

文孩人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或大賈鹽或大冶或賈人子皆得侍中用事則漢初市井子孫不得爲吏之律大衰矣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前應興利之臣自此始後隨起鹽鐵算緡平準之事

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令民出馬興利四）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征伐九）（耗財十八）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

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禁鑄鐵煮鹽嚴刑四）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行鹽鐵興利五）作官府除故鹽鐵

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更應選舉凌[illegible]吏道雜而多[illegible]更[illegible]前之抑商賈不得爲吏相反

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賑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算軺車緡錢興利六）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者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

突然接入卜式妙只富貴不佐縣官之急而獨抑之故思卜式[illegible]而爵之也

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民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追敘）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

家助邊與前富商大賈不佐國家之急反應

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
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
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
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
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
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
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
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

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
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
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
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
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
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
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
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
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

上文細叙式事專爲發明尊顯以風百姓意

叙完卜式之見用而即搭入孔僅桑弘羊之類是見得卜式亦言利之臣弘羊孔僅一流人皆前所爲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
爲成皐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
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
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入穀補官衜三興利七）郎至六百
石自造白金五銖錢（接造）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
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
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
金錢矣（起下用酷吏之由）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

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
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
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
指夏蘭之屬始出矣（酷吏大用）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

異誅一段下追叙顏異事與前叙卜式一樣法

以告緡得錢財田宅無算用饒
刑以與利也當是時酷吏與興利之臣交相爲用
是時商賈亦貧而縣官富
此以下國用饒侈而復侈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用腹誹法）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
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
可告緡錢縱矣（縱告緡令 刑六）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
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以酷吏故也）
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
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
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
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
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
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
之（治告緡錢與利 八）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
好衣不事畜藏之産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
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
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
戰逐乃大脩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
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
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修宮室耗財十九）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
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
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
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

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徵株送徒嚴刑七入財爲郎賣爵[illegible][illegible]刑九）
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
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
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
巴蜀粟以賑之（山東被菑耗財二十）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巡遊）
（耗財二十一）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行西踰
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
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

式前願輸財於邊天子官之以風示富民而富民莫應於是有告緡之令此時式願父子死戰

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誅北地太守等嚴刑八遠上二事皆嚴刑所致)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假母馬出息與利十)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擊南越耗財二十二)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擊西羌耗財二十三)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田戍朔方耗財二十四)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令封君以下出牝馬典利十一)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

天子侯之以風示諸侯而諸侯莫應於是有酎金之罰然則帝之嚴刑酷罰以與利亦卜式逢君之過也

前卜式逢迎上意而上悅此時稍欲規諫而上不悅矣

卜式既貶秩而桑弘羊益用事

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財又耗又尊顯卜式以風示之)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坐酎金嚴刑九)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總上)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誅羌越置初郡耗財二十五)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

[illegible]帝興利之事不一而獨以平準名篇者前此鹽鐵筭緡告緡賣爵諸令猶是縣官自爲縣官之事商賈自爲商賈之事取於民者雖多而嚴所重欲之名不得而諱也平準在而縣官自爲商賈之行若無所取於民而天下之利盡於上富商大賈無所牟其利富是時蓋闔閭商賈皆賈而縣官獨擅其富興利之術此而無以復又故太史公特此二字以名篇

平準弘羊之法也借卜式言以正弘羊之罪則知平準之失矣明柯維騏曰太史公此贊乃平準書之發端耳上述三代貢賦之常中列管仲李克富強之術下及嬴秦虛耗之弊次及漢事

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立平準法 典利十二）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平準之法如此）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

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又叙一時諸興利事）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

[illegible]結不然此書首太漢[illegible]後余之弊似[illegible]所以不叙漢事似欠結束

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國[illegible]之用有三曰錢曰粟曰馬耗財之事有三曰征役曰燕遊曰宮室斂財之道有三曰典利事曰

賣官爵曰重刑罰篇中以錢粟馬爲款項以征伐巡遊宮室爲線索以興利賣爵嚴刑爲綱領而嚴刑賣爵總所以興利也漢初承秦之弊業劇財匱亦曾鑄錢輸粟拜爵除罪益造苑馬爲武帝作偪然其時約法省禁無嚴刑酷罰又高帝律令賈人子孫不得爲吏故吏道不雜武帝初藉文景之富庶錢貫朽而不可較則不用更鑄錢粟陳因而不可食則不用更輸粟街巷有馬則不用更令民出馬爲吏長子孫居官爲姓氏則不用吏賣爵先行

義重犯法則不用嚴刑酷罰也當是時官民皆富使武帝循此不變則可長保其盛而勿慮其衰而武帝自耗之招兩越開西南夷滅朝鮮設馬邑歲出擊胡而財耗於征伐東度河西渝隴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而財耗於巡遊鑿昆明池築柏梁臺而財耗於宮室加以塞河穿渠養馬賑飢數事當是時縣官空而商賈富於是心計之臣出而興利事以償之賣官爵以益之重刑罰以驅之入物補官入奴婢增秩入羊爲郎置武功爵除贓鐵

家富者爲吏犯令入財者爲郎入穀者補官郎至六百石吏道雜官職耗郎選衰而漢初市井子孫不得爲吏之制衰矣立見知法腹誹法告緡令盜鑄錢者罪死私鑄鐵煮鹽者鈦左趾張湯杜周等以深刻爲九卿顏異誅河東隴西守自殺淮南衡山江都之獄死者數萬而漢初重犯法細恥辱之俗衰矣更錢幣筦鹽鐵算軺車緡錢商賈中家以上無不破置均輸立平準平準立而天下之利盡富商大賈無所牟其利縣官惟所欲爲巡遊賞

賜動輙巨萬太倉甘泉皆滿邊餘穀諸物財愈耗而用愈足當是時縣官富而商賈里閭皆貧興利之臣心計佞偭至此而無以復加矣興利之臣不一而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爲最三人中尤以弘羊爲最張湯杜周諸人則以嚴刑佐其興利者也卜式亦言利之人但與桑弘羊三人有間故天子始欲尊顯卜式以風示天下而其後不悅迨卜式見絀而桑弘羊益用事至平準之法立利甚於上財竭於下縣官自爲商賈之行故篇末述卜式之

言以結之曰烹弘羊天乃雨所以痛懲興利之臣之失而凡一篇中言興利之事者俱可以此律斷之矣此太史公之微意也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阜里先生評選

男 慶孫德祖 少孫述祖 孫 運泰開平 兆冉佐和 同校

霍光金日磾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上文河東二字亦有著寄）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光起家如此）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

（眉批）光以兒貴故先兒後父用倒敘法

（眉批）此事不見去病傳而見霍光傳光之貴由此故也

（眉批）劄滴去病死伏後霍山封侯案

小心謹慎四字盡光一生

先提清廣陵王燕王伏後案

又武帝顧命事重

兩人所以合傳也

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惟小心者可任大重）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

帝出桀弘羊等以後與霍光爭權案

誅莽何羅日磾首功不受封而光等自相貴王莽子男語未必非是著此段便見光不及日磾

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大關目）光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追敘事詳日磾傳）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

不學無術處

細寫光性情狀貌總見其小心謹慎處以下敘光昭帝時輔政事

再提桀安等細敘諸與光爭權者雖借燕王為名實以桀安為

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提）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顊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

主故此處重提桀安說下伏後光出沐日奏之桀安從中下其事安，

寫桀安等怨光緣由曲折詳細

燕王前已提明故此處不另起

內安女後宮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

頭

上文分寫諸人怨光狀此處總一筆入下合謀害光

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

與前輒入代光決事應

寫昭帝聖明燭姦如神如聞其聲如見其事傳神之筆

帝年十四與前帝年八歲應

廻應武帝顧命

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明聖）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illegible]

言上官桀安燕王蓋主等案

威震海內四字便伏後宣帝自在民間內不能善案為未威震主者不商正應此威字

廣陵王前亦提明故不另起頭

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上面一事細敘于此處兩句包括言）無數事并結光昭帝時彌縫案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一句撇開）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

以下敘廢立昌邑事皆奉皇太后行事

昌邑王前未見以此處另提

伏下太后詔廢昌邑案

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昌邑淫亂事詳後尚書奏內故此處不細敘只用兩字該之）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圖計 金日磾在昭帝時已死桀弘羊等又以事誅先帝受遺輔政之臣至此盡矣田延年張安世乃光自結黨羽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寫激烈光景衆人語描寫俱得

昌邑不可承宗廟先提一筆以下細敘

應按劍 看延年按劍離席等語自有一番封持羣臣景狀楊敞傳光使延年報敞敞懼不知所言敞夫人從東箱語敞曰大將軍議已定君不疾應猶豫無決先事誅矣然則昌邑之議大令封於霍氏之威非必盡出心服也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惟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 布置細 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 描寫細 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

悉驅之 處處如見 縛二百餘人 伏

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 騃恳 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極忙迫中布置極縝審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 騃恳 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騃恳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

將太后服御侍衛一一描寫神來之筆直逼太史公

尚書令讀奏伏下太后曰止尚書令復讀節次

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

提得重

廢昌邑王奏極瑣碎極綿密事極鄙俚文極古健奏疏中最爲高手

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承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六字總提奏中細寫尤以孝字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再醒孝字)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不孝之綱)廢禮誼(不孝便廢禮誼故奏中大率言廢禮事)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廢禮)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廢禮)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

敘入書語跌宕生姿

寫作樂一段獨細

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句長)常與居禁闥內敖戲(廢禮)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廢禮濫賞)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不孝)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廢禮)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廢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

尚書令復讀應前尚書令讀奏

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廢禮)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此一段尤大不孝故太后半奏呵止痛責之)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斷得妙)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廢禮濫賞)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濫賞)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廢禮)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

博士與議奏不列名又於此補

常(廢禮)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廢禮誼)祖宗廟祠未舉(先提此句妙)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廢禮誼)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又虛括總括)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濫罰)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應禮誼二字)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少不得此一擘)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

禍出之

結得重

起拜受詔與前王離席伏應

將昌邑解璽綬狀下啟景狀一[illegible]寫

結廢昌邑王

應前安世收縛二百餘人

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稱太祖太宗以臨之）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總歸到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只二字斷結）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

文章鼻祖卷五　十

道不失天下（愚騃）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放廢書名）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

先敘勸清廣陵燕王事申結前半案然後入宣帝脈絡細

廢昌邑皇太后詔可立宣帝皇

太后詔可皆以光之所爲可

追敘總一筆亦伏後宣帝徙光

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讀此想當日昌邑羣臣必有謀害光者光之決然廢亦爲此也）議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

文章鼻祖卷五　十一

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界劃清）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

諸壻官及禹雲山等宿衛案

又追敘光一身事跡先後年月○以上敘光勳業事業此是敘光子於前後稍帶於其爲下半爲文字張本

奉去病祀遥應起手去病死案

[illegible]

霍山封侯應光病時所請再著思光功德一段結霍光案

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
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
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
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
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
年（總結一筆大關目）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
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
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
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

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
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
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
尸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
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
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
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
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

光事武昭之績自當爲宣帝定策之功將□

以上敘霍氏之寵盛以下敘霍氏之過惡

歸罪許顯爲霍光出脫此皆班史用意處

劉清顯寡居乃與子都亂總是爲光出脫

以下敘宣帝謀誅霍氏案此兩句特提見得霍光在日已有不

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
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
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
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
廣漢爲平恩侯（插入此句妙上文追崇光而下即接入許廣漢下文山禹封侯而此先封）
（廣漢爲侯此宣帝深心處亦注史著意處）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
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
陽侯（霍雲封侯）禹既嗣爲博陸侯（霍禹嗣侯）太夫人顯改光時
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

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
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
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奢縱）初光愛幸監
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
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
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
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
（奢縱）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大關）
（特提頭）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

目完之勢而子孫復以奢縱承之此所以至於族滅也然宣帝之處心積慮不能保全霍氏其所由來者漸矣

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
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耶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奢縱人以謂
霍氏顯等始知憂目側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
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
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
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目闕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
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
藥殺許后霍氏罪惡此事最大故爲中數提掇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

文章鼻祖卷五　十四

看宣帝誅霍氏步驟平勃誅諸呂亦先奪呂祿北軍說呂產解相印歸此處徙光諸子及壻官收其印綬兵衞悉易親信

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
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
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此光不及日磾處不學無術會奏上因
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光薨此語乃泄故敘於光薨後闕目於是上
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衞尉平
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
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步驟光姊壻給事中光祿
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
太守頃之復徙步驟光長女壻長樂衞尉鄧廣漢爲少府

其子弟部用此法

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
官屬主意在此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步驟范
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
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步驟平騎都尉
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
親信許史子弟代之步驟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
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
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
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

文章鼻祖卷五　十五

蕭望之傳光旣誅梁安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

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
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
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此等事光
在日不敘光薨後補敘又借任宣口中說出不直敘妙百官以下但視馮子都
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語妙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
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
默然數日起視事應前稱病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
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
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

挾持當之不肯聽自引出陽及宣帝之□皆言霍氏者節產之也此處皆山云儒生多窶人子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正坐此病此尤是不學無術之根

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肖口角）大將軍常讎之（不學無術之根）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此等語又借上書者口中說出妙）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肖口角）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再提許后事）寧有是耶（此等語又從霍山口中說出妙）顯恐急即具已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關）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步驟）山等愈

忽插入此一段第中見怪事極忙迫中偏要寫此閒瑣事而設色點綴情景逼眞總以形容霍

氏之不自安而衰敗之兆也

結霍氏敗亡案

恐（關）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霍氏最不自安者此事故數數提撥）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肖口角）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步驟）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關）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與約定未發對）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

前詔止勿捕此
詔乃發其事結
宣帝疑忌謀誅
霍氏案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

史記淮陰侯傳
未載蒯通語所
以白信之不反
而漢之不能相
容也此傳末載
徐福書所以見
霍之必敗而漢
不能善全之也

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讐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

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

前驂乘事作結

讀日磾傳當以
霍光傳逐件對
勘然後識兩家
興廢之由讀爲

居焦髮灼爛之右上廼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大關目）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起本紀當以項羽本紀遝件對勘然後識兩人成敗之故此讀史之法也

伏毋及弟倫後歷案

寫日磾容貌與光傳沉靜詳審一段對照

起家結主與霍光一樣

讚日磾母

日磾殺弄兒與光傳妻顯殺許

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

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

許后光欲發舉不忍猶與反照前云上奇之縂云上聞愈厚焉此云心敬日磾逐層描寫日磾結主知之深

此段細寫傳神

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

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闕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

日磾內女不肯與光傳內小女成君爲宣帝后反照云著忠孝節云篤慎遂層描寫日磾植節之固受遺輔政與光一樣

日磾不受封與光傳受封殺王莽子男事反照

日磾㠯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㠯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

賞頗有父風

俱八九歲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牽叙霍氏關目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

伏後當與欽俱封一段案倫前既提滿故此處順落

以上結日磾案以下竟是弟倫附傳

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賞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二句上下半篇輔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關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

以下歷叙金氏子孫之盛與霍氏再世族滅對照

親屬目關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

安上四子敞後獨盛

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卽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㠯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召岑拜爲郎使主客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須臾卒敞三子涉

敞三子涉後獨盛

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卽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

定東海太守饒爲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而涉之從父弟欽上梏舉明經爲太子門大夫哀帝卽位爲大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爲尙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卽位徵爲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㠯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徒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

前但言涉從弟欽故此處復補叙其祖父細

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㠯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至此忽環轉㠯禪後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毋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爲㠯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因劾奏曰欽幸得㠯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聖朝㠯世有爲人後

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愍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一爲後之誼㠯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群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㠯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

欽雖誅而遵與湯更封總見金氏之盛不絕而霍氏至元始中始一續封然終不振矣兩結尾亦對照

贊體似對而以霍光爲主

史記項羽本紀建大文字贊只以背關懷楚二句斷定班書此傳亦絕大文字贊只以不學無術四字斷定皆大手筆

日磾夷狄亡國一段與光結髮內侍一段對照七世內侍二句

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㠯時即罪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㠯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前從涉說到欽此仍從欽歸到涉後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㠯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㠯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

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㠯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㠯加此揚然光不學無術四字定案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㠯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抑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㠯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㠯休屠作金人爲祭天

之死附三年三句對照末一段與霍叔封晉一段對照

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俱起家宿衛受遺輔政結主知同而當國久遠兩朝定策之功不同霍光功大而過亦易集日磾無過而用亦未宠霍光家法本疎而其子姓又繼之以驕横此其所以敗也日磾家教本嚴而其子孫又加之以愼毖此其所以興也觀兩家盛衰得失之故可以爲勲臣世戚之龜鑑矣

忠愼二字是兩傳大關自霍光傳曰小心謹愼昭帝曰大將軍忠臣宣帝曰宿衛忠正他如沉靜詳審資制端正贊曰確然秉志誼形於主臨大節而不可奪皆忠愼之發抒也日磾傳曰篤愼曰由是著忠孝節又曰世名忠孝家世忠孝贊曰篤敬寤主忠孝自著皆忠愼之底蘊也

不學無術四字是光一生定案亦光傳一篇主腦篇中叙光功德隆盛之處皆光不學無術之處光初以討莽何羅功封博陸侯然親擒何羅者日磾首功也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而光轉藉日磾之功以受封光拒桀安等爲外人求官而樂成小家子得幸封侯光不許弘羊子得官日磾子建封侯而山雲禹及諸婿都給事侍中日磾見其子弄兒戲殿上遂殺弄兒光知其妻許顯毒殺許后隱忍不能發擧日磾不肯内女後宮而光以妻顯愛少女成君遂内爲宣帝后此皆不學無術之大者金日磾並非學術中人而其行事却件件是霍光對症之藥故牽合兩人作傳篇中描寫日磾處皆所以針砭霍光處此合傳之本意也

霍光傳前半蕭敘光擁昭立宣之功而亦著其秉權之太盛後半鋪敘光諸子僭逆之罪而亦著宣帝忌刻之深心前半云昭帝八歲政事壹決於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宣帝即位光歸政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而又結之曰先後秉政二十年所以深著其秉權之盛也後半云宣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及許后事泄乃徙光諸婿罷禹屯兵又免雲山宿衛至捕顯禹等棄市而後已焉所以深著其忌刻之心也篇末乃擧驂乘事結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則霍

氏秉權之盛宣帝忌刻之深兩意並見此是光傳中血脉線索處讀者所當著意也

廢昌邑王奏文既太長事又極繁瑣一順下去恐讀之散妙於中間忽斷一筆云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復讀云云正如中流一柱波瀾洄洑變幻百出先後文勢更覺錯動而當日情景事實亦摹寫入情此是連筆斷之之法乃孟堅特創前此未有也

宣帝自光薨後即封許廣漢爲平恩侯又令魏相給事中令金安上竟出入省中又易親信許史子弟將屯兵所以自樹其腹心羽翼也從光諸婿官出爲太守又徙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又令人得上封事不關尚書又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所以翦霍氏之腹心羽翼也宣帝處置霍氏有操縱有步驟一步緊一步深心大力歷歷如繪

云顯等始知憂云霍氏甚惡之云顯與山雲等數相對啼泣云山雲等甚恐寫霍氏慌忙情事曰甚一日云於是始邪有邪謀矣云不如先也云安所相避寫霍氏謀逆情狀亦曰甚一日讀者須看其線索詳其步驟零星雜亂事都是一筆穿成

文字之妙無過傳神寫生篇中寫霍光之忠忱日磾之愼密武帝之雄達昭帝之英明宣帝之深沉昌邑之頑劣桀安宏羊等之陰賊顯禹山雲之驕縱及將敗而怨望之情貿亂之象一人有一人之面目一事有一事之情狀眞如化工肖形鑄鼎象物想其搆思運筆直欲突過龍門蔚宗以下不足供其鞭箠也

自來論者都推尊蘇李合傳然李廣傳是太史公筆李陵傳慷慨淋漓興會標舉自是絕調猶未若此之規模宏遠部伍整肅典則深厚光怪陸離無所不有乃爲漢書中第一篇文字也又或贊東方朔傳以爲如天花變現不可方物不知此是游戲之筆與此相去懸絕矣

文章鼻祖卷六

婁水沈敬亭先生鑒定

古吳楊皐里先生評選

孫壻沈道灝企程校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并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爲詩云爾

興起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

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志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勤勞）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

君家婦難爲一語虛寵全局

與中間縣令第三郎太守令郎

君兩段對照并與篇末東家有賢女一段遙應終老不復取逗出一篇主意

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愼莫留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愼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

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于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是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

此嫁時粧也不於前嫁來時鋪敘而偏於遣去時點綴更曲折有情景

寫新婦去時服飾之華容貌之麗與後青雀白鵠舫一段形容太守家迎娶之盛相映射

業已遣去矣而猶念阿母在家之勞又與小姑別囑其勤心養公姥皆溫柔敦厚之意也唐人詩亦用小姑四語而下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則俚薄不及遠矣

府吏馬在前一段爲一篇前後關鍵兩人訣別之情眷戀之意相殉之志俱決於此

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伏後語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引起下半篇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

抱轉起手數句掩映有態

與前後東家有賢女兩段對照又與下文太守令郎君一段相應

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

縣令遣媒來不肯相許亦足以明志矣而又必著太守令郎君一段者不如是不足以明蘭芝立志之堅百折而不回也

蘭芝母兄又與仲卿阿母對照

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

此段與前妾有綉腰襦者我綉來君兩段對照見得蘭芝有如此容貌服飾之盛而見遣其情爲可悲又以府君迎娶有如此

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車馬錢帛之盛而不見許其義氣可風也

此與中間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一段對照

抱磐石蒲葦語作映帶

到此處方結出主意

又環轉府吏阿母

又與起手東家有賢女及中間縣令太守兩段對照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袷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遥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别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

一篇結穴在此前面文字重重疊疊四面構寫幾二千言及說到本旨正面都不上數語所爲片言居要一篇警策處也

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又與起句孔雀東南飛相應

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别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豈惟離騷此詩實備之篇中寫府吏新婦相愛之篤至於相殉以死不可謂非好色也然母欲遣而即遣新婦固不敢留府吏亦不敢忤又東家賢女縣令三郎太守郎君亦皆窈窕無雙而仲卿夫婦曾不以動其心所謂好色而不淫也府吏逼於阿母而遣婦新婦逼於阿母而被遣又逼於母兄之命而許嫁不可謂不怨也然府吏寧以死殉其婦新婦寧以死殉其夫而不敢謂阿母之遣非其罪竝不敢謂母兄之許非其志

所謂怨誹而不亂也讀是詩也國風小雅之義於是乎備可不謂漢魏以來詩人之極則也哉

十三能織素一段寫新婦才藝之工妾有繡羅襦一段寫新婦容貌之華服飾之麗縣令遣媒來主簿通語言兩段寫郡縣郎君之貴青雀白鵠舫一段寫府君迎娶車馬錢帛之盛其所以鋪張揚厲不一而足者總以描寫仲卿夫婦志節之堅也人情或褻於貌或拙於才不得已而以節見又或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終始一節者亦易以新婦才藝

之工服飾之華容貌之麗如此而又縣令府君郎君之貴迎娶車馬錢幣之盛如此然卒不以易其心此其志節所以尤可貴也篇中重重疊疊說過又說多一層描寫高一層身價層次愈多結構愈密

如此長篇無一句不曲無一句不轉無一句不照應纏綿反覆一唱三歎言有盡而意無窮若只一直敘去無曲折無照應則讀之易厭矣

毛詩谷風氓皆棄婦詞然氓不以正合故其詞多懟谷風是薄倖之遭故其詞多怨孔雀東南飛夫婦相愛而以死殉有綢繆篤摯之意而無懟悔怨恨之詞與谷風氓詞旨迥別宋陸放翁妻某氏亦以失歡於舅竟至仳離事與仲卿妻相類妻有寄放翁詞二首音節悽惋放翁和之然放翁雖有懷舊之念而無終合之機其妻雖抑鬱以死而業已再適情事既殊詞之工視此詩猶洪鐘之於細管也

日出東南隅一首是此詩縮本其中起伏照應轉

側變換約略相當但此詩層次更多工力更倍耳

竊怪昭明文選於漢魏古詩採取略備而筆力最高氣味最厚如此詩及文姬悲憤之類都不見錄何歟蓋昭明以天潢貴介託志翰墨風流儒雅固自可人而於古人之驚心動魄沉鬱頓挫開後來李杜諸大家堂奧者都未深造東坡亦詆爲小兒强作解事語太輕薄要之紈綺之習固所不免也此詩之所以不入選歟

哀江南賦 并序

原註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哀江南王逸離騷經章句襄王遷屈原於江南九章章句屈原放於江南之埜今屈原宅在荊州墓在湘陰是宋玉所云哀江南專指江湘間也又史記高帝紀項羽令衡山臨江王擊殺義帝江南地在郴州魏志武帝紀赤壁戰不利引軍歸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蜀志諸葛亮傳曹公敗於赤壁先主遂收江南指長沙四郡而言蓋秦漢以來荊郢上游皆稱江南也至建康之稱江南則始見於吳志注引吳錄魏文帝觀兵廣陵臨江嘆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張昭傳魏使邢貞入門不下車昭謂曰豈以江南寡弱無尺寸之刃故乎又晉書王導傳賀循顧榮江南之望陸機辨亡論亦曰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則自三國至六朝江表亦稱江南今賦中前叙臺城之亂則所哀在建康後悲元帝之禍則所哀在江陵而吳會荊郢適俱有江南之名故摘招魂哀江南之語以名其賦兩意雙關獨註建康者非且信本傳當

以下總叙建康江陵兩番流離亦自叙也與竄身荒谷四句三年別館三句應

點醒題目哀字

信本以奉使受留故歷引相如毛遂鍾儀季孫等自況

頓首泣血四字折開用妙

有鄉關之思信本家江陵鄉關之地其有所屬明矣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四句叙武帝建康之亂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自叙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句叙元帝江陵之亂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三句自叙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序中著此四句故賦中歷叙其先世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

此下申叙國事亦總建康江陵兩番喪亂而言與起四句中興三句應

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棘矜者因利乘便（上兩句指西魏此四句指陳霸先故用陳餘陳涉事蓋信之哀江南不但哀梁之爲魏滅并哀梁之爲陳禪也）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岳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

況復四句申說其羈旅不能歸與前自序應

以上結作賦之意

序從國事說起賦從家世說起其體亦從離騷帝高陽之苗裔來

此段特叙

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四句自叙得姓之始）禀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四句叙其世居）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此叙信遠祖滔隨元帝渡江之事也）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

此段并叙

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官於建康之始）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家於江陵之始）水木交運山川崩竭（此叙宋齊之間信高曾以來世德也）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眞人天山逸民（此叙信祖易也）

祖父各另叙詞事倍詳

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此叙信父肩吾也）文詞高於甲觀模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奰逆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此下信自叙也）始

叙歷仕之美

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冑筵既傾蠡而酌海遂測管而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弦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

以上叙完家世此處接入國事先叙梁初承平之象

於是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賮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荊艶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

此少陵之述懷

豈知四句轉關暗伏侯景言承平之時大亂已兆而梁之君臣方狃於宴安粉飾太平而不覺也故下文接刪詩書定禮樂一段

再著既而一段喚起下文侯景之亂

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刀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魴魚頳尾四郊多壘殿狎

接入侯景先叙景之凶逆

次叙景之內附

轉出景之潛蓄異謀

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枝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謂臨賀王正德潛與景通又推原景致畔之由也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

考及一時災異

以下總叙景圍臺城事

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鬭爾乃桀黠橫扇馮陵畿甸此言朱异之奴擁狼望於黃圖塡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此言梁武之被幽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此言外援將之不力將軍死綏路絕長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

上文總言臺城被圍之狀以下分寫喪師死事之人

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此段言臺城被圍內外隔絕人民流離也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此叙韋粲死事也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此叙江子一兄弟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此言羊侃善於守禦不幸疾卒也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此叙柳仲禮戰敗降景之事也或以隼

此下總言敗兵之狀

翼鷄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神人慘酷（此正叙臺城之陷也）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空廻地軸（此言臺城陷没邵陵諸王擁兵無赴難之志互相傾軋也）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二句叙武帝之死）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二句叙簡文之弒）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上句結建康之亡下句伏巳奔江陵意）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酺對逢

此以上哀建康之江南也

鄂坂之譏嫌値耏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此信自叙初去臺城所歷郊關之苦）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鈎爪又循江而習流（此叙中途遇景襄郢之兵也）

此少陵之北征也

排青龍之戰艦鬭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廻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此叙乘間得到江陵）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無樹（此叙侯景敗還所過殘戮也）

湘漢斗牛從江陵回顧建康

前叙仕武帝之世詞頗揚厲此叙仕元帝之時詞多抑鬱

謂荊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屆於七澤濱於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此叙到江陵後復爲梁元所用也）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此叙父肩吾之卒於江陵也）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於是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

此下叙元帝命將討景之事

蒼鷹赤雀鐵軸牙檣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湖迎艦江蘋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此叙擒斬侯景克復金陵事也）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王女窓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

從金陵克復之後追哀故都之殘毀回環旋轉寫哀字更深此少陵之哀江頭也

補叙簡文帝事

此言哭異與涌岩石鼓鳴山一以對照

形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此言興岳陽不守）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顯其盟則寒（此言西魏之師所由起也）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指岳陽王詧）楚結秦冤（指西魏來伐以下單承西魏說至後借人之外力一段復及詧事）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俴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橫船（上言西魏車甲之盛下言江陵武備之弱）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

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二句自叙江陵未陷之前先奉使到魏）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蠹（二句言元帝之被執而江陵失守也）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枝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此言興師恢復者少避亂去國者多）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此言繫擄之辱）硎谷摺拉鷹鸇批攢（此言屠戮之慘）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

此下哀元帝中興之業不終也

上言建康克復之功下言江陵敗沒之故沉猜因而轉闕此指元帝之失謂敗所由來也

高於河上更不過於浮邱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假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此段哀王僧辯陳霸先所殺也）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飈凜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聲傷馬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此段哀邵陵王綸及其子雄之死也）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去代

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問諸湣昏之鬼求諸厭刻之符荊門遭廩延之戮（謂武陵王紀）夏口濫逵泉之誅（謂邵陵王綸）茂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臥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

此賦每當轉關處都以短章促節換調

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燕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是尾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溜灑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嘆（此段言士大夫之播遷）況復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此段言王公士女之流離）別有飄飆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雁空飛（此段自叙奉使羈留國亡而無所歸也）

以上總言道里之艱以下分寫被擄入關去國離鄉之苦極寫哀字此少陵之哀王孫新昏別無家別等詩也

此以上哀江陵之江南也

上兩段是賓此段是主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指陳霸先）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指岳陽王詧下三段分應此四句）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荊山鵲飛而玉碎隋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此段哀元帝中興之功不終而支子被戮也應江陵中否句）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此段哀梁之禪陳應金陵禍始句）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此段哀梁之滅於魏由岳陽王之甘心附魏也故以東南反氣句深責之而鶉首賜秦句尤深致憾於魏焉應借人外力二句）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絜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偪迫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鐘鼎於金張聞弦歌於許史豈知霸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以下收拾全篇

回應起手承上之主一段叙完國事仍結到家世自此至末自傷承藉異域以終作賦之意也

結出本意信本傳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句是其一篇之旨也

子山此賦事備家國義兼詩史篇中自叙門風忠孝身世飄零上述武帝之承平玩寇以致喪亡元帝之多難啓釁終歸覆滅下述侯景之凶逆西魏之貪殘邵陵諸王之骨月戕戮齊陽諸公之忠義赴難王僧辯勤王之功陳霸先竊國之智岳陽王背親即仇之恥以及建康江陵王公士女與尸纍囚之慘播遷屠戮之酷蕭梁一代之事本末具備讀之可以識治亂驗廢興志褒貶昭法戒盖其體則古詩之流而其義則兼乎史矣子虛上林誇張

遊獵楊雄所謂諷一勸百班固兩都雖以解父老陋洛邑之議關係亦輕二京三都踵事增華而已黃山谷嘗論北征南山之詩曰較工拙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余謂子虛上林三都兩京皆出自漢晉作者其筆力氣味較齊梁爲近古然子山之賦足徵一代之得失猶杜之北征義不可無而上林諸賦無關當世之隆替猶韓之南山可無作也且諸賦互相沿襲陳陳相因而子山此賦乃特創之體後亦未有繼者故爲獨絕也

子山此賦其原出於離騷其流極於少陵之新樂府蓋屈子悲懷王之亡少陵傷天寶之亂而子山哀建康江陵之陷沒俱有國破家亡之感故其發爲文章危苦辭多悲哀是主亦復相類屈子之離騷哀郢其爲子山辭賦所從出自不待言而少陵之哀江頭哀王孫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北征述懷秋興諸將與賦中所寫流離喪亂之情鄉

關羈旅之思何異子山之賦無離騷之面目而其原實出於騷少陵之詩亦無子山之面目而其流實極於杜少陵詩云清新庾開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又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按子山此賦作於關中流寓之日故曰暮年無疊牀架屋之譏故曰清新無妖淫浮艷之習故曰老成少陵所言皆指此賦也合少陵諸論以窺尋此賦之意庶幾得之嘗謂少陵詩唐人一代之冠而其平生宗仰乃在子山讀此賦而知其淵源所自有斷然不誣者矣

駢麗之體東都以後漸已濫觴然句不必整字不必協又多間以長句單行疎古歷落氣味自勝至齊梁而此體漸密句雕字琢無獨不偶體裁既備音韻亦諧子山孝穆尤爲擅場徐較秀逸庾較鉅麗哀江南賦尤子山一生聚精著神之筆也唐初四傑暢其宗風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上視徐庾工力未虧而神釆不逮義山晩出變其音節節短勢險頗極矜鍊可爲後勁廬陵眉山掃除堆垜

出之藉散間用成語轉露清新然僅可施之短篇小啟長篇如此便無意味終非正格蓋文各有體旣號駢麗自不得厭徵實而喜翻空崇樸素而略艷麗徐庾之作自為正則况子山此賦指陳一代廢興之故敘述平生閱歷之場全力貫注成此大篇其中之起伏照應層次脉絡輕重詳略抑揚操縱無不備美即是一篇絕大古文可以其為齊梁駢體之體而忽之耶

文章鼻祖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繩武編繩武字文叔長洲人康熙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錄六代以前詩文凡十四篇各為評注一堯典二禹貢三洪範四國語桓公自莒反一篇五左傳城濮之戰六邲之戰七鄢陵之戰八史記項羽本紀九高祖本紀十封禪書十一平準書十二漢書霍光金日磾傳十三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十四庾信哀江南賦皆鴻筆也然以為千古文章盡從此出則繩武一家之說矣

唐四家詩八卷

〔清〕汪立名編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汪立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四家詩八卷》提要

王右丞傳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巳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巳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

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
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
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
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裒集數十百篇上
之

王右丞詩集

四言詩

酬諸公見過

嗟余未喪哀此孤生屏居藍田薄地躬耕歲晏輸
稅以奉粢盛晨往東皐草露未晞暮看烟火負擔
來歸我聞有客足掃荊扉簞食伊何副瓜抓棗仰
廁羣賢皤然一老媿無莞簟班荊席藁汎汎登陂
折彼荷花靜觀素鮪俯映白沙山鳥羣飛日隱輕
霞登車上馬倏忽雨散雀噪荒邨雞鳴空館還復
幽獨重欷累歎

五言古詩

扶南曲歌詞五首

翠羽流蘇帳春眠曙不開羞從面色起嬌逐語聲
來早向朝陽殿君王中使催
堂上青絃動堂前綺席陳齊歌盧女曲雙舞洛陽
人傾國徒相看寧知心所親
香氣傳空滿粧華影箔通歌聞天仗外舞出御樓
中日暮歸何處花間長樂宮
宮女還金屋將眠復畏明入春輕衣好半夜薄粧
成拂曙朝前殿玉墀多珮聲

朝日照綺窗佳人坐臨鏡散黛恨猶輕插釵嫌未正同心勿遽遊幸待春粧竟

從軍行

吹角動行人喧喧行人兆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水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裏盡係明王頸歸來獻天子

隴西行

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戍斷無煙

早春行

紫梅發初遍黃鳥歌猶澁誰家折楊女弄春如不及愛水看粧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風吹散衣愁露霑濕玉閨青門裏日落香車入游衍益相思含啼向綵帷憶君長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簷鷰雙栖綠草時

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同望應制

鳳扆朝碧落龍圖耀金鏡維岳降二臣戴天臨萬姓山川八校滿井邑三農竟比屋皆可封誰家不相慶林疎遠邨出野曠寒山靜帝城雲裏深渭水天邊映喜氣含風景頌聲溢歌詠端拱能任賢彌彰聖君聖

奉和聖製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賦樂賢詩應制

複道通長樂青門臨上路遙聞鳳吹喧闇識龍輿度寨旒明四目伏檻紆三顧小苑接侯家飛甍映宮樹商山原上碧滻水林端素銀漢下天章瓊筵承湛露將非富民寵信以平戎故從來簡帝心詎得迴天步

奉和聖製送不蒙都護兼鴻臚卿歸安西應制

上卿增命服都護揚歸旆雜虜盡朝周諸胡皆自鄶鳴笳瀚海曲按節陽關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靜秋塞萬方氛祲息六合乾坤大無戰是天心天心同覆載

瓜園詩 并序

維瓜園高齋俯視南山形勝二三時輩同賦是詩兼命詞英數公同用園字爲韻韻任多少時太子司議郎薛璩發此題遂同諸公云

余適欲鋤瓜倚鋤聽叩門鳴騶導驄馬常從夾朱軒窮巷正傳呼故人儻相存攜手追涼風放心望

乾坤藹藹帝王州宮觀一何繁林端出綺道殿頂
播華幡素懷在青山若值白雲屯迴風城西雨返
景原上郵前酌盈樽酒往往聞清言黃鸝轉深木
朱槿照中園猶羨松下客石上聞清猿

同盧拾遺過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給事
首春休沐維已陪遊及乎是行亦預聞命
會無車馬不果斯諾

託身侍雲陛昧旦趨華軒遂陪鵷鴻侶霄漢同飛
飜君子垂惠顧期我於田園側聞景龍際親降南
面尊萬乘駐山外順風祈一言高陽多夔龍荆山

積璵璠盛德啓前烈大賢鍾後昆侍郎文昌宮給
事東掖垣謁帝俱來下冠蓋盈丘樊閨風首邦族
庭訓延鄉郵采地包山河樹井竟川原巖端迴綺
檻谷口開朱門階下羣峰首雲中瀑水源鳴玉滿
春山列筵先朝暾會舞何颯踏擊鐘彌朝昏是時
陽和節清晝猶未暄藹藹樹色深嚶嚶鳥聲繁顧
已負宿諾延頸慙芳蓀蹇步守窮巷高駕難攀援
素是獨往客脫冠情彌敦

和使君五郎西樓望遠思歸

高樓望所思目極情未畢枕上見千里窗中窺萬
室悠悠長路人曖曖遠郊日惆悵極浦外迢遞孤
烟出能賦屬上才思歸同下秩故鄉不可見雲外
空如一

酬黎居士淅川作 曇壁上人院走筆成

儂家眞箇去公定隨儂否著處是蓮花無心變楊
柳松龕藏藥裹石唇安茶臼氣味當共知那能不
攜手

奉寄韋太守陟

荒城自蕭索萬里山河空天高秋日迥嘹唳聞歸
鴻寒塘映衰草高館落疎桐臨此歲方晏顧景詠

悲翁故人不可見寂寞平林東

林園即事寄舍弟紞

寓目一蕭散消憂冀俄頃青草肅澄陂白雲移翠
嶺後沔通河渭前山包鄢郢松含風裏聲花對池
中影地多齊后癘人帶荆州癭徒思赤筆書詎有
丹砂井心悲常欲絶髮亂不能整青簟日何長閑
門晝方靜頹思茅簷下彌傷好風景

贈從弟司庫員外絿

少年識事淺强學干名利徒聞躍馬年苦無出人
智即事豈徒言累官非不試既寡遂性歡恐招負

時累清冬見遠山積雪凝蒼翠皓然出東林發我遺世意惠連素清賞夙語塵外事欲緩攜手期流年一何駛

座上走筆贈薛璩慕容損

希世無高節絕跡有卑棲君徒視人文吾固和天倪緬然萬物始及與羣牧齊分地依后稷用天信重黎春風何豫人令我思東溪草色有佳意花枝稍含荑更待風景好與君藉萋萋

贈李頎

聞君餌丹砂甚有好顏色不知從今去幾時生羽翼王母翳華芝望爾崑崙側文螭從赤豹萬里走方息悲哉世上人甘此羶腥食

贈劉藍田

籬中犬迎吠出屋候柴扉歲晏輸井稅山村人夜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詎肯無公事煩君問是非

贈房盧氏琯

達人無不可忘己愛蒼生豈復少十室絃歌在兩楹浮人日已歸但坐事農耕桑榆鬱相望邑里多雞鳴秋山一何淨蒼翠臨寒城視事兼偃臥對書不簪纓蕭條人吏疎鳥雀下空庭鄙夫心所向晚節異平生將從海岳居守靜解天刑或可累安邑茅茨君試營

贈祖三詠 濟州官舍作

蠨蛸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如高館閴無人離居不可道閑門寂已閉落日照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潁去年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詎幾日終自長相思

春夜竹亭贈錢少府歸藍田

夜靜羣動息時聞隔林犬卻憶山中時人家澗西遠羨君明發去采蕨輕軒冕

酬前 錢起

山月隨客來主人興不淺今宵竹林下誰覺花源遠惆悵曙鶯啼孤雲還絕巘

贈張五弟諲三首

吾弟東山時心尚一何遠日高猶自臥鍾動始能飯領上髮未梳牀頭書不卷清川興悠悠空林對偃蹇青苔石上淨細草松下軟窗外鳥聲閑階前

虎心善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緬一知與物平自顧爲人淺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

張弟五車書讀書仍隱居染翰過草聖賦詩輕子虛閉門二室下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也時從漁父魚秋風日蕭索五柳高且疎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廬歲宴同攜手只應君與予

設罝守毚兔垂釣伺游鱗此是安口腹非關慕隱淪吾生好清淨蔬食去情塵今子方豪蕩思爲鼎食人我家南山下動息自遺身入鳥不相亂見獸皆相親雲霞成伴侶虛白侍衣巾何事須夫子邀予谷口眞

至滑州隔河望黎陽憶丁三寓

隔河見桑柘藹藹黎陽川望望行漸遠孤峰沒雲煙故人不可見河水復悠然賴有政聲遠時聞行路傳

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

夜靜羣動息蟪蛄聲悠悠庭槐北風響日夕方高秋思子整羽翰及時當雲浮吾生將白首歲晏思滄洲高足在旦暮肯爲南畝儔

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

了觀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計苟不生是身孰休咎色聲何謂客陰界復誰守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既飽香積飯不醉聲聞酒有無斷常見生滅幻夢受即病即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眞無有一法垢居士素通達隨宜善抖擻牀上無氈臥鬲中有粥否齋時不乞食定應空漱口聊持數斗米且救浮生取

贈裴十迪

風景日夕佳與君賦新詩澹然望遠空如意方支頤春風動百草蘭蕙生我籬曖曖日暖閨田家來致詞欣欣春還皐淡淡水生陂桃李雖未開荑萼滿芳枝請君理還策敢告將農時

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覩陰界何方置我人礙有固爲主趣空寧捨賓洗心詎懸解悟道正迷津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色聲非彼妄浮幻即吾眞四達竟何遣萬殊安可塵胡生但高枕寂寞與誰鄰戰勝不謀食理齊甘負薪子若未始異詎論疎與親

浮空徒漫漫汎有定悠悠無乘及乘者所謂智人

舟詎捨貧病域不疲生死流無煩君喻馬任以我爲牛植福祠迦葉求仁笑孔丘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輈念此聞思者胡爲多阻修空虛花聚散煩惱樹稀稠滅相成無記生心坐有求降吴復歸蜀不到莫相尤

華岳

西岳出浮雲積翠在太清連天疑黛色百里遥青冥白日爲之寒森沈華陰城昔聞乾坤閉造化生巨靈右足踏方止左手推削成天地忽開拆大河注東溟遂爲西峙岳雄雄鎮秦京大君包覆載至

德被羣生上帝佇昭告金天思奉迎人祇望幸久何獨禪云亭

藍田山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遥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然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遥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瑶席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誤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人花紅復來覿

青溪

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隨山將萬轉趣途無百里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漾漾汎菱荇澄澄映葭葦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山西去亦對維門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閑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横黛色數峰出雲間嵯峨對秦國合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故人今尚爾嘆息此頹顔

石處士山居

君子盈天階小人甘自免方隨鍊金客林上家絶巘背嶺花未開入雲樹深淺清晝猶自眠山鳥時一囀

丁寓田家有贈

君心尚棲隱久欲傍歸路在朝每爲言解印果成趣晨雞鳴鄰里羣動從所務農夫行餉田閨婦起縫素開軒御衣服散帙理章句時吟招隱詩或製閑居賦新晴望郊郭日映桑榆暮陰盡小苑城微明渭川樹揆予宅閭井幽賞何由屢道存終不忘

迹異難相遇此時惜離別再來芳菲度

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羡閑逸悵然吟式微

春中田園作

屋上春鳩鳴邨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楊荷鋤覘泉脉歸燕識故巢舊人看新曆臨觴忽不御惆悵遠行客

過李揖宅

閑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飯覆釜山僧

晚知清淨理日與人羣疎將候遠山僧先期掃弊廬果從雲峯裏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燃燈晝欲盡鳴磬夜方初已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思歸何必深身世猶空虛

謁璿上人 并序

上人外人内天不定不亂捨法而淵泊無心而雲動色空無礙不物物也嘿語無際不言言也故吾徒得神交焉玄關大啓德海羣泳時雨既降春物具美序於詩者人百其言

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餘生幸能養誓從斷臂血不復嬰世網浮名寄纓珮空性無羈鞅夙從大導師焚香此瞻仰頽然居一室覆載紛萬象高柳早鶯啼長廊春雨響牀下阮家屐窗前筇竹杖方將見身雲陋彼示天壤一心在法要願以無生奬

送魏郡李太守赴任

與君伯氏別又欲與君離君行無幾日當復隔山陂蒼茫秦川盡日落桃林塞獨樹臨關門黄河向天外前經洛陽陌宛洛故人稀故人離别盡淇上轉驂騑企予悲送遠惆悵睢陽路古木官渡平秋城鄴宮故想君行縣日其出從如雲遥思魏公子復憶李將軍

送康太守

城下滄江水江邊黄鶴樓朱欄將粉堞江水映悠悠鐃吹發夏口使君居上頭郭門隱楓岸侯吏趍蘆洲何異臨川郡還來康樂侯

送陸員外

郎署有伊人居然古人風天子顧河北詔書除征東拜手辭上官緩步出南宮九河平原外七國薊門中陰風悲枯桑古塞多飛蓬萬里不見虜蕭條胡地空無爲費中國更欲邀奇功遲遲前相送握手嗟異同行當封侯歸肯訪南山翁

送宇文太守赴宣城

遼落雲外山迢遥舟中賞鐃吹發西江秋空多清響地迥古城蕪月明寒潮廣時賽敬亭神復解罟師網何處寄相思南風摇五兩

送綦毋校書棄官還江東

明時久不達棄置與君同天命無怨色人生有素風念君拂衣去四海將安窮秋天萬里淨日暮澄江空清夜何悠悠扣舷明月中和光魚鳥際澹爾蒹葭叢無庸客昭世衰鬢白如蓬頑疎暗人事僻陋遠天聰微物縱可採其誰爲至公余亦從此去歸耕爲老農

送六舅歸陸渾

伯舅吏淮泗卓魯方喟然悠哉自不競退耕東皐田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

令賢

送别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卧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送張五歸山

送君盡惆悵復送何人歸幾日同攜手一朝先拂衣東山有茅屋幸爲掃荆扉當亦謝官去豈令心事違

齊州送祖三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遥望君猶佇立

送縉雲苗太守

手疏謝明主腰章爲長吏方從會稽郊更發汝南騎按節下松陽清江響鐃吹露冕見三吳方知百城貴

送從弟蕃遊淮南

讀書復騎射帶劔遊淮陰淮陰少年輩千里遠相尋高義難自隱明時寧陸沈島夷九州外泉館三山深席帆聊問罪卉服盡成擒歸來見天子拜爵

賜黃金忽思鱸魚鱠復有滄洲心天寒蒹葭渚日落雲夢林江城下楓葉淮上聞秋砧送歸青門外車馬去騑騑惆悵新豐樹空餘天際禽

送權二

高人不可友清論復何深一見如舊識一言知道心明時當薄宦解薜去中林芳草空隱處白雲餘故岑韓侯久攜手河嶽共幽尋悵別千餘里臨堂鳴素琴

送高適弟耽歸臨淮作

少年客淮泗落魄居下邳遨遊向燕趙結客過臨

淄山東諸侯國迎送紛交馳自爾厭遊俠閉戶方垂帷深明戴家禮頗學毛公詩備知經濟道高臥陶唐時聖主詔天下賢人不得遺公吏奉纁組安車去茅茨君王蒼龍闕九門十二逵羣公朝謁罷冠劒下丹墀野鶴終踉蹌威鳳徒參差或問理人術但致還山詞天書降北闕賜帛歸東菑都門謝親故行路日逶遲孤帆萬里外淼漫將何之江天海陵郡雲日淮陰祠杳冥滄洲上蕩漭無人知緯蕭或賣藥出處安能期

送別

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採薇既至金門遠孰云吾道非江淮渡寒食京洛縫春衣置酒長安道同心與我違行當浮桂棹未幾拂荊扉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

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韻

束帶趨承明守官唯謁者清晨聽銀蚪薄暮辭金馬受辭未嘗易當是方知寡清範何風流高文有風雅忽佐江上州當自潯陽下逆旅到三湘長途應百舍香鑪遠峰出石鏡澄湖瀉董奉杏成林陶

潛菊盈把范蠡常好之廬山我心也送君思遠道欲以數行酒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

人外遺世慮空端結遐心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上德撫神運沖和穆宸襟雲雷康屯難江海遂飛沉天工寄人英龍袞瞻君臨名器苟不假保釐固其任素質貫方領清景照華簪慷慨念王室從容獻官箴雲旗蔽山川晝角發龍吟晨揚天漢聲夕卷大河陰窮人業已寧逆虜遺之擒然後解金組拂衣東山岑給事黃

門省秋光正沉沉功名與身退老病隨年侵君子從相訪重玄其可尋

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縉

解薜登天朝去師偶時哲豈唯山中人兼負松上月宿昔同遊止致身雲霞末開軒臨潁陽卧視飛鳥没好依盤石飯屢對瀑泉渴理齊小狎隱道勝寧外物舍弟官崇高宗兄此削髮荆扉但灑掃乘閑當過歇

觀别者

青青楊柳陌陌上别離人愛子遊燕趙高堂有老親不行無可養行去百憂新切切委兄弟依依向四鄰都門帳飲畢從此謝親賓揮淚逐前侶含悽動征輪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余亦辭家久看之淚滿巾

别弟縉後登青龍寺望藍田山

陌上新别離蒼茫四郊晦登高不見君故山復雲外遠樹蔽行人長天隱秋塞心悲宦遊子何處飛征蓋

别弟妹二首

兩妹日成長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掩羅

巾念昔别時少未知疏與親今來始離恨拭淚方慇懃

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未覔宛作越人語殊甘水鄉食别此最爲難淚盡有餘憶

别綦毋潛

端笏明光宮歷稔朝雲陛詔刊延閣書高議平津邸適意偶輕人虛心削繁禮盛得江左風彌工建安體高張多絶絃截河有清濟嚴冬爽羣木伊洛方清泚渭水氷下流潼關雪中啓荷蓧幾時還塵纓待君洗

新晴晚望

新晴原野曠極目無氛垢郭門臨渡頭邨樹連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峯出山後農月無閑人傾家事南畝

晦日遊大理韋卿城南别業

與世澹無事自然江海人側聞塵外遊解驂軛朱輪平野照暄景上天垂春雲張組竟北阜汎舟過東鄰故鄉信高會牢醴及佳辰幸同擊壤樂心荷堯爲君

郊居杜陵下永日同攜手人里譪川陽平原見峰首園廬鳴春鳩林薄媚新柳上卿始登席故老前爲壽臨當遊南陂約略執杯酒歸與紬微官惆悵心自咎

冬中餘雪在墟上春流駛風日暢懷抱山川好天氣彫胡先晨炊庖膾亦後至高情浪海岳浮生寄天地君子外簪纓埃塵良不啻所樂衡門中陶然忘其貴

高館臨澄陂曠然蕩心目淡蕩動雲天玲瓏映墟曲鵲巢結空林雉雊響幽谷應接無閑暇徘徊以躑躅紆組上春堤側弁倚喬木弦望忽已晦後期洲應緣

冬日遊覽

步出城東門試騁千里目青山橫蒼林赤日團平陸渭北走邯鄲關東出函谷秦地萬方會來朝九州牧雞鳴咸陽中冠蓋相追逐丞相過列侯羣公餞光祿相如方老病獨歸茂陵宿

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蹬道盤曲四五十里至黃牛嶺見黃花川

危徑幾萬轉數里將三休廻環見徒侶隱映隔林丘颯颯松上雨潺潺石中流靜言深溪裏長嘯高山頭望見南山陽白露靄悠悠青皐麗已淨綠樹鬱如浮曾是厭蒙密曠然消人憂

休假還舊業便使

謝病始告歸依依入桑梓家人皆佇立相候衡門裏時輩皆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論舊忽餘悲目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休騎非便止中飯顧王程離憂從此始

早入滎陽界

汎舟入滎澤茲邑乃雄藩河曲閭閻隘川中煙火繁因人見風俗入境聞方言秋晚田疇盛朝光市井喧漁商波上客雞犬岸傍邨前路白雲外孤帆安可論

宿鄭州

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田父草際歸邨童雨中牧主人東皐上時稼遶茅屋蟲思機杼悲雀喧禾黍熟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此去欲何言窮邊徇微祿

渡河到清河作

汎舟大河裏積水窮天涯天波忽開拆郡邑千萬家行復見城市宛然有桑麻廻瞻舊鄉國淼漫連雲霞

苦熱

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岳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涸輕紈覺衣重密樹苦陰薄莞簟不可近絺綌再三濯思出宇宙外曠然在寥廓長風萬里來江海蕩煩濁却顧身爲患始知心未覺忽入甘露門宛然清涼樂

納涼

喬木萬餘株清流貫其中前臨大川口豁達來長風漣漪涵白沙素鮪如遊空偃卧盤石上翻濤沃微躬漱流復濯足前對釣魚翁貪餌凡幾許徒思蓮葉東

濟上四賢詠

崔錄事

解印歸田里賢哉此丈夫少年曾任俠晚節更爲儒遁世東山下因家滄海隅已聞能狎鳥余欲共乘桴

成文學

寶劒千金裝登君白玉堂身爲平原客家有邯鄲娼使氣公卿座論心遊俠場中年不得志謝病客遊梁

鄭霍二山人

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明王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鶩華軒豈乏中林士無人薦至尊鄭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賣藥不二價著書盈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吾賤不及議斯人竟誰論

偶然作六首

楚國有狂夫茫然無心想散髮不冠帶行歌南陌上孔丘與之言仁義莫能獎未嘗肯問天何事須擊壤復笑採薇人胡爲乃長往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門裏有時農事閑斗酒呼鄰里喧聒茅簷下或坐或復起短褐不爲薄園葵固足美動則長子孫不曾向城市五帝與三王古來稱天子干戈將揖讓畢竟何者是得意苟爲樂野田安足鄙且當放懷去行行没餘齒

日夕見太行沉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

故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幾廻欲奮飛踟蹰復相顧孫登長嘯臺松竹有遺處相去詎幾許故人在中路愛染日已薄禪寂日已固忽呼吾將行寧俟歲云暮

陶潛任天眞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兀傲迷東西蓑笠不能守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媿家中婦

趙女彈箜篌復能邯鄲舞夫壻輕薄兒鬬雞事齊主黃金買歌笑用錢不復數許史相經過高門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鄒魯讀書三十年腰下無尺組被服聖人教一生自窮苦

老來嬾賦詩惟有老相隨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還不知

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沙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顰安可希

李陵詠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暮沙漠陲戰聲烟塵裏將令驕虜滅豈獨名王侍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恥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鷰子龕禪師

山中燕子龕路劇羊腸惡裂地競盤屈插天多峭崿瀑泉吼而噴怪石看欲落伯禹訪未知五丁愁不鑿上人無生緣生長居紫閣六時自槌磬一飲尚帶索種田燒白雲斫漆響丹壑行隨拾栗猿歸對巢松鶴時許山神請偶逢洞仙博救世多慈悲即心無行作周商倦積阻蜀物多淹泊巖腹乍旁穿澗唇時外拓橋因倒樹架柵值垂藤縛鳥道悉已平龍宮爲之涸跳波誰揭厲絕壁免捫摸山木日陰陰結跏歸舊林一向石門裏任君春草深

羽林騎閨人

秋月臨高城城中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揩前戲出門復映戸望望青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不至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淚

冬夜書懷

冬宵寒且永夜漏宮中發草白靄繁霜木衰澄清月麗服映頹顏朱燈照華髮漢家方尚少顧影慙朝謁

早朝

皎潔明星高蒼茫遠天曙槐霧暗不開城鴉鳴稍去始聞高閣聲莫辨更衣處銀燭已成行金門儼騶馭

寓言

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鬬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君家御溝上垂柳夾朱門列鼎會中貴鳴珂朝至尊生死在八議窮達由一言須識苦寒士莫矜狐白溫

獻始興公

寧棲野樹林寧飲澗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嶇見王侯鄙哉匹夫節布褐將白頭任智誠則短守仁固其優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讎所不賣公器動爲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

哭殷遙

人生能幾何畢竟歸無形念君等爲死萬事傷人情慈母未及葬一女纔十齡泱漭寒郊外蕭條聞哭聲浮雲爲蒼茫飛鳥不能鳴行人何寂寞白日自淒清憶昔君在時問我學無生勸君苦不早令君無所成故人各有贈又不及平生負爾非一途痛哭返柴荊

歎白髮

我年一何長鬢髮日已白俛仰天地間能爲幾時客惆悵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城復南陌

故南陽夫人樊氏挽歌

石窌恩榮重金吾車騎盛將朝每贈言入室還相敬疊鼓秋城動懸旌寒日映不言長不歸環珮猶將聽

七言古詩

登樓歌

聊上君兮高樓飛甍鱗次兮在下俯十二兮通衢綠槐參差兮車馬卻瞻兮龍首前眺兮宜春王畿鬱兮千里山河壯兮咸秦舍人下兮青宮據胡牀兮書空執戟疲於下位老夫好隱兮牆東亦幸有張伯英草聖兮龍騰虬躍擺長雲兮捩迴風琥珀酒兮彫胡飯君不御兮日將晚秋風兮吹衣夕鳥兮爭返孤砧發兮東城林薄暮兮蟬聲遠時不可兮再得君何爲兮偃蹇

夷門歌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雙黃鵠歌送別

天路來兮雙黃鵠雲上飛兮水上宿撫翼和鳴整羽族不得已忽分飛家在玉京朝紫微主人臨水送將歸悲笳嘹唳垂舞衣賓欲散兮復相依幾往返兮極浦尚徘徊兮落暉塞上火兮相迎將夜入兮邊城鞍馬歸兮佳人散悵離憂兮獨含情

新秦郡松樹歌

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兮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心向君君應識爲君顏色高且閑亭亭迴出浮雲間

青雀歌

青雀翅羽短未能遠食玉山禾猶勝黃雀爭上下唧唧空倉復若何

盧象

啾啾青雀兒飛來飛去仰天池逍遙飲啄安涯分何假扶搖九萬爲

王縉

林間青雀兒來往翩翩繞一枝莫言不解銜環報但問君恩今若爲

崔興宗

青扈繞青林翩翩陋體一微禽不應長在藩籬下他日凌雲誰見心

裴迪

動息自適性不曾妄與鷰雀羣幸忝鴛鷺早相識

何時提攜致青雲

贈徐中書望終南山歌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馬兮雙樹望青山兮不歸

送友人歸山歌二首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群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菅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晻曖兮氤氳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皐兮遠郵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魚山神女祠歌二首

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酹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

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隴頭吟

長城少年游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才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老將行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劒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古木連窮巷遼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劒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恥

令越甲鳴吳軍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勲

燕支行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城玉塞中衛霍才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趙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讐只是聞嘗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錦帶佩吳鉤颯踏青驪躍紫騮拔劒已斷天驕臂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且愁教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先伐謀

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更問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洛陽女兒行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春牕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璅戲罷曾無理曲時粧成秖是薰香坐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沙

白黿渦

南山之瀑水兮激石潟瀑似雷驚人相對兮不聞語聲黿渦跳沫兮蒼苔濕蘚老且厚春草爲之不生獸不敢驚動鳥不敢飛鳴白黿渦濤戲瀨兮委身以縱橫主人之仁兮不網不釣得遂性以生成

黃雀癡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鷇是我兒一一口銜食養
得成毛衣到大啁啾解游颺各自東西南北飛薄
暮空巢上羇雌獨自歸鳳凰九雛亦如此慎莫愁
思顦顇損容輝

贈裴迪

不相見不相見來久日日泉水頭常憶同攜手攜
手本同心復嘆忽分襟相憶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榆林郡歌

山頭松柏林山下泉聲傷客心千里萬里春草色
黃河東流流不息黃龍戍上遊俠兒愁逢漢使不

相識

問寇校書雙溪

君家少室西爲復少室東別來幾日今春風新買
雙溪定何似餘生欲寄白雲中

寄崇梵僧

崇梵僧崇梵僧秋歸覆釜春不還落花啼鳥紛紛
亂澗戶山窗寂寂閑峽裏誰知有人事郡中遙望
空雲山

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

太陽升兮照萬方開閶闔兮臨玉堂儼冕旒兮垂

衣裳金天淨兮麗三光彤庭曙兮延八荒德合天
兮禮神遍靈芝生兮慶雲見唐堯厚兮稷禼臣匝
宇宙兮華胥人盡九服兮皆四鄰乾降瑞兮坤獻
珍

同崔傅答賢弟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
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
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周
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曲机書留小史
家草堂碁賭山陰墅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數夫君
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

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
餘懸知三五夜萬戶千門闢夜出曙翻歸傾城滿
南陌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
明如白日共道春燈勝百花聊看侍中千寶騎強
識小婦七香車香車寶馬共喧闐箇裏多情俠少
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獨有仙郎
心寂寞卻將宴坐爲行樂倘覺忘懷共往來幸霑
同舍甘藜藿

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
以詩見贈聊獲訓之
不逐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棊蜀中夫子時
開卦洛下書生解詠詩藥欄花逕衡門裏時復據
梧聊隱几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内史故
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絶四鄰自想蔡邕今已
老更將書籍與何人

贈吳官
長安客舍熱如煑無箇茗糜難御暑空搖白團無
諦苦欲向縹囊還歸旅江鄉鯖鮓不寄來秦人湯

餅那堪許不如儂家任挑達草屩撈蝦富春渚

雪中憶李楫
積雪滿阡陌故人不可期長安千門復萬戶何處
躞蹀黃金羈

送崔五太守
長安廐吏來到門未央露綱動行軒黃花縣西九
折坂玉樹宫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幰唯有白
雲當露冕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劍
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
出天際澄江巴字迴使君年幾三十餘少年白皙
尊城居欲持畫省郎官筆迴與臨卭父老書

送李睢陽
將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東麥漸漸雉子斑槐
陰陰到潼關騎連連車遲遲心中悲宋又遠周間
之南淮夷東齊兒碎碎織練與素絲遊人賈客信
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爲下車閉閤君當思天子當
殿儼衣裳大官尚食陳羽觴彤庭散綬垂鳴璫黃
紙詔書出東廂輕紈疊綺爛生光宗室子弟君最
賢分憂當爲百辟先布衣一言相爲死何况聖主
恩如天鸞聲噦噦魯侯旗明年上計朝京師須憶

今日斗酒別愼勿富貴忘我爲

寒食城東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
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蹴踘屢過飛鳥上鞦韆競
出垂楊裏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

不遇詠
北闕獻書寢不報南山種田時不登百人會中身
不預五侯門前心不能身投河朔飲君酒家在茂
陵平安否且此登山復臨水莫問春風動楊柳今
人昨人多自私我心不說君應知濟人然後拂衣

去肯作徒爾一男兒

答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五言律詩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侍從有鄒枚瓊筵就水開言陪栢梁宴新下建章來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行杯

從岐王過楊氏别業應教

楊子談經所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逕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路擁笙歌

從岐王夜讌衛家山池應教

座客香貂滿宫娃綺幔張澗花輕粉色山月少燈光積翠紗窗暗飛泉繡戸凉還將歌舞出歸路莫愁長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洞有仙人籙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且莫上空虛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建禮高秋夜承明候曉過九門寒漏徹萬井曙鐘

多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更慚衰朽質南陌共鳴珂

奉和楊駙馬六郎秋夜即事

高樓月似霜秋夜鬱金堂對坐彈盧女同看舞鳳凰少兒多送酒小玉更焚香結束平陽騎明朝入建章

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

公門暇日少窮巷故人稀偶値乘藍轝非關避白衣不知炊黍否誰解掃荊扉君但傾茶椀無妨騎馬歸

慕容承攜素饌見過

紗帽烏皮几閑居懶賦詩門看五柳識年筭六身知靈壽君王賜彤胡弟子炊空勞酒食饌特底解人頤

酬慕容上

行行西陌返駐幰問車公挾轂雙官騎應門五尺僮老年如塞北强起離牆東爲報壺丘子來人道姓蒙

酬張少府

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

喜祖三至留宿

門前洛陽客下馬拂征衣不枉故人駕平生多掩扉行人返深巷積雪帶餘暉早歲同袍者高車何處歸

荅　祖詠

四年不相見相見復何爲握手言未畢却令傷別離升堂還駐馬酌醴便呼兒語嘿自相對安用傍人知

酬虞部蘇員外過藍田別業不見留之作

貧居依谷口喬木帶荒村石路枉迴駕山家誰候門漁舟膠凍浦獵火燒寒原唯有白雲外疎鍾聞夜猿

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

舊簡拂塵看鳴琴候月彈桃源迷漢姓松樹有秦官空谷歸人少青山背日寒羨君棲隱處遥望白雲端

酬賀四贈葛巾之作

野巾傳惠好玆貺重兼金嘉此幽棲物能齊隱吏心早朝方暫挂晚沐復來簪坐覺囂塵遠思君共入林

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烟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寄荊州張丞相

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方將與農圃藝植老丘園目盡南無鴈何由寄

一言

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

寒更傳曉箭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閑借問袁安舍翛然尚閉關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山居即事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烟火起處處採菱歸

韋給事山居

幽尋得此地詎有一人曾大壑隨階轉羣山入戶登庖廚出深竹印綬隔垂藤即事辭軒冕誰云病

未能

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

歸輞川作

谷口疎鍾動漁樵稍欲稀悠然遠山暮獨向白雲歸菱蔓弱難定楊花輕易飛東皋春草色惆悵掩柴扉

終南山

太一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輞川閑居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邨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槹方灌園

春園即事

宿雨乘輕屐春寒着弊袍開畦分白水間柳發紅桃草際成棊局林端舉桔槹還持鹿皮几日暮隱蓬蒿

淇上即事田園

屏居淇水上東野曠無山日隱桑柘外河明閭井間牧童望邨去獵犬隨人還靜者亦何事荆扉乘晝關

與盧象集朱家

主人能愛客終日有逢迎貰得新豐酒復聞秦女箏柳條疎客舍槐葉下秋城語笑且爲樂吾將達此生

過福禪師蘭若

巖壑轉微逕雲林隱法堂羽人飛奏樂天女跪焚香竹外峰偏曙藤陰水更涼欲知禪坐久行路長春芳

黎拾遺昕裴迪見過秋夜對雨之作

促織鳴已急輕衣行向重寒燈坐高館秋雨聞疎鐘白法調狂象玄言問老龍何人顧蓬逕空愧求羊蹤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松菊荒三逕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家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年華

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頭催客聞山響歸房逐水流野花叢發好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

同詠　裴迪

不遠灞陵邊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泉鳥囀深林裏心閑落照前浮名竟何益從此願棲禪

夏日過青龍寺謁操禪師

龍鍾一老翁徐步謁禪宮欲問義心義遙知空病空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莫怪銷炎熱能生大地風

同詠　裴迪

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已先秋煩暑自玆適淸涼何所求

鄭果州相過

麗日照殘春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樹下灌園人五馬驚窮巷雙童逐老身中廚辦麤飯當恕阮家貧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靑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過崔駙馬山池

畫樓吹笛妓金椀酒家胡錦石稱貞女靑松學大夫脫貂貰桂醑射鴈與山廚聞道高陽會愚公谷正愚

送李判官赴江東

聞道皇華使方隨皂蓋臣封章通左語冠冕化文身樹色分楊子潮聲滿富春遙知辨璧吏恩到泣珠人

送封太守

忽解羊頭削聊馳熊首轓揚舲發夏口按節向吳門帆映丹陽郭楓攢赤岸邨百城多候吏露冕一何尊

送嚴秀才還蜀

寧親爲令子似舅即賢甥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城山臨靑塞斷江向白雲平獻賦何時至明君憶長卿

送張判官赴河西

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勳見逐張征虜今思霍冠軍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送岐州源長史歸

握手一相送心悲安可論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故驛通槐里長亭下槿原征西舊旌節從此向河源

送張道士歸山

先生何處去王屋訪茅君別婦留丹訣驅雞入白雲人間苦難住天上復離羣當作遼城鶴仙歌使爾聞

同崔興宗送瑗公

言從石菌閣新下穆陵關獨向池陽去白雲留故山綻衣秋日裏洗鉢古松間一施傳心法唯將戒定還

同詠　崔興宗

行苦神亦秀泠然溪上松銅瓶與竹杖來自祝融峯常願入靈嶽藏經訪遺蹤南歸見長老且為說

心胷

送錢少府還藍田

草色日向好桃源人去稀手持平子賦目送老萊衣每候山櫻發時同海燕歸今年寒食酒應得返柴扉

留別錢起

卑棲却得性每與白雲歸徇祿仍懷橘看山免採薇暮禽先去馬新月待開扉霄漢時回首知音青瑣闈

送丘為往唐州

宛洛有風塵君行多苦辛四愁連漢水百口寄隨人槐色陰清晝楊花惹暮春朝端肯相送天子繡衣臣

留別丘為

歸鞍白雲外繚繞出前山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閑親勞簪組送欲趁鶯花還一步一廻首遲遲向近關

送元中丞轉運江淮

薄稅歸天府輕徭賴使臣歡沾賜帛老恩及卷綃人去問珠官俗來經石劫春東南高亭上莫使有

風塵

送崔九興宗遊蜀

送君從此去轉覺故人稀徒御猶廻首田園方掩扉出門當旅食中路授寒衣江漢風流地遊人何處歸

送崔興宗

已恨親皆遠誰憐友復稀君王未西顧遊宦盡東歸塞迥山河淨天長雲樹微方同菊花節相待洛陽扉

送平淡然判官

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黃雲斷春色畫角起邊愁瀚海經年到交河出塞流須令外國使知飲月支頭

送孫秀才

帝城風日好況復建平家玉枕雙文簟金盤五色瓜山中無魯酒松下飯胡麻莫厭田家苦歸期遠復賒

送劉司直赴安西

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鴈萬里少行人苜蓿隨天馬蒲萄逐漢臣當令外國懼不敢覔和親

送趙都督赴代州

天官動將星漢上柳條青萬里鳴刁斗三軍出井陘忘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豈學書生輩窗間老一經

送方城韋明府

遥思葭菼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板迎

送李員外賢郎

少年何處去負米上銅梁借問阿戎父知爲童子郎魚牋請詩賦橦布作衣裳薏苡扶衰病歸來幸可將

送梓州李使君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送張五諲歸宣城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凄凄憶想蘭陵鎮可宜猨更啼

送友人南歸

萬里春應盡三江鴈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郢城歸鄖國稻苗秀楚人菰米肥懸知倚門望遥識老萊衣

送賀遂員外外甥

南國有歸舟荊門泝上流蒼茫葭菼外雲水與昭丘樯帶城烏去江連暮雨愁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秋

送楊長史赴果州

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
時官橋祭酒客山木女郎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
子規

送邢桂州

鐃吹喧京口風波下洞庭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
舲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明珠歸合浦應逐使
臣星

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軍司馬

橫吹雜繁笳邊風卷塞沙還聞田司馬更逐李輕
車蒲壘戍秦地莎居屬漢家當令犬戎國朝聘學

昆邪

送孫二

郊外誰相送夫君道術親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
人祖席依寒草行車起暮塵山川何寂寞長望淚
沾巾

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
愁路遶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連功未報且莫蹈
滄洲

送丘為落第歸江東

憐君不得意況復柳條春為客黃金盡還家白髮
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
納臣

春日上方即事

好讀高僧傳時看辟穀方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
牀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鳥藏北窗桃李下閑坐但
焚香

漢江臨汎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
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

山翁

登辨覺寺

竹逕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
平軟草承趺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雲外觀世得
無生

涼州郊外遊望

野老才三戶邊邨少四鄰婆娑依里社簫鼓賽田
神灑酒澆芻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紛屢舞羅襪自
生塵

觀獵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汎前陂

秋空自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藥倩韓康賣門容尚子過翻嫌枕席上無那白

雲何

登河北城樓作

井邑傅巖上客亭雲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閑

登裴迪秀才小臺作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遙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被出濟州

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閭閻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各愁年鬢侵

千塔主人

逆旅逢佳節征帆未可前窗臨汴河水門渡楚人船雞犬散墟落桑榆蔭遠田所居人不見枕席生雲烟

晚春閨思

新粧可憐色落日卷羅帷鑪氣清珍簟墻陰上玉墀春蟲飛網戶暮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窗桃

李時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鴈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

戲題示蕭氏外甥

憐爾解臨池渠爺未學詩老夫何足似弊宅倘因之蘆笋穿荷葉菱花罥鴈兒郄公不易勝莫着外家欺

秋夜獨坐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艸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待儲光羲不至

重門朝已啓起坐聽車聲要欲聞清珮方將出戸迎晚鍾鳴上苑疎雨過春城了自不相顧臨堂空復情

聽宮鶯

春樹遶宮牆春鶯轉曙光忽驚啼暫斷移處弄還長隱葉棲承露攀花出未央遊人未應返爲此思故鄉

早朝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鳳城城烏睥睨曉宮井轆轤聲方朔金門侍班姬玉輦迎仍聞遺方士東海訪蓬瀛

愚公谷三首

愚谷與誰去唯將黎子同非須一處住不那兩心空寧問春將夏誰論西復東不知吾與子若箇是愚公

吾家愚谷裏此谷本來平雖則行無跡還能響應聲不隨雲色暗只待日光明緣底名愚谷都由愚所成

借問愚公谷與君聊一尋不尋翻到谷此谷不離心行處曾無險看時豈有深寄言塵世客何處欲歸臨

雜詩

雙燕初命子五桃初作花王昌是東舍宋玉次西家小小能織綺時時出浣沙親勞使君問南陌駐香車

過秦皇墓

古墓成蒼嶺幽宮象紫臺星辰七曜隔河漢九泉開有海人寧渡無春鴈不迴更聞松韻切疑是大夫哀

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四首

功德冠羣英彌綸有大名軒皇用風后傅說是星精就第優遺老來朝詔不名留侯常辟穀何苦不長生

謀猷爲相國翊贊奉乘輿劍履升前殿貂蟬託後車齊侯疏土宇漢室賴圖書僻處留田宅仍纔十頃餘

舊里趨庭日新年置酒辰聞詩鸞渚客獻賦鳳樓
人北闕辭明主東堂哭大臣猶思御朱輅不惜汗
車茵
久踐中台座終登上將壇誰言斷車騎空憶盛衣
冠風日咸陽慘笳簫渭水寒無人當便闕應罷太
師官

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三首

天上去西征雲中護北平生擒白馬將連破黑鵰
城忽見芻靈苦徒聞竹使榮空留左氏傳誰繼卜
商名

返葬金符守同歸石窌棲卷衣悲畫翟持翣待鳴
雞容衛都人慘山川駟馬嘶猶聞隴上客相對哭
征西
塗芻去國門秘器出東園太守留金印夫人罷錦
軒旌旗轉衰木簫鼓上寒原墳樹應西靡長思魏
闕恩

故南陽夫人樊氏挽歌

錦衣餘翟茀繡轂罷魚軒淑女詩長在夫人法尚
存凝笳隨曉旆行哭向秋原歸去將何見誰能返
戟門

送奚侍郎夫人寇氏二首

束帶將朝日鳴環映牖辰能令明諫主相勸識賢
人遺挂空留壁迴文日覆塵金蠶將畫柳何處更
知春
女史悲彤管夫人罷錦軒卜塋占二室行哭度千
門秋日光能淡寒川波自翻一朝成萬古松栢暗
平原

恭懿太子挽歌五首

何悟藏環早纔知拜璧年幼天王子去對日聖君
憐樹轉宮猶出笳悲馬不前雖蒙絕馳道京兆别

開阡
蘭殿新恩切椒宮夕臨幽白雲隨鳳管明月在龍
樓人向青山哭天臨渭水愁雞鳴常問膳今恨下
京留
騎吹凌霜發旌旗夾路陳凱容金節護冊命玉符
新傅母悲香褓君家擁畫輪射熊今夢帝稱象問
何人
蒼舒留帝寵子晉有僊才五歲過人智三天使鶴
催心悲四襚館目斷望思臺若道長安近何為更
不來

西望昆池闊東瞻下杜平山朝豫章館樹轉鳳凰
城五校連旗色千門疊鼓聲金環如有驗還向畫
堂生

五言排律

奉和聖製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

明君夢帝先寶命上齊天秦后徒聞樂周王恥卜
年玉京移大像金籙會群仙承露調天供臨空敞
御筵斗迴迎壽酒山近起爐煙願奉無爲化齊心
學自然

奉和聖製與太子諸王三月三日龍池春

禊應制

故事修春禊新宮展豫遊明君移鳳輦太子出龍
樓賦掩陳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來捧劍畫鷁去
迴舟苑樹浮宮闕天池照冕旒宸章在雲表垂象
滿皇州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
中畫鷁移仙妓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
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
亦朝宗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
韻之作應制

碧落風煙外瑤臺道路賖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
家比地迴鑾駕緣溪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裏發
雲霞庭養冲天鶴溪留上漢查種田生白玉泥竈
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羮和石髓香
飯進胡麻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
來往五雲車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

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蔭
通溝來預鈞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
滿中州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

萬乘親齋祭千官喜豫遊奉迎從上苑祓禊向中
流草樹連容衛山河對冕旒畫旗搖浦溆春服滿
汀洲仙籞龍媒下神皐鳳蹕留從今億萬歲天寶
紀春秋

奉和聖製十五夜燃燈繼以酺宴應制

上路笙歌滿春城漏刻長遊人多晝日明月讓燈

光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樂百福透名香仙伎來金殿都人遶玉堂定應偷妙舞從此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願將天地壽同以獻君王

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群官上壽應制

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百生逢此日萬壽願齊天芍藥和金鼎茱萸插玳筵玉堂開右个天樂動宮懸御柳疎秋景城鵶拂曙烟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三月三日勤政樓侍宴應制

綵仗連宵合瓊樓拂曙通年光三月裏宮殿百花中不數秦王日誰將洛水同酒筵嫌落絮舞袖怯春風天保無爲德人歡不戰功仍臨九衢宴更達四門聰

和陳監四郎秋雨中思從弟據

娟娟秋風動淒淒烟雨繁聲連鳷鵲觀色暗鳳凰原細柳疎高閣輕槐落洞門九衢行欲斷萬井寂無喧忽有愁霖唱更陳多露言平原思令弟康樂謝賢昆逸輿方三接衰顏強七奔相如今老病歸守茂陵園

和僕射晉公扈從温湯

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裏温谷幔城中奠玉羣仙座焚香太一宮出遊逢牧馬罷獵有非熊上宰無爲化明時太古同靈芝三秀紫陳粟萬箱紅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謀猷歸哲匠詞賦屬文宗司諫方無闕陳詩且未工長吟吉甫頌朝夕仰清風

和宋中丞夏日遊福賢觀天長寺即陳左相宅所施之作

已相殷王國空餘尚父溪釣磯開月殿築道出雲梯積水浮香象深山鳴白鷄虛空陳妓樂衣服製虹霓墨點三千界丹飛六一泥桃源勿遽返再訪恐君迷

沈十四拾遺新竹生讀經處同諸公之作

閑居日清靜修竹自檀欒嫩節留餘籜新叢出舊闌細枝風響亂疎影月光寒樂府裁龍笛漁家伐釣竿何如道門裏青翠拂仙壇

贈東岳焦鍊師

先生千歲餘五嶽遍曾居遥識齊侯鼎新過王母廬不能師孔墨何事問長沮玉管時來鳳銅盤即

釣魚竦身空裏語明月夜中書自有還丹術時論
太素初頻蒙露版詔時降軟輪車山靜泉逾響松
高枝轉疎支頤問樵客世上復何如

贈焦道士

海上遊三島淮南預八公坐知千里外跳向一壺
中縮地朝珠闕行天使玉童飲人聊割酒送客乍
分風天老能行氣吾師不養空謝君無雀躍無可
問鴻濛

投道一師蘭若宿

一公栖太白高頂出雲烟梵流諸壑遍花雨一峰

偏迹爲無心隱名因立教傳烏來還語法客去更
安禪晝涉松露盡暮投蘭若邊洞房隱深竹清夜
聞遥泉向是雲霞裏今成枕席前豈唯暫留宿服
事將窮年

山中示弟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
貧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
所親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

韋侍郎山居

幸忝君子顧遂陪塵外蹤閑花滿巖谷瀑水映杉
松啼鳥忽臨澗歸雲時抱峰良遊盛簪紱繼跡多
夔龍詎枉青門道胡聞長樂鍾清晨去朝謁車馬
何從容

田家

舊穀行將盡良田未可希老年方愛粥卒歲且無
衣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柴車駕羸牸草屩牧
豪豨多雨紅榴折新秋綠芋肥餉田桑下憩旁舍
草中歸住處名愚谷何煩問是非

過盧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

三賢異七賢青眼慕青蓮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

田上人飛錫杖檀越施金錢趺坐簷前日焚香竹
下烟寒空法雲地秋色淨居天身逐因緣法心過
次第禪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燃

濟州過趙叟家宴

雖與人境接閉門成隱居道言莊叟事儒行魯人
餘深巷斜暉盡閑門高柳疎荷鋤修藥圃散帙曝
農書上客搖芳翰中廚饋野蔬夫君第高飲景晏
出林閭

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并序

吾兄大開蔭中明徹物外以定力勝敵以惠用解

巖深居僧坊傍俯人里高原陸地下映芙蓉之池
竹林果園中秀菩提之樹八極氛霽萬彙塵息太
虛寥廓南山爲之端倪皇州蒼茫渭水貫於天地
經行之後趺坐而閑升堂梵筵餌客香飯不起而
遊覽不風而清涼得世界於蓮花記文章於貝葉
時江寧大兄持片石命維序之詩五韻坐上成

高處敞招提虛空詎有倪坐看南陌騎下聽秦城
雞眇眇孤烟起芊芊遠樹齊青山萬井外落日五
陵西眼界今無染心空安可迷

同詠　王縉

林中空寂舍階下終南山高臥一牀地迴看六合
間浮雲幾處滅飛鳥何時還問義天人接無心世
界閑誰知大隱客兄弟自追攀

王昌齡

本來清淨所竹樹引幽陰簷外含山翠人間出世
心圓通無有象聖境不能侵眞是吾兄法何妨友
弟深天香自然會靈異識鐘音

裴迪

靈境信爲絕法堂出塵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
雲逝邐峰岫列參差閭井分林端遠堞見風末疎

鐘聞吾師久禪寂在世超人羣

春過賀遂員外藥園

前年槿籬故新作藥欄成香草爲君子名花是長
卿水穿盤石透藤繫古松生畫畏開厨走來蒙倒
屣迎蔗漿菰米飯蒟醬露葵羹頗識灌園意於陵
不自輕

河南嚴尹弟見宿弊廬訪別人賦十韻

上客能論道吾生學養蒙貧交世情外才子古人
中冠上方簪豸車邊已畫熊拂衣迎五馬垂手憑
雙童花醥和松屑茶香透竹叢薄霜澄夜月殘雪

帶春風古壁蒼苔黑寒山遠燒紅眼看東候別心
事北川同爲學輕先輩何能訪老翁欲知今日後
不樂爲車公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
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鼇身映天黑魚眼射
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
若爲通

送禰郎中

東郊春草色驅馬去悠悠況復鄉山外猿啼湘水

流島夷傳露版江館候鳴騶卉服爲諸吏珠官拜
本州孤鶯吟遠墅野杏發山郵早晚方歸奏南中
纔忌秋

送熊九赴任安陽

魏國應劉後寂寥文雅空漳河如舊日之子繼清
風阡陌銅臺下閭閻金虎中送車盈灞上輕騎出
關東相去千餘里西園明月同

送李太守赴上洛

商山包楚鄧積翠藹沉沉驛路飛泉灑關門落照
深野花開古戍行客響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晝

欲陰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若見西山爽應知
黃綺心

遊化感寺

翡翠香烟合琉璃寶地平龍宮連棟宇虎穴傍簷
楹谷靜惟松響山深無鳥聲瓊峰當戶拆金澗透
林鳴郢路雲端迥秦川雨外晴鴈王銜果獻鹿女
踏花行抖擻辭貧里歸依宿化城繞籬生野蕨空
館發山櫻香飯青菰米嘉蔬綠芋羹誓陪清梵末
端坐學無生

遊悟真寺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擲山移巨石呪嶺出飛
泉猛虎同三逕愁猿學四禪買香燃綠桂乞火踏
紅蓮草色搖霞上松聲汎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
滿三千梵宇聊憑視王城遂渺然灞陵纔出樹渭
水欲連天遠縣分諸郭孤郵起白煙望雲思聖主
披霧憶羣賢薄宦慙尸素終身擬尚玄誰知草菴
客曾和柏梁篇

與蘇盧二員外期遊方丈寺而蘇不至因
有是作

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諦情迴看雙鳳闕相去一牛

鳴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手巾花氎淨香帔稻
畦成聞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來往翻得
似無生

曉行巴峽

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雞
鳴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登高萬井出眺迥二
流明人作殊方語鶯爲舊國聲賴諳山水趣稍解
別離情

清如玉壺氷

藏氷玉壺裏氷水類方諸未共銷丹日還同照綺

疏抱明中不隱含淨外疑虛氣似庭霜積光言砌月餘曉凌飛鵲鏡宵映聚螢書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

春日直門下省早朝

騎省直明光雞鳴謁建章遙聞侍中佩闇識令君香玉漏隨銅吏天書拜夕郎旌旗映閶闔歌吹滿昭陽官舍梅初紫宮門柳欲黃願將遲日意同與

聖恩長

雜詩

朝因折楊柳相見洛城隅楚國無如妾秦家自有夫對人傳玉腕映燭解羅襦人見東方騎皆言夫婿殊持謝金吾子煩君提玉壺

上張令公

珥筆趨丹陛垂璫上玉除步簷青瑣闥方幰畫輪車市閱千金字朝開五色書致君光帝典薦士滿公車伏奏迴金駕橫經重石渠從茲罷角觝且復幸儲胥天統知堯後王章笑魯初匈奴遙俯伏漢相儼簪裾賈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疎學易思求我言詩或起予嘗從大夫後何惜隸人餘

哭褚司馬

妄識皆心累浮生定死媒誰言老龍吉未免伯牛災故有求仙藥仍餘遁俗杯山川秋樹苦窗戶夜泉哀尚憶青騾去寧知白馬來漢臣修史記莫蔽褚生才

過沈居士山居哭之

楊朱來此哭桑扈返於眞獨自成千古依然舊四鄰閑簷喧鳥雀故榻滿埃塵曙月孤鶯囀空山五柳春野花愁對客泉水咽迎人善卷明時隱黔婁在日貧逝川嗟爾命丘井嘆吾身前後徒言隔相悲詎幾晨

哭祖六自虛

否極嘗聞泰嗟君獨不然憫凶纔稚齒羸疾主中年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宮傳國訶終軍少人知賈誼賢公卿盡虛左朋識共推先不恨依窮轍終期濟巨川才雄望羔鴈壽促背貂蟬福善聞前錄殲良昧上玄何辜鍛鸞翮底事碎龍泉鵩起長沙賦麟終曲阜編域中君道廣海內我情偏乍失疑猶見沉思悟絕緣生前不忍別死後向誰宣為此情難盡彌令憶更纏本家清渭曲歸葬舊塋邊永去長安道徒聞京兆阡旌

車出郊甸鄉國隱雲天定作無期別寧同舊日旋候門家屬苦行路國人憐送客哀終進征途泥復前贈言爲挽曲奠席是離筵念昔同攜手風期不暫捐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未省音容間那堪生死遷花時金谷飲月夜竹林眠滿地傳都賦傾朝看藥船群公咸屬目微物敢齊肩謬合同人旨而將玉樹連不期先挂劍長恐後施鞭爲善吾無矣知音子絕焉琴聲縱不沒終亦斷悲絃

七言律詩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舊遶漢宮斜鑾輿迥出仙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翫物華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覩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即事

欲笑周文歌宴鎬遙輕漢武樂橫汾豈如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堯樽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歲千秋奉聖君

勑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闌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和　右補闕崔興宗

未央朝謁正逶迤天上櫻桃錫此時朱實初傳九華殿繁花舊雜萬年枝未勝晏子江南橘莫比潘家大谷梨聞道令人好顏色神農本草自應知

勑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

帝子遠辭丹鳳闕天書遙借翠微宮隔窗雲霧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鏡中林下水聲喧語笑巖間樹

色隱房櫳仙家未必能勝此何處吹簫向碧空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

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苑舍人能書梵字兼達梵音皆曲盡其妙

戲爲之贈

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爲郎典石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楚詞共許勝楊馬梵字何人辨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盧

苑咸荅 并序

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枉採知音形於雅作輙走筆以酬焉且久未遷因而嘲及

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想一觀如幻自忘筌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

推間氣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

重酬苑郎中 并序

頃輙奉贈忽枉見酬叙末云且久不遷因而嘲及詩落句云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亦解嘲之類也、

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慙未報主人恩草木盡能酬雨露榮枯安敢問乾坤仙郎有意憐同舍丞相無私斷掃門楊子解嘲徒自遣馮唐已老復何論

酬郭給事

洞門高閣靄餘輝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官舍晚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珮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强欲從君無那老將因卧病解朝衣

既蒙有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

忽蒙漢詔還冠冕始覺殷王解網羅日比皇明猶自暗天齊聖壽未云多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聞道百城新佩印還來雙闕共鳴珂

酌酒與裴迪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劒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

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卧且加飡

輞川别業

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纔及種春田雨中草色緑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優婁比丘經論學傴僂丈人鄉里賢披衣倒屣且相見相歡語笑衡門前

早秋山中作

無才不敢累明時思向東溪守故籬豈厭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遲草間蛩響臨秋急山裏蟬聲薄暮悲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白雲期

積雨輞川莊作

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
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
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

無着天親弟與兄嵩丘蘭若一峰晴食隨鳴磬巢
烏下行踏空林落葉聲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
共石牀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生

春日與裴迪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

桃源一向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
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

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老作龍鱗

同詠　裴迪

恨不逢君出荷蓑青松白屋更無他陶令五男曾
不有蔣生三逕枉相過芙蓉曲沼春流滿薜荔成
帷晚靄多聞道桃源好迷客不如高臥眄庭柯

送方尊師歸嵩山

仙官欲往九龍潭毛節朱幡倚石龕山壓天中半
天上洞穿江底出江南瀑布杉松常帶雨夕陽彩
翠忽成嵐借問迎來雙白鶴已曾衡岳送蘇耽

送楊少府貶郴州

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
湘客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
裏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弔屈平

聽百舌鳥

上蘭門外草萋萋未央宮中花裏棲亦有相隨過
御苑不知若箇向金堤入春解作千般語拂曙能
先百鳥啼萬戶千門應覺曉建章何必聽鳴雞

出塞作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雲空磧時
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

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五言絕句

輞川集　并序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
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
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
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閑暇各賦絕句云
爾

孟城坳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

有

裴迪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裴迪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

文杏館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裴迪

迢迢文杏館躋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

斤竹嶺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裴迪

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徑通山路行歌望舊岑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裴迪

日夕見寒山便爲獨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麏麚跡

木蘭柴

秋山斂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裴迪

蒼蒼落日時鳥聲亂溪水緣溪路轉深幽興何時已

茱萸沜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儻留客置此芙蓉杯

裴迪

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雖迴照森沉猶自寒

宮槐陌

反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　裴迪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

臨湖亭

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　裴迪

當軒彌滉漾孤月正徘徊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裴迪

孤舟信一泊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漫

欹湖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廻看青山卷白雲　裴迪

空闊湖水廣青熒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

柳浪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漪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　裴迪

映池同一色逐吹散如絲結陰既得地何謝陶家時

欒家瀨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　裴迪

瀨聲喧極浦沿涉向南津泛泛鳧鷗渡時時欲近人

金屑泉

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餘歲翠鳳翊文螭羽節朝玉帝　裴迪

縈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汲

白石灘　　裴迪

清淺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沙明月下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

北垞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欄逶迤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南山北垞下結宇臨𣵀湖每欲採樵去扁舟出菰蒲

竹里館　　裴迪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惟山鳥幽深無世人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户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緑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翫況有辛夷花色與芙容亂

漆園　　裴迪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

好閑早成性果此諧宿諾今日漆園遊還同莊叟樂

椒園

桂尊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瑶席欲下雲中君

丹刺罥人衣芳香留過客幸堪調鼎用願君垂採摘　　裴迪

皇甫嶽雲溪襍題五首

鳥鳴磵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蓮花塢

日日採蓮去洲長多暮歸弄篙莫濺水畏濕紅蓮衣

鸕鷀堰

乍向紅蓮沒復出清浦颺獨立何褵褷銜魚古查上

上平田

朝耕上平田暮耕上平田借問問津者寧知沮溺賢

萍池

春池深且廣會待輕舟迴靡靡綠萍合垂楊掃復開

輞口遇雨憶終南山因獻絕句　裴迪

積雨晦空曲平沙滅浮彩輞水去悠悠南山復何在

答裴迪

淼淼寒流廣蒼蒼秋雨晦君問終南山心知白雲外

山中寄諸弟妹

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爲羣城郭遥相望唯應見白雲

聞裴秀才迪吟詩因戲贈

猨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莫作巫峽聲腸斷秋江客

贈韋穆十八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草深

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別輞川別業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

同前　王縉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
別

崔九弟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

城隅一分手幾日還相見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
霰

同前　裴迪

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遊桃源
裏

留別　崔興宗

駐馬欲分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

悵

息夫人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

班婕妤三首

玉窗螢影度金殿人聲絕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
滅

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疎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
輿

怪來粧閤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

聲

題友人雲母障子

君家雲母障時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因采畫
來

紅牡丹

緑豔閒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
心

左掖梨花

閑灑堦邊草輕隨箔外風黃鶯弄不足銜入未央
宮

同前　丘爲

冷豔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

飛

同前　皇甫冉

巧解迎人笑偏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戶幾片落朝
衣

口號又示裴迪

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
源

雜詩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着花未

已見寒梅發復聞啼鳥聲心心視春草畏向階前生

崔興宗寫眞詠

畫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

山茱萸

朱實山下開清香寒更發幸有叢桂花窗前向秋月

哭孟浩然

故人不可見漢水日東流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州

太平詞二首

風俗今和厚君王在穆清行看探花曲盡是太階平

聖德超千古皇威靜四方蒼生今息戰無事覺時長

遊春曲二首

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

上苑無窮樹花開次第新香車與絲騎風靜亦生塵

送春辭

日日年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尊酒不用惜花飛

塞上曲二首

天驕遠塞行出鞘寶刀鳴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

塞虜常爲敵邊風已報秋平生多志氣箭底覓封侯

從軍辭二首

簇甲從軍久風雲識陳難今朝拜韓信計日斬成安

燕頷多奇相狼頭敢犯邊寄言班定遠正是立功年

隴上行

負羽到邊州鳴笳度隴頭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邊

秋

閨人贈遠五首

花明綺陌春柳拂御溝新爲報遼陽客流芳不待人

遠戍功名薄幽閨年貌傷粧成對春樹不語淚千行

啼鶯綠樹深語鷰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塲知近遠

形影一朝别煙波千里分君看望君處秖是起行雲

洞房今夜月如練復如霜爲照離人恨亭亭到曉光

六言絶句

田園樂七首

厭見千門萬户經過北里南鄰官府鳴珂有底崆峒散髮何人

再見封侯萬户立談賜璧一雙詎勝耦耕萬畝何如高臥東窗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春草秋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邨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邨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顔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東谷黄梁夜舂

七言絶句

獻壽詞

宫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堦濃微臣欲獻唐堯壽遥指南山對衮龍

遊春詞二首

曲江絲柳變煙條寒谷氷隨暖氣銷纔見春光生綺陌已聞清樂動雲韶

經過柳陌與桃溪尋逐春光到處迷鳥度時時衝絮起花繁衮衮壓枝低

秋思二首

網軒凉吹動輕衣夜聽更生玉漏稀月度天河光轉濕鵲驚秋樹葉頻飛

宮連太液見滄波暑氣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
末起露珠翻盡滿池荷

從軍辭

髩頭夜落捷書飛來奏金門着賜衣白馬將軍頻
破敵黄龍戍卒幾時歸

塞下曲二首

辛勤幾出黄花戍迢遞初隨細柳營塞晚每愁殘
月苦邊愁更逐斷蓬驚

年少辭家從冠軍金裝寶劍去邀勳不知馬骨傷
寒水唯見龍城起暮雲

平戎辭二首

太白秋高助後兵長風夜卷虜塵清男兒解却腰
間劒喜見從王道化平

卷旆生風喜氣新早持龍節靜邊塵漢家天子圖
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

贈遠二首

當年只自守空帷夢見關山覺别離不見鄉書傳
鴈足唯看新月吐蛾眉

厭攀楊柳臨高閣閑採芙渠傍碧潭走馬臺邊人
不見拂雲堆畔戰初酣

閨人春思

愁見遥空百丈絲春風挽斷更傷離閑花落盡青
苔地盡日無人誰得知

秋夜曲二首

丁丁漏水夜何長漫漫輕雲露月光秋逼暗蟲通
夕響寒衣未寄莫飛霜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
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少年行四首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
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
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
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臺論戰功天子臨軒賜
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宫

寄河上段十六

與君相見即相親聞道君家在孟津爲見行舟試
借問客中時有洛陽人

贈裴旻將軍

腰間寶劒七星文臂上琱弓百戰勳見說雲中擒黠虜始知天上有將軍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嘉節倍思親遥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戲題輞川別業

柳條拂地不須折松樹披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猱子栢葉初齊養麝香

戲題盤石

可憐盤石臨泉水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葢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

大羅天上神仙客濯錦江頭花柳春不爲碧雞稱使者唯令白鶴報鄉人

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楊柳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齊州送祖二

送君南浦淚如絲君向東州使我悲爲報故人顦顇盡如今不似洛陽時

送韋評事

欲逐將軍取右賢沙場走馬向居延遥知漢使蕭關外愁見孤城落日邊

靈雲池送從弟

金杯緩酌清歌轉畫舸輕移豔舞迴自歎鶺鴒臨水別不同鴻雁向池來

送沈子歸江東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歸

寒食汜上作

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

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

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凉州賽神

凉州城外少人行百尺峰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
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

劇嘲史寰

清風細雨濕梅花驟馬先過碧玉家正值楚王宮
裏至門前初下七香車

歎白髮

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白髮變垂髫一生幾許傷
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

送殷四葬

送君返葬石樓山松柏蒼蒼賓馭還埋骨白雲長
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

孟襄陽傳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
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大學賦詩一
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
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
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
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
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
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

遑恤佗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
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
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
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
没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
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内勞賓客牽耗歲時
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
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
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
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五言古詩

尋香山湛上人

朝游訪名山山遠在空翠氛氳亘百里日入行始至谷口聞鐘聲林端識香氣杖策尋故人解鞍暫停騎石門殊壑險篁逕轉森邃法侶欣相逢清談曉不寐平生慕眞隱累日探靈異野老朝入田山僧暮歸寺松泉多清響苔壁饒古意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弃

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

謂余獨迷方逢子亦在野結交指松栢問法尋蘭若小溪劣容舟怪石屢驚馬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密篠夾路傍清泉流舍下上人亦何閑塵念俱已捨四禪合眞如一切是虛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洒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

宿天台桐栢觀

海行信風帆夕宿逗雲島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栢採秀尋芝草鶴唳清露垂雞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紱從此去煩惱高步淩四壁玄蹤得三老紛吾遠游意學此長生道日夕望三山雲濤空浩浩

宿終南翠微寺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關久沉冥杖策一登眺遂造幽人室始知靜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瞑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

春初漢中漾舟

羊公峴山下神女漢皐曲雪罷氷復開春潭千丈

綠輕舟恣來往探翫無厭足波影搖妓釵沙光逐人目傾杯魚鳥醉聯句鶯花續良會難再逢日入須秉燭

宿來公山房期丁大不至

夕陽度西嶺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逕

耶溪汎舟

落景餘清暉輕橈弄溪渚泓澄愛水物臨泛何容與白首垂釣翁新粧浣沙女相看未相識脉脉不

得語

彭蠡湖中望廬山

太虛生月暈舟中知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黯黮凝黛色崢嶸當曙空香爐初上日瀑水噴成虹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我來限于役未暇息微躬淮海途將半星霜歲欲窮寄言嵒棲者畢趣當來同

登鹿門山懷古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方識浦樹遥莫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巖潭多屈曲舟檝屢

廻轉昔聞龐德公採藥遂不返金澗養芝朮石牀卧苔蘚紛吾感耆舊結攬事攀踐隱迹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意未窮廻艫夕陽晚

送明禪師西山蘭若

西山多奇狀秀出傍前楹停午收彩翠夕陽照分明吾師住其下禪坐說無生結廬就嵌窟剪竹通遲行談空對樵叟授法與山精日暮方辭去田園歸冶城

聽鄭五愔彈琴

阮籍推名飲清風坐竹林半酣下衫袖拂拭龍脣琴一杯彈一曲不覺夕陽沈余意在山水聞之諧夙心

疾愈過龍泉寺精舍呈易業二上人

停午聞山鍾起行散愁疾尋林採芝去轉谷松蘿密傍見精舍開長廊飯僧畢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竹房思舊遊過憩終永日入洞窺石髓傍崖採蜂蜜日暮辭遠公虎溪相送出

襄陽旅泊寄閻九司戶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曉發荆門蔽三巴夕望不見

家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留滯久別思款顔承歡懷接袂接袂杳無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

大堤行寄萬七

大堤行樂處車馬相馳突歲歲春草生踏青二三月王孫挾珠彈游女矜羅襪攜手今莫同江花爲誰發

還山贈湛禪師

幼聞無生理常欲觀此身心迹罕兼遂崎嶇多在塵晚途歸舊壑偶與支公鄰喜得林下契共推席

上珍念茲泛苦海方便示迷津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煩惱業頓捨山林情轉殷朝來問疑義夕話得清眞墨妙稱古絕詞華驚世人禪房閉虛靜花藥連冬春平石藉琴硯落泉洒衣巾欲知明滅意朝夕海鷗馴

秋登萬山寄張五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始登高心隨鴈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邨人平沙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登江中孤嶼贈白雲先生王迥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密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夕陽開晚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相失

晚春臥疾寄張八子容

南陌春將晚北窗猶臥病林園久不遊草木一何盛狹徑花將盡閑庭竹掃淨翠羽戲蘭苕頳鱗動荷柄念我平生好江鄉遠從政雲山阻夢思衾枕勞感詠感詠復何爲同心恨別離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賈誼才空逸安仁鬢欲絲遥情每東注奔晷復西馳常恐塡溝壑無由振羽儀窮通若有命欲向論中推

書懷貽京邑故人

惟先自鄒魯家世重儒風詩禮襲遺訓趍庭紹末躬晝夜常自强詞賦頗亦工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親向羸老喜懼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執鞭慕夫子捧檄懷毛公感激遂彈冠安能守固窮當塗訴知己投刺匪求蒙秦楚邈離異翻飛何日同

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

我行適諸越夢寐懷所歡久負獨往願今來恣遊盤台嶺踐蹬石耶溪泝林湍捨舟入香界登閣憩旃檀晴山秦望近春水鏡湖寬遠行佇應接卑位徒勞安白雲去久滯滄海竭來觀故國眇天末良朋在朝端遲爾同攜手何時方挂冠

示孟郊

蔓草蔽極野蘭芝結孤根衆音何其繁伯牙獨不喧當時高深意舉世無能分鍾期一見知山水千秋聞爾其保靜節薄俗徒云云

山中逢道士雲公

春餘草木繁耕種滿田園酌酒聊自勸農夫安與言忽聞荆山子時出桃花源採樵過北谷賣藥來西邨邨烟日云夕榛路有歸客杖策前相逢依然是疇昔邂逅歡覯止殷勤叙離隔謂余搏扶桑輕舉振六翮奈何偶昌運獨見遺草澤既笑接輿狂仍憐孔丘厄物情趍勢利吾道貴閑寂偃息西山下門庭罕人跡何時還清溪從此煉丹液

歲暮海上作

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迴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爲問乘槎人滄洲復何在

越中逢天台太一子

仙穴逢羽人停艫向前拜問余涉風水何事遠行邁登陸尋天台順流下吳會茲山夙所尚安得聞靈怪上逼青天高俯臨滄海大鷄鳴見日出每與仙人會來去赤城中逍遙白雲外莓苔異人間瀑布作空界福庭長不死華頂舊稱最永願從此遊何當濟所屆

自潯陽泛舟經明海作

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鄉舟子乘利涉往來逗潯陽因之泛五湖流浪經三湘觀濤壯枚發弔屈痛沉湘魏闕心常在金門詔不忘遥憐上林鴈冰泮已回翔

早發漁浦潭

東旭早光芒渚禽已驚聒臥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美人常晏起照影弄流沫飲水畏驚猿祭魚時見獺舟行自無悶况値晴景豁

經七里灘

余奉垂堂誡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闊江入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疊嶂數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氛氲别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磴滑難步猿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倚棹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南陽北阻雪

我行滯宛許日夕望京豫曠野莽茫茫鄉山在何處孤烟邨際起歸鴈天邊去積雪覆平皐饑鷹捉寒兎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十上耻還家徘徊

守歸路

將適天台留別臨安李主簿

枳棘君尚棲匏瓜吾豈繫念離當夏首漂泊指炎裔江海非墳遊田園失歸計定山既早發漁浦亦宵濟泛泛隨波瀾行行任艫枻故林日已遠羣木坐成翳羽人在丹丘吾亦從此逝

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

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因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隨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

送從弟邕下第後歸會稽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

送辛大之鄂渚不及

送君不相見日暮獨愁緒江上久徘徊天邊迷處所郡邑經樊鄧雲山入嵩汝蒲輪去漸遙石逕徒延佇

江上別流人

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分飛黃雀樓流客蒼梧埜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分還袂何時把

洗然弟竹亭

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鶺鴒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達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夜登孔伯昭南樓時沈太清朱昇在座

誰家無風月此地有琴罇山水會稽郡詩書孔氏門再來值秋杪高閣夜無喧華燭罷燃臘清絃方奏鶤沈生隱侯胤朱子買臣孫好我意不淺登茲共話言

宴鮑二宅

閑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門庭無雜賓車轍多長者是時方正夏風物自蕭灑五月休沐歸相攜竹林下開襟成歡趣對酒不能罷烟暝棲鳥迷余將歸白社

峴潭作

石潭傍隈隩沙岸曉夤緣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美人騁金錯纖手鱠紅鮮因謝陸內史蓴羹何足傳

齒坐呈山南諸隱

習公有遺座高在白雲陲樵子見不識山僧賞自知以余爲好事攜手一來窺竹露閑夜滴松風清晝吹從來抱微尚況復感前規於此無奇策蒼生奚以爲

與王昌齡宴黃十一宅

歸來臥青山常夢遊清都漆園有傲吏惠我在招呼書幌神仙籙畫屏山海圖酌霞復對此宛似入蓬壺

襄陽公宅飲

窈窕夕陽佳丰茸春色好欲覓淹留處無過狹斜道綺席卷龍鬚香杯浮馬腦北林積修樹南池生別島手撥金翠花心迷玉芝草談天光六義發論明三倒座非陳子驚門還魏公掃榮辱應無間歡娛當共保

同張明府清鏡嘆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嘆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閑敞荷花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

秋宵月下有懷

秋空明月懸光彩露霑濕驚鵲棲不定飛螢卷簾入庭槐寒影疎鄰杵夜聲急佳期曠何許望望空佇立

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余復何爲者栖栖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採芝南澗濱因聲謝朝列吾慕潁陽眞

家園臥疾畢太祝見尋

伏枕舊遊曠笙歌勞夢思平生重交結迨此令人疑冰室無煖氣炎雲空赫曦隙駒不暫駐日聽涼蟬悲壯圖竟未立班白恨吾衰夫子自南楚緬懷嵩汝期

田家元日

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我年已強仕無祿尚憂

農埜老就耕去荷鋤隨牧童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

晚泊潯陽望香鑪峰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鑪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空聞鍾

萬山潭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益閑魚行潭樹下猿挂島藤間游女昔解佩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還

入峽寄弟

吾昔與汝輩讀書常閉門未嘗冒湍險豈顧垂堂言自此歷江湖辛勤難具論往來行旅弊開鑿禹功存壁立千峯峻深流萬壑奔我來凡幾宿無夕不聞猿浦上搖歸戀舟中失夢魂淚沾明月峽心斷鶺鴒原離闊星難聚秋深露易繁因君下南楚書此寄鄉園

宿楊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

所思在夢寐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烟波愁我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夜吟

送丁大鳳進士赴舉呈張九齡

吾觀鷦鷯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來棄置鄉園老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岐路莫遲迴

送吳悅遊韶陽

五色憐鳳雛南飛適鷓鴣楚人不相識何處求椅梧去去日千里茫茫天一隅安能與斥鷃決起但槍榆

送陳七赴西軍

吾觀非常者碌碌在目前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劒年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余亦赴京國何當獻凱還

田家作

弊廬隔塵喧惟先養恬素卜鄰勞三逕植果盈千樹粵余任推遷三十猶未遇書劒時將晚丘園日空暮晨興自多懷晝坐常寡悟冲天羨鴻鵠爭食羞雞鶩望斷金馬門勞歌採樵路鄉曲無知已朝端乏親故誰能為楊雄一薦甘泉賦

從張丞相遊紀南城獵戲贈裴迪張參軍

從禽非吾樂不好雲夢田歲晏臨城望只令鄉思懸

叅卿有數子聯騎何翩翩世祿金張貴官曹幕府連歲時行殺氣飛刃爭割鮮十里屆賓館徵聲匝妓筵高標廻落日平楚壓芳煙何意狂歌客從公亦在旃

登望楚山最高頂

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最高惟望楚曾未一攀躋石壁疑削成衆山比全低晴明試登陟目極無端倪雲夢掌中小武陵花處迷暝還歸騎下蘿月在深溪

採樵作

採樵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薜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

早梅

園中有早梅年例犯寒開少婦爭攀折將歸插鏡臺猶言看不足更欲剪刀裁

澗南園即事貽皎上人

弊廬在郭外素業唯田園左右林野曠不聞城市喧釣竿垂北澗樵唱入南軒書取幽棲事還尋靜者論

王迥見尋

歸閒日無事雲卧晝不起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子居閒好花木採藥來城市家在鹿門山常遊澗澤水手持白羽扇腳步青芒履聞道鶴書徵臨流還洗耳

與黃侍御北津泛舟

津無蛟龍患日夕常安流本欲避驄馬何知同鷁舟豈伊今日幸曾是昔年遊莫奏琴中鶴且隨波上鷗堤緣九里郭山面百城樓自顧躬耕者才非

管樂儔聞君薦草澤從此泛滄洲

題長安主人壁

久廢南山田謬陪東閣賢欲隨平子去猶未獻甘泉枕席琴書滿褰帷遠岫連我來如昨日庭樹忽鳴蟬促織驚寒女秋風感長年授衣當九月無褐竟誰憐

庭橘

明發覽群物萬木何陰森凝霜漸漸水庭橘似懸金女伴爭攀摘摘窺礙葉深並生憐共蔕相示感同心骨刺紅羅被香粘翠羽簪擎來玉盤裏全勝

在幽林

七言古詩

夜歸鹿門歌

山寺鳴鐘晝巳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邨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龎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

昔時風景登臨地今日衣冠送别筵閑卧自傾彭澤酒思歸長望白雲天洞庭一葉驚秋早濩落空嗟滯江島寄語朝廷當世人何時重見長安道

送王七尉松滋得陽臺雲

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雲霏紅沓翠曉氛氲嬋娟流入襄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空中飛去復飛來朝朝暮暮下陽臺愁君此去為仙尉便逐行雲去不廻

鸚鵡洲送王九遊江左

昔登江上黄鶴樓遥愛江中鸚鵡洲洲勢逶迤繞碧流鴛鴦鸂鶒滿沙頭沙頭日落沙磧長金沙耀耀動飇光舟人牽錦纜浣女結羅裳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遥聞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高陽池送朱二

當昔襄陽雄盛時山公常醉習家池池邊釣女自相隨粧成照影競來窺澄波淡淡芙蓉發綠岸毵毵楊柳垂一朝物變人亦非四面荒凉人住稀意氣豪華何處在空餘草露濕羅衣此地朝來餞行者翻向此中牧征馬征馬分飛日漸斜見此空為人所嗟殷勤為訪桃源路予亦歸來松子家

五言排律

西山尋辛諤

漾舟乘水便因訪故人居落日清川裏誰言獨羨

魚石潭窺洞徹沙岸歷紆餘竹嶼見垂釣茅齋聞讀書歡言忘景夕清興屬凉初囘也一瓢飲賢哉常晏如

冬至後過吴張二子檀溪别業

卜築因自然檀溪不更穿園林二友接水竹數家連直取南山對非關選地偏卜鄰依孟母共井讓王宣曾是歌三樂仍聞詠五篇草堂時偃曝蘭枻日周旋外事情都遠中流性所便閑垂太公釣興發子猷船余亦幽棲者經過竊慕焉梅花殘臘日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鯿停杯問山

簡何似習池邊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檝師寧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物吟孤嶼江山辯四維晚來風稍緊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辭渚宮何處是川暝欲安之

陪盧明府泛舟迴峴山作

百里行春返清流逸興多鷁舟隨鴈泊江火共星羅已救田家旱仍憂俗化訛文章推後輩風雅激頹波高岸迷陵谷新聲滿棹歌猶憐不調者白首未登科

陪張丞相祠紫蓋山途經玉泉寺

望秩宣王命齋心待漏行青襟列胄子從事有參卿五馬尋歸路雙林指化城聞鍾度門近照膽玉泉清皂蓋依林憩緇徒擁錫迎天宮近兜率沙界豁迷明欲就終焉志恭聞智者名人隨逝水嘆波逐覆舟傾想像若在眼周流空復情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

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

石壁開金像香山繞鐵圍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歸竹柏禪庭古樓臺世界稀夕嵐增氣色餘照發光輝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浴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

同獨孤使君東齋作

郎官舊華省天子命分憂襄土歲頻旱隨車雨再流雲陰自南楚河潤及東周廨宇宜新霽田家賀有秋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浮寄謝東陽守何如八詠樓

峴山送朱大去非遊巴東

峴山南郭外送別每登臨沙岸江邨近松門山寺深一言余有贈三峽爾相尋祖席宜城酒征途雲夢林蹉跎遊子意眷戀故人心去矣勿淹滞巴東猿夜吟

宴張記室宅

甲第金張館門庭軒騎多家封漢陽郡文會楚材過曲島浮觴酌前山入詠歌妓堂花映發書閣柳逶迤玉指調箏柱金泥飾舞羅誰知書劒者年歲獨蹉跎

登龍興寺閣

閶道乘空出披軒遠目開逶迤見江勢客至屢緣
廻玆郡何填委遥山復幾哉蒼蒼皆草木處處盡
樓臺驟雨一陽散行舟四海來鳥歸餘興滿周覽
更徘徊

登總持寺浮屠

半空躋寶塔晴望盡京華竹遶渭川遍山連上苑
斜四門開帝宅千陌俯人家累刼從初地爲童憶
聚沙一窺功德見彌益道心加坐覺諸天近空香
送落花

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

試覽鏡湖物中流見底清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
情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將探夏禹穴稍背越
王城府椽有包子文章推賀生滄浪醉後唱因子
寄同聲

本闍黎新亭作

八解禪林秀三明給苑才地偏香界遠心靜水亭
開傍險山查立尋幽石逕廻瑞花長自下靈藥豈
須栽碧網交紅樹淸泉盡綠苔戲魚聞法聚閑鳥
誦經來棄象玄應悟忘言理必該靜中何所得吟
詠也徒哉

長安早春

關戍惟東漢城池起北辰咸歌太平日共樂建寅
春雪盡青山樹氷開黑水濱草迎金埒馬花伴玉
樓人鴻漸看無數鶯啼聽欲頻何當桂枝擢歸及
柳條新

秦中苦雨思歸贈袁左丞賀侍郎

爲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明敭逢聖代羈旅屬秋
霖豈直昏墊苦亦爲權勢沉二毛催白髮百鎰罄
黃金淚憶峴山墮愁懷湘水深謝公積憤懣莊舄
空謠吟躍馬非吾事狎鷗眞我心寄言當路者去
矣北山岑

陪張丞相登荊州城樓因寄蘇臺張使君
及浪泊戍主劉家

薊門天北畔銅柱日南端出守聲彌遠投荒法未
寬側身聊倚望攜手莫同懽白璧無瑕玷青松有
歲寒府中丞相閣江上使君灘興盡迴舟去方知
行路難

荊門上張丞相

共理分荊國招賢愧楚材召南風更闡丞相閣還
開覲止欣眉睫沉淪拔草萊坐登徐孺榻頻接李

膺杯始慰蟬鳴柳俄看雪間梅四時年篇盡千里
客程催日下瞻歸翼沙邊厭曝鰓佇聞宣室召星
象復中台

和宋太史北樓新亭

返耕意未遂日夕登城隅誰謂山林近坐爲符竹
拘麗譙非改作軒檻是新圖遠水自蟠冢長雲呑
具區願隨江燕賀羞逐府寮趍欲識狂歌者丘園
一豎儒

夜泊宣城界

西塞公江島南陵問驛樓潮平津濟闊風止客帆

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泛夕流石逢羅刹礙山泊敬
亭幽火熾梅根冶煙迷楊葉洲離家復水宿相伴
賴沙鷗

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

自君理畿甸余亦經江淮萬里音信斷數年雲雨
乖歸來休澣日始得賞心諧朱紱恩雖重滄洲趣
每懷樹低新舞閣山對舊書齋何以發佳興陰蟲
鳴夜堦

同張明府碧谿贈荅

別業聞新製同聲和者多還看碧谿荅不羨綠珠
歌自有陽臺女朝朝拾翠過舞庭鋪錦繡粧牖閉
藤蘿秋滿休閑日春餘景色和仙島能作伴羅襪
共凌波別島尋花藥迴潭折芰荷更憐斜日照紅
粉艶青娥

贈蕭少府

上德如流水安仁道若山聞君秉高節而得奉清
顔鴻漸昇台羽牛刀列下班處腴能不潤居劇體
常閑去詐人無諂除邪吏息姧欲知清與潔明月
在澄灣

同王九題就師山房

晚憇支公室故人逢右軍軒窗避炎暑翰墨動新
文竹閑窗裏日雨隨堦下雲同遊清蔭遍吟臥夕
陽曛江靜棹歌歇溪深樵語聞歸途未忍去攜手
戀清芬

上張吏部

公門世緒昌才子冠裴王自出平津邸還爲吏部
郎神仙餘氣色列宿動輝光夜直南宮靜朝趍北
禁長時人窺水鏡明主賜衣裳翰苑飛鸚鵡天池
待鳳凰

和于判官登萬山亭因贈洪府都督韓公

韓公美襄土日賞城西岑結構意不淺嵓潭趣轉深皇華一動詠荆國幾謳吟舊徑蘭勿翦新堤柳欲陰砌傷餘怪石沙上有閑禽自牧豫章郡空瞻颯樹林因聲寄流水善聽在知音耆舊眇不接崔徐無處尋物情多貴遠賢俊豈遺今遲爾長江暮澄清一洗心

下灨石

灨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間沸聲常浩浩洊勢亦潺潺跳沫魚龍舞垂藤猿狖攀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放溜情彌遠登艫目自閑暝帆何處泊遥指落星灣

行至漢川作

異縣非吾土連山盡綠篁平田出郭少盤壠入雲長萬壑歸於海千峰劃彼蒼猿聲亂楚峽人語帶巴鄉石上攢椒樹藤間養蜜房雪餘春未暖嵐解晝初陽征馬疲登頓歸帆愛渺茫坐欣沿溜下信宿見維桑

久滯越中贈謝南池會稽賀少府

陳平無產業尼父倦東西負郭昔云翳問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闕空此滯秦稽兩見夏雲起再聞春鳥啼懷仙梅福市訪舊若耶溪聖主賢為寶卿何隱遁棲

送韓使君除洪府都督

述職撫荆衡分符襲寵榮往來看擁傳前後賴專城勿翦棠猶在波澄水更清重推江漢理旋改豫章行召父多遺愛羊公有令名衣冠列祖道耆舊擁前旌峴首晨風送江陵夜火迎無才慙孺子千里愧同聲

盧明府九日峴山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

宇宙誰開闢江山此鬱盤登臨今古用風俗歲時觀地理荆州分天涯楚塞寬百城今刺史華省舊郎官共美重陽節俱懷落帽歡酒邀彭澤載琴輒武城彈獻壽先浮菊尋幽或藉蘭烟虹鋪藻翰松竹挂衣冠叔子神如在山公興未闌嘗聞騎馬醉還向習池看

宴崔明府宅夜觀妓

畫堂觀妙妓長夜正留賓燭吐蓮花艷粧成桃李春髻鬟低舞席衫袖掩歌脣汗濕偏宜粉羅輕詎着身調移箏柱促歡會酒杯頻儻使曹王見應嫌

洛浦神

韓大侯東齋會岳上人諸學士

郡守虛陳榻林間召楚材山川祈雨畢雲物喜晴開抗禮尊縫掖臨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誰薦和羹梅翰墨緣情製高深以意裁滄洲趣不遠何必問蓬萊

初年樂城館中臥疾懷歸作

異縣天隅僻孤帆海畔過往來鄉信斷留滯客情多臘月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虫驚戶穴巢鵲眄庭柯徒對芳樽酒其如伏枕何歸來理舟楫江海正無波

上巳日澗南園期王山人陳七諸公不至

搖艇候明發花源弄晚春在山懷綺季臨漢憶荀陳上巳期三月浮杯興十旬坐歌空有待行樂恨無隣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蠶逢姹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解紳群公望不至虛擲此芳晨

送莫氏甥兼諸昆弟從韓司馬入西軍

念爾習詩禮未嘗離戶庭平生早偏露萬里更飄零坐弃三冬業行觀八陣形飾裝辭故里謀策赴

邊庭壯志吞鴻鵠遙心伴鶺鴒所從文與武不戰自應寧

峴山送蕭員外之荆州

峴山江岸曲郢水郭門前自古登臨處非今獨黯然亭樓明落日井邑秀通川澗竹生幽興林風入管絃再飛鵬激水一舉鶴冲天佇立三荆使看君駟馬旋

送王昌齡之嶺南

洞庭去遠近楓葉早驚秋峴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土風無縞紵鄉味有查頭已抱沉痾疾更貽魑魅憂數年同筆硯茲夕異衾裯意氣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孟襄陽詩集

五言律詩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檝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羡魚情

晚春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酒伴來相命開樽共解醒當杯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髪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梅道士水亭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隱居不可見高論莫能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

閑園懷蘇子

林園雖少事幽獨自多違向夕開簾坐庭陰葉落微鳥從煙樹宿螢傍水軒飛感念同懷子京華去不歸

留別王維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歸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秖應守寂寞還掩故園扉

武陵泛舟

武陵川路狹前棹入花林莫測幽源裏仙家信幾深水迴青嶂合雲度綠谿陰坐聽閑猿嘯彌清塵外心

同曹三御史行泛湖歸越

秋入詩人興巴歌和者稀泛湖同旅泊吟會是歸思白簡徒推薦滄洲已拂衣杳冥雲海去誰不羡鴻飛

遊景空寺蘭若

龍象經行處山腰度石關屢迷青嶂合時愛綠蘿

閑宴息花林下高談竹嶼間寥寥隔塵事疑是入
雞山

陪張丞相登嵩陽樓

獨步人何在嵩陽有故樓歲寒問耆舊行縣擁諸
侯泱莽北彌望沮漳東會流客中遇知己無復越
鄉憂

與顏錢塘登樟亭望潮作

百里雷聲震鳴絃暫輟彈府中連騎出江上待潮
觀照日秋雲迴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
生寒

大禹寺義公禪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堦前衆壑
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
染心

尋白鶴嵒張子容隱居

白鶴青嵒畔幽人有隱居堦庭空水石林壑罷樵
漁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疎覩茲懷舊業攜策返
吾廬

九日

九日未成旬重陽即此晨登高尋故事載酒訪幽
人落帽恣歡飲授衣同試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
情親

除夜樂城張少府宅

雲海訪甌閩風濤泊島濵如何歲除夜得見故鄉
親余是乘槎客君為失路人平生復能幾一別十
餘春

舟中晚望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任風
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
城標

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

出谷未停午至家已夕曛迴瞻山下路但見牛羊
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待
夫君

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驛

水樓一登眺半出青林高帟幕英僚散芳筵下客
叨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今日觀溟漲垂綸欲
釣鼇

尋天台山作

吾友太一子飡霞臥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

名歇馬憑雲宿揚帆截海行高高翠微裏遥見石
梁横

宿立公房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何如石嵓趣自入戶庭
間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閑能令許玄度吟臥不
知還

尋滕逸人故居

人事一朝盡荒蕪三徑休始聞漳浦臥奄作岱宗
遊池水猶含墨山雲已落秋今朝泉壑裏何處覔
藏舟

姚開府山池

主人新邸地相國舊池臺館是招賢闢樓因教舞
開軒車人已散簫管鳳初來今日龍門下誰知文
舉才

夏日浮舟過滕逸人别業

水亭凉氣多閑棹晚來過澗影見藤竹潭香聞芰
荷野童扶醉舞山鳥笑酣歌幽賞未云遍煙光奈
夕何

夏日辨玉法師茅齋

夏日茅齋裏無風坐亦凉竹林新笋概藤架引稍
長鷰覔巢窠處蜂來造蜜房物華皆可翫花蘂四
時芳

與張折衝遊耆闍寺

釋子彌天秀將軍武庫才横行塞北盡獨步漢南
來貝葉傳金口山樓作賦開因君振嘉藻江楚氣
雄哉

與白明府遊江

故人來自遠邑宰復初臨執手恨爲别同舟無異
心沿洄洲渚趣演漾絃歌音誰識躬耕者年年梁
甫吟

遊精思題觀主山房

誤入花源裏初憐竹逕深方知仙子宅未有世人
尋舞鶴過閑砌飛猿嘯密林漸通玄妙理深得坐
忘心

尋梅道士

彭澤先生柳山陰道士鵞我來從所好停策夏雲
多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崔徐跡未朽千載揖
清波

陪姚使君題惠上人房 得青字

帶雪梅初暖含煙柳尚青來窺童子偈得聽法王

經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迷心應覺悟客思不遑寧

晚春遠上人南亭

給園支遁隱虛寂養閑和春晚羣木秀關關黃鳥歌林棲居士竹池養右軍鵞花月北窗下清風期再過

人日登南陽驛門亭子懷漢川諸友

朝來登陟處不似艷陽時異縣殊風物羈懷多所思剪花驚歲早看柳訝春遲未有南飛鴈裁書欲寄誰

遊鳳林寺西嶺

共喜年華好來遊水石間煙容開遠樹春色滿幽山壺酒朋情洽琴歌野興閑莫愁歸路暝招月伴人還

陪獨孤使君同與蕭員外證登萬山亭

萬山青嶂曲千騎使君遊神女鳴環佩仙郎接獻酬遍觀雲夢野自愛江城樓何必東南守空傳沈隱矦

贈道士參寥

蜀琴久不弄玉匣細塵生絲脆絃將斷金徽色尚榮知音徒自惜聾俗本相輕不遇鍾期聽誰知鸞鳳聲

京還贈張維

拂衣去何處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祿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帶異抽簪因向智者說遊魚思舊潭

題李十四莊兼贈綦毋校書

聞君息陰地東郭柳林間左右瀍澗水門庭緱氏山抱琴來取醉垂釣坐乘閑歸客莫相待緣源殊未還

寄趙正字

正字芸香閣幽人竹葉園經過宛如昨歸臥寂無喧高鳥能擇木羝羊漫觸藩物情今已見從此願忘言

秋登張明府海亭

海亭秋日望委曲見江山染翰聊題壁傾壺一解顏歡逢彭澤令歸賞故園間余亦將琴史棲遲共取閑

題融公蘭若

精舍買金開流泉遶砌迴芰荷薰講席松柏映香

臺法雨晴飛去天花晝下來談玄殊未已歸騎夕陽催

九日龍沙寄劉大

龍沙豫章北九日挂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送酒棹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洞庭湖寄閻九

洞庭秋正闊余欲泛歸船莫辨荆吳地唯餘水共天渺瀰江樹沒合沓海湖連遲爾爲舟檝相將濟巨川

和李侍御渡松滋江

南紀西江闊皇華御史雄截流寧假楫挂席自生風寮寀爭攀鷁魚龍亦避驄坐聞白雪唱翻入棹歌中

秦中感秋寄上人

一丘常欲臥三徑苦無資北土非吾願東林懷我師黃金燃桂盡壯志逐年衰日夕涼風至聞蟬但益悲

重酬李少府見贈

養疾衡茆下由來浩氣眞五行將禁火十步想尋春致敬維桑梓邀歡即故人還看後凋色青翠有松筠

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上巳日洛中寄王迥十九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鬭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聞裴侍御朏自襄州司戶除豫州司戶因以投寄

故人荆府掾尚有柏臺威移職自樊沔芳聲聞帝畿昔余臥林巷載酒訪柴扉松菊無君賞鄉園媿欲歸

江上寄山陰崔國輔少府

春堤楊柳發憶與故人期草木本無意枯榮自有時山陰定遠近江上日相思不及蘭亭會空吟祓禊詩

送洗然弟進士舉

獻策金門去承歡彩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鴈南飛

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

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溪聞君尋寂樂清夜宿招提石鏡山精怯禪林怖鴿棲一燈如悟道爲照客心迷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楊憶舊遊還將數行淚遥寄海西頭

南還舟中寄袁太祝

泝沂非便習風波厭苦辛忽聞遷谷鳥來報五陵春嶺北迴征棹巴東問故人桃源何處是遊子正迷津

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

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余意在耕稼因君問土宜

行至汝墳寄盧徵君

行乏憩余駕依然見汝墳洛川方罷雪嵩嶂有殘雲曳曳半空裏溶溶五色分聊題一詩興因寄盧徵君

寄天台道士

海上來仙客三山望幾時焚香宿華頂裛露採靈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儻因松子去長與世人辭

和張明府登鹿門山

忽示登高作能寬旅寓情絃歌既多暇山水思彌清草得風先動虹因雨後成謬承巴俚和非敢應同聲

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

風吹沙海雪來作柳園春宛轉隨香騎輕盈伴玉人歌疑郢中客態比洛川神今日南歸楚雙飛似入秦

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

疇昔通家好相知無間然續明催畫燭守歲接長筵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傳客行隨處樂不見度年年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

歸至郢中作

遠遊經海嶠返棹歸山阿日夕見喬木鄉園在伐柯愁隨江路盡喜入郢門多左右看桑土依然卽匪他

途中遇晴

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餘濕猶霑草殘流尚入谿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悽悽

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着老萊衣

他鄉七夕

他鄉逢七夕旅館亦羈愁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緒風初減熱新月始登秋誰忍窺河漢迢迢望斗牛

夜泊牛渚趂薛八船不及

星羅牛渚夕風送鷁舟遲浦溆常同宿烟波忽間之榜歌空裏失船火望中疑明發泛湖海茫茫何處期

晚入南山

瘴氣曉氛氳南山沒水雲鯤飛今始見鳥墮舊來聞地接長沙近江從汨渚分賈生曾弔屈余亦痛斯文

夜渡湘水

客行貪利涉夜裏渡湘川露氣聞香杜歌聲識採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行旅時相問涔陽何處邊

赴京途中遇雪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鴈迷沙渚飢烏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

宿武陵卽事

川暗夕陽盡孤舟泊岸初嶺猿相叫嘯潭影似空虛就枕滅明燭扣船聞夜漁雞鳴問何處人物是秦餘

同盧明府餞張郎中除義王府司馬海園

作

上國山河裂賢王邸第開故人分職去潘令寵行來冠蓋趨梁苑江湘失楚材預愁軒騎動賔客散池臺

洛日望鄉

客行愁落日鄉思重相催況在他山外天寒夕鳥來雪深迷郢路雲暗失陽臺可歎悽惶子勞歌誰爲媒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邨日暮時衆山遥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送張子容赴舉

夕曛山照滅送客出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醉後言茂林余偃息喬木爾飛翻無使谷風誚須令友道存

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省覲

十五綵衣年承歡慈母前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川四座推文舉中郎許仲宣泛舟江上別誰不仰神仙

泝江至武昌

家本洞庭上歲時歸思催客心徒欲速江路苦邅迴殘凍因風解新梅變臘開行看武昌柳髣髴映樓臺

唐城館中早發寄楊使君

犯霜驅曉駕數里見唐城旅館歸心逼荒邨客思盈訪人留後信策蹇赴前程欲識離魂斷長空聽鴈聲

陪李侍御謁聰禪上人

欣逢柏臺舊共謁聰公禪石室無人到蠅床見虎眠陰崖常抱雪松澗爲生泉出處雖云異同懽在法筵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

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下花逼艷陽開不覩豐年瑞安知爕理才散鹽如可擬願糝和羹梅

送吳宣從事

才有幕中畫而無塞上勳漢兵將滅虜王粲始從軍旌旆邊庭去山川地脉分平生一七首感激贈夫君

送張祥之房陵

我家南渡隱慣習野人舟日夕弄清淺林端逆上流山河據形勝天地生豪酋君意在利涉知音期暗投

送桓子之郢城過禮

聞君馳綵騎躞蹀指南荊爲結潘楊好言過鄢郢城標梅詩已贈羔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

早春潤州送弟還鄉

兄弟遊吳國庭闈戀楚關已多新歲感更餞白眉還歸泛西江水離筵北固山鄉園欲有贈梅柳着先攀

送告八從軍

男兒一片氣何必五車書好勇方過我才多便起余運籌將入幕養拙就閑居正待功名遂從君繼兩踈

送元公之鄂渚尋觀主張驂鸞

桃花春水漲之子忽乘流峴首辭蛟浦江邊問鶴樓贈君青竹杖送爾白蘋洲應是神仙輩相期汗漫遊

峴山餞房琯崔宗之

貴賤平生隔軒車是日來青陽一覯止雲霧豁然開祖道衣冠列分亭驛騎催方期九日聚還待二星迴

送王五昆季省覲

公子戀庭幃勞歌涉海沂水乘舟楫去親望老萊歸斜日催烏鳥清江照綵衣平生急難意遥仰鶺鴒飛

送崔易

片玉來誇楚治中作主人江山增潤色詞賦動陽春別館當虛敞離情任吐伸因聲兩京舊誰念卧漳濱

送盧少府使入秦

楚關望秦國相去千里餘州縣勤王事山河轉使車祖筵江上列離恨別前書願及芳年賞嬌鶯二月初

送謝錄事之越

清旦江天迥涼風西北吹白雲向吳會征帆亦相隨想到耶溪日應探禹穴奇仙書儻相示余在北山陲

洛下送奚三還楊州

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中余亦離家久南歸恨不同音書若有問江上會相逢

送袁十嶺南尋弟

早聞牛渚詠今見鶺鴒心羽翼嗟零落悲鳴別故林蒼梧白雲遠煙水洞庭深萬里獨飛去南風遲爾音

永嘉別張子容

舊國余歸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戀朋

情日夜故園意汀洲春草生何時一杯酒重與李膺傾

送袁太祝尉豫章

何幸遇休明觀光來上京相逢武陵客獨送豫章行隨牒牽黃綬離羣會墨卿江南佳麗地山水舊難名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國辛居士言歸舊竹林未逢調鼎用徒有濟川心余亦忘機者田園在漢陰因君故鄉去遙寄式微吟

送席大

惜爾懷其寶迷邦倦客遊江山歷全楚河洛越成周道路疲千里鄉園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憂

送賈昇主簿之荊府

奉使推能者勤王不暫閑觀風隨按察乘騎度荊關送別登何處開筵舊峴山征軒明日遠空望郢門間

送王大校書

導漾自嶓冢東流為漢川維桑君有意解纜我開

筵雲雨從茲別林端意渺然尺書能不悋時望鯉魚傳

浙江西上留別裴劉二少府

西上浙江西臨流恨解攜千山疊成嶂萬壑合為溪石淺流難泝藤長險易躋誰憐問津者歲晏此中迷

京還留別新豐諸友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遶溫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廣陵別薛八

士有不得志栖栖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臨渙裴明府席遇張十一房六

河縣柳林邊河橋晚泊船文叨才子會官喜故人連笑語同今夕輕肥異往年晨風理歸棹吳楚各依然

盧明府早秋宴張郎中海園即事

邑有絃歌宰翔鸞狎野鷗眷言華省舊暫滯海池

遊鬱島藏深竹前溪對舞樓更聞書即事雲物是新秋

同盧明府早秋夜宴張郎中海亭

側聽絃歌宰文書游夏徒故園欣賞竹為邑幸來蘇華省曾聯事仙舟復與俱欲知臨泛久荷露漸成珠

崔明府宅夜觀妓

白日既云暮朱顏亦已酡畫堂初點燭金幌半垂羅長袖平陽曲新聲子夜歌從來慣留客茲夕為誰多

宴榮山人池亭

甲地金張宅榮期樂自多櫪嘶支遁馬池養右軍鵞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過山公時取醉來唱接羅歌

夏日宴衛明府宅

言避一時暑池亭五月開喜逢金馬客同飲玉人杯舞鶴乘軒至遊魚擁釣來座中殊未起簫管莫相催

清明日宴梅道士房

林下愁春盡開軒覽物華忽逢青鳥使邀我赤松

家丹竈初開火仙桃正發花童顏若可駐何惜醉流霞

寒食宴張明府宅

瑞雪初盈尺寒宵始半更列筵邀酒伴刻燭限詩成香炭金爐煖嬌絃玉指清厭厭不覺醉歸路曉霞生

和賈主簿弁九日登峴山

楚萬重陽日羣公賞燕來共乘休沐暇同醉菊花杯逸思高秋發歡情落景催國人咸寡和遥愧洛陽才

宴張別駕新齋

世業傳珪組江城佐股肱高齋徵學問虛簿濫先登講論陪諸子文章得舊朋士元多賞激衰病恨無能

李氏園臥疾

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春雷百卉坼寒食四隣清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年年白社客空滯洛陽城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邨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途中九日懷襄陽

去國已如昨倏然經杪秋峴山不可見風景令人愁誰採籬下菊應閑池上樓宜城多美酒歸與葛彊遊

初出關旅亭夜坐懷王大校書

向夕槐煙起蔥龍池館曛客中無偶坐關外惜離羣燭至螢光滅荷枯雨滴聞永懷蓬閣友寂寞滯揚雲

李少府與王九再來

弱歲早登龍今朝喜再逢何如春月柳猶憶歲寒松煙火臨寒食笙歌咽曙鍾喧喧鬬雞道行樂羨朋從

尋張五

聞就龐公隱移居近洞湖興來林是竹歸臥谷名愚挂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歲寒何用賞霜落故園蕪

張七及辛大見訪

山公能飲酒居士好彈箏世外交初得林中契已并納涼風颯至逃暑日將傾便就南亭裏餘樽惜解酲

題張野人園廬

與君園廬並微尚頗亦同耕釣方自逸壺觴趣不空門無俗士駕人有上皇風何必先賢傳唯稱龐德公

過故融公蘭若

池上青蓮宇林間白馬泉故人成異物過客獨潸然既禮新松塔還尋舊石筵平生竹如意猶挂草堂前

早寒江上有懷

木落鴈南度北風江上寒我家湘水曲遥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歸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南山下與老圃期種瓜

樵木南山近林閭北郭賒先人留素業老圃作鄰家不種千株橘唯資五色瓜邵平能就我開徑翦蓬麻

裴司士見訪

府寮能枉駕家醞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迴

除夜

迢遞三巴路羇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那堪正漂泊來日歲華新

傷峴山雲表上人

少小學書劒秦吳多歲年歸來一登眺陵谷尚依然豈意餐霞客忽隨朝露先因之問閭里把臂幾人全

賦得盈盈樓上女

夫壻久別離青樓空望歸粧成卷簾坐愁思嬾縫衣鷰子家家入楊花處處飛空牀難獨守誰爲解金徽

春怨

佳人能畫眉粧罷出簾帷照水空自愛折花將遺誰春情多豔逸春意倍相思愁心極楊柳一種亂如絲

閨情

一別隔炎涼君衣忘短長裁縫無處等以意忖情量畏瘦宜傷窄防寒更厚裝半啼封裹了知欲寄誰將

寒夜

閨夕綺窗閉佳人罷縫衣理琴開寶匣就枕臥重幃夜久燈花落薰籠香氣微錦衾重自暖遮莫曉霜飛

美人分香

豔色本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輕舞學平陽態歌翻子夜聲春風狹斜道含笑待逢迎

七言律詩

登安陽城樓

縣城南面漢江流江嶂開成南雍州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銷憂樓臺晚映青山郭羅綺晴嬌綠水洲向夕波搖明月動更疑神女弄珠遊

歲除夜有懷

五更鍾漏欲相催四氣推遷往復迴帳裏殘燈纔有焰鑪中香氣盡成灰漸看春逼芙蓉枕頓覺寒消竹葉杯守歲家家應未臥相思那得夢魂來

登萬歲樓

萬歲樓頭望故鄉獨令鄉思更茫茫天寒鴈度堪垂淚月落猿啼欲斷腸曲引古堤臨凍浦斜分遠岸近枯楊今朝偶見同袍友却喜家書寄八行

春情

青樓曉日珠簾映紅粉春粧寶鏡催已厭交懽憐枕席相將遊戲遶池臺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鬬管絃來

五言絕句

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送朱大入秦

遊人五陵去寶劍直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送友人之京

君登青雲去余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初下浙江舟中口號

八月觀潮罷三江越海尋回瞻魏闕路無復子牟心

醉後贈馬四

四海重然諾吾常聞白眉秦城遊俠客想得半酣時

檀溪尋古

花伴成龍竹池分躍馬溪田園人不見疑向武陵迷

同張將薊門看燈

異俗非鄉俗新年改故年薊門看火樹疑是燭龍
然

峴山亭寄晉陵張少府

峴首風端急雲帆若鳥飛憑軒試一問張翰欲來
歸

口號贈王九

日暮田家遠山中勿久淹歸人須早去稚子望陶
潛

同儲十二洛陽道中作

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

塵

尋菊花潭主人不遇

行至菊花潭郭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雞犬空在
家

張郎中梅園作

綺席鋪蘭杜珠盤忻芰荷故園留不住應是戀絃
歌

問舟子

向夕問舟子前程復幾多灣頭正好泊淮裏足風
波

揚子津望京口

北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
人

北澗泛舟

北澗流恒滿浮舟觸處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
中

洛中訪袁拾遺不遇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
春

送張郎中遷京

碧溪常共賞朱邸忽遷榮預有相思意聞君琴上
聲

戲贈主人

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酲已言雞黍熟復道甕頭
清

七言絶句

過融上人蘭若

山頭禪室挂僧衣窗外無人溪鳥飛黃昏半在下
山路却聽泉聲戀翠微

涼州詞二首

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胡地迢迢三
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
異方之樂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關
山月思殺邊城遊俠兒

越中送張少府歸秦中

試登秦嶺望秦川遥憶青門更可憐仲月送君從
此去瓜時須及邵平田

濟江問同舟人

潮落江平未有風輕舟共濟與君同時時引領望
天末何處青山是越中

送杜十四

荆吳相接水爲鄉君去春江正渺茫日暮征帆泊
何處天涯一望斷人腸

孟襄陽詩集

韋蘇州傳

韋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
寛以功名爲將相而其兄敻高尚不仕號爲逍遙
公敻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待價生
令儀爲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鑾鑾生應物少游太
學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仗内親近帷幄行幸畢從
頗任俠負氣洎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
讀書屏居武功之上方復返灃上園廬蕪没貧無
以自業客游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因從
事河陽去爲京兆功曹攝高陵令永泰中遷洛陽

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爲民害應物疾之
痛繩以法被訟弗爲屈棄官養疾同德精舍起爲
鄠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謝去歸寓西
郊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澹如也建中二
年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明年出爲滁州刺史滁山
川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風流豈弟與其人覽
觀賦詩郡以無事人安樂之四年十月德宗幸奉
天應物自郡遣使間道奔問行在所明年興元甲
子使還詔嘉其忠終更貧不能歸留居郡之南嵒
俄擢江州刺史居二歲召至京師貞元二年由左

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在郡延禮其秀民撫其惸嫠甚恩乂之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應物罷郡寓於郡之永定佛寺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有子曰慶復爲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應物性高潔善爲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爲高遠雅淡自成一家其爲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體詩嘗擬應物體格得

數解爲贄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贄以見始被領畧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予而不爲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應物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爲吳門時年巳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丁沈子曰予讀韋蘇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嘆昔應物當開元天寶宿衛仗內爲郎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大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年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

詩文見于錄者豈亡之邪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爲不當止此以應物爲終於吳郡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老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予既愛其詩因考次其平生行義官代皆有憑籍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疎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折節學問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後奇者如應物而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

五言古詩

擬古十二首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卷行迹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歡容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氷玉徒貞白

黃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娟娟雙青娥微微啓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俠子無事乆離別不知今生死

峨峨高山巔浼浼青川流世人不自悟馳謝如驚飆百金非所重厚意良難得旨酒親與朋芳年樂京國京城繁華地軒蓋凌晨出垂揚十二衢隱映金張室漢宮南北對飛觀齊白日游泳屬芳時平生自云畢

綺樓何氛氳朝日正杲杲四壁含清風丹霞射其牖玉顏上哀囀絕耳非世有但感離恨情不知誰家婦孤雲忽無色邊馬爲廻首曲絕碧天高餘聲散秋草徘徊帷中意獨夜不堪守思逐朔風翔一去千里道

嘉樹藹初綠靡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歇孤鳥去不還緘情向天末

月滿秋夜長驚烏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宿懷重衾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息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藹顏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神州高爽地遐瞰靡不通寒月野無綠寥寥天宇空陰陽不停馭貞脆各有終汾沮何鄙儉考槃何退窮反志解牽跼無爲尚勞躬美人奪南國一笑開芙蓉清鏡理容髮褰簾出深重艷曲呈皓齒舞羅不堪風慊慊情有待贈芳爲我容可嗟青樓月流影君帷中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人乆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

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攬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秋天無留景萬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依華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雲雨絕一去音問違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氷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白日淇上没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芳樹正姸鬱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雜體五首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雕錯鞶带共輝飾空存鑒物明坐使姸蚩惑美人竭肝膽思照氷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古宅集袄鳥群號枯樹枝黃昏窺人室鬼物相與期居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鶻飽肉不肯飛既乖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負肉食恩何異城上鴟

春羅雙鴛鴦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指歷千萬緒長安貴豪家妖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惟將一朝舞舞罷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諧鏗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亦下來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情茍有合莫問玉與泥

碌碌荊山璞卞和獻君門荊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黙此道今豈存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姸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

梁王昔愛才千古化不泯至今蓬池上遠集八方
賓車馬平明合城郭滿埃塵逢君一相許豈要平
生親入仕三十載如何獨未伸英聲久籍籍臺閣
多故人置酒發清彈相與樂佳辰孤亭得長望白
日下廣津富貴良可取揭來西入秦秋風旦夕起
安得客梁陳

賈常侍林亭燕集

高賢侍天階跡顯心獨幽朱軒騖關右池館在東
周繚繞接都城氤氳望嵩丘群公盡詞客方駕永
日遊朝旦氣候佳逍遥寫煩憂綠林靄已布華沼
澹不流凌露摘幽草涉煙翫輕舟圓荷既出水廣
厦可淹留放神遺所拘觥罰屢見酬樂燕良未極
安知有沉浮醉罷各云散何當復相求

移疾會詩客元生與釋子法朗因貽諸祠曹

對此嘉樹林獨有戚戚顏抱瘵知曠職淹旬非樂
閑釋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暫遣客散疾
徐還園徑自幽靜玄蟬噪其間高窗瞰遠郊暮色
起秋山英曹幸休暇悵悵心所攀

慈恩伽藍清會

素友俱薄世屢招清景賞鳴鐘悟音聞宿昔心已
往重門相洞達高宇亦遐朗嵐嶺曉城分清陰夏
條長氤氛芳臺馥蕭散竹池廣平荷隨波泛廻飈
激林響蔬食遵道侶泊懷遺滯想何彼塵昏人區
區在天壤

扈亭西陂燕賞

杲杲朝陽時悠悠清陂望嘉樹始氤氳春游方浩
蕩況逢文翰侶愛此孤舟漾綠埜際遥波橫雲分
疊嶂公堂日爲倦幽襟自茲曠有酒今滿盈願君
盡弘量

西郊燕集

濟濟衆君子高宴及時光群山靄遐矚綠埜布熙
陽列坐遵曲岸披襟襲蘭芳野庖薦嘉魚激澗泛
羽觴衆鳥鳴茂林綠草延高岡盛時易徂謝浩思
坐飄颺眷言同心友茲遊安可忘

春宵燕萬年吉少府中孚南館

始見斗柄廻復茲霜月霽河漢上縱橫春城夜迢
遞賓筵接時彥樂燕凌芳歲稍愛清觴滿仰歎高
文麗欲去返郊扉端爲一歡滯

滁州園池燕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疎林羅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

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姻禮屢歎芳罇前感往在茲會傷離屬頹年明晨復云去且願此留連

郡樓春燕

衆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餘山景夕爲郡訪凋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

南塘泛舟會元六昆季

端居倦時燠輕舟泛迴塘微風飄襟散橫吹繞林長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凉一寫悁勤意寧用訢

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凉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彊

奉同郎中使君郡齋雨中宴集

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遍恒秩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旋罄周旋禮愧無海陸珍庭中丸劍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釀況同忻顧謂軍中士

仰荅何由申

司空主簿琴席

煙華方散薄蕙氣猶含露澹景發清琴幽期默玄悟留連白雪意斷續迴風度掩抑雖已終忡忡在幽素

晦日處士叔園林燕集

遽看蓂葉盡坐闕芳年賞賴此林下期清風滌煩想始萌動新煦佳禽發幽響嵐嶺對高齋春流灌蔬壤樽酒遺形迹道言屢開獎幸蒙終夕歡聊用税歸鞅

與韓庫部會王祠曹宅

閑門蔭堤柳秋渠含夕清微風送荷氣坐客散塵纓守默共無㤼抱冲俱寡營良時頗高會琴謳共開情

贈李儋

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誤觸龍鳳嘯靜聞寒夜泉心神自安宅煩慮頓可捐何因知久要絲白漆亦堅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清恬然自安流日照萬里晴雲物不隱象三山共分明奈何疾風怒忽在基柱傾海水雖無心洪濤亦相驚怒號在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萌蟄土壤日已疎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里閭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儲披衣出茅屋盥漱臨清渠吾道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案上書親友各馳騖誰當訪弊廬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將往江淮寄李十九儋

燕燕東向來文鵠亦西飛如何不相見羽翼有高卑徘徊到河洛華屋未及窺秋風飄我行遠與淮海期回首隔煙霧遥遥兩相思陽春自當返短翮欲追隨

寄盧庾

悠悠遠離别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為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宦各飄颻執板身有屬淹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結涙滿裳漾漾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臾獨往道路長蕭條風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意已違况自結中腸推道固當遣及情豈所忘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

初發楊子寄元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此為别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渺渺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鍾楚雨連滄海風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更延出巘聽萬籟入林濯幽泉鳴鍾生道心暮磬空雲煙獨往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城中臥疾知閻薛二子屢從邑令飲因以贈之

車馬日蕭蕭胡不枉我廬方來從令飲臥病獨何如秋風起漢臯開戶望平蕪即此稀音素焉知中密疎渴者不思火寒者不求水人生覊寓時去就當如此猶希心異迹眷眷存終始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貽之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為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沉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閒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

同長源歸南徐寄子西子烈有道

東洛何蕭條相思邈遐路策駕復誰遊入門無與晤還因送歸客達此緘中素屢暌心所歡豈得顏如故所歡不可暌嚴霜晨淒淒如彼萬里行孤妾守空閨臨觴一長歎素欲何時諧

同德精舍養疾寄河南兵曹東廳掾

逍遙東城隅雙樹寒葱蒨廣庭流華月高閣凝餘靄杜門非養素抱疾阻良讌孰謂無他人思君歲云變官曹亮先忝陳躅慙俊彥豈知晨與夜相代不相見緘書問所如酬藻當芬絢

同德寺雨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岧嶤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山遽已淨陰靄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曙河遠高齋坐超忽

使雲陽寄府曹

凨駕祇府命冒炎不遑息百里次雲陽閭閻問漂溺上天屢㦧氣胡不均寸澤仰瞻喬樹顛見此洪流跡良苗免漂没蔓草生宿昔頹墉滿故墟返喜將安宅周旋涉塗潦側峭緣溝脉仁賢憂斯民賤子甘所役公堂衆君子言笑思與覿

過扶風精舍舊居簡朝宗巨川兄弟

佛刹出高樹晨光閭井中年深念陳跡迨此獨忡忡零落逢故老寂寥悲草虫舊宇多改搆幽篁延本叢棲止事如昨芳時去已空佳人亦攜手再往今不同新文聊感舊想子意無窮

贈馮著

契闊仕兩京念子亦飄蓬方來屬追往十載事不同歲晏乃云至微褐還未充慘悽遊子情風雪自關東華觴發懽顏嘉藻播清風始此盈抱恨曠然一夕中善藴豈輕售懷才希國工誰當念素士零落歲華空

對雨寄韓庫部協

颯至池館凉靄然和曉霧蕭條集新荷氛氳散高樹閑居興方淡默想心已屢暫出仍濕衣況君東城住

寄子西

夏景已難度懷賢思方續喬樹落疎陰微風散煩燠傷離枉芳札忻遂見心曲藍上舍已成田家雨新足託鄰素多欲殘秩猶見束日夕上高齋但望東原緑

對雪贈徐秀才

靡靡寒欲收靄靄陰還結晨起望南端千林散春雪妍光屬瑶階亂緒凌新節無爲掩扉臥獨守袁生轍

西郊遊宴寄贈邑僚李巽

升陽曖春物置酒臨芳席高宴闕英僚衆賓寡懽懌是時尚多壘板築興頹壁羈旅念越疆領徒方祇役如何嘉會日當子憂勤夕西郊鬱已茂春嵐重如積何當返徂雨雜英紛可惜

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宦遊三十載田野久已疎休沐遂兹日一來還故墟山明宿雨霽風暖百卉舒泓泓野泉潔熠熠林光初竹木稍摧翳園場亦荒蕪俯驚鬢已衰周覽昔所娱存没惻私懷遷變傷里閭欲言少留心中復畏簡書世道良自退榮名亦空虛與子終攜手

歳晏當來居

朝請後還邑寄諸友生

宰邑分句服夙駕朝上京是時當暮春休沐集友生抗志青雲表俱蹬高世名尊酒且懽樂文翰亦縱横良遊昔所希累讌夜復明晨露含瑶琴夕風殞素英一旦遵歸路伏軾出京城誰言再念別忽若千里行閑閤寡諠訟端居結幽情况兹晝方永展轉何由平

澧上西齋寄諸友

絕岸臨西野曠然塵事遥淸川下邐迤茅棟上岩

嶤翫月愛佳夕望山屬淸朝俯砌視歸翼開衿納遠飈等陶辭小秩効朱方負樵閒遊忽無累心跡隨景超明世重才彥雨露降丹霄群公正雲集獨予欣寂寥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成昔幽徑還獨尋綠苔見行跡秋齋正蕭散煙水易昏夕憂來結幾重非君不可釋

秋集罷還途中作謹獻壽春公黎公

束帯自衡門奉命宰王畿君侯枉高鑒舉善掩瑕疵斯民本已安工拙兩無施何以酬明德歳晏不磷緇時節乃來集欣懷方載馳平明大府開一得拜光輝温如春風至肅若嚴霜威群屬所載瞻而忘倦與飢公堂燕華筵禮罷復言辭將從平門道憩車澧水湄山川降嘉歳草木蒙潤滋孰云還本邑懷戀獨遲遲

閑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園廬既蕪没煙景空澹泊閑居養痾瘵守素甘葵藿顏鬢日衰耗冠帯亦寥落青苔已生路綠筠始分籜夕氣下遥陰微風動疎薄草玄良見誚杜門無請託非君好事者誰

來顧寂寞

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

蕭散人事憂迢遞古原行春風日已暄百草亦復生躋閣謁金像攀雲造禪扃新景林際曙雜花川上明徂歳方緬邈陳事尚縱横温泉有佳氣馳道指京城攜手思故日山河留恨情存者邈難見去者已冥冥臨風一長慟誰畏行路驚

善福閣對雨寄李儋幼遐

飛閣凌大虛晨躋鬱崢嶸驚飈觸懸檻白雲冒層

甍大陰布其地寄雨垂八紘仰觀固不測俯視但
冥冥感此窮秋氣沉鬱命友生及時策高步羈旅
遊帝京聖朝無隱才品物俱昭形國士秉繩墨何
以表堅貞寸心東北馳思與一會升我車夙已駕
將逐晨風征郊塗住成淹默默阻中情

寺居獨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
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
蕭索

九日灃上作寄崔主簿倬二李端繫

淒淒感時節望望臨灃涘翠嶺明華秋高天澄遥
滓川寒流愈迅霜交物初委林葉索已空晨禽迎
飆起時菊乃盈泛濁醪自為美良遊雖可娛殷念
在之子人生不自省營欲無終已孰能同一酌陶
然冥斯理

西郊養疾聞暢校書有新什見贈久佇不
至先寄此詩

養病愜清夏郊園敷卉木窗夕含澗凉雨餘愛筠
綠披褱始高詠對琴轉幽獨仰子遊羣英吐詞如
蘭馥還閒枉嘉藻佇望延昏旭唯見草青青閉門

灃水曲

灃上寄幼遐

寂寞到城闕惆悵返柴荊端居無所為念子遠徂
征夏晝人已息我懷獨未寧忽從東齋起兀兀尋
澗行罥罣叢榛密披翫孤花明曠然西南望一極
山水情周覽同遊處逾恨阻音形壯圖非旦夕君
子勤令名勿復久留燕蹉跎在北京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景沉悄然羣物寂高閣似陰
岑方以玄默處豈為名跡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
冲襟齋舍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
風滿林

晚出灃上贈崔都水

臨流一舒嘯望山意轉延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
川首起趣東作已看耘夏田一從民里居歲月再
徂遷昧質得全性世名良自牽行欣攜手歸聊復
飲酒眠

開元觀懷舊寄李二韓二裴四兼呈崔郎
中嚴家令

宿昔清都燕分散各西東車馬行跡在霜雪竹林

空方軫故物念誰復一尊同聊披道書暇還此聽
松風

春日郊居寄萬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
偉夏侯校書審

谷鳥時一囀田園春雨餘光風動林早高窗照日
初獨飲澗中水吟詠老氏書城闕應多事誰憶此
閒居

還闕首途寄精舍親友

休沐日云滿冲然將罷觀嚴車候門側晨起正朝
冠山澤含餘雨川澗注驚湍攬轡遵東路回首一

長嘆居人已不見高閣在林端

秋夜南宮寄灃上弟及諸生

暝色起煙閣沉抱積離憂况茲風雨夜蕭條梧葉
秋空宇感凉至頽顏驚歲周日夕遊闕下山水憶
同遊

塗中書情寄灃上兩弟因送二甥却還

華簪豈足戀幽林徒自違遥知别後意寂寞掩郊
扉回首昆池上更羨爾同歸

寄柳州韓司郎中

達識與昧機智殊跡同靜於焉得攜手屢賞清夜

景蕭灑陪高詠從容羨華省一逐風波遷南登桂
陽嶺舊里門空掩歡遊事皆屏悵望城闕遥幽居
時序永春風吹百卉和煦變閭井獨悶終日眠篇
書不復省唯當望雨露霑子荒遐境

寄令狐侍郎

三山有瓊樹霜雪色逾新始自風塵交中結綢繆
姻西掖方掌誥南宮復司春夕燕華池月朝奉玉
階塵衆寶歸和氏吹噓多俊人羣公共然諾聲問
邁時倫孤鴻既高舉燕雀在荆榛翔集且不同豈
不欲殷勤一旦遷南郡江湖渺無垠寵辱良未定

君子豈緇磷寒暑已推斥别離生苦辛非將會面
目書札何由申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明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
眠不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性亦
欣然還復茅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府簡牘
盈目前當念中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遇明世庶
以道自全

寄大梁諸友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

湄燕譊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爲風水便但見山川馳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念還期相敦在勤事海内方勞師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方用憂人瘼況自抱微痾無將別來近顔鬢已蹉跎

郊園聞蟬寄諸弟

去歲郊園別聞蟬在蘭省今歲臥南譙蟬鳴歸路永夕響依山郭餘悲散秋景緘書報此時此心方

耿耿

寄中書劉舍人

雲霄路竟別中年跡暫同比翼趨丹陛連騎下南宫佳詠邀清月幽賞滞芳叢迨予一出守與子限西東晨露方蒼蒼離抱更沖沖忽覩九天詔秉綸歸國工玉座浮香氣秋禁散凉風應向横門度環珮杳玲瓏光輝恨未矚歸思坐難通蒼蒼松桂姿想在掖垣中

郡齋感秋寄諸弟

首夏辭舊國窮秋臥滁城方知昨日別忽覺徂歲驚高閣收煙霧池水晚澄清戸牖已凄爽晨夜感深情昔遊郎署間是月天氣晴授衣還西郊曉露田中行采菊投酒中昆弟自同傾簪組聊挂壁焉知有世榮一旦居遠郡山川間音形大道庶無累及兹念已盈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凄凄凉氣入蕭條林表散的皪荷上集夜霧着衣重新苔侵履濕遇兹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都水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飡徒令去京國覊旅當歲寒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别離酸私燕席云罷還齋夜方闌邃幕沉空宇孤燭照牀单應回兹夕念寧忘故歲歡川塗恍悠邈涕下一闌干

元日寄諸弟兼呈崔都水

一從守兹郡兩鬢生素髮新正加我年故歲去超忽淮濵異時候了似仲秋月川谷風景温城池草木發高齋矚多暇惆悵臨芳物日月昧還期念君何時歇

寄職方劉郎中

相閒二十載不得展平生一夕南宫遇聊用寫中情端服光朝次群列慕英聲歸來坐粉闈揮筆乃縱橫始陪文翰遊歡燕難久并子因謬忝出君爲沉疾嬰別離寒暑過荏苒春草生故園茲日隔新禽池上鳴郡中永無事歸思徒自盈

社日寄崔都水及諸弟群屬

山郡多暇日社時放吏歸坐閤獨成悶行塘閲清輝春風動高柳芳園掩夕扉遥思里中會心緒悵微微

寒食日寄諸弟

禁火曖佳辰念離獨傷抱見此野田花心思杜陵道聯騎定何時予今顔已老

三月三日寄諸弟兼懷崔都水

暮節看已謝茲晨愈可惜風澹意傷春池寒花斂夕對酒始依依懷人還的的誰當曲水行相思尋舊跡

寄楊協律

吏散門閣掩鳥鳴山郡中遠念長江別俯覺座隅空舟泊南池雨簟卷北樓風併罷芳樽燕爲愴昨時同

郡齋贈王卿

無術謬稱簡素飡空自嗟秋齋雨成滯山藥寒始華濩落人皆笑幽獨歲逾賒惟君出塵意賞愛似山家

簡恒璨

室虛多涼氣天高屬秋時空庭夜風雨草木曉離披簡書日云曠文墨誰復持聊因遇澄靜一與道人期

寄暢當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多應募籍籍動京關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間昔爲瓊樹枝今有風霜顔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霑纓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絶淮南春草生鳥鳴埜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

與齊民耕

贈琮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禪莫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世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

寄恒璨

心絶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簡郡中諸生

守郡卧秋閣四面盡荒山此時聽夜雨孤燈照窗間藥園日蕪漫書帷長自閑唯當上客至談詩一解顏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途中寄楊邈裴緒示褒子

上宰領淮右下國屬星馳霧野騰曉騎霜竿裂凍旗蕭蕭陟連岡莽莽望空陂風截鴈嘹唳雲䝉樹參差高齋明月夜中庭松桂姿當睽一酌恨況此

兩句期

示全眞元常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牀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因省風俗與從姪成緒遊山水中道先歸寄示

累宵同燕酌十舍攜征騎始造雙林寂遐搜洞府秘群峰繞盤鬱懸泉仰特異陰壑雲松埋陽崖煙花媚每慮觀省牽中乖遊踐志我尚山水行子歸棲息地一操臨流袂上聳干雲轡獨往倦危途懷冲寡幽致賴爾還都期方將登樓遲

歲日寄京師諸季端武等

獻歲抱深惻僑居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務牽少事河陽府晚守淮南壖平生幾會散已及蹉跎年昨日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去車馬不復全閑將酒爲偶默以道自詮聽訟南嵓寺見月西澗泉爲政無異術當責豈望遷終理來時裝歸鑿杜陵田

簡盧陟

可憐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悽惶戎旅下蹉跎淮海濱澗樹含朝雨山鳥弄餘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風塵

西澗即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淡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水生永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可散煩纓

發郡寄京師諸季淮南子弟

始罷永陽守復卧潯陽樓懸檻飄寒雨危堞浸江流迨茲聞鴈夜重憶別離秋徒有盈樽酒鎮此百端憂

寄黄劉二尊師

廬山兩道士各在一峰居矯掌白雲表晞髮陽和初清夜降真侶焚香滿空虛中有無爲樂自然與世疎道尊不可屈符守豈暇餘高齋遥致敬願示一編書

贈丘員外

高詞棄浮靡貞行表鄉閭未真南宮拜聊偃東山居大藩本多事日與文章疎每一覩之子高詠遂起子宵晝方連燕煩悰亦頓怯格言雅誨闕善謔

矜數餘久蹋思遊曠窮慘遇陽舒虎丘愜登眺吳門悵躊躇方此戀攜手豈云還舊墟告諸吳子弟文學爲何如

贈李判官

良玉定爲寶長材時所希佐幕方巡郡奏命布恩威食蔬程獨守飲氷節靡違決獄興邦頌高文稟天機賓館在林表望山啓西扉下有千畝田決漭吳土肥始耕已見穫袗絺今授衣政拙勞詳省淹留未得歸雖慙且忻願日夕覩光輝

寄皎然上人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想茲樓禪夜見月東峰初鳴鐘驚巖壑焚香滿空虛叨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文華地流水古僧居何當一遊詠倚閣吟躊躇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風始自疎林竹還復長榛叢端正良難久蕪穢易爲功援斧開衆鬱如師啓群蒙庭宇還清曠煩抱亦舒通海隅雨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

賢思無窮

和張舍人夜直中書寄吏部劉員外

西垣草詔罷南宮憶上才月臨蘭殿出凉自鳳池來松桂生丹禁鴛鷺集雲臺托身各有所相望徒徘徊

贈上方僧

見月出東山上方高處禪空林無宿火獨夜汲寒泉不下藍溪寺今年三十年

送李十四山東遊

聖朝有遺逸披膽謁至尊豈是貿榮寵誓將救元元權豪非所便書奏寢禁門高歌長安酒忠憤不可吞欻來客河洛日與靜者論濟世翻小事丹砂駐精魂東遊無復繫梁楚多大蕃高論動侯伯踈懷脫塵喧送君都門野飲我林中尊立馬望東道白雲滿梁園踟躕欲何贈空是平生言

送閻寀赴東川辟

水炭俱可懷孰云熱與寒何如結髮友不得攜手歡晨登嚴霜野送子天一端祇承簡書命俯仰豸角冠上陟白雲嶠下冥玄螯湍離群自有託歷險得所安當念返窮巷登朝成慨歎

送令狐岫宰恩陽

大雪天地閉群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行行行安得辭荷此蒲璧榮賢豪爭追攀飲餞出西京樽酒豈不歡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日僕御促前征逶遲歲已窮當造巴子城和氣被草木江水日夜清從來知善政離別慰友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湄名在翰墨場群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期大海吞東南橫嶺隔地維建邦臨日域溫燠御四時百國共臻奏珍奇獻京師富豪虞興戎繩墨不易持州伯荷天寵還當翊丹墀子爲門下生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上將翫國士下以報渴飢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青青連枝樹苒苒久別離客遊廣陵中俱到若有期俯仰叙存沒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飢夙駕多所迫復當還歸池長安三千里歲晏獨何爲南出登閶門驚飈左右吹所別諒非遠要令心不怡

餞雍聿之潞州謁李中丞

鬱鬱兩相遇出門草青青酒酣拔劒舞慷慨送子行驅馬涉大河日暮懷洛京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薄遊五府都高步振英聲主人才且賢重士百金輕絲竹促飛觴夜讌達晨星娛樂易淹暮諒在執高情

上東門會送李幼舉南遊徐方

離絃既罷彈罇酒亦已闌聽我歌一曲南徐在雲端雲端雖云邈行路本非難諸侯皆愛才公子遠結歡濟濟都門宴將去復盤桓令姿何昂昂良馬

遠遊冠意氣且爲別由來非所歎

送洛陽韓丞東遊

仙鳥何飄飄綠衣翠爲襟顧我差池羽咬咬懷好音徘徊洛陽中遊戲清川潯神交不在結歡愛自中心駕言忽徂征雲路邈且深朝遊尚同啄夕息當異林出餞宿東郊列筵屬城陰舉酒欲爲樂憂懷方沉沉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言還泠泠鵾絃哀悄悄冬夜閑丈夫雖耿介遠別多

苦顏君行拜高堂遠駕難久攀雞鳴儔侶發朔雪滿河關須臾在今夕罇酌且循環

送李儋

別離何從生乃在親愛中反念行路子拂衣自西東日昃不留宴嚴車出崇墉行遊非所樂端憂道未通春野百卉發清川思無窮芳時坐離散世事誰可同歸當掩重關默默想音容

留別洛京親友

握手出都門駕言適京師豈不懷舊廬惆悵與子辭麗日坐高閣清觴讌華池昨遊倏已過後遇良

未知念結路方永歲陰野無暉單車我當前暮雪子獨歸臨流一相望零淚忽沾衣

天長寺上方別子西有道

假邑非拙素況乃別伊人聊登釋氏居攜手戀茲晨高曠出塵表逍遙滌心神青山對芳苑列樹繞通津車馬無時絕行子倦風塵今當遵往路佇立欲何申唯持貞白志以慰心所親

贈別河南李功曹

耿耿抱私戚寥寥獨掩扉臨觴自不飲況與故人違故人方琢磨環朗代所稱憲禮更右職文翰灑

天機聿來自東山群彥仰餘輝談笑取高第綰綬
即言歸洛都遊燕地千里及芳菲今朝章臺別楊
柳亦依依雲霞未改色山川猶夕暉忽復不相見
心思亂霏霏

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

乖闊意方弭安知忽來翔累日重歡宴一旦復離
傷置酒慰茲夕秉燭坐華堂契闊未及展晨星出
東方征人慘已辭車馬儼成裝我懷自無歡原埜
滿春光羣水含時澤野雉鳴朝陽平生有壯志不
覺淚沾裳況自守空宇日夕但彷徨

送宣州周錄事

清時重儒士糾郡屬伊人薄遊長安中始得一交
親英豪若雲集餞別塞城闉高駕臨長路日夕起
風塵方念清宵宴已度芳林春從茲一分手緬邈
吳與秦但覩年運駛安知後會因唯當存令德可
以解悄勤

謝櫟陽令歸西郊贈別諸友生

結髮仕州縣蹉跎在文墨徒有排雲心何由生羽
翼幸遭明盛日萬物蒙生植獨此抱微痾頹然謝
斯職世道方荏苒郊園思偃息為歡日已延君子

情未極馳觴忽云晏高論良難測遊步清都宮迎
風嘉樹側晨起西郊道原野分黍稷自樂陶唐人
服勤在微力佇君列丹陛出處兩為得

送端東行

世承清白遺躬服古人言從官俱守道歸來共閑
門驅車何處去暮雪滿平原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酒自為
足累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
遊矚明世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

便拘束愧忝郎署跡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飄
飄翔輕轂行將親愛別戀此西澗曲逵風明夕川
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回首不遑宿明晨下煙
閣白雲在幽谷

送郗詹事

聖朝列群彥穆穆佐休明君子獨至止懸車守國
程忠良信舊德文學播英聲既獲天爵美況將齒
位并書奏蒙省察命駕乃東征皇恩賜印綬歸為
田里榮朝野同稱嘆園綺鬱齊名長衢軒蓋集飲
餞出西京時屬春陽節草木已含英洛川當盛宴

斯焉爲達生

送蘇評事

季弟仕譙都元兄坐蘭省言訪始欣欣念離當耿耿嗟峨夏雲起迢遞山川永登高望去塵紛思終難整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爲四海聞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闊晚相遇草感遽離群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勳無言羽書急坐闕相斯文

自尚書郎出爲滁州刺史留別親友兼示諸弟

少年不遠仕秉笏東西京中歲守淮郡奉命乃征行素慙省閣姿况忝符竹榮効愚方此始顧私豈獲并徘徊親交戀愴恨昆友情日暮風雪起我去子還城登塗建隼旟勒駕望承明雲臺煥中天龍闕鬱上征晨輿奉早朝玉露霑華纓一朝從此去服膺理庶甿皇恩儻歲月歸復厠羣英

送元錫楊凌

荒林翳山郭積水成秋晦端居意自違况別親與愛歡筵慊未足離燈悄已對還當掩郡閣佇君方此會

送楊氏女

永日方慼慼出門復悠悠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輕舟爾輩况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爲長所育兩別泣不休對此結中腸義往難復留自小闕内訓事姑貽我憂賴兹託令門仁恤庶無尤貧儉誠所尚資從豈待周孝恭遵婦道容止順其猷別離在今晨見爾當何秋居閑始自遣臨感忽難收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

送中弟

秋風入疎戶離人起晨朝山郡多風雨西樓更蕭條嗟予淮海老送子關河遥同來不同去沉憂寧復消

寄別李儋

首戴惠文冠心有决勝籌翩翩四五騎結束向并州名在相公幕丘山恩未酬妻子不及顧親友安得留夙昔同文翰交分共綢繆忽枉別離札涕淚一交流遠郡卧殘雨凉氣滿西樓想子臨長路時當淮海秋

送丘員外還山

長棲白雲表暫訪高齋宿還辭郡邑喧歸泛松江淥結茅隱蒼嶺伐薪響深谷同是山中人不知往來躅靈芝非庭草遼鶴委池鶩終當署里門一表高陽族

重送丘二十二還臨平山居

歲中始再覯方來又解攜纔留野艇語已憶故山棲幽澗人夜汲深林鳥長啼還持郡齋酒慰子霜露淒

送鄭端公弟移院常州

時瞻憲臣重禮爲內兄全公程儻見責私愛信不憖況昔陪朝列今茲俱海壖清觴方對酌天書忽告遷豈徒咫尺地使我心思縣應當自此始歸拜雲臺前

送陸侍御還越

居藩久不樂遇子聊一欣英聲頗籍甚交辟乃時珍繡衣過舊里驄馬輝四鄰敬恭尊郡守牋簡具州民䜣忝誠所媿思懷方見申置榻宿清夜加籩謀良辰遵途還盛府行舫繞長津自有賢方伯得此文翰賓

送崔叔清遊越

忘茲適越意愛我郡齋幽野情豈好謁詩興一相留遠水帶寒樹閶門望去舟方伯侔文士無爲成滯遊

送雲陽鄒儒立少府侍奉還京師

建中即藩守天寶爲侍臣歷觀兩都士多閱諸侯人鄒生乃後來英俊亦罕倫爲文頗瓌麗禀度自貞醇甲科僨令名延閣播芳塵再命趨王畿請告奉慈親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欣昆弟俱時秀長衢當自伸聊從郡閣暇美此時景新方將極娛宴已復及離辰省署慙再入江海縣十春今日閶門路握手子歸秦

送豆盧策秀才

歲交冰未泮地卑海氣昏子有京師遊始發吳閶門新黃含遠林微綠生陳根詩人感時節行道當憂煩古來濩落者俱不事田園文如金石韻豈乏知音言方辭郡齋榻爲酌離亭罇無爲倦羈旅一去高飛翻

送劉評事

聲華滿京洛藻翰發陽春未遂鵷鴻舉尚爲江海

賔吳中高宴寵西上一遊秦已想函關道遊子冐風塵籠禽羨歸翼遠守懷交親況復歲云暮凛凛氷霜辰旭霽開郡閣寵餞集文人洞庭摘朱實松江獻白鱗丈夫豈恨別一酌且歡忻

送雷監赴闕庭

才大無不備出入爲時須雄藩精理行秘府擢文儒詔書忽已至焉得久踟躕方舟趍朝謁觀者盈路衢廣筵列衆賔送爵無停迂攀餞誠悽恨賀榮且歡娛長陪栢梁宴日向丹墀趍昨方重右職蹉跎獨海隅

酬盧嵩秋夜見寄五韻

喬木生夜涼月華滿前墀去君咫尺地勞君千里思素秉棲遁志況貽招隱詩坐見林木榮願赴滄洲期何能待歲晏攜手當此時

酬鄭戶曹驪山感懷

蒼山何鬱盤飛閣凌上清先帝昔好道下元朝百靈白雲已蕭條麋鹿但縱橫泉水今尚暖舊林亦青青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翻翻日月旗殷殷鼙鼓聲萬馬自騰驤八駿按轡行日出煙嶠綠氛氳麗層甍登臨起遐想

沐浴懽聖情朝燕詠無事時豐賀國禎日和絃管音下使萬室聽海內湊朝貢賢愚共歡榮合沓車馬喧西聞長安城事往世如寄感深迹所經申章報蘭藻一望雙涕零

酬李儋

開門臨廣陌旭旦車駕喧不見同心友徘徊憂且煩都城二十里居在艮與坤人生所各務乖闊累朝昏湛湛樽中酒青青芳樹園緘情未及發先此枉瑤璠邁世超高躅尋流得眞源明當策疲馬與子同笑言

酬元偉過洛陽夜燕

三載寄關東所懽皆遠違思懷方耿耿忽得觀容輝親燕在良夜歡攜闕中闈問我猶杜門不能奮高飛明燈照四隅炎岸正可依清觴雖云酌所媿乏珍肥晨裝復當行寥落星已稀何以慰心曲佇子西還歸

酬韓質舟行阻凍

晨坐枉嘉藻持此慰寢興中獲辛苦奏長河結陰氷皓曜群玉發淒清孤景凝至柔反成堅造化安可恒方舟未得行鑿飲空兢兢苦寒彌時節待泮

豈所能何必涉廣川荒衢且升騰殷勤宣中意庶
用達吾朋

李博士弟以余罷官居同德精舍共有伊
陸名山之期久而未去枉詩見問中云宋
生昔登覽末云那能顧蓬革直書鄙懷聊
以爲答

初夏息衆緣雙林對禪客枉玆芳蘭藻促我幽人
策冥搜全前哲逸句陳往迹髣髴陸渾南迢遰千
峰碧從來遲高駕自顧無物役山水心所娛如何
更朝夕晨興涉清洛訪子高陽宅莫言往來疎驚

馬知阡陌

荅李博士

休沐去人遠高齋出林杪晴山多碧峰顥氣疑秋
曉端居喜良友枉使千里路緘書當夏時開緘時
已度簷雛已飄颻荷露方蕭颯夢遠竹窗幽行稀
蘭徑合舊居共南北往來只如昨問君今爲誰日
夕度清洛

荅劉西曹

公館夜云寂微涼羣樹秋西曹得時彥華月共淹
留長嘯舉清觴志氣誰與儔千齡事雖邈俯念忽
已周篇翰如雲興京洛頗優游詮文不獨古理妙
即同流淺劣見推許恐爲識者尤空慙文璧贈日
夕不能酬

荅貢士黎逢

茂等方上達諸生安可希栖神澹物表渙汗布令
詞如彼崑山玉本自有光輝鄙人徒區區稱嘆亦
何爲彌月曠不接公門但驅馳蘭章忽有贈持用
慰所思不見心尚密況當相見時

荅韓庫部

良玉表貞度麗藻頗爲工名列金閨籍心與素士

同日晏下朝來車馬自生風清宵有佳興皓月直
南宮矯翮方上征顧我邈忡忡豈不願攀舉執事
府庭中智乖時亦蹇才大命有通邅當以道推解
組守嵩蓬

荅崔主簿倬

朗月分林靄遙管動離聲故驩良已阻空宇澹無
情窈窕雲鴈沒蒼茫河漢橫蘭章不可荅冲襟徒
自盈

荅徐秀才

鉛鈍謝貞器時秀猥見稱豈如白玉仙方與紫霞

升清詩舞艷雪孤抱瑩玄冰一枝非所貴懷書思
武陵

答長寧令楊轍

皓月升林表公堂滿清輝嘉賓自遠至觴飲夜何
其宰邑視京縣歸來無寸資瓌文溢衆寶雅正得
吾師廣川含澄瀾茂樹擢華滋短才何足數枉贈
媿妍詞歡眄良見屬素懷亦已披何意雲栖翰不
嫌蓬艾卑但恐河漢没回車首路岐

答馮魯秀才

晨坐枉瓊藻知子返中林淡然山景晏泉谷響幽

禽昜歸謝塵跡逍遥舒道心顧我腰間綬端爲華
髮侵簿書勞應對篇翰曠不尋薄田失鋤耨生苗
安可任徒令慙所問想望東山岑

答崔主簿問兼簡温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寂了將身世
浮閑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
篁抽即此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意愧蒙
君子憂

清都觀答幼遐

逍遥仙家子日夕朝玉皇興高清露没渴飲瓊華

漿解組一來歎披衣拂天香粲然顧我笑綠簡發
新章泠泠如玉音馥馥若蘭芳浩意坐盈此月華
殊未央却念諠譁日何由得清涼疏松抗高殿密
竹陰長廊榮名等糞土攜手隨風翔

善福精舍答韓司錄清都觀會宴見憶

弱志厭衆紛抱素寄精廬皦皦仰時彥悶悶獨爲
愚之子亦辭秩高蹤罷馳驅忽因西飛禽贈我以
瓊琚始表仙都集復言歡樂殊人生各有因契闊
不獲俱一來田野中日與人事疎水木澄秋景逍
遥清賞餘枉駕懷前諾引領豈斯須無爲便高翔

邈矣不可迁

答長安丞裴稅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無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鈍
姿臨流意已凄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
若遺獨踐幽人蹤邈將親友違髦士佐京邑懷念
枉貞詞久雨積幽抱清樽宴良知從容操劇務文
翰方見推安能戢羽翼顧此林栖時

奉酬處士叔見示

挂纓守貧賤積雪卧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攜到
門高齋樂燕罷清夜道心存即此同疎氏可以一

忘言

答庫部韓郎中

高士不羇世頗將榮辱齊適委華冕去欲還幽林栖雖懷承明戀欣與物累睽逍遥觀運流誰復識端倪而我豈高致偃息平門西愚者世所遺沮溺共耕犁風雪積深夜園田掩荒蹊幸蒙相思札欵曲期見攜

答暢校書當

偶然弃官去投跡在田中日出照茅屋園林養愚蒙雖云無一資罇酌會不空且欣百穀成仰歎造

化功出入與民伍作事靡不同時伐南澗竹夜還灃水東貧寠自成退豈為高人蹤覽君金玉篇彩色發我容日日欲為報方春已徂冬

灃上精舍答趙氏外生伉

遠跡出塵表寓身雙樹林如何小子伉亦有超世心擔書從我遊攜手廣川陰雲開夏郊綠景晏青山沉對榻遇清夜獻詩合雅音所推苟禮數於性道豈深隱拙在冲默經世昧古今無為率爾言可以致華簪

答端

郊園夏雨歇閑院綠陰生職事方無效幽賞獨違情物色坐如見離抱悵多盈況感夕凉氣聞此亂蟬鳴

答王郎中

卧閤枉芳藻覽旨悵秋晨守郡猶羇寓無以慰嘉賓野曠歸雲盡天清曉露新池荷凉已至窗梧落漸頻風物殊京國邑里但荒榛賦繁屬軍興政拙媿斯人髦士久臺閣中路一漂淪歸當列聖朝豈念卧淮濵

答崔都水

亭亭心中人迢迢居秦關常緘素札去適枉華章還憶在灃郊時攜手望秋山久嫌官府勞初喜罷秩閑終年不事業寢食長慵頑不知為時來名籍掛郎間攝衣辭田里華簪耀頹顔卜居又依仁日夕正追攀牧人本無術命至苟復遷離念積歲序歸途眇山川郡齋有佳月園林含清泉同心不在宴樽酒徒盈前覽君陳迹遊詞意俱悽妍忽忽已終日將酬不能宣甿稅況重疊公門極熬煎責逋甘首免歲晏當歸田勿厭守窮轍慎為名所牽

答裴丞說歸京所獻

執事頗勤久行去亦傷乖家貧無僮僕吏卒升寢
齋衣服藏内篋藥草曝前階誰復知次第蔓落且
安排還期在歲晏何以慰吾懷

荅裴處士

遺民愛精舍乘犢入青山來署高陽里不遇白衣
還禮賢方化俗聞風自歎關況子逸群士栖息蓬
蒿間

荅楊奉禮

多病守山郡自得接嘉賓不見三四日曠若十餘
旬臨觴獨無味對榻已生塵一詠舟中作灑雪忽
驚新煙波見棲旅景物具昭陳秋塘唯落葉野寺
不逢人白事廷吏簡閑居文墨親高天池閣靜寒
菊霜露頻應當整孤棹歸來展殷勤

荅僩奴重陽二甥

弃職曾守拙翫幽遂忘喧山澗依磽埆竹樹蔭清
源貧居煙火濕歲熟梨棗繁風雨飄茅屋蒿草沒
瓜園群屬相歡悅不覺過朝昏有時看禾黍落日
上秋原飲酒任眞性揮筆肆狂言一朝忝蘭省三
載居遠藩復與諸弟子篇翰每相敦西園休習射
南池對芳罇山藥經雨碧海榴凌霜翻念爾不同

此悵然復一論重陽守故家僩子旅湘沅俱有緘
中藻惻惻動離魂不知何日見衣上淚空存

荅重陽

省劄陳往事愴憶數年中一身朝北闕家累守田
農望山亦臨水暇日每來同性情一疎散園林多
清風忽復隔淮海夢想在灃東病來經時節起見
秋塘空城郭連榛嶺鳥雀噪溝叢坐使驚霜鬢撩
亂已如蓬

酬劉侍郎使君

瓊樹凌霜雪葱蒨如芳春英賢雖出守本自玉階
人宿昔陪郎署出入仰清塵孰云俱列郡比德豈
爲鄰風雨飄海氣清涼悅心神重門深夏晝賦詩
延衆賓方以歲月舊每蒙君子親繼作郡齋什遠
贈荊山珍高閑庶務理遊眺景物新朋友亦遠集
燕酌在佳辰始唱已慙拙將酬益難伸濡毫意僶
勉一用寫悁勤

荅令狐侍郎

一凶乃一吉一是復一非孰能逃斯理亮在識其
微三黜故無慍高賢當庶幾但以親交戀音容邈
難希況惜別離久俱忻藩守歸朝宴方陪厠山川

又乖違吳門冐海霧峽路凌連磯同會在京國相
望涕沾衣明時重英才當復列彤闈白玉雖塵垢
拂拭還光輝

酬張協律

昔人鸎春地今人復一賢屬余藩守日方君卧病
年麗思阻文宴芳蹤闕賓筵經時豈不懷欲往事
屢牽公府適煩倦開緘瑩新篇非將握中寶何以
比其妍感玆棲寓詞想復痾瘵纏空宇風霜交幽
居情思綿當以貧非病孰云白未玄邑中有其人
憔悴即我愆由來牧守重英俊得薦延匪人等鴻

毛斯道何由宣遭時無早晚蘊器俟良緣觀文心
未衰勿藥疾當痊晨期簡牘罷馳慰子沖然

奉和聖製重陽日賜宴

聖心憂萬國端居在穆清玄功致海晏錫讌表文
明恩屬重陽節雨應此時晴寒菊生池苑高樹出
宮城捧藻千官處垂戒百王程復覩開元日臣愚
獻頌聲

和吳舍人早春歸沐西亭言志

曉漏戒中禁清香肅朝衣一門雙掌誥伯侍仲言
歸亭高性情曠職寮交遊稀賦詩樂無事解帶偃
南扉陽春美時澤旭霽望山暉幽禽響未轉東原
緣猶微名雖列仙爵心已遺塵機即事同巖隱聖
渥良難違

荅河南李士巽題香山寺

洛都游宦日少年攜手行投杯起芳席總轡振華
纓關塞有佳氣巖開伊水清攀林憇佛寺登高望
都城蹉跎二十載世務各所營玆賞長在夢故人
安得并前歲守九江恩召赴咸京因塗再登歷山
河屬晴明寂寞僧侶少蒼茫林木成墻宇或崩剝
不見舊題名舊遊況存殁獨此淚交橫交橫誰與

同書辟貽友生今玆守吳郡綿思方未平子復經
陳迹一感我深情逹業惻愴篇中有金玉聲反覆
終難荅金玉尚爲輕

荅故人見諭

素寡名利心自非周圓器徒以歲月資屢蒙藩條
寄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緵單慵疎百
函愧常負交親責且爲一官累況本濩落人歸無
置錐地省已已知非枉書見深致雖欲効區區何
由枉其志

酬閻員外陟

寒夜阻良覿叢竹想幽居虎符予已誤金丹子何
如讖集觀農暇笙歌聽訟餘雖蒙一言教自愧道
情疎

長安遇馮著

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問客何為來采山因買
斧冥冥花正開颺颺鷰新乳昨別今已春鬢絲生
幾縷

廣陵遇孟九雲卿

雄藩本帝都遊士多俊賢夾河樹鬱鬱華館千里
連新知雖滿堂中意頗未宣忽逢翰林友歡樂斗
酒前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
安得妍明月滿淮海哀鴻逝長天所念京國遠我
來君欲還

逢楊開府

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
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
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
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
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
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

識唯有故人知

有所思

借問堤上柳青青為誰春空遊昨日地不見昨日
人繚繞萬家井往來車馬塵莫道無相識要非心
所親

暮相思

朝出自不還暮歸花盡發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
月空館忽相思微鍾坐來歇

夏夜憶盧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蕭灑在幽
林炎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間
徽音人生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旦層城
苦沉沉

春中憶元二

雨歇萬井春柔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陵
曲遊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君瑩
如玉

懷素友子西

廣陌並遊騎公堂接華襟方歡遽見明永日獨沉
吟階暝流暗駛氣疎露已侵層城湛深夜片月生

幽林往欵良未遂來覲曠無音恒當清觴宴思子玉山岑耿耿何以寫密言空委心

月晦憶去年與親友曲水遊讌

晦賞念前歲京國結良儔騎出宣平里飲對曲池流今朝隔天末空園傷獨遊雨歇林光變塘綠鳥聲幽凋氓積逋稅華鬢集新秋誰言戀虎符終當還舊丘

池上懷王卿

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塘重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蒼蒼私燕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願相將

立夏日憶京師諸弟

改序念芳辰煩襟倦日永夏木已成陰公門晝恒靜長風始飄閣疊雲纔吐嶺坐想離居人還當惜徂景

曉至園中憶諸弟崔都水

山郭恒悄悄林月亦娟娟景清神已澄事簡慮絶牽秋塘徧衰草曉露洗紅蓮不見心所愛茲賞豈爲妍

雨夜感懷

微雨灑高林塵埃自蕭散耿耿心未平沉沉夜方半獨驚長簟冷遽覺愁鬢換誰能當此夕不有盈襟歎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云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道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移清賞存吏役豈遑暇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濯蘿月不可援長往遂眞性暫遊恨卑喧出身既事世高躅難等論

憶澧上幽居

一來當復去猶此厭攀籠況我林棲子朝服坐南宮唯獨問啼鳥還如澧水東

重陽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澧上赴崔都水及諸弟燕集悽然懷舊

今日重九讌去歲在京師聊廻出省步一赴郊園期嘉節始云邁周辰已及茲秋山滿清景當賞屬乖離凋散民里闊摧翳衆木衰樓中一長嘯惻愴起涼颸

始夏南園思舊里

夏首雲物變雨餘草木繁池荷初帖水林花已掃
圃縈叢蝶尚亂依閣鳥猶喧對此殘芳月憶在漢
陵原

登蒲塘驛沿路見泉谷郵墅忽想京師舊
居追憶昔年

青山導騎遶春風行旆舒均徭視屬城問疾躬里
閭煙水依泉谷川陸散樵漁忽念故園日復憶驪
山居荏苒斑鬢及蔓寢婚宦初不覺平生事咄嗟
二紀餘存没闊已永悲多歡自踈高秩非爲美闌
干淚盈裾

經函谷關

洪河絕山根單軌出其側萬古爲要樞往來何時
息秦皇既恃險海内被吞食及嗣同覆顛咽喉莫
能塞炎靈詎西駕婁子非經國徒欲扼諸侯不知
恢至德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沉戰死魂上
結窮冤亘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
金湯獨何力馳車一登眺感慨中自惻

經武功舊宅

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九始往今來
復慼慼居人少茫茫埜田綠風雨經舊墟毀垣迷

往躅門臨川流駛樹有羇雌宿多累恒悲往長年
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徊結心曲

往雲門郊居塗經廻流作

茲晨乃休暇適往田家廬原谷徑塗澁春陽草木
敷纔遵板橋曲復此清澗紆崩壑方見射廻流忽
已舒明滅泛孤景杳靄含夕虛無將爲邑志一酌
澄波餘

乘月過西郊渡

遠山含紫氛春埜靄云暮值此歸時月留連西澗
渡謬當文墨會得與羣英遇賞逐亂流翻心將清
景悟行車儼未轉芳草空盈步已舉候亭火猶愛
郵原樹還當守故局悵恨乖幽素

晚歸灃川

凌霧朝閶闔落日返清川簪組方暫解臨水一翛
然昆弟欣來集童稚滿眼前適意在無事攜手望
秋田南嶺横爽氣高林繞遥阡野廬不鋤理翳翳
起荒煙名秩斯逾分廉退愧不全已想平門路晨
騎復言旋

授衣還田里

公門懸甲令澣濯遂其私晨起懷愴恨野田寒露

時氣收天地廣風淒草木衰山明始重疊川淺更
逶迤煙火生閭里禾黍積東菑終焉可樂業時節
一來斯

夕次盱眙縣

落帆逗淮鎮停舫臨孤驛浩浩風起波冥冥日沉
夕人歸山郭暗鴈下蘆洲白獨夜憶秦關聽鐘未
眠客

春月觀省屬城始憇東西林精舍

因時省風俗布惠迨高年建隼出潯陽整駕遊山
川白雲歛晴壑群峰列遥天嶔崎石門狀杳靄香

爐煙榛荒屢胥塈逼側殆覆顛方臻釋氏廬時物
屢華妍曇遠昔經始於茲閟幽玄東西竹林寺灌
注寒澗泉人事既云泯歲月復已綿殿宇餘丹紺
磴閣峭攲懸佳士亦棲息善身絕塵緣今我蒙朝
寄敎化敷里鄽道妙苟爲得出處理無徧心當同
所尚跡豈辭纒牽

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

館宿風雨滯始晴行盖轉潯陽山水多草木俱紛
行崎嶇緣碧澗蒼翠踐苔蘚高樹夾潺湲崩石橫
陰嶂[illegible]杳依寒折餘雲冒嵐淺性愜形豈勞境殊

路遺緬憶昔終南下佳遊亦屢展時禽下流暮紛
思何由遣

山行積雨歸途始霽

攬轡窮登降陰雨遘二旬但見白雲合不睹巖中
春急澗豈易揭峻塗良難遵深林猿聲冷沮洳虎
跡新始霽升陽景山水閱清晨雜花積如霧百卉
萋已陳鳴騶屢驤首歸路自欣欣

傷逝

染白一爲黑焚木盡成灰念我室中人逝去亦不
迴結髮二十載賓敬如初來提攜屬時屯契闊憂

患灾柔素亮爲表禮章夙所該仕公不及私百事
委令才一旦入閨門四壁滿塵埃斯人既已矣觸
物但傷摧單居移時節泣涕撫嬰孩知妄謂當遣
臨感要難裁夢想忽如睹驚起復徘徊此心良無
已遶屋生蒿萊

往富平傷懷

晨起凌嚴霜慟哭臨素帷駕言百里塗惻愴復何
爲昨者仕公府屬城常載馳出門無所憂返室亦
熙熙今者掩筠扉但聞童稚悲丈夫須出入顧爾
內無依銜恨已酸骨何況苦寒時單車路蕭條迴

首長逶遲飄颻忽截野嘹唳鴈起飛昔時同往路
獨往今詎知

出還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
位悽悽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
下戲咨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飡對案
空垂淚

冬夜

杳杳日云夕鬱結誰爲開單衾自不暖霜霰已皚
皚晚歲淪風志驚鴻感深哀深哀當何爲桃李忽

凋摧帷帳徒自設冥冥豈復來平生雖恩重遷去
托窮埃抱此女曹恨顧非高世才振衣中夜起河
漢尚徘徊

送終

奄忽逾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
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復委
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鬱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
宿風霜晨遷俯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
覩白日光俯仰遽終畢封樹已荒涼獨留不得還
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

卒歲月始難忘

除日

思懷耿如昨季月已云暮忽驚年復新猶恨人成
故冰池始泮綠梅稍還飄素淑景方轉延朝朝自
難度

對芳樹

迢迢芳園樹列映清池曲對此傷人心還如故時
綠風條灑餘靄露葉承新旭佳人不再攀下有往
來躅

月夜

皓月流春城華露積芳草坐念綺窗空翻傷清景
好清景終若斯傷多人自老

歎楊花

空濛不自定況值暄風度舊賞逐流年新愁忽盈
素纔縈下苑曲稍滿東城路人意有悲歡時芳獨
如故

過昭國里故第

不復見故人一來過故宅物變知景暄心傷覺時
寂池荒野筠合庭綠幽草積風散花意謝鳥還山
光夕宿昔方同賞詎知今念昔緘室在東廂遺器

不忍覩桒翰全分意芳巾尚染澤殘工委筐篋餘素經刀尺收此還我家將還復愁惕永絕攜手歡空存舊行迹冥冥獨無語杳杳將何適唯思今古同時緩傷與戚

夏日

已謂心苦傷如何日方永無人不晝寢獨坐山中靜悟澹將遣慮學空庶遺境積俗易爲侵愁來復難整

端居感懷

沉沉積素抱婉婉屬之子永日獨無言忽驚振衣起方如在幃室復悟永終已稚子傷恩絕盛時若流水暄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寂性常喻人滞情今在已空房欲云暮巢鷰亦來止夏木遽成陰綠苔誰復履感至竟何方幽獨長如此

悲紈扇

非關秋節至詎是恩情改掩嚬人已無委篋涼空在何言永不發暗使銷光彩

閑齋對雨

幽獨自盈抱陰淡亦連朝空齋對高樹疎雨共蕭條巢鷰翻泥濕蕙花依砌消端居念往事倏忽苦驚飈

林園晚霽

雨歇見青山落日照林園山多煙鳥亂林清風景翻提攜唯子弟蕭散在琴樽同遊不同意耿耿獨傷魂寂寞鍾已盡如何還入門

秋夜二首

庭樹轉蕭蕭陰蟲還戚戚獨向高齋眠夜聞寒雨滴微風時動牖殘燈尚留壁惆悵平生懷偏來委今夕

霜露已淒淒星漢復昭回朔風中夜起驚鴻千里來蕭條涼葉下寂寞清砧哀歲晏仰空宇心事若寒灰

感夢

歲月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覿微夢感嘆起中宵綿思靄流月驚魂颯迴飈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同德精舍舊居傷懷

洛京十載別東林訪舊扉山河不可望存沒意多違時遷迹尚在同去獨來歸還見窗中鴿日暮遶庭飛

白璧衆求瑕素絲易成汙萬里顛沛還高堂已長暮積憤方盈抱纓哀忽逾度念子從此終黃泉竟誰訴一爲時事感豈獨平生故唯見荒丘原埜草塗朝露

張彭州前與緱氏馮少府各惠寄一篇多故未荅張已云没因追哀叙事兼遠簡馮生

君昔掌文翰四域復石渠朱衣乘白馬輝光照里閭余時忝南省接讌媿空虛一别守兹郡蹉跎歲再除長懷關河表永日簡牘餘郡中有方塘涼閣對紅蕖金玉蒙遠貺篇詠見吹噓未荅平生意已没九原居秋風吹寢門長慟涕漣如覆視緘中字奄爲昔人書髮鬢已云白交友日凋疎馮生遠同恨顦顇在田廬

東林精舍見故殿中鄭侍御題詩追舊書情涕泗横集因寄呈閻澧州馮少府

仲月景氣佳東林一登歷中有故人詩淒涼在高壁精思長懸世音容已歸寂墨澤傳灑餘磨滅親翰跡平生忽如夢百事皆成昔結騎京華年揮文

簪笏積朝廷重英彥時輩分珪璧永謝栢梁陪獨闕金門籍方嬰存没感豈暇林泉適雨餘山景寒風散花光夕新知雖滿堂故情誰能覿唯當同時友緘寄空悽慽

睢陽感懷

豺虎犯天綱昇平無内備長驅陰山卒略踐三河地張侯本忠烈濟世有深智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窮年方絶輸鄰援皆攜貳使者哭其庭救兵終不至重圍雖可越藩翰諒難弃飢喉待危巢懸命中路墜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空城唯白骨同往無賤貴哀哉豈獨今千載當歔欷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屢遷斥山河長鬱盤蕭條孤煙絶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緝遺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

感事

霜雪皎素絲何意墜墨池青蒼猶可濯黑色不可

移女工再三歎委弃當此時歲寒雖無褐機杼誰
肯施

感鏡

鑄鏡廣陵市菱花匣中發宿昔嘗許人鏡成人已
没如氷結圓器類璧無絲髮形影終不臨清光殊
不歇一感平生言松枝掛秋月

歎白髮

還同一葉落對此孤鏡曉絲縷乍難分楊花復相
繞時役人易衰吾年白猶少

韋蘇州詩集

韋蘇州詩集

五言古詩

登高望洛城作

高臺造雲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埶據萬國
尊河岳出雲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貢城背北
邙原帝宅夾清洛丹霞捧朝暾葱蘢瑤臺榭窈窕
雙闕門十載構屯難兵戈若雲屯膏腴滿榛蕪比
屋空毀垣聖主乃東眷俾賢拯元元熙熙居守化
泛泛太府恩至損當受益苦寒必生溫平明四城
開稍見市井喧坐感理亂迹永懷經濟言吾生自
不達空鳥何翩翻天高水流遠日晏城郭昏徘徊
訖旦夕聊用寫憂煩

同德寺閣集眺

芳節欲云晏遊遨相樂從高閣照丹霞飅飅含遠
風寂寥氛氳廓超忽神慮空旭日霽皇州岧嶤見
兩宮嵩少多秀色群山莫與崇三川浩東注瀍澗
亦來同陰陽降大和宇宙得其中舟車滿川陸四
國靡不通舊堵今已葺庶甿亦已豐周覽思自奮
行當遇時邕

登樂遊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
王頹墉旣凌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
飄揚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鐘何處來暮色
忽蒼蒼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
世同一傷歸當守冲漠跡寓心自忘

登西南岡卜居遇雨尋竹浪至澧壖縈帶
數里清流茂樹雲物可賞

登高創危構林表見川流微雨颯已至蕭條川氣
秋下尋密竹盡忽曠沙際遊紆曲水分野綿延稼
盈疇寒花明廢墟樵牧笑榛丘雲水成陰澹竹樹

更清幽適自戀佳賞復茲永日留

澧上與幼遐月夜登西岡翫花

置酒臨高隅佳人自城闕已翫滿川花還看滿川
月花月方浩然賞心何由歇

臺上遲客

高臺一悄望遠樹間朝暉但見東西騎端令心賞
違始霽郊園綠暮春啼鳥稀徒然對芳物何能獨
醉歸

樓中月夜

端令倚懸檻長望抱沉憂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茲
樓表蓮送餘馥華露湛新秋坐見蒼林變清輝愴
已休

登重玄寺閣

時暇陟雲構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千里鬱蒼
蒼山川表明麗四海杳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
四方俗繁節又暄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
遍芬芳於茲省甿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
恨歸路長

觀早朝

伐鼓通嚴城車馬溢廣躔煌煌列明燭朝服照華

鮮金門杳深沉尚聽清漏傳河漢忽已沒司閽啓
晨關丹殿據龍首崔嵬對南山寒生千門裏日照
雙闕間禁旅下城列鑪香起中天輝輝覩明聖濟
濟行俊賢媿無鴛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毛羽
雲路相追攀

游龍門香山泉

山水本自佳遊人已忘慮碧泉更幽絕賞愛未能
去潺湲瀉幽磴繚繞帶嘉樹激轉忽殊流歸泓又
同注羽觴自成翫永日亦延趣靈草有時香仙源
不知處還當候圓月攜手重遊寓

龍門遊眺

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都門遥相望佳氣生朝夕素懷出塵意適有攜手客精舍遶層阿千龕鄰峭壁緑雲路猶緬憩澗鐘已寂花樹發煙華淙流散石脉長嘯招遠風臨潭漱金碧日落望都城人間何役役

洛都遊寓

東風日已和元化亮無私草木同時植生條有高卑罷官守園廬豈不懷渴飢窮通非所干跼促當何為佳辰幸可遊親友亦相追朝從華林宴暮返

東城期掇英出蘭臯玩月步川坻軒冕誠可慕所憂在縶維

再遊龍門懷舊侶

兩山鬱相對晨策方上干霧靄眺都城悠悠俯清瀾邈矣二三子茲焉屢遊盤良時忽已周獨往念前歡好鳥始云至衆芳亦未闌遇物豈殊昔慨傷自有端

莊嚴精舍遊集

良遊因時暇乃在西南隅緑煙凝層城豐草滿通衢精舍何崇曠煩跼一泓舒架虹施廣蔭構雲眺

八區即此塵境遠忽聞幽鳥殊新林泛景光叢緑含露濡永日亮難遂平生少歡娛誰能遽還歸幸與高士俱

府舍月游

官舍耿深夜佳月喜同游横河俱半落泛露忽驚秋散彩疎群樹分規澄素流心期與皓景蒼蒼殊未收

任鄠令渼陂遊眺

野水瀲長塘煙花亂晴日氛氲緑樹多蒼翠千山出遊魚時可見新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閒恨無理

人術

西郊遊矚

東風散餘沍陂水淡已緑煙芳何處尋香靄春山曲新禽弄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諸君游華觴忻見屬

再游西郊渡

水曲一追游游人重懷戀嬋娟昨夜月還向波中見驚禽棲不定流芳寒未徧攜手更何時伫看花似霰

月溪與幼遐君貺同遊

岸篠覆迴溪迴溪曲如月沉沉水容綠寂寂流鶯
歇淺石方凌亂遊禽時出沒半雨夕陽霏綠源雜
花發明晨重來此同心應已闕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游白家竹潭

清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絶嶺險下視深潭
黑密竹已成暮歸雲殊未極春鳥依谷暄紫蘭含
幽色已將芳景遇復欸平生憶終念一歡別臨風
還默默

秋夕西齋與僧神靜遊

晨登西齋望不覺至夕曛正當秋夏交原野起煙
氛坐聽涼飈舉華月稍披雲漠漠山猶隱灔灔川
始分物幽夜更殊境靜與彌臻息機非傲世于時
乏嘉聞究空自爲理況與釋子群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
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
澗水飢劬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無宿儲徭役
猶未已方慙不耕者祿食出閭里

園亭覽物

積雨時物變夏綠滿園新殘花已落實高笋半成

筠守此幽棲地自是忘機人

觀澧水漲

夏雨萬壑湊澧漲暮渾渾草木盈川谷澶漫一平
呑槎梗方瀰泛濤沫亦洪翻北來注涇渭所過無
安源雲嶺同昏黑觀望悸心魂舟人空斂棹風波
正自奔

陪王卿郎中遊南池

鵁鶄俱失侶同爲此地遊露浥荷花氣風散柳園
秋煙草凝衰嶼星漢泛歸流林高初上月塘深未
轉舟清言屢往復華樽始獻酬終憶秦川賞端坐
起離憂

南園陪王卿遊矚

形跡雖拘檢世事淡無心郡中多山水日夕聽幽
禽几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池暮
色沉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何爲貴可以
寫冲襟

遊西山

時事方擾擾幽賞獨悠悠弄泉朝涉澗采石夜歸
州揮翰題蒼峭下馬歷嵌丘所愛唯山水到此即
淹留

春遊南亭

川明氣已變巖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緑春塘泉脉動景煦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遥池館華益媿専城寵

再遊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於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疎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測測石泉冷曖曖煙谷虚中有釋門子種果結茅廬出身厭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忤視險方晏如況將塵埃外襟抱從此舒

遊靈巖寺

始入松路永獨欣山寺幽不知臨絶檻乃見西江流吴岫分煙景楚甸散林丘方誤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游地疎泉谷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期杪秋

與盧陟同遊永定寺北池僧齋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緑池芳草氣閑齋春樹陰晴蝶飄蘭徑遊蜂遶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游溪

野水煙鶴唳楚天雲雨空翫舟清景晚垂釣緑蒲中落花飄旅衣歸流澹清風緑源不可極遠樹但青蔥

遊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游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緑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

襄武館遊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游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是時秔稻熟四望盡田疇仰恩慚政拙念勞喜歲收澹泊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往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雲集芳樽始淹留還希習池賞聊以駐鳴騶

秋景詣瑯琊精舍

屢訪塵外跡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上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意有清夜戀身爲符守嬰悟言緇衣子蕭灑中林行

慈恩精舍南池作

清境豈云遠炎氛忽如遺重門布緑陰菡萏滿廣

池石髮散清淺林光動漣漪緣崖摘紫房扣檻集
靈龜浥浥餘露氣馥馥幽襟披積喧忻物曠耽翫
覺景馳明晨復趨府幽賞當反思

雨夜宿清都觀

靈飈動閶闔微雨灑瑤林復此新秋夜高閣正沉
沉曠歲恨殊跡茲夕一披襟洞戶含涼氣網軒構
層陰況自展良友芳樽遂盈斟適悞委前妄清言
怡道心豈戀腰間綬如役籠中禽

善福精舍秋夜送諸君

廣庭獨閑步夜色方湛然丹閣已排雲皓月更高

懸繁露降秋節蒼林鬱芊芊仰觀天氣涼高詠古
人篇撫已亮無庸結交賴群賢屬予翹思時方子
中夜眠相去隔城闕佳期屢徂遷如何日夕待見
月三四圓

東郊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淡吾
慮依叢適自憩緣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
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
眞可庶

秋郊作

清露澄境遠旭日照林初一望秋山靜蕭條形迹
疎登原欣時稼采菊行故墟方願沮溺耦淡泊守
田廬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
獨惟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

神靜師院

青苔幽巷徧新林露氣微經聲在深竹高齋獨掩
扉憩樹愛嵐嶺聽禽悅朝暉方耽靜中趣自與塵
事違

精舍納涼

山景寂已晦野寺變蒼蒼夕風吹高殿露葉散林
光清鐘始戒夜幽禽尚歸翔誰復掩扉臥不詠南
軒涼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游恆始願步險得前
賞崖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
弘敞道人上方至深夜還獨往日落群山陰天秋
百泉響所嗟累已成安得長偃仰

道晏寺主院

北鄰有幽竹潛筠穿我廬往來地已密心樂道者
居殘花廻往節輕條蔭夏初聞鐘北窗起嘯傲永
日餘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絕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
性稍指緣原騎還尋汲澗徑長嘯倚亭樹悵然川
光暝

澄秀上座院

繚繞西南隅鳥聲轉幽靜秀公今不在獨禮高僧
影林下器未收何人適煮茗

至西峯蘭若受田婦饋

攀崖復緣澗遂造幽人居鳥鳴泉谷暖土起萌甲
舒聊登石樓憩下玩潭中魚田婦有嘉獻潑撒新
歲餘常恠投錢飲事與賢達疎今我何為荅鰥寡
欲焉如

曇智禪師院

高年不復出門徑衆草生時夏方新雨果藥發餘
榮踈淡下林景流暮幽禽情身名兩俱遣獨此野
寺行

起度律師同居東齋院

釋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
言對閣景恆晏步庭陰始繁逍遙無一事松風入
南軒

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
岡青冥臺砌寒綠縟草木香塡壑躋花界疊石構
雲房經製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
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
甿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詣西山深師

曹溪舊弟子何緣住此山世有征戰事心將流水
閒掃林驅虎出宴坐一林間藩守寧為重擁騎造
雲關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淙流絕壁散虛煙翠澗深叢際松風起飄來灑塵
襟窺蘿翫猿鳥解組傲雲林茶果邀眞侶觴酌洽
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
山水音

游南齋

池上鳴佳禽僧齋日幽寂高林晚露淸紅藥無人

摘春水不生煙荒岡筠翳石不應朝夕遊良爲蹉跎客

南園

清露亙爻天曉荒園野氣通水禽遙泛雪池蓮迴拔紅幽林詎知暑環舟似不窮頓灑塵喧意長嘯滿襟風

西亭

亭宇麗朝景簾牖散暄風小山初搆石珍樹三然紅弱藤已扶援幽蘭欲成叢芳心幸如此佳人時不同

夏景園廬

群木晝陰靜北窗涼氣多閒居逾時節夏雲已嵯峨搴葉愛繁綠緣澗弄驚波豈爲論夙志對此青山阿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亭午息群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灑煩抱可以對華觴

題從姪成緒西林精舍書齋

棲身齒多暮息心君獨少慕謝始精文依僧欲觀妙洌泉前堦注清池北窗照果藥雜芬敷松筠疎蒨峭屨躋幽人境每肆芳辰眺採藥玄猿窟擷芝丹林嶠紵衣豈寒禦蔬食非飢療雖甘巷北簞豈塞青紫耀郡有優賢榻朝編貢士詔欲同朱輪載勿憚移文誚

題鄭弘憲侍御遺愛草堂

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疎松映嵐晚春池含苔綠繁華冒陽嶺新禽響幽谷長嘯攀喬林慕茲高世躅

同元錫題琅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潔花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臨懸壑絕昏旭窮陟降幽顯盡披閱嶔駭風雨區寒知龍蛇穴情虛澹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厭車轍

題鄭拾遺草堂

借地結茅棟橫竹掛朝衣秋園雨中綠幽居塵事違陰井夕蟲亂高林霜果稀子有白雲意構此想

巖扉

花徑

山花夾徑幽古甃生苔澀胡牀理事餘玉琴承露溼朝與詩人賞夜攜禪客入自是塵外蹤無令吏趨急

仙人祠

蒼岑古仙子清廟閟華容千載去寥廓白雲遺舊蹤歸來灞陵上猶見最高峰

任洛陽丞請告

方鑿不受圓直木不爲輪揆林各有用反性生苦

辛折腰非吾事飲水非吾貧休告卧空館養病絕囂塵遊魚自成族野鳥亦有群家園杜陵下千歲心氛氳天晴嵩山高雪後河洛春喬木猶未芳百草日已新著書復何爲當去東皋耘

縣齋

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決決水泉動欣欣衆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與庶甿即事翫文墨抱冲披道經於焉日淡泊徒使芳尊盈

晚出府舍與獨孤兵曹令狐士曹南尋朱雀街歸里第

分曹幸同簡聯騎方愜素還從廣陌歸不覺青山暮翻翻鳥未沒杳杳鐘猶度尋草遠無人望山多枉路聊參世士跡嘗得靜者顧出入雖見牽忘身緣所悟

休暇東歸

由來束帶士請謁無朝暮公暇及私身何能獨閑步摘葉愛芳在捫竹憐粉汙岸幘偃東齋夏天清曉露懷仙閱真誥貽友題幽素榮達頗知疎恬然自成度綠苔日已滿幽寂誰來顧

夜直省中

河漢有秋意南宮生早凉玉漏殊杳杳雲闕更蒼蒼華燈發新焰輕煙浮夕香顧跡知爲忝束帶愧周行

郡內閑居

棲息絕塵侶孱鈍得自怡腰懸竹使符心與廬山緇永日一酣寢起坐兀無思長廊獨看雨衆藥發幽姿今夕已云罷明晨復如斯何事能爲累寵辱豈要辭

燕居即事

蕭條竹林院風雨叢蘭折幽鳥林上啼青苔人跡絕燕居日已永夏木紛成結几閣積羣書時來北窗閱

幽居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遶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蹇劣誰謂薄世榮

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樽中物餘事豈相

關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疎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閑出去唯空屋弊簣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世榮斯獨已頹思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夏景端居即事

北齋有凉氣嘉樹對層城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遇此庭訟簡始聞蟬初鳴逾懷故園憾默默以緘情

始至郡

湓城古雄鎮橫江千里馳高樹上迢遞峻堞繞欹危井邑煙火晚郊原草樹滋洪流蕩北阯崇嶺鬱南圻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爲旱歲屬荒歉舊逋積如坻到郡方逾月終朝理亂絲賓朋未及讌簡牘已云疲昔賢播高風得守愧無施豈待干戈戢且願撫惸嫠

郡中西齋

似與塵境絕蕭條齋舍秋寒花獨經雨山禽時到州清觴養眞氣玉書示道流豈將符守戀幸以棲心幽

新理西齋

方將氓訟理久翳西齋居草木無行次閑暇一芟

除春陽土脉起膏澤發生初養條刊朽枿護藥鋤穢蕪稍稍覺林聳歷歷欣竹疎始見庭宇曠頓令煩抱舒茲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

曉坐西齋

鼕鼕城鼓動稍稍林鴉去柳意不勝春巖光已知曙寢齋有單襟靈藥爲朝茹盥漱欣景清焚香澄神慮公門自常事道心寧易處

寓居永定精舍

政拙忻罷守閑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

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精即與人群遠豈謂是非嬰

永定寺喜辟強夜至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野居

結髪屢辭秩立身本疎慢今得罷守歸幸無世欲患棲止且偏僻嬉遊無早晏逐兔上坡岡捕魚緣

赤澗高歌意氣在貰酒貧居慣時啓北窗扉豈將文墨間

餌黃精

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齋居感衆靈藥術啓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期脫印綬永與天壤存

樓中閱清管

山陽遺韻在林端橫吹驚響迴憑高閣曲怨繞秋城淅瀝危葉振蕭瑟涼氣生始遇茲管賞已懷故園情

寒食

清明寒食好春園百卉開綵繩拂花去輕毬度閣來長歌送落日緩吹逐殘杯非關無燭罷良爲羈思催

七夕

人世拘形迹別去間山川豈意靈仙偶相望亦彌年夕衣清露溼晨駕秋風前臨懽定不住當爲何所牽

秋夜

暗窗涼葉動秋天寢席單憂人半夜起明月在林端一與清景遇每憶平生歡如何方惻愴披衣露更寒

滁城對雪

晨起滿闈雪憶朝閶闔時玉座分曙早金爐上煙遲飄散雲臺下凌亂桂樹姿廁跡鵷鸞末蹈舞豈年期今朝覆山郡寂寞復何爲

雪中

空堂歲已晏密室獨安眠壓篠夜偏積覆閣曉逾妍連山暗古郡驚風散一川此時騎馬出忽省京

華年

對春雪

蕭屑杉松聲寂寥寒夜慮州貧人吏稀雪滿山城曙春塘看幽谷栖禽愁未去開闈正亂流寧辨花枝處

對新篁

新綠苞初解嫩氣筍猶香含露漸舒葉抽叢梢自長清晨止亭下獨愛此幽篁

對萱草

何人樹萱草對此郡齋幽本是忘憂物今夕重生憂叢疎露始滴芳餘蝶尚留還思杜陵圃離披風雨秋

夏花明

夏條綠已密朱萼綴明鮮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翻風適自亂照水復成妍歸視窗間字熒煌滿眼前

對雜花

朝紅爭景新夕素含露翻妍姿如有意流芳復滿園單棲守遠郡永日掩重門不與花爲偶終遣與誰言

種藥

好讀神農書多識藥草名持縑購山客移蒔羅衆英不改幽澗色宛如此地生汲井既蒙澤插援亦扶傾陰穎夕房斂陽條夏花明悅翫從茲始日夕繞庭行州民自寡訟養閑非政成

西澗種柳

宰邑乖所願僶俛愧昔人聊將休暇日種柳西澗濵置鍤息微倦臨流睇歸雲封壤自人力生條在陽春成陰豈自取爲茂屬他辰延詠留佳賞山水變夕曛

種瓜

宰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疎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衆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捃迫過時不得鋤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喜園中茶生

潔性不可汚爲飲滌塵煩此物信靈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餘率爾植荒園喜隨衆草長得與幽人言

郡齋移杉

櫂榦方數尺幽姿已蒼然結根西山寺來植郡齋前新含野露氣稍靜高窗眠雖爲賞心遇豈有巖中緣

煙際鍾

隱隱起何處迢迢送落暉蒼茫隨思遠蕭散逐煙微秋野寂云晦望山僧獨歸

慈恩寺南池秋荷詠

對殿含涼氣裁規覆清沼衰紅受露多餘馥依人少蕭蕭遠塵跡颯颯凌秋曉節謝客來稀迴塘方獨遶

題石橋

遠學臨海嶠横此莓苔石郡齋三四峰如有靈仙跡方愁暮雲滑始照寒池碧自與幽人期逍遥竟朝夕

山耕叟

蕭蕭垂白髮默默詎知情獨放寒林燒多尋虎跡行暮歸何處宿來此空山耕

始聞夏蟬

徂夏暑未晏蟬鳴景已曛一聽知何處高樹但侵雲響悲遇衰齒節謝屬離群還憶郊園日獨向澗中聞

鵜鴂

可憐鵜鴂飛飛向樹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露滋不堪棲使我夜常啼願逢雲中鶴銜我向寥廓願作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何不舊巢住枝弱不得去不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

述園鹿

野性本難畜翫習亦逾年麑斑始力直麚角已蒼然仰首嚼園柳俯身飲清泉見人若閑暇蹶起忽低騫茲獸有高貌凡類寧比肩不得遊山澤跼促誠可憐

射雉

走馬上東岡朝日照野田野田雙雉起翻射斗廻鞭雖無百發中聊取一笑妍羽分繡臆碎頭弛錦鞘懸方將悅羈旅非關學少年弢弓一長嘯憶在灞城阡

始建射侯

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皇賓客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譟武更揚曾習鄒魯學亦陪鴛鷺翔一朝願投筆世難

激中腸

貴遊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顏如玉高情世無儔輕裾含碧煙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為我謳忽聞艷陽曲四坐亦已柔賓友仰稱歎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鐘食入夜樂未休風雨愆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座上客草草心所憂

相逢行

二十登漢朝英聲邁今古適從東方來又欲謁明

主猶酣新豐酒尚帶灞陵雨邂逅兩相逢別來問寒暑寧知白日晚暫向花間語忽聞長樂鐘走馬東西去

廣陵行

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岧嶢雙旌擁萬戟中有霍嫖姚海雲助兵氣寶貨益軍饒嚴城動寒角晚騎踏霜橋翕習英豪集振奮士卒驍列郡何足數趨拜等卑寮日晏方云罷人逸馬蕭蕭忽如京洛間遊子風塵飄歸來視寶劍功名豈一朝

樂燕行

良辰且燕樂樂往不再來趙瑟正高張音響清塵埃一彈和妙謳吹去遶瑤臺燕雪凌空散舞羅起徘徊輝輝發衆顏灼灼歎令才當喧既無寂中飲亦停杯華燈何遽升馳景忽西頹高節亦云立安能滯不回

采玉行

官府徵白丁言採藍谿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哀舍南哭

凌霧行

秋城海霧重職事凌晨出浩浩合元天溶溶迷朗

日纔看含鬟白稍視霑衣密道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霏微誤噓吸膚腠生寒慄歸當飲一杯庶用蠲斯疾

答暢參軍

秉筆振芳步少年且吏遊官閑高興生夜直河漢秋念與清賞遇方抱沈疾憂嘉言忽見贈良藥同所瘳高樹起棲鴉晨鐘滿皇州凄清露華動曠朗景氣浮偶宦心非累處喧道自幽空虛為世薄子獨意綢繆

七言古詩

長安道

漢家宮闕含雲煙兩宮十里相連延晨霞出沒弄丹闕春雨依微自甘泉春雨依微春尚早長安貴遊愛芳草寶馬橫來下建章香車却轉避馳道貴遊誰最貴衛霍世難比何能蒙主恩幸遇邊塵起歸來甲第拱皇居朱門峨峨臨九衢中有流蘇合歡之寶帳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下有錦鋪翠被之粲爛博山吐香五雲散麗人綺閣情飄飄頭上鴛鴦雙翠翹低鬟曳袖廻春雪聚黛一聲愁碧霄山珍海錯弃藩籬烹犢炰羔如折葵既請列侯封部曲還將金印授廬兒歡榮若此何所苦但苦白日西南馳

行路難

荊山之白玉兮良工凋琢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穿故人贈妾初相結恩在懷中尋不絕人情厚薄苦須臾昔似連環今似玦連環可碎不可離如何物在人自移上客勿遽歡聽妾歌路難旁人見環還可憐不知中有長恨端

橫塘行

妾家住橫塘夫壻郗家郎玉盤的歷矢白魚湘簟玲瓏透象牀象牀可寢魚可食不知郎意何南北岸上種蓮豈得生池中種槿豈得成丈夫一去花落樹妾獨長夜心未平

酒肆行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玲瓏含春風銀題彩幟要上客廻瞻丹鳳闕直視樂遊苑四方稱賞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桃花飄俎柳垂筵繁絲急管一時合他壚鄰肆何寂然主人無厭且專利百斛須臾一壺費初醲厚薄為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潛醞客來稀終歲醇醲味不移長安酒徒空擾擾路旁過去那得知

烏引雛

日出照東城春烏啞啞雛和鳴雛和鳴羽猶短巢在深林春正寒引飛欲集東城煖群雛離褷睥睨高舉翅不及墜蓬蒿雄雌來去飛又引音聲上下懼鷹隼引雛烏爾心急急將何如何得比日搜索雀卵噉爾雛

鳶奪巢

野鵲野鵲巢林梢鴟鳶恃力奪鵲巢吞鵲之肝啄

鶺鴒竊食偷居常自保鳳凰五色百鳥尊知鳶爲害何不言霜鶻野鶚得殘肉同啄腥臊不肯逐可憐百鳥生縱横雖有深林何處宿

燕銜泥

銜泥燕聲嘍嘍尾涎涎秋去何所歸春來復相見豈不解決絶高飛碧雲裏何爲地上銜泥滓銜泥雖賤意有營晝梁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畏人林野宿翻遭網羅俎其肉未若銜泥入華屋燕銜泥百鳥之智莫與齊

鞞鼓行

淮海生雲暮慘澹廣陵城頭鞞鼓暗寒聲坎坎風動邊忽似孤城萬里絶四望無人煙人如虜騎截遼水胡馬不食仰㦗天座中亦有燕趙士聞鞞不語客心死何況鰥孤火絶無晨炊獨婦夜泣官有期

古劍行

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沉沉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可近龍蛇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靂飛上天

温泉行

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鎚命如紙作官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北風慘慘投温泉忽憶先皇遊幸年身騎廏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玉林瑶雪滿寒山上昇玄閣遊絳煙平明羽衛朝萬國車馬合沓溢四鄽蒙恩每浴華池水扈獵不蹂渭北田朝廷無事共歡燕美人絲管從九天一朝鑄鼎降龍馭小臣髯絶不得去今來蕭索萬井空唯見蒼山起煙霧可憐蹭蹬失風波仰天大叫無奈何弊裘羸馬凍欲死賴遇主人杯酒多

學仙吟二首

昔有道士來神仙靈眞下試心確然千鈞巨石一髮懸臥之石下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試過名奏玉皇乃升天雲氣冉冉漸不見留語弟子但精堅石上鑿井欲到水惰心一起中路止豈不見古來三人俱弟兄結茅深山讀仙經上有青冥倚天之絶壁下有颼飀萬壑之松聲仙人變化爲白鹿二弟翫之兄誦讀讀多七過可乞言爲子心精得神仙可憐二弟仰天泣一失毫釐千萬年

王母歌

衆仙翼神母羽蓋隨雲起上遊玄極杳冥中下看東海一杯水海畔種桃經幾時千年開花千年子玉顏眇眇何處尋世上茫茫人自死

萼綠華歌

有一人兮昇紫霞書名玉牒兮萼綠華仙容矯矯兮雜瑤珮輕衣重重兮蒙絳紗雲雨愁思兮望淮海鼓吹簫條兮駕龍車世淫濁兮不可降胡不來兮玉斧家

馬明生遇神女歌

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堂鋪玉簟立之一隅不與言玉體安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其丹白蒙哀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璫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玄棗冷如冰海上摘來朝霞凝賜仙復坐對食訖頷之使去隨煙升乃言馬生合不死少姑教敕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天地畢

金谷園歌

石氏滅金谷園中水流絕當時豪右爭驕侈錦爲步障四十里東風吹花雪滿川紫氣凝閣朝景妍

洛陽陌上人回首絲竹飄颻入青天晉武平吳恣歡燕餘風靡靡朝廷變嗣世衰微誰肯憂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追游詎可足共惜年華促禍端一發埋恨長百草無情春自綠

石鼓歌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繫既埽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逶迤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寞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法傳持來比此殊懸隔

寶觀主白鸜鵒歌

鸜鵒鸜鵒衆皆如漆爾獨如玉鸜之鵒之衆皆蓬蒿下爾自三山來三山處子下人間綽約不粧冰雪顏仙鳥隨飛來掌上來掌上時拂拭人心鳥意自無猜玉指霜毛本同色有時一去凌蒼蒼朝遊汗漫暮玉堂巫峽雨中飛暫溼杏花林裏過來香日夕依人全羽翼空欲銜環非報德豈不及阿母之家青鳥兒漢宮來往傳消息

彈棊歌

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絶藝難對曹客爲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鬬破欲闌零落勢背誰能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靂疾履機乗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上緑邊豈如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滿堂驚視誰得然

黿山神女歌

黿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煙樹閉古廟中有娥眉成水仙水府沉沉行路絶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魎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晋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顔猶盼睞隂深靈氣靜凝美的皪龍綃雜瓊珮山精木魅不敢親昏明嚮像如有人蘭蕙瓊茅積煙露碧窗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奠椒醑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冥冥空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緑蘋芳意多玉靈蕩漾凌清波孤峰絶島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瑶林殊異色北方絶代徒傾國雲沒煙銷不可期明堂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

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雅知仙事無不有可惜吴宮空白首

聽鶯曲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纔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緜緜蠻蠻如有情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澀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跼促戴勝下時桑田緑不及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還栖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白沙亭逢吴叟歌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滿朝豪士今已盡欲話舊遊人不知白沙亭上逢吴叟愛客脱衣且沽酒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事歡遊洽燕多頒賜嘗陪夕月竹宮齋每返温泉灞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爾來不語今爲君盛時忽去良可恨一生坎壈何足云

送褚校書歸舊山歌

握珠不返泉匣玉不歸山明皇重士亦如此忽得褚生何得還方稱羽獵賦未拜蘭臺職漢篋亡書已暗傳嵩丘遺簡還能識朝朝待詔青瑣闈中有萬年之樹蓬萊池世人仰望棲此地生獨徘徊意何爲故山可往薇可採一自人間歲星改藏書壁中苔半侵洗藥泉中月還在春風飲餞灞陵原莫厭歸來朝市喧不見東方朔避世從容金馬門

驪山行

君不見開元至化垂衣裳厭坐明堂朝萬方訪道靈山降聖祖沐浴華池集百祥千乘萬騎被原野雲霞草木相輝光禁仗圍山曉霜切離宮積翠夜漏長玉階寂歷朝無事碧樹萋蕤寒更芳三清小鳥傳仙語九華眞人奉瓊漿下元昧爽縞恒秩登山朝禮玄元室翠華稍隱天半雲丹閣光明海中日羽旗旄節憩瑤臺清絲妙管從空來萬井九衢皆仰望彩雲白鶴方徘徊憑高覽古嗟寰宇造化茫茫思悠哉秦川八水長繚繞漢氏五陵空崔嵬乃言聖祖奉丹經以年爲日億萬齡蒼生感壽陰陽泰高謝前王出塵外英豪共理天下晏戎夷讋

伏兵無戰時豐賦斂未告勞海潤珍奇亦來獻干戈一起文武乖歡娛已極人事變聖皇弓劍墜幽泉古木蒼山閉宮殿續承鴻業聖明君威震六合驅妖氛太平遊幸今何待湯泉嵐嶺還氛氳

漢武帝雜歌三首

漢武好神仙黃金作臺與天近王母摘桃海上還感之西過聊問訊欲來不來夜未央殿前青鳥先迴翔綠鬟縈雲裾曳霧雙節飄飄下仙步白日分明到世間碧空何處來時路玉盤捧桃將獻君踟蹰未去留彩雲海水桑田幾翻覆中間此桃四五熟可憐穆滿瑤池燕正值花開不得薦花開子熟安可期邂逅能當漢武時顏如芳華潔如玉心念我皇多嗜欲雖留桃核桃有靈人間糞土種不生由來在道豈在藥徒勞方士海上行掩扇一言相謝去如煙非煙不知處

金莖孤峙兮凌紫煙漢宮美人望杳然通天臺上月初出承露盤中珠正圓珠可飲壽可永武皇南面曙欲分從空下來玉杯冷世間綵翠亦作囊八月一日仙人方傴方稱上藥靜者服之常綽約柏梁沉飲自傷神猶聞駐顏七十春乃知甘醲皆是

腐腸物獨有淡泊之水能益人千載金盤竟何處
當年鑄金恐不固蔓草生來春復秋碧天何言空
墜露

漢天子觀風自南國浮世太江屹不前蛟龍索鬬
風波黑春秋方壯雄武才彎弧叱浪連山開愕然
觀者千萬衆舉麾齊呼一矢中死蛟浮出不復靈
舳艫千里江水清鼓鼙餘響數日在天吳深入魚
鼈驚左有伏飛落霜翮右有孤兒貫犀革何爲臨
深親射蛟示威以奪諸侯魄威可畏皇可尊平田
校獵書猶陳此日從臣何不言獨有威聲振千古
君不見後嗣尊爲武

五弦行

美人爲我彈五弦塵埃忽靜心悄然古刀幽磬初
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中曲又不喧徘徊夜長月
當軒如伴風流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獨鳳寥
寥有時隱碧霄來下聽還近燕姬有恨楚客愁言
之不盡聲能盡末曲感我情解憂釋結和樂生壯
士有仇未得報拔劒欲去忿已平夜寒酒多愁遽
明

夏冰歌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没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
天含露未銷鑠閶闔初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
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麗人
色俱素咫尺炎凉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
甘醴心悶悶飲此瑩然何所思當念闌干鑿者苦
臘月深井汗如雨

椶櫚蠅拂歌

椶櫚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文如輕羅散
如髮馬尾氂毛不能絜柄出湘江之竹碧玉寒上
有纖羅縈縷尋未絶左揮右灑繁暑清孤松一枝
風有聲麗人紈素可憐色安能點白還爲黑

信州錄事參軍常曾古鼎歌

三年糾一郡獨飲寒泉井江南鑄器多鑄銀罷官
無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錯蟠地中歲久青苔寒
左對蒼山右流水云有古來葛仙子葛仙埋之何
不還耕者鎗然得其間持示世人不知寶勸君鍊
丹永壽考

寇季膺古刀歌

古刀寒鋒青槭槭少年結交平陵客求之時代不
可知千痕萬穴如星離重疊泥沙更剝落縱横鱗

甲相參差古物有靈知所適貂裘拂之横廣席陰森白日掩雲虹錯落池光動金碧知君寶此誇絶代求之不得心常愛厭見今時繞指柔片鋒折刃猶堪佩高山成谷滄海塡英豪埋沒誰所捐吴鈎斷馬不知處幾度煙塵今獨全夜光投人人不畏知君獨識精靈氣酬恩結義心自知死生好惡不相棄白虎司秋金氣清高天寥落雲崢嶸月肅風淒古堂靜精芒切切如有聲何不跨蓬萊斬長鯨世人所好殊遼濶千金買鉛徒一割

贈孫微時赴雲中

黃驄少年舞雙戟目視傍人皆辟易百戰曾誇隴上兒一身復作雲中客寒風動地氣蒼茫横笛先悲出塞長敲石軍中傳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漿前鋒直指陰山外虜騎紛紛翦應碎匈奴破盡看君歸金印酬功如斗大

雜言贈黎六郎

冰壺見底未爲清少年如玉有詩名聞話嵩峰多禪寺不嫌黄綬向陽城朱門嚴訓朝辭去騎馬東郊滿飛絮河南庭下拜府君陽城歸路山氛氳山氛氳長不見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姨廟寒花始徧

縣閒吏傲與塵隔移竹疏泉常岸幘莫言去作折腰官豈似長安折腰客

對芳樽

對芳樽醉來百事何足論遥見青山始一醒欲看接䍦還復昏

難言

掬土移山望山盡投石塡海望海滿持索捕風幾時得將刀斫水幾時斷未若不相知心中萬仞何由欸

易言

洪鑪熾炭燎一毛大鼎炊湯沃殘雪疾影隨形不覺至千鈞引縷不知絶未若同心言一言和同解千結

調嘯詞二首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河漢河漢曉掛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別離離別離別河漢雖同路絶

五言律詩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
間歡笑情如舊蕭疎鬢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對
秋山

揚州偶會前洛陽盧耿主簿

楚塞故人稀相逢本不期猶存袖裏字忽怪鬢中
絲客舍盈樽酒江行滿篋詩更能連騎出還似洛
橋時

月夜會徐十一草堂

空齋無一事岸幘故人期暫輟觀書夜還題翫月
詩遠鐘高枕後清露捲簾時暗覺新秋近殘河欲
曙遲

假中對雨呈縣中僚友

郤足甘爲笑閑居夢杜陵殘鶯知夏淺社雨報年
登流麥非關忘收書獨不能自然憂曠職緘此謝
良朋

贈蕭河南

厭劇辭京縣褒賢待詔書鄭侯方繼業潘令且閑
居霽後三川冷秋深萬木疎對琴無一事新興復
何如

示從子河南尉班 并序

永泰中余任洛陽丞以撲抶軍騎時從子河南尉
亦以剛直爲政俱見訟於居守因詩示意府縣好
我者豈曠斯文

拙直余恒守公方爾所存同占朱鳥尅俱起小人
言立政思懸棒謀身類觸藩不能林下去秖戀府
廷恩

趨府候曉呈兩縣僚友

趨府不遑安中宵出戶看滿天星尚在近壁燭仍
殘立馬頻驚曙垂簾却避寒可憐同宦者應悟下
流難

早春對雪寄前殿中元侍御

掃雪開幽徑端居望故人猶殘臘月酒更值早梅
春幾日東城陌何時曲水濱開筵且共賞莫待繡
衣新

寄洪州幕府盧二十二侍御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
迎文苑臺中妙冰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
林榮

雪中聞李儋過門不訪聊以寄贈

度門能不訪冒雪屢西東已想人如玉遙憐馬似

驄乍迷金谷路稍變上陽宮還比相思意紛紛正
滿空

對雨贈李主簿高秀才

遲迤曙雲薄散漫東風來青山滿春野微雨灑輕
埃吏局勞佳士賓筵得上才終朝狎文墨高興共
徘徊

冬夜宿司空野居因寄酬贈

南北與山鄰蓬菴庇一身繁霜疑有雪荒草似無
人遂性在耕稼所交唯賤貧何緣張掾傲每重德
璋親

贈崔員外

一別十年事相逢淮海濱還思洛陽日更話府中
人且對清觴滿寧知白髮新忽忽何處去車馬冒
風塵

寄裴處士

春風駐遊騎晚景淡山暉一問清泠子獨掩荒園
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
言歸

經無錫縣醉吟寄丘丹

客過無名姓扁舟繫柳陰窮秋南國淚殘日故鄉
心京洛衣塵在江湖酒病深何須覓陶令乘醉自
横琴

貢院鎖宿聞員外使高麗贈送徐騎省

聖化今無外征途莫憚賒揚帆箕子國駐節管寧
家去伴千年鶴歸逢八月槎離情限華省持此待
疎麻

夜遇詩僧操公因贈

塵襟一蕭灑清夜得禪翁遠自鶴林寺了知人世
空驚禽翻暗葉流水注幽叢所謝非玄度聊將詩
興同

李五席送李主簿歸西臺

請告嚴城盡西歸道路寒欲陪鷹隼集猶戀鶺鴒
單洛邑人全少嵩高雪尚殘滿臺誰不故報我在
微官

送宣城路錄事

江上宣城郡孤舟遠到時雲林謝家宅山水敬亭
祠綱紀多閑日觀遊得賦詩都門且盡醉此別數
年期

送李二歸楚州

情人南楚別復詠在原詩忽此嗟岐路還令泣素

緜風波朝夕違音信往來遲奸去扁舟客青雲何
處期
送元倉曹歸廣陵
官閒得去任告别戀音徽舊國應無業他鄉到是
歸楚山明月滿淮甸夜鍾微何處孤舟泊遥遥心
曲違
送唐明府赴溧水
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秖歎官如舊旋聞邑屢
遷魚鹽濵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甿俗琴堂又
晏然

送張侍御秘書江左覲省
莫歎都門路歸無駟馬車繡衣猶在篋芸閣已觀
書沃野收紅稻長江釣白魚晨餐亦可薦名利欲
何如
賦得鼎門送盧耿赴任
名因定鼎地門對鑿龍山水北樓臺近城南車馬
還稍開芳野靜欲掩暮鍾閒去此無嗟屈前賢尚
抱關
賦得浮雲起離色送鄭述誠
遊子欲言去浮雲那得知偏能見行色自是獨傷

離晚帶城遥暗秋生峰尚奇還因朔吹斷匹馬與
相隨
賦得暮雨送李胄
楚江微雨裏建業暮鍾時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
遲海門深不見浦樹遠含滋相送情無限沾襟比
散絲
送榆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
稀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别思方蕭索新秋一
葉飛

送黎六郎赴陽翟少府
試吏向嵩陽春山躑躅芳腰垂新綬色衣滿舊芸
香喬樹别時綠客程關外長秪應傳善政日夕尉
高堂
送别覃孝廉
思親自當去不第未蹉跎家住青山下門前芳草
多秭歸通遠徼巫峽注驚波州舉年年事還期復
幾何
送開封盧少府
雄藩車馬地作尉有光輝滿席賓常侍閒街燭夜

歸闗河征旆遠煙樹夕陽微到處無畱滯梁園花欲稀

送槐廣落第歸揚州

下第常稱屈少年心獨輕拜親歸海畔似舅得詩名晚對青山別遥尋芳草行還期應不遠寒露溼蕪城

送汾城王主簿

少年初帶印汾上又經過芳草歸時徧情人故郡多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煙和相望東橋別微風起夕波

送澠池崔主簿

邑帶洛陽道年年應此行當時匹馬客今日縣人迎暮雨投關郡春風別帝城東西殊不遠朝夕待佳聲

送顔司議使蜀訪圖書

軺駕一封急蜀門千嶺曛詎分江轉字但見路緣雲山館夜聽雨秋猿獨叫羣無為久畱滯聖主待遺文

奉送從兄宰晉陵

東郊暮草歇千里夏雲生立馬愁將夕看山獨送行依微吳苑樹迢遞晉陵城慰此斷行別邑人多頌聲

送五經趙隨登科授廣德尉

明經有清秩當在石渠中獨往宣城郡高齋謁謝公寒原正蕪沒夕鳥自西東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

送姚孫還河中

上國旅遊罷故園生事微風塵滿路起行人何處歸畱思芳桂歓惜別暮春暉幾日投關郡河山對掩扉

期盧嵩枉書稱日暮無馬不赴以詩荅

佳期不可失終願枉衡門南陌人猶度西林日未昏庭前空倚杖花裏獨畱樽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

任洛陽丞荅前長安田少府問

相逢且對酒相問欲如何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書告歸應未得榮宦又知疎日日生春草空令憶舊居

酬豆盧倉曹題庫壁見示

掾局勞才子新詩動洛川運籌知決勝聚米似論

邊宴罷常分騎晨趨又比肩莫嗟年鬢改郎署定
推先

寄酬李博士永寧主簿叔廳見待

解鞅先幾日欵曲見新詩定向公堂醉遥憐獨去
時葉霑寒雨落鐘度遠山遲晨策已云整當同林
下期

荅史館張學士段柳庶子學士集賢院看
花見寄兼呈柳學士

班楊秉文史對院自為鄰餘香掩閣去遲日看花
頻似雪飄閶闔從風點近臣南宮有芳樹不並禁

垣春

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

天生逸世姿竹馬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
垂金貂傳幾葉玉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甘羅亦
小兒

將發楚州經寶應縣訪李二忽於州館相
遇月夜書事因簡李寶應

孤舟欲夜發秖為訪情人此地忽相遇留連意更
新傳杯嗟別久對月言家貧一問臨邛令如何待
上賓

淮上遇洛陽李主簿

結茅臨古渡臥見長淮流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
秋寒山獨過鴈暮雨遠來舟日夕逢歸客那能忘
舊游

路逢崔元二侍御避馬見招以詩戲贈

一臺稱二妙歸路望行塵俱是攀龍客空為避馬
人見招翻跼蹐相問甚慇勤日日吟趨府彈冠豈
有因

對韓少尹所贈硯有懷

故人謫遐遠留硯寵斯文白水浮香墨清池滿夏
雲念離心已永感物思徒紛未有桂陽使裁書一

報君

清明日憶諸弟

冷食方多病開襟一忻然終令思故郡煙火滿晴
川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唯恨乖親燕坐度此
芳年

同李二過亡友鄭子故第

客車名未滅沒世恨應長斜月知何照幽林判自
芳故人驚逝水寒雀噪空牆不是平生舊遺蹤要
可傷

至開化里壽春公故宅

寧知府中吏故宅一徘徊歷階存往敬瞻位泣餘衰廢井沒荒草陰牖生綠苔門前車馬散非復昔時來

夜對流鶯作

月暗竹亭幽螢光拂席流還思故園夜更度一年秋自愜觀書興何慚秉燭遊府中徒冉冉明發好歸休

陪元侍御春遊

何處醉春風長安西復東不因俱罷職豈得此時

同貰酒宣平里尋芳下苑中往來楊柳陌猶避昔年驄

同韓郎中閑庭南望秋景

朝下抱餘素地高心本閑如何趨府客罷秩見秋山疎樹共寒意遊禽同暮還因君悞清景西望一開顏

詠徐正字畫青蠅

誤點能成物迷真許一時筆端來已久座上去何遲顧白曾無變聽雞不復疑詎勞才子賞爲入國人詩

陪王郎中尋孔徵君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

送崔押衙相州

禮樂儒家子英豪燕趙風驅雞嘗理邑走馬却從戎白刃千夫闢黃金四海同嫖姚恩顧下諸將指揮中別路憐芳草歸心伴塞鴻鄴城新騎滿魏帝舊臺空望闕應懷戀遭時貴立功萬方如已靜何處欲輸忠

七言律詩

燕李錄事

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

贈王侍御

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府縣同趨昨日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上陽秋晚蕭蕭雨洛水寒來夜夜聲自歎猶爲折腰吏可憐驄馬路傍行

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

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
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
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

紫閣東林居士叔緘賜松英丸捧對忻喜
葢非塵侶之所當服輙獻詩代荅

碧澗蒼松五粒稀侵雲采去露沾衣夜啓羣仙合
靈藥朝思俗侶寄將歸道場齋戒今初服人事葷
羶已覺非一望嵐峰拜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

寓居灃上精舍寄于張二舍人

萬木叢雲出香閣西連碧澗竹林園高齋獨宿遠

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
疎空掩門時憶故交那得見曉排閶闔奉明恩

寄荅秘書王丞

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漳溪舊往還今體詩中偏
出格常參官裏每同班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
人亦說山芸閣水曹雖至冷與君常喜得身閒

書懷寄顧處士

自小難收疎懶性人間萬事總無功別從仙客求
方法曾到僧家問苦空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
話是村中未能即便休官去慚愧南山採藥翁

寄李儋元錫

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已一年世事茫茫難
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
亡愧俸錢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送章八元秀才擢第往上都應制

決勝文場戰已酣行應辟命復才堪旅食不辭遊
闕下春衣未換報江南天邊宿鳥生歸思關外晴
山滿夕嵐立馬欲從何處別都門楊柳正毿毿

送常侍御却使西蕃

歸奏聖朝行萬里却銜天詔報蕃臣本是諸生守

文墨今將匹馬靜煙塵旅宿關河逢暮雨春耕亭
鄣識遺民此去多應收故地寧辭沙塞往來頻

假中枉盧二十二書亦稱卧疾兼訝李二
久不訪問以詩荅書因亦戲李二

微官何事勞趨走服藥閑眠養不才花裏棊盤增
鳥汗枕邊書卷訝風開故人問訊緣同病芳月相
思阻一杯應笑王戎成俗物遥持麈尾獨徘徊

題龍潭

激石懸流罍雪灣九龍潛處野雲閑欲行甘雨四
天下且隱澄潭一頃間浪引浮槎依北岸波分晚

日映東山垂髯倘遇穆王駕閬苑周遊應未還

送宮人入道

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丹墀金丹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皆相妒說着瑤臺總淚垂

五言絶句

效何水部二首

玉宇含清露香籠散輕煙應當結沉抱難從茲夕眠

夕漏起遙怨蟲響亂秋陰反覆相思字中有故人心

同德閣期元侍御李博士不至各投贈二首

庭樹忽已暗故人何不來秪應厭煩暑永日坐霜臺

官榮多所繫閑居亦愆期高閣猶相望青山欲暮時

灃上醉題寄滁武

芳園知夕燕西郊已獨還誰言不同賞俱是醉花間

西郊期滁武不至書示

山高鳴過雨澗樹落殘花非關春不待當由期自賒

灃上對月寄孔諫議

思懷在雲闕泊素守中林出處雖殊跡明月兩知心

贈李儋侍御

風光山郡少來看廣陵春殘花猶待客莫問意中人

寄釋子良史酒

秋山僧冷病聊寄三五杯應瀉山瓢裏還寄此瓢來

重寄

復寄滿瓢去定見空瓢來若不打瓢破終當費酒材

荅釋子良史送酒瓢

此瓢今已到山瓢知已空且飲寒塘水遙將回也同

覽褒子卧病一絶聊以題示

念子抱沉疾霜露變滁城獨此高窗下自然無世

情

寄璨師

林院生夜色西廊上紗燈時憶長松下獨坐一山
僧

寄盧陟

柳葉遍寒塘曉霜凝高閣累日此留連別來成寂
寞

寄舊

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不惜霑衣淚併話一宵
中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遥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
宿

雪竹寄褒子

淅瀝覆寒騎飄颻暗川容行子郡城曉披雲看杉
松

偶入西齋院示釋子恒璨

僧齋地雖密忘子跡要賒一來非問訊自是看山
花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凉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
眠

贈丘員外

跡與孤雲遠心將野鶴俱那同石氏子每到府門
趨

贈舊識

少年遊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
行

和李二主簿寄淮上綦毋三

滿城憐傲吏終日賦新詩請報淮陰客春帆浪作

期

聽江笛送陸侍御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
聞

送丘員外歸山居

郡閣始嘉宴青山憶舊居爲君量革履且願住藍
轝

答李澣三首

孤客逢春暮緘情寄舊遊海隅人使遠書到洛陽
秋

馬卿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想子今何處扁舟隱荻花

林中覲易罷溪上對鷗閒楚俗饒辭客何人最往還

荅崔都水

深夜竹庭雪孤燈案上書不遇無爲化誰復得閒居

酬令狐司錄善福精舍見贈

野寺望山雪空齋對竹林我以養愚地生君道者心

荅趙氏生伉

暫與雲林別忽陪鴛鷺翔看山不得去知爾獨相望

荅王卿送別

去馬嘶春草歸人立夕陽元知數日別要使兩情傷

荅賓

斜月纔鑒幃凝霜偏冷枕持情須耿耿故作單牀寢

懷瑯玡深標二釋子

白雲埋大壑陰崖滴夜泉應居西石室月照山蒼然

善福寺閣

殘霞照高閣青山出遠林晴明一登望瀟灑此幽襟

閶門懷古

獨鳥下高樹遙知吴苑園淒涼千古事日暮倚閶門

登樓

兹樓日登眺流歲暗蹉跎坐厭淮南守秋山紅樹多

寒食後北樓作

園林過新節風花亂高閣遥聞擊鼓聲蹴踘軍中樂

西樓

高閣一長望故園何日歸煙塵擁函谷秋鴈過來稀

夜望

南樓夜已寂暗鳥動林間不見城郭事沉沉唯四山

晚登郡閣

悵然高閣望已掩東城闈春風偏送柳夜景欲沉
山

詠玉

乾坤有精物至寶無文章雕琢爲世器真性一朝
傷

詠水晶

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持來向明月的皪愁成
水

詠珊瑚

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頂上
生

詠瑠璃

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
人

詠琥珀

曾爲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
覿

詠露珠

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擎來玉盤上不定始知

圓

詠曉

軍中吹鼓角城上河初落深沉猶隱帷晃朗先分
閣

詠夜

明從何處去暗從何處來但覺年年老半是此中
催

詠聲

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
消

野居書情

世事日可見身名良蹉跎尚瞻白雲嶺聊作負薪
歌

郡齋卧疾

香爐宿火滅蘭燈宵影微秋齋獨卧病誰與覆寒
衣

同褒子秋齋獨宿

山月皎如燭霜風時動竹夜半鳥驚栖窗間人獨
宿

秋夜

高閣漸凝露涼葉稍飄聞憶在南宮直夜長鐘漏稀

詠春雪二首

徘徊輕雪意似惜艷陽時不悟風花冷翻令梅柳遲

春雪滿空來觸處類花開不知園裏樹若箇是眞梅

對殘燈

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見紫荊花

雜英紛已積含芳獨暮春還如故園樹忽憶故園人

翫螢火

時節變衰草物色近新秋度月影纔斂遶竹光復流

移海榴

葉有苦寒色山中霜霰多雖此蒙陽景移根意如何

題桐葉

參差剪綠綺蕭灑覆瓊柯憶在澧東寺偏書此葉多

池上

郡中卧病久池上一來賒榆柳飄枯葉風雨倒橫查

西塞山

勢從千里奔直入江中斷嵐橫秋塞雄地束驚流滿

夜聞獨啼鳥

失侶度山覓投林舍北啼今將獨夜意偏知對影栖

聞鴈

故園眇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鴈來

送房杭州

專城未四十暫謫豈蹉跎冒雨吳門夜惻愴別情多

上皇臺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窗聲

九日

一爲吳郡守不覺菊花開始有故園思且喜衆賓來

六言絶句

三臺詞二首

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銜杯

冰泮寒塘始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門閤無事晩下高齋有情

七言絶句

與村老對飲

鬢眉雪色猶嗜酒言辭淳朴古人風鄉村年少生離亂見話先朝如夢中

贈令狐士曹

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到家俱及東籬菊何事先歸半日程

縣內閑居贈溫公

滿郭春色嵐已昏鵶栖散吏掩重門雖居世網常清淨夜對高僧無一言

將往滁城戀新竹簡崔都水示端

停車欲去繞叢竹偏愛新筠十數竿莫遣兒童觸瓊粉留待幽人廻日看

雪夜下朝呈省中

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

閑居寄諸弟

秋草生庭白露時故園諸弟益相思盡日高齋無一事芭蕉葉上自題詩

登樓寄王卿

踏閣攀林恨不同楚雲滄海思無窮數家砧杵秋

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

寄諸弟

歲暮兵戎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還信忽從天上落唯知彼此涙千行

簡陟巡建三甥

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燭一齋空時流歡笑事從別把酒吟詩待爾同

寄劉尊師

世間荏苒縈此身長望碧山到無因白鶴徘徊看不去遙知下有清都人

寄廬山褸衣居士

兀兀山行無處歸山中猛虎識褸衣俗客欲尋應不遇雲溪道士見猶稀

寒食寄京師諸弟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寄黄尊師

結茅種杏在雲端掃雪焚香宿石壇靈祇不許世人到忽作雷風登嶺難

賦得沙際路送從叔象

獨樹沙邊人跡稀欲行愁遠暮鐘時野泉幾處侵應盡不遇山僧知問誰

送倉部蕭員外院長存

襆被蹉跎老江國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隨鴛鷺朝天去遥想蓬萊臺閣重

送王校書

同宿高齋換時節共看移石復栽杉送君江浦已惆悵更上西樓望遠帆

送王卿

別酌春林啼鳥稀雙旌背日晚風吹却憶回來花已盡東郊立馬望城池

送秦系赴潤州

近作新婚鑷白髯長懷舊卷映藍衫更欲攜君虎丘寺不知方伯望征帆

酬柳郎中春日歸揚州南郭見別之作

廣陵三月花正開花裏逢君醉一廻南北相過殊不遠暮潮從去早潮來

荅令狐士曹獨孤兵曹聯騎暮歸望山見寄

共愛青山住近南行牽吏役背雙驂枉書獨宿對流水遥羨歸時滿夕嵐

荅東林道士

紫閣西邊第幾峰茅齋夜雪虎行蹤遥看黛色知何處欲出山門尋暮鐘

荅端

坐憶故園人已老寧知遠郡鴈還來長瞻西北是歸路獨上城樓日幾廻

荅秦十四校書

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弃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

答鄭騎曹青橘

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休暇日訪王侍御不遇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遇又空還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

因省風俗訪道士姪不見題壁

去年澗水今亦流去年杏花今又折山人歸來問是誰還是去年行春客

春思

野花如雪繞江城坐見年芳憶帝京閶闔曉開凝碧樹曾陪鴛鷺聽流鶯

登寶意寺上方舊遊

翠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煙樹滿晴川諸僧近住不相識坐聽微鐘記往年

同越瑯琊山

石門有雪無行跡松壑凝煙滿衆香餘食施庭寒鳥下破衣掛樹老僧亡

尋簡寂觀瀑布

躡石攲危過急澗攀崖迢遞弄懸泉猶將虎竹爲身累欲付歸人絶世緣

昭國里第聽元老師彈琴

竹林高宇霜露清朱絲玉徽多故情暗識啼烏與別鶴秖緣中有斷腸聲

野次聽元昌奏橫吹

立馬蓮塘吹橫笛微風動柳生水波北人聽罷淚將落南朝曲中怨更多

九日

今朝把酒復惆悵憶在杜陵田舍時明年九日知何處世難還家未有期

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聞子規

高林滴露夏夜清南山子規啼一聲鄰家孀婦抱兒泣我獨展轉何時明

杜司空席上贈妓

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斷蘇州刺史腸

突厥臺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昨山西逢
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閑居寄端及重陽

山明野寺曙鐘微雪滿幽林人跡稀閑居寥落生
高興無事風塵獨不歸

韋蘇州詩集

柳河東傳

柳宗元字子厚高祖子夏徐州長史曾祖從裕滄州青池令祖察湖廣德清令父鎮遇天寶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從家於吳上書肅宗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後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始爲文章下筆構思瑰若貝錦晚更卓偉精緻與古爲侔一時行輩咸推仰之登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擢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韋執誼咸奇其才引內近禁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會貶斥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年三十三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始居零陵龍興寺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過瀟水剪薙榛蕪搜奇選勝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臺榭總名曰愚谿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雅善蕭俛貽書言人生少六七十者近來日月漸覺益促大都不過數十寒暑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又貽許孟容書深自咎責早歲以忠正信義爲志勤勤勉勉興堯

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年
少氣鋭但欲一心直遂皆所自求矜於衆黨人中
罪狀最甚所以不能即死亦有大故自以得姓而
來代爲冢嗣尚未生子恐一旦塡委溝壑曠墜先
緒又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每春秋子立
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摧心傷骨若受鋒刃
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闕拜掃者四
歲又無子弟爲主獨託邨鄰頃來寖以益怠懼便
毁傷松栢芻牧不禁想田埜道路士女徧滿皁隷
庸匃皆得上父母丘隴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

孫追養者以是晝夜哀憤又先人封殖城西田數
頃樹果數百株今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
千卷存亡不可知切繫心胸以是當食不知辛鹹
復思古人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如管仲匡章
直不疑劉寛皆顃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
向囚鹵自期必免蒯通劇鼎耳爲齊上客張倉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賈生斥逐復召兒寛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
宗比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

澳涊下才末技又嬰痼疾雖欲慷慨自同昔人愈
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思取貴於後古之著
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愧力薄志劣雖屢秉
筆神志荒耗前後遺忘讀一遍過再三伸卷復觀
姓氏旋又廢失假令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
忌者終以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久汩之後
文思益深凡居零陵十年一泉石草木經其品題
皆爲人所稱慕想其風流大凡文之瓌奇絶特者
皆居零陵時所作也元和十年例徙柳州刺史欲
以易劉禹錫播州以改中止柳俗質男女無異表

州亦與贖歸南方業進士者不遠數千里來從游
一經指授爲文辭皆有法名聲葢于一時號柳柳
州有文集四十卷卒年四十七韓愈評其文曰雄
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子周六周
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
還柳與永人懷之者爲立廟愚谿并羅池愈因作
羅池碑以記云

柳河東詩集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一首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

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巾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昬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其徯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禡既類于社是宜金節煌煌錫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罍斝是崇鼎臑俎胾五獻百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溠乃翼乃前孰圖厥猶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

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雝雝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彼昏卒狂裒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饑得餔蔡兇伊窘悉起來聚左擣其虛靡愆厥虞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胙以夏區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

于埜我武惟皇永保無疆

右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徵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愬拜卽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從厥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衛勇韜力日思予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袒高驤長戟酋矛粲其綏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宄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邇其遐汝陰之茲懸瓠之峩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卽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甎爾居式慕以康爲願有餘是宄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顧萬方

右方城十有一章章八句

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

負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竊活性命得視息無治事時恐懼小閒又盜取古書文句聊以自娛伏惟漢魏以來代有鐃歌鼓吹詞唯唐獨無有臣爲郎時以太常聯禮部嘗聞鼓吹署有戎樂詞獨不列今又攷漢曲十二篇魏晉曲十四篇晉曲十六篇漢歌詞不明紀功德魏晉歌功德具今竊取晉魏義用漢篇數爲唐鐃歌鼓吹曲十二篇紀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勞命將用師之艱難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詞以爲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臣淪弃卽死言與不言其罪等耳猶冀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效怨懟默已謹冒死上

隋亂既極唐師起晉陽平姦豪爲生人義主以仁興武爲晉陽武第一

晉陽武奮義威煬之渝德焉歸坻皐屠綏者誰皇烈烈專天機號以仁揚其旗日之升九土晞訢田圻流洪輝有其二翼餘隋散梟鷙連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后土蕩玄穹彌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輔慶

無期

右晉陽武二十六句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

土爲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狙獷服甲之櫜弓弭矢箙皇旅靖敵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讋猛虔慄慄縻以尺組啗以秩黎之陽土茫茫富兵戎盈倉箱乏者德莫能享驅豺兕授我疆

右獸之窮二十二句

太宗師討王充建德助逆師奮擊武牢下擒之遂降充爲戰武牢第三

戰武牢動河朔逆之助圖掎角怒鷇麏抗喬嶽翹萌芽傲霜雹王謀内定申掌握鋪施芟夷二主縛憚華戎廓封畧命之曹畢以歆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黃第四

涇水黃隴埜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鷙立羽翼張鉤喙决前鉅趯傍怒飛饑嘯翾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翱翔頓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招搖耀鋩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埜魄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右涇水黃二十四句

輔氏憑江淮竟東海命將平之爲奔鯨沛第五

奔鯨沛盪海垠吐霓翳日腥浮雲帝怒下顧哀墊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修鱗披攘蒙霿開海門地平水靜浮天根羲和顯耀乘清氛赫炎溥暢融大鈞

右奔鯨沛十八句

梁之餘保荆衡巴巫窮南越良將取之不以師爲苞枿第六

苞枿黜矣惟根之蟠彌巴蔽荆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完聖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厥功澶漫萬里宣唐風蠻夸九譯咸來從凱旋金奏像形容震赫萬國罔不龔

右苞枿二十八句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

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頹上聾下聰鶩不可廻助讐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萬室蒙其人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突厥之大古夸狄莫彊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于廟爲鐵山碎第八

鐵山碎大漠舒二虜勁連穹廬背北海專坤隅歲來侵邊或傳于都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破定襄

降魁渠竄竟窟宅斥余吾百蠻破膽邊氓蘇威武燀耀明鬼區利澤瀰萬祀功不可踰官臣拜手惟帝之謨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劉武周敗裴寂咸有晉地太宗滅之爲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晉惟時不靖根柢之搖枝葉攸病守臣不任勩于神聖惟鉞之興翦焉則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羣頑既夸庶績咸正皇謨載大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爲吐谷渾第十

吐谷渾盛彊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彊退匿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雜龍蛇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束刃踰山徼張翼縱漠沙一舉刈膻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況敢遺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犒樂窮休嘉登高望還師竟埜如春華行者靡不歸親戚讙要遮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

李靖滅高昌爲高昌第十一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爲徒龍旂翻海浪馹騎馳坤隅賁育搏嬰兒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長纓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夸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兵戍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右高昌二十二句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夸狀如周書王會爲東蠻第十二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

通王卒如飛翰鵬騫駭群龍轟然自天墜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人累累來自東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永永傳無窮睢盱萬狀乖咿嗢九譯重廣輪撫四海浩浩知皇風歌詩鐃鼓閒以壯我元戎

右東蠻二十二句

貞符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吴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趨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輟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没蠻夸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以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峒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敚鬬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歐其内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群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棘塗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遊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爲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

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賢庸能濯
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
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
騶虞神鼎脇毆縱臾俾束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
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
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
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
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
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
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
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皆
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斲屠
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
肌膚以達于夸途焚圻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作
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
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據阻
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
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
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
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

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孝愷悌祇
敬用底于理凡有所欲不謁而獲凡有所惡不祈
而息四夸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
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學仁平寬惟祖之則澤
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
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
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
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
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
光紹明濬深鴻龎大保人斯無彊宜薦于郊廟文
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
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
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
膚刃莫畢屠澤熯于爨瀰炎以澣殄厥凶德乃毆
乃夸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
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肌靡傷貽我子孫
百代是康十聖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學父易患
于已拱之戴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

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泌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祀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毘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眡民詩

帝眡民情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眡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爲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國萬國既分迺釋蠹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士實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其風既流品物載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憂縱是獲憂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夸是則四夸是則永懷不忒

五言古詩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緪枯桐清商激西顥泛灩凌長空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閟大樸聾俗何由聰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沿流此投跡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挂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窗疏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閒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

芳叢翳湘竹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蒸烟俯石瀨咫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眞照還源

蕩昏邪猶同甘露飯佛事薰毘邪出此蓬瀛侶無
乃貴流霞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理世固輕士弃捐湘之湄陽光竟四溟敲石安所
施鍛羽集枯榦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
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競危慘悽日相視離憂
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爲惜無協律者窈
眇絃吾詩

界圍巖水簾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

休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巖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
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
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
詔釋縲囚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
遺貯催行舟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發春念長違中夏欣再覩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
圃歊陽訝垂冰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鸛鶴雲
間舞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刻激浪
寒光聚的皪沉珠淵鏘鳴捐珮浦幽巖畫屏倚新
月玉鉤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洞府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芳朽自爲別無心乃玄功夭夭日放花榮耀將安
窮青松遺澗底擢蒔茲庭中積雪表明秀寒花助
葱蘢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忽似人家
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
我情清韻動竽瑟諧此風中聲

法華寺石門精舍三十韻

拘情病幽鬱曠志寄高爽願言懷名緇東峯旦夕

仰始與雲雨霽尤悅草木長道同有愛弟披拂恣
心賞松谿窈篠入石棧夤緣上蘿葛綿層甍莓苔
侵標牓密林互對聳絕壁儼雙敞塹峭出蒙籠墟
嶮臨滉瀁稍疑地脉斷悠若天梯往結構罩羣崖
迴環驅萬象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體空得化
元觀有遺細想喧煩困蟻蠓跼蹐疲魍魎寸進諒
何營尋直非所枉探奇極遙矚窮妙閱清響理會
方在今神開庶殊曩茲遊苟不嗣浩氣竟誰養道
異誠所希名賓匪余仗超攄藉外獎俯默有內朗
鑑爾揖古風終焉乃吾黨潛軀委韁鎖高步謝塵

块蓄志徒爲勞追蹤將焉倣淹留值頹暮眷戀睇遐壤映日鴈聯軒翻雲波決漭殊風紛已萃鄉路悠且廣覊木畏漂浮離旌倦摇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圖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微言信可傳中旦稽吾顙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

謫弃殊隱淪登陟非違郊所懷緩伊鬱詎欲肩夸巢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西亭構其巔反宇臨呀庨背瞻星辰與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覊貫去江介世

仕尚函崤故墅即灃川數畝均肥磽臺館葺荒丘池塘疏沈坳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筲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隟牖懸蠨蛸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挹流敵清觴掇芷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絃匏逍遥屏幽昧澹薄辭喧呶晨雞不余欺風雨聞嘐嘐再期永日閑提挈移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九疑濬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危樓臨山隈兹辰始澂霽纖雲盡

褰開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杳漁父吟叫叫覊鴻哀境勝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汎舟絕沿洄

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

零山

隱憂倦永夜凌霧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娱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怪潛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棲靈神洄潭或動容島嶼疑摇振陶植兹擇土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羈心屢逡巡紛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諷非所欣

南磵中題

秋氣集南磵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秖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邨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復笑昇天行竄逐宦湘浦摇心劇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

天刑歲月殺憂慄慵疎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閒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眞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皐耕

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渡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頹波遥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搆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垂下斗絶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淸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淸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孱棄逐入枯槁迨今始開顔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閒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埜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辯亭毒意仰訢璿與璣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

遊南亭夜還叙志七十韻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悁勞外曲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廓廟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固浩浩衆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

情詠離騷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舠虛館背山郭前軒面江皐重疊間浦溆邐迤驅巖嶅積翠浮澹灔始疑負靈鼇叢林留衝飈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澄潭湧沈鷗半壁跳懸猱鹿鳴驗食埜魚樂知觀濠孤賞誠所悼暫欣良足褒畱連俯檣檻注我壺中醪朶頤進芰實擢手持蟹螯炊稻視爨鼎鱠鮮聞操刀埜蔬盈傾筐頗雜池沼芼緬慕鼓枻翁嘯咏哺其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螬斯道難爲偕沈憂安所韜曲渚怨鴻鵠環洲彫蘭蕙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遠

火明連艘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斂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趣淺戢長枻乘深屏輕篙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艚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翱淹泊遂所止埜風自颾颾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縶悽戚增鬱陶慕士情未忘懷人首徒搔內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問牛悲釁鐘說彘驚臨牢永遁刀筆吏寧期簿書曹中興遂羣物裂壤分鞬櫜岷凶既云捕吳虜亦已鏖扞禦盛方虎謨明富伊咎披山窮木禾竄海逾蟠桃重來越裳雉再返西旅獒左右抗槐棘縱

橫羅鷹羔五辟咸肆宥衆生均覆燾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弢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蒿卜室有鄠杜名田占灃滂磻谿近餘基阿城連故濠螟蛑願親燎茶堇甘自薅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繅及骭足爲溫滿腹寧復饕安將蒯及菅誰慕粱與膏弋林毆雀鷃漁澤從鰌魴觀象嘉素履陳詩謙干旄方託麋鹿羣敢同騏驥槽處賤無溷濁固窮匪淫慆跟蹌辭束縛悅懌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輿役趨伐鼛目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糾纆漢陰嗤桔槔茍伸擊壤情機

事息秋毫海霧多蓊鬱越風饒腥臊寧唯迫魑魅所懼齊君蕉知嵒懷褚中范叔戀綈袍伊人不可期慷慨徒忉忉

韋道安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爲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非足惜二女皆娉婷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眥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趫捷超崢嶸見盜寒磵陰羅列方忿爭一矢斃酋

帥餘黨號且驚麾令遞束縛纆索相拄撐彼姝久褫䰧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諭以從父行捃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慷慨張徐州朱邸揚前旌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轅門立奇士淮水秋風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欹傾立孤抗王命鐘鼓四埜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顧義誰顧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貞咄嗟猶權子翁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廢逐人所弃遂爲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卒與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吳世夸雄姿寂寞富春水英氣方在斯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著書逾十年幽賾靡不推天庭掞高文萬字若波馳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輶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遺詔定命由陳辭徒隷肅曹官征賦參有司出守烏江滸老遷湟水湄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

繼幽淪狂叫唯童兒一門既無主焉用徒生爲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獲守靈帷平生負國譴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孤旐凝寒颸念昔始相遇腑腸爲君知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爲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世義安可支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顧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爲君悲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新沐換輕幘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迥天高數雁鳴機心付當路聊適羲皇情

獨覺

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曉良遊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爲問經世心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濕原埜百蟄競所營綴景未及郊穡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荊慕隱既有繫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欵

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回首烟雲横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埜迥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郭經荒邨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邨唯古木寒花久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洲渚曉日明邨塢高樹臨春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將何言

法華寺西亭夜飲

祇樹夕陽亭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牖莫厭罇前醉相看未白首

茆簷下始栽竹

瘴茆葺爲宇溽暑恒侵肌適有重膇疾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凉飈欣然愜吾志荷鍤西

巖陲楚壤多怪石懇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過極浦旖旎附幽墀貞根期永固貽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清泠集濃露枕簟凄已知網蟲依密葉曉禽棲迥枝豈伊紛囂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質自遠弃幽期不見埜蔓草蓊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

窮陋闕自養癘氣劇囂煩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風温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埜田吏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躠

皆騰騫笑忭前即吏爲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靈和理内藏攻疾貴自源壅覆逃積霧神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我聞畸人術一氣中夜存能令深深息呼吸還歸跟踵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术

守閑事服餌採术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薾煩經過戒徒斸靈根封植閟天和違爾澗底石徹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繚繞

紛相羅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瘥留連樹蕙辭婉娩採薇歌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單豹且理内高門復如何

種白蘘荷

皿蟲化爲癘夸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謀富不爲仁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眞華潔事外餙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飢至益逡巡寬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州攻禬事乆泯炎帝垂靈編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糞壤擢珠樹莓苔插瓊英芳根閟顔色徂歲爲誰榮

戲題堦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兹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願致溱洧贈悠悠南國人

植靈壽木

白華鑒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方剛謝經營敢期齒杖賜聊且移孤莖叢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持用資徒行

白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謫官去南裔清湘繞靈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苦本欣盈握火耕困煙燼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顧岑嶺況悠邈傾筐壅故壤棲息期鸞鷟路遠清涼宮一雨悟無學南人始珍重微

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芰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日欲爲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

紅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窈窕臨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摵摵無遺芳

巽公院五詠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清泠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與誰期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溽彩寒露濃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爲工留連秋月晏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繚繞穿疎林迸籜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烟日嘲哳鳴山禽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田家三首

蓐食徇所務驅牛向東阡雞鳴邨巷白夜色歸暮

田札札耒耜聲飛飛來烏鳶竭兹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孫日已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疎麻方寂歷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營肌膚眞可惜迎新在此歲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廻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淥是時收獲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重棃棗熟行人迷去住埜馬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小豐無厭饘與粥

飲酒

今旦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酹先酒爲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暄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此道未必存

讀書

幽沈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臥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感遇二首

西陸動涼氣驚烏號北林棲息豈殊性集枯安可任鴻鵠去不返勾吳阻且深徒嗟日沈湎丸鼓鶩奇音東海久搖蕩南風已駸駸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陰衆情嗜姦利居貨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齊斧來相尋攬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衆所踐誰念歲寒心

旭日照寒埜鸒斯起蒿萊啁啾有餘樂飛舞西陵隈廻風旦夕至零葉委陳荄所棲不足恃鷹隼縱橫來

詠史

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嗛嗛事强怨三歲有奇勳悠哉闢疆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

熇焚致令委金石誰顧蠢蠕羣風波歘潛構遺恨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爲忠不顧内晏子亦垂文

詠三良

束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夸四方欽欽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没寧分張壯軀閉幽隧猛志填黃腸殉死禮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

詠荆軻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爲虜千金奉短計匕首荆卿趨窮年徇所欲兵勢且見屠微言激幽憤怒目辭燕都朔風動易水揮爵前長驅函首致宿怨獻田開版圖炯然耀電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鋭臨事竟趑趄長虹吐白日倉卒反受誅按劒赫憑怒風雷助號呼慈父斷子首狂走無容軀夸城芟七族臺觀皆焚汚始期憂患弭卒動災禍樞秦皇本詐力事與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實謂勇且愚世傳故多謬太史徵無且

掩役夫張進骸

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辭爲役孰賤辱爲貴非神奇一朝纊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皂櫪剉秣不告疲既死給櫝葬之東山基奈何值崩湍蕩析臨路陲髐然暴百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余睠之涓然悲猫虎獲迎祭犬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魂豈復識此爲畚鍤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事聊且顧爾私

柳河東詩集

柳河東詩集

七言古詩

古東門行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雞鳴函谷客如霧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七首兕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魏王臥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無辜羌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安陵誰辨削礪功韓國詎明深井里絶臏斷骨那下補萬金寵贈不如土

寄韋珩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别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灕水鬬石麻蘭高陰森埜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埜縛壯殺老啼且號饑行夜坐設方畧籠銅枹鼓手所操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蒼白瀄汩盈顛毛君今矻矻又竄逐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虜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蹈久已勞幸因解網入鳥獸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

冉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石門長老身如夢栴檀成林手所種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埜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行路難三首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跳踉北海超崑崙披霄決漢出沆漭瞥裂左右遺星辰須臾力盡道渴死狐鼠蜂蟻爭噬吞北方竫人長九寸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生死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工命採斫杙與椽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連鞅摧雙轅萬圍千尋妨道路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毫末不見保躪躒磵壑何當存羣

材未成質已夭突兀峍谽空嵒巒栢梁天災武庫
火匠石狼顧相愁寃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
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氷成梁侯家熾炭雕玉房蟠龍吐耀虎
喙張熊蹲豹躑爭低昂攢巒叢崿躲朱光丹霞翠
霧飄奇香美人四向廻明璫雪山氷谷晞太陽星
躔奔走不得止奄忽雙鷰棲虹梁風臺露榭生光
飾死灰弃置參與商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
安可當

跂烏詞

城上日出羣烏飛鵶鵶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
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爲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
爾令爾疾無乃飢啼走道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
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
蟻仰看棟梁防鷰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踴身失勢
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勉努力低飛逃後患

籠鷹詞

淒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
蜺斷霹靂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剪荆棘下攫狐
兎騰蒼茫爪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
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爲
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爲假拔去萬累
雲間翔

放鷓鴣詞

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名爲鷓鴣狥媒得食不
復慮機械潛發罹罝罦羽毛摧折觸籠籞煙火熇
赫驚庖厨鼎前芍藥調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視齊
王不忍觳觫牛簡子亦放邯鄲鳩二子得意猶念
此况我萬里爲孤囚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
莫相顧

龜背戲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
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八方定位開神卦六甲離
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卑星流霞破相參差四
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處
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
如勝負修門象棋不復貴魏宮粧奩世所弃豈如
瑞質耀奇文願持千歲壽吾君廟堂巾笥非余慕
錢刀兒女徒紛紛

聞黃鸝

倦聞子規朝暮聲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目極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遥相語翻日迥度昆明飛凌風邪看細柳翦我今誤落千萬山身同傖人不思還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椹行當熟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翠帷雙卷出傾城龍劒破匣霜月明朱脣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下沈秋火激太清天高地

迥凝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

楊白花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

漁翁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五言律詩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

走筆酬贈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無謀終自憐亂松知埜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漁樵事今還又落然

善謔驛和劉夢得酹淳于先生

水上鵠已去亭中鳥又鳴辭因使楚重名為救齊

成荒壠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劉伶今日意異代是同聲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為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楥遂其生植感而賦詩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在時將承雨露

答劉連州邦字

連壁本難雙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瀧水劈箭上潯江負弩啼寒狖鳴枹驚夜狵遥憐郡山好謝守但

臨窗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内池館即事見寄

鵷鴻念舊行虛館對芳塘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彬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黄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騑夢喜三刀近書嫌五載違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

零陵春望

平楚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岣嶁岑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値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

五言排律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子

弱歲遊玄圃先容幸弃瑕名勞長者記文許後生誇鷃翼嘗披隼蓬心類倚麻繼酬天祿署俱尉甸侯家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點亂宮鴉執簡寧循枉持書每去邪鸞凰標魏闕熊武負崇牙辨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譁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霞未竟遷喬樂俄成失路嗟還如渡遼水更似謫長沙别怨秦城暮途窮越嶺斜訟庭閑枳棘侯吏逐麋麚三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朝宗延駕海師役罷梁溠京邑搜貞幹南中步渥洼世惟材是梓人仰驥中驊欻刺苗人地仍逾贛石崖禮容垂理瑑戎備響鉦鍜寵即郎官舊威從太守加建旟翻鷙鳥負弩繞文蛇冊府榮八命中闈盛六珈肯隨胡質矯方惡馬融奢褒德符新換懷仁

道併遮俗嫌龍節晚朝訏介圭賝禹貢輸苞匭周
官賦秉秅雄風吞七澤異産控三巴既事觀農稼
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漲桃花令肅軍無
擾程懸市禁貫不應虞竭澤寧復嘆棲苴蹀躞騶
先駕龍銅鼓報蘅染毫東國素濡印錦溪砂貨積
舟難泊人歸山倍畬吳歈工折柳楚舞舊傳芭隱
几松爲曲傾罇石作汙寒初榮橘柚夏首薦枇杷
祀變荆巫禱風移魯婦髽已聞施愷悌還覩正奇
衺慕友慚連璧言姻喜附葭沈埋全死地流落半
生涯入郡腰恒折逢人手盡乂敢辭親恥汙唯恐

長疵瘕善幻迷氷火齊諧笑柏塗東門牛屢飯中
散蝨空爬逸戲看猿鬬殊音辨馬撾渚行狐作孽
林宿鳥爲嗟同病憂能老新聲厲似姱豈知千仞
墜秪爲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剄貯愁聽
夜雨隔淚數殘葩梟族音常聒豺羣喙競呀岸蘆
翻毒蜃谿竹鬬狂麞埜鶩行看弋江魚或共扠瘴
氛恒積潤訛火亟生煆耳靜煩喧蟻魂驚怯怒蛙
風枝散陳葉霜蔓綖寒瓜霧密前山桂氷枯曲沼
遐思鄉比莊舄遯世遇睢夸漁舍茨荒草邨橋臥
古槎御寒衾用罽挹水勺仍椰窗蠹惟潛蝎甍涎

競綴蝸引泉開故竇護藥挿新笆樹怪花因槲蟲
憐目待蝦驟歌喉易嗄饒醉鼻成皻曳捶牽羸馬
垂簑特艾豭已看熊類鼈猶訝雉爲鷨誰采中原
菽徒巾下澤車俚兒供苦筍傖父饋酸楂勸策扶
危杖邀持當酒茶道流徵短褐禪客會袈裟香飯
舂菰米珍蔬折五茄方期飲甘露更欲吸流霞屋
鼠從穿穴林徂任攫拏春衫裁白紵朝帽挂烏紗
屢歎恢恢網頻搖肅肅罝衰榮因蓂莢盈缺幾蝦
蟇路識溝邊柳城聞壠上笳共思捐珮處千騎擁
青緺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
復爲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
湘浦拜賀末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

知命儒爲貴時中聖所臧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
藏關識新安地封傳臨晉鄉挺生推豹蔚遐步仰
龍驤幹有千尋竦精聞百鍊鋼茂功期舜禹高韻
狀羲黃足逸詩書囿鋒搖翰墨場雅歌張仲德頌
祝魯侯昌憲府初騰價神州轉耀鋩右言盈簡策
左轄備條綱響切晨趨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
洽論將七兵揚合樂來儀鳳尊祠重餼羊卿材優

柱石公器擅巖廊峻節臨衡嶠和風滿豫章人歸
父母育郡得股肱良細故誰留念煩言肯過防壁
非眞盜客金有誤持郎龜虎休前寄貂蟬冠舊行
訓刑方命呂理劇復推張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
剛敬逾齊國社恩比召南棠希怨猶逢怒多容競
忤彊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凰刻木終難對焚芝
未改芳遠遷逾桂嶺中徙滞餘杭顧士雖懷趙知
天詎畏匡論嫌齊物誕騷愛遠遊傷麗澤周羣品
重明照萬方斗間收紫氣臺上掛淸光福爲深仁
集妖從盛德禳秦民啼畝畝周士舞康莊采綬還

垂艾華簪更戴肪高居遷鼎邑遥傳好書王碧樹
環金谷丹霞暎上陽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淸涼故
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氷鯉弔王祥
玉漏天門靜銅駝御路荒澗瀍秋瀲灎嵩少暮微
茫遵渚徒云樂冲天自不遑降神終入輔種德會
明敭獨弃傖人國難窺夫子墻通家殊孔李舊好
即潘楊世議排張摯時情弃仲翔不言縲紲枉徒
恨纆徽長賈賦愁單閼鄒書怯大梁炯心那自是
昭世懶佯狂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戀恩何敢
死垂淚對淸湘

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
以見示二十韻一首 并序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爲
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
取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嘗齊入銅魚亦共頒疑山看積翠湞水想澄
灣標牓同驚俗淸明兩照姦乘軺參孔僅按節服
侯䎸賈傳辭寧切虞童髮未鬆秉心方的的騰口
任嚬嚬聖理高懸象爰書降罰鍰德風流海外和
氣滿人寰禦魅恩猶貸思賢淚自潸在亡均寂寞

零落閒惸鰥夙志隨憂盡殘肌觸瘴癠月光摇淺
瀨風韻碎枯菅海俗衣猶卉山夸髻不鬟泥沙潛
虺蜮榛莽鬬豺獌循省誠知懼安排祗自憫食貧
甘莽鹵被褐謝斕斒遠物裁靑罽時珍餽白鷴長
捐楚客珮未賜大夫環異政徒云仰高蹤不可攀
空勞慰顦顇妍唱劇妖嫺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遠弃甘幽獨誰言值故人好音憐鍛羽濡沫慰窮
鱗困志情惟舊相知樂更新浪遊輕費日醉舞詎
傷春風月歡寧間星霜分益親已將名是患還用

道爲隣機事齊飄瓦嫌猜比拾塵高冠余肯賦長
鋏子忘貧晚晚驚移律暌攜忽此辰開顔時不再
絆足去何因海上銷魂别天邊弔影身秖應西澗
水寂寞但垂綸

酬妻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
寄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
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
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
助離憂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
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
尋層軒隔炎暑迴埜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
意深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
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
同遲客心驊騮當遠步鶗鴂莫相侵今日登高處
還聞梁父吟

韋使君黄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
號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菑畬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
虚稍窮樵客路遥駐野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
木疏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肸蠁巫言報精誠
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俟罪非眞吏翻
慚奉簡書

省試觀慶雲圖詩

設色初成象卿雲示國都九天開秘祉百辟贊嘉
謨抱日依龍衮非煙近御爐高標連汗漫向望接
虛無裂素榮光發舒華瑞色敷恒將配堯德垂慶
代河圖

七言律詩

楊尚書寄郴筆知是小生本樣令更商榷
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尚書舊用裁
天詔内史新將寫道經曲藝豈能裨損益微辭祇
欲播芳馨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顧兎靈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

聖代提封盡海壖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夸圖上應
初録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問黄茆深
峒敢留連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
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顦顇泣相逢祇令文字傳
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鐘三畝空留懸磬室九原猶
寄若堂封遥想荊州人物論幾廻中夜惜元龍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伏波故道風
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
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
蓉水客雨斜侵薜荔墻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
似九廻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峰空齋不語坐高春印文生綠經
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梅嶺寒煙藏翡翠桂江秋
水露鰅鱅丈人本是忘機事爲想年來憔悴容
得衡廬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爲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廻山
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

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
嶺江南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
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
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
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雞骨占
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別舍弟宗一

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
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
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方同楚客憐
皇樹不學荊州利木奴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
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蒔藥閑庭延
國老開罇虛室值賢人泉廻淺石依高柳逕轉垂

藤間綠鈎聞道偏爲五禽戲出門鷗鳥更相親

五言絕句

三贈劉員外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公自注昔與德公別於此

海鶴一爲別存亡三十秋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逕至釣磯留待徐容州

幽徑爲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儻餘暇一上子陵臺

登柳州峩山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入黃溪聞猿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

春懷故園

九扈鳴已晚楚鄉農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園人

六言絕句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冶長雖解縲絏無由得見東周

七言絕句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作峰頭望故鄉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每憶纖鱗游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應

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遥

過衡山見新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鴈時

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荆州不遇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

遠師騶忌鼓鳴琴去和南風愜舜心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

貞一來時送彩牋一行歸鴈慰鸞弦翰林寂寞誰爲主鳴鳳應須早上天

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里晚歲當爲隣舍翁

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浩初上人見貽絶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寒江夜雨聲潺潺曉雲遮盡仙人山遥知玄豹在深處下笑羈絆泥塗間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

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重贈二首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如今試遣隈
墻問已道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眞薑芽盡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
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疊前

小學新翻墨沼波羡君瓊樹散枝柯在家弄土唯
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

疊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勸君火急添
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釣
魚使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

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
亭會莫畫高僧支道林

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桂江日夜流
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

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珮出鳴璫空花一散不
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李衡州書迹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
行字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遠問龍
城地正北三千到錦州

種木槲花

上苑年年古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秪應長作龍
城守剩種庭前木槲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
道士同處

海上朱櫻贈所思樓居況是望仙時蓬萊羽客如
相訪不是偷桃一小兒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
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
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邨
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始見白髮題所植海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艷朱顔竟不同從此休論上
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聞籍田有感

天田不日降皇輿留滯長沙歲又除宣室無由問
釐事周南何處託成書

柳河東詩集

唐四家詩八卷 內府藏本

國朝汪立名編立名有鐘鼎字源已著錄是編合刻
唐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四家之詩前有自
序稱四家詩爲宋元人鼻祖學宋元詩者當仍於
唐詩求之故以此爲其契云

棣華書屋近刻四卷（存二卷）

〔清〕朱緗　朱絳　朱綱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棣華書屋近刻四卷》提要

棣華書屋近刻

嶺南草

魚丘朱絳子垣

立夏日作

蠻鄉才立夏暑氣早相親瘴癘欣無恙鶯花亦戀人白藤長簟滑黃葛小衫新把酒憐余共虛窗月一輪

東齋即事八首

翩翩乳燕傍簷飛寂寂空齋獨掩扉昨日山亭烟景好滿天風雨送春歸

二

林間小鳥向人啼日午濃雲屋角低讀罷南窗書一卷海棠紅到粉廊西

三

空亭徙倚暮雲平擡首徘徊月又盈此夕最宜傾濁盞漏殘蟲咽夜無聲

四

園中無事似山家小飲亭前噪暮鴉何處鐘聲來遠寺一林疏竹幾枝花

五

碧烟輕散叫黃鸝小院風微柳弄姿最喜夜凉人
静後自挑燈讀少陵詩

六

欄干斜倚亂啼鴬一樹紅綃照眼明幽夢欲成猶
未穩隔墻飛過洞簫聲

七

修篁簌簌雨霏霏梅子初黃荔子肥深夜不禁風
露冷酒邊添着白蕉衣

八

一抹新柳晚烟中苔生莎眠醉碧筩燈火欲殘花
影轉東星幾點映簾櫳

晚蘭

夜雨園林静盆蘭引紛長皴紅難比色魚白恐無
香浥水供清玩籠烟競曉粧悠然小閣裏花氣撲
衣裳

二

獨坐渾無事攤書對紫蘭幾回來紺蝶未許揷花
鬢入夜幽香發當窗素影寒還宜留樺燭夢醒好
頻看

喜雨

晴雲日日綺窗橫半晌欣聞瀉雷聲幾點殘花浮
漲水一犂好雨慰蒼生田間不慮官租缺野外俱
傳樂歲情從此無須憂旱魃香秔白酒露葵羹

二

連朝甘澍慰農桑綠樹陰多晝漸長細草滿園千
種嫩新荷浸水一池香雲邊山色來空翠雨後人
家樂晚凉盡拓窗紗展荀簟不妨高枕覔羲皇

五日東園小集

流光冉冉又天中把酒東園曲徑通紅石榴邊風
細細綠蒲叢畔水融融遠山一抹橫眉黛小檻三
尹聲乘醉後不知飛欲晚畫橋新柳月朦朧

二

晝色陰陰晝暮凉滄浪亭上恣徜徉花間啼鳥留
人住簾外飛花點石香竹子兩行遮小閣桐陰一
片傍廻廊隔墻何處簫聲發丹荔紅蕉共舉觴

池荷同陳一玉作

携手東園裏來看白藕花雨餘香自遠風過葉微
斜一一含新彩亭亭帶晚霞靜中無箇事彷彿是
田家

二

日暮空亭晚芙蕖散滿池開時低映水折處亂叢
絲砌下波紋細階前鳥語遲最應人靜後憑檻玩
清姿

較射

柳蔭捌雲麗花飛箭路深風和弓減力羽落鳥無
音不用誇銀鏑何須羨綠沉園中多勝事暇日好
追尋

美人蕉

幾點紅蕉映短籬愛他灼灼弄芳姿午餘細雨當
窗立晚起霧鬟帶[illegible]欹照眼不教顏色改隔簾應
許再三魂夢餘生對何人共一卷離騷一局棋

珍珠蘭

粉廊瑶砌晚風幽珠露瀼瀼滴未休仙女迎寒肌
起粟鮫人臨別淚難收憑將漢浦當年佩銷却湘
江一段愁暗想水晶簾子下粧成斜挂玉釵頭

雨後偶作

急雨驟頻熱孤燈怯晚颸蟬聲咽高柳螢火照清
池悶悶雲中電淒淒病裏詩故園何處是此夜最
相思

二

寂寞空階雨凄凉故國心展黏苔蘚滑門掩薜蘿
深燕燕微聞漏泠泠靜理琴治愁惟賴酒把醆且
頻斟

食荔支

焦核曾聞結子遲迎凉採摘滿花籠紅羅綴粟留
遺譜白玉填膚憶好詩隔夜頓愁香乍減飽餐恰
值雨新滋楊梅盧橘羞難及一吸瓊漿慰夢思

並頭蘭

小庭漠漠積烟横簾外芳蘭並蒂生楚客當年未
收拾嶺南芳譜看[illegible]名

二

青青同幹自來無荃寀何曾入畫圖休說元嘉當
日事雨華不數領搖湖

七夕

珠簾冰簟月明時今夕微凉動客思銀浦一年憐
間闊星帷此際慰幽期風清香冷人無語蛩響雞
鳴別未遲隔水朝朝增悵望離情應只兩心知

七夕後一日

斷鴻聲裏報清秋皎皎雙星淚未收昨夜雲邊多
舊恨今朝河畔有新愁一天寂寞梧桐影滿砌蕭

餘蟪蛄幽底事玉晨催夜織經年方許會橋頭

十四日亥時立秋

露洗華桐濕燈昏已立秋新凉方喜至餘暑尚驚留人靜蛩聲急庭深鳥意幽披衣兀坐久斜月上簾鉤

二

炎熱朝朝逼凉風一夕催歲時無意換林樹有聲來繞砌流螢火飛花點石苔果然秋色好深夜酌螺杯

閨七夕次文盍韻

凉蟾淡淡影如弦暗擲金梭度細烟牛女經時悲永夜鵲橋兩會喜今年已拚終歲離情積豈料臨河隔月填珍重良宵多繾綣尖風摇碎水萍錢

夜坐有懷故山

故園離別久此夜倍含情雨潤花添色風催樹有聲翠烟迷遠岫紅燭伴深更獨向庭邊立棲鳥靜不驚

二

枕簟凉如洗蕭然靜賭棋玲瓏簾弄影婀娜柳垂絲香爇螭頭鼎花明麂眼籬端居清興遠翠蓋滿曲池

出郭同二兄作

燕尾雲籠嫩碧天今朝出郭小流連幾行新雁眠衰草一片殘霞間碎烟珠水靜添秋雨後江楓斜臥小亭前歸來最喜城邊路滿目飛紅繫釣船

二

穩馬輕衫燕子凉嶺南到處好天光參差帆影依城郭寂歷山嵐近野莊繞岸綠榕秋弄色滿街丹[illegible]雨[illegible]香[illegible]開不厭頻來此錦浦西風引興長

[illegible]

綠襟靈鳥喜初生慧性奇姿翼未成錦幔乍開方學語珠籠初入早含情井桐落葉香秔冷夜雨侵階舞羽輕繡領翠裳應有待幾回愛惜傍簾旌

題畫

輕盈素質謝嬌紅郁郁繁香趁曉風自是伏家矜別種淡粧顧影月明中　白牡丹

二

深紅嫩白滿枝頭醉眼年年解客愁喜得春風窺一面疎烟碎雨葉間收　紅白桃花

三

兒啣素色傍花飛來去惟尋白板扉不學烏衣棲畫棟翩翩疑自雪中歸　白燕

四

膩雲淡日籠微黃野客無心送曉香只恐夜來風露損好開錦帳護新粧　黃薔薇

五

水風細細納涼時菱葉萍花罥藕絲兩兩紅魚圖畫裏悠然也自許人知　紅魚

六

凉花啼蔫遍荒田有蝶尋香劇可憐我亦披圖消別恨欲委紋蕈傍花眠　野花孤蝶

七

綠陰紅影日舒長花障垂垂喜晚涼不向庭前圖顏色偏依石畔引蜂忙　小花卷石

八

蕭蕭風雨一天秋叢菊深黃十采毬縱使摧花有青女寒容冷艷不須愁　菊

九

汀洲漫漫水無涯幾穗紅珠映素沙賴得黃蜂能愛惜不教冷落讓春花　紅蓼花

十

數枝冷艷欲遮欄裛露含烟正未殘想像圖窠西蜀錦餘香留與畫中看　木芙蓉

十一

隨春清瘦粉為身野鳥幽棲離俗塵粧罷菱花窺冽態一枝冷蕊越粧新、梅

十二

商略籬根種水仙冰肌映月影娟娟最憐風貌如姑射滿貯宣磁置枕前　水仙花

諸葛武侯銅鼓歌六十韻

秋雲擘絮繞粵秀秋風吹出青屛顏高齋縱覽古人蹟中有銅鼓光爛斕銅鼓傳聞日已久伏波諸葛名如山伏波不緣椒闈貴奉命征討無辭艱西定金城玉門塞南擊石䑸銀生蠻（石䑸銀生皆交阯蠻部也）功成封侯賜食邑屹立銅柱高難扳其時越駱貢銅鼓驀溪披箐（倉甸切）奔聯聯鞘心（元微之詩當心鞘銅鼓）絡背（蠻俗以物相遺俱以帛絡於背）不可紀惟恐後至爭顰頻銅鼓羅致伏波側厥質精美堪鎔鑄仿名馬式良冶鑄上表進立形墀間其鼓雖未至中國其銅已自登天闕後百餘年有諸葛削平四郡南征還大小勒弄

路險惡東西泌水流淙潺北史隋史萬歲征爨翫大勃弄小勃弄過諸葛
亮立碑處東泌西泌溪皆靖蛉川之支流也蠻中銅鼓最寶重用以攻
戰驅豺獲用以禱祠謟淫鬼用以嫁娶鳴通關一
朝盡輸漢營壘花趺蕊蓋車輪鬣金環寶釧約臂
足坎坎亂擊驚聾孱蠻女作樂足臂皆有金環寶釧見新唐書口賓户
幏賦雞羽蠻人大口歲輸布一匹小口二丈謂之賓布見後漢書蜀毲堆積
齊峰巒後漢書載秦人令蠻歲輸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蜀毲亦蠻中所出之貨橦
華績布白勝雪縣國有橦樹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漬績爲布見廣志兜皮書
甲文如繃紐莎縻獻越駿矮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名越賧駿歲中
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見新唐書斫桑擎奉膜弓彎新唐書載永昌之西
野桑生石上其枝兩向而下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瞑弓鐸鞘浪劍利莫比
鐸鞘狀如殘刀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浪劍鑄時以毒藥并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
年乃成一名鬱刀俱見新唐書金華銀樸供無慳金華銀樸俱見文選富强
原屬根本計渡瀘豈畏蛇蠱蟹會當討曹匡漢業
克復許洛恢瀛寰南中止以渠帥治九溪十瞼蠻語
謂州爲瞼情歡憫武侯得鼓四沉疼山石礫硐波滸漾
北流有銅鼓潭融縣有銅鼓山鼓灘相傳諸葛散埋以服蠻猺銅後人得之索高
直牛牽百尾銅千鍰猺人掘地或得銅鼓誇言諸葛武侯所藏富家爭購百牛
不惜土黏水漬歷歲月苔青羽翠誰識訕我觀前史
三歎息終夕不寐魚鱞鱞緬懷自古豪傑士類非

傭俗能竄驤伏波少不守章句至老浴鐵猶躬擐
武侯出師尚雅飭扇揺白羽巾仍綸二公忘身志
社稷同爲起懦開貪頑平時論世每神往況今撫
物勞追攀武侯奇才本天授制器眞足凌輸般黃
閒大弩運機彀箭袖細鎧披堅鬟要知此鼓定公
鑄想與神釜同時須武侯有行軍釜刻丁壬兩字於上不炊自熟貞元
雍驃各進樂唐貞元中雍羌驃國皆獻樂韋皐爲譜次其聲上之樂部競奏
何繁然驃歌四章舞成字雍曲十二工廻顧驃國樂歌
四章舞南詔奉聖樂五字雍羌樂曲凡十二曲皆有名義詳載新唐書玉螺一吹銅
鼓擊畫帝棄業鳳螺音臝嫚樂部蠻伎皆於帝檽上畫鳥獸草木絳襦
七節襟鳥翼綵雲入卦揺花鬟又舞人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襟
排衿以象鳥翼女子歌樂舞者首飾雙鳳入卦珠雲花鬟太常編之入樂部史
官樂志何嘗刪追宋南遷始弗考收藏秘閣嚴扃
樓後來賡者亦已移當時舊物棲荆菅我來南海
越雙歲披覽志乘探幽閒扶胥渡煥祝融宅天妃
祠壓黃木灣其中銅鼓並苦澀鼉黽對對相廻環
山魈水怪恐羅列何殊禹鼎窮神姦廣州記南海廟天妃廟皆
有銅鼓膳隱起或作游魚之類周廻有蝦蟆十二兩兩相對合州擊雷有銅鼓
宓羲卦畫陰陽黙雷州志擊雷有銅鼓款制奇古有卦流身朱崖之鼓
尤怪異數十里外聞虓虓瓊州志永樂中黎兵挖引多輝溪水得一鼓擊

之聲聞數十里孰如此鼓出諸葛星乳錯落雲霞殷子午
常分淺深色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出輟耕錄晦明不改黃朱斑蟲魚紛紛各就列星辰一一
咸歸班其鼓上列蟲魚及星辰雲雷之象紅紋木架紫貝鈿碧絲
綵繫金油鏁匌匌輷輷異響發想見蠻女堆高鬟
只今萬里凜職貢繩山驅海周方圓蹋蹄連臂謹
且舞吹笙擫鼓聲喧喧滄溟久看颸颸息崗磊那
有貙氓豩鳥言卉服市有纍水居木飲人無摩朱崖
海中有地千餘里絕無水泉其人相與刳大木盆承其汁而飲之見文選註趨庭稽右
壺觴旭階前禱旐抽芳蘭酒酣再擊聲愈壯檐頭
梧葉飛[illegible]

送別陳士琬

疎狂初不倩人傳磊落胸襟比昔賢嶺嶠一年增
酒量閩江千里夢燈前幾行紅樹迎歸棹無數青
山送暮天惆悵情深分袂去知君回首更流連

五色鸚鵡

扶南靈鳥舞娟娟午夢歌聲到枕前彩羽翩翩應
自喜綺寮寂寞最堪憐語諧翠管香喉滑影入菱
花麗色全暇日幽齋須愛惜碧欄干畔對詳妍

題文盎月波吹笛圖

風微月淡水粘天斗笠漁竿上小船鐵笛一聲吹
入破驚鴦無數拍涼烟

二

挿篙抽櫓泊清波為愛樓前作釣歌楓葉沙汀人
寂寂一蓬秋色一堆簑

題秋原放牛卷

荒田漠漠淡烟飛山色蒼茫滴翠微最是晚來村
舍好天高風冷喚牛歸

二

野草沙[illegible]眠遠夕陽屋角碎霞低不知烏犍來
何處斜倚霜林稿隴西

答四弟

空庭紙閣蔚藍天此日欣然竹素傳趨侍二人歸
來得睽違萬里意相憐風搖涼葉桐陰碎簾捲深
更燕子還珍重冬餘東行李嶺南官署度殘年

夏夜書事次原韻

幾株弱柳傍層檐入夜幽齋補壁籤竹尾影低妨
蝶睡石苔絲滑引蜂粘邀涼北檻微開幕驅暑南
窗暫下簾最喜小庭清絕處一杯綠蟻自頻添

城西村行次原韻

出城暑氣未全消溪水無聲入野坳滿目花枝迎客面半天雲影掛林梢參差村市閑沽酒遠近人家自束茅斜日歸來猶未晚山前烟霧點晴郊

雨後書懷次原韻

簾幕垂幽閣青燈影自長閒中惟覓句小立靜搜涼細雨蕉花濕微風荔子香翛然高柳在尚倚讀書堂

雨後三兄招飲看荷次原韻

冥濛風色似村家凉雨蕭蕭竹徑斜隔院高樓依畫檻滿池春水浴新蛙

二

垂楊踠踠拂灣橋雨練風搓學舞腰遥憶水亭簾捲處呼童更插水芝苗

三

微聞蘆裏棹歌來豪飲酣呼暮色催携得香苞歸去好銅瓶入夜一花開

四

門外萍花好睡天媚人婀娜舞叢邊短簫幾曲閑千裏紅翠依稀思渺然

竹影次原韻

風亭深夜好探鈎繞砌疎螢響未休更是月明叢竹亂一簾素影滿林頭

二

娟娟青色慰幽思嫩筍抽梢補舊枝留筆藤林莫妝拾好風吹送納涼時

張桓侯劉慕孺兩先生偕諸公携榼東園即席口占二首

嫩凉入户遠山青酒榼茶籃上小亭千箇竹陰消暑氣一簾秋色映雲屏紅蓮花雨垂垂滴白管簫聲細細聽改席池邊風露晚遥天幾點逗疎星

二

名賢勝引共招尋蕉葉參差撲檻陰鳳子兩餘黏粉蕊魚兒蘋底解絲琴葡萄綫酌香螺淺翡翠斜飛錦樹深歌罷舞停還小立滄浪亭畔有清音

佛手柑

素手承頤枕簟凉琵琶停撥倚筠牀烏皮緊几舒纖玉水色晶盤借淺黄酒半藏鈎拳競出花前摘蕊爪猶香霜來暑退真無事一縷茶烟繞粉廊

英石硯山

我生有石癖緬追顛米蜀探袖誇玲瓏呼丈具袍

悞當年三數公首好亦相逐蘇詠仇池二歌記黃
溪六磊䃭靈泉姿紛紛市中需搜求三載餘奇者
未入目一顧几案間絲光淨如沐八月秋漸殘披
襟坐深屋天外雁聲寒亭中人影獨敗荷尚搖曳
嫩蝶時飛蹵冷氣染丹楓小瓶貯黃菊白覃絕塵
囂青緗滿廚龕古硯列細紋金猊噴微馥喻糜墨
牛丸蚼蛉筆一束昨日得神品衆拔來澗谷礛砑
嶔嶙峋巉巧柱秀矗骨瘦本天然峰尖喜不禿較
之靈璧產發月謝斧鑿比之武康出脉絡多秀朴
更有鏗鏘音輕扣閑餘砦更有瑩徹光巧採貴如

瑇嶺南石最佳所出自韶麓憶我入粵時短蓬單
小舸到彼亦聞名買置皆碌碌曩時不能得今此
須韜櫝愛惜實無已下拜容自肅窗内堆青巒墻
頭叢幽竹呼童煮茗芽挑燈且夜讀

紅梅秋花次二兄韻

應悔隨春惹早闌故留紅影莫相干晴香侵幕時
藏蝶瘦頰宜人較勝蘭風靜清姿秋更好夜凉幽
色露初團最憐冷蘂窓前態移燭呼童子細看

中秋夕分賦

零露飄桐一半秋都籃攜具續良遊清歌腸院聲
聲細圖影篩簾淡淡幽深夜階前蛩和杵涼天促
席手探涯霜娥罷舞霓裳序好句遲成送玉舟

次德峙韻

提攜小檻趁花行桂樹叢叢日影長簾外仙姿爭
弄色風前珠蕚晴飄香悄欹曲檻看叢蕊手折低
枝受午凉洗盞呼童重命酒官園野趣似山莊

市南雜咏二十首爲竹坨十兄賦

梅花溪

舍後寒梅放籬前春水生冷香禁客夢夜雨憶溪
聲

繡鴨灘

港闊風吹皺沙平水露灘晴波浮繡鴨拖杖隔籬
看

抽帆步

落日送歸艇孤村生晚烟但看蓬脚轉已到小門
前

茭池

小沼魚爭躍長堤鳥自呼溟濛烟雨裏秋色染菰
蒲

釣船舫

架木苫香草挑泥壅細流任他風雨橫不損釣魚
舟

芋陂

窄窄車溝裏青青種土芝愛看顏色好衝雨上荒
陂

潛采堂

暖曝茅簷日凉眠竹簟風經年無客到即此是山
中

竹坨

迸土貓頭谺梢墻鳳尾多北窓簡箕滑高枕恣吟
哦

梧葉桯

凉露簷前滴高梧歷歲深不須畏長日砌畔有清
陰

黄雀疃

秔稻村村熟張羅向野田江鄉秋最好黄雀盡被
綿

青槐汻

雙槐舞青蚪盤空恣拏攫落花漾清池游魚不敢
嚼

衆香書屋

風庭掃落葉校定書一屋羡兹八萬卷夜靜有人
讀

桂之樹軒

老樹發古香凉蟾照素節忽送商風來枝頭灑黄
雪

春酒庫

依方釀月波入夜酒鳴甕日日醉花陰不待白衣
送

靜志居

墻外樹成圍蘿根花作片傍檻裊游絲隔簾撲雙
燕

舠舫

深更爐火殘凍雀噪簷底主客各相忘醒醉任行
止

煮茶聽雪之亭

樸皮縛小亭汎埽頗幽潔亭中沸茶聲亭外墮玉
屑

擁書樓

閒暇登高樓一編手自展拚錢買異書篋内衣可

眞

蝴蝶局

酣酣氣息勻栩栩神魂縱小院寂無人鳥啼喚清
夢

六峰閣

小閣起墻猥恰對晴巒六主人爲看山留地不種
竹

城南雜咏二十首爲竹坨十兄賦

鴛鴦湖

蘆荻花邊把釣鷺鷥叢裏停船夜靜忽聞漁唱烟
籠一片湖天

娛老橋

欸乃數聲柔櫓彎環三丈高橋小舫裝成鶴渡看
他秋水逍遥

放鶴洲

野濶開籠放鶴庭閒掃石彈琴朝暮諸禽啁哳参
差古木幽深

柳圩

輕絮亂飄莎逕長條斜搭闌干入夜柳陰噴笛水
天擁出晶丸

鶴渡

雨後鴨頭波滑風來虎眼紋多仙客愛棲雲壑輕
輪載向烟道

蘭風徑

术序茶經已就翻書更譜國香欲使幽蘭被徑遍
尋花匠留方

塔火灣

菱港曲通寺院風鈴語近簾櫳點破溟蒙夜色幾
層塔火微紅

紅魚港

板凳橋邊水漲剪刀葉畔魚肥日暮釣船未返昏
燈半掩柴扉

菱葉汊

小港櫂歌聲起浮萍細槳撑開採罷湖菱紫角斜
風踈雨歸來

豆花籬

引蔓雞頭竹細扶花象眼屏虛試聽豆棚閒話又
添幾則農書

野史亭

仕宦浮沉一紀文章根柢六經有意削繁刊誤不

坊野史名亭
南洄
蘸水千條綠柳掀風一幅青帘魚艇忽齊窓檻湖
波經雨初添
北洄
頹岸枯藤交絡孤村老樹成圍落日風吹霞散疎
籬犬吠船歸
杏花春雨山房
小院顛風送雨疎疎窓窓斜斜紅濕臙支欲滴新
妝競學朝霞

蟹舍
夜火秋田似豆香秔清露如珠月黑漁人不寐晴
聽郭索聲麄
茶烟閣
枯樹時聞烏啄殘琴試作蟹行芥片摘來窗後當
風自理茶鐺
木筆龕
香苞細匀脂粉女郎花滿龕前日煖蜂喧蝶舞游
絲百尺爭纏
橙子岡
雨染斑斑細草霜香纍纍新橙岡上烏青細碎手
拖竹杖徐行
菊塍
籬畔遍栽寒菊紫英黃蕊霜滋小榼無人送酒呼
童煮茗題詩
小長盧
作態白花飛絮無人凉露如何寂寂沙汀雲影颯
颯秋風雁聲
之端州登舟有作
郭外風光好長堤一片秋新霜濕紅葉淺浴沙

鷗帆掛停雙槳雲開縱遠眸江程三百里安穩望
端州
羚山寺
古刹經年在羚羊久得名野僧披壞衲老木送秋
聲雲影山巔近沙痕水際平匆匆看未盡回首有
餘情
二
風急江濤湧林深氣覺寒斷碑留古字慧殿對晴
巒細溜潤邊落山花秋後殘端州多勝蹟停棹暫
盤桓

罛網

伊鶩馴鷗與不孤荒陂一望盡平蕪漁人午後渾
無事點綴晴江罛網圖

舟中即事同二兄作十絶句

笑挈都籃上小舠芙蓉花外水溶溶我生酷有看
山癖斜倚蓬窓對遠峰

二

蠣粉墻圍屋數間綠楊樹底設柴關趁虛人散無
船泊鵝鴨紛紛占碧灣

三

疎林落葉自成堆小舫紅窓兩面開極目蒼茫秋
漸老凉烟淡處有人來

四

樹色青青映客衣罾竿魚網傍苔磯江風乍息孤
舟穩新鷺雙雙帖水飛

五

烏宿圓沙靜不鳴露濃夜半客舟行烏蓬載月渾
如雪枕畔惟聞鼓棹聲

六

江花江草總淒迷晚稻風吹一樣齊薄暮荒陂烟
晻靄萬鴉回陣遠天低

七

又見山頭夕照斜繞江開盡荻蘆花西風吹得秋
容淡水退平灘露素沙

八

柚梢翠竹自亭亭鷺鼓晁鐘向晚聽幾點漁燈射
波面水光凌亂攪踈星

九

寂靜清波似鏡平風寒水鳥悄無聲一天素影江
干白舟子緣山拽筏行

十

遠汀老樹白雲封螢冷燈昏露濕濃水枕夢酣誰
喚覺江邊古寺響踈鐘

端州即事

江圍山繞翠烟橫兩岸龍鬚細草生風景真堪入
圖畫端州原不遜羊城

二

隔岸叢叢半草居消閒猶喜帶殘書參差艇子沿
城泊風冷漁人猶捕魚

夜過羚羊峽

舟入羚羊峽黃昏安穩過高崖挽長縴短棹劃層波水急游鳧少林疎落葉多喜無風浪惡纖月影婆娑

紫洞

香蒲十幅受長風蟲語頹堤細草中夜靜披衣坐船尾滿江烟雨正濛濛

棣華書屋近刻

魚丘朱綱子聰

濟南草

遊張園留飲次豐原韻

纔過橋西轉柳東一溪清淺抱亭中鴨浮灘上頭邊綠燕撲簾前領下紅天氣正宜梅釀雨郊原已見麥梳風此行更不同看竹驚起南窗打睡翁時主人方睡起出迎

二

又見簷邊樹影斜幽清風景自當誇烏皮几上紅絲硯碧玉甌中白乳茶沿路細蒲迎客坐一林新笋似吾家夕陽何事催歸去緩緩垂鞭踏五花

夏夜書事

淡月凄清照矮檐閑編細讀檢書籤竹間鶴睡風初定草外螢飛雨乍粘古硯墨濃閒作字小爐香燼漫垂簾夜深猶坐燈窗下自煮新茶水半添

城西村行

麥隴如珠露未消朝來鞭馬出城坳幾株花影當村背一陣鳥聲上樹梢野寺壞墻延舊蘚田家老屋補新茅更憐直北青青裡山色嵐光遍近郊

養鶴

回首山巢共水村與人近死更何論因供菰米春
當夜爲買魚苗擔到門凄冷月光寒碧落蕭疎雨
點暗黃昏亂荷新竹紗窓外風景偏宜伴小園

喜五兄自粤署歸

羊城已作半年遊爲憶家山不再留丹荔黃蕉將
滿市蚕烟蠻雨便登舟入門祇道親闈好把臂應
消客邸愁更自喁喁多瑣細一窓斜日話難休

聞二兄於三月十六日自粤北歸尋又不果
得長句奉寄

迢遞音書倩驛傳違離最苦是經年鶺鴒秋老人
相別嶺海春深客未還得侍鯉庭君自喜并疎荊
樹我堪憐下簾小院更初寂獨步廻廊月午天

有懷粤署深柳讀書堂

高柳陰遮白粉墻倘徉不爲麥能狂橘奴幾樹垂
垂實竹祖千竿颯颯涼翠鈿雀屏春院落紅翎鸚
語夜廻廊定知昔日明窓下草合苔封正莽蒼

雨後夜坐書懷

危坐挑燈讀空聞漏鼓長遠烟天黯淡小雨夜凄
凉園竹新抽嫩瓶花欲墮香驚心蟲語亂歲月去

堂堂

憶荔枝

手香摘後露猶滋顆顆堆盤三兩枝斜日樹梢看
更好片霞樓外映相宜江家嫩綠無煩數何氏輕
紅未可知襦作絳羅膚白玉果然不負子瞻詩

次五兄自高唐歸韻

辛苦山程復水程低星遠火又宵征譬嫌百罰深
杯少卯酒還添兩頰酲

壽山石羅漢

難得雲根細若絲白盤雙足赤徽髭袈裟袒着胸
全露可是當年點點師

雨後三兄招集園亭看荷同五兄作四絶句

低檐茅屋兩三家繞築田塍幾道斜遮檻綠楊驚
去鳥傍籬青草亂鳴蛙

二

漁舟輕泛出危橋雨後新增水半腰白白藕花飛
燕子青青萍葉過魚苗

三

側帽垂鞭跨馬來舍西又見夕陽催斜行碧葉田
田去小扇朱扉恰恰開

門巷清幽淡沱天香風可惜幾枝蓮酒闌人去真
愁絶沙白橋紅總惘然

夏夜無事戲作廻文絶句

燈窓小讀夜昏黃蘇梟輕烟剩暗香凭遍檻前風
峭冷稜稜白月落西墻

竹影

把酒論詩正未休晚風微覺動簾鈎新篁月照東
墻角一幅文同在上頭

二

渭川湘浦渺難思細看都疑畫折枝不耐風翻窓
影亂三更人靜夢回時

逆和諸葛武侯銅鼓歌六十韻

侵晨中庭烏鵲噪家書萬里來羊城高堂邇者眠
食健瞻望稍釋心京京別緘尺一截桃竹開筒頓
覺騰光晶中有銅鼓歌五首文采巨麗音吰憎海
苔香棧擘矮幅蠅頭小字書斜行牙聱舌撟苦艱
澀句奇韻險勞經營陳子茅子金石奏伯氏仲氏
壎篪鳴更覩小阮力排奡如逐羸卒驅精兵（北史邢邵謂孫搴曰須更讀書搴曰吾精騎數千足敵君羸卒十萬）鼓雖未見意可會況
復舉籍堆縱橫日長一室肆考証邀遮珍異塡置
罳在昔伏波定交阯蔚宗翔始昭其名文人識大
并識小筆墨寶足開聾盲稗官野乘浩凡博山經
地志詳而明晉書載記亦及此赫連勃勃金鎔成
梁書歐陽頠在粵前後羅致歸天根唐書志列四
裔樂大常兼採西南聲餘史紛紛紀異俗羣蠻最
愛釵鼓鏗紹興古器庫有二但見落落排閑闥董
逌書跋述欽識陸游筆記存譏評此外小說難殫
究彼此有若符合并載稽蜀漢蒙詔叛建興三月
師南征武侯藉此厭狸獠沉沙棲草埋坳泓珠官

村中蛙黽躍象郡嶺上雲霄峥雖施扣時龍攫攫
威亨擊處巖砯砰山砠水涯發幽怪入眼那不神
魂驚今之銅鼓毋乃是何年捐自何蠻坑耍之器
以人始重俯視餘鼓皆平平三代之器半湮沒間
有一二藏墳塋發丘掘塚極狡獪量金苴帛爭携
挈句容僞鑄形則似藥塗醋煮銅猶鍟（句容於唐時新鑄古器陶南村輟耕錄辨之甚詳）吾徒考古別眞贋所貴博物精權
衡贋者厭聲重以濁眞者厭聲微以清或於其象
較小大或於其體分重輕或於規模定時代或於
厚薄觀浮貞或於水土辨剝蝕或於顏色窺枯榮

即如銅鼓亦漢器奇型詭製非常程或大如鐘撞鍠鞳或小如磬椎謍諢或腰小瘦如杖鼓或身矮縮如鐃鉦或如箕口狀侈哆或如豕腹形膨脝鼓間花紋亦不一山泉藻木禽魚呈或尤𢄔般寫仁獸或飛𪑗𪑗圖祥鵬或作蝦蟇跳𧿽𧿽或作蝌蚪浮汀瀅或林中眠將子鹿或波面躍掉尾鯨或行𧾷𧾷佛佛醉或步躑躅夔夔蹩亦或蛣螺列瑣細亦或豹雀相趯趯亦或葦葦𦶜草坼亦或蔿茁蠻花萌亦或鐘乳珠的的亦或海帶絲縈縈𢶍書今始得大畧再誦諸作逾彭𪊨因知初時意先怯作見未免眫空瞠生世不學猶穴處北史需絕語此語直可銘書棚自離珠江十五月載閱秋蟀逾森鷹每當秋風發長歎側身南望心怦怦晨餐夕膳常眷戀東皙徒有循陔情離羣索居亦已久策馬悔不從諸兄官齋政閒清似水新詩暇日篇篇賡椰子漿傾翡翠杓葡萄酒瀉玻璃罌紅蕉丹荔日飽啖海花尚草時抽薤我親矢懷比吳隱南史王鎮之為廣州都督宋孝武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越裝不治餘空籠南史王僧孺守南海嘆曰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犀掌止寶獨中鼓更無他物陪軒楹臨風搖毫和長句惜無大翼如雲生用昌黎語

早起

披衣睡已足恰是早涼天星沒僮先起柳藏鴉正眠籬根滋碧蘚瓶外墮紅蓮此際看書好微風到案邊

排悶次韻

倘徉人靜後寂寞意如何鶴睡依頹壁蟲鳴出短莎凭闌看月久拂架檢書多綠酒明燈夜花箋細細哦

次二兄見懷韻邦寄

去歲違離秋又初練衣欲換匆𥹸𥹸簾低月淡奴烹茗窗小燈昏自讀書白色滿階凝夜露紅香隔院放秋蕖相思兄弟情同切應念家山舊結廬

二

客裏風光應有題來詩開讀草堂西露涼簾捲看朝鶴風靜窗閒聽午雞枯葉堆墻黃淡淡嫩莎沿砌碧萋萋團圞官舍如何樂添我愁思未許齊

喜雨

早起看書趁曉涼單衾低枕剩匡牀燕隨急雨歸茅屋竹約斜風見女墻荷面亂跳珠萬點檐牙高續綆千行旱蝗久已無餘粒猶得秋耕補歲穰

新晴適五兄過舍讀書喜而有作

寂寥滋味久相諳故紙堆中日飽酣喜得與兄酬好句無須覓客作清談苔痕尚濕滿前綠天色初晴分外藍簾下雙雙飛燕子逢君亦是語呢喃

閒中偶成

徙倚茅堂聽午雞作詩每自恨無題飛飛粉蝶過墻去㲉㲉黃鵰向屋啼不爲燒香簾始下便於烹茗坐常低楚辭尚未讀終卷手自推窓日又西

閏七夕

金輿再得適牛郎淡月光中步緩香仍傍銀河且

清淺更沾玉露覺淒涼新愁一月今宵盡舊怨終年明日長九孔鴛針重乞巧高樓莫殺掃眉娘

苔　得宜字

簾前一片綠痕滋不是幽人未許知白月下階初照處碧烟滿院正留時寒蛩吟後肴偏好病鶴眠來覺更宜徙倚闌干西北角窓錢錢樣亦堪詩

集字

日落鴉栖處人家與郭連新篁周隴上香草種門前西樹多紅槿遙汀有白蓮烹魚設雙鄭爛醉看青天

夜坐無聊得長句遣懷

常掩雙扉不愛譁地偏巷靜少人家門前墻舊添青粉几上燈明罩絳紗愁絕惟思書可讀病中伏有夢堪誇閑情最是更初寂銀鴨香烟一縷斜

雞冠花

秋光三尺短籬旁爛熳花冠簇紫香早起霜寒月未下不成咿喔也淒涼

茉莉花

放得幽香三兩枝摘來曉露最相宜綠紗窓裡晨粧後重整花簪向鏡時

月下聞蟬

人靜下簾未睡又聽庭院更殘女墻月色如晝老樹蟬聲正寒

偶得一馬甚神駿

帶得應從大宛來自今可免策駑駘黃衫烏帽尋花去玉勒青絲傍柳回

鍾聖輿招集明湖八絕句次文益韻

春色將殘湖上去波光山色總成藍青帘遙見風前漾賣酒人家在水南

買得輕舟盪水邊依依柳色已堪憐停橈且向橋
陰泊要待餘酣更溯沿

三

柳條如線欲遮堤蘆葉成錐又遶畦雅令閒拈判
一醉長瓶已見折紅泥

四

蓬底披衿待蘇凉誰家臨水作廻廊關情曾記高
樓下豹子覬嘶過粉墻

五

家家茅屋向湖開一帶城陰遶北回葦子蒿蒲低

濟南草　十

亞處閒看鴨鴨近船來

六

鴉飛杳杳望中無城角輕烟一縷孤映水殘陽看
更好主人留客酒頻呼

七

喜得相逢已浹旬阿咸才思向無倫征車又作明
朝别珍重途閒病後人

八

臘醸新蒸亦可誇畦丁晚送一籠蝦若能續醉同
歸去西巷城南是我家

棣華書屋近刻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歷城朱緗朱絳朱綱兄弟三人之合集也緗有
橡村集綱有蒼雪山房稿皆已著錄絳字子桓由
貢生官至廣東布政使此集凡緗嶺南草一卷端
江集一卷乃其省親粵東時作絳嶺南草一卷蓋
與緗同行所作綱濟南草一卷中有聞二兒自粵
北歸詩蓋與緗絳嶺南詩同時所作故合刋云

明文在一百卷

〔清〕薛熙編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古淥水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在一百卷》提要

今上御宇之十有八年　詔修前明一代之史良以國可亡而史不可亡甚盛典也熙窮居草澤亦嘗與二三子竊念之史不可亡而一代之文可以備史編之闕者獨可亡乎顧文集繁蕪觀者無所適從而又囿於明季雜亂之見雖大儒宿學亦棄置不觀遂以為前明無文而文亡即有觀者亦嘗選輯而徑路不分棄取未當遂以為前明之文如是而文愈益亡熙竊憂之為之深求其故而不得也久之而知明文之亡殆亡於宋景濂先生之集乎或者謂潛溪實為開國文臣之冠一代之文實始倡之而子頗以為文之所由亡何也熙曰明初之文之盛潛溪開其始明季之文之亂亦潛溪成其終蓋潛溪之集不一體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澤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諸公善學潛溪者得其俊永而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萬以及啓禎朝之諸公不善學潛溪

者得其塗澤而亦間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亂也亂則亡必然之理所以明文之不可以不選也選之維何取其俊永者十蓋居其八矣俊永者何是乃所謂文也不則即孔子之所謂言之不文也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平淡者取其備體塗澤者取其不雜不過十之一二而已閱斯編者必參以景濂先生之全集而讀之而知熙之苦心蓋近已十有五年而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歸震川先生云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以上而與之比並而不及唐之韓柳者以昌黎挺出於琱琢藻繢之中而陶汰未盡則猶有塗澤者存柳州始尚囿於唐之習氣至中歲乃大變始盡去其塗澤者今其文可觀也至於宋元之文則平淡而加之以俊永矣熙謂是編之文直可以比並宋元而追數千載以上者又以潛溪為首功於乎數千載以上之文非猶夫人之文蓋六經

四子之文也所謂淡而不猒者也潛溪先生亦曰為文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彼塗澤者矯語秦漢夫秦漢之人不過李斯鄒衍司馬相如輩而已以視孔孟何如哉由斯以觀則有明一代之文斷斷在茲不可誣也是國雖亡而文不與之俱亡也熙將以類編次之授學子輩卒業焉若欲以備史編之闕失塵乙夜之覽觀行世傳後熙實不敢聊為誌之

康熙三十二年春三月望前三日吳郡後學薛　熙謹序

吾師半園先生既纂輯明文在編為一百卷自為序授鏞董讀之僉曰善於是鏞與同門生太倉徐子龍驤吳縣倪子霈仁和金子彬董謀鋟諸梓以廣其傳非先生意也既鋟版成諸子以鏞齒差長宜有序鏞於是私於先生曰先生為人孤行己意世之不悅於先生也久矣世之好訾議而不樂成人之美者衆矣是編出而鏞輩親受業於先生者知之源其不知者或議有明三百年之人文具在採之而人物不備選之而棄取未當則奈何先生笑曰藏諸可也鏞唯唯退一日又以請先生曰甚哉子之固也六籍之傳亦有幸有不幸焉奚其備昔季札聘魯魯人為之歌齊嘆曰美哉泱泱大國之風必非教辟驕志之音也則知太公以至四公時之正風子札猶及見且聞之孔子與子札同時且詩又在魯而止錄哀襄時之變風雞鳴以下十有一篇者孔子偶不及見其正風則齊之不幸也至於時異勢殊而至殘闕失次者經傳中多有之豈孔子之博觀而不能求其備歟蘇子瞻謂蕭統之文選選之未當淵明集之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則知其忽遺者多矣至若子夏之序李陵之書蘇武之詩偽而不能辨宋玉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而統謂之序甚矣其繆未可以一二數也奚其當於乎淵明之有忽遺淵明之不幸也然有專集在其他見於文選而無專集者斯人之幸也子乃言然子之固也鏞於是憮然曰善退而思之以是編而欲推尊於六籍之後則猶謂鏞輩之阿私若以之継文選實有餘何也編次之法仿之而有加焉首賦次詩次騷次七次演聯珠次詔誥制冊次策問次檄露布次頌表箋啓奏疏次贊箴銘原議論辨說次書序記碑銘墓誌傳行狀次錄次讚亭雜志次冠詞字詞哀誄祭文次公移次題跋於乎有篇章以來可謂

至於斯極者矣況有明之人文盛於齊梁之人文即或likewise

則孔子之經已若斯選之未當則世之議純者又若斯不害其為六籍為文選也而文選以帝子之力何難搜羅之富乃僅而得碑二首狀一首墓銘一首誌又鈌祭文一首何其寥寥乎數篇也以視斯編當必有能知之者鏞於是應同門諸子之命述先生之意摹刻於先生序之次以告於世之放人之義者勿訾議先生也可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長至日門人長洲錢大鏞謹序

明文在凡例

一是編約計詩文二千餘首雖係前明一代之文必與本朝者作沕篇有相關者始得登選以備參考凡有纖悖字面應刪者先生與鏞並詳加披閱抉摘無遺

一是編雖取行文要摘新意雖前條變換句法然必原本經史是非不背於聖人者錄之以為學古之津梁

一是編以韓柳歐二蘇曾王七家文為宗蓋前明大家如宋潛溪方正學蘇平仲楊東里王陽明唐荊川歸震川諸公心法相傳以明潔為主真得左國史漢之神理所以為正派不則即為異趨與六朝文體判然不同然有通篇學六朝者自成態縣不入選又大家文中直鈔左國史漢韓歐成語及故為險澁之詞者謂之生吞活剝隨於魔道則斷斷不選語錄本非文字若篇中有直寫語錄句者亦不入選

一選文務要合法法者一意到底起承轉合秩然不亂如人之有耳目口鼻也耳目口鼻不全者不合法者也全者又必姿韻溢出紙上然後讀之可以移人姿者何即昌黎所謂言詞之短長也韻者何即昌黎所謂音聲之高下也如人面目之有致也乃登上選若僅平鋪直叙則略似人形者天下皆是收之不勝收矣然或文取備體人推物望者尚法度不失姿韻雖少亦勉錄一二

一近時選家俱不分門類學者無從知其體裁是誠缺典今各體俱参文選目錄而稍增損之以古文有選本自文選始也但文選詳於詩賦而略於序記誌狀是編略於詩賦而詳於

序記誌狀以詩賦之體約而易明況前人已詳言之序記誌狀之體變而難通今之合體者鮮矣故備載焉至於策論今作甚彩美不勝收且係場屋之文有專選嗣刻

一卷帙亦略參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分體編次又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略仿類編之法先生嘗謂鏞輩曰初學詩文者必先融會貫通大意然每學一體尤必熟讀是體如學五字句即讀五言詩學七字句即讀七言詩學其種文即讀其種序學某種記即讀某種記涵咏既熟然後下筆自有神而先生又云看書與讀書功效不同看書者反覆瀏覽不過明其理如欲習其辭者非迴環朗誦不能得其氣也

一是編先生與鏞輩手披目覽晨書暝寫得之全集者十之七得之選本者十之三歷十有五年而始成然家鮮藏書而借本又多秘惜名篇尚恐挂漏容當補遺但文之佳者未錄則實有之文之不佳者濫入則或未也至於

當代名作如林真能廓清明季雜亂之弊間辱投贈者即精選以藏篋衍名之曰

皇清文起蓋取起衰之意也因諸體未備且館閣之文蒐羅未備姑曰文鈔意蓋有待今援其尤者先錄梓以請正大君子焉

一選錄姓氏不依時代有啓禎時人列於洪永之前者亦有一卷中及復重見者歷觀文選文粹及文苑英華諸書皆然是編亦猶行古之道也

一鑒定姓氏自本省督撫藩臬諸鉅公以迄四方同群諸前輩名賢非親承指授者不敢濫及

一參訂姓氏係同學友人及門弟子曾經反覆評議者載於每

卷之首以誌同好未寓目者不與焉

一古本書籍不加圈點批評欲覽者自得之近閱坊本俱照時文小說密圈密點妄批妄評此其人目未覩宋元明初板耳先生未敢以之薄待天下士也

一古本俱係能書之士各隨其字體書之無有所謂宋字也明季始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庸劣不堪於今為甚是編鏞輩特請同門生倪子亦雲用趙文敏公小楷法書之間有字畫不依洪武正體者從唐宋名人法書也至於編次卷帙校對差悞俱出其手尤不可泯又選剞劂良工厚其既廩監視鋟梓頓改陋習亦復古之漸云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秋吳郡斗園學人錢大鏞　徐龍驤　識

明文在目録

卷一
賦三首
卷二
賦二首
卷三
賦七首
卷四
朝會郊社樂章五十首
卷五
鐃歌鼓吹二十四首　琴操十九首
卷六
古詩四言四首
卷七
古詩五言三十二首
卷八
古詩七言二十五首
卷九
古詩歌行二十一首
卷十
律詩五言一百二首
卷十一
律詩五言九十二首
卷十二
律詩七言八十首
卷十三
律詩七言八十二首
卷十四
律詩七言七十一首
卷十五
律詩五六言斷句七十五首
卷十六
律詩七言斷句九十五首
卷十七
律詩七言斷句一百二首
卷十八
騷六首
卷十九
七四首
卷二十
演聯珠五十首
卷二十一
誥九首　制四首
卷二十二
誥十八首　祝冊諭祭文七首
卷二十三
策問二十首
卷二十四

檄三首　露布三首
卷二十五
頌六首
卷二十六
表六首
卷二十七
箋五首　啓六首
卷二十八
奏疏三首
卷二十九
奏疏二首
卷三十

奏疏二首
卷三十一
贊十八首
卷三十二
箴十六首　銘二十四首
卷三十三
原三首
卷三十四
議六首
卷三十五
論五首
卷三十六

辨四首
卷三十七
說五首
卷三十八
書五首
卷三十九
書四首
卷四十
書五首
卷四十一
書七首
卷四十二

經史序八首
卷四十三
應制序九首
卷四十四
文集序十一首
卷四十五
詩集序九首
卷四十六
樂府序七首
卷四十七
志譜序八首
卷四十八

忠孝序十一首
卷四十九
紀遊序八首
卷五十
贈賀序十二首
卷五十一
送行序九首
卷五十二
送行序八首
卷五十三
壽序十首
卷五十四

壽序十一首
卷五十五
節壽序七首
卷五十六
學宮記七首
卷五十七
書院記六首
卷五十八
應制記九首
卷五十九
德政記三首
卷六十
圖像記五首
卷六十一
寺廟記九首
卷六十二
書舫記十首
卷六十三
書齋記十一首
卷六十四
書齋記十二首
卷六十五
山水記七首
卷六十六

山水記四首
卷六十七
工作記九首
卷六十八
勑建碑六首
卷六十九
聖廟碑七首
卷七十
精忠碑七首
卷七十一
勳德碑二首
卷七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七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七十四
墓碑八首
卷七十五
墓表十首
卷七十六
墓誌銘四首
卷七十七
墓誌銘三首
卷七十八

墓誌銘八首
卷七十九
墓誌銘六首
卷八十
墓誌銘五首
卷八十一
墓誌銘九首
卷八十二
墓誌銘九首
卷八十三
傳二首
卷八十四

傳八首
卷八十五
傳九首
卷八十六
傳六首
卷八十七
行狀二首
卷八十八
行狀一首
卷八十九
行狀三首
卷九十

行狀五首
卷九十一
録三首　書事四首
卷九十二
雜志四首　銘五首
卷九十三
冠詞八首　字詞
卷九十四
哀詞二首
卷九十五
誄詞一首
卷九十六

祭文三首
卷九十七
祭文十一首
卷九十八
公移三十八首
卷九十九
公移四首
卷一百
題跋十九首
明文在目錄終
半園學人倪霱編次并書

明文在卷一
賦
北京賦　李時勉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宋濂

常熟薛熙纂
丹徒何棃輯

賦

壯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我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撫綏萬邦乃陟茲土賓雄朔方傚成周之卜洛欲並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仁聲洋溢乎遐迩恩澤汪濊於八荒旣致治於太平遵皇衢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爰經營之伊始徧華夏其歡騰曰惟壯都在冀之域右挾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隆乎重關面平原乎廣澤宗恒嶽其巍巍鎮醫閭而屛屛冠九州之

形勝實為天府之國是以軒轅邑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為帝撫神化以宜民大勳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於今茲而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効靈而神木自行民子來于相續期不日而成功爾乃懸水樹臬識景表營方位旣正高下旣平羣力畢舉百功並興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達甍邃宇之縱橫頎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強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乃若四郊碣乎皇道正直視萬國之深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消馳平疇沃野之綿延滹沱恒衛經其野滄磁洪淇涯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擴陋以大茂井陘之迷山包絡趙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煩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嵒崿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盟而右碩宛屈蟠而龍飛雲奇礴而鬱積夢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搶祖山木葉之雄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真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湄騎射之雄虎豹之姿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泇灤淶灌注縈迴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崖玉田白檗神仙璃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綠至於暘谷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屬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闕瓊華之室墉城嵓峣金臺岑崔

紫氣丹青景雲矚日靈圃偓佺安期羨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出入隱見而慌惚瞻帝京其伊迩庶可見其驂鸞駕鶴之騎縣其西則崇山聳翠高擬泰岱壯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擁闞龍門之隘王泉垂虹青煙浮黛上截真于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泱泱益瀚琉璃奔乾廣陽雪波泛涌灝溔江洋一瀉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畿緣丘跨谷澤渚川滙若大湖瀛海渺淼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翁獸魚鱉豐植煩育麀麀籍籍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詔期門簡將帥乘玉輅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轢芳郊而雲會非所以崇宗廟娛樂騁意蓋將取不奸而除苗害狩無擇而順殺氣謹大易之戒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

之奮厲皆知夫仁者之為勇而以捉石超距之呈鄙亦何必殄殘禽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為貴也若夫其宮室之制則損益乎黄帝合宫之宜式遵乎太祖貽謀之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謹身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倣象夫天體之圓下効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屹以莫乎四表瓊樓嵬以立乎兩旁廟社並列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玉砌辟檻華廊飛簷下啄叢楹高騫閶闔其[illegible][illegible]儼帝居於將將玉戶綵華呈之炯晃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illegible]煜耀於天闕金龍夭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窓玲瓏建瓴聯絡複道迴衢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炫映金碧晶熒浮[illegible]根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如麗穹窿掩

庭樹房闈闥閎通其前則郊建圜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至於五軍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守之齊設止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之地守羽林而掌佽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衛莫不井列而棊布各雄壯而偉麗其嚴廊之上則有臯夔稷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華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義皇之際贊襄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賛聲樂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敷漸暨薄海内外均陶至治幸其有作聿來遹事成此大功忘其劬勤人和既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靄之覆於閣庭素烏玄兔之獻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馬之類紛紜雜還莫能殫記於以見天眷之益隆而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於天地肆絲爰於祖宗清心凝慮澄

沐肅雍齊盛既潔牲牷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繽繽其來降錫蕃貺之穰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窮乃服袞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內侯甸而要荒外侯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舞而嗣同方物溢以充庭旁絢爛而駢闐率蹈舞於階除効華封之三祝爾乃浹和會昭[illegible][illegible]鏗鏘鍾奏雅樂韶光祿以開筵令百辟而燕樂娛珍玉寸芳馨[illegible][illegible]以斟酌聯貂蟬以夾陛雜蠻夷之荒服莫不酣暢而飽德或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郛謳歡聲於宗廟斯可以媲太古之無為慶華胥而蹈粟陸頌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為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刑罰薄賦稅汰冗濁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倉廩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脩武備貴爵重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華裔蓋欲使人人知所本士知所勵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

窮陬僻壤無一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之治此蓋堯舜範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偉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竊賦帝都之麗緊揚國美於萬禩復為之歌曰煌煌帝都于[illegible][illegible]豈[illegible]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闢日明兮王氣所鍾穹隆造天兮[illegible]帝之宮[illegible][illegible]兮開溟濛鎮靈夏兮宜皇承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illegible]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涂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

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乘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弾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桃覩之且十倍於弾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鵝卵形圓而色青者又與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熟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来燕卵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瑶階露寒彤庭秋

迴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盻瑶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遥臨托青鳥以傳命欝佳氣之葱蘢覩芳姿之妍靚於是瑤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辞吐兮龍人縹袂舉兮髙騫紫雲之輜軿蹔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乃濯翠籩乃出桃實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剖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剏上林之寒煙王母微笑廛世易遷仍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惟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被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鄙䥨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熒俯貼金盤鼎蓮之龜藏六仰承王露常滿之杯弗傾鋭首聳兮尖岑豈下椭兮隆呈衆皺蹙背文之縮一窪暈面色之頳荷盤欲展蚌甲未啓藏仁之跡猶存含肌之劈如生西內好之隱約圓合線之交層鼉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絪縕乎金明鳳卣鸞彝同藏眞於天府星形月彩挾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恍惚難憑出無入有變乎莫停橋類盎乎巴園棗如爪乎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辯之奔騰嗜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盤中峙仙掌高擎望飈輪乎不來徒馳情於窈冥昔白日之易短乎竟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乎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乎慕鼎湖之龍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乎即龍扉之丹顯忠信昭乎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乎草生屈軼齊氣翔乎階秀堯蓂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

輕此所以草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評曰桃有核乎大適掌歷千齡乎多惚恍旣靈仙乎勞夢思誰見崑丘乎紫芝長真人出乎海寓寧禮樂為冠乎仁義作纓簫韶九成乎鳳凰鳴青鳥不敢徠乎幻說清千歲萬歲乎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録三舘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於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濂年已邁舊學皆忘未必言之足徵也姑書以俟後之君子云

明文在卷一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

賦

大誥賦并序　貝瓊

常熟　薛　熙　纂
長興　臧　廷鑑　訂

賦

大韶賦并序　　貝瓊

傳曰堯作大章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也周禮曰大韶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前乎舜者堯非不繼嚳也後乎堯者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言繼者法成乎堯之在嚳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於帝在舜之時功為已協禹雖繼之不足為難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惟舜獨也是韶為舜之樂無疑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盛矣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後孔子學之於齊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蓋知樂之盡善盡美莫過於韶宜當時感召丹朱在位群后德讓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也然非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何以臻此哉故述而為賦不徒極其聲音之美而且本之舜之德云賦曰

有東吳公子北走齊魯之疆觀於嶧山而見孔林之主人焉主人曰公子之遊也亦將有所覩乎曰無也生於震澤三泖之上僻陋寡聞竊慕禮樂之事稍六律七均之制嘗究心久矣願有請於大人先生焉主人曰嘻吳會東南之天府而天下之善音萃焉然公子猶有所未足者豈將厭澹泊而說鏗鏘乎必將挾陳娥携趙女擫鵾弦考鼉鼓若是以為樂乎公子憮然不悅曰霓裳之曲唐之所以播越也廣陵之散晉之所以分裂也固不足言矣若夫歌呼嗚嗚之樂無異紂之靡靡以亡其國者豈君子之所樂乎願聞其他主人曰七德之歌七德之舞太宗之肇王業也亦嘗聞之乎曰伯者之事子孫無所法焉曰漢祖蹴燕龍飛沛中置酒倚[illegible]歌大風造基四百光啓西東若是何如公子曰猶有伯心之存也駁而未純然亦一世之雄乎請言其上主人曰柳聞武之六成乎武之濟河而西也馬散弗乘牛散弗服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其寢兵弗用也爰作武以象功焉鼓以戒眾久然後蹶也長歌達延想其慕也發揚蹈厲時不可失也故一成北出再成滅商三成自北而南四成南國是疆五成分左右居周召六成復始而為天下王振鐸夾舞秉戈鷹揚若是何如公子曰其容美矣此武事也未盡善也請言其上主人曰其惟舜之大韶乎當夫六府治三事和叙九功形九歌嶧陽之桐可以斲琴瑟焉雲夢之篠可以緊管籥焉泗濱之石可以磬而為磬焉荊山之金可以範而為鏞焉八音既具而大體短脰之屬有力而不能走者以之為鐘簴焉小體蹇腹聲清而遠聞者以之為磬簴焉其作也控以合之其終也揭以止之洪者鏗而充清者磬而介淒切而不流泛濫而可會當夫朝廷之燕享宗廟之祭祀於是而奏焉笙歌在上匏竹在下代作間奏秩然有序或聲或息或樹或搏清亮而高遠象乎天之渾淪廣厚而含容象乎地之磅礴一變一通乎四時之終始一散一潤乎風雨之田合是時也熙熙然八荒一春浩浩乎洪荒大朴格三苗於洞庭丹朱賓而有洛衛而聆之絲如甘辛之相濟噭如有倫而莫敢詘如斷玉之後續繹如驪珠之碎落飛流合而萬壑雷轉清風生而天籟交作吟九囿之老龍戾九皋之玄鶴既幺妙而低揚亦和平而淡泊無急徽噍殺以感其憂無嘽諧慢易以感其樂其動於物也客何為而肅若神何為而來思歌何為而舞於土階

厥何為而翔於茅茨明協乎大章博假乎咸池所以保無窮之治
以示安而不忘乎危也悼六龍之南巡歷蒼梧而上九疑阿丹之
玉琯猶在湘靈之錦瑟空悲徽遺聲之猗猗吽有虞乎遠而然而
齊之有韶陳亡而流於兹也海外之有韶聖人之化播於蠻夷也
宜季札觀之而知德仲尼學之而忘味彼武之六極於除特著其
武功此韶之九極於陽賓昭其文治也公子以為何如公子乃避
席而謝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主人曰未也請授以九德之
歌其一洪流橫曰玄黃判風氣開洪流橫民乃災五行汨帝為哀
禹治之啓始莜決九川平九垓百穀生田每每其二洪流殺曰洪
流殺乎民災既除山有鳥獸乎川有魚爰可食乎可居胥樂兒歌
乎毋忘厥初其三三苗格曰惟聖亶聰撫有九圍蠢蠢三苗險阻
是依出師於南舊我帝威我師既還苗亦來歸其四四凶黜曰德

與刑乎國之經四凶斥焉八元在庭帝無為四海寧其五正德之
歌曰惟天降命物必有則民之曹曹胡乃自賊五教不形禽獸盜
賊聖人龍飛四方之極其六利用之歌曰水既平乎別九州下為
隰乎高為丘徒則軒乎涉則舟以羨濟乏乎百貨流財孔阜乎樂
且無憂其七厚生之歌曰下民孔艱乎遭墊溺寒我衣乎飢我食
我無民遂乎父母職其八鳳凰來儀曰堯不德乎舜不倖授以天
下萬物治寒暑無易風雨時簫韶九奏朱鳳儀其九萬世賴曰天
覆地載高廣莫測孰荼贊是俾衣而食帝治天下如挺如埴萬世
賴之安知其力公子曰嗚呼禮廢樂崩幾千秋矣而始聞主人之
安論乃復為之歌曰雅南已亡乎流盪曷正歲栗雷怒矣空桑無
聲絲綺不陳乎蔫檀槽與篳箏妖倡為妍乎嘲鸞鸝而啼燕鶯歎
泯夫大韶之盡善盡美乎寶婣夫六英六莖淡千載之聖人乎集

厥大成安滑閒九奏於清都乎御天風而上征

賦

文筠軒賦　方孝孺

思歸軒賦　王守仁

弔屈平賦　前人

試三農望雪賦　徐有貞

水仙花賦　前人

殞山賦　黃淳耀

常熟薛熙纂

同里歸允肅訂

賦

文筠軒賦

方孝孺

惟青青之玉立俯猗猗之軒擣慰樂矣之幽情蔚蔚然之深秀宿挲洒乎凉颸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暖律乍起和氣方剛對穉穉之龍孫列斑斑之鵷行風節持以稚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黃鮮篷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具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筆黃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恥佳麗以褒雄𧰼靜便而伏雌若一壓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黃岡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勻至若色侵書帙凉溢芳樽日穿漏以㳄金水環迴而嗽銀座擁碧筒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茗或聯句而爲真固平生以足樂維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乎萬木凋玄冥降乎群陰驍履霜乎冰將至摧枯拉朽乎焉逃凜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鸞鵠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吼明霞而扃茶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負螟而友麋鹿豈復對龍準而瞻龍顏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淺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茲軒之真樂者也辭曰清清兮幾寒之心溫溫兮琅玕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正俟令矣屢薄蹤深君子處兮慨古傷今古人汨汨兮誰爭予所疏一器兮酒一觴

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illegible]
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贖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illegible]而歸
安湷從子兮其樂有餘

思歸軒賦　王守仁

陽明子之官於虔也廨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没没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於呶呶焉蓋亮焉亦奚為乎槁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為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為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倀倀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為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為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為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為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它為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弔屈平賦　蕭　人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為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顥惨兮江夜波風颸颸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渚楙翳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嘯冰裟層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焉見兮愁予高岸兮欹嵜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頑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谽谺兮迴寥寂篠啾啾兮雨熊羆嗥兮鼯交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駸狖鼯猺遊兮群跳嘯瞰出入兮為纍姧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為殃呢比上官兮子蘭為臧幽叢薄兮嚎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嶷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磵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騃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爾渚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為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為墟兮

西宥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寃歷千載兮耿忠愊君可復兮排帝閽望遁跡兮渭陽箕羅兮其佯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蔵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勿低回兮不忍濟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諌兮譏冢衆狂穉兮謂纍揚己為雕為飄兮為譊嵏妾纍視若鼠兮倭類有岦纍忽舉兮雲中龍旂晻靄兮飄風横四海兮倏忽駟玉虬兮上衡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淅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試三農望雪賦　徐有貞

維聖王之建極位天地之正中廓四海而無外致九州之會同[illegible]府順敘三事允從乃叙八政務先農功辯諸土之物亘陸萬井[illegible]提封地有高下夫有上中比廬聯屬溝洫交通耕則均力而合[illegible]

穫則計秝而分庸肆斯民之知本咸亹亹而趋於農也於時歲舍星紀月將值子道塗既除天根見矣河水涸而成梁場工畢而儲偫黄鍾應律陽氣伊始書雲告祥候風分祉人心和而物情羡俟開歲而舉趾皆閔閔以祈迎占三白之有喜方夫雲之未同風之未起顒然望之若將雪而復已也於是諸農有居山澤者有居平陸者上焉者下焉者相與嗇咨而語不能安處一其心思而祈雪之雨焉爾其聚衆而雩於壇之上駢足而立翹首而望冀天道之感通想鬼神之情狀號飛廉而召滕六延屏翳以俱往斡化機於須臾淩玄虛而下上少焉風之緩者以馭雲之滃者以濃一氣無垠六合為同絫絲絲其下雨飛素華於太空見先集之維霰後霏霏之無窮輕若游絮密若走蓬散如珠璣積如璧琮著木成蕊泊草生茸遇境而畫逢隙而封塗瑶鋪而瑩潔透瑣窓而玲瓏青山為之變色綠池為之改容化萬殊而為一見物情之大同若乃神京作極魏闕雙直玉樓十二瓊筵四七抗層臺於雲表擢飛莖抵霄側冠珮輝煌而竝進旂旄璀璨而分植儼然如百靈之會明庭肅然如衆星之拱辰極斯太平之氣象可覩而豐登之嘉兆可識矣於是三農之老相率望闕而歌歌曰惟茲雪之零兮慰吾民之情兮遺蝗伏藏年穀其登兮東作有祥力我畊兮又歌曰惟茲雪之零兮遂吾民之生兮年穀其登匪由民之誠兮惟帝德之徵兮已皆載拜而退小臣斯採焉請藏金匱

水仙花賦　前人

百花之中此花獨仙孕形秋水發采霜天極纖穠而不妖合素華而自妍骨則清而容腴外若脆而中堅匪凡工之洞刻伊玄造之自然賫獨出乎風塵之表兮愔幽真以忘言爾其族生瓊洲分植琪樹華宮琳館靡所不含先春而開後春而謝救不假於彩[illegible]何藉乎蘭膏時從變乎炎涼景無殊於晝夜若乃[illegible]中坻如王母之宴於瑶池秀挺芳田英翹蕙畹又如上元之游於閬苑至於微雲細雨乍伏乍起彷彿巫靈夢彼楚子輕[illegible]露半斂恍惚虙妃見彼陳王或倚修竹露華朝濕一似湘娥掩袂以泣或傍寒梅月影宵浮復如漢女弄珠而游或侶幽[illegible]之壇有若文簫之遇綵鸞或依蕉緣層臺之曲有若蕭史之偕弄玉皎皎乎其若飛瓊絫絫乎其若雙成綽約乎其若神人之處姑射澹泊乎其若素娥之居廣庭或跱或密或信或屈叢者如隱擢者如出千姿萬態狀莫能悉然此特舉其形似之末而未究其理趣之實也是故冰玉其質水月其神挾梅兄與礬弟接桂蘭之芳躅宜紉佩於君子亦結構於幽人臭不紋於蕕香不染於薰橪靡摧於霜雪氣超軼乎埃氛懷清芬而弗眩兮乃獨全其天真非至德之世上器之人孰為比擬而與之倫哉亂曰清兮直兮貞以白兮發采揚馨含芳澤兮仙人之姿君子之德兮

碩山賦　黄淳耀

黄子遊豫章見水次有山塊然生黝然黑骨然立草太泥土一不肯附麗焉徵其名於土人皆不能荅黄子曰噫此碩山也放於殊莫之濵不能出雲雨見怪物感而作賦且責且磬焉

茫茫太始厥初生山下根坤軸上薄玄閶擢草木而為榛涌金銀而發頳含陽吐霧祇包鬼關三浮瀛海五鎮人寰鳥飛翻兮不極猿狖黠兮難攀峰復峰兮峯嵂澗又澗兮潺湲吾獨悼夫南斗元[illegible]削為此山育形惟陋榮脉不分首脊相[illegible]側瞅無林平觀失岫合類釜鬵分佯飣餖靈草避而不生雰霞舉而莫就巨

靈學之不能辭始皇鞭之不能走吾得諡之曰頑異古初之所扱
有如鼇岫春過逆崖雨徧樹合疑屏花開似面樵客往而路迷羽
人來而目眩時維此山頹然不變如彼朱門繁華相崩季路原思
不雜貧賤又若寥秋勁冬千山其空桂枝蔥蒨松蓋寒籠吾方
而如怒瀑泉激而生風時維此山訥然朐朐如彼亂世千戈相攙
黃公綺季保其童蒙至若丙孫奇絕廬岳[illegible]偉翠[illegible]雲端[illegible]
裒遠喻連衡近同髒壘千巖仰之若附庸萬獸奔之若兒子吾
山之不與類海國之負恃彼萬夫之仰觀賢仁者而樂之相[illegible]
而上宅秦牲璧而禱祈非亘地而凌躋百國即觸天而雲雨四[illegible]
苟其頑也類此復奚取於山爲若夫刦火揚灰洪流滅木澤[illegible]
洛之源鐘響銅山之谷壞碑沉滄海之濱跛羊上瘞臺之蘗則山
山之堅完雖一毫而不縮有踞齒之雕扇暨修頭之赤精日經歲

予窳宅思阻爵予含生畏此山之發露乃歘爾而遐征彼鼓龍之
跳沒雖捧土而競爭立此山於堤岸類屹然之金墉崇沃吾石
春羨柔翼然而秋成令大氣於坯渾配神功之無名吾不知其天
地者幾千萬載豈夫人之所能輕方丈厤邈而闊者其吾將從六
合而逍遙求至道於山英

明文在卷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登田畯駿奔進天廷薦宗廟將德馨時和歲豐樂太平乃知天子
在樹德雲龍風雨開休禎

野繭成

瑞道昌至治明萬化滋植盈八荒猗歟野蠶集我條桑叢生□我
以玄以黃以登於明堂三和磅礴黼黻文章織為五彩繡□□袞
舜裳

騶虞獻

騶虞至周服至仁表天造飢不食生畜行不踐生草聖皇御寰極
德澤被枯槁林邑神聖初名南風化首邁遐躅前無儔答貞符垂
沐久

神龜呈

箕疇演洛之靈玄龜出聖之徵皇孝理表八紘役五神策六丁闡

五總符十朋介金石利永貞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壽與天齊并

黃河清

黃河清七百里水精宮下見底聖人在位天心合并六合澄清焉
國文明指雜佩于蒲津遺玉玦于龍門川后媳而陳辭寸錫□□
於聖君

四夷來

天子踐祚宏拓皇謨義聲翕答陰肅陽噓東款扶桑西徠余□
海梲桑統為一家繩孝索引咸傳於鄒莫不震習天伊□□伏流
狉狉以拱宸樞玉帛匯頒王會有圖萬歲千秋協我貞符

黃河澄清　　明德新民之碑

聖人名和黃流獻奇澄波清且漣漪歟蒲龍門震湯□觀萬歲洪
張光燭化機上下一碧機動天隨天啓聖神河水為清天啓聖神

治化底成聖德天齊造化降精聖德天齊心與道凝萬國一統聖
聖相承

嘉禾同穎

祥開西宇地出嘉禾端倪叶應大瑞是符同穎異畝瑞協同家以
濯仁風以貽泰和惟皇忠厚被草木懋貽大道同變化是知聖心
能致和上與天運同其嘉

慶雲成彩

德動天鑒慶雲呈祥紛為華蓋煒為玉章郁郁芬芬縵縵茫茫蒸
日炬彩隨風飛揚貽西顥河漢覆燾弥下方神聖揚清□海暢隆
天光

龍馬來廷

天之駟龍之媒產大宛徵渥洼追流星籋天衢汗流赤心九垓電

閶闔觀玉臺西風十二閑爭稱龍馬來蹴踏五雲暖神光夜照西
詄蕩蕩天門開

甘露降祥

和氣叶甘露凝醴齊甃秩金莖歆歆浥浥穰穰熒熒而於桑其英
如餳如飴如珠如脂不隨日以晞天子神聖與天合德至和攸繹
以濡天液天子聖神與天同甄至和氤氳以指靈芬瑞應之彰有
苾其芬於萬斯年受天之慶

四夷咸賓

聖皇御天治化攸甄文武並用其幾孔神照日月之所照莫不獻
贄而效琛普天率土悉妾悉臣環拱北辰以沐至仁德懋被乎肖
爽髮教暨乎八夤陋漢唐之周師侈成周之王會其道斯何王者
無外

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　　樂奏咸和之曲

神于飛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泠風肅然達於兩楹[illegible]

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　　樂奏咸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百福于[illegible]

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　　樂奏熙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敷其尸之褰徹不遲皇我神惠靈[illegible]我私[illegible]

豕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　　樂奏熙和之曲

杳于忽于神運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飈疾其靈在天其主在室[illegible]

萬斯年孝思無斁

明文在卷五

樂章

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首　王紳

平元鐃歌鼓吹辭　楊士奇

琴操一首　宋濂

琴操二首　胡翰

琴操一首　劉基

琴操二首　王一禕

琴操十首　朱右

明文在卷五

常熟 薛熙 纂
長洲 范必英 訂

樂章

大明鐃歌鼓吹曲十二首并序　王紳

臣幸生明時獲際雍熙之治世籍儒業而又叨竊祿位伏覩太祖
皇帝手提三尺取故元平僭亂以肇造區夏其功不在湯武下今
奉制取漢魏以來所載鐃歌鼓吹詞倣其體為十二篇以紀豐功
偉烈曰大明鐃歌鼓吹曲以上用之命將出師之時軍旅行陣之
間亦可以知祖宗締造之艱難與佐命元勲之勞烈臣不勝惶悃
之至

元季亂極四海兵興太祖皇帝起淮泗平僭亂正大統
為神龍躍第一

神龍躍奮滄溟耀光彩揚威靈沛厥澤甦羣生德所被枯者榮着
仁聲鶚義聲壹戎衣天下平混華夷俱來庭歲僅周武功成孝系
績如日升萬斯年昭大明

右神龍躍二十句句三字

鑾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王師與戰克之為殪奔鯨第
二

鯨之奔勢甚張率醜類横大江礪厥刃比厥航聯伍為什蔽且征
皇旅奮義旗揚兵所指冰沃湯衝其要扼其吭有弗吾者嬰以鋋
鯨既殪授我疆天兵赫赫從此光

右殪奔鯨二十句十七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元將據建業天兵擊之為開洪基第三

江之表惟建康負天塹勢莫強彼昏不知肆譸張恃其險乎天命
皇震怒整戎行義旗一指元戢亡授我首啟我雖大業之建洪祚
昌

右開洪基十六句十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陳友諒據豫章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湖友諒死降其
衆為平江漢第四

江漢湯湯厥惟豫章醜虜凭之以恣猖獗屢涉我疆以跳以踉天
眷有明命我皇爰整其旅以拒其吭戈矛洸洸旂旐煌煌鄱伍
行行艅艎將將鏖戰大呼雷轟電揚虜酋既斃虜衆亦降凱歌以
還形於樂章於赫武功上繼商湯

右平江漢二十二句句四字

張士誠據全吳命師縛之為縛狡兎第五

趯趯狡兎固其窟穴跧伏草莽肆厥慧黠跳踉三吳馳突兩浙皇
命征之授以節鉞桓桓廟臣鷹揚大烈兵不留行刃不濺血力屈
智窮自貽杌隉銜璧而歸繫以縲絏民痍既平天討斯揭偉哉皇
功允矣超絶

右縛狡兎二十句句四字

元順帝能知天命舉族北歸燕京悉平為平元都第六

元運既去如秋之索德政不脩彌宇日削爰肇我邦於彼朔漠義
旗所指摧山震嶽君臣稽顙若崩厥角舉族遠遁不待係縛既屋
其社寰宇清廓伊誰之力惟皇先覺

右平元都十六句句四字

方谷珍自元末跋扈東海命將征之舉族來歸為海波
平第七

元政既不經萬國兵搶攘梟雄利草昧突起滇海偽名號僭相如
猰貪很如羊大舶連百艘雲濤相擊撞蔽爾鰍鱣窟自擬蛟龍蔽
天兵渡東浙疾若列缺光捉戈載妻子逃匿海中央尋復係厥頸
來詣轅門降震雷既輯聲朝暾出扶桑帖爾波不興浩劫塵不揚
殘民沐文化宛若鄒魯邦

右海波平二十二句句五字

陳友定據全閩出師執之為拓閩境第八

真主起淮泗沛澤加無垠陳氏違顛懨烽火連七閩自恃險且遠
偃蹇不我臣天兵忽從加奮擊速且神執訊仍獲醜困彼酒轆轤
凱旋獻俘馘磔裂徇頑嚚海堧遂清靜千里無纖塵群民樂蕃息
煦煦函陽春

右拓閩境十六句句五字

張師道李思齊據關中天兵平之皆入職方為定關陝

第九

元德昏政棼棼氓戚戚顛覆於是情上格命明君二豎無賤方信梗
戎化據中原王師下加猶不循雄兵烈烈車嘽嘽鐵山且碎虜昌
存觽爾魄奪爾魂殲厥渠魁弔厥民關陝平蕩無妖氛

右定關陝二十二句十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元社既屋苗裔猶存大兵再加竄極北漠而元遂滅焉

蕩元穴第十

元氏有天下蕩爽我中原施政裂綱紀士劫無稽言聖人受天命
遂續皇王傳手提三尺劍起自淮泗壖削平諸僭亂元遂[illegible]
屏迹雖甚遯天討不可逭竄迴及沙漠莫穴無復全草莽皇業[illegible]
上雪啓宋究

右蕩元穴十六句句五字

明玉珍據全蜀僭大號師出討之舉國來降為開川蜀

第十一

夏明氏據全蜀僭大號保西漢恃其險遠弱臣伏我[illegible]
陸擅厥吻搗厥腹以枝擎地駭神速黠爾稚受爾玉符爾不死[illegible]
尤焉陶至和被清移五十四州歸化育

右開川蜀二十句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元梁王保雲南拓諭不降師出征之渠三[illegible]六詔平

為蔪芭柝第十二

臣木既蠢根本猶傾爰有專柝猶假息以生皇曰肆我毋讓我兵
俾其自歸庶不戕我氓屢遣使命諭以至誠蠢茲弗靈恣其頑負
皇赫斯怒爰整旅以行熊羆百萬如雷如霆摧朽拉枯烈烈轟轟

殘孽既殲羶穢悉平遐迩歸化四海由以寧

右蔪芭柝二十二句十八句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平元鐃歌鼓吹辞　　楊士奇

臣聞兵者聖人所以衛民之具也故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
而忘武備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克詰戎兵至若征伐蒐狩具
見於詩禮春秋皆聖人重武事也洪惟我國家肇膺天命武以靖
亂文以經邦列聖相承其道一揆陛下祗承大統恢弘化理溥[illegible]
海外日月所照臨之地其人皆稽誠効貢於奉方物[illegible]闕下惟
翔漢殘孽叛服不常屢寇邊疆擾我黎庶乃今歲之秋[illegible]
三農畢務皇上因田獵以閱武龍旌所向於[illegible]東[illegible]
不逺伊迩遂戒六御親飭邊防車駕莅薊州之石門[illegible]
冠巴迫塞下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戮予將士皆踴躍思奮上曰

兵貴神速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今迅雷不及掩耳爾將士以次
徐來即日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峯關翼日與殘孽遇孽驟愕出不
意謂神兵自天而下也上麾鐵騎為左右翼前包孽陣飛矢如雨
孽狼狽死者甚衆餘率衆創退走上以鐵騎數百繞出孽後盡獲
之遂斬其首渠而生縶其衆孽無一跡得遁者遂命將士梯孽巢
穴而悉收其部落族屬及所畜駝馬牛羊輜重以累萬計關塞
以壯蕩然一清臨邊之民安枕無虞臣惟皇上聖志寔欲欲焉
在安民車駕之初出也因農隙以講武事因所歷以飭邊防非有
意殺伐也而天絕小醜將授其命於聖明故使之豺豕跳踉而天
戈一麾瞬息之頃灰滅澌盡此皆本於皇上愛民之仁得天助佑
而明斷天縱英武神奮遂建廓清之大功蓋近代帝王所鮮有也
臣嘗考見古昔盛時帝王建武功者皆有鐃歌鼓吹樂辭被之絃

歌用示永遠臣忝執筆從屬車後目覩聖武神功之盛不能自默
謹倣漢唐篇數撰鐃歌鼓吹曲辭十二篇庶幾宣著盛美於無窮
焉謹錄上進伏惟睿覽

秋穀既成農事告畢車駕因田獵以飭邊防為田獵第

一

皇聖仁恤元元勤宵肝保厥安顥氣肅零露溥田穀成豐乃閒駕
六御狝於原飆蕩氛景凝春葉旂常翼旟旛衛弓矢從羽干鑾雍
雍鼓闐闐行郊畿歷山川遊豫時兆庶歡

右田獵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及石門驛邊城奏殘孽入寇遂定親征為邊奏第

二

晨旌蹕先皇輅坦坦砥如荊之路東石門隱以阻士庶扶舊飛更
有來亟西奏龍御謂胡殘孽呈邊侮皇曰噫嘻胡爲恃而來自授
於殞天俾之天所俾予敢稽誅厥渠縛厥徒孽之戮其在斯

右邊奏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喜峯關道隘而險將士奮勇以從忘其勞焉為

度關第三

度關山履巑岏陘以峻十步九屯旅肅霜氣桓桓凌奔崖越飛湍
炊漩鉞包旌干潛鋒韜鍔禮羽翳龍御所歷祥景暄靡豹遠遁跡
險霧披以散但望殺氣遠塞垣孽寘時尚恣兇殘皇虎一震殪孽
下九天

右度關之曲二十二句

車駕出關一戰殄孽悉戮其渠帥生縶其徒為皇武第

四

皇武揚奮自天智以勇機捷神左麾右斥鐵騎奔捲如雷掃呼霆
震禘殘魄慑殘魂摧餘陣蕩餘群蹂躪泥滓揮埃氛燎毛爷枏㱃
以塵停龍斂息肅責霽天威怡天顏

右皇武之曲二十句

分命將士索孽巢穴用竟天討為天討第五

麾將校窮幽僻擣巢窟歷山澤索種類搜部落逐響影尋蹤跡驅
孽畜舉聚積囊包席捲累萬億氛翳蕩魑魍滌陰山清瀚海碧瀩
澄朔漠之壯萬斯年神武績

右天討之曲二十句

兇慝既清遂撫安邊民為安邊第六

爾蛟鰐禽犬豕疆埸靖寧聖不忘備篤防禦申誥戒咨爾邊之氓
我綏我懷祛爾害災康爾危爾勤爾生罔畏艱力爾田去爾寒

與飢爾安爾老爾务爾慈嚮爾厲辟以治嚮爾厲予在兹

右安邊之曲二十句

武功既成詔告中外為武成第七

皇仁威靖彊圉皇聖志布昭於下渙德音周率土維時烝民受天之付與國保厥付勤旦與暮有其毒之敖康弗赴訢之絜之匪予志究武敬天之付亦承厥佑助猗皇仁承天祐

右武成之曲十八句

邊圉既寧下令班師為班師第八

氛塵息邊徼清武功建皇心寧鐃箭作凱奏興六龍御八鸞鳴祥飆翼旌慶雲承旌傳蹕循途班師上京大明行天川嶽光榮太和融鬯萬物遂成美洋洋騰頌聲

右班師之曲十八句

申駕旋京行獻俘禮為獻俘第九

維大寶承於祖考維下民祖考是保克時永保維皇聖孝維皇聖仁惠保暨濱徼彼狂以擾肆用剗勦誠與俘祇告清廟剪稂與莠穀用秀好維祖考之制欽率允蹈皇神武往有耀

右獻俘之曲十八句

既旋勞賚將率為勞率第十

皇振旅皇明堂賚將率以勞以享奏常武歌杕杜皇曰爾汞予股肱心膂維時武功俾民遂保豈維予克奮汝良予輔咸拜稽首維皇神武聖謨斷自天扆時兆底

右勞率之曲十六句

武功既昭丕隆德化為隆德第十一

皇統御政化明威服德懷洽萬邦傾誠來歸筐篚相望蒸蒸彼殘薦之性豺狼獨反側靡常窺間伺隙為寇擾皇震怒神武揚天戈振一揮陞清蕩蕩寰宇如砥平橐弓戢矢韜五兵尚飭於邊防嚴禦備式永寧坐輔扆弘化綱煥禮樂齊虞唐

右隆德之曲二十二句

海宇泰和天下忻戴咸祝聖明萬萬歲壽為聖壽第十二

皇震威皇仁宣溥四表霈八埏日月所照諒雨露無私偏咸皇德與溫禮讓弗愆泰和世堯舜恩國家隆盛海宇安天子御丹宸萬億年福廣大齊乾坤

右聖壽之曲十六句

飛泉操　宋濂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濂與鄭原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飲我牛覆謂我汙兮移彼上流見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思沂操　胡翰

曾氏有居越者睠焉不忘曾之舊鄉予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道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決決曷不歸兮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水兮湜湜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思予亦可游予鼓而舞兮謂吾之與兮

風雷引

烈烈兮轟轟為飆兮為霆迅發兮震驚薄太虛兮下上響謂天盛兮孔仁孰司柄兮薦厥靈民無愕兮載寧慶既揚兮沛澤零

在涼操　劉基

彼山有陽兮彼隰有栩彼路斯何兮孔棘且阻玄雲杳冥兮不日以雨重華殂落兮誰與晤語茫茫九州兮孰為予所羅蒙無人兮駕予歸乘

皇天操　春秋時晉大夫有從事於外而不得養其母者作　王禕

皇天至仁冒下土兮林林總總各獲其所兮我獨何為不得以養其母兮育我鞠我亦已太苦兮養之弗時我何為者兮自我徂征離此膝下兮有食孰以食疾痛其孰摩撫兮我之念母心焉如縷兮母之念子亦豈寧處皇天之毒我其終我枯兮

江漢操　戰國時楚臣有忠其君而被竄逐者作

江漢滔滔日注於東只豈惟江漢百川朝宗只臣之事君所盡者忠只臣忠之盡見謂為狂只我君聖明如日正中只豈弗臣察其或未遑只抑臣實有罪盍反諸躬只自今以往矢益竭衷只臣雖身遠臣心上通只臣心之通君終臣容只謂臣不信江漢其同只

廣琴操　朱右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音鄭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云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不我濟之竭澤以漁兮蛟龍碎之覆巢殀胎兮鳳皇去之夫人有知兮予寧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遊之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進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猗蘭之芳燁燁其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脩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郵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初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膏澤既施草木實多周公上天奈龜山何

越裳操　周公作

天之聰兮瞶瞶其音天之明兮窅窅其深天之仁兮寶臨下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時雨越裳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　文王羑里作

羑之陰兮罘罘羑之室兮幽幽嗟室之人兮為囚為囚匪維伊慭兮實我之郵日月有明兮容光弗留

岐山操　周公為文王作

自邰有家於夏之先克承弗怠瓜瓞綿綿開我邠宇衍我宗禋嗟狄之人敢戕以奸彼岨矣岐將遜於遷既有我土毋戕我民

履霜操　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遲兒在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車行無遂兒當有母孰使兒飢天生眾民罔不同仁風雨霜露寶培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隈孤雄啄群雌隨雉于飛音下上陰陽和鳴聲惻訴我人朝出薪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黃鵠雙飛朝隨暮歸山川脩邈不女乖離今當乖違且復徘徊文
彖女欲母使女悲

殘形操　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形吉凶曷究六惢於占戴罹其繇曰脩
爾躬自天之佑

明文在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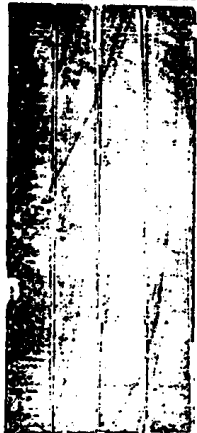
半園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

古詩

視學詩　胡廣

騶虞詩　梁潛

平安南詩　楊士奇

明文在卷六

常熟薛熙纂
平湖郭襄圖訂

古詩

視學詩　　胡廣

皇帝即位之初夙夜延訪羣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三儒臣於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咸頓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以對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咸稽首曰誠如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者即禮聘至闕下親承顧問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內罔有遺才焉明年崇多士於廷簡其尤者一十八人俾究極羣書期其至於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之外

復有他賜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慕者皆奮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咸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羣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有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上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常服祀畢行再拜上曰見先師禮宜過厚至是上服皮弁行四拜禮禮畢駕幸太學授經祭酒臣儼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玉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夷之人圜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視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群臣於奉天門莫不懽欣踴躍以為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太祖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咸治之風薄極海宇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頓顙闕庭夫豈威力所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維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皇上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依日月之光獲覩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默謹述為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脩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一心無

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攸敘周綱解紐正路日堙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生民永賴帝王是師於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表章絕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辟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於橋門衎衎熙熙亘古莫比為憲萬世式承無已皇帝纘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視廟學舍奠先師秉虔有恪袞服大圭昱介煌煌穆穆清廟濟濟祼將載臨講席列侍羣儒紬繹闡辯六經奧義聖道照明聖心以喜章甫逢掖蹌蹌舞士子圜瞻萬億華夏蠻貊古所[illegible]亦皆喜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於昭聖皇[illegible]

發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騶虞詩　梁潛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皇醴泉甘露應時而産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年秋八月皇帝冢弟周王畋於鈞州獲有異獸白質黑章猊首虎軀其狀孔威不可迫視王俾部曲倹之其性孔仁遂擾致之以詢之故老蓋古所謂騶虞者也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是九月丁未王率厥屬表獻闕下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恭伏自然皇帝若曰厥為嘉瑞予罔敢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於是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千萬歲壽既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爲聞自古昔見始今茲臣潛伏覩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之騶虞詠於詩記於禮列於傳紀或以[illegible]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為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illegible]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皇上紹登大寶率由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黍同穎於郊蠶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抑之而愈臻却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共臣潛忝職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輒為不職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

於穆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和沖融發為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産於王國惟皇德符王馴致之獻於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帝乃觀焉載戢其仁爰言究之踐匪生草吁嗟騶虞外何其威內何其仁匪芭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虞曷為來哉王拜稽首皇則名之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疵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騶虞皇帝曰吁凡百在位唯德召和匪物其瑞庶臣拜手皇帝萬壽慶祥畢臻德音是懋

平安南詩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統轄天下一[illegible]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忘兵以為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孽害時謂泰和至於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旬安四夷[illegible]纂亦大遐邇熙然同春唯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illegible]子蒼沿骸悖兇屢弑國主淫刑暴斂毒痛下人滋久滋甚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悔賊因忌畏數侵掠厥隣古城又宛[illegible]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illegible]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腹子[illegible]即上表謝過請還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遏使者執殺其主遺腹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議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廸而遂誅斯曷抑厥自新乃有弗廸至於再三而犛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廸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匪予志用武惟茲滋稔惡群臣合辭力賛必决乃告祀天地宗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夷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暨神機橫海驃騎遊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於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罔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殲盜猶底汝罰既殄除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

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犇百萬拒於境上民聞王師来為己除害皆倒戈逆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遁海去王師追之悉生縶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弔恤悲觧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跪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於寇暴無遺惟兹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郡縣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夷狄蠻貊軍中獻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阯布政司揔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主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

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款服眥不踰世終梗冦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慝大拯塗炭弘復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譔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来謹拜手稽首上進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遂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君為師以敎以治俾遂咸宜天啓皇明悉界所覆明明太祖生育敎誨衣之食之迩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多尊卑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遺蒙爾蠻交醜孽其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殘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狀暴厥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頫伏陛言弗時剪屠將俾蔓延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獝偽恭顧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夕皇曰彼醜猷心靡易螟蟻弗除曷遺嘉稷惟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威弔困窮殲惟醜虜職敷予仁誼曰究武六師盪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地嘽嘽烈烈蒸蒸業業如貔劉劉如霆斯狀蠢彼醜蕞脇驅為拒仁威天降胤有溢潰雞斛從闢富良為帶拔兵委戈犇降迓拜乃入交城乃走兇渠縶之海隅如探取鷇乃咨脅從慝辟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頡頏爰始色溫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天子生我旋癘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逖遠淪汙陷溺塗泥天子聖仁曷迓我初內我庶我永康不庶俘獻於廷天子受之民有願欲天子予之四夷有聞歡喜告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本弗率必誅不釋天子

聖仁孔武且神執其為梗鑒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柎魏魏中夏嵜安孳固海航陸車来享来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明文在卷七

古詩

童　冀六首　　錢　宰八首
韓　弈一首　　楊　基一首
宋　濂一首　　謝應芳一首

明文在卷七

常熟　薛　熙　纂
番禺　屈　大均　訂

古詩

效陶彭澤　　童　冀

少無簪組念雅志在丘壑結廬古澗阿栖遲嘉樹林南軒納朝陽北牖延夕陰衡門無深轍入室有鳴琴良朋以時至清坐談古今秫田秋向熟濁醪行可斟頃筐擷園蔬持竿釣清潯歡飲聊共適過滿非所欽

擬古五首

生世無百年孰究天地終寧知洛邑地乃處陸渾戎古來遺世士守雌知其雄我生七九年始識廣莫風朔土恒早寒況乃歲律窮發春諒不遠行見星鳥中

月落窗牖白日出東南隅披衣茅簷下稍覺四體舒故山邈千里永念先人廬晨夕庭風雨少小之所居別去踰十年豈但園田蕪歲駸日衰暮天意諒何如

西京全盛時金城馬且完十二羅通衢四方萃衣冠金張貴公子錦衣照朱顏甲第連雲霄車馬塞城闕雞鳴趨青瑣日晏下朝端瓊樓啓華宴瑤瑟發清彈吳娃引趙女妙舞翔鳳鸞詎知衡門下士不免飢寒

美玉韞荊璞三獻泣下和寗戚扣牛角中夜猶商歌古來不遇士蹭蹬良亦多百年水上漚萬事風中花且復對尊酒不飲當如何

下士困形役至人淂天游尸居一室間心已歷九州所以驅牛翁不肯飲下流翩翩九苞鳳欲啄崐崙丘一飛下虞廷無鳴止岐周

瑞物不世出安用羅網求

擬行行重行行　　錢　宰

出門萬里別行行遠防邊相望各天末北斗日夜遲四運秋復春不見君子還燕車北其轍越馬南其轅目遠心愈近悵望徒懸懸黃雲暗關塞路險不見天我徽夫如何日月忽已逝須言崇明德無為終棄捐

擬西北有高樓

高臺何魏魏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羽衣人逍遙吹玉笙清響涵明月飛佩何泠泠借問弄者誰疑是董雙成逸思隨風發無人識其聲曲終再三歎感慨有餘情所悲同門友局促趁世榮願將秋水劍為之斬塵纓哭呼雙黃鵠與子俱遠征

擬涉江采芙容

涉海采琅玕紅者珊瑚枝明珠盈懷袖將以遺所思海闊不得返所寶莫致之爛其納我室抱璞將何為

擬明月皎夜光

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寒螿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高梧落葉背颼颼寒溫更變遷河漢東南流懷哉里中兒舊忘想遠遊飄然逝長風乘槎犯斗牛支機織女石為問今在不水深波濤闊浮名將焉求

擬冉冉孤生竹

青青梧桐樹托根在高岡與子新合歡翁如孤與凰孤凰鳴鏘鏘合歡期世昌歡情一何短離思一何長羌彼籬下菊含英揚其芳晨霜秉貞節寧隨秋草黃終當採而佩歲晏夫何傷

擬庭中有奇樹

中林多幽蘭江籬雜芳蓀采之酌春酒將以清心魂持杯未及飲悵然念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尊

擬迢迢牽牛星

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為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文欲製君子裳莫言隔秋水可以駕飛梁縱有牽牛星終日不服箱

擬客從遠方來

故人萬里別海水日夜深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乃見故人心鑄作黃金徽置之白玉琴彈為別鶴操聊以懷湘吟曲終聽者稀焉首望知音

新歲述懷　　韓　奕

白首坐中堂屠蘇最後嘗行年六十一非短亦非長眼昏字尚見脚軟策能將寒有衣加體飢有食充腸閒無官職係貧無私債償

懶惟居寢室健或到僧房即死已多幸且活亦無妨

季迪病目醫令止酒因作此勸之　　楊　基

病目須飲酒飲酒調微痾氣血鬱不舒賴此酒力和所以雷公方製藥用酒多活血必酒洗散鬱須酒磨製藥既用酒飲酒良非他酒可引經絡酒能驅病魔病目不飲酒此蓋醫者訛李白好痛飲不聞目有瘥子夏與丘明不為飲酒過飲酒既無害不飲如俗何清晨呼東家買置數斗醝爛醉瞑目坐滿目春風酡陶然物我忘夢見孔與軻此藥豈不佳而乃止酒耶我今勸君飲君意無婞婀

膚鑒或見責請示眉庵歌

送布直歸寧海五十四韻有引　　宋　濂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為贄一覽輒奇之館其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

執經來侍喜動於中入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廢興幾微之藏名物度數之變紀不肆言之雜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於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辞彩渾然常新余衰湝湝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詣之殊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始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後孰為先也今為此說人必擬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為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

昔在辟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

歛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携綈緗書函帶黼黻文揖遜入禮域陳義淩秋旻同浪太倉粟共勘典與墳濟深索幽遐穹島攀巖岫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懈孤貧湛恩來九天惘我疑如銀特勑還故山許與煙霞親生開抱經來處此辭莫瀆濟蒼扣無始溟滓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鉗之若大樂建韵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望和兇怨懲盛春踰繹純雜濮喋靡斥湛哇竟何存黃鍾雅尽弇庭燎滅鬼燐似茲稽古力可定振懺纇濡塵僞雉顯鬻互移哦帜溺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多波瀾伏清溫玉璘珣晝抽神奇秘不隨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山鬼當泗泣淵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續紛豈知萬毛牛難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嗟未除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慕為越七旬妍媸與昔良入目無涓痕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程寧因一學徒誕辞浪云云大言心不怍祇為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繹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滯弥丈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獅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外　卷來宿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真器乃貴奚須用空言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慈仁以為佩廉知以為璧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為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簡張布尹　　謝應芳

予生寡諧俗老去渴知己論交同云晚莫逆良可喜聯翩諸佚容寐莫着書事夜分青藜光日並烏皮几幾回論班馬一笑易支豕

煙雲揮洒外風月吟嘯裏柑杯酌流霞斂爐爇沈水佳我水調詞清我塵俗耳朱弦聽者希白雪和能幾別來懷益釋夢見承倒屣帷林大江邊瓢巷橫山趾秋風響梧桑甘雨熟菽米相望不三舍相過堪一葦詩筒繼元白通家猶孔李況於阿戎談亦與諸任齒尚友古之人厥德薰晉鄙

明文在卷八

古詩

袁　介一首　　顧　禄一首
王　行一首　　張　適二首
史　遷一首　　孫　蕡二首

明文在卷八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陳　如鎏　訂

古詩

檢田行　　袁　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鑑毿瘦如鬼曉来扶向官道旁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為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犢犂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粮喫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粮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粮阿孫賣與運粮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聽之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

題桶衣仙山圖　　顧　禄

昔人夜投逆旅中戲將指爪畫脚工隨畫遍樹如飄風桶裏刺出蓬萊宮狀如六鼇擁虛空戴山出沒滄溟東瓊臺瑤闕知幾重千門萬戶遥相通儼然中坐一老翁星眸霞臉冰雪容羣真左右来

相從成翳白鳳騎青龍女仙七十如花紅各執樂器笙與鏞鈞天
一曲奏未終雙成勸酒琉璃鍾谷神長生壽無窮出入造化超鴻
濛我欲上天蹈紫虹高步去逐東王公

滕用亨諸篆體歌　王行

維周大篆成史籀宣聖傳經製蝌蚪總曰倉頡見鳥跡象形置晉
變來久李斯小篆類玉筯鍾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湯迴翔滄
海蛟螭互蟠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薤劒環首許慎程邈評
已彰餘子紛紛亦何有有唐陽冰號高古嘗搨鴻都嶧山譜新泉
丹井尚幸存纓絡麒麟析敘說刻符摹印氣像形義理深關非小
補南陽騶翁學古書雅與秦漢參錙銖古文奇字盪胸臆豈若俗
工詭魯魚自言初習勝國時王雪左丞吾所師荻塗錐沙指畫腹
廿年勤苦求妍姿嗚呼方今世雍熙明良際遇千載期大書刻德

勒金石絕勝草草人間碑

題趙原臨高尚書山水小幀　張適

有元畫山誰第一燕都數獨高尚書蔵名不在吳興下光虎用墨
渾無跡江南趙原家晚出蓄得高寧留真跡行披坐閱樂韞停肯
然皆將飽胸臆貌此小幀雲山圖萬疊不盡墨模糊綠樹人家春
晝晚當門縹緲風煙湖儼與前朝合作符何嘗禊帖唐鈎模黃庭
畫贊雖小字位置吞客亦無異平原一變為穹碑任筆縱橫亦遭
意趙卿得此變化筆知爾當今畫無敵酒酣試倒金壺汁元氣淋
漓鬼神泣趙卿趙卿誠莫當我有古紙久矣藏幾時進君吸百觴
為我乘興揮毫芒使人復覩尚書郎高堂素壁生輝光

題山水章子為薾溪畔者賦

薾溪先生樂山者結屋臨溪頗幽雅開軒見水不見山却向圖中
看揮洒高齋索筆懸清風彷彿坐我林壁下群峰奔馳勢如馬綠
樹人家面平野層閣忽從天際來飛泉遠自峯頭瀉半山雲氣千
峯白滿谷霞生萬巖赭野橋日落行人稀幽徑花開知者寡蕭溪
閒居畫多暇坐對此圖看不捨平生況復能食力春作鋤犁躬自
把短蓑朝耕隴上雲長鑱夜落書邊燈有時歸來面醺醉吸吞
酩知幾年登高或着謝傳屐帶酒何妨遠公社臨池每鮮學來禽
對客猶知論裹鮓醉中邀我賦長篇老我才疎不堪寫

菌子詩追和楊廷秀韻　史遷

松花岡頭雷雨急坡陀流膏漬香汁新泥日蒸氣深入穿苔破蘚
釘戢戢如蓋如芝萬玉立紫黃百餘紅間十燕支微匀滑更濕傾
筐盛之行且拾天隨杞菊謗苦澀采歸筆芝腕巾笠棄旟楮雞皆
不及蕈姑天花當拱揖豎鼓作羹炊玉粒先生飽飯踏晚日更遣

模青行頁笈

南京行　孫蕡

南京自古說豪雄遠勝秦中與洛中吳越千山高拱北巴江一道
遠潮東秦淮水入丹陽郭北固城連六代宮岌業石頭如踞扁逶
迤鍾岳似盤龍龍樓鳳閣天中起萬戶千門霄漢裏太乙勾陳紫
極通翔鸞舞鶴珠峯峙郤日觚稜駕寥廓行空複道僊龍尾仙掌
銅盤玉作流靈芝華蓋霞為綺華蓋靈芝縈綺霞御溝金水正當
衙五門彩旭朝天仗馳道香風散日華細柳千章爭拂地嫣然百
囀競啼花紫電龍光飛武庫雕甍甲第列侯家侯家卿相真才彥
玉筍蟬聯奉天殿屈宋為文入石渠韓彭釋武尊方面賁對承恩
宣雨露烏臺執法行霜霰環珮聲清散早朝蒲萄酒綠沾春宴春
宴春風坐百花歸來里巷開香車金張富貴人爭羨三謝風流世

共誇隱約商笳隨赤羽葳甤大纛映彤弓璧佗寶校光前漢組絡
鳴鑣臨狹斜狹斜西下通三市紫霧紅塵拂天起南陌東府馬似
龍烏衣朱雀人如蟻爭看買珠輕薄兒爭誇探丸游俠子猶憐聶
臺醉李白無復新亭泣周顗昇傷為人悲歷華道上行人謾結綺
結綺臨春總可憐龍河一帶但寒煙天界叢林開象魏冶亭高閣
艷神仙神仙盡是蓬瀛侶更畫秦淮女渺渺青樓川下來飄
飄彩鳳雲中舉別有青樓大道邊花萬樹隱以行飛瓊鬟翠
羅袖小玉嗔嗔紅粉粧小玉飛瓊兩少年清歌妙舞閒嬌妍舞態
盤迴芳樹底歌喉宛轉落花前彩雲作雨朝朝合舞月流光夜夜
圓朝朝暮暮長如此秋月春花若流水六歲今年景不如南來北
去人相似生綠羅屏邊上客流蘇帳煖遊公子爛熳三春錦繡城
空濛一片笙歌市繁華佳麗樂無邊我獨胡為困一塵已似揚雄
棲白屋還如司馬卧文園誰將積業三千牘換取揚州十萬纏桃
李風前歌扇底看花騎馬過年年

驪山舊妓行

秋風楊柳凋金縷冷露芙蓉落芳渚寒香晚色何所如驪山唐姬
教坊女蛾眉淡掃山遠碧嬋娟來地雲亂吐時推無復舞妖嬈暑
態猶存舊嫵媚我非故陽纔冶遊冶遊爛熳遍西州青山直抵雙
鬟關綠水橫過三鳳樓前國佳人金錯落長安公子玉驄驕銀壺
送酒青絲絡皓齒當筵白雪謳琵琶橫笛空勝耳曾姬揚箏妙無
比清彈一曲久含羞呼與百遍總強起移往相就座我耳調弦未
就人先容俛首斜拖珠步搖向人高露春纖指樓高韻響聲冷冷
急管悲歌一霎停初聽乍如風雨至再彈還作鳳皇鳴清如玉女
別天秦壯似雕戈出塞寒澗冰帶水時咽咽春雷震忽憑陵憑
陵未已旋清悄清悄漸凝聲漸小四座無言俱拜稱餘音已斷猶
縈繞溶溶宛宛復悠悠切切淒淒還窈窈深閨斷腸怨寒宵淺谷
嬌鶯破春曉纏綿萬恨與千愁婉意柔情不肯休蔡琰胡笳悲紫
塞班姬團扇掩清秋樓前皓月明如練天外行雲凝不流但拍未
終南內曲新腔忽過小涼州涼州一指月向千唐姬此時心獨苦
銀甲悲深不忍彈哀腸斷盡無由語低籠翠袖揾香淚將使歡娛
變淒楚訴盡平生富與貧可憐人世今成古憶昔開元正太平兒
家生長在天京十三學舞曾驚座十四擫箏能擅名玉顏羞花長
窈窕宮眉怯柳更輕盈春寒不離鴛鴦枕日晏方開孔雀屏五陵
年少秦川客爭愛兒家好顏色殢雨尤雲最惱人追歡買笑寧論
直聲名每出流輩上風致獨覺旁人惜承恩況得登掖庭宛轉隨
龍侍君側海晏河清久息兵四夷賓貢盡充庭炎方已見來丹荔

交趾還聞進雪鸚耀日香車連紫陌飛雲畫棟列朱甍空濛一片
笙歌海浩蕩三春錦繡城驪山山上多樓閣萬戶千門通碧落大
駕深居在九重四時多暇惟行樂已營連昌勝結綺復起芳風齊
花萼臺飛玉女遍更篙舟戲金龍動鱗角侍臣傳敕選嬌容特許
兒家步輦從宮扇影移花雨外山呼聲沸錦雲中千株火樹爭明
月萬炬金蓮開彩虹子夜歌詞飛白雪霓裳舞隊散旋風歌停舞
歇俳佪久銀箏獨進纖纖手明眸靨質一當前含顰美人俱在後
數聲清響動絃索八面涼風生戶牖豈由新裁箏篩莖中官催賜
葡萄酒年年秋月復春花多在宮中少在家嫣咲不愁宮監怒艷
粧長得阿姨誇朝遊複道瞻天表夜步西廂拜月華翠經春信
獅國蔵闉竟夕伴昭華韶光忽逐流年轉野麋嘶花上林苑鐵騎
東來驪闕空金根西狩蛾眉遠上方無復聽宣詔新籍寧辭避差

遣約腁金環雨雪寬淩波錦襪風埃塞星移物換渾無情渡向驪
山悄地行紫禁無人芳草合瑤階雨過綠苔生歌臺索寞花千樹
舞榭蒼涼月半標繡闥秋陰連瑣闈銅仙清淚落金莖高梧脫盡
蓮飄玉太乙勾陳看不足百子樓寒霧影昏長生殿古燈光綠宮
墻瓦落見蒿萊禁路塵生走麋鹿舞馬雕床惱夢思花奴羯鼓驚
心目故宅新人作宴遊内家紅錦洲纓頭珠簾繡柱俄成灰麝管
龍笙拋是愁舊曲閒來眉目斂感年說卷口懸蕭飛塵灑何
白老屋疎茅不奈秋舞衫長借鄰人着同伴相呼只稚却臉王香
隨翠黯消淚珠暗逐燈花落真容來倒插黃金縷夢裡時聆白鋼花
百感中來不自由芳心一片從誰托唐姬言語一何長句句淒其
字字傷滿座聞之皆唧唧沾巾我亦為浪浪濡弄轉瞬誰能識富
貴浮雲安可常覓鏡每聞悲素髮舉杯長欲勸流光唐姬亦莫懷

袍懸自古佳人多命薄傾城西子逐鴟夷絕代明妃嫁沙漠尊前
有酒且歡哭身外閒愁付冥漠皎月秋來幾度圓穠花春盡從渠
落唐姬攬涕復陳情請作驪山舊妓行桃李風前霜月下長吟亦
足慰平生不雨水上琵琶語那識江州司馬爲爾臨風歌一曲
百年哀怨起秦箏

續十二辰詩　　胡儼

鼷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
天漫漫驪龍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為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
羊觸藩徒忍懂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
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明文在卷八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雅豈肯下比秦榰方魯騶於以作春秋之羽翼為禮樂之藩屏嗟
我載道器與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閔世憫斯文寧復下承剝六丁
水為江漢星作斗觽之金石垂千齡

續雀日鼓謠　　吳　[illegible]

胡為乎六龍銜轡於若木之金天復沈淪於西溟瀆[illegible]之重淵日
車摧頹勢將墮但聞驚天伐鼓砰轟訇闐以繼魯陽所揮之神戈
又無羲和所執之神鞭徒看光景入海去惟有雪山千丈壘春雷喧
日已溺誰能援似將宇宙入冥昧魍魎泣雨神啼煙煙雨慕何由
晨肆鬼怪愁天人有義二子超凡倫瀝丹泣血驚蒼旻欲攀天上
萬丈之玉繩攬此波中咫尺之金輪力不及情難伸歌日鼓悲無
垠空有蛟龍之翰麟鸞之文照耀今古誠足珎心比衛精誰復陳
至今陰氣毒天地幾時六合迴陽春吾聞東方乃有扶桑之君陽
谷之神可以返日馭昇天門過黃道御紫宸安得迴光泂照下土
之盲人神君精感應相隣忽爾金雞啼白東海天朱光飛射開幽
玄鼓聲驚倒三山巔白日曙青陽生出海嶼遊天京四方咸觀曉
色清麟胎鳳鷇含精英聖皇欽天建太平作韶武吟簫笙辟若日
鼓騰天聲乾坤上下俱清寧億年萬世同光明

具區耕隱歌為盧徵士作　　謝應芳

跣屣東華塵結廬太湖濱蓬藋關小徑共蓀藤接比鄰金門玉堂夢
不到煙蓑雨笠情相親東風二月桃花雨布谷飛來向人語一犁
初破隴頭春黃犢出闌健如虎西山不知誰采薇南山不知誰種
豆我耕我田食我粟歲晚復有冰壺羹悲歌笑舞戲孩并待禾已
人間閑是非何用污牛耳綠陰繫牛春晝閒樵童隨我看青山日
莫歸來一壺酒牛欄花前開笑口笑問儂家子若孫知我犁鋤佳
趣否豈不見蘇秦為無二頃田六印纍纍苦奔走到了落禍隨塵
名何足取鹿門龐真我友

和顧仲瑛金粟塚燕集　　前人

我昔過此卬立馬山之限為問隴頭樹皆云後人栽生前尊酒誰
不有無人到此自對青山開屋堆黃金五侯貴難免白骨生莓苔
道旁多棄夜光璧纍下誰惜絲桐材王山先生達觀者胸次不著
閒悲哀清秋携客墳上飲麴車載酒山童推大笑翻覆無白馬深
慚鯀鼉化黃熊墓銘自製詩自輓視身不翔任於埃鶴群長繞嘉
樹舞龜趺並載穹碑來鸞翔鳳翥王箸莎廕無龍蟠金粟堆長吟
復短吟此興何悠哉秋風無情摧萬物芙蓉[illegible]花開胭脂咲言仙
年翁仲共拜莫何如此時厲容相追陪刃名[illegible]根富貴真禍胎
百年能幾日一日能幾杯從茲秉燭長夜飲猶恐四蛇[illegible]鼠忙相
催主人沈醉客亦醉絕倒不顧旁人咍北望中州數千里人家盡
作兵前灰髑髏委荒郊孰辨賢與才伯夷空忍首陽餓屈原徒作
湘江纍神仙初無不死藥方士浪說尋蓬萊君不見無邊之海白
淼淼無名之山青巍巍長鯨噓吸成風雷徐市一去何曾迴

古鼎歌并序　　前人

蘇州萬壽寺舊藏古銅鼎識者奇之其識有周康穆宮冊錫寰用
鄭伯姬等語大德中任陽謝氏嘗欲以玉杯易之時住山[illegible]翁師
不從後謝氏為捨佛殿乃予之至正丙申謝遭兵鼎因失去甲辰
夏四月愚隱智公復得於軍人之手耆舊聚觀皆曰我山中故物
也既而出鼎見示并述其由索詩以紀之
碧雲師著金伽黎空王殿前龍象隨當階一卒送古鼎狀若獻寶
波斯兒羣緇聚觀方丈室中有老僧前致詞云是山中舊時物江

誦款識能無遺文詞詰屈錯盬語字體隱伏蟠蛟螭蒼姬訖錄世
屢改不知何代來於斯謝家寶樹彷彿剎臣構賈與秦城齊此子
鼎子什襲去歲經六紀今來歸師聞此語重歎息兵火連年炎九
域金鐘大鏞棄道旁總若沈沙銷折戟鼎歸禪月獨無恙護持信
有天龍力摩挲兩鈹濕煙霧錯落丹砂映金碧光如摩尼含五色
高比珊瑚長一尺嗚呼羲軒之鼎莫可求禹鼎亦已淪東周世所
用者非爾儔或臆豕腹徒包羞調羹爾無與覆餗爾不憂歸來子
歸來北山兮蒐裘汾陰自有為時出切莫放光驚斗牛

明文在卷十

律詩

張羽九首　徐賁四首
汪廣洋二首　宋濂一首
王褘一首　張以寧六首
詹同一首　魏觀一首
劉崧一首　胡翰一首
王彝一首　孫作一首
王履一首　藍仁一首
楊基九首　袁凱六首
管訥一首　唐肅一首
唐敏二首　程國儒一首
鄭韶一首　易恒一首
張適五首　沈周四首
祝允明一首　文徵明一首

律詩

常熟薛熙纂
華亭董俞訂

尋春　張羽

朝來微雨罷何處可尋春冰散池容動煙銷柳意新穿林聽鳥遠
度陌問花頻但覺相逢處情親似故人

早春旅懷

遠客歸未得東風吟尚嚴燒痕山頂秃春色柳眉尖病久壓方熟
貧深酒債添浮生欲何以朝暮為虀鹽

約徐隱君務文同隱吳興

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繞郭羣峰列迴波一鏡如螢餘即宜稼

樓罷亦堪漁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

孫景翔幽居

猒踏軟紅塵閒居江上邨養魚寬鑿沼愛竹別移門月色侵書幌
山光入酒尊我慚行役擾猶未卜田園

山陰曉發寄暨陽舊友

水漲官河遠西風去棹輕四山猶暝色萬木盡秋聲村近聞雞犬
天寒憶弟兄故園歸未得漂泊若為情

寓懷

心上無俗事禪餘只好吟命窮甘白屋身健直黄金世路綢關險
侯門滄海深虛名何必尚吾志在山林

次李景山韻

道人無可愛所貴持清吟墨瘦沁春雪燈影搖秋霖試將不龜手
用皷無弦琴此意許誰會思君滄海深

秋夜旅懷

命與時相厄勞生空瘦形苦吟詩有債久病藥無靈夜雨和愁落
鄉山入夢青歸心逐孤雁飛過浙江亭

詩窮

道在何妨拙身安一任貧已知如意事不逐苦吟人瀑布空山月
梅花破屋春奚囊有佳句未肯寄朝紳

宿王判簿宅送徐孟岳　徐賁

來往頻吳越扁舟只載書言從交後浹情恐別時踈凉意蓮塘靜
宵光竹牖虛懸知待明發析盡是愁初

秀野軒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苔迹想行吟障日緋明牖

渚風凉到琴相過有隣叟應只話閒心

黃山人家次韻答陳秀才

相逢坐上客俱是此鄉人重見兵前面能全亂後身月遲起夜短
風乍覺寒新為訴窮途事都忘語意頻

馮山人湖上別業

宅近南湖口青山盡在門田卑嘗冒水鄰少不成村往久諳農事
耽閒悟道言如君避地者今有幾家存

夜直與架閣樂秉德期孫伯融不至　汪廣洋

雙立碧玉餅對酌紫薇省長風吹翠梧初月下金井幽懷鬱未開
短鬢醉慵整夜分羣籟沉窓虛燭花冷

月夜

付撥紫檀槽且傾黃瀨醪涼天兼得月我輩復持螯豈羨一杯大

廬半壁高竹林瀟灑地應有醉山濤

送許時用還剡　宋濂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

丁酉五月六日吳善卿宴諸公越城外唐氏別墅分得軒字　王褘

亭館鑑湖曲開軒水氣清戰袍當暑換舞袖傍簷迎受雨杜杷熟欺風翡翠輕杯行敢辭醉不負主人情

題劉君濟青山白雲圖　張以寧

野性風所忻青山無垢氛落花一夜雨幽樹滿川雲康亦閑行見松香獨坐聞殷勤招白鶴予亦離人羣

雨

歷歷愁心亂迢迢客夢長春帆江上雨曉鏡鬢邊霜啼鳥雲山靜落花溪水香家人亦念我與爾類相望

崇德道中

煖日菜花稠晴風麥穗抽客心雙去翼詩夢一扁舟燕塔巢蒼鶴長波漾白鷗吳山明月到惆悵十年遊

八月至直沽

野濼天低水人家時兩三雁聲連漠北魚味勝江南雪擁蘆芽短寒禁柳眼緘持竿吾欲往世宦自何堪

近無錫道中

壘橋隨港直聯木護堤斜蚌落皆通水人家半繫船橘花香曙露楊葉淡寒煙中土何緊郭黃沙人種田

雨發常山

僕夫趣予起初日出林間既雨縱橫水無雲遠近山馬嘶芳草去燕語落花閑且喜邊陲定長途戍卒還

寄方壺道人　詹同

海上神仙館天邊處士星臥雲歌酒德對雨著茶經石洞龍歸氣松巢鶴墜翎都將金玉句一一寫空青

遂安舟中　魏觀

溪徑斜斜入柴門側側開一牛臨水立雙鴨避舟廻病眼青山豁歸心白髮催何因純浦上野老共傳杯

王華山　錙崧

翠巘千峯合丹崖一徑通樓臺上雲氣草木動天風野曠行人外江平落雁中傷心俯城郭煙雨正冥濛

寓翠巖庵　胡翰

蓮社僧相引柴門客屢回日高人語靜風遠佛香來碧愛琅玕繞紅看躑躅開便應從此老城郭有塵埃

偶題　王彝

旅舍多歸夢今歸夢始真孤城五更雨百孔一全身短日同慈母浮雲是故人欲辭城郭去漁釣老江津

客中秋夜　孫作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靜天清一雁聞感時愁獨在排悶酒初醺豆子南山熟何年得自耘

下山近青柯平　王履

奇秀掩巑岏休論五十盤半生貪假塞從此解娛歡一綱破秋弊萬松噓晝寒自知清大重不敢再回看

晚浦歸帆　藍仁

估客前年去偏舟此日迴煙生全浦順風健片帆催桂楫看將近
柴門認半開鄰人携酒饌歡笑慰歸來

方氏園居　　　　傷　基

四汀蒹葭渚迤邐入漁邨有湍皆通檝無山不到窗疎煙春隴積
深雪夜籬尾通客停舟隔雨翁恐姑嚴

江郵雜興・

判醉望愁醒愁因醉轉增已歸仍似客投老漸如僧詩興風樓笛
碁聲雪舫燈莫言渾不解此事野夫能

句曲秋日郊居雜興

漸老愛秋光升沉意兩忘雁聲將到枕蟲響故依床薜荔千林雨
芙蓉一樹霜故園叢菊在衰颯為誰香
悲掩輝煙燭燼消細細香無風寒尚淺有雨夜偏長饑鼠搖空橐

枯螢委破囊十年江海夢此夕詎能忘
欲往竟無適意行仍獨還猿聲黃葉寺牛背夕陽山書劍將成紫
身投未老閑相逢莫嘲笑才與不才間

送句容劉少府回揚州

家貧一車輕囊書與短劍吏多離別意人有去官情帆影江沉寺
簫聲月到城竹西尋舊業煙雨綠蕪生

立夏前一日有賦

漸老綠陰天無家怯杜鵑東風有今夜芳草又明年鋏熱新絲淺
茶香煮酒前都將南浦岸聊寄北窗眠

沙河至采石

舟中逾一月驛路及三千老淚青衫上新愁白髮前鼓聲秋岸雨
鴻影暮河煙不有西征客誰同此夜眠

零陵

古瓦龍山葛荒碑什石楠江晴初漲雨城午未銷嵐崖高臂鹿
杯渾酒餉蝌邨人盡麻枲終歲不知蠶

送孔桃樂航海歸曲阜　　　袁　凱

宣尼老孫子白晳更長身家世誰能念干戈獨愛貧未聞興禮樂
還似泣麒麟今日乘桴去魚龍莫惱人

送李高士歸荆州

南東高宴罷西土遂言歸江路猶殘雨荆門正落暉遙生仲蔚宅
秋入老萊衣明日思君處蕭條鴻雁飛

丙申歲書懷

素書猶在篋白髮忽盈簪空帶千金學何當一稱心呼雞秋岸遠
飲犢夜江深欲問三遷術陶朱不可尋

遊會稽山

山實揚州鎮人踰浙水來禹功懸白日秦刻臥蒼苔龍起梅梁去
神遊石洞開明朝有餘興更上越王臺

池上

秋池行樂去秋樹色已填露下夕衣涼月上風簾静飛翁墮疎竹
鳴蛩出深井夜久人事息蕭然諸念疏
振衣書齋客逍遥池上步林陰薄霧起石際幽泉更鳴迷夕樹返
魚觸秋荷去清響水上來歌去更延佇

發新河次韻　　　管　訥

自忝王門掾頻年此地過秋風迴遠道暮雨宿新河白浪鷗邊小
青山雁外多客杯相對藉一酌想恩波

中秋和龍子高　　　唐　肅

白白初懸月青青不盡天作經銀漢外又滿碧窗前鍾阜歸夜
淮城坐論年曾揮兩行淚愁對一輪圓

徐雪舟為畫藍澗草堂圖　唐敏

碧草連書屋蒼山對畫圖鶴巢秋樹小漁艇夕陽孤野色晴初遠
浮雲淡欲無浮槎倚盤石把釣任潛夫

順昌道中

蓐食鳴雞曉空山啼鳥春遠鍾何處寺殘月獨行人書劍嗟黃縣
江湖趁黑塵南遊未得意北望正傷神

梅溪宿徐橘隱寓舍別後寄謝　程國儒

不見故人久吟愁入鬢絲試呼鄰舍釀細論草堂詩夜雨西窗燭
春風別墅碁淵淵如有約歲晚共襟期

送地理劉漢章　鄭韶

錙也東甌士能探郭璞書曰陰曰陽處某水某丘餘壞隧飛金雁
險房葬玉魚荒唐千古事吾欲問何如

次沈生江郵韻　易恒

一逕漁樵外孤亭水樹間池春芳草合庭午落花閑僧為徵詩至
兒因貫酒還卷簾看野色徵日下紫關

樂圃林舘　張適

結屋渾依水為扉半是柴雨紅花落檻地碧蘚緣階去住梁間燕
公私水際蛙清遊多感慨濁酒始開懷
林密簾櫳暝門清樹石連合香乘雨霽陟酒及花前嗜古思先輩
傷今話昔年何由清欝抱春鳥滿林泉

西溪歩歸

溪南山曲折舍後水西東樵唱千邨雨漁歌五兩風大樽移竹叟

鶴避掃花童彷彿吾家近茅堂碧樹中

幽居雜賦

野路經行處危橋入徑迂牛身栖燕子鵝小帶雛雛水凋鮮鱗少
邨荒好樹無緋暉山斂夕渡口立斯須
茆屋路西東窮山石徑通鐘聲斜照外人影落花中水舍看留叟
柴扉訴懶童時時來接語一笑亦相同

元旦後一日劉德儀送酒　沈周

使者雙瓶至蓬門向晚開停肩慰泥滑解羃省香來添指憐佳味
挑燈引細杯明朝携榼去江上候新梅

晚坐

春殘尚絮袍林屋氣蕭騷白日苦不夜人生亦太勞泥花方失勢
雨筍湧爭高小酌仍觀物新醅愜老饕

送程宮詹

車馬出春明雨中人獨行人從今日去雨是幾時晴靜閉一杯酒
亂聞千樹鶯故山堪注易天意就先生

金山寺吉公房小酌

嘗情忙未到到來方悟歸過江如隔世入寺不知山風氣薄詩骨
夕陽浮醉顏古人誇一宿三宿我才還

自末春入初夏歸舟即事　祝允明

往往花移色交交鳥換鳴雲將京國遠水引衛河清萬竅迎風轉
低眠看樹行煖勤吳郡酒還得此時情

飲酒　文徵明

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
人生無百年惟應騎馬客輸我北窗眠

明文在卷十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一

律詩

高啓四十一首　顧璘三首
顧璟三首　陳憲章三首
邵寶一首　楊循吉二首
桑悅一首　魏時敏一首
徐禎卿一首　蔡羽一首
李夢陽一首　程誥一首
鄭作一首　何景明一首
薛蕙一首　孫一元一首
鄭善夫一首　汪本一首
蔣山卿一首　楊慎一首
韓邦靖二首　馬汝驥一首
李鳴鶴一首　王穉登四首

明文在卷十一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陸　世恒　訂

律詩

過戴居士宅　高　啓

江邊戴顒宅地好慳幽尋高樹蔽甲屋新篁補舊林鳥成留客語雲作護花陰不負滄洲約重來論風心

報恩寺進蔣主簿就送還如皐

貧語酒寒頻新年見故人别時煙寺晚歸路雪江春造次燈前面蒼茫舶上身明朝楚花發莫歎縣廚貧

臨頓里

聞說橋東地高人舊隱居養生應有道覔舉絕無書發救粘絲蝶

嗔驚出水魚時尋戴顒宅自駕短轅車

應愛山齋好秋風不拂茅鼈濠侵螘穴移樹帶禽巢人世真浮梗吾生豈繫匏不逢皮從事誰結歲寒交

載酒携山榼安琴製石床皃眠皆傷母蜂去自從王穀雨收茶早梅天晒藥忙不扶靈壽杖筋力老能强

自少圖名意誰言世不知僧求開寺記客送買山資細雨魚生子斜陽燕哺兒平生無事迫心苦為尋詩

斬代憑樵斧經綸在釣車薄雲還露月小雨不妨花酒債應多處詩名自一家虗煩明主召懶脫故衣麻

長物原無有何勞大護扉借看高士傳學製道人衣窓破容螢入船空載鶴歸定緣幽事絕不是宦情微

滄泊心情在蕭疎鬢影殘引泉規作沼留筍待成竿自洗浴泥屐誰收挂辟冠毛公新有約月夜禮天壇

沐罷便輕幘消揺詠晥天清風蘇病鶴驟雨集鳴蟬舊史堆湘素新經錄洞玄誰知城郭裏别自有林泉

汩汩泉通圃蕭蕭柳暎門折花揺樹影踏藕摸蓮根飢鴨呼歸艦新鱗試浴盆屋前高石在知是欝林孫

茶租催未得菊餌服還能行古時人咲文芸造化憎貧留漠艇載老謝鶴書徵誰識先生樂悠然卧枕肱

雪夜宿翰林院呈危宋二院長

偶伴王孚詰寒宵宿禁林院鈐風外静宮漏雪中沉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謝賜衣

臚呼遥捧賜拜服望蓬莱香帶爐煙下光迎扇月開済文天女織新樣内宮裁被澤徒深厚慚無棄錦才

春日退直呈禁署諸公

待詔直東華歸休每日斜職連詞客苑俸入酒胡家簷綱長縈絮庭專石欲過花知君未出院應草侍中麻

寓天界寺

雨過帝城頭香凝佛界幽果園春乳雀花殿午鳴鳩萬履隨鍾集千燈入鏡流禪居容旅跡不覺久淹留

宴王將軍第

流水通侯第行雲傍妓臺雨催牙仗散風引羽觴來曲學移声按詩隨得韻裁莫今遊宴歇次第過花開

謔柳

何恨苦長顰纖腰嫵媚春慣愁行路客羞比舞筵人亂葉飛飛雨

狂花衮衮壓殘蟬来課日應落漢潭濵

京師寓廨

誰言舊隱非静里且相依緑樹城通苑青山寺對扉官閑休直早
客久夢還稀是物春来與惟存舊賜衣
寂莫過芳時幽懷只自知紬無授相剌篋有寄僧詩鼠跡塵凝帳
蛙聲雨到池跡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

送宿衛將出守鄧州

中郎身領仗宿衛在承明舊射雙雕落新乗五馬行紅雲遥魏闕
白水近穰城好勸諸年少春来賣劍耕

冬至夜喜逢徐七

君来同客館把酒夜相看動是經年別能辞盡夕歡雪明窓促曙
陽復座銷寒世路今如此懸知後會難

送陳則

挾策去誰親侯門不禮賓愁邊長夜雨夢裏少年春樹引離鄉路
花鵶失意人一杯歌短調相送欲沾巾

送錢氏兩甥度嶺

吏逐投荒去應歸下瀨營一家十口散萬里兩身行洞獠欺商市
山魈與客名江邊南望泣不盡渭陽情

荅宗人廉夜飲王氏池亭見懷

逢聞池上酌凉夜失炎天酒碧傾當竹衣香坐近蓮沿波人弄月
翻樹鳥鳴煙座上誰相憶唯應是惠連

郊野雜賦

江水合西東鄰家是釣翁路痕深草沒井脉暗潮通籬隔跡邊雨
門開竹下風不因時賣爺何事入城中

此鄉堪避地亂後戶翻增俗美嫌欺客年豐愛施僧帶星耕處鞅
照雪紡時燈且作求田計元龍豈我能
幽事向誰誇孤吟對晚沙浣衣江動月繫艇岸垂花行蟻如知路
歸鳧自識家一尊茅屋底隨意荅春華
春泥桑下路孤策自扶行身賤知農事心閑見物情魚鳴風欲起
牛飯月初生漸喜無人識何煩易姓名
移家到渚濵沙鳥便相親地僻偏容嬾郵荒却稱貧犬隨春饁女
雞喚晚耕人頗得無愁事閑眠老此身
紛紛謝人促寂寂戀吾居細雨春雩後斜陽杜飲餘岸花飛趁蝶
池荇墮驚魚好了公家事休令吏到廬
路迂橋斷處門静犢眠時孫野藏羣柳諸田罹一陂僮閒春作少
婦嬾午炊遲誰道花源好還令太守知
壺關近鳴湍應宜把一竿雨傷春麥爛風折晚蒲乾抱甕臨江汲
携書入寺看自慚吾獨幸世難此偷安
亂渚交交白平蕪湧湧青賣薪沙店遠祈穀水祠靈客雨侵蓑重
微風過網腥江邊多酒伴春去不曾醒
入夜潮侵戶經秋雨壞垣里人淳少訟田父醉多言稻蟹燈前聚
莎蟲機下喧自應牝野趣不是忘鄉園
欲沽嗟市遠煙火隔江波客到寒齋少人歸晚渡多汀書燈燼落
驚枕櫓聲過豈敢愁荒寂時危免負戈
野色迴蒼蒼開門菉滿塘僧来雙屐雨漁卧一舩霜静裏脩香傳
閒中餌酒方平生當世意到此坐成忘
紅樹江南近青山北郭遥江清目渺渺林冷鬢蕭蕭食鱠知晨釣
聽歌識莫樵尋常送歸客不過水西橋

何處可能佃林間共水隈夜歸家犬識春睡野禽催有地惟栽藥
無郵不見梅興来斷獨飲時與老農陪
狂多愛出遊日日問江頭小草皆春意遥山自晩愁酒中時有游
物外復何求不詠騷人調蘼蕪任滿洲
居似臨卭宅畊非鄠杜田巳償輸税米未負賣文錢把卷憐長日
看花愧少年脩然閒門處楊柳枯樺邊

八月十三夜與文濟時範質甫城西泛舟達秦淮　顧璘

落日清川裏輕風巳自凉秋懷生白舫山翠撲胡床問路疑天上
停杯待月光何人横鐵笛吹過斗牛傷
六代煙華地狂歌淂夜游山河横王氣水月弄清秋木落長干寺
雲殘太白樓共君須痛飲沉醉傷滄洲

贈子魚

與子三年别重来鬢巳蒼論心風雨夕下榻水雲鄉畫閣燈花煖
秋杯竹葉凉怱怱行止意相對兩彷徨

隱吏亭雜詩　顧璘

卷幔青山入抛書白日長苔茵承屐穩竹粉惹衣香病喜諳禽戲
貧嗔減鶴粮自堪稱隱吏不用問行藏

春日與張萬里城南訪阮仁卿

春事巳如此郊行亦偶然芳蹊甘野蔌輕服快晴天谷静聞流水
江寒起暮煙病軀登頓倦藉草即思眠

王司訓聰投詩見訪不值

閒戶妨迎客空勞枉駕過清詩充謁刺塵榻愧行窩世久輕魚服
君誰問雀羅無由挽高躅日暮碧雲多

聞方伯彭公薦剡　陳憲章

當時尊孔孟用世必詩書夫我何為者先生非過歟長歌扶晩醉
短鬢向秋疎坐惜籬前水持竿試釣魚

晩步

水國秋先至江郊晩更幽泥筌收郭索山網落鉤輈涼入社門樹
陰連渡口舟獨憐經略地吾淂放歌遊

喜琛冠文至

駐棹梅郊夜風光勝早春直知花是路不覺月隨身草木皆知舊
江湖多賤貧短裘来往數等是最閒人

三竺道中　邵寶

人行松徑静數里不知遥路轉還逢寺僧迎只過橋巖姿收獨妙
泉響息群囂東去頻回首山花侶我邀

殘雪　楊循吉

殘雪經時久常聞簷溜聲謂晴揩又濕疑雨日還明地背融偏後
宵寒凍復成不妨留莫泮借爾照書楹

旦公往寶積寺

古廟石湖邊為僧今幾年開堂小游戲出世大因縁生死一夢耳
江山常熾然遥知末句子不肯向人傳

送春　朱浣

年換朱顔去春抛綠酒歸孤身類蓬轉老眼看花飛愁裏成新詠
閒中簡舊非丁寧初夏雨好長故山薇

水南絳帳　魏時敏

故老傳經日諸生立雪時餅看人送酒門響客催詩白髮經秋短
青燈坐夜遲河汾有遺稿讀罷一興思

在武昌作　徐禎卿

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卧武昌城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南征

虎丘退居集友人　蔡羽

檻外斜吳苑林間促羽觴池花搖暑淨泉韻雜松涼念別經時久重來笑容忙小吳軒裏月臨發戀清光

早春繁臺　李夢陽

泯泯春猶早行行賞不違柳黃沙際見草色雪中歸積水生雲氣孤城下夕暉誰禁臺寺望北雁又將飛

次陽邏堡　程誥

征騎晚駸駸陂湖驛路侵見山思隱計投館浔歸心市近春風軟江遥暮雨深提壺問邨酒誰惜解囊金

過李氏莊　鄭作

沙徑縈村入柴門面水開園林君自浔鞍馬我能來白鷺窺魚立黃鶯觸燕回日斜猶不去相與坐莓苔

九日同馬君卿任宏器登高　何景明

歲歲重陽節開時不在家那知今日酒纔對故園花野靜雲依樹天寒雁聚沙登臨無限意何處望京華

重游蕭氏園　薛蕙

別去真如昨重游換物華粉滋曾倚竹紅淺舊看花沙暖縈林曲山蘺逐水斜城南咫尺路未覺往來賒

西湖　孫一元

十里山如拭西湖背郭流僧歸虹外雨雲抱水邊樓春事多進醉歌聲半是愁獨憐垂釣者吾欲共滄洲

哭張士孚　鄭善夫

同舍今何在斯人天下無感時看諫草何日奠生芻社鼠私相慶衣冠勢益孤空餘青史上遺稿載名儒

溪行呈元之族祖　汪本

雨濯山光潤風吹溪響清有懷成遠詠無伴越幽行野樹不知世沙鷗寧近名歸來卧松石新月西林生

王昭君　蔣山卿

拭淚新裝束朝來殿裏辭何堪辭故國却是見憐時漢將臨關少胡笳出塞遲琵琶寫哀怨悽切轉添悲

宋玉　楊慎

文藻三閭並幽懷九辯知雲為巫峽賦雪作郢中詞茅屋還遺址蘭臺異昔時鴻裁誰獵艷空自拾江蘺

病中送人入陝　韓邦靖

渭水潼關北吾親舍在茲君行須此路我往未知期但報平安日休言疾病時丈夫憐少子恐遣鬢成絲

聞雁

嗈雁蕭蕭下寒燈故故明角聲傳細雨雲色渡高城兄弟無書信乾坤有甲兵秋風歸未浔見爾不無情

芭蕉園　馬汝驥

聳道山樓直宮園水殿低碧荷春檻出紅藥晚階齊釣石蛟龍隱歌臺鳥雀啼翠華當日幸花木五雲迷

山居　李鳴鶴

石罅日初上春山風作晴偶隨黃犢出閑傍綠溪行幽鳥淡無語落花亂有聲迴看飛瀑下樹杪白雲生

虎丘寺看妓人走馬　　王穉登

駿馬龍駒種佳人燕子身馳驅下夕坂險絕太驚人血是啼間汗香為鬢裡塵解鞍慵不語游子替傷神

看梅過玄墓山中

人似梅花瘦舟如蘭葉長青山十畝白流水一春香種盜人難入開齊夜有光苔枝容我折野老不嗔狂

橋外花開日分明雪作園不將他樹雜未有一家無多處半青嶂香時過太湖濁醪元易得市遠亦須沽

紫陽庵丁真人祠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崖兼地破群象逐峯成一石一雲氣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處蛻骨不勝情

明文在卷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律詩

李東陽九首　張泰一首
王越一首　魏觀四首
宋濂一首　王褘二首
張以寧二首　宋訥四首
張羽四首　劉崧三首
徐賁一首　朱夢炎一首
蘇伯衡一首　趙汸一首
梁寅二首　王行二首
謝應芳二首　楊基十二首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徐州　訂

律詩

元日早朝　李東陽

九門深掩禁城春香霧籠街不動塵玉帳寒更傳虎衛彤樓曉色聽雞人簾前樂應紅燈起階下班隨綵仗陳朝散東華看霽日午煙晴市一時新

郊祀喜晴有述

碧消煙盡露華凝目極瑤臺第九層清珮緩隨馳道月絳籠高應午門燈風傳廣樂聲初下天近燔柴氣已升人意可占神意悅萬年靈祚永堪膺

十八日聽傳臚有作

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十九日恩榮宴席上作

隊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晝下尚書履風日晴宜進士巾圖撤漢科三日戰苑看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將頭白猶是當年獻策身

九峯書屋和曹時和韻

江上草亭新卜築已聞揚子著書成每逢社日聊隨俗久住青山却有情霜入晚松經歲老雨繁春笋過鄰生小堂若許臨江閣杖履無煩疋馬迎

春興

六年書詔掌泥封紫閣春深近九重階日煙思吟芍藥水風香憶種芙蓉登臺未買千金駿補衮難成五色龍身病益愁愁轉病老来歸思十分濃

予素不善飲文明詩来有西涯爛醉欲人扶之句且以二尊見恵步韻荅之

夢斷髙陽舊酒徒坐驚神語落虛無若教對飲應差勝縱使微醺不用扶往事分明成一笑遠情珎重得雙壺次公亦是醒狂客幸未粗豪比灌夫

少保商先生壽七十

白頭歸老荷君恩一代勲名衆所尊自古年華稀七袠本朝科甲重三元海中仙子長生籙洛下先生獨樂園恠見台光暎東壁郎官又侍紫微垣

笑商懋衡侍講

科甲文章有父風詞林接武更誰同講經春殿爐煙煗校藝秋闈燭影紅門閥並髙緣有弟頭顱未白早稱翁生平五十還非天不道人間是夢中

和武季文早春游宴　張泰

日滿寒塘冰漸開細泉聲裏覺春来物華天與新雙眼酒量吾應長一杯野色放青田凍草暗香凝雪上晴梅病軀方藉風光慰敢問朝簪染素埃

自詠　王越

目歎儒官拜將官談兵容易司兵難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地寒璚為胡笳吹作雪心經烽火煉成丹朝廷公道明如日俯仰無慙處處安

早朝奉天殿　魏觀

旭日曈曈啓奉天百寮雲萃武樓前青松綴玉傳甘露紫笋浮花瀹醴泉多士聽宣魚貫入諸侯分直鴈行聯白頭謬忝儒紳後大本先容赴講筵

大本堂

六齋帝子聯龍衮三島神仙列鴈行繡轂青鸞金羽蓋錦韉白馬紫遊韁御溝細柳雲生暎禁籞飛花雨送涼鄭國書聞能一一玉爐清晝爲分香

鄭國公常茂等授經大本堂

鄭國勲侯弟子羣儲闈時得奉殷勤宮花細浥研朱露禁柳微濺洒墨雲御氣日從雙闕望書聲時徹九重聞楚王可是推仁愛臨帖常容半席分

舊大本堂

玉署儲書紫禁東宛然麟鳳穆清風雲開奎璧天光合日射蓬萊御氣通炬炳蓮花歸學士燈然藜杖致仙翁詹吴宋樂皆時彦謬述承恩晝夜同

送編脩張仲藻還家畢姻　宋濂

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次韻答上清道士　王褘

山中一別五經春近得詩篇意度新文字須為方外友神仙元是世間人洞雲玄廟司丹室壇月青鸞禮玉宸坐對匡廬秋色好欲

悵寄遠苦無因

桐廬舟中

瀟洒溪山夢此邪輊風細雨過桐江川迴幾訝舩無路林缺時看屋有窓野果青芭垂箇箇水禽白羽去雙雙到家會值重陽節新釀郗酷正滿缸

長蘆渡江往金陵　張以寧

春日三竿上翠屏曉風五兩下蘆汀水兼天去無邊白山過江來不斷青沙嘴潮迴平雁跡海門雨至帶龍腥昇平不復後庭曲睡起漁歌爛熳聽

喜丁仲容徵君至

題詩苦憶城南郭喜見歸来鶴姓丁雙鬢野風吹汝白一燈江雨向人青志士長嗟靈壽杖史官獨失少微星瓊花照眼春無賴明日酌君雙玉瓶

用韻答趙樸山見和　宋訥

半年學稼入田中時訪郗西鶴髮翁草徑暝煙晨放犢蓬窓秋雨夜聞鴻瓜香果熟園林趣酒濁雞肥里社風野鳥不知興廢事爭枝擇樹滿林同

故里初歸整頓中草堂欲學浣花翁芳尊酒熟濃浮蟻老眼詩成遠送鴻晚節半籬黃菊露秋聲一榻碧梧風于今只有樵山在蓀景何妨事事同

霍元方辭訓導之職来歸東崖故君再用前韻賀之

舊隱高崖曲澗中癡飢歸作採芝翁無人徑造依亭竹有子書追戲海鴻門外小舩漁笛月籬東矮屋酒樓風先生襟韻知何似秋菊春蘭臭味同

歸来即事再用前韻寄霍東崖

田園兵後草萊中未要忘機論海翁茅屋四隣羅鳥雀燕詞一紙託鱗鴻鶯棄雞豢家家事燕麥兔葵處處風何日相期歸舊隱於邊林下着參同

仲春遊望　張羽

春来結伴共閒行此日山川色更明望裏樓臺多見柳靜中阡陌但聞鶯江蘺色帶王孫恨蜀魄吟傷帝子情莫道韶華鎮長在落花看已滿東城

川上暮歸

此地頻經畫舫過暮歸原不畏風波煙中漁網懸楊柳浦口舩燈照芰荷歸鳥去邊行客少夕陽盡處亂山多此時詩思渾無賴聽得前溪子夜歌

行樂過西崦

白日都消筆硯間偶因行樂到松關秋聲不盡蕭蕭葉夕景無多淡淡山蛩響寒齋僧自定苔荒深院客常閒已知身世俱成幻莫歎西風鬢易斑

寄王止仲高季迪

祇恨孤城未解圍圍開番遣別相知夕陽江上匆匆酒細雨燈前草草詩有夢直從花落後無書空過雁来時郭西古寺題名處今日重遊却共誰

訪王子讓大村幽居借書戲題壁間　劉崧

郗前流水宛如環郗後荒城隱可攀當戶雨苔雙石峻隔江煙柳數峯閒杖藜麥隴秋霜後尊酒茅堂夕照閒閒有古書人少見柴門客去又長關

送蓮社陸道師歸鏡湖

一錫横飛下鏡湖頭顱老去世緣疎庭栽竹少堪容鶴池種蓮多不礙魚満室香雲経盡後半窓明月定回初陶潛懶入東林社在在青山可結廬

寄萊州太守趙圭玉

憶在兵曹三四年君留東署我西偏檢書清夜然官燭沽酒常時數俸錢借馬獨行緣送客聞雞相喚亦朝天論交亦有胡兼許此日天涯各惘然

次高二季廸留別韻　徐賁

柴門郊徑帶溪橋来往因君豈憚遥淺水不波仍漾漾踈林無雨自蕭蕭檣留夕照人将別江作新寒酒易消明日秋風重悵望還将離思託歸潮

寫韻軒　朱夢炎

掌籍江河誤泄飢幾年謫降學書癡晴窓滴露花揺席午夜揮毫月滿帷綰得春風留影帶畫殘秋水照蛾眉從今了却人間事一曲鸞簫跨鳳吹

擬唐宫詞　蘇伯衡

紫禁迢迢宫漏鳴夜深無語獨含情春風鸞鏡愁中影明月羊車夢裡聲塵暗玉階綦跡斷香飄金屋篆煙清貞心一任蛾眉妬買賦何須問長卿

唐伯庸以詩謝作讀書林記次韻答之　趙汸

纏居原不見紛華矮屋踈籬只一家雪後松筠初換葉春深桃李自開花讀殘青竹無人到剪罷黄庭已日斜此道已来成寂莫似君端合向人誇

次韻酬黎以徳　梁寅

銀河耕界樹參天為憶幽人思渺然夾市塵灑迂竹徑千橋煙雨傍溪船明燈散帙栖鴉後倚杖看山去鳥邊但得文章攀屈宋何須重賦遠遊篇

都下将歸宿石城門外和李仲淵晚過上林之作

韋曲風光尺五天驕驄嘶過酒楼前龍輿陌路踈踈雨鳳闕孤稜淡淡煙上相彩旗歸柳外王孫金彈落花邊臨流有客題佳句不羨春風歌舞筵

次韻高季廸見寄　王行

廿載誰詢獨處情翛然江郭養餘清老顏照水同梅瘦短鬢臨風並雪明寒雁聯行輕落渚晚鴉結隊遠歸城匆匆歳莫相思切又辱沙塘折簡行

題雲林畫

每看新圖憶舊遊遠情閒景共悠悠亂鴻沙渚煙中夕黄葉江郊雨外秋亂後得安翻詩夢醉来因感却生愁那能便結滄洲伴垂向煙波覔釣舟

問訊　謝應芳

洪武初聞顧仲瑛以名役入城嬰疾而歸尋苦勿藥作此

聞道龐公近入城還家風雨過清明催租人去詩仍好市藥童歸病已輕尚喜竹林青筍出不嫌花徑紫苔生路遥繾侶傳安信倂問姑遲數日程

夜坐

披衣散髮坐南榮漏點遲遲欲二更風約洛萍雲影澹月栖徑竹露華明石床涼意浮珎簟寶鼎沉煙噴玉莖世慮不關心似洗此

身祇覺在蓬瀛

春日雜詠　　楊基

陋巷荒蕪野趣濃小溪春水恰舩通無邊草色猶春雨有幾梅花更晚風文體敢期盧駱並交情誰許范張同欲將浪跡隨鷗鳥錯比溪南是瀼東

新柳

濃如煙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顰頷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梢頭覺夜深惆悵吳宮千萬樹亂鴉啼雨正沉沉

春草

嫩綠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裙紅平川十里人歸晚無

數牛羊一笛風

春日白門寫懷

淂歸雖喜未忘悲夢裡愁驚在別離尚短柳如新折後已殘梅似半開時江雷殷夜蟲蛇早山雨宗朝蛺蝶遲製取烏紗籠白髮免教春色笑人衰

梅花

落莫香魂繞舊宮詎知色相本來空笛聲黃鶴高樓上詩句孤山小店中曉樹煙霜千萬點晚籬松竹兩三叢相思只尺憑誰寄目斷天南字字鴻

寄諸葛同知彥飛

白髮慵杯步屧遲老於田野寂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為僧移而今此樂同誰說只有鄉人馬遠知

省垣對雨有懷方員外

煮得新醅灩灩紅省垣誰與晚尊同人當輕別情偏惡詩到無聊語更工江浦荷花雙鷺雨驛亭楊柳一蟬風諭文若到虞楊地應對清江憶范公

丹次郃白有懷徐劣文

文章小技恥雕蟲也逐羣才赴洛中多病不宜秋色裏相思只在暮江東雞豚籬落茅茨雨鳧鴨陂塘菡萏風欲買一尊澆寂莫傷心不與故人同

春日山西寄王允原知司

十里煙光濕翠苔二分春色到花朝無人快擊華奴鼓有伴同吹弄玉簫遍地錦園歌處席滿身珠翠舞時腰莫嗔老子疎狂甚曾

醉揚州廿四橋

一莖白髮已堪嗟況是東風兩鬢華醉裏誤將裘作紙老來羞以帽簪花疎狂不識眉雙結敏捷曾經手八叉閒喜日長公館靜自分新火試新茶

無題和李義山

繞向瑤臺覓舊蹤曙鴉啼斷景陽鐘薄施朱粉粧偏媚倒插花枝態更濃立近晚風迷蛺蝶坐臨秋水亂芙容多情莫恨蓬山遠只隔珠簾抵萬重

浦口逢春憶禁苑舊游

春冰消盡草生齊細雨香融紫陌泥花裏小樓雙燕入柳邊深巷一鶯啼坐臨南浦彈流水步逐東風唱大堤還憶當年看花伴錦衣騘馬玉門西

春江花月夜　吴世忠

翠華迷幸駐離宮錦纜龍舟萬乘東銀甕香浮仙醴緑金堤花簇
御遊紅透迤簫鼓来天上滉漾旌旗在月中回首可憐春殿隔如
花宮女泣東風

泊瓜洲渡　吴浩

淮煙漠漠夕陽収楚樹昏昏羁客舟風度鐘聲来北固帆将燈影
過揚州雲消碧海天無際波撼金山地欲浮獨恨壯遊非昔日滿
江風露夜如秋

錢塘築城過西湖述懷　易恒

人間秋色易蕭條湖上風光更寂寥龍井陰時應有劔鳳臺空後
不聞簫脩眉愁澹初三月畫舫歌殘第六橋坐看两峯千古迹蓬
萊幾見海塵漂

述懷

雁信無憑蝶夢訛寥寥空望遠人過家如明月圓時少腸似遊絲
斷處多垂白不禁青鏡在落紅其奈緑陰何百年歲月今如許誰
遣流光逐逝波

江館　張遘

黄葉孤村逕路遥時来幽客伴蕭條一簾秋影雲生樹滿屋江聲
雨送潮衲子說因徵往世鄰翁觸事話前朝此鄉惡得離喧雜自
分從漁更學樵

喜晴

風生柳港雨晴初塵埃何曾識我廬燕傍落紅沾几席日移嫩緑
上琴書傷春未許尊無醁留客尤憐饌有魚自覺歸田便野性不
妨竟日帶經鋤

雪中崇之送麻姑一尊謝以前韻　謝遷

醒眼寒窓對白虛馬軍来値卧瓶初呼童旋覔團臍蟹謀婦方烹
巨口魚蕉葉淺斟能稍稍梅花欲放正疎疎心交久矣醇醪醉豈
必盱泉味有餘

食梅

夏木陰陰雨氣寒半黄肥顆摘林端酸輸赤子先捹軟眉為蒼生
故自攢調劑功徵懸玉鉉賜沾恩重憶金盤一株留取當階樹贏
得花時索笑看

勸駕述懷次東所韻　林俊

霜前黄葉滿青山瘦竹疎花共晩閒老去筋骸翻自念日来雲水
信相關經心楊柳三眠外作意棋枰一着間好是内庵萬獨割凍
梨憨啟故時顏

落花　周用

幾日繁花亦有姿便教飛盡只空枝明年有約休孤我昨夜無風
欲怨誰蜂慰苦心甘辦蜜蠶羞衰鬢薄縈絲鶴林縱謂猶堪賞携
酒明朝已怕遲
嫩白欺紅恨已多新詞莫遣雪兒歌數株欲借群芳後三月猶看
幾日過錦席剩香留一瓣銀屏深影處雙蛾離魂轉覺難憑藉盡
日風吹無奈何

謾興　劉玉

縛茅為屋倚山椒名姓人傳太古樵白石旋炊雲出甑清泉夜釀
月盈瓢釣魚懶過雙溪堰驅犢時臨獨木橋寄謝長官休物色多
年洗耳向唐堯

元旦試筆　陳獻章

六載虛勞供奉恩白頭吾亦兩朝臣問關擊壤今弘治隨姍編年又戊申日色小薰穠李晝風光欲醉亂鶯春廬陵此景誰分付也到江門不屬人

用雨和杜韻　王守仁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誰憐菊尚存却憶故園畊釣處短蓑長笛下江邨

別希顏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為尋洞裡幽栖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滕山忠定祠次施充和韻　邵寶

特懷千古了難償太息群陰剝一陽鳴鳳未聞聲徵角戰龍曾見血玄黃薄茅藉處非無地老樹陰中合有堂風雨夫城三十里滿山簫鼓為誰忙

送朱工部請告歸上虞　顧清

記得逢君在樂平新涼庭院碧梧清周官六典曾司冦禹貢三江又水衡澤國煙波吟裡興雲林風日病餘情西興渡口猶回首閒道秋潮昨夜生

以燈圓餉陸大僕

三五新正憶故園屑雲糜玉鬪春盤小奴解作江南意遠客都忘歲莫寒梅欲開圓忙着子雪如爭巧故成團玉厓太僕真清吏莫認明珠按劒看

南郊約庵雨中過訪喜新街成飲平胃散酒別後賦此寄之

白雲本是青雲侶今雨依然舊雨人輿力競誇新路穩酒奴還說近方醇紛紛且置人間事蜹蜹誰全物外身畢竟浮生幾緉屐欲將恭華寄遊塵

莫春書事　曾鐸

書籤飛裊近藜床睡起虛齋日正長蚪池塘古文字倉庚庭院沸笙簧林陰坐久衣裾潤花逕行多屐齒香病淂賜骸耽勝事擬將芹曝報吾皇

涯翁母一品太夫人壽

龍門佳氣曉如虹不與人間說悅同天上馳封元一品滕前稱濟是三公玉桃歲久丹為顆瑤草春長翠作蒙侍從諸孫歸較晚北堂燈燭夜筵紅

九日園亭用杜牧之韻

揮輪題糕手欲飛菊邊香霧正霏微誰從今日仍辭醉不道常年苦憶歸短屐未妨逢細雨殘尊還可待斜暉官貪猶勝陶彭澤罷淂東籬有白衣

新治小軒成　楊循吉

費將心力治齋居細竹移來葉尚疎雪白牆先鋪榻眼鴉青布色添簾裾規模別出經營外景物新呈晦浸餘縣鐸正防童稚污粉墻還待友朋書今宵總是題詩起此席方為識客初前郭後郵無曠地相過莫恠不寬舒

明文在卷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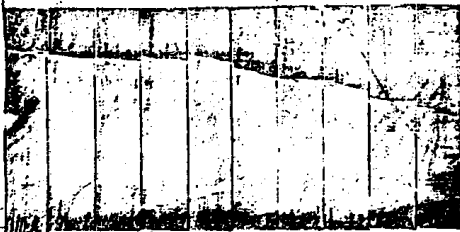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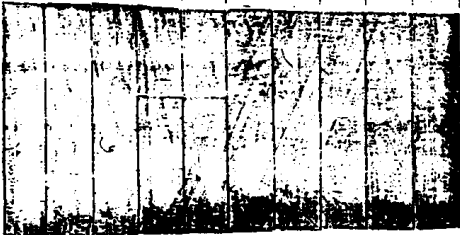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三

律詩

朱右九首　袁凱三首
劉基八首　揭軌二首
高遜志一首　韓奕六首
郁亨貞二首　劉仔肩一首
藍仁一首　陶奎一首
貝翺二首　王翰四首
林弼一首　練高二首
張紳二首　戈鎬一首
甘瑾三首　高啓二十首
林鴻五首　浦源一首
袁華四首　孫蕡二首
王佐一首　郭翼一首

常熟 薛熙 纂
武進 蔣鑨 訂

律詩

憶鄉中諸故友　朱右

東蘺溪頭蟹渚陰故鄉幾度憶同襟詩聯石鼎秋燈冷韭剪春園夜雨深白髮每馳張長夢青山慵鼓伯牙琴客床寥落情無賴月滿空梁强自吟

白燕　袁凱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

横溪寓所

高林深竹氣冥冥野色波光更滿汀草閣雨晴鳴翡翠花畦風煖入蜻蜓書成已與山公絕賦就惟教阿買聽猶未忘情是杯酒尚煩隣里致盆瓶

登甪溪閣

秋深時節雨霏霏獨坐江樓看雁飛煙火數家山郭晚蓬檣幾處野航歸謀生計畫人皆笑投老鄉關事已非聞道淮南漸易將江湖此日亦沾衣

即事　劉基

春半餘寒似暮秋掩門高坐日悠悠樹頭獨立知風鵲屋角雙鳴喚雨鳩芳意自隨流水逝華年不為老人留浮花浪蘂休相笑自古英雄總一漚

水西寺東樓曉起聞鶯

日上高城𨒪影齊風軒臨水看鶯啼初來木杪鳴相應稍入花間聽却迷芳草自深句踐國行人猶隔楽兒溪思家每恨無輕翼可對鸎花不慘悽

普濟寺遣懷

江上西風一葉黃莎雞絡緯滿叢篁物華飛興看都好時序逢愁速不妨露下星河光瀲灧月明巖谷氣清涼願聞四海銷兵甲早種梧桐待鳳皇

感興

病骨愁寒憶見春及觀春色却愁人轉添細草當門徑不惜穠華委路塵去國杜鵑紅淚盡傷時庾信白頭新風波滿地鷗鳥相逝對魚能一身

病足戲呈石末公

旻天容我作支離病瘧纔除足跣羸跬步不妨猶似鼈蹣行那得更憐躄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取麗市夫遲蹇叟於今知匪禍周雖從此免為犧

次韻和石末公紅樹詩

岸柳江蒲總戚施柏林辛苦櫂金支虞人詫見炎官傘候騎訛傳漢將旗照水熒煌空街貌因風飄落竟從誰應漸老木生暘谷長駐踆烏燭崦嵫

次韻和石末公秋日感懷見寄

郊原如赭已無秋況復干戈未肯休肉食不知田野事布衣深為廟廊[illegible]倫落悲芻狗魄倘倭遲想木牛禮樂將軍今却彀射狼[illegible]

遣興

江上潮来風捲沙城頭畢逋鳥尾訛燕泥半濕昨夜雨蛛網忽黏何處花孤坐日月自閒暇出門岐路空交加湯將白髮對芳草门送去鴻天一涯

晚歸　揭軌

苑外金波映水天歸驄蹀躞暮江邊鳳皇臺閣初含雨燕子人家又禁煙詩寫桃花歌扇裏酒携楊柳舞樓前請看秋雨臙脂井好醉春風玳瑁筵

宴南市樓

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奐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禁絕代無

贈章安甫老人　高遜志

籃輿迢遞出郊坰野服翩然鶴髮星柱史不辭周問禮伏生須為漢傳經汀洲水落蒹葭老澤國霜寒橘柚青自咲隱淪緣底事時危蹤跡一浮萍

湖州道中　韓奕

百里溪流見底清苕花蘋葉雨新晴南潯賈客舟中市西塞人家水上畊岸轉青山紅樹近湖揺碧浪白鷗明櫂歌誰唱彎彎月仿佛吳儂子夜聲

竹爐

綠玉裁成偃月形偏宜煮雪向巖扃虛心未許如灰死古色人看是汗青偶免樵柯供土銼尚疑清籟和陶瓶達人曾擬同天地上有秋蟲為篆銘

南金錢先生應庚莫春過溪上早秋成四韻奉寄　鄒亨貞

桃花浪裏泊扁舟草草相逢恨莫留一自春風来折簡幾番夜月獨登樓壓踪偃蹇長懷舊逢驥蕭疎又見秋為報故人安好在身閒不負遠公遊

浉濱見荷花

每愛西湖六月涼水花風動畫船香碧筒行酒從容醉紅錦游帷次第張月殿承恩露沆瀣星槎流影下陂塘江南秋冷紅衣落雖立西風舊恨長

荊南江晚眺有感　劉仔肩

沙頭舜舜晚維舟詞客重来感舊游江上夕陽諸葛廟雨中芳草仲宣樓天連鄧水来春色雲暗襄陵起莫愁回首可憐梁甫意一官牢落向南州

九日西莊懷弟　藍仁

衰年無力遠登臨短杖扶持叩竹扃雨過林間雙澗碧雲消天際一峯青黃花舜莫憎詩瘦白髮淒涼畏酒醒心把茱萸思骨肉雁聲孤起夕陽汀

送徐千戶之甘州　陶奎

春寒初試越羅袍不惜千金買寶刀馬援橐中無薏苡張騫槎上有葡萄崑崙西去黃河遠函谷東来紫氣高何事相逢又相別隴雲邊月夜勞勞

閒居　貝翱

閒居不是為逃名野性從来少宦情況有林塘供咲詠且無冠蓋費逢迎夕陽山好樓中見春水船高樹杪行何處飛来如雪鳥胡

親相近不相驚

吳門會故人樓文淵

憶曾相識自兒童二載雲間筆硯同深院鈔書桐葉雨曲闌聯句藕花風當時壯氣淩諸子今日衰顏對兩翁高卧田園真自樂宦游愧我尚西東

次韻峨眉山　王翰

露作衣裳雲作屏玻璃萬頃着娉婷望夫石上偏多雨織女河邊欲殞星螮蝀夏涼收淺絳蟾蜍秋冷抹長青可憐天際微顰處六國興亡一夢醒

和黃體方伴讀新蟬韻

滿地殘花過雨天槐陰庭院響新蟬輕敲金奏當窗外間撥銀箏向枕邊曉露吸殘青草岸晚風吹出綠楊煙家山深處林亭好曾被繁聲聒醉眠

秋信

寒來消息是誰傳金井梧桐一葉先殘暑已消團扇底新涼繞到短檠前悶愁多在蛩聲裏寄遠常從雁影邊流浪浮生渾不覺知幾林外有鳴蟬

夜月吹簫圖

梧桐月轉欲栖鴉閑弄參差隔紫霞彩鳳暗隨長樂樹金鸎偷語上林花閒粧涼露霑釵玉簇仗香雲繞扇紗吹到涼州移別調君王親為按紅牙

題秦皇廟　林弼

往事悠悠逐海波荒祠寂寂寄巖阿三神山下仙舟遠萬里城邊戰骨多東魯尚存周禮樂西秦空壯漢山河早知一世能移祚性

石書功不用磨

游冶城山　練高

瑤草秋深石磴長半空嵐氣濕衣裳江山佳處一亭古風雨來時四座涼陰洞水腥龍蛻骨仙巖雲煖鶴生香道人好護新松樹長見清陰覆御床

送人赴安慶幕僚

舒州城在大江邊我昔過之曾繫船年豐米穀上街賤日落魚蝦入市鮮山起正當官署北[illegible]到驛樓前知君此去紅蓮幕民訟無多但晝眠

送張潛赴之柳州　張紳

潯水環城擁翠來柳陰府署倚雲開唐祠侑食歌丹荔漢柱銘功篆綠苔日落雷塘龍霧合虹銷桂嶺颶風回南行無雁音書少別思綿綿不易裁

送雲南教授劉浚畊

見說思陵過五溪熱雲蒸草瘴天低星聯南極窮朱鳥山抱中流界碧雞首蓿照盤官況冷芭蕉夾道驛程迷魏魏堯德元無外未必文風阻遠黎

來鶴詩贈周玄初　戈鎬

香案靈文一篆通翩翩雲鶴下天風初辭蓬島離珠樹又掠銀河過蕊宮六翮舞隨清磬響九皋鳴斷碧雲空欲歸南嶽夫人召回首仙臺夜月中

遊龍虎山　甘瑾

流水灣迴路百盤化人樓閣倚清寒枕中鴻寶長生籙屋外玄都太古壇金鼎有丹先試犬玉簫無曲不吹鸞麻姑未老秋霜鬢幾

見扶桑海水乾

春日登高有懷

風景蒼茫大野陰懷鄉倦客此登臨十年魚雁將家遠三月鶯花濺淚深天落湖山雲水散地連閩粵瘴煙侵躬耕却憶窮廬叟梁甫栖栖日莫吟

雨中書懷

南窓坐掩讀殘書落盡梨花雨點踈短夢𠃧因中酒後輕寒已過禁煙餘芹香隨几初歸燕泉脉通池欲上魚搔首故人懷別久欲憑尺素問何如

次韻西園公咏梅二首　高啓

如何天與出塵姿不得芳名入楚辭春後春前曾獨採江南江北每相思微雲淡月迷千樹流水空山見一枝擬折贈君供寂莫東

風無那欲殘時

雪中無伴只孤芳倚竹元非翠袖粧馬上忽逢臨水驛鶴邊遙見向山房春愁寂莫天應老夜色朦朧月亦香此地一尊聊自戀揚州回首已淒涼

漫成

巳分棲遲不自疑江邊林下儘幽期病惟好懶寧須藥心未忘機偶對碁閑舘雨聲花落夜深塘草色燕飛時春来頗喜囊中富添得新成幾首詩

送梅侯赴錢塘

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條鹽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銷重見花開非舊賞初開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醒酒江亭看晚潮

齊雲樓

境臨煙樹萬家迷勢壓樓臺衆寺低斗柄正垂高棟北山形都環曲闌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載猶傳醉守題劫火重經化平地野烏飛上女垣啼

靈巖寺

閒上香臺望下方滄郎樵塢盡蒼蒼傾城人遠苔生徑歸寺僧稀葉滿廊雲散池邊留塔影雨来閣外失湖光廢興皆幻何須問獨自吟詩送夕陽

送鄭都司赴大將軍行營

上公承詔出蓬萊立馬風煙萬里開賜履已分無棣遠彈戈還見有苗来牙前部曲多收績幙下賓僚更倚才後夜軍門知子到郎星應是近三台

送朱謝二博士進賀冬至表赴京師聽宣諭畢還吴

驛騎雙馳捧綠章都門逢舊喜洋洋小儒方幸瞻天近遠使初来賀日長仗下丹墀晴雪盡朝回紫陌曉塵香承宣歸去難留駐乞報平安到故鄉

歸吴至楓橋

遙看城郭尚疑非不見青山舊塔微官秩加身應謬得鄉音到耳是真歸夕陽寺掩啼烏在秋水橋空乳鴨飛寄語里閭休復羨錦衣今已作荷衣

送徐山人還蜀山兼寄張静居

我因解紱遠辭京君為脩琴暫入城偶爾相逢春酒熟飄然忽去莫煙生山頭學嘯猶聞響世上留詩不寫名西磵頗詢張静者年来注易幾爻成

寄題内弟周思敬野人居

野人何處是幽棲閒在天隨舊宅西半屋圖書春落蘂一郵花柳晝鳴雞分泉自汲烹茶水待雨惟畊種藥畦日暮扁舟欲相訪恐驚鷗鳥過前溪

送何記室遊湖州

暮雨關城獨去遲少年心事緫相知故人當路輕貧賤伴客逢秋悪别離疎柳一槙江上酒亂山孤棹道中詩水嬉散後湖亭廢此去煩君弔牧之

梅花

瓊姿只合在瑶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踈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

縹緲相逢半是仙平生水竹有深緣將踈尚寄微經雨似暗還明遠在煙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秦人若解當時種不引漁郎入洞天

翠羽驚飛别樹頭冷香狼籍倩誰收騎驢客醉風吹帽放鶴人歸雪滿舟澹月微雲皆是夢空山流水獨成愁幾看孤影低回處只道花神夜出遊

淡淡霜華濕粉痕誰施綃帳護香温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挂月邨飛去只憂雲作伴銷来肯信玉為魂一尊欲訪羅浮客落葉空山正掩門

雲霧為屏雪作宫塵埃無路可能通春風未動枝先覺夜月初来樹欲空翠袖佳人依竹下白衣宰相住山中寂寥此地君休怨回首名園盡棘叢

斷魂只有月明知無限春愁在一枝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歌殘别院燒燈夜妝罷深宫覽鏡時舊夢已隨流水遠山窓聊復伴題詩

雨中寄劉沈二别駕

漠漠春寒水繞城誰家可作看花行一杯不得三人共二月都能幾日晴夢逐鷺聲風外斷愁兼草色雨中生畫船載妓南湖上不似年時放浪情

遊靈巖值雨

深殿幽廊映竹開鳥聲忽斷雨聲催蘚生偏上題詩辟花落還臨說法臺林下聞鐘諸客散磵邊汲水一僧来晚晴更好看山色西閣憑闌獨未迴

春日遊東苑應制　林鴻

長樂鐘鳴玉殿開千官步輦出蓬萊已教旭日催龍馭更借春流泛羽杯堤柳欲眠鶯唤起宫花乍落鳥啣来宸遊好續簫韶奏京國於今有鳳臺

題中天樓觀圖

海上仙山接混茫仙居遠在白雲鄉樓當太乙星辰近樹拂勾陳雨露香絳節馭風来阿母玉簫吹月醉周王可憐八駿歸来晚蕭颯蛾眉兩鬢霜

九日登絓月蘭若憶鄭二宣

微霜初下越王城衰病逢秋也自輕九日登臨多縱醉百年感慨獨鍾情斷蟬野寺黄花晚遠樹江天白雁晴却憶浮丘炎海上嬾題詩句寄同聲

寄周一秀才玄兼呈陳八處士炫

薛老峯前夜詠詩若為離別思淒其忝於詞客慚前輩久約林僧恐後期澤國未霜楓落早山城上月鳥歸遲自慙淡薄非徐穉頼有陳蕃是故知

秋夜浦舍人見宿園亭分得天字

南宮飲散動經年此會羈魂各黯然霄漢故人誰更在江潭逐客自堪憐疎燈細雨開秋宴落葉驚風攪夜眠歸去晉陵成遠別好憑陽雁望南天

送人之荊門　　浦　源

長江風颺布帆輕西入荊門感客情三國已亡遺舊壘幾家猶在住荒城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君過棋亭多買醉不須弔古湯題名

送賈文學入京

春城送別已斜陽花發官亭酒正香遠騎青山江上路新鶯細柳禁中墻疎星北闕趨朝早澹月南宮聽漏長誰謂賈生年最少獨能陳策輔君王

寄楊先歸穎上

荒城此日共悽然我欲南征子北遷秋雨黃蘆思穎水夕陽紅稻憶吳田蕭條客舍蟲聲裏迢遞鄉書雁影邊安得重逢一携手別離同話酒尊前

無題擬李商隱　　袁　華

玉樹參差障羽幢舊愁如水湧春江葳蕤鏁合收銀鑰窈窕樓空閉綺窗瓣鳳揷釵終作對舞鸞窺鏡始成雙繡屏倚看紅豆滿眼相思意未降

環珮珊珊下漢皐瑤樓風度鬱輪袍琴心寄調傳孫廣華意留情屬小桃金粟柱移箏上雁玉蓮杯舉掌中醪乘鸞一去無消息腸断神仙夢弊勞

燕語銅樓淵景移鏡臺香冷玉蟠螭書傳王母三青鳥針度天孫五綵絲江浦見蓮須覓藕石枰尋子未圍棋獨憐鸚武知人意故傷銀箏索荔枝

裙曳湘羅動麴塵雀叉小佩玉麒麟紫簫偷按雲中曲彩筆憐傳鏡裏真蝶粉膩花金作縷鳫沙田雪翠為茵若蘭錦字多華歷未減風流賦洛神

江上　　孫　蕡

江上青楓初着花客帆和月宿蒹葭平疇疎雨數千點臨水小邨三四家風起漁舩依釣石潮回雁陣認寒沙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華

贈鶴林周玄初尊師

物外逍遙月鼎翁先生早歲得相從榴皮畫壁成黃鶴竹葉書符化綠龍天女時鬪蒼水佩世人空拜蕊珠峯神遊倘遂煙霞約便解朝衣問赤松

午日呈鄭久誠叅政　　王　佐

百頃芙蓉罨畫舩賀家湖上水平天金盤送杲沈冰碗羅扇題詩散舞筵往事氛埃成遠夢佳辰風雨憶華年澗蒲九節根如玉服食於今笑學仙

城南草堂與傾仲瑛夜話　　郭　翼

花發草堂風雨春青燈剪韭話情親亂離隔世今何夕生死論交竟幾人城郭是非華表鶴蓬萊清淺海中塵三千賓客馮驩在莫怪悲歌撫劍頻

明文在卷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十四

律詩

沈周十二首　吳寛五首

王鏊二首　唐寅二首

祝允明二首　文徵明八首

劉英三首　徐禎卿一首

李夢陽一首　康海一首

王九思一首　黄省曾一首

李濂一首　孫一元一首

高瀔一首　朱應登一首

王韋一首　王嚚一首

張綖四首　楊慎一首

張含一首　黄衷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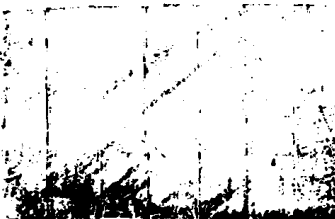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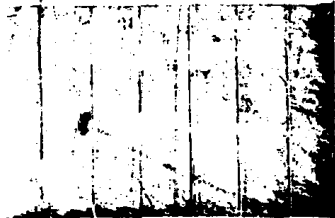
朱曰藩三首　金鑾一首

許穀一首　王穉登十四首

程本立一首　周[illegible]一首

顧璘五首　皇甫涍一首

律詩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王 譽昌 訂

睡起自遣　沈 周

檐前落葉擁高秋謀使人推隱者流背有微暄念天子手無湯剩瀆諸侯老知絲竹殊堪賴遠為兒孫未免憂身後算應憂未了且来拂壁畫丹丘

送門神

抱關戲領兩疲兵衆欲麾之我湯榮簡爾功名惟故紙傷誰門戶有長情戢悲雨迹銷殘畫蠹賴蟲絲戀絕纓莫向新郎訴恩怨明年今夜自分明

病中夜雨起坐

藥杯香灶與温存養病工夫要閉門布被擁寒書作枕紙窗催曙水臨軒楓生赧色因霜辱蕉負争心共雨喧物性人情靜觀得得来還欲費吾言

拂水巖

只有看山是勝緣青鞋布襪且輕便天收雨脚賒今日我趁花時遣老年絕餅雲扶將墮石谿崖風勒下奔泉此来不慣空歸去旋擣新篇揀竹鐫

秋暑夜坐

星河垂地夜闌珊坐久幽懷百事關畏老欲逃如鏡裏苦塵難脫限人間一亭多竹還妨月二水宜家又欠山世好茫茫誰是足徑餘心迹自高閒

生朝自遣

門前客到鶴先鳴洒掃茆堂作送迎座擧龍鍾先有我鄉尋儕輩更無兄明年七十將来壽今日三杯見在生一幅布巾藤作杖借誰林下畫閒行

詠錢

區區圜圓銅作胎能貧能富亦神哉有堪使鬼原非謬無任呼兄亦不来攬爾苞苴莫湯臭終然撲滿要遭椎寒儒也辦生涯地四壁春苔綠萬枚

落花

玉勒銀罌已倦游東飛西落使人愁急攙春去先辭樹嬾被風扶強上樓魚沫恩殘粘在蛛絲牽愛小紅留色香久在沉迷男懺悔誰能倩比丘

一園桃李只須臾白白朱朱徹樹無亭怯草玄加舊白窗嫌點易亂新朱無方點泊關狩子如此衰殘類老夫来歲重開還自好小篇聊復記榮枯

陣陣紛飛看不真霎時芳樹減精神黃金莫鑄長生蒂紅淚空啼短命春草上苟存流寓迹陌頭終化冶游塵大家准備明年酒慚愧重看是老人

似雨紛然落處晴飄紅泊紫莫聊生美人天遠無家別逐客春深盡挨行去是何因趁忙蜂問難為說假啼鶯悶思遣撥容酬枕短夢茫茫又不明

芳華別我漫匆匆已信難留留亦空萬物死生寧離土一場恩怨本同風株連曉樹成愁綠波及煙江有倖紅漠漠香魂無點斷數聲啼鳥夕陽中

悼沈攉樵畫史　吳寬

秣陵春色狄驅馳投老吳門白髮垂燈下解衣盤礴處山中持斧薾歌時一貧比憲原非病三絶如虔不數癡落日高堂開障子雲峯煙樹使人悲

題楊鐵厓墓銘後

泰定年間名進士會稽山下老徵君金陵不看三秋月玄圃長虛五色雲對客呼兒將鐵笛從人笑我醉紅裙風流盡付吳淞水還繞劉伶四尺墳

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

歲莫移家赴遠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勝游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次韵任太常致仕留別

此身真喜置吾廬尚有床頭一束書海口潮生知進退天心月到識盈虛已辭朝士還通訊欲就漁翁更卜居百里好山俱在眼只教童子導籃輿

謝頤良弼李世賢携酒過訪

初伏將臨日正長肩輿同約到茅堂遠林忽辱來公子小圃翻能致辟疆花下扶筇臨亂石藤陰移席避斜陽幽居無物相延款綠樹成行晚更涼

遵城懷古　王鏊

小榪瀰瀰空流水往事悠悠祇斷垣冠蓋六州皆石晉河山百戰又金源黍離不盡行人恨木葉空歸杜宇魂千古登臨成一慨幽燕今日是中原

送趙栗夫歸省吳江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着朝衣鄉人始識文章貴仕路休嫌宦肴稀寶帶楓邊舟汎汎白雲司裏樹依依路經震澤人應問太史周南胡不歸

湯興　唐寅

此生甘分老吳閶萬卷圖書一草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跏趺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一身顛領挂衣襟半壁藤床倚樹林赤日苦多休檢曆知音諒少莫偷琴平康驢背駝殘醉穀雨花闌費朗吟老向酒杯棊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

頤明府榮夫　祝允明

雞山燕市莫依依此日都拋入洛衣家近鬱林公舊隱門如彭澤令初歸空憐舊社惟君寄却笑無車訪我稀宋愛滄浪池水好幾時同坐一方磯

閑居秋日

遯暑因能韓閉關不須多把古賢攀弁拋杯勺方為懶少事篇章未礙閑風墮一庭鄰寺葉雲開半面隔城山浮生只說潛居易隱比求名事更艱

夏日飲以可池亭　文徵明

筆床書卷繞壺觴到此欣然百事忘自笑頻來非俗客只愁難却是清忙池塘聽雨煩心淨軒檻迎風醉面涼綠樹繞垣啼鳥寂更從何處覓江鄉

與次明宿崐山舟中

寒山突兀背孤城野寺荒蕪亂稅更別港潮生舟暗砌遠汀煙宝火微明雞聲風雨還家夢春水江湖對榻情避逅他鄉是知己此心端合向誰傾

予每至陳氏輒終日淹留廳事高明頗妨偃息以可為治小室於西偏問名於予為題曰假息庵其成也以詩落之

剪棘依垣小築居短檐横啓紙窓虛造門已慣非緣竹據案相忘況有書徐孺每勞懸木榻陶潛何必愛吾廬從今更不論賔主一半幽間已屬予

郭西閒泛

雨足新蒲長碧茅野塘十里抱郭斜青春語燕窺游舫白日流雲漾淺沙湖上脩眉遠山色風前薄面小桃花老翁負笈歸何處深樹雞鳴有隱家

月夜登閶門西虹橋

白霧湯空去渺然西虹橋上月初圓帶城燈火千家市極目帆檣萬里船人語不分塵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煙平生無限登臨興都落風欄露楯前

宿相城有懷石田先生

何處重占處士星草堂突兀夜燈明風流已與人都盡手澤空憐物有情依舊短墻圍野色那堪高樹起秋聲傷心未了生前約漁子沙頭一棹横

賦渇野亭秋興

斷雲狼籍近簾櫳天地蕭條四壁空盡日倚闌黃葉雨一番吹殘白蘋風年光擡首孤鴻外山色供愁落照中欲寄閑愁無那遠煙波江上採芙容

遊西苑

苑轉瀛洲帶㵐坡蝃蝀玉蝀駐銀河廣寒遥見空中樹太液微生雨後波雲擁紅粧千步障風吹璚蓋萬年柯太平見說宸遊簡妉道青青長薜蘿

上元十三夜　　劉英

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未合笙新放花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

十四夜

燈光漸比夜來饒入海臭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瑣闥煙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

十五夜

一派春深送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毬亂雲散魚鱗璧月圓逐陣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傷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

文華煙月　　徐禎卿

風霜獨臥閶中病時節偏催壁口蚍蘿下落英秋半簷燈前新夢繞雙華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會待此心銷減盡好持齋鉢禮毗耶

九日南陵送橙菊　　李夢陽

朱門羨菊采先芳玉圃新橙摘早霜傳送滿盤真開色分看隨手各矜香深憐便合移尊酹輕貯應須浮蟹嘗獨醉秋堂臥風物一年晴雨任重陽

涇西郝見野老邀食　康海

野老支筇笑謂予桃花飛處即吾盧正思漉酒呼郝婦可難偷閒駐小車指點杯盤無別饌坐談笙篴有農書雙顴皺磊衣衫古爾雅安閒我不如

亳州　王九思

出門二月巳三月騎馬陳州来亳州暮雨桃花此客館春風燕子誰家樓簿書堆案不相放郡守下堂仍苦留浮名羈絆有如此媿爾沙邊雙白鷗

虎丘詠　黃省曾

芙蓉近倚闔閭城眺閣觴樓逐勢成珠寺翻為歌舞地青山盡是綺羅情巖花吐學紅粧靨谷鳥啼兼鳳管聲千里垂楊芳草岸四時常映彩舟行

送王都閫之廣西　李濂

帝簡鄖襄節制雄嶺南専閫氣如虹琱弓玉谷皆廷賜燕頷虬鬚有父風桂水瘴消飛檄外梧山氛淨凱歌中麒麟咬閣雲霄待早樹平蠻第一功

衡門　孫一元

投老衡門不用名閒雲時伴一身輕床頭酒盡春剛去座上山青詩又成淺水短蒲蛙閣閣濃煙脩竹月盈盈憑誰為問天隨子蘇草新生較幾莖

岳陽樓　高漱

巴陵城上岳陽樓樓外長江日夜流殘雨數峯衡岳曉暮雲孤樹洞庭秋仙人夜奏沙邊笛估客春移樹杪舟十二危闌閒極目滿汀楊柳不勝愁

將從衢州陸行至常山　朱應登

江鄉二月又芳菲白霧黃雲際不開石碓自舂知水長布帆初飽覺風来撲亭喚客嘗酒驛路懷人曉見梅世味巳諳艱百折山行明日又千迴

和翟仲鳴　王韋

脩然一榻愧端居未許驚駘駕鼓車勝事都歸鄉夢裡幽懷更在客愁餘別離門戶從秋掩契闊尊罍盡日虛寄語多情翟廷尉莫將交態向人書

元宵漫興　王磐

天風吹散赤城霞散落人間作九華火路星毬留去馬燒空火樹亂歸鴉笙歌醉月家家酒簾幙窺春處處花一派雲韶天外迥不知仙馭過誰家

香奩詩　張綖

翡翠籠深燭影昏當時一見已銷魂歌殘玉宇雲千葉醉損珠簾月一痕欲說竟成閒撚袖偷看多是半啣尊而今惜蕊憐花意只有垂楊半倚門

飛絮游絲舞作團小樓春事又闌珊錦鱗青羽書難覓寶唾珠啼跡未乾蛺蝶芳魂花裏瘦蟾蜍清影月邊寒嗟予苦乏如皋技莫怪蛾眉一笑難

詠行

紈扇輕裾到處宜輕風搖曳細腰肢相逢綺陌回眸處暫見雕闌轉角時零亂珮環来冉冉飄搖羅帶去遲遲黃昏未識淺波趣枉着金蓮步步隨

詠芭蕉

長萊翩翩綠玉叢植来況是近梧桐羨人間立秋風裏覊客孤眠
夜雨中情逐鋒鸞偏易感事隨夢應渺難窮太湖石畔新凉院何
處吹簫月滿空

詠柳　楊慎

垂楊垂柳管芳年飛絮飛花娟遠天金距閗鷄寒食後玉䤈翻雪
煖風前別離江上還河上抛擲橋邊與路邊游子䰟銷青塞月美
人腸断翠樓煙

寄外庵　張含

東觀聲名北斗齊馬皇踪跡戍雕題八千里外潮陽馬十九年来
海上羝銅柱蒹葭鴻雁響鐵城煙雨鷓鴣啼連宵數有懷人夢蒼
索江干庚子隄

春思和峯湖　黄衷

為戦酣春止酒難雲林懸娩竹皮冠鳩緣報雨動相聒風欲開花
澹不寒月俸贏錢炊桂子夜堂燒燭借梅看枕屏莫卜勞勞夢我
是空門古懶殘

臨春曲　朱曰藩

閣上張星舊在天閣中壁月夜仍圓雲歌宿鬟初臨鏡風研乾紅
未襞箋兩髀釋釵金阿那一聲歌樹玉嬋娟君王萬歲歡無極肯
信江花易夕煙

寒食

水滿春湖花滿城況逢寒食雨初晴花深不礙鞦韆出水闊從教
舴艋行午憩旗亭分杏酪夜歸餳市有簫聲多情一樹山梨白小
立柴門待月明

春日朱少府徐公子見訪未暇展待聞別有佳約詩以答
之　金鑾

遠承華蓋及衡門日午相携到日昏白髮自應忘縣長青袍誰復
識王孫更因夜月留何處忍對春風負此尊傳道城南多佳麗小
詞翻出寄桃根

贈内　許穀

結褵猶記少年時轉眼今看白髮齊老去真成虛門侶辭来曾笑
太常妻綦栽紙局開頻畫艇泛魚波晚共携却怯燈前詢割肉不
知名姓隔金閨

無題　王穉登

一朵千金泣露斜簾櫳難護幕難遮吴王城上同看月伍相江邊
獨浣紗楊柳名為離別樹芙蓉捅作断腸花舊時鄰舍俱新主莫
辨東隣是宋家

自從抱瑟入朱門新寵安能易舊恩明裏開顔暗流淚面前行樂
背銷䰟梅花見説渾無色鸚武傳来不肯言知在闌干第幾曲青
天何處覓崐崙

答袁相公問病

斜風斜雨竹房寒雲裡蓬萊枕上看愁過一春容鬢改[illegible]
帶圍寛書生薄命元同妾宰相憐才不論官泣向青天懷烈士右
来惟有報恩難

舟中與建初話舊

十載行藏半未齊聞君論舊益凄凄汗從何晏衣[illegible]拭書覓羊欣
白練題歌是竹枝容易和泥[illegible]子不輕帶干将己是徐君劍明
日扁舟下剡溪

碧雲寺泉上酌酒與朱十六

雲中流下不勝清石瀨濺濺只自平宛轉浮杯人不際潺湲到枕
夢難成分廚已是千僧汲出寺能為十里聲同是黄塵騎馬客[illegible]
君相對濯冠纓

袁相國故居訪李孝甫太僕

魚文匕首不離身馬踏長安市裡塵重過楊家舊亭子深懲侯氏
老門人朱闌易主花無色青眼逢君酒可親同是中郎琴畔客一
服顏領各沾巾

正月十六夜長安步月簡朱少傅

少年場上立黄昏一片歸心不可言月到今宵微有魄人從何處
正消魂桃花騎出胡名馬竹葉携來魯上尊只隔一重燈影裡布
衣那敢扣朱門

溪上步月簡秦方伯胡侍御

如海侯門路不通溪流霏霏霧濛濛誰家客許花間入何處尊能
月下空皷散彩雲鍾隔水吹殘玉漏笛臨風南樓酒伴東山侶半
憶庾公半謝公

贈袁七秘書志乘趨居相國夫人

手持封事上明光輦捧潘輿侍北堂黄閣夫人稱孟母紫薇仙吏
識田郎蒲萄好釀尊中綠萱草能消鏡裡霜路隔雲階難入拜獨
憐身賤愧張蒼

乙未人日對雪簡沈從先

春陰霏霏最堪憐人日登樓雪皎然不肯共消惟白髮且留相映
有青氊桃花玉勒看山騎蘭葉銀箏載酒船笑殺洛陽袁處士閉
門終日只高眠

中秋日送錢象先游豫章

西風征雁不堪聞病裡題詩忍送君月與離尊今夜滿秋將行色
一時分庄盧木落山如黛彭蠡霜寒水似雲公子西園賓客盛好
陪飛蓋共論文

寄張心港天師

青鳥音書久寂寥霓旌去入鳳城遥身披一品麒麟衣坐手捧三公
象簡朝長樂花深容曳履未央月出許吹簫不須更上蓬萊頂清
韻[illegible]帶堯

居西湖

藏書湖上屋三間松映軒窗竹映關引鶴過橋看雪去送僧歸寺
帶雲還輕紅荔子家千里疎影梅花水一灣和靖高風今已遠後
人猶得住孤山

雪中梅花

二月春光雪尚飄看梅獨坐思無聊銀花亂綴難分萼玉樹交加
莫辨條粉似傳来容易褪香偏留却不同消一股飛入瓶壺裡獨
讓殘英點額嬌

和貝惟學登小孤山韻　程本立

西来風浪湧金山人在鴻濛沆漭間大地小孤天柱石長江第一
海門關鮫人夜泣珠成淚龍女晴梳翠作鬟欲問靈巫報神語我
行何日定東還

秣陵懷古　周　啓

酣酒狂歌思欲飄久從江國駐蘭橈芙蓉隔浦臨秋雨楊柳長亭
看晚潮過客有時来問字美人何處更吹簫題詩欲寫殷勤意樣
前西風雁影遥

擬宮怨　顧　璘

紫殿繁華歲已沉椒庭苔色晚陰陰浮雲變態隨君意朗月承輝鑒妾心屈戌橫門金鎖冷轆轤牽井玉瓶深空將錦瑟傳哀怨寂莫誰聽空外音

漢皇宮殿月明時曾侍宸遊百子池驛馬登床春進酒盤龍御燭夜觀碁泖前却輦言無忌衆裡當熊死不辭舊思飄零同落葉春風空遶萬年枝

不見形埤日月旂庭隅草木掩清輝金輿到處無新故王貌從來有是非莫雨樓臺雙燕入春寒池館百花稀盤宮一去無人語獨自含嚬詠縷衣

寄許州七弟璟

千官扈從羨能文謫牧新聲天下聞落魄吾家蘇季子風流南郡小馮君魚龍路怯黃河險鴻雁聲愁碧海分莫上吹臺瞻越嶠五

湖田首隅重雲

游丘常侍山園

采芝深谷賦歸休幸有隣莊水竹幽畫障日開山九疊素封秋倚橘千頭長縣片月延僧住滿放閒雲伴客游桐葉已齊春去久斵階紅藥為誰留

長安留題　唐之淳

曉閣疎鍾午店鷄客途風物攪堪題蔔蔔引蔓青緣屋苜蓿垂花紫滿畦雁墖雨痕迷鳥篆龍池柳色送鶯啼前朝冠蓋多黃土翁仲淒涼石馬嘶

明文在卷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霨校字并書

律詩

方孝孺一首　張羽三首
汪廣洋四首　危素一首
張以寧一首　詹同一首
劉崧一首　唐仲實一首
劉長源一首　葉子奇五首
管訥一首　王偁一首
偶桓一首　張適一首
張籌一首　孫蕡四首
練子寧一首　程本立二首
俞貞木一首　龔詡一首
楊基一首　袁凱二首
劉基一首　高啓十六首
邵珪一首　陳憲章二首
王弼二首　史鑑二首
劉英一首　唐寅一首
王穉登二首

明文在卷十五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文　點　訂

律詩

談詩　方孝孺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黄河是濁流

暮過西疃　張羽

白水泱泱遶壞堤隔林遥聽夕陽雞閒行每到東邉少為有青山在屋西

梅雪軒

山如東郭先生里屋似西湖處士家為問軒中清白吏還應比雪比梅花

雨後慰池上芙容

池上新晴偶獨過芙容寂莫照寒波相看莫歎秋情薄若在春風愁更多

蘇溪亭　汪廣洋

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闌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江煙雨杏花寒

題宋徽宗雙鴛圖

蘆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臥落花香不因羌笛驚飛起三十六宮春夢長

毗陵道中

凍合官橋雪作泥落殘標蕋見梅花短籬破屋臨流水狼籍毗陵

賣酒家

夜泊揚子橋

揚子橋頭夜泊船水波纔定月初圓不眠細數經行日笑隔東風又一年

題趙子昂竹石　危素

叢篁偏映寒雲色古石猶凝碧蘚痕曾是碧瀾堂上月獨臨苕水照王孫

過宗安宿赤石水淺不下舟　張以寧

兩岸青山下建溪筍輿軋軋坐雞棲人間最是吳兒樂一枕清風過浙西

題水殿納涼圖　詹同

湖上闌干百尺臺臺邊水殿倚雲開紅橋人隔荷花語玉盌金盤進雪來

春晝　劉崧

池南溪柳燕將雛門巷新晴轉綠蕪花隔小窗人不到一簾香霧閒樗蒲

遣懷　唐仲實

繁昌縣前白楊樹隨處柴門倚水開可是夜深風露冷流螢一個度江來

清明前一日作　劉長渙

小窗新綠着枝輕寒逐東風陣陣生燕子不來花落盡一簾疏雨又清明

漫興　葉子奇

功名貴富兩亡羊且盡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百本短籬風雨四時香

隱居

蒼石紅泉少隱家牽牛延蔓遶籬笆不知滿徑秋多少涼露西風澹泊花

題張原琛蓬窗

銀絲魚膾碧芹羹曾記扁舟越上行今日小軒風味似滿川風雨看雲生

縣舍即事

朝日開衙暮散衙略無一刻及春華偶過縣舍坡陀外隨分春風領菜花

寓玉清觀

徑草微微護淺沙小山叢竹玉清家牽牛延蔓無多碧點綴秋光一兩花

紀夢　管訥

小宴初開罷玉笙東風庭院好春情流鶯啼過樓東去一樹梨花正晚晴

予從華山田王橘洲以鵝酒見餉兼問所得詩以酬之　王履

我自登山看白雲鷲群何事特相分此襟不許肥羶污明日清茶說與聞

懷友次陳石泉韻　偶桓

楓林葉赤露華濃來往晴沙一逕通遙望美人秋水隔蘋花吹老楚江風

題宮人汲井圖　張適

燕子歸時風滿林碧梧月上思沉沉蟋蟀聲轉銀床滑望斷君恩
似井深

題美人春睡圖　張　籌

春睡繞醒粉褪腮香塵不動下階來盡闌曾倚東風笑向晚櫻桃
一半開

閨思　孫　蕡

夜漏沉沉似歲長小簷貪睡嬾添香春風莫摵流蘇帳待妾分明
夢一場

晚思沉沉倦倚闌玉簫聲歇酒闌珊濃雲還掩初生月誰護梨花
作夜寒

涼夜簫聲處處過玉樓高起逼天河西風瘦盡梧桐葉添得西窗
月色多

訪某駙馬不遇題壁

青春駙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曲闌春似海隔窗閒殺
碧桃花

秋日作　練子寧

水精簾動桂花風湘簟涼生八月中䰟落西窗銀燭裡烏絲雪繭
寄秋鴻

揚州　程本立

遠水疏星影動搖西風落木景蕭條傷心一片船頭月猶照揚州
廿四橋

題梨花錦鳩圖

萬花巡語黃鸝花底能無挾彈兒自在兩鳩春寐穩一枝晴雪
立多時

題趙仲穆畫馬　俞貞木

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梢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
千門東

自題晚歸圖　龔　詡

紅樹離離映夕暉水天空闊雁高飛扁舟一箇輕如葉常載先生
半醉歸

鯉魚山阻風天甚寒雨皆成霰　楊　基

江南天氣大無憑草色煙光煖欲蒸向晚鯉魚風乍急蓋吹小雨
作春冰

題吳王納涼圖　袁　凱

微月斜侵響屧廊芙容清氣滿金塘鴛鴦只傍闌干宿也愛君王
水殿涼

題吳宮衰柳圖

遠岸依依落日明吳王醉處少人行多情獨有垂楊樹猶送深宮
夜雨聲

秋日即事　劉　基

垂垂密雨艸脩楊點點青苔繡短墻不是雁聲天外過爭知今日
是重陽

晏嬰　高　啓

一裘身著久經年祿米分炊幾戶煙盡說大夫能養士却於尼父
惜封田

儀秦

二子金操七國權朝談縱合暮衡連天如早為生民計各與城南
二頃田

魏宮

翡翠明珠入貢頻承恩長占鄴宮春至尊莫信陳王賦那得人間有洛神

晉宮

盡日南風永巷開羊車去逐玉階苔誰知天上無人地亦有城南小史来

金進士宿江館阻雨連夕

莫辭同宿掩書幃兵後蕭條故舊稀預恐明朝風雨歇滿江春水送君歸

雨中曉臥

井梧烏啼破曙煙輕寒薄被落花天閒人晴日猶無事風雨今朝正合眠

香斷床幃冷未開雨窗寥落滿檣苔休輕一枕江邊睡拋却簪金換得来

過北莊訪友

淺水平沙凍鴨眠秋聲如過石橋邊尋君兼得尋詩興野樹江雲欲雪天

將赴金陵始出閶門夜泊

烏啼霜月夜寥寥回首離城尚未遙正是思家起頭夜遠鐘孤棹宿楓橋

正月十六日夜至京師觀燈

天街爭唱落梅歌鼇闕珠燈萬樹羅莫笑遊人来看晚春風還似昨宵多

客中憶二女

每憶門前兩候歸客中長夜夢魂飛料應此際猶依母燈下[illegible][illegible]寄我衣

雨中過山

春雲晻靄澗奔渾風雨行人過一邨不似家山深竹裡乳鳩啼午未開門

讀韋蘇州詩

掃閣焚香晝捲帷綠槐疏雨夏初時客憂何物能消遣一帙蘇州刺史詩

背面美人圖

欲呼回首不知名背立東風幾許情莫道畫師元不見傾城雖見畫難成

秋夜同周著作宿婁浦

小艇寒依竹浦雲酒闌相對說離羣一聲新雁誰先聽今夜江南我共君

回文

風簾一燭對殘花薄霧寒籠翠岫紗空院別愁驚破夢東闌井樹夜啼鴉

胡冬官梅花圖　邵珪

江南江北霏霏雨溪栲溪罾短短籬踈出一枝青鳥外東風掩暎水仙祠

宿雲臥軒　陳憲章

世間何喜復何悲風雨蕭蕭過短籬小縣正酣童子[illegible]只今是夢是醒時

不妨到處與人羣借宿山齋酒半醺我得五龍傳蟄法枕痕猶帶

華山雲

次韻陰僉憲夢游桃源　王　弼

盡說仙源隔片塵誰知枕上是通津武陵太守無仙骨只見桃花不見人

次韻乾庵先生共月庵賞桃花

斜月枝頭照返魂先生扶醉倚籬門花應欲識蒼然面莫遣風前絳燭昏

子昂蘭　史　鑑

國香零落佩纕空芳草青青合故宮誰道有人和淚寫託根無地怨東風

寄吳鳴翰湖上

紅塵不到三山遠家住蓬壺鏡裡天隔浦落花雙屐雨過門流水一溪煙

載酒過湖　劉　英

寒食清明次第來紫芭紅萼聚池臺東風似與人商量最好花教最後開

馬　唐　寅

草軟沙平桃李開春風先到李陵臺雪中一陣烏騅起知是胡雛打獵來

王德操被盜唁以二絶　王穉登

月黑郵空夜半時操戈暴客苦相追也知不但因胠篋欲乞蕭蕭莫雨詩

窓外梅花惱客眠偷兒橫索債春錢王家舊物休將去留取青青一片氈

明文在卷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霱玟字并書

律詩

沈 周一首　徐禎卿三首
陳 蒙一首　祝允明一首
李東陽一首　張 泰一首
王 誥一首　薛 蕙一首
孫一元一首　程元輔一首
汪 本三首　余 育一首
蔣山卿一首　楊 慎一首
蘭廷瑞一首　胡 侍一首

明文在卷十六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王 武 訂

律詩

七月十五日舟中晚歸　沈 周

晚郭歸舟急若何市塵猶恐累漁蓑到家覺得曾風雨兩樹芭蕉破葉多

偶見　徐禎卿

深山曲路見桃花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玉鞭留不住又銜春恨到天涯

小小亭臺曲曲闌支頤獨倚悄無言楊花飛處春衫薄風信今朝第幾番

繡羅還呼姊妹看午風晴日滿闌干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墻東又作團

題石田翁贈朱守拙小景　陳 蒙

野藤剌水竹籬斜落盡東風枳棟花日午不聞茶臼響春城買藥未還家

憶神妃　祝允明

不見瑤姬八載遥依稀聞說返丹霄靈雲秀雨今何在留與人間做寂寥

黄鶯　李東陽

柳花如雪滿春城始聽東風第一聲夢裏江南舊時路隔溪煙雨未分明

舟中莫歸　張 泰

斷柳殘沙不掩堤草叢幽稱水禽棲半江斜照將秋色相送歸舩

到竹溪

有贈　王誥

幾度尊前惱使君錦宮花色艷綃裙平生入眼誰堪比十二峯頭一片雲

宮詞　薛蕙

禁圍處處鎖名花步障層層簇綘紗斟酌君恩似春色牡丹枝上獨繁華

夜泊闔閭城　孫一元

欲行未行風力柔吳門挂席夜正幽秋水半汀鷗共我好山兩岸月隨舟

館邸紀事　程玄輔

紫門一月南京雨斗帳半床西晉書藜杖日晴初出戶園林落木已蕭疎

客歸　汪本

十年辛苦歎塵沙祇見秋風不見家今日歸来籬落下肯將醒眼對黃花

夜宿蘆潭

石尤風動駐征帆千里孤光月正南翹首故林天一角水禽相伴宿蘆潭

舟中有成

故鄉南望渺無涯水面雲深日又斜欲問浮生何所似試来風處看楊花

貧女吟　佘育

舊絲織盡復新絲辛苦終朝不下機祇恐與時花樣別不堪裁作嫁人衣

從軍行　蔣山卿

雲嶺愁雲凍不飛黃沙白草路人稀邊城春色惟看柳看到青時春已歸

征人早行圖　楊慎

杜鵑花下杜鵑啼烏臼樹頭烏臼棲不待鳴雞度關去夢中征馬尚聞嘶

枕上口占　蘭廷瑞

枕上詩成喜不勝起尋筆硯旋呼燈膽瓶滴取梅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

秋興呈華泉翁　胡侍

池頭一雨送新凉小坐茆亭月近床和得竹枝三百首西風無雁寄瀟湘

明文在卷十七

律詩

江績一首　郭翼三首
鄭韶一首　許觀一首
黄枱一首　楊士奇一首
鄒緝一首　王璲一首
王偁一首　王恭二首
郭登一首　于謙一首
張楷一首　施敬二首
方孝孺二首

明文在卷十七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凌浩訂

律詩

自題詩本　江績

乡小工剌繡極知箴綫難䄉緣花樣古不耐入時看

陽春曲　郭翼

柳色青堪把櫻花雪未乾宫中裁白紵猶怯剪刀寒

汴隄樂

巳信隄名汴誰教柳姓楊龍舟行樂地不得復歸唐

湘弦曲

竹啼非涤露山䀁乃疑雲靈瑟傳神語休今帝子聞

題倪元鎮畫　鄭韶

斷靄生春樹微茫隔遠汀梁溪新月上照見恵山青

倪雲林畫　許觀

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斜陽淡秋影

自君之出矣　黄枱

自君之出矣無處托鱗音思君如畫燭淚盡不明心

夜發清江口　楊士奇

日落煙水寒觧纜清江渚中夜北風来相送潭州去

秋陰　鄒緝

寒雲將遠空葉落與飛鴻漢苑秦陵外淒涼是此中

雲林畫　王璲

羣樹蒸初下千山雲半收空亭門不掩禁得幾多秋

題美人撲蝶圖　王偁

為惜韶華去恭深出繡幃撲將花底蝶祇為會雙飛

古鏡　王恭

寶鏡何年鑄龍紋積暗塵非關磨洗倦恐照白頭人

鷓鴣

綠樹殘春外雙飛錦翼齊長沙有遷客莫向雨中啼

春日游山偶成　郭登

林下扶藤杖溪邊整葛巾春風莫相妬不是折花人

春日登樓　于謙

柳條如翠綠萬縷織春愁遮斷東風路無緣入畫樓

金陵懷古　張楷

落日滄江雨東風廢苑春莫言三國士猶勝六朝臣

秋塘曲　施敬

蓮謝秋塘晚風来野水香采蓮休采葉留蓋睡鴛鴦

巴陽夜泊

獨棹三巴夜秋高片月孤灘聲将客夢萬里下東吳

枯木圖寄許士脩　方孝孺

春到已多時幽禽尚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遠歸圖　陳綎

杜宇一聲春盡楊花千里人歸半棒東風羅幕任教雙燕飛飛

題畫

烏散江郎社鼓花搖酒市風帘曾記踏青歸去香羅着雨廉纖

江上別　劉溥

相逢蘭渚潮長相送煙江日斜只說儂家好認門前一樹梨花

相思曲

相別誰知許久相思不道能深一夜五更妾夢千山萬水郎心

竹枝詞

江心瀸瀸秋影煙外亭亭綠痕帝子祠前別思鷓鴣聲裏黄昏

題畫　徐有貞

山下雲連山上溪西水接溪東舟度白鷗飛處人行綠樹陰中

山路只通樵客江邨半是漁家秋水磯邊落雁夕陽影裏飛鴉

九峯山行　晏鐸

三徑重開書屋九峯舊隱人家欲辨武陵春色溪流泛出桃花

曲徑沿流上下蒼苔白石磷磷落日惟聞啼鳥空山更少行人

題鄂渚贈别圖送人歸廬陵　楊士奇

鸚武江中紅樹鳳皇城裏青山借問来遊幾日秋水蘭舟獨還

客遊黄鶴磯畔家住金魚浦前心似波間明月随君先過螺川

三臺詞　金幼孜

一陣霜風乍起半窓月影初斜寶匣燒殘香篆銀缸落盡燈花

坐穩錦茵重疊酥来烏帽欹斜誰遣青娥閒月自憐銀海生花

樓上角聲嗚咽天邊斗柄横斜酒醒風驚簾幕滿殘月在梅花

江上即事　郭定

潮迴沙岸漸闊雲淨山峯更高扶杖僧歸古寺抱琴客度危橋

綠水橋邊酒店白鷗沙上漁家山前山後春雨江北江南落花

田園樂　張楷

綠楊樹頭山近碧草門前徑斜閑戶不干俗慮杖藜時到鄰家

孤棹斜陽水郵一犁莫雨平原藤花靡靡落地桑葉陰陰閑門

清明處處飛雨寒食家家禁煙滿地桑陰獨步半窗花影高眠

遶砌一灣流水當門數箇長松煙中漁艇朝出雨裏人家夜春

題畫　方孝孺

茅屋東與西與白雲前山後山為報溪頭流水落花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鶯滿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牛背青山

明文在卷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騷

雲林辭　蘇伯衡
懷龍門辭　劉基
採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王禕
弔茂陵辭　方孝孺
諸伯牙辭　前人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王守仁

常熟　薛　熙　纂
潛江　朱載震　訂

騷

雲林辭　蘇伯衡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惟恐不深遠江湖而惟恐不遠非抗志幽敻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邪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莫豈江錢唐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傾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敻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尚固宜曉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有所不免況彥暉當聞學之士狃於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予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林辭曰

春吾父母之邦兮逈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奧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闤闠而臨通衢車塵溺若浮霧兮紛冉冉將浼予躬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遂臭之夫瞻彼

際郊兮震澤之墟俯若雲之漣漪兮仰眺介之巘紆荀蓊蔚之紀
㙣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恭寘兮聚落交錯若畫圖畨面
勢兮擗吾廬於桂樹兮杜杉楠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堊薜荔
以帡幪兮苔蘚緒乎階除列陵阜以為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
鉅竹兮森扶疎煙條霧葉兮蔚蔽虧天嬌繚糾兮若蒼龍之乘朝
琴瑟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
孰噓排我簷楹冪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會兮
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倏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奄忽
兮茫洋莫辨乎四隅乡萬象以一色兮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
迅烈兮逐消液於須臾者掃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
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湛湛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眄兮增感慨以
長吁曰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乎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

把玩兮喟歎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貿貿以奔趨況
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點而自劬
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
肆恣於水濱山阻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蘩茂
春華敷蕊紅瀾綠漲鯈鮔幽泉發寶疾以徐騁歸會朝鮒衍琚娛
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壒何濡濡時抱玄真子膾卻赤鯉魚
相就東老舊酒爐既醉涉江弄芙蕖歌曰澤有荷諸有蒲荷為衣
蒲為菹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釋兮煩慮袪逍遙委蛇兮又何必
訪偓佺於蓬壺

懷龍門辭　劉基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為衣兮白雲為裾被秋蘭兮佩琅玕太
和與遊兮巾貢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
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知幾春仰玄穹兮睇參辰為合
為離兮誰識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鄰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青顱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漱
石泉兮洒松風邀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樂兮無窮安得羽翼兮
致我與同

採芳辭題顧仲英綠波亭　王禕

有美人兮玉山之下搴好脩兮樂逍遙以容與采衆芳兮中洲洲
有杜若兮有葯在渚秋風兮春雨葯以為房兮杜若為戶芳菲兮
粻予羌獨立兮夫誰處我懷美人兮欲往從之水波深兮使我延
竚
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懷子兮匪秋伊春水波兮孔深涉彼

以往兮子宜我親遺我兮芳蘭報子兮綠蘋嗟斯世兮混濁非哉
與子兮夫誰與倫願歲晏兮為期毋相忘兮水濱

弔茂陵辭　方孝孺

祗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榮憩於道旁兮觀高丘之崢
嶸即故老而訊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愍綴宮而疾趨兮躋遺廟
以屏營淒風颯於叢棘兮鼪鼯嘯於幽塋慨雄心之靡托兮悲男
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違炎靈之方熾陋先禹為未足遵兮
卑祖武而弗肯繼內痛民以自殖兮外震威乎遐裔驕卓犖於八
荒兮侈神人於海澨建千門與萬戶兮殫土木之奢麗布軒轅之
騎化兮永傲倪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雄鞭弱
於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熾於巫蠱兮妃祧丁毒而御宂
諒遲心於屠滅兮仰天道之致然開土疆之宏廓兮曾玄宮之莫

固非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於草露城關之崇畝兮求斷礎而漈
所後宮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祈連以旌武兮想壯緒之已
腐嗚呼形必有盡兮孰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為隱憫而
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
垂戒於昏荒明固有所不逮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略之英邁兮抵
與惡其相半賴表聖而默出邪兮黍善悔而能斷雖人惘而財竭
兮終免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之相
龍兮仰昊天而永歎

誚伯牙辭　前人

世傳伯牙事予嘗以為陋矣及張文潛為賦哀之其辭信美而其
義猶陋也予是以讀而鄙之因為辭誚伯牙且以正張子之陋其
辭曰

戰國之士好夸嗜毗恒詭實以求合不顧人之是非於斯時也求
自重而遠世者嗟吾舍子而稱誰然於子有憾焉蓋惜子為藝也
善而為識也卑君子之學自行而已苟予中之有樂遑恤世之愠
喜感子期之見知遂絕絃於既死悲乎陋哉子之志也知子一人
不知舉世使夫人人能識子則何名為絕藝俚歌巷語嬰孩啓齒惟
其不知乃為至貴子之不幸子期是值忘子之惡舉子之愛俾爾
望於人也過深而得於天者不至子誠有以自適天地日月草木
庶類舉目欣然皆識子意苟為不得雖子期接踵譽言盈耳亦何
預於吾子且夫全於天者不求合於人志乎遠者不取効於近嗟
伯牙乎爾曷不以萬物為一身以太虛為知己等毀譽於浮說而
游心乎沖漠之鄉下治乎無窮上泝乎無始以與無耳者聽無言
者語奚為栖栖焉臨猶而可鄙此藝之所以為小技而予固不足
與聞乎此也耶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為別予亦和之　王守仁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
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闇兮暑雨江波渺
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弃榆念重闈
兮離居路脩遠兮崎嶮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窅
窅兮磵道曛松落落兮蔦蘽蘽猿啾啾兮鶴怨猿山空人兮不歸
山鬼晝嘯兮下上煙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淒淒兮春日遲胥子
屋兮雲間荒予爾兮溪之陽軀虎豹兮無踐我麋鹿擾兮無駭
我場觧子綬兮鍾阜委子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歎庶德之日
衰将沮溺其耦畊兮孰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枻兮滄
浪終携汝兮空谷採三秀兮倘佯

明文在卷十九

七

文訓　王禕
志釋　宋濂
却巧文　王逵

明文在卷十九

常熟薛熙纂
江都汪懋麟訂

七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有求而弗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玆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玆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窮明究曛疲弊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劄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縟平攀日月高峙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亂骸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籍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紛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諸儷僻抽黄對白調朱施鉛乃矜相宜八音詞便握

撝穠纖犇弄寒暄豐腴醲酣眩靡媚姸珠璣溢緎膾炙満篇凡屡
臿與賀牘咸累幅而壘番王公之門下遝闐闐奕儀綉與往来交
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
支為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雨
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流連鶯花凌亂振妙
韻於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惕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
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
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
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
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
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
具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

尋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練字戛音叢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擷
校姸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
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
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圃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
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穀則遂闡
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
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
文之用世信不可無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
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
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
綍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崖之辭莫不炫耀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
之嘉猷紀𤗘𤗘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貫千金

是直寫其宏粵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辞擂摭馬班淩厲蔡陳琇
彌韓柳玉采金聲煜煜煌煌鈎鈎鏘鏘衮章繡紋炳炳烺烺繽繽
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鳳騫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韹韺
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沉冥以之而開塞幽閟以之而著宣逖
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
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
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
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
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臣文焉典謨誥制
冊令詔誥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
洋洋婆厲蓬孛揮霍紊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
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綮轄三光

封賦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
華治戒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
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抶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
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寰外旁薄乎域中
鼓舞乎商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
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辞之輯矣民之協矣
辞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
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成無皇道
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
孝兇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
冕服車輿蠻戎狄遐方異域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
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辞以給之法

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晳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邈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渠䕶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褻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於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寫曲筆濫褒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謭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盞羨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

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門分戶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為文祈門氏以兩可辨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衡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畜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遷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舊其私智家尚其私說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者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

史公韅然而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其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故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志釋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過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榷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澒穴觴毳編襦土苴縕食動趾跟蹐發辭

譴吃忽抉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㘽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守迹獨孝廉煥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啻蟣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惟極所造其樂則游出遊大澤才靈氣雄鼻共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季黃辟蒼龎天乘弓仰落雙雕俯搤長熊毛血旁灑塵坌四封入據邃館延賓唯供罍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酎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箎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衛歷輔奇牙瓌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所有事曰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今名煌耀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爝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身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嬗嫽衛霍擁軫樊陳執壽縣公子掃門王孫媚竈霜露條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貌也若孟勞之出祭繞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咲界卑高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邪他若滄灤蕩浮青瀚湦茫包天裹地脩環相通其間恠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厥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髮於榑桑豁氛埃於人寰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句鼎胡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

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然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采椽不斲型簋唯土畨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十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發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政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夭所寓邪夲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冈越憲制若是喧豗江森訐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渢渢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去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滂延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昈列緒緒縯縯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執兵鈐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鵞冥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鳧武衡大櫓雍耳長殳雲火萬炬渾脫全軀㮚金器良其用益張營察六形旂桉五分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鼐龍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魏魏堂堂赫赫艳艳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退壯於函谷或隳孟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己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流下入渺㳽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質履生

師皇馬醫主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麃皮折足山圖赭
衣服閭女凡素書赤斧碧鷄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存沖寂跡尔
俛奇五性既絶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
書陰陸依骨目烟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瓊虛之
龍襪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
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
石室寶我世襪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鮮我膚肌覩
銅狄而摩挲約今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
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
巧辯或正或邪先出者煙後出者存何老生悉尤而異師是真藏
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序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蠡書弗覩
何惟言秋終而弗齊於古緯侯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實書而盡

閱其文僅剽竊義翻俗簧世日新月巧動摹之制衡錯樊縈方州
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
而數背九為原癸卅家名性氣體何圖指俛殊而重摹迭起觸類
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夠其厖鴻掠其纖微懸
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庶近之
然蟬於糟洋葦習白紛若雜糅死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
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庶倀倀奚歸孰廓我曚孰砭我愚羣言孔
多契真者誰欲操腐牘以泛其區欲給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
寧不殆而嗚呼噫戲一何寡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
之於文又何貽乎嗚呼噫戲蘋蘩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
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惵惵乎帝除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乾
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璞瑧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涙泣

文積搢剬宿織以剗末習駕春陵以為舟敖闢洛而為械張武夷
以為羅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偟偟業業槩然如上帝之在日
畢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
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樀埴
索塗愈幽深兮烟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棼淵迴
鶩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
斯相期於殁齒兮

卻巧文　王逵

昔柳儀曹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常儗之矣予讀二先生之
文感而作卻巧文并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維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遶泠風颯然月旋雲拆
桐綴荐秋露花凝夕有一婢婥約欵莅吾席析析步搖瀸瀸繁飾睨

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皆吾
者屯逆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戇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
身汝或不憚吾悉汝陳王子竦肩斂踵覵覵忘忘似夢非夢謂神
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須聞天孫整居端坐憮然曰噫
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令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秖業專
攻朮塗尊啓麗言滋豐技夸冕戠計遑徂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
託根魏柯名曰宛童俾不曲合焉致斯崇逅斯握雄祝天祛蟲陽
縱陰戢內傾外融憎陋忻嫮人心攸同觚俗簧世譎行迂蹤季子
由是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歟剗乎妙棄工倕紆行曲施能
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廱左纏右規笑涴薇露戡柰王菽錦心
繡腹侮書嫚詩啓喙成訟博趾徵疵予奪是是非非顛倒縱
橫起滅提椳倚天拔地斷鮫剸犀藻葩綴縟陟降驅馳氣劘屈子

目短相如諸侯見棒豪族爭餙一磬可喜一跋可悲致顯若汝汝奚不為令子謾吒醬頹沉吟文願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今告汝汝應締思汝不改轍焉詠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貍吾將錫子語穽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鶩爲安步麒麟蹢躅各有攸得奚慰奚惡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善宦倪寬樸學穿為拙傷毋為巧詠吱殊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強語手攀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汩此靈府命祏險莘躬墨游弩蔫目蓬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枘圓鑿弗恒弗捉毀方瓦合情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讎以靡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今絳宮弗懲玉堂弗憂攻苦斅淡厎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志固仁矣智臣之智固備矣然強笑者雖疾不哀強歡者雖笑不妍生龜朊筩圄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讋惕於是天孫砉然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煩星曬天萬里一碧

明文在卷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　霽洨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

演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宋濂

演連珠

常熟　薛　熙　纂
錢唐　陸　次雲　訂

演連珠五十首　　宋　濂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効之然其為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狥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鳥車右伏斜越甲之至雍門刎頸

蓋聞鷹鸇巢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栢在岡蒿艾為之不植是以右子居鄉儒手革面正士立朝奸雄斂迹

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畊干木辞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鳧頸雖短續之則悲

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來是以肥鰌一出潛魚盡怖霜鍾初動巢烏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飈興豐澤斜飛來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脗契精神合并柔陰不從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文戕形麗而忒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畏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枝

蓋聞資地而成恒麗形於名所向陽而集惟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惜靈於朽壤九苞彩鳳咲嚇鼠之烏鳶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辟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析一停摩牛即付中夷既涸鱡刀成枯

蓋聞貨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唯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鬻而暗投曷若藏音而斂耀

蓋聞旭日繞升於上玄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后土則魑魅潛驚何則大明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透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興隳三監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殷商久旱有備而無虞鄭國屢災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載乎氣化玄邈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敝帚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遷失斯沉痼之已深是以自珎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狗禮者可化於百士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哀弥文之喪質致末俗之効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緘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常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攸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動

蓋聞翔蠅飽偃溷之腴如甘芳餌艾猳處汙穢之窟若寢文茵緣局氣而不變乃反物而獨稱是以錮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姸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而同人挾智自私者恒忠賢之媿已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泰華之岡一蹄之涔難媲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文卦之叅錯見陰陽之盪摩弘叅元化不叶大和是以牿於讖緯者誣締繡於軒縵銖於術數者量瀛海以玄蠡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攬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徼流泉人飲之而化蟒西戎羊角去種之而成形

蓋聞丹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擿埴以索塗感履緊而蹈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此而備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闇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援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歗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寒庖廚

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撥其所當是以文繡雖華犬冒之而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庭固資於謇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外向善辭故不殺博勳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事若反是道將毀於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為遂雲夢之竹不足以為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為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易犯之舉子羔而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乖中和則流隱厞是以由首之山曾雩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

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於遂欲如染餳飴之鼎溢於從善如蹈刀鋸之穽是以喜妬者弗服秦寶之木善謠者不歠太倉之令

蓋聞玄黃載析品象攸凝兆人文以宣其用乂粒食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嫣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興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尚叶二儀之絪縕舍三辰之騤盎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illegible]市則通行危則蹇厥志弗四斯力乃衍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車行太行難於薄險

蓋聞是非易執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艷反以醜閉泰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惟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稟啓順厲而鼓動關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笑物化有定春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詘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允忠不行而臾鄭長貧

蓋聞形采未彰者竟忘其麤陋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騎飾自矜臨滔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歛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滯恒而罔變終背易而虧艱是以寒

者不貪雙壁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羨一飡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馭是以帝堯即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寓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𢑴制變應彖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鱉之民則忘身而狥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天地者心有經而膂有緯

蓋聞民既太安則樂世如砥榮䝨甚亂則日午無今是以勺酒斿採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乎如驗千里之違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辞以實桐葉之戲晏子佯對而發海東之疑

蓋聞蓧𤍬石竇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攬二儀之秘仰觀俯察以盡萬品[illegible]情何則行澂安於否泰動靜係乎屯亨是以虞舜大聖猶禮於支父神禹至治猶優於伯成

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旦之下賢是以庶績用乂靈貺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必仆自賢而愿人者身必顛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盟媿祭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冲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庳別方鴻項殊氣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蟹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鵠之志

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奉中黄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爕和於陰陽故冲默之德蟠乎無際淵微之應覃乎無疆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綠之以草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淂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淂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寀觀人者在察其衷良是以烏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儉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景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邕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蔵祥飈鼓籟玄雲掩旆

蓋聞淡頻鈍舌不合於汙世戇𢪛癡步取憎於流俗寧采綠於淵阿肯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適者甘西山之餓知命不憂者免窮途之哭

蓋聞至道玄妙非氣象可局靈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淂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彙

明文在卷二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弃書

明文在卷二十一

詔　制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免租稅詔　前人
開科舉詔　前人
封諸王詔　前人
封安南國王詔　前人
封占城國王詔　前人
封高麗國王詔　前人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前人
諭安南國詔　宋濂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禕
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柙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前人
張治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諡文隱改諡文毅制　歸有光

明文在卷二十一

常熟 薛熙 纂
順德 陳恭尹 訂

詔　制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免租稅詔　前人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然天下甫定朕即位以來於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甲兵浩煩頻年艱難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

天太平已宜免其税粮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
處今年夏秋税粮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
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税秋粮並與
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凋困為甚山東
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撫養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
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税粮並行
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
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開科舉詔　前　人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
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
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

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
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
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
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
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
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
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
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
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諸王詔　前　人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戡難創業惟時將帥用
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
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
以王爵蓋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
長子標為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
三子棡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吳王第六子楨為
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
子檀為魯王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
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
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僚相與維持務
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封安南國王詔　前　人

朕弼膺正統撫有天下眷爾安南素知尊慕中國去歲國王陳日

煃奉表稱臣朕遣官齎詔印仍封為安南國王比至境而日煃已
逝今世子日熞能繼先志專使請命考於典禮宜嗣其位是用命
爾日熞襲封安南國王授以金印於戲父子之親既謹承其基業
君臣之義尚永守於藩方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占城國王詔　前　人

皇帝詔曰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莫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
貞獨慕中朝恪守臣節今朕纂承大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
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即遣使稱臣來貢方物
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齎
印仍封爾為占城國王於戲以內治外朕乃一視同仁以小事大
爾尚慎終如始永為藩輔益勉令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封高麗國王詔　前　人

朕肇膺正統誕撫多方乃眷高麗朝鮮之遺壤允遵中夏之治涉海而稱臣頃詔使之往臨即表辭之來上有嘉乃物之特為由夙慕於華風用是修備於臣職況當三韓之累世尚慎始終爾茲四海之一家何殊內外受符與璽載焉更封今遣某官齎印仍封爾為高麗國王於戲保民社而王業尊懷於舊服守禮義之邦作屏翰於東藩其始自今毋替朕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前人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群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徼未備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忠保其餘衆居於沙漠以為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

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聽其賀宗哲孫翥趙等果能贊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詔　　宋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熞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曰熞為盜所逼患自剪髮奔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熞親賢命而立之尚或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　夷其無悔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王褘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思顯將帥之賢載舉褒崇之典肆大勲之無集戡上將之云已膺錫褒封誕膺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沉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即來歸於戎旅首從淮右致矛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為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欒陽之凱益窮漠北之追撫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朕膺陞於公稽府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歉嗚呼金書鐵券尚念佐運之功衮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

封靖西王制　　蘇伯衡

朕惟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勣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具位某曩在北朝屬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胙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修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曆數之在當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興師以及境智同馬援之識真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識形之義柔遠依延寵切罷綏之心尚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前人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

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韜略之奇披服詩書之雅早發華貴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堰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肆項從劉智同曲逆舍嚻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來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省寄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勸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肇錫以殊恩舊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臻於顯効可授大都府副使

張治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初謚文隱

改謚文毅制　歸有光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亶亮庶幾有為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媢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考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曰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非悲為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與論是用謚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心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尚克享此

明文在卷二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誥　祝册諭祭文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前人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前人
楊暐除中書左丞誥　前人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前人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前人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前人
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宋濂
魏觀除太常卿誥　王禕
高安除給事中誥　前人
王文除侍儀使誥　前人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前人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宋濂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誥　前人
李思齊遥授江西行省左丞誥　前人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蘇伯衡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前人
古帝王陵墓祝文　宋濂
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禕
懿祖謚册文　蘇伯衡

懿祖妣謚册文　前人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寶幷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鄧氏文　歸有光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前人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前人

常熟 薛熙 纂
桐城 李芳廣 訂

誥 敕冊諭祭文

皇外考妣追封誥　王禕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致此宜於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某爲齊王皇外妣爲齊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殊典

趙德勝贈江西平章政事追封梁國公誥　前人

開國之初朕賴爪牙之士執干戈以拓疆土其有捐軀徇國而沒於王事烏得不深念之故具官趙德勝剛果有識勇毅絕倫始自滁和奮跡行伍乃從渡江拔采石取姑孰遂定建業克丹陽破毗陵皆預有功乃陞帥職從大將下宣城江陰攻吳興錢唐取青陽石埭龍宜興高郵而安慶九江鄂渚南昌之役其功益著及守南昌平山賊靖屬邑朕甚嘉之爰膺僉書之命夫何敵兵侵城竭力備禦誤中矢鏑竟隕其身於戲有功而不及親受其祿朕之念爾何能忘之是用陟以崇階列職台輔仍封大國建於上公以示飾終之儀以昭勸忠之道英靈如在尚克歆承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前人

自元政陵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爲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珍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運將不可爲乃籍於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出行於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於我蓋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俸秩綴於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服膺以自安益懋令名庶圖報稱

楊曄除中書左丞誥　前人

朕惟輔相所任大政而左丞實爲之佐贊政本而弘治化其職重矣必有才德者乃稱是選具官楊曄文足以經國武足以濟時當朕創業之初爾即委身事朕內則効謨謀於帷幄外則宣命令於四方殘敗衆職政業昭著及居中書紀綱大振屢察省政厥績允多今四海混一朕將以仁義禮樂化風天下正爾展其所學之日也頃者命爲右丞三月之間庶務畢舉其公平正大之心皦然可見朕實嘉焉左丞之任俾爾晉陞爾尚益盡心力共圖政理經綸審於事體施設酌乎時宜使百司奉法天下治安以副朕簡注之意可

汪廣洋除中書右丞誥　前人

中書綜理百司紀綱庶務設丞於左右所以贊政本而弘化功必得濟時之材任重之器乃稱茲選具官汪廣洋道足以佐文治學足以庇民生敭歷中外十有六年比歲江右山東廉察皆效古傳方面之託乃入爲中執法振舉憲綱爲政治之地初入職方輒自臺端出任省寄僅逾半載勞効已著朕甚嘉之矣念功式治宜之時正立經陳紀之日匪賢碩望曷圖治功是用命爾復居中書翊我大政右轄之位往其居之於戲惟俾人人惟求舊公輔之任朕期爾久矣爾尚益宣材力務俟猷爲毋古今經綸當於

事體庶成勣績以副朕懷可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前人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僉憲司克振風紀及來議處閣謀以辨俾居記注獻納為多兹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杭琪除戶部尚書誥　前人

國家以戶口土田之事徭役賦貢之方與夫會計倉廩府庫經費周給之數一歸之於戶部古之制也必才周而識精者始稱兹選具官杭琪處事詳練敭歷為久皆能展其所長爰位大農遂貳戶曹涖事唯謹勞績優著朕甚嘉之是用俾爾陞任地官之長尚其明生財之大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稱朕節用愛人之意可

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宋濂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洪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以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韜略之才練達之智不足以奉揚威武毗贊機密者矣具官安統學自兵機有志事功自壯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爰當是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於戲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諫補除惟趨事赴功庶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魏觀除太常卿誥　王禕

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其任重矣必明於禮典者乃使居之具官魏觀其學行方正事朕有年累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司大課以集勞績茂著朕甚嘉焉頃者俾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兹用命爾長於太常爾尚務持齋戒慎恭乃事用副朕誠敬之意而感通於神明焉可

高安除給事中誥　前人

有事殿內之臣其職為親且近是以漢有夕拜之要唐有塗歸之議朕稽古建官仍置厥職雖封駮之間制不沿於昔而諍思獻納之助蓋有望焉以爾英敏之姿闓偉之器自乃祖父舊起西土世濟其美為時名臣爾生於名門蚤踐華要以閥閱之子弟習臺閣之威儀朕甄錄遺才無間疎戚酌於衆論俾列近聯樂受盡言務勤厥政凡有關於公議其毋憚於敷陳益懋嘉猷圖稱予望可

王文除侍儀使誥　前人

朝廷之禮貴乎嚴肅以故守威有辨而周旋進退各得其宜此贊相之職所以必擇人而任之具官王文資稟純美學知向方昔者乃父嘗侍文墨議論以事朕而歿於王事朕深憫之故於其子特甄錄之入侍於近衛從事於中書及居引進之司尤著恪恭之譽兹用進職列於侍儀其小心以自持尚臨事而加敬使禮文之行於朝廷者秩然可觀則予汝嘉

張祐除司天少監誥　前人

司天之職在昔皆世守之故其淵源正而術數精非若他技雜藝可以驟而學之也以爾張祐智識明邃通於天文之術其在近代祖父世掌天官而爾實承其家學淵源既正術數以精其古所謂顓門名家者歟兹用命爾仍職司天尚其益振所蘊謹於推步以副朕敬天勤民之意可

朱升除翰林侍講學士誥　陶安

朕聞洙泗集群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所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廷參采命於翰苑惟茲華要實冠師儒朱升擅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群經闡得其趣諸子莫逃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於皓首舊頻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玄纁束帛為務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脩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廢池兼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贊襄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宋濂

陝西在古為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臻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具官班某有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略朕嘗歷試其為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觀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宣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政誥　前人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宣布政令者也況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下六十有餘版籍之繁民情之難其事亦云難矣近者鑄印開省未設承弼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奉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勳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式具官王某才足以適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歷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譽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齊政府於戲陳紀立經爾尚贊畫宣之寄安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李思齊遙授江西行省左丞誥　前人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衆來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為福視彼暗於事幾殘兵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爾尚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懋哉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蘇伯衡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初即扶策而來歸奮前鋒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旃再典將命荐膺綽有休聲既充副於望實宜加陟於侯庶足展其威名督騎上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前人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乃克膺茲選實維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橐鞬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鞞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膺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升擢亦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古帝王陵墓祝文　宋濂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於生民四海咸賴涉世雖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為樵牧祭祀遂致廢而弗稱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曰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然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高麗國山川祝文　王褘

高麗為國奠於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為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敕將牲幣往脩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懿祖諡冊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諡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彝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言

懿祖妣諡冊文　前人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闈之積累幾脩祼享敢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壼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姻禮備溢恭慶衍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烈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諡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褘衣奠遂生榮之願翦雕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郜氏文　歸有光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為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荐被伉儷偕榮考其積累之原實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郵宜厚於厥終爰彰顯閫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襄祭以共牢尚其靈歆此嘉禋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前人

維爾發占科名歷踐通顯屢經任使積効賢勞自頃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為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嘗聞寄畀以簡署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領海漸清方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前人

維爾初由俊造薦歷仕官遺愛於桐鄉肅紀法於柏府超陟大僕尋陟中丞屬醜橫之匪茹亟剿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

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移閫之命亟上奏廁之章未究厥施奄

罹大疾遐場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實難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

靈其享之

明文在卷二十二終

半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三

策問

國學公試策題七首　蘇伯衡

策問十三首　歸有光

常熟　薛熙　纂
錢唐　馮從　訂

策問

國學公試策題七首　蘇伯衡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已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見未至之理難為說而指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效相反以備請問之汲服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策其設施之次第顧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羲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皐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卑而恥於效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袞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祐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袞為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祐甫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訽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傅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可不可歟請為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胄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為空言後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達城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徒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蹟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閽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沂僭偽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矜往行以自警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

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榖為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弗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為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頎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益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於古訓於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

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其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愚宇文之庸固有自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策問十三首　歸有光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既肇創即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於時群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圜丘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昭示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之請尚以皇太子年齒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義莫不在於豫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即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為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為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度不啻富矣

姑舉一二為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為國大事念慮之間徵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即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亘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狂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近者洪水為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與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彰念人之無轄貧乎芥川當時亡矣其為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治人可行之法皆已施川今但舉而措之可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轄貧乎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飢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州動以國計為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憫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為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

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徜恍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翁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尚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為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為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猶為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為聖人特自安於僭陋耳若晏子則為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為儒者不可用至於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於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有名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厭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為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

以倍誦不相文為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為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為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艮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為才思即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即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艮卦之傳與息緣反照猶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即已發

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於
儒心性之學亦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
析之於毫釐者須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
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
卒為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謫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為江
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
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
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
即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
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
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

於當時蓋未為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
尤以仲舒不用為武帝惜何也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
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於科目夫志於富貴者不足言矣先
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於科
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
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
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於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
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
來試其所以自待者於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見矣管或吾作
內政所以輕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

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為八陣圖後世惟晉
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
筌配四正四奇之位於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
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為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
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為圖而其說
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
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
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
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
遇風雲感會定予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尚父

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
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
才之難然恐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
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
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
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
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
智鬭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
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
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
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為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

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叙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為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擊張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西紙而擒温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為我言之

明文在卷二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　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四

檄　露布

諭蜀檄　羅倫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
討賊檄　黎遂球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啟
擬盪平群盜露布　王鏊

常熟　薛熙　纂
黃岡　宗敏求　訂

檄　露布

諭屬檄　羅倫

聖主治天下惟守令是重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飢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與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哉方其舍舖畝承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足翱翔古人而大罵若輩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為勢利之薰炙妻子之從史淫朋比友之浸潤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匱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秩以買田則連阡陌以買居則大厦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斯而已矣殊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代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哉乃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與為祖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鑒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服物以恕待人以勤處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幾矣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俱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雲南鎮臣約束土司檄　陸可教

告各土司爾等皆僭爵剖符世世為朝廷臣子受卵翼之恩至厚也莽賊詩驁憑恃深阻鴟張螳怒以逆我軍吏彼實違天背化甘自棄絕於覆載照臨之外爾等苟懷忠義之性者未有不嗔目切齒顱得而甘心焉頑閙一二愚闇不識逆順利害反敢教猱升木為虎附翼潛以我內地虛實輸之為彼向導此亡他故賊諂爾以貨又怵以威也夫賊誠有封爵祿秩能世世富貴爾哉彼徒以聲勢恐愒實不能為若害即或攻剽亦孰與王師天誅如雷轟電徹無不糜爛者乎捐爵秩以博貨賄且畏死而就必死此之為筭可不謂愚且莽賊之狡焉欲蠶食諸土司非一日矣所以猶存無恙者恃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為若主也彼猶豺虎然且噬而彊宇械而宗廟膏爾子女若屬其奈何非天子赫然震怒莽賊之不度追罪往時偷安諸臣而督責於今之任者我鎮臣奉將天伐誓不與此賊俱生矣頃者老姚關之捷罕處景宗才之就擒賊已褫魄翦滅滌蕩近在朝夕正若屬奮身立功之秋也今與若屬期各要束部落與我同仇其一二愚昧為所脇誘者已往不問咸與維新有

能慕義效忠僇力赴敵或助兵以隷行間或助餉以奉戰士為我偵候得其聲息為我反間携其黨與為我挾刄刺之帳中為我遮截邉之關外為我掎角擊其侵軼為我設伏絶其帰路我鎮臣尚分別功狀上於天子加封進秩賜金賚幣以酧爾勞有如蓄奸懐貳怙悪不悛輸款莽卤比周覩望陰為向導窺伺者我鎮臣奉簡書得便宜從事且移兵先誅之然後奉報天子滅爾封土殲爾族類俾無遺育必不爾赦

討賊檄　黎遂球

蓋聞復仇者忠孝之良心討賊者春秋之大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厲節儉端莊即位以来無不以宗廟社稷為心從未有縦欲荒湎之事蠢茲逆賊悪乃滔天聚烏合之徒為獸群之逐無日而不拆人之骨掐人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毒虐則凶甚豺狼其潰亂乃悖昏魑魅而我國家相承政令惟在除害保民故頻年措餉徵兵務期剿滅乃致我江嶺各省膏脂頓竭死亡載道凡所募害皆緣斯賊賊乃狙猾變詐指徵輸為暴虐欺愚民使信從不思因賊乃設兵因兵乃急餉民之不安惟賊之故殄賊既非有黠金之法厥衆不能為無米之炊聽其紿欺終遭殺掠方將申明大義滅之而後朝食何意藩封半蹂烽火繼傳奸豎潛通北都失陷大行皇帝暨大行皇后英烈仁孝大蹇中節率全忠義諸臣正位正終共殉社稷蓋將上以激訴祖宗百神下以鼓厲文武臣庶使知忿勇滅賊嗚呼痛哉昔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妄意僭竊從来書詐魚腹何異夢幻鹿蕉况以腥穢之徒相為編騄之笑行見天地震驚雷霆迅擊而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定鼎實肖大功卜祚自宜過曆成祖列宗深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滋灌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禮樂何者非歷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心從逆幸南都之鞏固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群情痛切激發今以事勢言之賊積年勞苦遠獲必驚驕因立亡怯更易擊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乘人怒之全六月興周宣之師此其時矣一旅皆夏后之衆豈無人焉富者以財貧者以身謀者竭智勇者效力而兩粤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賊土司之卒徒跣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壮伐即宜靖掃中原俘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全李西平之奇功當不煩段太尉之笏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趨倘或背公自逞禍速滅門毋尚徘徊不前吉占拯馬嗚呼魯史嚴誅亂之例尚於盗不書名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會勗哉痛檄

閩廣平賊露布　于慎行

具官臣某等謹上臣聞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威伏惟皇帝陛下具神聖之資秉祖宗之統陰舒陽慘不言而四時行文德武功有作而萬物覩五兵不試衣冠日出之邦九譯来王玉帛月臨之國凡此普天之下孰非食土之毛居然有窮海之邦叢尒起潢池之盗妖賊曾一本等嘯聚兇徒首萌亂略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冥池散作旬始之妖孛於南陸始而倡舉網張騷之侶沐魚鳥之波濤既而混雕題斷髮之夷依狐鼠之城社逮梟風之殄瘁猶蠆尾之連螣鼓惑我人民搖蕩我邉境荒陬絶島人銙擁劍之麟白晝大都魚灑吞舡之浪遂使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弃桃枝之簟損天地和平之氣傷朝廷玄默之風既成梟獍之凶

可緩鯨鯢之戮是以臣等仰承聖武祗拜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旛紅旆飛蓋海之樓船犀角熊旗搘登壇之將士未鼓而人心激厲雷霆震犀雨之鄉先虎而器械精明霜雪洒炎風之地招督閩廣某官臣某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閫以隨戎左碩而合兵乜閩倚劍扶桑之塞右指而宣威百粤鳴弓銅柱之崖延撫福建某官臣某捴長弢勁弩之兵揚旆於泉漳境上延撫廣東其官臣某率鶻滕鮫函之士陳兵於潮惠城邊軍聲大振於前茅從天而下賊勢應摧於破竹無穴可藏孰知遊釜之魚尚學處堂之燕罪已深於擢髮勢何靳於燎毛至某月某日舳艫並進草木皆兵貔貅沸萬井之煙介胄增一鼓之氣初戰於某島已寒豺虎之心再遇於某州遂折螳螂之臂孰累棊而不墜且畱早暮之餘生方壓卵以如山寧許須臾之勿死至某月某日師盡陳於水上賊已入於彀中投鞭而滄海成田鳴鏑而馮夷罷舞旁張兩翼共雲合而星馳連設七擒彼土崩而瓦解潤剛鐵者魚貫而披翻染鋒刃者川流於滂沆雙輪勢迫群兇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如雨之師即當剖獲猾之狼心且快三軍之怒獻突梯之首鼠各陳一體之功妖氛既已澄清強圉當時平定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比戶晏而不閉華夷饗疊朝野讙呼此皆皇穹默佑潛消芥蒂之憂聖武照臨預定廟堂之算不然如霆一舉勢無駐於建瓴不日斯成功有輕於拉朽帝之德也永綦不戰之功臣何力焉但願無疆之祚其曾一本等已就俘獲者凡若干人其脅從緊與罔治凡獲甲兵器械冊輿頭畜諸項又若干云云謹差官露布以聞崇禎某年月日臣某

云云

擬唐平蜀露布　高啓

神策行營節度使東川節度副使臣崇文等臣聞天無二日臨四海為一家地有九州分萬邦為五服故用建侯藩之重俾扶王室之尊卑服出於堯廷篚篚歸於禹貢柔遠能迩擇干羽閒未恰之心取亂侮亡鳴鐘鼓討不恭之罪蓋以法陰慘陽舒之道成文綏武定之功於是臣職惟修君威罔替上稽彖緯回胎弧矢之名下制闘經可廢甲兵之役伏惟皇帝陛下神叡至道氣稟英姿紹十二世之洪基啓億萬年之昌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祖業之維艱凜乎若墜卻遠方之獻不嘉有瑞罷別庫之藏以示無私象邪鋤溪流八人而奸邪並黜麟臺鳳閣命二相而賢俊相升屢降璽書體乾行而布澤大蒐戎輅應月蝕以修行冀垣既亀之臣解甲方歸河隴悉凌之虜納琛會至而劉闢者性惟狂戇位在凡卑寶為掌賦之瑣材豈是捴戎之偉器頃因西川節度使韋皋率櫃留府不受徵書當陛下光臨率土之初大賚多方之始恐生震擾姑務包容授之以壯關之旌旄委之以西門之管鑰可謂滌瑕蕩垢荷寵蒙榮不思感悔以酬恩反肆驕淫而速禍此軍未辯他鎮仍求神棄其魄礪刃拒肩條之諫天盈其惡奮戈驅將士之行始西蜀自縱其鴟張後東川竟遭其獸噬謂倫陷可據謂重險難逾負固偷生欲効李流之逆望風走死不知譙縱之窮陛下乃用旁詢將興旁罰蔡室匪眾言之惑負扆惟獨斷之明大衆啓行常叧之以用命小臣受事敢勸之以忘身率五營鹿衛之師會數道鷹揚之將駢脇者盡標閻戟蓬頭者皆乘縵胡霧合雲屯目蔽旌旗之影波翻風震耳聾鉦鼓之音六月臣與兵馬使李元弈山南節度使嚴礪等進至鹿頭關東北關旁夾高山真成巨障阨三軍

而莫進詎下井陘立一夫以可當應同劍閣臣等稱犂貫阯縣
道以潛行烏炎蚍蟠徑焚廬而直進回地形而制陣以方以圓察
敵勢而設奇或前或後闢不東身以就鑽更舉辟以當轅臣乃仗
鉞揞詞援桴卒衆一麾而閉心以厲再鼓而銳氣不衰樓煩發射
鷗之弓洞胸貫髀佽飛擊斬蛟之劍蹀血橫尸疾呼作勁地之脅
大戰奪湯天之險逆不干順知賊旅之方弱豈當強喜我軍之
累捷欲藉長驅之勢遂救爭掃之功九月河東牙將阿跌光顏將
兵来會其部曲皆羌胡猛士并晉健兒驍勁弩而力透重犀被長
鎧而走追奔馬欲贖後期之罪請當前拒之鋒累出旁抄獨行深
入遮賊轉輸之路斬賊飛走之關於是綿江之諸郡皆降成都之
孤城益急臣乃乘其已困大合嚴圍鼓角初鳴守陴者心皆不固
梯衝未設攀堞者身已先登九扣九攻墨子之機安在八陣八克

吳手之續乃存其劉闢鹿窮不暇於擇林鼠竄尚思於求穴始將
出遁漏疎網之高張終被追擒就長繩之急縛端門受獻即當檻
送於神京大社行刑不使逃誅於絕域臣已撫平屬境入駐通衢
除叛賊將刑此外其染汙者本是良民迫脅者不為叛黨悉加慰
撫並用赦原莫不瞻聖日以歌謠被王風而鼓抃修武侯之政已
綏卒以營農復文翁之規更興儒而舉士大地洒清塵之雨溥降
深恩洪溟息鼓浪之風頓消非怒此蓋神謀睿算天贊奇功使海
內知惡臣之易已識尊威之難抗臣等幸陪是役獲睹斯休不勝
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其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擬盪平群盜露布　王　鏊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華
夷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
累世因循之習惷茲群盜敢尒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識子壽先
知管蔡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
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恩施乾坤之蕩蕩網開一面計
出六奇置赤心於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
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勒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
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兎都無江漢淮泝萬里之波濤咸
息此皆德符玄造謀協神人群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
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
目覩膚公珍螗螂以當轍車築鯨鯢以為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
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臣無任

明文在卷二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霦校字并書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杞方丘頌 劉基
膏露頌 宋濂
瑞麥頌 劉基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宋濂
節婦黄氏旌門頌 蘇伯衡

常熟薛熙纂
太倉顧湄訂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忠臣志庭初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乘髫之童涵泳至化煒煒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餙脩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於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猒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丞相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師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雷大讋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鬨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賊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賊偽平章舟刈殲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勇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

潛保雞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俟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趍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咎戰甚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殺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逕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安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

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旗東指罔敢弗恭風烈廓霈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猬谷螗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刱闔胡不然復豕而踁翹其蟲辟當吾車轍皇赫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粮各罄爾誠揆充在中夷則之月櫂予江濱皇秉黃鉞以麾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燧火奮激旗旐揚揚艕艥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偈載飛載揚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遷大呼衝擊樂騰猋駮星流火戟虐皷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濛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槍塞颯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於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逸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什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䰩逦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草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嵩華匍匐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欝搖形於樂飲節以鐲鐃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衆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謳有聲嘖嘖千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爽惟皇神武動則兇之羣榮盡屬四

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婞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駿功俟偉赫熹搜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祀方丘頌　　劉　基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祇於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詔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欽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

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太廟遂居於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二皷有風徐來淋潦頓収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揺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玆事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

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俻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水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聖皇惟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於長淮長淮具宗濟於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賔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廟臣述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蹈泰岱憑陵華嵩鋤秦鏟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於上下既禋於郊又敬於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逖黄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膏露頌　宋濂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皇帝勅中官㓗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酥凝結如珠味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芬達左右勃欝淋漓薰涵太和天休震動中外歎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諜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悉是以致

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薇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寛民賦衆庶驩豫戾於敉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於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誥策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巳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氐壮有星名為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為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牣秘貺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肖滋不一而足彩霞成屬卿雲聚繡赤烏飛翔白兎俯伏瑞蓮並蔕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覩玆聖徵則其德洞淪貫切成不居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徵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沆㳅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絶之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冝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瀼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推澤潛竇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欣欣浥浥紛紛宻宻匪随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氲以文我太平惟皇

之聖貞符自應不畀而詠不高而迎茀祿之攸臧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欲而傾不怵而盈茀祿之攸寧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於千齡

瑞麥頌　劉基

天啟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皇帝提三尺劒奮起草莱拮据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平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illegible]遂取秦晉梁燕趙南交址陌東盡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洊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褒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

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境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嘉瑞積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

頌曰

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為饑紫達平露其實不可以療飢豈若五穀之為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馭天下共逐攫攫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猇士如雲猛將如龍發縱指示恚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三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文翠英溥彼原田瀰若雲煙望之汕汕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弈世無遷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宋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讋萬邦咸臣用群臣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臧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摶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弇為良蒙帶以方侯時其燥剛

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鎔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已巳祛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鋅液既澄氣憤雲浮循竅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釁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湿融其輪圓煒煒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簨簴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為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為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其制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

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昚旦之禁而已瀨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諂厲以鳴國家之盛美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遣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賁洩畢於漻泉眞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趍是為帝望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冈敢邪恭乃紡覺氏乃具爐錘乃煮乃鑄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垂而顏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鉏不鋙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椅懸植交扛孔龏載考載擊宅于囷囷觸于貢貢摩乳盪坤以警斯昏發揮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麗聲與政通拓美集祥熏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攸錫制器有恭式和民則稽

樂之原鍾寶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於衆是傳是頌

節婦黃氏旌門頌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閶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乎此豈一移我則匪人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有子可無嫁今子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亡為去留者哉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後八年里者列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為發賓以聞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嫠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懼無以彰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遣屬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為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歟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曰不辭而為之頌頌曰

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廸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奮趍非有

館鎋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叙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儋石室若懸磬母子煢煢相依為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間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薺如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犬彘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何如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噫哉何言之本我志可易太山可壞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既寧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章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厥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綽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傚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蔦圖婦道不虧尚稱聖意臣節殫竭有不罷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明文在卷二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二十六

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進大明律表　宋濂
進元史表　前人
進寶錄表　解縉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進千家姓表　吳沉

常熟 薛熙 纂
漢陽 張叔珽 訂

表

代翰林院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纘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盖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鄗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誼義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躬膺曆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皇鉞再麾潯陽遂定僭偽兼収於漢孽提封奄莫於樊襄来享来庭南交廣西隴蜀於疆於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徯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惟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専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有摩仁聞所孚遠城之款降踵至盖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櫜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豊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瞽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諦其體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社廟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縱其侵凌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致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来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夫槩皆以九章為宗歴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廸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至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畀白粲中之砂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来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煩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奥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

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須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去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月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前人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化家為國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惟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亦號隆平豈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鼓蠱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既曰於疏闊周綱遽至於凌遲風憲皆為不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眾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

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啟分科脩纂故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廣加搜采恐翫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誠難逃疎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削則削敢言襃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寶錄表　解縉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脩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者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紀載鋪張極盛之閎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羣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趨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誠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迩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羣雄歸命者不戮一夫元主遁荒而禮遣其嗣四方輻輳之廣

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守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德之統罷黜百氏弥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疏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此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建儲紹於中興唐高祖囙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成皆未有若斯之盛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則徽德邁於嬪妃開創功超於胥宇夙聞文定之祥允叶坤元之吉螽斯有百男之應鳩雉均衆子之恩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有誕聖之祥而無輔運之德邑姜有輔運之德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邦君式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敖布衣化家為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帝堯之文章纘武王之継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起注之書而徵以蕃邸之副紬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脩史之詔命臣景隆忠誠伯臣茹瑺翰林學士臣解縉總裁翰林學士臣王景禮部尚書臣李至剛侍讀臣胡靖臣曾日章臣王淮臣胡儼侍講臣鄒緝臣楊榮臣金幼孜臣楊士奇脩撰臣李貫臣吳溥編脩臣楊溥臣鄭好義檢討臣王洪博士臣張伯穎臣王汝玉典籍臣沈度臣滿畿待詔臣王延齡給事中臣朱紘吏部郎中臣徐旭禮部郎中臣胡遂戶部主事臣端孝思太常博士臣錢仲益國子博士臣金王鉉助教臣王達行人臣蔣驥僉事臣某知府臣劉辰知州臣鄒濟知縣臣王褒臣楊覯臣梁潛臣趙季通臣沈瑜教諭臣劉宗平序辭榮訓導臣羅思程臣傅貴清晉府伴讀臣蘇伯厚靖江府教授臣張顯儒士臣端禮臣楊孟力臣朱逢吉臣莫士安蔡脩撰選多士賜宴便蕃即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多歷期年之久惟盡校讐之力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之自出必有訓古今文雲霞花卉之生色不勞繪畫之功開王府而見瑶璵惟自慶其希遇仰青天而瞻象緯又奚罄於名言皆據事而直書不假一辞之贊羨但纘次以成編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大明太祖神聖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六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天仰聖惴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永樂元年六月十五日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脩國史都揔裁官臣李景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進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年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貽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継志粤自結繩改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於周官之後經存於孔壁之餘漢模略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會要始於宋而元獄弗完經世紀於元而彝倫斯斁肆天心之默亂屬聖主之開基俊德神功弥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庥於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頃夫簡編穰浩條貫紛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辟壤遐陬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可歸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型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

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脩
於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撫乎舊章義
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
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弘治壬戌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刪
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
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
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不錄其名標
題崇華袞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
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
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券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敢諳天府
副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懸空之宿一
舉首而在日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識小

竊天功不敢辭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
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
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內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
於有人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重校大明會典一百
八十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千家姓表　吳沉

臣沉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
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
後姓氏寖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為氏者有以王父字為氏
者有以所生之土為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為氏者有以所封
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為氏者有以技以物為氏者故往往姓同而
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為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
宋元生齒之盛華夷之混又有以部落為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
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
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
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於
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略識者病之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
混一區宇車書萬里溥海內外遐陬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
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比臣等謹稽諸史參質之國籍旁搜博訪
類萃成編約為韻語凡為姓一千九百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
寫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備萬幾之暇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
幼學習讀天下之人有以知聖朝土地廣大人民眾盛恩德深厚
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洪武十四年五月朔
日翰林編脩臣吳沉典籍臣劉仲質臣吳宗伯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謹言

明文在卷二十六終　半圃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牋啓

封建親王賀東宮牋　高啓
上蜀府牋　方孝孺
再上蜀府牋　前人
三上蜀府牋　前人
四上蜀府牋　前人
上蜀府啓　前人
再上蜀府啓　前人
上益藩啓　吳貞啓
謝方相公啓　駱騤曾
送高制臺田籍啓　李維楨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啓　黃淳耀

常熟　薛　熙　纂
長興　欽　吳棐　訂

牋啓

封建親王賀東宮牋　高啓

監國撫軍久繫兆民之望建邦作輔大須同姓之封隆典式脩輿情均慶恭惟皇太子殿下地居震長道合乾剛孝奉兩宮每問安於曉寢友懷諸弟共講學於春坊既曆主鬯之崇復舉分茅之盛本支懋衍宗社奠安某等忝預台司敢伸賀悃河如帶山如礪永存萬世之傳日常新月常恒敬上千秋之祝

上蜀府牋　方孝孺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禮奉恩言特須名劉禮超望表慨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為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字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趁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覩調於七筯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之薦加

味夲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自除旋諸参人之為邦常以久遠之効自慶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威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俾臣職業有程蹔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苟祿受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再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再上蜀府牋　前人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燦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歸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其為愧負理宜殞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敬承教肓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耆耋之罪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弥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皐比之賜非惟免損斥之譏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蓋伏遇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己長短乎人弗以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遇受恩禮久而弥篤者此也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辟痛鬚落肌羸遥望道山之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鑒曲賜涵容俾服藥有効坐席稍温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欝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三上蜀府牋　前人

伏自奉辭甫七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効無階瞻馳弥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欿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己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群士歆慕若飛烏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憨迂不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夫寳貴之特加寵遇經筵下詢屢陪觀聽之班燕賞命觴親扇咀哺之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為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為今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己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柏之操不為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

四上蜀府牋　前人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心感怍省己兢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寛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為治國之要以詩書為養心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辟諸水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寡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湧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衮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忻幪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倚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非陶鎔之力共推

化育之仁弟恩之大者非踈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効於消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

上蜀府啓　　前人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為迂拙受恩受獎最為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為報幸屬大比自意得脩貢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効忠悃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不許辟遠就迩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為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無所欲重瞻覲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恵者為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為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頌之壽考福祿則頌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頌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為受福之基盖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於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為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為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為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為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為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為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為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趍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再上蜀府啓　　前人

臣恭蒙遣急足党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感厝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令屬和故不敢次韻親親之義盖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盖亦有可採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録附進臣無任屏營感怍之至

上益藩啓　　吳貞啓

伏以鳳繞虹樞桂邸濯銀潢之秀系承麟璽桐珪分玉座之華洪緒奄盪貞期盻蠁恭惟殿下英嶷早聖茂德潛彰陶冶六虚碧月映冰壺之潤甄維八柱曜靈標銑樹之輝道契從風托靈襟於維浦祥符捧日暢閭澤於江藩雖韜挹龍章未奉雲臺之對而煇煌鳳藻時披月窟之華命太乙於祠垣星分藜火及天吳於筆海雲寫芝英興會霞飛鄴水動朱華之色名流煙涌睢園窺玄邑之圖士餙膝庠歌楚詩而傳沛易俗均絃誦擬河上而顏淹中化燮虞羹亮增堯景其夙承嘉惠獲始額以遊深猥荷寵靈結清交而宴魯風歷荏苒阻蘭訊於西園徽纆孛羼跂麻源於北闕都人籍籍盡稱河間之賢遊客斌斌共訪東平之善頃緣請告得栖息於茂陵咫尺音徽每瞻依乎兎苑重以倦遊多病徑宜林壑之間加之紆欝少悰莫遂池臺之賞

謝方相公啓　駱騤曾

伏以三台朗曜鴻名標弁麟圖四海陽回駿惠勞虞烏罩考詢道逢虞典覆露永藉商衡感玉倚之自天慶氐全之有地恭惟閣下學本帝師才真王佐髫齡奏對太史書絳殿之雲黑髮公孫上相捧瑤天之日勤禹揆之舉作恩布鮮推恭彝弼之承康悉兼吐握薪櫎洛閩鄧林剗菲無遺川藪量宏藥籠參苓並蓄其計峴雕梓前溪散緶柘臺侍從虔義多角之冠藝苑持衡誤領亭縫之袖濫竽風紀承流叨歷五年風指嵗華殿最奚評六典奏入京房之課格依崔亮之常幸元宰取短於長材兼棄朽俾謭劣掩功於過勞敘積薪鸞音爍金石之文二人永賁霞誥耀琳瑯之彩五色相輝席怙二天薄衡雲而匪厚恩暄十日茹吳蘖以猶溫言豈宣心恐雨震風凄三匝繞枝之未穩鏤惟刻骨期淵海河潤千瘡百孔之頤持拜紫闥而神馳戀戀金臺夜月望黃扉而極目迢迢越水霜旌謹束戔戔聊比瑯環之震雀用陳縷縷感附報月之隋珠伏頓銜路熟高皇極特推揆首沙堤蔭遠孤桐永藉爨餘

送高制臺回籍啓　李維禎

伏以月窟風清款塞釋宵衣之警雲山春煖入關詩書錦之榮樂奏驪歌禮成燕喜恭惟臺下漢廷尊宿晉水耆英少司馬入秉鴻樞自昔勳庸久著大中丞出憑熊軾於今德望彌隆身為萬里長城功致三秦安堵南庭壯幕叩鷲堠以稱臣左帶而察托象胥而請吏王錫彤弓盧矢至於再復至於三人疑破斧缺斨知其一未知其二尊羨入夢方逐景以興思欒衆關心遂急流而勇退日月之明何損煙霞之癖已深既富貴而歸故鄉有同醉白道古今而譽盛德無愧汗青海鷗下史已忘機塞馬失翁其受福寧讓山中宰相不鋍地上神仙豈如碧山不負好歸來綠野未荒且自樂也其性天不靳才地無奇望大壽高矛更難與盾冊滿坐恭連城方面不能為父老攀轅揮五絃送鴻歸空自負王孫芳草攜斗酒聽鶯聲喜公有作伴青春賀監乞歸剡川舞劍出餞司馬既還洛水秋使詢名明月清風聊裁六一堂中之句雄關紫塞願留五千柱下之書歸興翩翩未許久淹行李離懷黯黯尚圖少敘班荊當年與赤松有期子房願從辟穀他日為蒼生復起安石尋見成功

上座師王登水先生啓　黃淳耀

伏念某海壖賤士林草鄙生抗高標於娟學之場彈古調於無人之野書忘寢食思起班楊賈董而與遊學論精微將求濂洛關閩所未發至若帖經墨義恥為繪句絺章風變永嘉力追正始功非戚事高語廓清蚩是浮沉鄉校者廿年曰之蹭蹬稱闡者五舉雖年求臻於強仕人方濫數為時髦頗名已宿於文場已亦自疑其晚既不謂雕蟲末技薦諸冰雪聰明叨居摸索之中得騁風雲之氣蔡蓋恭遇老師臺下誠能體國公以生明襲黃高漢吏之稱燕許擅玉堂之筆方且五雀六燕平操人物之權衡遂令纖利小材盡入文章之淵府恭茲敢服荷此甄及惠乃銘心謝宜重蒯然而龍根千里方嗟趙壹之空囊偕計公車復迫郤詵之獻賦是敢敬修賤記悉承之禮用以稍紓高山仰止之誠雖其跡涉踈涼似冰炭之不登階序或者心存久遠如任安之獨在門闌謹瀝下情以塵清覽有違此語是所□忌

明文在卷二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疏

江南灾傷疏　周用
災異條陳疏　金士衡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常熟　薛熙　纂
長興　臧眉錫　訂

疏

江南灾傷疏

周用

臣惟國家財賦取給於東南而江南各府出辦莫重於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四府四府之中又莫重於蘇州一府緣蘇州一府所屬止七州縣每年實徵平米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三石有零臣原籍蘇州府吳江縣人嘉靖二十二年正月伏蒙聖恩以臣待罪工部尚書總理河道於濟寧州駐劄管事自本年四月二十日到任以來每聞蘇州等府地方霖雨為灾彼時該巡撫都御史喻茂堅見在地方臣與之未曾相識乃於本年七月初九日致書南京戶部侍郎先任巡撫夏邦模託問喻茂堅勘處地方灾傷事情大略至九月初九日得夏邦模荅書云今歲江南多雨禾稼渰沒似為可憂巡撫衙門已經行移所屬待查勘完日奏報臣以灾傷勘報處分亦係自來常規至十月初七日巡按蘇松御史周亮回代回京路由濟寧州臣與相見首詢水灾事情周亮備言蘇松灾傷重大又書亦嘗因灾陳言以恙民間苦楚情狀但地方灾傷例該巡撫會同巡按具本纔準覆實此時地方多事彼此偶不相值若巡撫已經連名具奏諒不至有悞地方臣於此後每每訪閱通報未見奏奉明旨臣亦以通報文字傳寫詳略不同偶未之見至十二月初四日遣蘇州府太倉州知州馮汝弼吳江縣知縣朱舜民嘉定縣知縣張重皆回朝覲路出濟寧州與臣相見各稱州縣地方水灾即今已是開倉徵收稅粮之時未得明文減免分毫小

民窮無出辦將來殊為可憂臣據以上所聞不覺驚駭臣本田家祖父世習農業上供國賦其於本地民生疾苦亦略知之臣聞今年蘇松地方自四月至於八月其初旱暵穀種不得入土甫及栽蒔霪雨經旬江湖泛溢吐洩不及遠近圍田俄成巨浸此時小民各計費過脚種工本猶望薄收養活不肯棄捨闔家男婦老幼相率踏車救水晝被烈日灼體暮與蚊蚋爭命加以青黃不接時月雜食豆查麥皮日夜不得休息幸而水勢略退又值風潮閘作排決堤岸一瞬無餘且壞且救且救且壞露地呼號輾轉離散除全圍渰沒外其餘幸存十之二三苗者不得秀秀者不得實每畝所得大率不過二三斗又皆秋黑不成米粒口食不給將何辦官目今不得減免有司不過督責糧長里長承認賠貱各人家產餘得幾何又況蘇松等府近該戶部郎中鄭質夫清查歷年逋欠觧過

銀一百幾十萬兩百姓困敝至此已極又何以支吾前項錢糧二百八十萬九千七百之數箠楚逼迫亦不過相繼逃亡而已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不堪命何所不為靜言思之寔可危懼又常年地方災傷實賴撫按官查勘依例奏報次則府州縣正官隨宜賑給少延民命以安人心今巡撫都御史喻茂堅已改南京大理寺卿專俟交代新改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亦以交代未得到任按管巡按御史楊時泰雖在地方已非奏報災傷時月其餘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正官王廷等皆因朝覲離任外州縣在任多係佐貳官員止是受成催徵彼見災傷之年方以愆期為懼以取足為能更無力量敢為寬假下此一等又只憑信在官吏書人役專恃敲朴以濟其私誰復顧惜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黎元無所不至真猶慈父母之於子至於京城內外軍民憫其疾病則徧給藥劑卹其飢寒則均給衣食則自輦轂以至薄海孰非赤子況東南蘇松地方種田辦糧農夫比之他處勞苦不啻什倍似此種種民瘼殆有所不忍言天門九重何由上達臣敢冒萬死輒以上聞乞勑該部備查前項災傷奏報若以未經覈實於例有碍則巡按御史周亮蘇州等府州縣知府等官王廷等各回復命朝覲供集京師臣又聞前項災傷曾經該府覆勘若加以次第延訪當盡得其情狀比之文移覈實更為親切可信仰與從長計處具由上請量為蠲免再行巡撫都御史丁汝夔作急赴任另查別項錢糧以補減免之外起運之數或加免折銀以蘇賠貱傷殘之戶仍於災傷尤甚地方遵照永樂年間特宥蘇松等府水渰去處給米事例均為賑濟又仍乞不得但於存留數內號稱減免分數務俾民蒙實惠則東南凶年飢歲幸觧百姓倒懸之苦祖宗深仁厚澤益隆萬

世不拔之基臣不勝懇願隕越之至

災異條陳疏　金士衡

奏為災異一時疊見國事萬分可虞懇乞聖明亟修實政以杜亂萌以保泰運事臣惟自昔帝王乘乾撫運皆受命於天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命曰天命討曰天討舉人君之所有無不系之天者然則天人感應之際所當敬畏而不可玩褻也明矣昔董仲舒對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其理有固然機有先兆若響之應聲影之隨形非牽合附會焉者竊觀今歲以來災沴變異不一而足頃接邸報見甘肅巡撫周盟疏稱該鎮本年六月十二日地震異常搖倒墻垣墩堠官民房屋甚多壓死監生軍民人等甚衆火光一塊大如車輪落地後黑風隨發天鳴地裂川竭山崩旬日之間尚未止

悲臣讀之不勝駭愕嗟嘆何天心震怒地道失常一至於此先是湖廣以風雷冰雹告順天以陰霾颶風白晝晦冥告四川以星變告遼東以天鼓地震告石門以雷火告豐潤以地陷告山東以一身兩頭之牛妖告山西以並頭兩身之人妖告八閩西江以地方水患告舉極重極大之災至雜至異之事畢集一時皇上以為此治徵乎亂徵乎明知其必為亂徵而不為治徵猶然泄泄從事是以天下為戲也夫祖宗櫛風沐雨百戰以有天下創業甚[illegible]奈何眉越若此憶昔嘉靖庚戌小醜犯順直薄都城彼時國[illegible]正強民心甚固而變起不虞一時倉皇急迫之狀至今談之令人色變明歲又當庚戌之期矣鑒前轍後安可不慮況今國計[illegible]虛人心攜貳較前庚戌景象相去甚遠倘一旦有事何以佐[illegible]興何以戡禍亂變患臣測有非臣子所忍言者皇上靜攝日[illegible]忠讜厭聞日久

營營汲汲惟儲黃白以自娛多積倉廩以自固而不問國家之理亂民生之安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曾無變計中外咸切杞憂昨狡寇蠢動此訌彼挾邊軍之餉朝泣暮號而大內之積如丘山朽蠹相仍涓滴不漏邊人有不睥睨垂涎者乎阿堵充斥玉食豐盈皇上視之甚樂而臣愚視之則甚危也昔唐德宗瓊林大盈豈不富厚然而無濟緩急適為盜資覆轍當前昭然炯戒我皇上神明天縱其於聚散出入利害禍福之機洞若觀火曷不捐無用為有用乘茲萬方屬視之後嘉與更始亟下明詔出帑數百萬分給九邊軍士以濟然眉俾荷戈枕戟之夫藉有宿飽感恩圖報之衆戮力疆圉即有寇氛無足慮者若夫榷稅之役原出權宜不係常賦年來稅使縱橫多方吮吸百姓骨血已枯皮毛俱盡閭閻畎畝之間蕭條困苦小民多藜藿不飽短褐不完離散四方自經溝瀆者言之痛心酸鼻當此時而復加朘削譬猶尪羸垂絕之夫責之肩重任而歷千里其能乎共謂宜亟罷稅務撤回稅使信停止之恩綸解倒懸之疾苦庶幾保全孑遺拱衛王室續如綫之脈息消意外之可虞自非然者財盡不勝求民窮不加恤怨[illegible]積以為之招枵士腹以速之變設敵衆乘虛內犯豕突狼奔攻圍劫掠抑或敵蓄異念所志不在金錢而在不測中外離心兵食俱詘招之不來笞之不應土崩瓦解轉盼大事去矣及此時而悔之何益哉臣謂收拾人心維持國勢惟在今日而止稅發帑則目前收拾維持第一義也時乎不可復失亦願皇上自為社稷計而已至於青宮講學尤屬國家萬年根本至計前者曠廢多時關繫匪細亟應修舉以光盛典與夫一切用人行政振刷疏通須刻難緩毋狃於積習沈於貨利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而貽噬臍之悔也臣目擊艱危

甚於焚溺披瀝血誠不識忌諱惟聖明留神採納爲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疏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饒廩獎勵武臣亦與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麤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

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弓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踈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豫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

孫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斂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竊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舉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一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籠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群策而用之何慮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又何假拊髀而歎思借材於異代也哉

明文在卷二十九

疏

理河事宜疏　周用
淮鹽利弊疏　霍韜

明文在卷二十九

常熟　薛熙　纂
嘉善　譚瑄　訂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伏覩節該欽奉勑書內開凡脩河事宜勑內該載不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欽此臣自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奉命揔理河道伏念漕河係今日軍國重務而臣至愚至陋分甘棄捐誤蒙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俾承官乏居常懔懔寢食靡寧緣見凡今治河事宜前此諸臣相繼悉心規畫然又莫不皆以黃河從決不常將來利害不能逆覩惴惴然日惟隨河之所為則是從長之議經久之圖固有所不敢任者臣撫躬感激莫知所為近日查到山東兖州府濟

寧州見行文卷一件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事又一件為効愚忠興農功廣聖心以隆聖化事又一件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事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為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今欲舉臣之末議相與乘時整理此一機會也又當朝覲考察之年百度維新將來任事得人是又一機會也敢以臣之私憂過計為陛下陳之臣惟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為中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

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為遺於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
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
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為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
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蓋小壞矣圮猶未徙也
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
阡陌溝洫遂蕩然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
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憶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
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
言之每歲冬春之間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
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
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
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
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數百里之間拘而委
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
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
澧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
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
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由前言之此
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陛下臨御以來
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
脩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
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之時霖潦無所
容之也溝洫之為用說者一言以蔽之則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
備旱潦一言以舉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為容水

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
何所不容天下皆脩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
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
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迩黃河地方歷年親
被衝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壠畝者不得種種者不
得收徒費工力無裨飢餓加以額辦稅粮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
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
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脉絡不相貫通每
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為巨浸潰決成渠漂沒廬舍耕種
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脩繕陂
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
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亙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
脩之故也若使溝洫既脩則豈惟山東河南見在凋瘵之民得以
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暖昔也
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
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臣之所謂脩溝洫者非謂
自畎遂溝洫一一如古之所謂止是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
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不為震
驚委之於海而已矣臣又惟念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
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影迹湮沒竟莫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
以為欲脩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
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
役若蠲荒粮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群議

其諸條目未敢覼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曰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黃河南行雨暘時若又適遭遇詔令開墾荒田至再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隷遠年近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之司府自腹裏達之邊方在下有臣工相與協力在上賴聖明俯賜斡旋如無成效臣甘伏欺罔之罪臣蚤夜營思以為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謬昧死上聞乞勅該部查照累經題奉欽依通行開懇荒田事理與臣所言溝洫條件如果彼此可以相須而成不至窒礙即與從長集議具由上請蚤賜施行則生民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恐懼隕越俟命之至

一曰正彊里以稽工程臣惟古之溝洫即後世之所謂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彊里合而言之則彊里為大渠為中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彊里則規模不立脉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勞而無功然有一府之彊里有一縣之彊里有一鄉之彊里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彊里由一鄉而一縣由一縣而一府由一府而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曰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曰項畝畫為中渠為小渠曰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粮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曰水勢其縱横曲直各曰地勢中間旱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為塘塹出於溝洫之間水潦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既定造成彊里圖冊上下官司如式施行按時稽察責其成効

一集人力以助夫役臣謂彊里為大渠溝洫為小渠大約施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各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名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倡率小民臣竊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粮漫無稽考往往直至會赦方纔住支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粮軍犯莫紀其數況今錢粮緊辦會計如王府祿粮亦且頻年告乏却容此等罪人潛形竊食實為虛糜今欲集人力以備溝洫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隷各該問刑衙門除奏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宗人民屯之法隷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粮荒田自給口食三年之後量徵屯粮若會赦不須還鄉聽其改報民籍前田永與為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自來多是賣放徒令濟貪無以懲惡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僉特為繁重近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年年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撫從措置即今河患稍寧臣謹遵勅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嘉靖二十三年分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二箇月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桊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雇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將來幸無不時工役使

之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為濬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
濫郵稅糧賠貱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
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
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濬洫之政斷可脩復濬洫既成豈止
可以平河患興民利蓋一地方有盜賊相顧不敢撗奔則推其
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脩古人分兵屯田之法
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而濬壘相因所在皆
是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伏乞睿照
一蠲荒糧以復流移臣惟河南凡近黃河并山東濟南兗州東昌
等府州縣地方自來旱潦無備若椽頻年災傷州縣不勝申報以
致百姓稅糧無從出辦只得逃亡實非得已遺下稅糧差徭有司
又復責令見戶與大戶包賠承當輾轉貽害歷年相仍十室九空

流移益甚見今田野之間璟堵蕭然將來未見底止臣聞成化年
間撫理河道侍郎王恕因裏河旱荒節該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山
東百姓既十分艱難今年稅糧等項盡行蠲免欽此欽遵養活小
民至今稱頌今欲開墾荒田河南山東沿河府州縣積年逋欠錢
粮若復照舊追徵有司徒行刻骨之政百姓終無復業之期臣乞
通行查理遠年錢粮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現在積荒田
粮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頗戀鄉土必然日漸復
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臣又伏思往年治河都御史如徐有貞劉
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
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
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曰黃河從決年分災傷有此經費然
亦莫非曰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脩復濬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

就於近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准作各戶耕納略如宋
臣范仲淹以官粮募飢民脩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
不怨將來濬洫脩復則河患無虞年荒有備下足民食上給公賦
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貲
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為力既易其收功
甚遠利害相懸何啻什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暫勞
所以成永厚者也伏乞聖明矜察
一專委任以責成功臣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緣體統相承
大小不紊既不敢侵官又不敢曠職所以功緒可稽民蒙其利庶
所謂濬洫之政如前所陳誠使荒粮既蠲人力已集若無其人專
任其責雖曰見今奉行墾田將來有始無終祗是虛應故事今京
官在外有監臨之責其事權既專且重者無如巡撫都御史巡按

御史乞勅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及今黃河南徙之時皆同各布
政司按察司該府掌印官委行分守分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
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
縣按月稽考守巡等官按季稽考巡按御史稽考一年之成功巡
撫都御史通稽考三年之成功其新任知州知縣并到任一年以
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
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
一持定論以察群議臣惟黃河從決不常捍禦之策遠年近日人
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邨系
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
七十里通衛河運舩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
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舩自徐州達陳

僞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陵
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
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今運道既設其建
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財
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遣當群議方
興天和專意脩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奏有
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
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
行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招商若得其
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
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
莫若脩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

百姓曰以足國尤為切近況壯直隸州縣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
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郁安
滄冀平谷滿城三十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
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
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卒飽食之民
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
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壯直隸而視山東河
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
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脩舉之法臣反
覆思之具不越乎溝洫之畝伏乞聖明留意

淮鹽利弊疏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達通變之權乃可久
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
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鹽課有差亦倚於民以
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
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暁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
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
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
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
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極河南東盡
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六七十萬引饔餐安所
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涌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
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
竈丁得實利如是而有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

斗豬絕竈一匆賣私鹽是逼之飢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
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
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斤
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賣私鹽即絞死
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
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
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
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
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
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
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
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

為掤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籌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粮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粮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粮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内利非王者正體成化以後淮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示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矣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税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家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勢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亟亟脩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資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蔵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為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粮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粮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為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為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粮即與收受粮賤許納本色粮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為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粮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為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挨濟利病均為欣戚邊方腹裏共為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

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方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槖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

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一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濫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濫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近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猒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為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往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

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若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署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戮之則情可矜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陂堰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徙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祗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托專輙成効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叙久大之要而

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明文在卷二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漣

常熟　薛熙　纂
吳縣　金之鏻　訂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謹奏為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外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西虜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西虜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西虜者水草之衆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西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擁飾之巧而呈以及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與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為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為衆

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姦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

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淩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稟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

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恵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恵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本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

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已及今則將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於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為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者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寶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閱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即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

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呂本票擬本又孰敢庸鄙奔走嵩門下為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呂本呂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己之權百司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因蓋深恨嵩父子竝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為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為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為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

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是字十九號堂稾可查夫效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濫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偷既作倣傚成風將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為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西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選一賢

將西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詫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為引用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西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

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為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為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苟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

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遍囑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誰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為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為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

流離而此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西虜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陞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勤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弥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盖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歎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盖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為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繳進呈本內

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為之弥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既內外弥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寵絡強廹結為兒女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為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

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負既逐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劾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為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憲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為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為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為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鼠一日在位則為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傾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近来覺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知

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倖倖萬一之功哉頃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發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来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群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擅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西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擊俺答之頭梟阿魯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內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為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為此具本親齎謹

奏奉

旨楊繼盛這廝因謫官懷怨輒敢摭拾浮言恣肆瀆奏況本內擅引二王為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了送鎮撫司好生打着究問明白来說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漣

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只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內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劫無敢指名糾叅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並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之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乎謹振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此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叅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為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詬讓政事之堂幾成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令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齮齕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彊年登極一

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讐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劍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脩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讓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出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忌者為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為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為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

殯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
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
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
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
慮患所與護持孫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
雖成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龍飛受命擁衛防護安亦
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
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
讐王安而實敢讐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
此後內臣誰復肯為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
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頴畜今日討奬賞明
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毁人居室起建牌

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萊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
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
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勑之錦日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材魏良
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
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
滑膽麤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
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
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
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
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脉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
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
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

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奨年學而忠賢
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光結於辟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
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羣省矣科臣周
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傳其陞遷使吏部不
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陰邪因之以偷換手眼挪移陞
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
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
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
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
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則何可
祟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
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觧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上天語
提勑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大罪十九也
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雖
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讐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
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
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
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刋黨錮之碑不
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
方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
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
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為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
寧縣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

二十一也更可慽者王者守在四域祖制不畜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漼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南西北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將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只慽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令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依託門墻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衺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

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旨意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為受制么麼小監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暱近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為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為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今

此官者雖事朕曰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詢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傳應星陳君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漸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悮皇上堯舜之令名即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酬朝特達之恩知於須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賜施行

明文在卷三十終

半國學人倪霱掞字并書

明文在卷三十一

贊

魁星贊　歸有光

東坡先生游赤壁圖贊　方孝孺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宋景濂像贊　王禕

訥齋贊　金寔

杭中丞雙溪像贊　唐順之

鄭仲輝像贊　方孝孺

葉用賓贊　前人

杜推官贊　前人

張文敏畫像贊　前人

張甬懷贊　陳繼儒

高炜英先生像贊　黃淳耀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錢 叔訂

贊

魁星贊

歸有光

魁杓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惟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犖犖天門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東坡先生游赤壁圖贊

方孝孺

群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汚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擾擾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宋景濂像贊

王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家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訥齋贊

金寔

言可訥乎心曰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僨言不可以不訥也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是為訥之謨

杭中丞雙溪像贊

唐順之

歸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默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為詞人之宗也惟其吶於口而雄於文榮於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溪叟山孺惟見公悃愊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鄭仲擇像贊

方孝孺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程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誾誾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葉用賓贊

前人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為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為名不衒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狥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型是蓋庶乎泰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杜推官贊

前人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為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威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前人

生乎閥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達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笔

冠豸庸邪當破膠而潛進姦黠必關扉而警悲胡為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倘佯於寬閒之野耶

張雨懷贊　　陳繼儒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宸而清虛有餘游不必裹五岳之粮而坐滿者有壠陽之脩竹古寫文不必殺二酉之秘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往是非交不必擇賢愚爲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須醉鄉之籓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為誰殆所謂今之孟嘗而貧古之伯夷而富者歟

高炌英先生像贊　　黃淳耀

峍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適焉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洮前觀百世者高子之洞曉千奇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謂之高子

濵涬生贊　　宋濂

濵涬生者盱江康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窮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踴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濵遇祠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康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曰葬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塚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予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欲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𥘉聲音叅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詳復呂至𢇁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撻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卜巳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拍以為祥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肺堅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秋蝗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斃死臨渒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赴亂走懽吸盡川子不去欲何為居無何宋事日非泝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

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義女從之生徒尭夫先人
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琢不問淺深輒詆毀以爲樂又
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
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
記耳蓋生聰明絶人未聞道而遂語斆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
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等有從其學者惟國子
簿吳汝進士彭復樂師之後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瀕時
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絲平昔所筋者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
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不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
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
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
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驗統會贊譜查前妙用數十萬言今

猶聞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黄昔我素王
韋編三絶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糸我胑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
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瞪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隙似存維
洛有士居於伯原超神沖漠凝於畫先殺往知來小大靳顯莫啖
匪惺我陟其巔莫深匪淵我瑜其泉簡材以畀匪隱弗傳有冥者
冢本昭以宣或得其觕載神子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
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土豚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藻尚
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愛
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琴又和我穿
不胃歌壯風其涼旂旐央央戎車麗靡蕩蕩江漢杭之如陸有腥
其穢流血沃沃海氣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揺夏孚隱
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桅子子焉依阿武斯咲不知攸[illegible]
日隕弗升雞晝作夜鵝羅於林鬼瞰於舍孰投是難[illegible]莫之[illegible]
怒乃鷙乃瞻乃行乃遯死於冥睇生之爲胡乃神以[illegible][illegible]之古聖
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斁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illegible]
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可
何令

箴　銘

家人箴十四首　方孝孺
守口如瓶箴一首　劉基
器物銘二十首　王褘

常熟　薛　熙　纂
秀水　王　㬓　訂

箴　銘

家人箴　方孝孺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盖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予病夫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脩有箴戒之義因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為匪人天使之然汝舍旃斯為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為人而忍自絕為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為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歠祖考之貲豈而可忘孰不可為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乎

汝旦依俯興拜跪昬為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從
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己豈誠難非
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流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眞
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顔孟之智聖賢與德學焉則至矣
學可以為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從
乎意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脩汝德之涼俛倖高位徒
為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誠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
之學脩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

國萬世作程汝曷弗勉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尚少
不勇於為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學恒患不能正慮恒患不能遠改
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巽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
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免

絕私

厚己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
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僻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
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偽天之恒理各有當然孰能無
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illegible][illegible]廢父兄相率以聽小
大祗肅雝敢驕橫於道為順順旦致和姑若難能其美齊多人各
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己有
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
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興禍怒實招之當
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
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於義理不深責
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
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違以道制欲毋
縱汝私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為德舒
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
自強忽其既耄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
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
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闥嬖女為讒為佞類不必取不幸
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
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汙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
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忠為羨側媚傾邪矯飾詭詭告以

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爲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爲家者汲汲乎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爲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爲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爲失非所宜言言也爲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爲經多言違道違貽身害不忍須臾爲禍爲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丘陵造怨興戎招尤速咎孰爲之端辯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爲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究乖慎勿啓齒當言則發無縱詭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承辱則非汝羞

守口如瓶箴　　劉基

吴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爲作箴曰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畏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illegible]出弗稽爲河爲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守口如瓶永矢勿諼

器物銘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脩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予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爲之銘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我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予輔

屨銘

義之趍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軆木而圓於以警吾昏軆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于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于匪爾之可恭也

衾銘

擧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迩

帳銘

毖爾毋涸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梳銘

布帛大素其尚覯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内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徳之藏名乃長

六

脈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虚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鼉陸剸象犀壯夫忍之以含初犀

七

明文在卷三十三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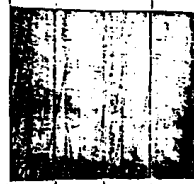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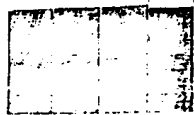
文原　宋濂

畫原　前人

常熟　薛　熙　纂

遂安　毛　際可　訂

原

文原　宋濂

余讀人以文生相命文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予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綱楷之弟栢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為文曰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羲之世庖羲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内外之别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弥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之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

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其體相之圖而後知觀者之[illegible]墻序縣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躁決之終不近也昔者[illegible]以文辱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頡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剛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終始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庯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

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岌得之訇桂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為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湮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鼓夫詖覬者將以蝕夫圖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循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眛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揉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涌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也蠛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惟智者能擇焉去古既遠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

載道之文舍六籍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趍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詞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書原　　前人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
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
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
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
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岳草木鳥獸之着中而人事
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
然而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
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
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旐之後
先所以弥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
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
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

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
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
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
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
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
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群倫亦有可觀
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
於花鳥蟲魚之麗遊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
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
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法昧而惟俗書之姿媚者是
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
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大夫也旁通諸

事一時賢公卿皆與之遊名稱藉甚有存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
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順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
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議

郊祀議　季本

孔子廟堂議　宋濂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王待制私謚議　方孝孺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常熟　薛　熙　纂

嘉定　孫致彌　訂

議

郊祀議　季本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禋焉山川於此望焉群神於此徧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事者也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乎下而可想見者也故曰望群神者寒暑五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為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是蓋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為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為對而主宰乎大地即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恒總稱為上帝而已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三望魯諸侯不敢訖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即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

曁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其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恒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爲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至日祭帝於圜丘夏至日祭地祇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爲定禮宜乎應節即郊矣而曰常用辛則郊祭豈爲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曰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其名爲祭帝矣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爲后土即社也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爲社稷其專位則國中祭則當夏秋之間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恒宜其月故禮家曰以夏至爲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祭地本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上帝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爲名和氣而祭者恒於郊爲養萬物而祭者恒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丘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既祈農事則及先嗇周禮所謂祈年於田祖是也建戌之月則報成於方社月令所謂季秋祭獸於四方是也建巳之月則雩雩則祭風雲雷雨左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霜露冰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迎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迎暑祭義所謂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祭月於西郊周禮所謂仲秋迎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祭告焉則謂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故曰旅四望是也若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有大小時有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得之傳世儒迂腐之談余甫時審安之事附會其言以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雷霜露冰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能含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正主殺物宜爲祭霜露冰雪者而注家乃謂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冰雪之祭何其疏耶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祭之小神也周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注家曰指爲二星之名謬誤亦甚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瀆矣月令季秋之月有曰大饗帝說者遂爲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下文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當作常正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即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禜雩禜爲六宗則亦列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冰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禋於六宗皆謂一時之祭而幽禜雩禜則似因災而祈皆亦未必眞得六宗之意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之常也故魯郊紀卜正月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

於天子故以啓蟄之月祈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時已合祭衆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有所主焉其神差異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於南郊哉然魯郊實非為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止於三耳然則魯之合祭天地禮之大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祭二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注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此雖專為日月而發亦庶幾古禮之意者歟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晉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凡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内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閒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illegible]而祭也今曰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雖[illegible]而[illegible]列其[illegible]悪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晳孔鯉父也列祀廡間[illegible]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illegible]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

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
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
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設用魏漢律所製大成之樂
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考古者釋奠釋菜以成雜存
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仿佛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二
獻谷於獻後歆福卽尸嘏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從其煩惟初
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漢之宗瀛
海也猶山岳之祖崐崘也今乃徇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
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始言其
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
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
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
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
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
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
統益尊三皇不汩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
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
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
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楊士奇

吳文正公從祀議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俱奏明臣士奇侍
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
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注大學讀之卽知為學之
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

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
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
基學統守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
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
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
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卽自解去
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
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識論
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
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沒出
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
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
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
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
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
之盛典謹具奏聞伏候綸旨

方孝孺

王待制私謚議

翰林待制王公褘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舉門人私謚
之烏傷俞𢜛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於行事發於文辭表裏
相符華質不爽故著於書者卽其操行之所見於行者卽其學術
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異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
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為狗乎邪僻考其為書則上援聖
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
之事君則不足以光朝廷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

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甚精微制行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上於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為乃歸休於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而遭逢聖朝遂為史官脩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遷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畢具有倫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侍從用事者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攣贏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欣言竟不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贍浩乎若秋江之濤鼓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言為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舊屬卓偉使異域知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謚後世韙之今欲取公文行以文暨節謚之於禮其可眾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予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為稱乃定謚曰文節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表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

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歆焉寔其妥焉神斯享矣然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弥文為也須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豈有見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謀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燬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蓁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若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最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與於一毫之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繼統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能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況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從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宜實名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較量朱子之門人高弟微嫌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又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有曰此原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教脩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

制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為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矣若以籩豆祼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
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舖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明文在卷三十五

論

衡運論　胡翰
分野論　蘇伯衡
井牧論　胡翰
兵禮論　吳沉
貞女論　歸有光

常熟 薛 熙 纂
山陰 呂 師濂 訂

論

衡運論

胡 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守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伯守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

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陰蟲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少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群慝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

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大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棼棼天下之士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予聞之廣陵秦曉山遡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於篇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為晉

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為始詳密謂秦之東井輿鬼之分野魏為觜觿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氐趙為昴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壁楚為軫翼吳為斗越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災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

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衆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名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疎達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衡從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微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

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證者也曰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

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来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
下之民益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飢之一
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捄焉方漢承秦苛虐之
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
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髙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
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産畜牧膏壤十倍上儗
封君編户之氓無立錐之地則畀下之為促為僕不暇顧其身貧
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
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
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
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

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
無恒産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
吾所未喻也但不過為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
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
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比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
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
稱廿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
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
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唯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
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
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
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

當户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
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
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抹於敝振窮恤貧民護保息
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
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
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
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
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
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户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
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
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
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
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
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
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
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内五十里為近郊百里
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
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
夫所食之采邑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
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即大都之
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
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

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則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

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畊勞逸巧拙不相負賴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注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泄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已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於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

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依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者二也然以予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亦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微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而為之孰不嚮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衣延萬里輕山堙谷策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皆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從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今知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惜之吾聞春氣

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皆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兵禮論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

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涖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閒兇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為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為兵之日不敢忌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取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為之蒐狩之制曰祭而田曰田而閱中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

天子之尊而遂取禽獸草莽之野不以為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釋射御之方盡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事聖人之慮以為平時授受之不謹則褻以啓乍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朝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為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為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

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為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統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為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為奔而已女未嫁而為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

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為其薄於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為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為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為其夫死者之非禮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明文在卷三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三十六

辨

河圖辨　王禕

洛書辨　前人

璽辨　劉定之

常熟薛熙纂
無錫張夏訂

辨

河圖辨　王禕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為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傾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擬穿鑿聖秘淩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異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為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

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辭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於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辟而闢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其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文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為狀依倣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群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

而莫之統壹焉予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為知河圖者以予論之謂聖人曰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為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曰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儒曰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為異說而莫之領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有可徵然則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啓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怪妄矣而豈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為言也

洛書辨

前人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確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焉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焉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

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矣奚必黑白
而縱横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
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
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
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
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賛經綸極而至於天人徵應禍福之際以為
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
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
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需如是則
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

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
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因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
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
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
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呈而待他圖以呈之則造
化之示人者不亦既殊且達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
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
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
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
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
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
極六十三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

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
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數處
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
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
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
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
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
倫所為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
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
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
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
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

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子之上
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
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
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
九疇之經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
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
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刊之經豈神詭異
詐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
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焉有所
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
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有蹤跡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

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

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知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璽辨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脩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篆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北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向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拒之以死並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於後唐然後唐之未取亦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

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本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於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托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

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於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既得於宗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於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說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無知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明文在卷三十七

說

柴說 蘇伯衡
鑽燧說 宋濂
空同子瞽說 蘇伯衡
馬政說 林貞勝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嚴虞惇 訂

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林取湅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湛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湅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柚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予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曰以此勉焉予自早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迫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予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予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柰柘取赤櫟二尺中析之一剜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劚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綯纏其胷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綯急旋轉之二木相軋摩空木成屑煙輒起屑自隙流毛上俟其煙蓊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

學哉

空同子詩說　　蘇伯衡

尉遲楚好為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承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晋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

分脈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洶湧而負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後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焉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有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葉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

馬政說　　林貞勝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賦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

嘗不自畜馬所謂以官民通也繼周以來其法數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而得失利病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怠而侵牟起則病於國牧之民者亡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戎狄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廣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若養之官也我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即漢人內郡之令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即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立茶馬司即宋人市之於戎狄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日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勝其所償也報齎者啓科派之隙印表者開需索之門而軍需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寬之則軍餉何可缺欲增地以充

之則課額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屬公平涵變之人備太勘均齊之法其地瘠亢其地磯磽然後簡牧軍而以馬給之每地三頃令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為均通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地徵者量減之載之戶籍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餉斯牧不稱瘦馬不稱乏矣不然雖日一點印日一比徵而雇倩逃責之姦終不可革馬政其能有興乎嘗考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地多饒水草便畊牧而汾涇寧州與汧渭之境又多閒田不畊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營溥涂簡牧蓄之軍以兼屯粮之事取稾總之賦以供芻牧之需度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以給料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薄涂畫而疆域益嚴粮草充而守禦益固始曰馬以興屯終曰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之勢外以張制敵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復宋保馬之害矣

明文在卷三十八

書

荅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荅梁孟敬書　劉永之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張湖顏　訂

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弥侈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矣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曡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緻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効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有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兼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効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吴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

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崐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横絶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薇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劾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絶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黄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盖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師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来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黄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自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絶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請質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發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将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因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曰或不曰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曰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詩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華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設知宗子待之者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之示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敎當世乎哉盖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

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
是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
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
制以稱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
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
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傷周之志焉
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
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
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之謂哉僕故曰謂曰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
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
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

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
劉卑以王猛居於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
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
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
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
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戍會而
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戍會而盟盟而異日是
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
皆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
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戍土之會羨矣而盟
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羨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
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

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之後澶淵之會
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
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
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
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為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
而書之者也劉卑以王猛居於皇則赴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
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
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
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
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
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為
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
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
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題之則所謂微隱者猶
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
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
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襃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
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辯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
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
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
有近遠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
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

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煉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條貫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裒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實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勤懇不敢不復

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嗚呼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趙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脩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覯鮮后於侯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違遠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文旆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艷歆艷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脩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脩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近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為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以預纂脩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脩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纂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

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脩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脩宰相點檢脩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脩取於此他年實錄之脩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略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脩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脩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脩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授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旁至嘉興驛聚疾大作行步不全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明文在卷三十八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答鄭仲辯書　前人
答許廷慎書　前人

常熟　薛　熙　纂
嘉定　張雲章　訂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升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復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　之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恠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譏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為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為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

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闡[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illegible]慨歎受戮近則程朱子有負驕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猶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究於朝沒不得逞奚於史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所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熟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為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辭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為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

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為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歸夫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衰然不少見頹面竄逐之至若遷其鄉次於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毀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群怨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為譊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稱闊在[illegible]甫惟執事及徐教授耳

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贈暢急言極論而不[illegible]寄教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推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失人材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嬾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率一言之

答鄭仲辯書　前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諭以近讀佛書自遣心竊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

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六耶苟以佛氏之倫理為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亦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

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趍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𦕽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邀福而反致禍亦可

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儌福者之徒之為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鋭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揣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傾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寂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苫闔使有得於聖人之典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夕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者而求之

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此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又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求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傍偟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焉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

足下之賢必有以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鬢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特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間寄遠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答許廷慎書　　前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辟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為奇士至說足下輒菴然自愧以為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於懷

又刻此獲戚往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蓄命童持論卓
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
為細事然寂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
之稍多者使若為所記臆時時廹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
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
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搯欲
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暴
駭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
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然竊為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
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
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
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
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
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
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明文在卷四十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謝李宮保書　文徵明

常熟 薛熙 纂
太倉 陳遡 訂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来讀歳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回憶觧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来則又八九年僕朿髮来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倐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鬚雖未莹白漸索矣顔亦漸黙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收當世功業輙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何如共頃者俟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駭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絶非肉骨心腎之

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而嗔僕曰其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流滯中林者始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自兄所来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甞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凌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脂韋滑澤遂躁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為欷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粤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縮帶而交之時而須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

然而子厚以彼之才且羡使如今之市人攖十金之利者肯俛首匍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鈷鉧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稚髯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啗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眾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他所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為之耳無闚目無見乎

抑亦憐其文章不逮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烟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然擯而萎爾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人者而為之力乎寧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為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為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謝李宮保書　文徵明

某竊聞薦士之難也昔人以為非苟　而已矣謂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也故以馮衍尹緯之材遭漢世祖王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代廉頗馬謖虛名能惑孔明甚而

周仁許靖之屬土木之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為薦也公卿
之不薦士久矣而今之時為甚豈今之為公卿者皆不復有是心
哉勢有所不行也何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
達之士皆於科舉乎出之於是乎有以功業策名者有以文章著
聲者有以氣節行能見稱於時者問之皆科目之士也其間亦有
不出此者然而鮮矣此豈科目之學為[illegible][illegible]哉世之所尚者在
是上之所用者在是是以有志事功者[illegible][illegible]有志節義行能者
皆俛焉求合於有司之尺度以求自見於世也夫士之所表見固
無有能外於事功文章節義者而皆今之科目之所收也然則科
目之外豈復有遺材者哉有之皆潦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齷齪自守者世固無
所用之無所用之則亦無因知之矣至於隱跡抱奇道義自將者
方且韜然遠名人又烏得而知之哉彼無因知之者不必薦也不
得而知者不得而薦也其有可知者多是立異徼名工言無實之
人所謂士之賊也若是雖謂之無士可也是無怪乎今之公卿之
不薦士也士誠不易為薦也而今之士又有不必薦者科舉之法
行也外此而有舉焉不以為誕不適時則以為迂不知人而非笑
集其身矣其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亦嘗有志當
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加之憂患交攻日
以墮隳自弘治乙卯抵今嘉靖壬午凡十試有司每試輙斥年日
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託志念日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
其亦自疑之所謂潦倒無成齷齪自守駸駸然將日尋矣明公領
鎮三吳下邑雖在治屬間歲一臨實未嘗彊節其地某在諸生中
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猥賤無階莫得自前誠使其身有所取材
公固無從知也況其所能所守頹敗若此明公何所據依遂錄其

姓名露章薦之於朝犯誕不適時迂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
然行之某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為誠有材耶彼科舉之
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雋以自振發其效亦
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某實非其人即其人將自韜約
遠引不令公知矣或采聽人言得之游揚又安知其不立異徼名
工言無實者哉安知其為馮衍尹緯安知其非趙括馬謖非周仁
許靖之儔哉即萬一其非且是焉所為損公不小矣而公豈亦嘗
念之否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麗銑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斯冀拔十
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某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
人而懈其勵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某豈
不為燕國之馬首哉公之於某也又何必知之深見之審而後為
能用其情哉然其所以知之見之實有出於至深極審之上者誠
以明公三朝舊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
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某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
諝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某豈不以求於人者
深則得於已者淺也其視一時文學行義之士誠不敢望其後塵
而獨不欲求知於人是故雖以公之好賢禮士作鎮吳門相望一
舍而私門無某之跡只尺之書未嘗一至左右此非高亢自賢而
有所要也士之體當然耳使於此有求焉是失其所以為士矣失
其所以為士而欲以士薦雖愚人不為也而謂公為之哉某之所
以受知於公必有的然當其心者而語言才諝不足云也是故古
人之知人也夫惟以古人之道知人則亦能以古人之道薦人用
是天子信之牢相受之朝奏夕報而某遂得以白衣被命列官清
禁周旋多士之中自顧能薄望卑不應得此而舉朝不以為非天

下咸歎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衆鑒其誠耶其所為惟以輔世勵人為心而非有所私於其也夫始也其未嘗有求於公也而公薦之又不有私於其其之所恃者士之體也公之所操者王公大人之職也士存其體王公大人守其職雖古之至理之世不過如此而所為致之乃在明公一舉措之間其何幸身自際之其所為感公之知欽公之德宜如何其深也或謂明公此舉實用司寇林公之言果爾益以見公之德之不可及也昔張安道與歐陽文忠雅不相能及薦蘇明允乃獨屬之歐公謂非永叔不能薦歐公不以張公為嫌卒薦而官之當是時惟知與明允為地他皆不暇計也卒之明允以文章名世議者謂不負為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林公識知其也豈不能自薦哉所以必屬之公者以歐陽子待公也其無似視明允無能為役亦圖無負為公門下士耳不宣

明文在卷四十一

書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前人
與方正學書　王葪英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答應天巡撫宗陽山書　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前人
與曾長石編脩書　唐時升
寄姚孟長太史　婁堅

常熟薛熙纂
同里馮行賢訂

書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兄之使聞也一年矣辱以書下詢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維以為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報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効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固皆繫於撫按之舉劾矣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

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孝廉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寥寥短簡纔三兩人而已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矣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與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與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與如此則　　矣而得勸懲公道矣而猶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貌而問其人焉則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　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崛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乘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貌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媚衆強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以酬私恩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崛強與為人快憤淄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媚與其親且故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為可懼矣今兄之所處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

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懔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軌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小官果不賢矣或矯而不劾者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故僕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兄

為何如一言之勵如是而已惟丸亮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前人

猥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然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闊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從守固陋不敢隨失至於讀書窮理異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茲啓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為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疾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為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群甘心隱約不覬非望然此士人

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僕輩與之素交遊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為借以僕素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為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卷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為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為心而喬之為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為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致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止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祗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反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為善而後或敗

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為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遽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愊可信人也以喬之素無他奉職則其為郡守不肯闒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弃疑以覬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所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為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才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素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

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詣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棄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獲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皐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

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憂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憂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憂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某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我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為溫然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為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妃也及覩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曰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為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今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為何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當奉晤不一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承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請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為私割上肥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為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為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為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為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姦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為國家忠慮

狥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為人手制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揺橆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蹟至即属所司覆行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前人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属陽山公稍為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為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特頑強梗咸頫首衹奉約束盖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頼季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㠯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為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為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雉髮則腹痛不擿痤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薙且擿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為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即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為何能為顧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與曽長石編脩書　　唐時升

去歲蹢躅京塵特承盻睞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閭里布衣之交不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猶戀戀焉義僉會合之無期蓋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倘未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文獻所載經世大畧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迴處如羊腸鳥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躋嶮尚有遠思雄壯處如昆陽城之戰風雲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傑之懶慢學非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縮疎密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歎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為作者奕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飆之過實者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令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為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寄姚孟長太史　　婁堅

憶昨相過覽所貽書還為相識數稱之以為丈夫處世若畏首畏尾苟以自完猥云明哲保身者亦足羞矣已閱庸庶常之選則又喜曰斯人也他日當以經術經世務且以文章幽雅道決不尚為諧俗而已久欲奉書一鬯鄙懷未遑也竊以為兄之志於斯道亦已久矣猶恐向厯應舉未免博涉為優今拘鄙程仍以華腴相尚則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掃今人之僄淺不在此時乎第當出其緒

餘以趨時適變而已傑童子時讀蘇長公上梅直講書未之識也及壯回歐公須讓此人之語始尋繹得之其後讀韓歐曾王之文一一窺其高處進而求之賈董鼂劉又知遺詞布格雖各隨其時而其為卓然偉然一也如歐少時步趨唐末五代今見於外集者何其靡以靡也既登第乃一意為古文詞而當時之文遂為一變如本朝諸公其始為南宋理學所縛雖有博贍終不能高其後厭理學者趨六朝頗工於詞喜恢奇者稱秦漢更流為詭吾吳之文王文恪陸貞山蓋爾雅之宗也至歸太僕始棄時人之說矜絕不以時代為高下謂唐宋高文不減西漢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論必不能若是之邁俗也辟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苟為不然誠未見其能古也此非吾孟長而誰望哉今在館中知未免為應俗文字俟三年之後力追大雅未晚耳

明文在卷四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霱挍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二

序

志樂序　楊繼盛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重刊舊唐書序　文徵明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濂
右編序　葉向高
壯平山東事蹟自錄序　劉崧

常熟薛熙纂
永年陳章訂

序

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乃置之不講則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矣蓋律呂與天地相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苑洛先生自未第時已抱古樂散亡之憂聞昔學舫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

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真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負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蔟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闕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宗經細目

一節萬變信手而拈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於是矣志亦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於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為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即道也其為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亡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奚啻為日月為天地為乾坤為剛柔為君臣為男女為父母其在物也為牝牡為動植其於幽也為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為天之易在地為地之易在人為人之易在身為身之易在心為心之易謂天地人物身心為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為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為文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為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易之道因象而見也夫可

見者易之文不可見者易之道故易為不可見者而立也非為可見者而立也非為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其詞以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彖爻而後可行也羲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羲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羲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與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吾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予頗竊見此意以末學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淵深知萬信請為學者倪焉正之因取羲文周公之易復為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為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為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羲文周公之經則曉然矣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元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為全篇在文言辭氣為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為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為全書也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為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文第今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為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所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

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予奚問此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予為是說久矣儒者皆孳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予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刪除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予是以益自信予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蓋予嘗聞李慮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往羅浮從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遂猒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予尚浮而見之

重刊舊唐書序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刊唐書成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志三十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撰初御史紹興聞人公詮視學南畿以是書世無梓本他日按吳遂命郡學訓導沈桐刊置學宮工未竟而公以憂去及是書成以書來屬徵明為叙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柳芳韋述嗣輯之起義寧訖開元僅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輯之起建中止大曆而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輯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也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宗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庚子曆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

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及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弟賞制詞亦謂閎博精核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大手筆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澁為失體刊削詔令為太畧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文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工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所不能無議者叚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失實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叙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

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至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當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定論哉此閩人公所謂梓行之意也是書舊嘗刻於越州卷後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檜出為越州教授當是紹興初年柢今四百年矣其書復行而公又出於越其事豈偶然哉先是書久不行世無善本沈君僅得舊刻數十冊較全書才十之六七於是遍訪藏書之家雖殘編斷簡悉取以從事裁閱惟審一字或數易歷三暑寒乃克就緒其勤誠有可嘉者因附著之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濂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絶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矣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群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

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啻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略之乎司馬遷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為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邪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為脩撰出以相示濂為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竅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

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右編序　葉向高

荊川先生之為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衰四友亡亂之徒謨謀闕如所傳者多在於晚周於元則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編次自治道而下即次以君相次言闗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官官佞幸姦邪朋黨而亂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州居部伍便於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吾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未備而朱公較焉問序於予序曰右編者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為也論人之言辯別

黑白指陳嫩慝搜城社抉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為也規諫之言犯顏苦口攖鱗觸威往往自嶽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骨鯁之士不能為也上下二三千年間公車之牘至不勝載然言之而傳傳之而収於茲編者僅如是頎不難哉乃其言復有睽有合有遇有不遇挈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言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謨之售於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諭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於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徵事則得失具存辯人則忠佞如見至於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雌黃尤深致意蓋徵獨皂囊封事當奉為準繩即備黼座之箴規勒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謂者以其體雖主於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治不虛也今堂廉日隔造膝稀聞所藉以効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明主可以忠言藎臣所宜畢慮劉宋二先生之怫怫而刻茲編也得無意乎予故因命序而及之雖然吾有感於先生之自序也宇宙棊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著而苦於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算而苦於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蓋精於譜者而用尚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予不佞請以茲編為息壤焉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劉崧

皇上収燕都更為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脩元史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逦未有成錄者加之兵興竄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脩國史太師宣國公李善長暨總裁官學士宋濂等具以上聞請命官採摭遺事以備紀錄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仲善實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行數千里収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南方肇公載筆史館日顒顒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得盡發其所錄以大騁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遂官

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於家因輯之為目錄者也抑呂君方壯時朝著攄矣守藏空矣簡牘亡矣舊臣故老非死而徙蓋無有存者矣君為之彷徨憂傾竭心思目力遡風櫛雪鉤深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閹豎之見聞上自朝廷制誥詔旨黜陟諡議省臺章奏公府文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纘紀陵碑塚碣之幽潛鄉評稗史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搜搜乎彬彬乎廣哉備矣信一代之寶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饔夫調饍不專於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鹹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鼎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效者皆明堂棟宇之所籍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以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季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為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已乎

明文在卷四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霨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三

序

大明日曆序　宋濂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柱國表序　王世貞
會試錄序　薛瑄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方孝孺
京闈小錄後序　前人
湖廣武舉錄序　鄒守愚
祝給諫畱垣疏草序　焦竑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彭　寧求　訂

序

大明日曆序　　　　宋　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曆成粤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戎飭之謨稪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府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俗祗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非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處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功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淏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　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孔從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其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肴公孫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縉始也已而解出

為交趾參議胡為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丘以孤卿入內閣餘皆循撰贊善通叅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為

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為工部尚書不獨觧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爵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姦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効職三楊叅合歷事四朝鎮宣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祉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陽者南陽既出復留寵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閽力諫時值佞幸請劍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內旅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原晝接再三虛懷靡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畏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禮之議未協宸聞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皇帝龍飛扁變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興制禮樂豈非牖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廟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略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柱國表序

王世貞

柱國古勲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勲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

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為天柱西京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勲拜柱國蓋所以表閥閱敘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為柱國者日益彩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秩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為從二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為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為三四品勲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三司而階勲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為正一品勲加中書丞相而他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

刑加曰光禄大夫柱國而已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為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為右柱國左柱國貼以光禄右柱國僅曰榮禄而列侯皆以榮禄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為護軍而至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忠誠瑺以下皆得為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為虛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禄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功等矣嘉靖十八年少

師夏言以冊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不敢當萬曆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為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為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者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餘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恭臣正臣從臣恂臣世資臣鄭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鐵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功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

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與也故其得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方孝孺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既昭大敷文治閔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度取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於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於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撰日収功采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於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

才衆賢集於朝羣才列於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於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賓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於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脩賛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造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既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其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借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於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為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為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録後序　前人

皇帝既即位大詔紀今年元為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跽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為崇文祗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於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内士集於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拔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於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於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共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為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於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為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為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於太和以傳祚於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書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經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湖廣武舉録序　郭守愚

嘉靖丙午冬十月湖廣行武舉試登名者二十餘人遵制也迩歲以来文熙武嬉疆境戒嚴我皇上用言者疏宜豫儲將材揚德威乃詔天下三歲一行之一如文士淵哉遡覽深惟張弛之戒以福天下幸萬世厥休在茲然退用十月右文也是歲我柱史南山公來按楚貞度貽紀風裁凝峻乃秋試輿論翕然以得人為盛維茲獨奮曰是役也經武同文勝殘止殺古之道也安可易也乃若聽鼓鼙而思臨鈇鉞而威嗟乎晚矣予敢不夙夜祇慎以稱德意乃議下諸司凡所規定視昔為尤盛既敬既戒罔敢不式當是時大中丞脩溪姜公保釐滋奠威信並用布文告飭戒備諸苗豢適於是瓌奇奮藝之士踴躍而迩遠咸集癸巳大試之超乘挽強星流電掣釋無虗括視鮮及嚀柱史曰壯哉其驍銳之雄乎匪其巧用於形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丙申又試之注耦射遠雍雍閑雅歐悉在心以發於的柱史曰良哉其審固之技乎匪其力用於

必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已亦又鎖院試之料變擇奇抒華揚藻問靡能難勁與式合註史曰斌斌我其韜鈐之器乎他日以粃衮綬帶間必斯人也夫然而其存焉者寡矣於是上其姓名於夏官氏獻於大廷乃并錄其文以傳而屬某告之曰文以任治其辭則春也武以任誅其譬則秋也二氣順布泰和用臻是故仰觀於天七星曜其象俯察諸地五材顯其用厥所由來遠矣否藏戒於易壯猷歌於雅蓋自帝王迭興文武並用莫之有易也我太祖命代應運乃左鉞右旄戡暴剪亂日浴月披罔不臣服天下威勝矣然布德湛恩休息而涵育之與天地並故其黼黻金石之盛炳燿方內逮我皇上天縱上聖乃重熙累洽制禮和樂覆煦萬姓聲暨恩漸至於今日天下文勝矣而赫聲濯靈神武而不殺雖古帝王何加焉然猶兢兢焉以內寧外憂為懼顯謨承烈斯萬世之隆

也其竊閒之其在當時受脤仗鉞之臣爾怒而鷹揚若徐公達常公遇春而下豈功茂績載於旂常鐘鼎河山帶礪之盟至今為雄我皇上宵旰寤寐乃茲搜羅隽才奇氣遠略之士以顯擢於用爾諸士茂膺簡拔秉光而起非熊之占實在今日其尚矢志委身奮武樹勳卓卓乎以古之名將自勵建干城之業紓爪牙之憤悍郤敵之訓垂吉甫之憲視裴晉時旂常鐘鼎所載焉以燕燿其休光而勒其今聞不其偉歟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於以四方易曰師貞丈人吉爾諸士其懋之哉毋曰使避螳式蛙而已也願以是規焉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焦竑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鼂錯賈誼恢偉博達長於事而辯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甚切至而除為權臣所指授此徒以言為市者耳鼂氏論建多為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為少晚而讀劉向諸疏究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輒歎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稟然危亡之立至宜以召悔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歎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悔者以觀於予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由今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疊見倭訌於東播起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啣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鼂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愫以徐解於上紓餘委至有悚然而竦立或怳然而心痛悃悃

款款溢於毫素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孝於文法於見有所格而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格以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豪進言之妙用而或為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固非以言為市者矣夫君與向皆為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托之九歎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主上善用群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遺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予為序

明文在卷四十三終

半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四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吳濰州文集序　前人
曾助教文集序　前人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僦庵稾序　桑悅
半山藏稾序　湯賓尹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常熟　薛熙　纂
吳縣　惠周惕　訂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首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唱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序余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秕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

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藻飾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

知之其孫進士濔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
不言其所信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
者尖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
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吳濰州文集序　　前人

原子西去六經之後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
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謂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
雷惚怳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澈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
隊黃麾後前萬物夾伏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逸尺寸嗚呼
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
可以掇拾語去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顓學者矣濂猶恨未
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龐

與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崛
氣逑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
學司馬遷耳我知學班固耳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越之日
後德基去而南康今安化將出守濰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
編且讀且譁曰我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
懸崖澤媚山輝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
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
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弱之毋徒泥子西
之言而自沮也

曾助教文集序　　前人

臨川曾先生旦所為文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
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
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
務小而淑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
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
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
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
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
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
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
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
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
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
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

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
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
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
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群經所謂三
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貢於鄉科
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燁然起矣余取
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
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
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驩因其門人所請推原
文之至者而為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

之與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處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嘿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違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己慎微修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群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而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粹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竊亦見愧未能志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為榮幸因不辭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勳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為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導之與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為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為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為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消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

物無所得斧斲之抱甕而灌桔槔而注為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為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為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為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殁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其少好蘇子之文而恨不得其意以為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矣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為蘇子諸孫歎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

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歎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與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為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為神乎今之為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也知神之所為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為予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己傲物為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歎如平生其所以教覺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己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懾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六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為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

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亦以為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稾授予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刑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非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命不可違遂次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歐庵稿序　　朱悅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也見其文不知其人不可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迺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歿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為人不為徒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體文繇名進士歷任冬官員外郎出守大郡澤沛一方脩名颷馳今擢江右大參予為屬吏每謁公于司之中覩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詹其容凝而不翔其意昔昔然恒若締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郡邑大治予私歎曰公之

文有如是哉既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皆中心流出略無桎杌窘迫之態霍光出入禁闥步履如一公文之持重似之林逋照影西湖吟弄梅月公文之簡淡似之向予平早畢婚嫁遍遊五嶽名山公文之脫灑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予事公最久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有後生於予者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於兹文而求公乎公平生以禮自律號曰徹庵即以庵名名稾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因述公為人之大略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半山藏稾序　　湯賓尹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孫膺之子憤其獨力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偏取一焉而流頓於年判筋力精已耗矣遑及其餘故欲嘗易之而取於天者嘗寡閒欲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為美者則萬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為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官廬服輿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欸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羸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剝古今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去楊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illegible]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即子瞻亦當引心乃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為人所窺請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乘之報也郡大

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澍齋予得以觀焉所為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無靡華蕩肆之態似今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稾簏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為之工乃不能不為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秘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為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載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廐疏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為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予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孰輩

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佑啓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亦遂為當
代之冠至於蘇平仲高季廸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
節義後先二記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於流俗尚且
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遺韻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浸衰
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
文章風雅所激後進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
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
兩漢之書不讀竊心竊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
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曰仍
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壯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
後生相習為腐剿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峯
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

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為文不襲陳言不厭
薄韓柳以為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
歿且百年為壯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
之士由當代而遡韓柳氏者必以公為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
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為文在翰林應酧之作為多較之
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縕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
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葉得力自許子晟豁諸記而來
卽是方求於九原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
獄為吏部侍郎因擇益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却
寧庶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庭西封事之遺驟庶幾似之予
[illegible]選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裔孫粟[illegible]之請序其全公
集前吁部刻南園子監[illegible]千[illegible]二刻稍備近武進尚書淇澳孫公
不[illegible]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壯地並稱也

明文在卷四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五

序

吴湯日詩序 曹學佺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碧梧軒詩集序 前人
踏花篇序 艾南英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常熟薛熙纂
江都顧國河訂

序

吴湯日詩序 曹學佺

今人之詩皆傳注乎古詩者也古人之詩含以蓄而常得言外之趣今人之詩務欲言其胸中之所欲言而惟恐其有所不盡故古詩之所不能盡者而今人務必於盡之也則謂其傳注乎古詩也亦宜然而傳注亦自有法如爾雅之注六經也不必泥乎經文而六經之義自該也郭象之注莊子也不必泥於莊子而莊子之意自見也其他為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酈道元之注水經皆別援引乎故實而詮以已意之所指歸於是乎注與本文並行而不悖夫今之詩而能與古詩並行而不悖雖有質文繁簡之不同而要亦時世使然詩之不能違世也猶夫注之不能違經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其正也將欲合之必故離之者其反也而未嘗不歸於正也是必我之才情識見已造於古人之域而後能周旋曲折以合於變也噫變豈易言哉李于鱗之樂府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今觀其樂府點竄古人一二字而已未見其所擬議謂何而變化之狀何居也于鱗又曰能不為獻吉者乃能為獻吉者其意於獻吉不為也非不能也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後至者巧矣謝朝華之已披振夕秀於未啓則晚出者鮮矣是故詩愈歷年代而愈不能盡也人心無窮而詩之道益無窮也予友吳君湯日具有詩才而其體周備能極其意之所出而不拘拘乎古法若曰我今人也豈為古人詩者哉愚嘗謂作詩如製器苟欲合

時必須近古又學詩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為微渺矣湯日以不可一世之資而調達於斯世之術予又惡知其所量哉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圓方噫此即儗議以成其變化之謂也吾於湯日有深望焉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搆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　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欷歔而以其所

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即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為重於時而其所著為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而一時閫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来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删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删詩之旨而裒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劒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游往来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躭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懽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污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誚之曰何物可憎徒涴墻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

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諠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桑田均林薄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屋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儲薪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知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諱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為誚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

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閉關吟諷凍餓衰退而不歇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為贄色畢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刿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孔子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集序

前人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悲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

寫而為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沖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雄傑煙宕之氣棣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故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為終不以為不可復為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為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芭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紫奢附倚者之徒其為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慰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為綺艷腴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郛莫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矣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怨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手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為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求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丘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壑以終老顧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窔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嶋其人鳥言夷面不通商賈不知監臨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為慼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避焉

原缺

也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為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為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汚淺為斯遊者其慎之哉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惓痾不出蘄州孟元白以豫章曾亮臣書來于歷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輒歸矣余謂元白固詩人也不以其詩求序而特以敬夫詩來又重之以亮臣之書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業凡若干首大指皆磊落孤憤如病驥之思萬石車轉羊腸徑獨鶴之飛徙怨望鳴高松寒露上又如黑潭蛟壁間時出銅盤聲知為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以人是知之千百後世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敬夫生和州閘乙亥和猺賊時余家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即死拭血書數行字壁間今誦敬夫詩凡所為流離顛沛國難家讐與夫鬼號燹燎天荒地沸之景森森閃閃咸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僮妾女離無不狥焉可謂烈矣余獨悵其之官後未嘗數相聞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知而禮之尊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以報之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犒然不欺必可大用於世而使之為楚屈宋為燕荆高為齊田橫為漢田疇天耶人耶余安得不為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以來吾輩一唱酬頃漢南江北已殺人如麻其中安知無才士與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焉感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聞吾刺史之死再哭而三痛之比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顛仰涕淚欷歔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牽連書以為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云

明文在卷四十六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唐詩品彙序　　高棅
說苑序　　董其昌
篆書考正辯僞序　　方孝孺
太古正音序　　宋濂

常熟薛熙纂
同里錢瓚訂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審音者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

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惟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惟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勑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

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予采其可傳者更定為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氏為時樂官能紀

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詞辨其詞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何也蓋詩之為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有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僭者多嚮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戚其政好樂而無主困斂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變惟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豔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其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襞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及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惱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唐詩品彙序

高棅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絶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尚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

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為律詩龜鑑或稱詩人冠冕或尊海内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茍非窮精闡微超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奥也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必能識得何者為王楊盧駱又何者為沈宋又何者為陳拾遺又何者為李杜又何者為孟為儲為二王為高岑為常劉韋柳為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斯可以言詩矣予夙耽於詩恒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隨終南萬壘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頗偶心前喆採摭羣英芟夷繁蔓裒成一集以為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為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間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衆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惟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徑路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繇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栽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為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温柔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說苑序

董共昌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鄒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序云淮南之書俶詭超忽世所稱扶風霜飲沆瀣者蓋文士多沉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專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為舟車而拙於為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脩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為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歸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為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攖讒吻顧所謂三獨夫者共憂社稷懷忠不効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為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贋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析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因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巳一變矣昔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師子政而訾子政文人攻固耳可盡信哉

篆書考正辯偽序

方孝孺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挨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今厚而趨薄舍謹而為慢舍難成而為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汩汩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棄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分隸自分隸而為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眙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間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人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偽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為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御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曾幾何哉予嘗欲妄為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為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未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予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求聲絲埋鬱而暢湮憤心弗自是也後聞泠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予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予既被命起仕而泠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泠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予忝執筆製歌辭獲數與泠君游挹琴為予鼓數曲予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鸞厲退而和之也砯砯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者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予佚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逸閲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予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泠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予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予重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寖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予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予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泠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予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須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泠君之用志

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泠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明文在卷四十六終

半圃學人倪　霽彦字沂書

明文在卷四十七

序

裘王紀事序　商輅
闕里誌序　李東陽
山東通志序　陸釴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葛氏族譜序　前人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楊氏萬木圖序　前人

常熟　薛熙　纂
休寧　汪文栢　訂

序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則歷代封謚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先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開封太守西蜀黃瓚公瓚之所輯錄嚴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鋟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者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斯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虛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闕里誌序　　李東陽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也封建既罷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謂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志後郡縣始各自為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尚於有國歷代帝王襃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君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華間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未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為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源等合書以請遂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紀事世家補抄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類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嚴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者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君詔誥敕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刷偽惟其所當凡為卷十有三為目十有四為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差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故鋟梓印遍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為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

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黄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山東通志序　陸釴

山東文獻名區維昔虞部在齊周禮在魯先王流風善政洋洋乎渢渢乎至於今不衰則固文獻之遺矣夫志以稽事載典彰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逖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繫焉何者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下莫備乎山東矣顧今人稱曰邦舊者易湮文盛者難述又或諉曰志非一時所能就而亦非吾一人責也夫然廢將誰與興哉嘉靖壬辰釴視學山東訪前學憲余君子華家得志草十餘卷例繁而載略編亦未就竊嘗欲删訂嗣成之顧棄於校藝未遑焉無何都憲靜庵袁公柱史柏莊方公莅山東慨茲墜典協謀發舉釴遂得請迴同於陳君魯南更立名例刻期張局檄高唐判張君寅董集諸庠彥分類編摩酌繁簡剖疑難補遺正訛而柏莊公按部所至輒采詢故實致之越明年癸巳志成爲卷四十爲類五十有二爲附類凡十於舊所志亦庶幾矣或迴言曰山東遭兵燹之餘文史散佚子之爲是志也曷徵乎予曰禹貢以辨封疆述土貢周官以明規制春秋左氏國語歷代史以考沿革紀盛衰美惡諸子藝文以辨方物陳土風史未嘗亡也曰子之用志勤且博矣抑山東紀載有一於茲乎曰晏謨撰齊地紀李脇撰三齊紀阮叙之記南兗虞孝恭記南徐張建章又記渤海唐之河南宋之京東咸列圖經今其全書雖不盡見而採拾於酈道元之水經註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羅泌之路史祝和父之方輿勝覽與寰宇一統諸志班班可考山東未嘗無載籍也曰然則如斯已乎曰兗墟齊井之跡靈光孔壁之蔵大庭空桑爽鳩斟鄩之故址嶧鎮琅琊登封之舊瀕海王碣石之奇觀傷麟歌鳳琴臺劍塚之遺墟蓋嘗歷覽周詢得諸東人之口述焉斯不足備志實耶是故古今者跡焉爾質興廢者文焉爾矣考跡則世故明因文則典章著孔子曰所損益百世可知也故是志也稽往質訓紀事核其實纂言會其精據簡冊者多於耳目搜遐逖者詳於辨證是故以體國經野則矩協以考俗準治則政達以彰淑癉慝則鑒昭以正名辨物則典究綱陳目舉燦然可徵庶幾備一方之缺云爾迺若紀載窮於日力是非謬於去取言之無文行之弗遠予方負大懼焉所謂繫天下之文獻云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恭嘗守家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爲必端也言爲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義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

鄉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為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為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漓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子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毒焰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怖人所惡見而為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人而不思為君

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子也可異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葛氏族譜序　　前人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衆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接而為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辯爭而罕訟其俗最為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與時商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雜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與寧視諸邑為最善其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為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溪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為善有惠及人啟後子孫日衆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榱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迨衰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畎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其家故其俗視縣為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眷心以為族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為書徵予為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

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為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能不棄於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基以累世之善而養心復為之譜以聯睦其族人此其為宗族計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藏非特若今而已也予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蓋久而未之試也眷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曰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而吾之族亦有所效矣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為或雖可以為而患於用非其道然則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録其先世科名并所受勅詩及行實遺文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録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予序予受而閲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俶丘之經學次翁之臣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閒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孔國雖皆盡忠所事煜燿簡冊而族人自宋以来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歧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吴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吴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税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税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悉故籍之僞

民無已也沉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来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擯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吴越田税錢氏舊税畝五斗永更定為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税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厚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為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税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為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税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讙為孟嘗折券書尹鐸為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損利以得民也以德蓋乎上以惠蓋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予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為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

楊氏萬木圖序　前人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建安楊榮勉仁肥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亦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為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為受人之施者恒有愧恥為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為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吾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邮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拔其山踰於衆曰有依相吾力樹木者予樹一木予穀若干額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来請穀既悉飲之乃如所言額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記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

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為利將有為學宫為釋老之宫為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有貧欲為居室及欲為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表之搢紳君子多為文若詩紀之詠之既皆共於兵而其子若孫佩服訓誠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即乎其心之安而已豈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若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際畎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為所欲為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書諸其來者

明文在卷四十七終

半閑学人倪霨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八

序

成仁道案序　舒芬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宋遺民録序　程敏政
致身録序　陳繼儒
忠節録序　焦竑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常熟　薛熙　纂
長洲　徐柯　訂

序

成仁遺稾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册集杜句一册吟嘯集一册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册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稾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者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抑

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媲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此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潑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寓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彼侵我而有待於天勝人我靖彼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

天於此亦可以略見矣而俗本或混之今皆復其初焉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飛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決此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予以為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頸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

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長鎮其渥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常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予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証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佩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佩

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皐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各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来又多淪喪獨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裒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為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攜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為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宗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既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既亡續其王氣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為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偷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心死而不悔初未始禁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為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即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經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為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徙倚於殘山剩水間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身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之誠

有見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為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摭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燁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許復

剏㺚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条半是也今得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末時從鬼門出從者縣水關御溝出薄莫會於神樂觀之西房此時傾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脩程濟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漼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脩趙天泰遶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吳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艮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仲節王資劉仲鄭洽何洲各徐散四方遥為應援其姓氏爵里

具按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穹之深林於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粮脯以饗帝或紉衣補屨以獻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捿雖緇衣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剄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為千古之屈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即諸君子亦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臣與臣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揩九死

而不辭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剮臠屠戮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峯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鍜錬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邨瓜蔓之抄殆無窮日史公為仇所訟寧獄死終喋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姪之名其關係一代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叙其錄而傳之

忠節錄序

焦竑

嘗考遜國諸臣伏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

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冶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之旌褒栝之義烈化兆人之奸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頹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梁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頗贍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尚多有之乃芟繁剔僞合為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并屬為序予竊惟高皇帝剪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為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弟今如盈如建成如德昭者當之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所與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誉

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碩二心鮮媿百群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網弛而不振究其貴富熏心廉耻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沉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哉予鄉陳諒之弘治中為武選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詮次為集家世寖遠書以不存予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辨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為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為風雷旦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即幸逃於指視寧無怍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為忠孝者未必非此書之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孝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為尤著云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神不以女卑不以夫人尊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其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穆主簿孫衍尉向泳重脩之記之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燬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朱娥廟既癈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者不可也且舊廟實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紀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為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癈其祭而懇懇以為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三百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

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illegible][illegible]乎於異代之失廢興革而正之寧肯蹔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四十八終

明文在卷四十九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桃花澗脩稧詩序　宋濂
遊甕山詩序　倪岳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胸海唱和詩序　王衡

常熟　薛熙　纂

福清　翁元登　訂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佛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遍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涑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遂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覘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西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宮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廚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間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兹誠宜又俯於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兹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桃花澗脩禊詩序　　宋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脩禊事於澗濵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泝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歘歘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鈞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瓊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轇轕之赤紛綠駮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巔遒勁幽邃宜仙人居曰蘂珠巖遥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石潭上各敷鞇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温之實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實第取飲其時輕飇東來觴洄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

行乎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往類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匿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奔觚爭先或持卷按膝坐者觀曲肱吞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算迨霽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難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在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脩禊事豈或遺風尚有未泯者歟雖然無以是為也為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徵法舞雩之詠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矣可不勖哉濂既為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游甕山詩序　倪岳

漢志祓除晉叙脩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巳巳會遂主於予故以先一日戊辰有甕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浮之晶庵在焉然玩無嘉卉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堊之朴而又延以崇[illegible]縹以危檻可登而眺或近或遠於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霞蒼蒼鬱犬相閒煙火茫茫煥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波沉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茂樹廻環幽蔭翳蔚坳窪渟潔百川所蓄窅乎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西湖當矣故夫有事於游者沿城隍逾高涼緣長堤歷崇岡窮茲

山而止攀援而登[illegible]語而觀於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蓄[illegible]鬱之勤廻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illegible]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予之游於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入林麓廻遠而西湖波粳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里復轉而壯山木蓊鬱然而青苔徑逶迤坦然而平石梁可陟潺潺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晶庵而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瀹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莫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陶然忘醉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嚮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鬚頒白聳肩高顴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鬚白毿毿不受櫛面骨稜層趣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啓閉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頳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扁頭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攜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珎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鄞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頳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

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鬚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末後者是也九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緊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稍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據志効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躋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為次而廉知勇藝文之禮樂者為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寔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為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頋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逵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

子太保戶部尚書恭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材度愛其曠遠邃清即而讀書焉今年秋八月甲子予自羅山抵材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予立視久之材度聞予至出迎予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廉也材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為美也予未達材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砯訇若風雨驟至予駭且頋出戶視之日色采如也益異之材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月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為而耳亦忘其為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予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材度曰然乃共飲飲已莫色蒼然材度之季材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予益為之喜材度曰子瞻几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予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咲樂甚材鄂請聯句予吟首三句材度書繼之燭至材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過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為雨真至也以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材度寘諸溪亭使人知予之會於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胸海唱和詩序　王衡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何也說者曰風俗由乎上之教也上之

教下不過聚以庠塾訓以詩書庠塾詩書無地而無是也俗衰教末區區博士之常業不足以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法在有所以興之與之之責父母師帥共焉海州古剡子國以仲尼之聖至遵海而問官其為神明之後被服禮樂可槩見矣厥後干戈縱横淮海之濵豪傑並起而習俗亦因之而移蓋海州之東南有朐山焉雙峯之下有泉可以飲馬秦皇帝之所駐驛也其東南山色黟黯列如攢戟厥名盧石淮陰侯之所作鎮也又東北而小嶼浮青孫壘戍削田横之客之所依止也英風侠節百世而下猶能令人骨騰肉飛感慨激昂而不能自止蓋淮人勇悍習戰爭所從來久矣迄於今而文治猶囿圍未興徒以連山阻海近咽喉之地為盜賊所睥睨識者憂之江左劉侯作牧幾年於茲以文學飾吏治神明之頌大洽海陬而吾師崐山顧先生遶来署州學事相得甚懽遂相與覽勝登髙慨然作賦逡巡成卷裒而刻之曰朐海唱和集倘所謂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者其在斯歟周禮九兩之法一曰吏以治得民一曰師以道得民今若牧若師歌宫叩商以優柔平中之韻養人心而消容氣禮樂其有興乎海之復變而剡也不難矣

明文在卷四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序

賀呢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釴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實序　羅玘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爊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丘濬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辥縉
送涂體常司訓序　蔡清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蔣陳錫　訂

序

賀呢崍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塡撫云張公業已為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閫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已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輭度無奈我何則相與譟聚竿旗㯕刃為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楊約以法不聽則嘗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益急林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汛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卷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實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島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備邊大司馬列上功獨屏進秩錄一子入胄監又以滿三載實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詗得悍卒倡而懼其駭或因而生變則姑秘之飾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眾謚而誦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嘗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辛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眾曰為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楑栻耳猶為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眾股慄不

倂荅已而大悟且泣丩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環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遂至大悅趣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脣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恬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為張司馬平浙二亂志爲之筒而失之後知為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而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為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為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為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讋其氣而甘為充戮者剖其私而樂為用殺不為殘舍不為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纍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恙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曆之辱絳州行營剰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讋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至矣而遽爵以真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僇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宄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為温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為河北則皆王庭湊朱克融而傷人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疑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為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以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權而它擯海之戢級睥睨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賢越大曆鉅萬哉在易泰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及肅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即歸德於王之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即以為懷萬邦致其頌即以為享萬年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邮大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徼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為公賀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釴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騷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懼已及公得報矍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効忠此非時乎即趣入拜命越宿而陛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閒氣定義形於色聳觀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忍其奮勇忘食圖其報忠也切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誅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汝瑩韋開之持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之言後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衆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為王喉

吾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顧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聖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非單騎一見幾不可為顧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遼廷數語國勢賴以復振顧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廢墮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衆復進曰昔公為御史按吾淛也值寧藩之亂瑺鎮陰為應援淛民恟恟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斡不動聲色而兩淛安堵如故公自以為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未滿公之識量不可及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為公之計無亦如在吾淛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淛其勢為孰強隣之寇視大憝之在蕭墻其患為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為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操節制視御史之職為孰重施為難易之間可以卜公勳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詩且後耶公無以應遂命予次第其言書之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羅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脩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脩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者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使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私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私以私焉必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為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岁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固史氏職也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為準歸於明法守宣德意耳矣然而按察缺負則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來十三司間十三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焉又燕集而閱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任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如斯峻者為之則戲矣又從而

行灞滻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為除秦苛也非然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弔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何其厚也吾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風之責古觀風之使采而獻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慨於中耶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也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取監焉可也今上仁孝圖治敦俗為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況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所為用人百執事所為用法者凡以寧爾而已爾官無以愎鷙而任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姦必不得已而或奸於法者罪弗宥則雖由此刑措不難也嗚呼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西人始乎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燫

初史大夫之為刑部尚書郎也會兵部負外郎容城楊君敢言事鸞反未有端楊君跡列其狀鸞銜之未有以中也鸞誅楊君斥復逮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言跡權貴人罪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詔下刑部獄尚書懼不知所為侍郎雅與權貴人婚阿其意必欲文致楊君罪獨史郎中持不可與尚書爭者累日尚書知不可奪即好謂史郎中曰君第如侍郎議詐上憐而赦之不君與我且得罪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奈何其敢逃罪乎尚書遂與侍郎謀不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貶矣貶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夫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政有義其前所為者由河南按察司僉事薦為尚寶卿且曰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薦以為南京大理寺丞當史大夫方與爭楊君獄時豈預知有今日預徼其福哉誠以心惻怛欲為國守法也記曰大臣法夫法者大臣守也即侍記所載不獨君至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望其往往出於小臣何哉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失富貴小臣以犢觸牖耳金注瓦注固自不同也豈其然乎夫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且夫人臣非不習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權貴人非其所樹也則其畏也不然持短長與之市也不然心知不可自顧已不足以取信天下能為此而不能為彼也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死爭何權貴人之屈乎假使祁大夫汲長孺持三尺肯為有力者撓也耶夫奮驥馳驟中道而疲非國馬也駟馬者雖日暮途遠志未嘗不千里也史大夫予觀君夙宿自許實不讓古人今明天子賢執政俱知君能行且重用君其毋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始予蓬蓽而居竊有尚友之志海內之士名可聞而實足徵不必其皆顯皆心慕而願友也乃陳子居晉安張子居錦田地睽也莫克之近昔在丁丑皇帝取士於南宮擢陳子張子於上第予幸以茹後聚首京師凡閱三時二子者予既獲友之加莫逆焉繼予有歸命弗獲竟周旋二子以去比來則陳子已乞南都張子繼有南雍之命夫陳子之南以親也張子之南以君也以親者孝也以君者忠也二子者各有以爲予茲來也一失陳子再失張子予方須二子以終友相繼以失之予胡毋戚須予遇陳子於古杭見其容和以舒蓋未親日近固然也今予送張子於上都門外見其容墨以結蓋去君日遠固然也張子行予慰之曰壯哉行矣請為予留張子曰何謂也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位易名不以貴妨義使吾一

出遂獵美官名義不立雖黄金曳玉耀動天下有餘辱也今若官
顯而道尊位益卑名益高且不朽也不足賀歟張子曰不然君子
通陸遊今無緣無咎安身樂命以遊大順上也汙隆相乘臧否相
射貞身安命以翼大化次也跋胡疐尾曳輿掣牛委身致命以立
大節又次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使人臣被不朽
之譽將誰歸其不韙以善歸己禍將誰歸予聞而歎曰若長者之
言也居卑不避禍忘國不忌君為善不近名不避禍者勇也不忌
君者仁也不近名者知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處忠而行
之以三達德善莫大焉是足書矣請書以為子贈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丘濬

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即視州縣如陷阱然唯恐
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取

耶政事之未易脩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勃勃與悻悻者未易平
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時帥見大府
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郊迎令狐晅刺吉州謁見齊
映從容步進不帓首戎器即以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
觀察使尚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
遇霖潦瞻馬首俟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
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
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竭蹇得譴於時及考
其所以致遣者及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
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
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為人不肯媕阿隨
人後舉進士即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
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
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
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
尚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
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屈膝稽首之惟恐後其
為科目累也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遠之意方將有
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友將屬予文以華其行遂以贈
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縉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喧欝憫其習俗
之乖雖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
生事而習於傲惰敢於鬭爭而易於捐棄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

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
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尚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
謹至於猺獞苗獠躪為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
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
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為若猺獞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
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
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
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
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於中州以為尤易也雖然未盡
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
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屬縣曰陽朔襄陽張用禮為其
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士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

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大學生出為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境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欣然而相告語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送涂體常司訓序　　蔡清

予嘗竊以為大夫生不為將相得為師儒其可矣何樂為將相也夫為將相者苟其道行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為大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機坐使梗化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

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為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就者又往往出於日莫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為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為易為而不知師儒之難為也不知其難為而為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寂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於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授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

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董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為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此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illegible]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為書之非以俟君之官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為何如耳

明文在卷五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濂
贈胡瑩歸省序　王守仁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贈南城羅先生序　鄒寶

常熟　薛熙　纂
吳縣　顧希[illegible]　訂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濂

婺與越為鄰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家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不為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下[illegible]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為尤近將躋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惟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子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土著人往往淩虐流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坳抄其囊槖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余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觧風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何日能躡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談笑邪慨然久之會朝廷纂脩元史宰臣奏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之自念史事甚重必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咸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與濂來南京寓於讌龍河上方求

用錄合之所在忽有儒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丞曰[illegible]所時月之
予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丞延入坐備陳不欲見所以[illegible]之
故時川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屢〃相往來一如懷
然論說曰余先朝進士也吾秋又高矣不足以展明時之[illegible]不
知我帶雨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illegible]言之
上得遂歸田為不朔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illegible]丞相
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滸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為別嗚呼
溪與越其壤相接迩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
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憙
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
間殷勤道別亦云可也倘史事般足不暇躋都門悵然而別既別
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
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
言為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乘
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與誠
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
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能而為之書區區衆
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
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
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
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
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
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門生悚然有[illegible]
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
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為戲
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
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
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
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
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
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
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
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
陸捐僕貸粮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
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
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
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偕搗石
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　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遠宜可以復其
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
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
帝曰度吾之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
王之禮樂以達於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為名廣徵魯
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
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

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豈其無本乎曰固矣而漢承
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治三代之禮而教民以
中龢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能
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
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
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
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恐
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二
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
孫通之責也此與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
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
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

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做先三
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
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將以成一代
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
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
道德必歸之於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
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
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
不足以當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蓋亦擬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
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
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吾行也日書
以為贈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
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
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
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
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
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
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
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皴裂
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
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
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縕
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

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
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
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
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
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
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
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
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
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
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
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

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父示許則言於尚書請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獲[illegible]見日月如羈旅之歸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苟欲為如孝先旦夕當為美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為哉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蘇課其績效孰為寡多烏可狥一夫之私循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蒙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合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仕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勉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命書其說為之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則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余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受徒南昌弟子從之游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束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云也吾子許我斯誠稽古矣余曰吾所謂

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猶迹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喑啞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余懼其不能遍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鮒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甗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峋嶁浯溪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柱碑彝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崕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迹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之心誠好之力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遍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悖庶幾其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余曰斯言得之矣於君之行也述斯語以爲贈

贈南城羅先生序　　鄒賓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余適視學自建昌之宜黃道於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余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既而公出余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偕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汜吾將溯焉嵩行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臥進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爲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爲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崕絕壁爲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爲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爲古戰鬭之場吾將弔焉賦焉俯首采之視者畜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爲勝稱之不衰須雖西走關陝東涉燕博南經婺越北振并冀足跡半天下而遺中原僻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皋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由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由其將焉待哉余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然矣奇以爲文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而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其所經歷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記記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難哉曰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黎遂球

天啓丁卯余遂球輩北京爲者共八十人將前揭闡其名則里市

之凡皓者黔者卯者皆能舉其氏族居諸狀以爲及往宴於中丞行省相與歌鹿鳴之三章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先達咸為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修為咸事矣皆十邑之知名士誠得人云或以為先有瑞徵諸傳者觀者不悉記數至今凡已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榜者已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垣臺部之屬率正直自持有深心尚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即為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為牧者則有黃子亨臣於入覲時獨不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異之許子班王令以賄事械至京師然聞其為令甫下車即榜於衢有強沒人為奴僕者聽其自歸焚其券旁邑效尤率攜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得其嘗幣者謂之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倚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闘叩闕天子為減賜田租逮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嗾以他事

使去而遂球所目擊而知之者為劉子映薇劉子為太倉守遂球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侯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去日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恐以口腹累劉子兩張子曰與遂球言苟可以為劉子使無媿於師與父母於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攜家崑山纔一月所以治之如太倉比遂球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人為京朝官者無半刺入焉京朝官益相與重之會劉子以漕事求所以便崑山之民者為顯軍所擊甃一阜衣邑之民皆來與軍鬨事聞之朝鎮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及此多為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尚未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留且俟命不可以徑行至姑蘇則其為士民者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來耶既而闔郡之士大夫婦人孺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是其左袒軍旗以致劉子之事聞之朝不得且者益媿恐甚如無所容其身乃太息跡劉子往所為事無所得轉而蜚語中兩張子以謂其士大夫婦人孺子皆兩張子使之然於是知劉子之仁愛人欲攻之而弥彰矣然則劉子華矣聞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禁而號者淚如雨聲如雷往來奔告擎捧香炬如煙如電有以石塞城門者有群而輿劉子之尊人舉之梵刹中跪而語訴者有叩頭使者之門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為言之欲務得留劉子無食言乃散出者如是而謂皆兩張子使之也能之乎脫能之而兩張子何以致之也乎縣此之說足以見劉子之賢即繇彼之說亦愈見兩張子之為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既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篤其望之也必日甚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不留也乃殊善其留之將何以加焉故合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難惟劉子

光華遂球方歎所學之無所用於時觀數子者而竊復興感焉既而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是為同籍光寵已哉兩張子者何恤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子也然而為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所自處矣

明文在卷五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illegible]

明文在卷五十二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送吴司訓序　周用

送李永懐歸東平序　楊士奇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周順昌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常熟　薛　熙　纂
太倉　王　譓　訂

序

送嘉定丞曹侯序　歸有光

吴之東南其屬為崐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今之長以相詫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崐山之民亦稱之余崐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今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為州猶存四之三蓋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為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今為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曹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閒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為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鋐皆有吏才後去為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陞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正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二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吳司訓序　周　用

吳君司訓吳江比六年謂余曰吾歸矣余曰何以歸君不答他日則又謂余曰吾歸矣子必以一言遺我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答既而曰子不知我乎吾非不足於是也顧吾懼以重聽瘝官守吾是以而欲歸也余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市上位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徒以位相軋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惟勢之依苟在下焉者不必其不賢也惟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如響而猶有不免於譏讁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雖然吾有說焉君以己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晉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鍾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為過而不敢辭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也惜其去獨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夫丞小吏也能以重聽傳於後世為美談而師曠之聰乃不免以為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抑又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拜子產惡之夫伯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不用其情卑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賢否可見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之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辯天下之事者豈皆健夫耶余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無如黃潁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強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今之人其不病者寡矣斷之而不聞矢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撼之而不悟湯焉而莫之省情焉而勿之恥若是焉者日以甚矣衆矣固有待君而瘳者君盍

為我少須浮告之而不吾聽君之意未可知也余方有行役不得
視君之行重君之請而不知所以言姑以示諸生也實但往來者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從君自南京入朝道出䑓城以北屬歲儉
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採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傑君憫焉不
忍於民之及於此也還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從
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恤且竊嘆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渡濟
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蓬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
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俯
展裾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意駐馬就而問之此邦庶幾有君乎
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
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并舉其

宜民之政聞者既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
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
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諡忠襄之孫
為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
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
嘖稱歎曰古人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
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述
娌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
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
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從
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
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
永懷亦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有
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吳縣者蓋人情所同
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
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
亦攸之徒與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覩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
贈亦以勵其終云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
瘝而民告病矣訹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隨於吏術也士君子有
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訹也權智足以聳民
聽則不懾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隨也不訹於上官則實材得
以自見不懾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隨於吏術則實惠得以

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
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
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
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
州在唐宋時為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嚴業之臣往往入為名公卿
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脩邦之人至今以為歆慕我
皇帝有天下滁為潛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鞏轂是遵為國家西
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為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
不以輕俾也州土著多勲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
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為京畿大郡遠迩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
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
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抉貴要以枉干者公持之愈力毫

縣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詞浙藩隸中書省皆徑下郡奉行敘
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
微事以撼之公氣不為動與之酬陳端倪論辯不為少撓事必上
之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恣以私州當通
道事繁沓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為常公
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唯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
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
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安乎旦旦以自省力行
不少怠蓋公之政智不試乎上強不懾乎貴明不墮於吏其亞豈
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年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且
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
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為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
美前古幸為我邦人榮余忝與公同政悉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洽
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為
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為天下同牧者告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史稱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至於今歷百千年人傳誦之甚熟
或曰難兄難弟或曰二難故人莫不知潁川陳氏之有世德而多
賢也同年曾君於吾吳中人亦稱有道曾御史者兄弟也侍御初
以縣令最績徵入臺中既試職遂按治吾吳中四郡以不肯署奏
牘棄常州民田罷歸久之起為山東兗州守而君則自行人為給
事中以不能附權貴人出居浙省之幕下已而自慈谿令遷貳蘇
州二年會河南闕僉事兵備潁州尚書以君應詔時侍御君已徙
兗州轉副山西按察使視學政矣夫君與其兄學也皆以文章取

高第仕也皆以資望為言官又皆用其職獲譴不悔頻天子明聖
元惡誅死宇內廓清善類復用則皆為郡良牧且相望執法外臺
何其道之相若也豈天有以相之而啓其方來者乎何曾氏之多
賢也豈其世德有如史稱陳氏者乎然陳氏二子功業不大顯著
豈史氏失其傳乎抑其時之不可為也君伯仲際明時卓然為名
臣固將使天下士大夫稱近世兄弟之賢莫如贛州之二曾者矣
豈直如潁川也又安知不有紀事者如漢史氏傳之後世以為美
談乎余從君舉於禮部於君之之河南也獨咨嗟歎息以為昔侍
御君之去也吳人思之不置及君之來也猶見侍御也而得少紓
焉而君今日復舍此去君之道則行矣其如吳人之益盡其思何
哉況加以同年之誼不能不為之戚戚焉者故舉二君之同道猶
望其功業出於昔人之上者以為說聊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自慰
也君為政廉平無可選擇故不書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周順昌

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
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
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
之以讒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殊項故開隙
於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
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慫恿以逞一夫冤死萬姓
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譙
訶皆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訐璫之故被讒以去天子即棄公
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唯是公二載以
來歲值大祲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是

中永利公治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讒去也雖然公去而[illegible]邑有所恃不肯以身徇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抉董紳公[illegible]者終不能越矣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始[illegible]而来因以得去官者亦邑泯心怵負世大垢而海内伏節秉鉞之臣[illegible]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淩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名流正學寥落如晨星摧殘若霜木未有如[illegible]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讒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屏黜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illegible]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戍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以讒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曹以迂愚戇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為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千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脩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談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億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為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駁選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介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也況於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蔽於心術効於治行

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惡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求諸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微悉其噎於截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脩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而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道使知程君雖誠有疾而[illegible]可使去也君去矣歛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舉鎚自喜倘有評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蔀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余友王韋庵永樂中為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亦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滑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弥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疾道幾危民傍徨奔走以香燃臂禱於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封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撫其善政為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

至後為東朝官嘗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逞毀竹里操斧鋸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竣比余歸且見其成矣為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他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白公事至旁郡來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余適與君邂逅於檇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為其得譽於人非偉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且不知視古之循良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為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幸倖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巡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偽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籍不亂其法甚良而寄而職方實涖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理於司馬門經時歷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伸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懿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亦學生陳瑊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余辱與君有僚寀之好故因瑊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進士第博學善屬文章庵其別號云

明文在卷五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三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前人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粲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淳耀

常熟　薛熙　纂
吴縣　袁慶元　輯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脩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今曹通籍以來朝著[illegible]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illegible]者[illegible]有之亦未有聯章彙秩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稱不可[illegible]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寔自今始將以為例也昔在憲宗御[illegible]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illegible]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illegible]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蜀之[illegible]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illegible]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慎老成[illegible]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為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為宜夫風紀之崇重朝廷之綮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篤才精識未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illegible]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僚屬之所觀傚士民之所[illegible]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堅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非[illegible]言[illegible]亦人若有之宜足為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為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頒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托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為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為次如前所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前人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勑偹物遣使詢問仍月加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輿隸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諸公皆賦詩為公壽戶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為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為期雖或有過之者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十計者雖閭閈之下亦難其人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蓋齒之尊者閱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兼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至尚之然則[illegible]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部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暨於成化之季極矣而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時[illegible]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為吏部[illegible]法秉政為[illegible]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改體風俗之大門不周知刑獄水利

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退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明筋力如故髙談劇飲之下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及與釋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興寄沖漠而憂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兆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氣節高年盛福大略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六人其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者尚未艾亦今之所鮮見者也然則修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冠盛事亦烏可已哉六子者承祚承祿承禋皆家蔭承祜為南京前府經歷承祥為順天府通判承裕為刑科左給事中刑科于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起居狀玆將奉使命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畀之為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粲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為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沖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沂溢之餘乃獨發紓為文章經量三才錯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歲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髙鳳絕塵傾動海內如鵷雛鸑鷟翱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者舉識為盛時之瑞也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然明髙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競至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狷狷自守貞介弗能奪也其為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於名而粹然一出於正早歲厭章句訛雜之習為文辭力追古作者剗綜六藝磨礪其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韋布之流莫不人誦其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殆無虛日㐲閭被薦并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致事歸天下高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粲常竊論先生之行述謂其介潔則徐孺子醇懿則管幼安真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為知言乃今巋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實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鍾其全乎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國家與蒙其休焉是故古之耆艾魁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占國盛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俗扶翊名教蓋所繫之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為之表率以注拯頹俗其庶幾乎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為天下賀可矣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淳耀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為自丘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為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為得然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藥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憎報復於人也彼者操吟詠之士抉穿穴幽隱皆擢瑣細其得罪

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氣生無所遇猶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從旁索瘢抑沒其事則其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患慈之師明允之吏常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覈永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附說倜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華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斜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于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豈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者壽先生有焉予少懷述作之志專於詩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知得遂與否儌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洗然盡去胸中之癡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生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勗焉先生讀之其爲我听然而酹一觴乎時崇禎甲申歲之某月日也

明文在卷五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于苕

壽序

傾南巖先生壽序　歸有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前人
龔裕州壽序　前人
楊漸齋壽序　前人
周弦齋壽序　前人
戚思吶壽序　前人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前人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前人
周秋汀八十壽序　前人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常熟　薛熙　纂
長洲　倪廷桂　訂
吳縣

壽序

傾南巖先生壽序　歸有光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亙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觀亙牀氣息之相属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惟是三者為不可期有厚於富而薄於貴與壽有厚於貴而薄於富與壽有厚於壽而薄於富與貴有厚於富與貴而薄於壽有厚於富與壽而薄於貴有厚於貴與壽而薄於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寄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乃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予之所未諭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耶自大宗伯以文章烈天下將驊政府其餘横金衣緋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為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市仵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於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於一家又聚於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予未嘗通介紹於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歎以為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之於親苟惟不褐菽水以為養雖

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欿然之意有如先生者[illegible]
人所願於其親而不可得者也於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
邑學諸生咸往為賀俾予叙之予惟桂軒先生與[illegible]大父為從[illegible]
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文[illegible]為之記
則予於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前人

國家倣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為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
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
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
大夫之服家居即吉者久之方趣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
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為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
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崐山在吳郡
東瀕海論者以為山窮水滙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
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極盛毛文簡公為大宗伯朱恭靖
公為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内閣參侍帷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
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
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開[illegible]
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遭諸老之盛時中間敭歷外服侍養
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為之後今之
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
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為之先者望其
後之興為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乎生於蜀之
人尤為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三虞之後以及當時諸
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於禮部者歲至
四五十人以為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illegible]
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為諸公先庶幾乎[illegible]
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為先生壽

龔裕州壽序　前人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必能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
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為角夫苟役役然馳騁務鶩於富
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耇其[illegible]矣夫苟不
役役然馳騁務鶩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
至黃耇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
封侯之奉銀朱黼黻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
膩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遠焉環湖而居魚鳥
上下田夫野老謳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
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
而壽之理歟予之内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為[illegible]予
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
以文為至論先生乃可以著之於文而為壽者也書以歸之

楊漸齋壽序　前人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恵養元元之意其
取之不一塗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
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資之
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
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
相習以為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慮選御史校
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於問其官之所自

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恒於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諾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恒於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於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傾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為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於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於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予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於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為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為誕辰予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於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為湯衍卑諂之談以為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周弦齋壽序　前人

弦齋先生居崐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予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予見外氏從崐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凡弟中河南子省參知政事予和取貴顯亦已辭[illegible]歸方日從先生於井里之間況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離久長如是是不可不樂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予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予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戚思吶壽序　前人

戚思吶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朴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弥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為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於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予穎始厠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予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予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為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為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於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耳黑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予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傷然不寡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恍惚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必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於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

以動先生矣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前人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為沉湖沉湖之東為甫里予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煙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於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陝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一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冢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為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光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

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為翁八十之誕辰其婿張君具豆觴即翁之所以為壽因道翁之義而請予為之序予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森時物也予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壯同遊有三四人盤桓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為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為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穎因張君為約翁其許我乎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前人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類其所居曰白庵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謙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菽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嘗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illegible]翁之意也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其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illegible]野可以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而頃之[illegible]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湊下至資[illegible]脂[illegible]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蕃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百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

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飯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周秋汀八十壽序　前人

吾嶼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為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予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

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悉乎壽故吾
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
而背環綘帳紫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明而陶情詩酒放懷
歌騁從焉藴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
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遠哉先生之論
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我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
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
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測先生其
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頹然
就醉予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吴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

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賢豪
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孝友之聲著於其邦雖閭閻
之扶累世恭弟必推唐氏為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為江左諸
儒之冠我叔父博聞高行與古為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叔父中
歲未有子先君以為憂歲時祭祀形於嗟歎丙辰之春予弟實甫
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叔父謂曰吾兄歸
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且勿聞俟其初歸之日予弟祭列時令乳
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歡不亦快乎已而中道及於
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為恨予長於實甫五歲初度之朝予
問安叔母所婢子戒勿譁意凛凛循床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
受書退時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為極歡後予與弟同講習臥
起一閣叔父晏坐其下為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
日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笑之聲睚眦之怒
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予有
薄田為卒歲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列法
書名畫鼎彝鍾罍之屬牀香展卷不知日之昃外則巖壑環繞花
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遂志不能夙夜兢惕為
子孫先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若與朋友處
曾子之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
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柏生磵石陂陀閒雖無華茂穠麗之
觀而獨能浚烱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
之教不可以不肅閨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吾爲吾子孫者
謹身節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百年之緒
則吾两老人者脫粟而食瀹茗而談仰聽鳴翁俯觀遊魚優哉悠

哉以樂餘年固所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顧
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為君之生日諸子
諸孫拜君於堂上予述六十年間事相與獻酬且以勗吾子孫使
知所以養二父之志云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訕即欺
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摋乃坐述視西城時失察贓賄與其曹數人
同日免官歸屆歲戊申而年且六十矣於時龔方仁石巖張大叅
明初出而與蹤歷中外歸而與優游藪澤既昵甚兼有姻連屆其
生日將登堂奉觴而屬以為壽之詞見屬予竊嘗於君之出處有
感也夫昔人之論以為臺諫之臣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頌君以能
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違上之過所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

何也大抵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為市名為行詐感激之士能言矣其君或厭而加之誚讓或黜免蓋自古以然也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紛至今主上薄其言亦薄其罰且以為雖臺諫員缺亦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仗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為才固堪之乎直姑為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怪者當君在臺中時踪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為婞直名言甚詳切而上弗為忤也假令前後言者皆若此何至令明主盡疑其臣哉顧朝廷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詿誤使夫不屑為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為可惜耳且夫士之求用於時蓋累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蓋又百人而不過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年之間効用之早暮又不可期也即早遇合矣其克至於耇老或十纔得一焉今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復振以老其身既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復盡其用國家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既壯出仕中間再以艱歸前後為邑者凡四而以課最擢為天子耳目之臣於居官廉而不劌嚴而不殘強執而不膠以君之為令知其所論薦與所劾免其人之賢不肖如黑白較然也自君歸田以來時事日非長吏幾不知有小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人輒即以為可喜或鷙悍則又曰是可畏人噤不敢出一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今晉視世之君子何如哉雖然君今鬚髮朱顏尚如未衰之年今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追用老成以為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終不可一世乎哉顧二公於醼酣之際聊試以予言質之當忍有不激不隨足以風勵當世而終不為習俗之所移者此亦迂儒之所欲亟聞也

明文在卷五十五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慎中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丘恭人七十壽序　前人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前人
王氏壽宴序　前人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張 一 桂 訂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髙節宣既[illegible]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illegible]忘在約致誠厥車二史詳而錄之貞臣世家燿於方冊而[illegible]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illegible]焉曲而不黷夫閨闥之行非治亂之迹也閫中之語非法紀之[illegible]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愁置其語言哉抑亦明乎[illegible]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執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

應元竊觀我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命之不恤云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未裔哉及夫人忼慨雪涕遺語[illegible]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illegible]望維祺之壽百祿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illegible]天子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皆以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襃然首舉當與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拒腎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畀速於響應徵召[illegible]於貧剝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卿士列侯勲伯持幣進而走堂下稱賀並而頌德壽者車數千乘搢紳之彥婚姻之懿[illegible]間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illegible]蓋久太夫人及不肖孫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illegible]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三君敬曰客詩太夫人慨然曰噫予豈其願所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盟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從先公而追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日夜憂懼而客願以賀我[illegible]嘉與若等增脩先公之緒無忝前冊則華服之華儀孝醴帛之恭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為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謝客入奉婦子恭觴鞠跽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為一笑曰止無吾以忝京師聞之莫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乎也公父文伯非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母不尤進乎三君者長君都[illegible]仲君尚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為世師法道為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禔福元元為社稷鎮於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胤祚於永圖也天篤之[illegible]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為久故及邑人楊文化林壽皆[illegible]敢以幣來賀而屬予以辭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慎中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於經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芣苢[illegible]抱衾弋雁雜佩[illegible]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為教不宜詳小而顧略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

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尠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𢿙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行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湮不能言者獨為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為序者始興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淩暴黜汙之患力撫其子措使自立門戶趣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為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

與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為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着內美以顯乖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棄之吾之為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為不遇也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尚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苧以為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熒徹曉太安人守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為之常辟苧無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為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於家又幾年為嘉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旨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為榮而太安人斂衣惡食如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訶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用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郭克忠輩二十餘人如縣舉觴為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曰及其所以為壽之說合先聞之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攖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嬰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弥甚其得數弥長莊周所謂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吾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丘恭人七十壽序　　前人

丘恭人其省參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愛之曰吾女必肯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於長笄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贈廣東按察使司副司王公濟美之妻丘公蓋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苕霅問婿於吳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祿養憲副受誥勑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今水明州而來㞶山司馬與憲副之祖其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不絕及憲副祖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試以戊午復為其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如老樹之枝葉扶疏不能無剝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

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其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丘公以女予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禄壽考至於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肖子若孫能趾美前人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還副主賓撫其前孫與其所出有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禄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媺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前人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瘻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孫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隳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屆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意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王氏壽宴序　　前人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月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亦來者若干人皆頌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頌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頌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恩碩人又見其榮也祝已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為宴少長詵詵以獻以酬既醉既飫咸相謂以為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猶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無他族昔有王豫脩先生脩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子惟以忠孝大節自許崐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為隱德君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遺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為碩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明文在卷五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五十六

記

重脩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應天府重脩儒學記　王守仁
重脩六合縣學記　前　人
歙縣孔子廟記　宗　源
重脩至德廟記　周　忱
冉子祠堂記　茅　坤
黄叔度祠記　孫繼臯
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　直
重脩一拂先生祠記　茶向高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象祠記　王守仁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常熟　薛熙　纂
清豐　侯溥　訂

記

重脩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尼山在今兖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為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曆間文宣公宗愿脩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縉以私財脩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脩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脩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畫綜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為都御史彭君杰知府事乃踵而成之廟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啓聖王後殿衍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脩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限別而為大門一以通出入摠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竊惟天地之氣絪縕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屬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於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徒相為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脩道立敎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之深且久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遺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為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顔氏之禱載諸史傳徵之名字蓋亦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歸[illegible]之在然因生迺原報本及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為孔氏後者睹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聿脩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在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慎哉若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於此者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文實歸於今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為記以告於來世謹記

應天府重脩儒學記　王守仁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己酉始改創焉再脩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圮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興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闌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脩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敎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脩學之為切矣亦知自脩其

學以成二公之切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籍
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散壞新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置之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脩學也而非士之脩學也士之學
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
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廡恥以為垣墻六經以為戶牖君
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所不備也其切不亦簡乎稱之於行
而無所不通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叔國家雖以科
目取士而立學二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哉學之弗立有國者之錄
也弗脩焉有司之責也立矣脩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脩是師之
咎士之恥也二公之脩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
自脩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
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

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脩學
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
學校為姦之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
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善首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
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勗新
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
於是乎言

重脩六合縣學記　　前人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若無覩也故瘵日
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
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祇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為我
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
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
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
民李景崇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
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
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賫
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
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
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
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
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
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脩大成殿脩兩廡神廚庫
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堂

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為三廨以宅三師前區三
圃圃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為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
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為射圃而亭其圃之址曰觀德致齋之
外為宰牲所又前為六號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
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
相顧唶愕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
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
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縶不能得則反從視令縣尹學諭一言
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
乎此可以為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
刀錐斬舉手投足窮治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
指數十百金效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為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

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民倡矣民之敝於欲而厚於利者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為士者於民而志於道脩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鍇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為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為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耶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耶

歙縣孔子廟記　宋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為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改其地為東越奧區號多佳山縣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紲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鶱皇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址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

予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與初學在縣治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某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為爭鬪之場官廬民舍燬焉無遺而學亦燬矣膽煙荒照榛荊蔽途而狐兔攸萃出衙人識者為之傷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為縣慨然歎曰歙為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丁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樟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剪刈荒穢別畚新土充其闕塞高爽塏敞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衆厥正配翼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啟正門列以書戟法庭端潔墄平容翠題揭翼遮衛

道直脩外為都墻樹以三門上應壁星崇光昭煥廟左別築崇直齋以處諸師暨弟子貞不奮不後無譽爰經始於秋九月告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法齋莊矜神來碩歆如在左右觀者欣欣至於詠謌念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析為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撕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為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歙之人士尚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

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揮戈上馬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其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為今官招徠懷集民雍趍之遂成市落縣廨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堨及良干范阮二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其及江君云

重脩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四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

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illegible]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illegible]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illegible]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illegible]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憂乎[illegible]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至空虛予時奉命巡撫[illegible]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閧訟之感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夫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効夫差之爭乎一則廢[illegible]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書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冉子祠堂記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不得[illegible]鄉先生沒而祀於其社者亦未必有功德於洛之士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illegible]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傷之[illegible]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illegible]渉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趙也豈冉子[illegible]學於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從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濟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illegible]魯之郊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烈然猶稱者[illegible]餘甫視鱗躍翔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冉子同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然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歟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亦以苦力行孝稱於內外顔淵與孔子言而終日不違而問仁問[illegible]及簞瓢陋巷之語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湯世不得而述焉夫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勳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富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頹落荒[illegible]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辨而識者[illegible]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illegible]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行而不[illegible]著乎文采賁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著寄於竹帛鼎彝之間而[illegible]其所盤遊谷處卒然託行於隱君子之列爲百世之下[illegible]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illegible]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illegible]

非姻於文辞者也又性頗迂疎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爲而思顯於
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冠於丞簿
不知其許與遊否也故特詳之如左

黄狀度祠記

孫繼皐

汝南故有黄狀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祭於祠下見壁
太息乃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祠輒壞輒理其
名猶若新也夫俾狀度與當世之賢豪並跡而論列則儒流不若
李范死國不若陳寔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
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絶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
鶩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於是服析楊齒刀鋸甘心而不
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
此亦咨咨歎諸賢之少激矣狀度何不足爲蓄爲武爲膺爲滂爲

以爲指吾生已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
支大廈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君
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隤然其處淵乎其似道者其知
狀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狀度名跡所稱此特善自匿者左乎
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士也蕃衆之廉名也咸
匪樂自損而安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遜未班各狀度之長豈
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狀度而遭時得位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
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微而蟄居微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除史
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非一世所見也
真善處濁世者亟狀度所以賢也雖然狀度非其當時之名與史
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焉而祀焉豈狀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
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跡巖藪而幷時來禩者非一也則狀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然且使後之人將於士林
而東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感乎則某君之爲是舉也
知政本矣予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脩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
都察院照磨子易具事始末屬直爲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
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以天平山
白雲庵爲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
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
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墾屯
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來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橫山復靈武
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公殁

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絶宣和間宇文虛中爲慶帥言公忠於
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
忠烈名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
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
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
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
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上貲復
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
陵周公忱巡撫至蘇而監察御史劉君戩劉君仕呂鄭君顒皆以
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
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
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

翱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蔡錫圖其成鍛鍛然以身任之殫心竭力規畫處置凡隣邑之令佐皆以資來助市良材命衆工為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廡如其數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坊橫南左右為碑亭前作大門榜曰勅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為心者也以天下為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

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為己人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為得功烈之卑無足恠也而所以為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為之記而道子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名皆載之碑陰

重脩一拂先生祠記　　蔡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書清涼寺後人即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為介令祠名仍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圮廢金陵太史焦公重新之予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

國千秋無斁為俳佪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謚議而歎曰壯夫世之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為先生重耳夫先生力乎權相之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群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皇皇為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疑臺之流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傍偟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為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為何如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倖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新法之行而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豊紹聖之禍焉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為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用兵之利害群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寒心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

下豈有不可為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黨正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為知先生矣夫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絶田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提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覚有甚不易者則又何

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闢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雪之嚴凝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功謂殄莫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茁庶氣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霆為之也是故蔵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節當其昌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展轉煩瞀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

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歟前日之龍場其風霆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莫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然不啻風霆之歛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怫順拘肆之態磊磊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勤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拒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也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夭壽而後可以言脩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過之一以為風霆一以為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狸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為過之誰為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過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歎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予始為之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

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與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擬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簒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佯合覬釁之便苟其黨有可携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倣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旣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綏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闥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裒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詗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也然二烈者固不必手揕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旣白於是知縣羅君鳴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予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明文在卷五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重脩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重脩浙江貢院記　前人

常熟薛熙寀
無錫高嵩生訂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没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巳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其當是時遵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舉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决有成數矣而亦存其人夫龜山没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於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者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脩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没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及晦庵統緒相承固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猝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悦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

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遥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遂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重脩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為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乾統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為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為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茆堂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

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脩葺之者而棟宇傾摧凜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憮然有感乃捐己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漶以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為之起敬以是年十月始事朔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請予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為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禀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為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覩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辭僻舛無定說聖人之宏綜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眾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即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情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内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

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祀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謂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脩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激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為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釪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為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平山在鄷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公温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鄷人之舉進士者自温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温甫承之温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鄉多文士而温甫之子晉復學

成有器識將紹温甫而起盖書院為有力焉温甫始為秋官郎予
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温甫時時為予言平山之勝背秀奇峙
止於峩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
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映顯從而[illegible]
往遊其間鳴湍絶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蔚蔽書院當其麓其高
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
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
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
之夕光景迢遞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若冥然與世相忘若
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汩没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
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其以病告歸陽明温甫尋亦出守杭
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

意温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温甫相見於杭而
亹亹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兹山固有不能忘
情也哉温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
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
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
兹山也有以哉温甫既已成己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
倡其鄉人勵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
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温甫其仁且知者歟
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温
甫殆其人也非歟温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
氣象嶄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温甫之為人
也以温甫之語者記之

重脩浙江貢院記　王守仁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
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上之人惟有
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詐偽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
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
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廵邏糾察之
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
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
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遂焉者也雖然古人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
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
不猶有可為乎有司之奉行其議下者昧古之道而益後之以刻

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
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
子之重脩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illegible]以
隘遷於藩治之東壯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illegible][illegible]
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illegible][illegible]
慨規制之弗備弗飭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illegible]者
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
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饒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甚
心求士之誠乎惕今始禁內使陷於非辟而後推辱之其為仰傾
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罹而輸以全其廉
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楹新
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庖湢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

為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瓏三道刻石臺於四隅而立亭其上以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循夫然後入而觀者[illegible]肅嚴[illegible]遠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備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萬[illegible]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由是後世之弊而無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如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為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詔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為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為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明文在卷五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記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漢南壯軍記　王禕
御史府記　方孝孺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楊士奇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輅

常熟　薛熙　纂
長洲　張壎　訂

記

文淵閣藏書記　馬世奇

夫日星麗天而象緯昭嶽瀆奠維而寰區定帝王仰觀俯察而治理張故在昔聖哲所以含粹美肇熙隆者稽古之功茂也自卦辭所開剏君臣所咨俞左右史所記載歷人名士所發攄性靈以文釋官氏所自矜耀成一家言者蓋二酉所不能盡藏雖窮年屹屹而未能舉其數焉歷朝闡播人文擴淡編簡是以有天祿石渠有館有秘書省無非以典章備考鏡歟我高皇帝開天祚極建文淵閣以收天下圖書藏之而文皇帝功烈丕成增購六倍用以垂訓後裔流貽今茲臣仰而歎曰淼矣壯乎洵奎壁之垣琬琰之林矣顧二祖以是詒我皇上非止以手披目覽之勤望之皇上也曆指炎斷示炎事窮其妙哉四氣管於斗樞八紘統於坤軸百千萬言貞於道德今篇帙至煩矣博之以組繪乃各標其異深之以突奧乃各會其同若夫包絡宇宙調劑民物宣洩道真弘明治象則六經之所以設準的也上明天時下正人紀一言褒貶萬祀袞鉞則列史之所以懸著鑑也剖判鴻蒙顯布參孌錫圭正壤天成地平則五帝三王之所以示軌範也除姦易暴正位招賢大綱萬目臧否互形則兩漢唐宋之所以定規模也身居蓬翟心彈經綸匡濟割草根極性命則諸聖賢之所以著盤盂也齊諧志怪碣石談天雅俗並陳詭誕競發則諸子百家之所以存膾炙也又若紀龍興之經畫物定難之謨猷則祖宗之所以燕翼沐雨而今後人思此[illegible]

艱也乖名言於質訓載行事於實緈則祖宗之所以勸善戒惡而今後人式此彝教也總之有裨聖循夊賛夫茲皇上懋發沖和挺衡古今典學維勤特有要領則偶閱一編進諦一犹其於道德弘矣如其以充棟侈右文之治豈二祖創制與我皇上所欽之心哉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所領壯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觀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爪掃宇內天戈所麾遂亭消釋五年馬上蕩覩鏊而汗介胄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仟羆之兵佚諸農畝巴渝壯豁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厲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茍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下覬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車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者也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常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

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嘗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三北軍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變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勢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殽右蜀太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軍負城環宮路似而營列碁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殞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斁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者神謀聖略何其宏遠也吳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詒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錄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得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罷殘苛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為都察院與

刑部分治庶獄今類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吏部陞行撰例多□
史府事以糾貪殘舉循良書政事宣教化爲職者御史員定爲一
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服□□以□部
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舊都府爲御史府暨□
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勑令臣某記其事臣
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
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
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
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
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
愍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
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

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
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
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
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功名或爲詭行憸言以規
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
愍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
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胡纘宗

昔在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辯章則有夏官司馬以本兵
柄其屬有四而職方爲重即古職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
郎主事之列厥職有城隍軍役關津烽堠圖本之政扼要剸劇綜
理機宜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黃鉞四出天誅亟行指畫河山控
制阨塞貲謨宸幄折衝萬里則職方氏之功博焉逮我文皇遷鼎
於北保釐之任委於司馬內之慎姦防練軍實壯國容固王畿外
之奠方域拜中外統膺揚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得
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之事矣司馬得其人則天子可以
憑玉几按方輿而無南顧之憂矣列聖承承百有五六十載江海
不波干戟齊同卷甲韜武三乘晏然以弼我文命聯於日月蔑職
方氏有稗焉是故非衆彀諳練文經武緯恢宏博大績重聲譽者
弗以膺茲而功名揚於國朝慶澤流於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爲盛
矣逆者逆濠作孽朱方繹騷石頭巖巖不震不驚吳楚錯壤恃以
無虞建牙樹纛坐而蔽之於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子道方君時舉
規恢協贊克壯其猷司馬喬公視如左右手卒之俘戮獻功以正
天刑二三君子之力不敢誣也職方氏之重輕端可知矣然自建

署以來未嘗紀前人名氏嘉靖癸未四明華君仁卿繼掌茲職謂
己卯之變纘宗承乏宰士所躬睹也是知職方氏之重輕者屬以
記而悉書其名庶幾有徵焉若夫循名覈實則有萬世之議在非
纘宗所敢與也是爲記

宣德二年進士題名記　楊士奇

宣德二年三月朔廷試進士得馬愉等百有一人國朝廷試天子
御正朝親出制策既第其高下明日陳鹵簿傳臚天子服皮弁絳
紗袍御正朝文武羣臣朝服東西序立傳臚既畢羣臣上賀其詞曰
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士之御於斯者其榮矣哉自設科兼取南北
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數倍於北皇上嗣統初詔禮部科舉
歲取百人南士什六北士什四著爲令蓋簡用人材南北並進公
天下之道也至是合前科未廷試者一人而其第一人出山東前

此而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占首選者有之實自今始禮部尚書胡濙言故事有題名刻石太學刱今龍飛第一科宜有以後制可命臣士奇述文臣士奇既拜受命仰惟國家取士非一途而士必以科第為榮者天子親擢之也今朝廷寵科第廷試有錄以示中外題名有碑以垂永遠夫豈徒顯其名哉固望為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士平居勤苦學問亦豈徒藉為名哉固將推所學見諸功業及諸天下也名之所在使後人睹之而思其所立歆豔愛慕之無已榮莫大焉不然碌碌無稱或所行非所學後將指其名而疵議之者矣此係其立志與否嗚呼可不懼哉於是朝之今典宜有紀士之立志宜有勸敬拜手稽首具書於題名之首時奉命讀學及執事之臣列諸其陰

淳安縣學進士題名記

商輅

朝廷設科目以取士非以為士之榮士之階科目以行道非以為身之榮以科目為士之榮是以利誘非朝廷意也以科目為身之榮是以利進非士之志也然則科目奚為而重也重夫士之由此而進道之由此而行也如是而錄名以彰之刻石以傳之庸非激勵人心之一大機栝歟淳安自宋元來士之第進士者既皆刻石樹之學宮而我朝續而附之此有司者因循之過也景泰丙子進士巴陵鄧君廷瓚受命來尹是邑舍菜之暇見而歎曰我朝崇重進士超越前代而淳安進士數倍他邑顧題名之石未立非缺典歟於是命工礱石自洪武開科以來凡邑士之登名鄉試會試廷試者悉次第刻之處其左方以俟來者尹也意非以為榮而以為勸誠知所重已茲以述職來京屬予為記惟進士之科始於隋唐盛於宋元而尤莫盛於我朝行之愈久而無弊者以上之取賢士

之行道此為正路也士君子跬步不離於正進以禮而退以義用舍以之何庸心哉吾黨之士其毋以致身科目為榮而以無玷於科目為貴未進於此者不可萌一毫倖進之心已進於此者不可有一念自怠之意脩身勵行之功明德新民之術必求至於聖賢之地而後可苟或德不加脩學不加勤節操之弗立功業之無聞使人得以指而議之曰是假科目以媒利者也非有志於行道者也若然雖穹碑著名適以為辱尚何榮幸之有哉嗟乎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吾鄉前輩諸公無容議矣自今以始凡我同志之士幸相與戒之勗之以求無負於科目之設哉

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宋濂
西門記　宋臣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常熟　薛熙　纂
漢陽　羅世珍　訂

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宋濂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侶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㝠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侶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少置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有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白於世久矣有為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顔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常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成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栖間集藏於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常累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云侯從幼思有以自立嶷嶷异凡子天曆元年始踰弱齡即壯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槩所幡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憚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冠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徽州路歙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歛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府恒持縣官短長頗掎而氣使之即

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為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吏不可觸也溫嶺洪氏冢巡邏吏往檢柩旁得桼人帳冊一紙乃同縣朱來所畫者即捕來搒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究也復嗾盜入之侯匿來他所偽使人服來衣巾與盜對盜遥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盜愕然對曰不識也來曰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爭必令來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盜以侯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縣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為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楮幣相準一年黟民遽賕吏俾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為辭侯恐或傳為例剝民必甚亟言於上官月漸減之俾與時平款

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於民而以康惡者中官不受人重賦於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歛粮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彌曰夏粮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於軍食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為掾從右丞忽都不花公討寇長汀侯贊其行綏來之今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官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為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奇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中衍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篆闊太明頃吏曰爾何敢刻偽印耶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偽者非止爾爾能引一人以自贖則

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逮至庭下語之如語吏自是輾轉所獲一日間得偽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遺之惟扑其最後者斗殺死者法當削海鄰之地不淺卜綠足淡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牒對侯曰其肉還可食耶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供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革囊於膂侯取視大鉞一皂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耶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具言以藥淬鉞鉞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其所入市廛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掾胡床坐溪滸具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梃循岸立以數計者

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侯舟至輒上之侯親率弓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群胥囊橐於家互蠹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曰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為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隸旁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毅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所復命侯墾田龍泉名有田之家履畝而實之驗民粮多寡以定科繇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粮事亦視其數為差事成移婺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吏書來撓政者侯捽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迩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葬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傒侯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

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輙相與咨嗟隕涕幸還我葉侯旹已復造侯庭雁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為之泣下觀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具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潾郡有讙欲新金華歳僉謂非侯不能撫其役憲府輒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開階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辟章三旦八公帥師平徽饒辟侯為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辟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朱文公廟宅燬於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葺而弗亟圖遂規運而一新之然毫不以煩民民大悅歳祲道殣相望時楮幣澁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淖糜以飼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為言於右丞赤赤公作荼課輸

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辟章還杭時青田吳德祥肅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温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麾去乘匹馬行從以數蒼頭徑至縣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巖穴歸依侯以居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紿爾大兵旦夕且至善為爾計莫若刦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為變項生留之頗聞其事急促侯避之東甌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我若去共如彼何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噍類我縱苟活義弗忍為也二人泣去未幾賊酋張惟德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槊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何為張惟德跪而請曰山中氓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

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爾汝慎毋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張饔餼甚盛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為陳禍福逆順鑿鑿不少歇群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椎牛豕燕侯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砦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我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亦不忘去時麗水之礲硿青田之蘆茨皆大盜所巢有衆踰數萬侯謂不剪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叅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礲硿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寇十餘人衆欲進殲之侯及二叅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螙粉耶乃下

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遯始焚其砦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既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粮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仍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偽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砦皆降復引兵幽長坂寇力拒不服食盡乃就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校群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岱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衡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擣周與屯支坳賊酋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為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砦於洞尖山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

皆斃殺宗茂新喜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寇衆尚數千皆壯
銳善戰樹大旗出兆開鼓聲振天官兵皆尹坐不動賊跡探細戰
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偽將軍七人至晚寇又
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邨吳
德祥父子自縊於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
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要笏代民為刺
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剗茶以免榷筦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
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職方郎中孫樵
尚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
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
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予雖不敏頗以文字為職業不敢嗇
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西門記　宗臣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赴京島寇直犯
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曰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
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郡勒諸
父老子弟守陴予登陴則悉罷諸貧者疾者孫而懦者留其壯者
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陴擊柝鳴鐃而懸火陴外不如約者以軍
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祈
入予遂日闢西門入之晨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於門人詰而
入而牛馬雞豚羅孱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闢門誠善獨奈何盜
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辨此矣即有姦人者吾任之於是為帳名坆
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從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
不肩薪穀而來者不得入於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吾門矣城
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盡以
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於是乃
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煙炎四起廬者還泣不止也予則止西
門之外之廬不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為爾焚
也其有樹於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闞我於是下伐木之令護
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予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乘垂
實矣護戎請斧予止之曰毋伐即寇至何能登此柔幹哉凡城不
屋其上而閩城則屋蓋其城故淋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
城而屋不便擊寇也於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
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
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兵至凡二千人咸予所部兵也予令
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間五人一纍十人一人下堞

取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亦不擾而郤武部兵之
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郵墟中予命楊生急馳而人劑之遂
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攜孥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之在
福清近也寇既去復攻鎮東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拔別分一寇
興幾拔會當事者提兵至遂解興之圍而寇之寇泉也延臺被戎
皆守遂解去往往出遊兵伏擊有所俘獲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
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
連艘十大艘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艘逆我而我兵奮怒努礮亂
發乘風大呼寇艘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
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櫜還署而以兵羣然別
予淚下霑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予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
書而存之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臨視在郡節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款愨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阻喪君顧意喜色壯氣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鶩為舉而熾厲怒殺人如麻目睫曾不為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為憂督府檄君捕之君將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於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衄矣由有此海所為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負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為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

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啗之椎牛擊豕釃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欲遂氣閒而思自決於一鬬以為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踏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漸集形貌不相識竄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為市牛酒買粱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素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鐘所千戶其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姑以予為儒者而好論言

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鐘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鐘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以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記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蘭亭觴詠圖記　前人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柳氏譜系圖記　方孝孺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常熟　陸　熙　纂
長洲　丁　景衡　訂

記

宋九賢遺像記　宋濂

濂溪周子顔玉潔頟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順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鬚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内服緣亦如之白裳無緣舄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鬚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内服領以白皂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顴微收色黃而淡目有稜角鬚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邵子色微紫廣顙身頎然有顴特然其下癯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内服皂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聳肩低袖手立而睨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髙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温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準直鬚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而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絇繶純綦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鬢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脩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温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疎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皯皰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顴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竅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

如昷公拱手立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俠偉眉目從秀白而潤
頷下少鬚神采爀然緇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繫以絲履白坦懷明
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序而秀鬚淺
而有衣道服皂緣冠幅巾躡皂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京不可作矣濂寤
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
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
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蘭亭觴詠圖記　　前人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
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靚四面皆簾箔
半捲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函几間
有美丈夫從几後冠竹箨冠服大布衣右手搦翰冥然若遐思疑
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瀹湯前
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鵞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厠二鶩間
溪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
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
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
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
左執卷而顧獻之伸右手欲奪卷獻之襟袖半敞左持卷未授右
執翰凝視將奮竄然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
滎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訴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
帶閤膝鮮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揚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
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頴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
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以軸紙作卷卷末紙
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卯立
旋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
玄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着膝安翹右
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揩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
轆轉軸之凝袒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
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次畫頴川庾蘊
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
衣半袒箄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
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擘一手撚紙
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
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
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
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
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
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
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
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癢將搔之徽之左擎卷至觀右
搦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
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揎袖至腕上勢祖甚
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
撚鬚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
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

城曹謹任城呂本韞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謹申右足左持觴頤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晝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祖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晝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拳仰首讀背微傴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擎節者次晝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渡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敧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夺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襃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裀或熊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

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錚華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驊復生尚得摛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於予圖數紙為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夜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為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闊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激灔湧泝而漣漪者為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為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者為江潭鳧雁翔集菰蒲蘆荻蒙被而暎帶者為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閎架列而市肆分張雞而圜闠瀉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為江村其或平田漾沙崩崕陸絕而昂伏不齊者為江滸去滸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陂平巖巉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奇聳或疑而有容谷而能虛林麓而叢薄阜而蜿蜒或遠而黛抹近而劍植既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為岸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卧或深而澗溺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横或草莽翳而雉兔蹊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而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暎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

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兩服出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楊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睇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退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文皇尚治時諸賢彙進而山人亡位幾中書舍人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於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為用攻於此者必略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伈伈伲伲以干譽沈俗之不暇胸次之間烏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出一頭故真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襲以為至寶若此圖者豈易

得耶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
而不尚德者哉遂為之記

新都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弥
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
為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
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
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
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
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
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

僅以施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廢勇賈其餘師
用其今以為大舉辟之逐盜救火之家捷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
外伏賊自相乘機胠篋肕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
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
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
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
能感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
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常亡也
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
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惟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
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二十四總土人言夏水盛時
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

壘約高三尺哄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夫
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
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
罘蒙鍥燕然銘石載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
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
四方灼知而此頗泯焉無所表識往來者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
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
陣圖碑陰之詞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向往焉循良事也推
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柳氏譜系圖記　方孝孺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穎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
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

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績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禦
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其與其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
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
下曷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絕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
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其也高郵嘗以子
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無嗣而貫
後可攷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為而尊之學為當世師而
名於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為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貫之子
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琳賢杞琳堅也復子三恂性情也杞子四
愉其其愷也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卣三子秬頑穟也秬
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曰士其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琳雍
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易也同二子稠稀琳簡琳豈二

子字也士恭遜子也因子程綈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絶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脩而與道乖自逆於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為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為而已矣文肅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升雍尤耆學而近道盖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緜乎其未艾也予是以樂為柳氏稱也

李龍眠畫羅漢記

黃淳耀

李龍眠畫羅漢渡江凡十有八人一角漫滅存十五人有半及童子三人凡未渡者五人一人僅壞紙僅見耆足一人戴笠携杖衣袂翩然若將渡而無意者一人凝立遠望開口自語一人踞左足蹲右足以手捧膝作纏結狀雙屨脫置足旁迴頋微哂一人坐岸上以手踞地伸足入水如測淺深者方渡者九人一人以手揭衣一人左手策杖目皆下視口呿不合一人脫衣雙手捧之而承以首一人前其杖迴首視捧衣者兩童子首鬅鬙共舁一人以渡所舁者長眉覆頬面恠偉如秋潭老蛟一人仰面視長眉者一人貌亦老蒼傴僂策杖去岸無幾若幸其將至者一人附童子背童子瞪目開口以手反負之若重不能勝者一人貌老過於傴僂者右足登岸左足在水若起未能而已渡者一人捉其右臂作勢起之老者努其喙縐紋皆見又一人已渡者雙足尚跣出其履將納之而仰視石壁以一指探鼻孔軒渠自得按羅漢於佛氏為得道之稱後世所傳高僧猶云錫飛杯渡今為渡江艱辛乃爾殊可恠也推畫者之意豈以佛氏之作止語默皆與人同而世之學佛者徒求卓詭變幻可喜可愕之迹故為此圖以警發之歟昔人謂太清樓所藏呂真人畫像儼若孔老與他畫師作輕揚狀者不同當即此意

明文在卷六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霈校字并書

記

虎丘雲巖寺重脩記　楊士奇
紹興崇福寺記　劉基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況鍾
臨朐縣文昌閣記　馮琦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訥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明文在卷六十一

常熟　薛熙　選
同里　錢藎臣　訂

記

虎丘雲巖寺重脩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之地世傳既葬有白虎出其上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又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切宸鉅凡三重崇百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錢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予間請刑部主事陳亢宗亢宗良价嘗從亢宗游遂因以求予記其成予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之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游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其樂堅善[illegible]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其孫之末必也有若乎能其智識超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illegible]

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觀李文饒溺情俘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絶刻厲勤萬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絶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宏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能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紹興崇福寺記　劉基

越於江南為山水郡雲門若耶則以名勝聞於天下者也平水去雲門十里當鏡湖上游有為雲門之遊者必至是登陸故揔謂之雲門雲門之山自秦望分而北東行至平水而止故其地獨寛衍其水始通舟楫魚鹽竹木商賈所會故號曰草市市有寺曰崇福故宋紹興間志道法師所剏建也法師初受業雲門之淳化寺後游學無所不歷乃復歸雲門顧雲門為入山太深乃作精藍水濱謂之觀音懺院弟子來從者日衆其業浸廣開禧二年中始請於朝得賜額為崇福院至元十三年寺燬於兵越十有二年法師之孫法育浩觀可模法輝行康等相與買賈氏墓庵以廣寺置田山以給薪米增度弟子定甲乙相次主寺事於是寺益蕃盛天曆之初仍燬於火而佛像皆存弗壞時可模住郡之圓通寺屬其弟子景曄似璘重建乃徙其趾去舊趾二百步寺本西嚮又更而南向其徒善祚仁偉悅儔皆併力相寺無敢怠故大殿三門堂廡庫院以次皆完垣墉階闥庖澗閒湢靡不備具木石瓦甓丹堊塗暨視昔有加於是山水之觀新若改作而游觀之勝遂不後於羣寺矣

至正乙未予自若上人深居出[illegible]峯其寺僧玄吉來邀予游因登其背山之樓眺於羣山偬然而[illegible]口焉其西則為秦望鷲阜秦始皇帝東游勒石自頌之所也其南為陶山有華陽外史之遺跡其東為日鑄干將莫邪之所自出其北則曰陽明之山帝軒轅之所館以俟神曰禹穴則夏后神禹之故陵也水則若耶之溪流入鏡湖日出前峯沒於其陰雲生太空濤落滄溟雨往風還煙鬖霞明凡可以悅目而怡心者莫不畢陳於軒檻之外真可以遺人世超污濁矣又何必深入廝豹之宮而乃以為高哉因留連久之比予還郡城而寺僧介靈峯奎上人來道其累世營葺之勤且告曰寺自癸未歲始以田租服官役於是乎有民事焉寺之僧本出一祖今分為三均逸勞也以昭穆序兄弟子孫如族屬俾同力一心以無墜先緒懼後人之安於成而弗此懷也故願志其所自勒諸石使來者知有本原而不忍相遐遺也不亦善乎敢請予既喜山水之美而又嘉其僧能承先志以思永其傳也於是乎為之記

代州雁門關創建龍門寺記　祝灝

雁門天下之險隘也北扼雲中東聯恒岳西接岢嵐而內拱全晉連峯叠嶂崇岡湧阜羅崎綿亘不可窮極而代郡繁峙附其趾應朔馬邑環其背厥陽有谷號曰南口自谷口入逶迤而上可二十里至於山巔北下大麓又半舍許出廣武以達沙陀是為通道山之巔為關重門峭辟依險成之蓋天造地設而有待人為者也遠而望之旌旗斥堠掩映雲表儼若圖畫及登高遐睇則荒屯古戍依微於黃沙白草之中孤雲斷雁滅沒於遙天落照之外悲笳一發刁斗四鳴使人有不勝其悽斷者矣至若陰飈驀作微霰乍零氣候頓殊三伏失暑而隆冬巖冥霜積雪沍寒凝凍之際行旅

相持輪摧跡蹶蹶躅傷偟進退維谷又使人有不勝其危懼者焉信乎其為天下之險隘也景泰之初關門有譖朝廷以朱公為右副都御史慎禦其地脩營辟除器械逾年士馬精強邊亦無事公於是興舉廢敗圖利永久且念雲中三邊宗藩是居重兵頓宿轉輸供億悉茲焉通而畏途若此不有休憩之所則何以安往來之心然而作之賓館則下弗寧居為之逆旅則上不屑就乃撤舊寺一區徙置關南隙地背倚巉崖面臨夷磴殿堂門廡赫然以新像位香花莊嚴畢具豈徒彊場險扶亦以番發上賛鐘晨鼓莫響谷應答自是捧㯻衜綸之使飛芻輓粟之夫餐風寢露顛沛而間關者率望焉如歸誠為要害之津梁矣朱公既去天順己卯歲山西都指揮于君率兵来守恒寓寺中因出其餘力補葺未備復恐朱公之善久而無聞乃徵予文記惟夫古之英豪有志於建明者非必文致太平武戡禍亂然後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凡隨其所遇苟可利濟人物裨助治理秪其力而為之凡収效焉皆事功也數徒杠成而王澤顯吏漏審而臣績聞與禁所具不可誣已今茲寺也朱公創於前于君成於後皆心乎民物為之非無益之作也矧大雄氏之教根於慈愛關於方隅而務在利濟居茲寺者苟能體茲三者引之續之而脩廣大行俾困於是塗者有所嚮依若浮苦海而登慈航如涉險道而遊化城常飯安穩亡諸苦病則於治道非無補者而二三君子亦永有今聞哉

臨朐縣文昌閣記

馮琦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志主日平旦建寅魁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朐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来典邑庠謂閭者科目乏人以為與之況於高閣於東門故址為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二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爭助之貲逾年亦竣而邑侯吳公主賓功成之請予為之記予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今祠家多援甲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拄極也而命之為祖為師取斗四星圖繪其像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為縞衣素舃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餘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爇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為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為列星也其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為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人士夫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致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吾以為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應不祈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脩業俟其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天官堪輿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與起其視聽而滌蕩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為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無象言于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契乃神游精入極取材百代以扶天藻於敷國華為景星為慶雲此其為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故

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經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天官堪輿家言則予不敢道也已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季綱淪法斁祀典瀆糅不經馴致禍灾荐瘥民墜塗炭迺屢勤睿思延立制度正名定分為萬世成憲若郡邑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廟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偹元制為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為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須格式盡造廟宇屏去閑雜及泥塑神像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者基地湫隘改造於

西隅衮繡坊址即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剥落日就頹圮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損俸貲以為衆倡僚屬吏民相與協助乃市材僦工經始於正統庚申十月落成於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耆民時琪龔鼎等相率謁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為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澂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自後繁襲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歷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利豈淺淺哉予耄既筆硯久絕茲令弗拒衆請者盖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俾勿至於違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君子曁鄉邦友士尚鑒茲哉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歸有光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賽祀特盛長興則否予至之日像塑剥落侍從跛倚辟間祠門外右即為溷湢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淫瀆者則予以為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予頗為葺神居之圯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歷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

如絞索尤奇真棲靈之地予於縣數決大獄則心開穎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輒不時發故予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於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最為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竭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予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予曰為禱雨來以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予曰為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荆棘而行或側逕僅置半武過小龍洞洞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鑄上闔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深廣數尺其中甚清涼因拜祭有物蜿蜒俎間山既益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出如層波疊浪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還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霑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

以為神之報荅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予復至山禱已下半山即雨雖不能如前沾足而玄雲靉靆四野時有雨至是歲竟免旱灾會予改官欲去縣明日将辞扵神夘子夜夢神與之言吾敝與胡鞾敝又無舩時予繪神像盖圬者以神下體近几故仍前湯漶欺予不見也至明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常有畫舩懸梁予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州有畫舩懸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予遂捐貲令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舩予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悪予者計得縣豢即日以兩戈舩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為罪見久輙搦掠縣中大驚一日倅忽夢神揕其胸明日瘍發扵胸死矣予欲為勒石扵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来扵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凶暴以害之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遭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予既書此因貽邑之代者倘與予同志必為勒石扵祠下以着神之靈蹟焉

明文在卷六十二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承恩堂記　楊溥
觀風亭記　李夢陽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求古齋記　方孝孺
尚節亭記　劉基
君子亭記　王守仁
慈竹軒記　方孝孺
蒸竹堂記　王世貞
雪竹軒記　歸有光
竹溪記　唐順之

常熟　薛　熙　纂
嘉定　侯　開國　訂

記

春風和氣堂記　　方孝孺

曹國李公年盛而志博質粹氣和為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於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遠以見屬為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乃為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為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為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為春而無陰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為極盛為湯之春者伊尹為高宗之春者傅說為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為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為春而酬莫或之用雖能備太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為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為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為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為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以殘而寒之者雖亡發生之難不能勝須代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右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為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為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為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為威以不戰為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庭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於今頌之此豈才勉強為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為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予既追思武靖王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預為天下道之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天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弥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為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啓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審焉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為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陽厥土紅縕董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裒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板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乃闢厥路重之以門覽之從之至之沐之不踰月告完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浴有井有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臣燕飲以落

之有枝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乃賓以賢掄簡昇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榮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為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為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唯有德於民者為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為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萬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為記

觀風亭記

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廻岌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日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君巡而歷汝而遊於亭乃俛首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陝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君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蓋帶汝伊附我朝沃野廣蕪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君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君曰俗衍窈如憶知質如悵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君不荅他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颸颸乎莫知所從颯颯乎莫知所被淵淵乎莫知所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齊脆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効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癉惡漸澆而培淳廸純以劃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所而不荅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諸堅石

川上書堂記

蘇伯衡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滸不踰閾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閭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予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予於道尤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予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三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昃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

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中於是觀諸鳥獸孳者萃
而跳者觸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
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曰
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
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彼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
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
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
而人之所以為橐籥樞紐者亦惟氣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
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
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
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
聞亦慎發乎已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

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
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
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予求之脉
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
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求古齋記　方孝孺

生乎古者豈皆善人乎生乎今者豈皆不善人乎使生乎古者皆
善人則舍今而求古可也使今之人亦有善焉者安得遽舍之而
不求而必務於古乎今而視乎百歲之前古也生乎百歲之前者
自視則今矣邈而千載之上古也千載之上之人自視則亦今矣
孔子以為古者三代之盛而其時之人視三皇二帝則又為古矣
三皇二帝三代以為古而其時亦皆以為今矣然則今與古何定
名乎隨人論之耳今與古無定名安知今之非古古之非今耶安
得謂古之人皆善而今之人皆不善乎故遺今而專乎古則其失
為固遺古而務乎今則其失為妄固與妄其失一也君子不貴也
君子之學取其善不究其人其人雖非聖賢雖生與吾同時居與
吾同巷不以其易見而遺之也取其善而已天下古今之善一也
何以其人與時論之耶苟必惟古之求也則孔子於禮不問於老
聃必求周公而問之琴不問於師襄必求師曠而問之官不問於
郯子必求古之命官者而問之求其人而不可得則卒無所聞矣
必得聖人而後取其言則荷蕢丈人之語孔子必將掩耳而過之
與時人歌必默然而不和之滄浪之孺子耦晰之隱者必鄙之以
為老農小子而不聽之七十子之流必不與之往復而荅問之何
以為聖人乎善學聖人者古之善吾學之今之善吾亦學之今之

不善吾惡之古之不善吾亦惡之古之事而善固將取以為法也
如使不若後世之善則舍古而取後世可也安得以其古而取之
乎曰然則孔子何以好乎古而取之也曰吾之言固孔子求古之
謂善學者之求古猶良匠之求木焉木之生乎山有千歲者矣有
百歲者矣使宜乎千歲者而材固取之也使不若百歲之材豈以
歷年多而取之乎二帝之略古於殷也伏羲氏之建時古於夏也
黃帝之冕古於周也孔子不取其古之甚者而取乎三代何與惟
其善而已孟子不取夏之貢而取殷之助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
曾謂孟子非好古者乎聖賢之於古固如此也使聖賢生乎今之
世其所求將不可知也慈溪孫君元禮篤學而慎行取孔子求古
之語名其讀書之齋予嘉其異世俗之學也推其說以告之使自
擇焉

尚節亭記　劉基

古人植卉木而有取義焉者豈徒爲玩好而已故蘭取其芳謖草取其忘憂蓮取其出汙而不染不特卉木也佩以玉環以象坐右之器以歆戒以之比德而自勵戒以之懲志而自警進德脩業於是乎有禆焉會稽黄中立好植竹取其節也故爲亭竹間而名之曰尚節之亭以爲讀書游藝之所澹乎無營乎外之心也予觀而喜之夫竹之爲物柔體而虚中婉婉焉而不爲風雨摧折者以其有節也至於涉寒暑蒙霜雪而柯不改葉不易色蒼蒼而不變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信乎有諸中形於外爲能踐其形也然則以節言竹復何以尚之哉世衰道微能以節立身者鮮矣中立抱材未用而早以節立志是誠有大過人者吾又安得不喜之哉夫節之時義大易備矣無庸外而求也草木之節實枝葉之

所生氣之所聚筋脉所湊故得其中和則暢茂條達而爲美植反之則爲瞞爲液爲瘿腫爲樛屈而以害其生矣是故春夏秋冬之分至謂之節節者陰陽寒暑轉移之機也人道有變其節乃見節也者人之所難處也於是乎有中焉故讓國大節也在泰伯則是在季子則非守死大節也在子思則宜在曾子則過必有義焉不可膠也擇之不精處之不當則不爲暢茂條達而爲瞞液瘿腫樛屈矣不亦遠哉傳曰行前定則不困平居而講之他日處之裕如也然則中立之取諸竹以名其亭而又與吾徒遊豈苟然哉

君子亭記　王守仁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虚而静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觸雪霜而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静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内静虚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野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

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慈竹軒記　方孝孺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莫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遥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俟妻子需以入張燈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飭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温温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悦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君一言予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求[illegible]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illegible]之意予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爾

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游
遠之情以歸田為望讀之悵悢流涕滿紙欲輕歸者[illegible]不可得其
視敬輝毋子康健日率諸弟婦于躬執爨舉上壽相與愉[illegible]身不[illegible]
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帛[illegible]而日[illegible]
無愧而自遂其得失為何如而予何以為敬輝告也雖然敬輝之
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予之不若敬輝非予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
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合一人之所[illegible]能[illegible]
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宋[illegible]厄於此天之
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
窮此聖賢之所自為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
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勉者天假祐之開予
毋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
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菉竹堂記　　王世貞

故吏部侍郎崑山葉文莊公以學行政術高英憲間為世名臣公
生平無他嗜好顧獨篤於書手抄讐至數萬卷將為堂以藏之意
取衛風淇澳問學自脩之義名之曰菉竹而公故潔廉鮮蓄[illegible]
潤又家於官以歿公之諸子孫習教諭郡丞淇某輩鮮代習公書
至稱聞人有官秩而守公之清白力不能任搆天下之士因公書
而望公之堂比於魯孔氏之壁其菉竹比於召伯之蔭時想見其
瘞壇窮窔青蔥峭蒨之狀流潤涵碧於茂藤細素閒而不知公之
所謂堂與菉竹固無有也蓋公歿踰百年而其玄孫鄉進士伯寅
乃始因故居地而拓其右為堂以居公之書用公之舊署以榜之
獨所謂竹者尚未及樹而前軒後廡其陽可以承日其陰可以蔽
風雨蓋至是而公之所遺書始翼然得其統而不[illegible]
之地伯寅益務購古文奇帙得數百千卷副之[illegible]
寅善者登公堂而親於其所謂爽塏窈窕者[illegible]
遷得然覩楊署而思勁節栗色至讀其所遺書[illegible]
公之謦欬而窺其寄也公視裴晉公李太尉不知其名德所軒輊
年位小輕耳晉公之堂曰綠野者太尉之花木竹石於平泉者非
宏麗奇壯瑰佚甲天下亦何嘗不祀其長為兩家守然亦再易世
而堂胃他氏花木竹石不脛而趨貴人之垣否率不能有也伯寅
所搆堂毋論視晉公十一其竹之植與否亦無論若平泉而文莊
公之遺書百年而益拓其副所名堂歷五世而愈益顯因為公隱
者之才而賢毋亦公不盡取天地之有以使可繼不遠為一時之
滿以使可加益耶予深有慨焉故不辭伯寅之請而為之記若夫
顧名思義以進於武公比德之旨是在伯寅矣是在伯寅矣

雪竹軒記　　歸有光

馮山人為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予
記之予不暇以為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
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瀕
歲而不荅也山人少喜為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
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
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
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
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尚書為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為
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
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貫

田青浦之萬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葬盬龍與萬塘近于家諗我雪竹子性懶不能謁青浦今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棄去予亦削跡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来曰吾前告吾雪竹軒復移盬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且暮惟欲得子一言足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都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闌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来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竹溪記　　唐順之

予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

購求海外奇花石或萬錢買一石千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而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予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予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予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漠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謂有所獨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閒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明文在卷六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幷書

記

梁氏書莊記　梁寅
蜀山書舍記　高啓
書畫舫記　黄淮
竹溪記　唐順之
苦齋記　劉基
何陋軒記　王守仁
舒嘯軒記　練子寧
運甓齋記　貝瓊
見山堂記　方孝孺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常熟　薛熙　纂
吳縣　錢頫琛　訂

記

梁氏書莊記　梁寅

余山巖之士自少而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之益久窺道之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没世而無聞亦往往藉是焉今朝初共承明詔陪諸搢紳議禮制獲覩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為因思託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為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推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始釋其略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群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危言憚諸史之繁則掇其大要易於覽閱謂之史略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諸書者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産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民故為公卿為百僚為將帥為守宰又其下為胥吏皁隸為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為衣食焉吾為士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怍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之稱也杭稻菽粟之所

藏也吾撫田以穫秔稻菽粟而所藏惟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
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求費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立
産業乃所以係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為石者有銀之礦而縣生
焉有鐵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
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為子
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
余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
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
業焉子幸為我記之余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
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棠之於容斯瑀之於麥豆蓮之於

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
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庭覽於山川立於
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
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
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
羣聖賢脩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辟阻之區絕紛囂之
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
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
非有志之士哉而余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地有書皆先人之
遺也遭時多艱茀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倀倀焉日事奔走而不
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為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
辭者蓋姑復幼文之請亦因以自愧焉

書畫舫記　　黄淮

陸乘車輿牛馬水乘舟古之制也余自筮仕以來涉歷兩制四十
餘年足入禁垣侍帷幄薄暮還署間嘗一使齊魯以故乘輿馬之
日多而乘舟之日蓋少也頃因謝病還故里頻年入郡泝江入在
以達於會通非舟不可行居鄉屏處先隴往來湖山間必以舟從
事與在職時事多相左亦其勢然也吾鄉湖中之舟甚偏仄編竹
為蓬且易損竊嘗病之今年梁棐二子以余齒高力衰舟輕劣不
足以濟顛更造新舟頗寬廣板上覆以蔽風雨艙兩旁以便觀覽
與客同泛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棚獨往可以偃蹇息後闢行廚可
以供茗飲為介甚周亦人子之至情也昔米元章名其行舸曰
書畫舫至今以為美談偷與元章無能為役然儒者出入必以書
畫俱假名自況無乃不可乎嘗讀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始則追

思謫宦遠涉觸蛟鼉冒波濤寢驚而夢愕終則羨夫逃世江湖之
上者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千里自傾有所未暇余也既免蛟
鼉波濤之危又無順風千里之遠天宇澄妍倘佯乎近境庠序汀
花前迎後擁足以悅吾目漁唱樵歌交響互答足以充吾耳耳目
各有所適氣舒神暢其樂陶然於是紡琴賦詩以發其趣或與賓
朋布弈傳觴賡酬笑譚視彼傲然枕席馳騁鶩向非得詩而歸
乘輿策馬追逐公卿之後榮則榮矣然非病夫所宜何有於樂哉
是皆上之賜也上之恩猶天然言語文字豈能盡述姑記所及用
以自慶云爾

原缺第四葉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十有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劒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寒不能甘而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杕亭歷苦參鉤夭之草地黃游冬蘵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楛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弥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檟茶亦苦於常茶其淺水皆礬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㶅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游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室焉攜

童兒數人啓隕籜以藝粟菽茹啖其草木之羨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又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於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於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馬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於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食踈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藋雖欲效野夫賤隸跼跳竄伏偷性命於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余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余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縟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淆亂白黑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余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

老稚日來視余喜不余陋益余比余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余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余余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余亦忘余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余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養餘園記　王世貞

吏科右給事中郢山許子去其官之五歲而始為園又踰歲而園成其地闢陽而郊陰右負城左脉山竹木蕃鬱臺榭館廡之類錯居而各有所窈窕觀深潔不容纓規池矩沼負抱宛轉皆許子之所蔥締而手營者邑侯大梁王君名其堂曰遂初取晉孫綽所為賦語也許子居復與俞仲蔚先生謀而名其閣曰穠如闢之後饒竹竹時時以清風至也名其樓曰樓雲山所出雲東度則時止也名其亭曰叢桂傍亭多桂取淮南小山招隱語也名其庵曰靜觀許子所時默坐澄慮處也名其館曰貯春春之雜英駢焉名其園曰養餘而問記于王子將以釋許子之所謂養餘者而勤諸石許子之言曰吾獨者嘗一再儋從官出入承明之廬與聞國家大計蓋歲旦而憂暮之計而歲不足日旰而始進朝之餔而日不足吾故率貴然不敢以為樂也縣官程既廩以吾不任職而棄之而吾乃一旦復為吾有吾晨起而視晷而日吾餘歲受曆而歲吾餘吾之田有餘秫足以饔有餘秫足以酒而吾之舍家子為什一者其餘足脯脩果茹而吾又幸有歲餘地稍出吾之餘力以為園園成而吾未嘗不一日適也則吾歸乃始幸矣王子曰子知子之餘乎而不知子之餘天地之所餘而子取以為養者也天地之所餘恒在而人不知取以為養今子獨得之則雖謂子之餘亦可也因為歌曰園有畜可漁可蘇樂子之恒餘園有渠可釣可綢樂子之能養既歌而復記其事

明文在卷六十三終

半園學人[illegible]齋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四

記

成趣軒記　胡翰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卅有堂記　前人
滄浪亭記　前人
杏花書屋記　前人
耐齋記　前人
寶界山居記　前人
坦齋記　金寔
可樓記　高攀龍
文漪堂記　袁宏道
長林亭記　莫雲卿
歌庵記　陶望齡
寶善堂記　唐時升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单 丹瑞 訂

記

成趣軒記

胡 翰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抃也田虞民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子愚容

睦州城中有屋數楹俛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畊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恒懼不給非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予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鮮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予每恨無以得之間從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類予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托於田父野老相與款門一笑於顏呈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見村樓記

歸有光

崐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為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為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為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兖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外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予間過之延實為具飲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

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飲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予常與中丞出郊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即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之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為輓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卅有堂記

前 人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荊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性獨好書及為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廬之語名其堂曰卅有夫

其視世之捷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為拙耶其視世之貪多窮取鈌然曰有所冀者大中不為固耶嗚呼彼徒為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為吾有者皆足以為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饜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饜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為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弘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遝觴詠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弦歌相應也鞠為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紙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為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為書之

滄浪亭記　　前人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求予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予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杏花書屋記　　前人

杏花書屋予友周孺允所搆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為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徙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為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伶仃孤苦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搆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粲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為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為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名者為然公以言事忤天子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於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為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抱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耐齋記　　前人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耒齋先生[illegible]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為深遠清閟先生至則

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布衣皂衣承迎左右為進茗椀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飧恐常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期月遷從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為耐久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為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寶界山居記　　前人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群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怪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孑界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瀰淼澒洞沈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舟湧屏列於湖之濵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樹湫水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從嵗棄官而其子繼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書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予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濵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欹湖諸奇、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埃之外而天寶之末傾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膻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坦齋記　　金寔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闤闠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有以教之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豈世方以奇嵘為高躁跪為安好僻恠而樂深險以平易為不足為故弗由耶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中浮風濤不驚倚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徑履巉巖臨萬仞之壑逬百折之瀧未有不神褫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焉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含踪而趣靜遵分以循理久則心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人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坦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矣水陸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之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鷄鳴而起貴賤紛沓鶩利逵者躋攀於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方所集忻者笑戲者悲怒者博弈者敘詭欺揶揄滑稽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

坦者乎僕於是乃汞喧中之穽捲戶以息香一縷[illegible]卜琴或從
事於呫嗶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無營焉頗因先生[illegible]其
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可也於是[illegible]凡布席豆籩
觴酳樂予於齋內獻酢互更懽然洽矣為之歌曰坦乎坦乎去爾
町畦絶爾多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將與爾同
歸宗政吳人敏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illegible]大儒皆
樂與之游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可樓記　高攀龍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為樓樓可方丈窓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
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
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
日之暄可以賓月之来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

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時慨然欲遊五嶽名山思得
丘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壯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
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予之
惑矣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
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其口腹而
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以營苑
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遊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
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為山水者一致也則
吾之於茲樓也可矣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為耦也
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予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
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𡍼塵張天白日茫昧[illegible]
此堂中無尺波寸沿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
水之變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趋忽然而折天回雲
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㡊眼注則為天紳立
則為岳玉塢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蹙奔
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予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
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浮絶澤放舟嚴灘探其五洩極覽
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
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澂湃之勢淵洄淪漣
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杜甫李白韓歐蘇諸公之編而讀之
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
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

故予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
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猶膠固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
異形者也夫予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
知予則陋矣予堂何病焉

長林亭記　莫雲卿

長林亭者呂子心文之所築也呂子性好竹既拓地宅居之後倚
城環堵而為園園曰友芳闢方數百餘武度其左偏東之址臺榭
花石陂池分布周列深窈而可游也其右偏西之南皆竹也大都
得拓地之半延袤而成林引而望之脩然遠矣介林而為徑徑有
曲沿架石而為梁竹下置磐石石方正堅潤如彈棋局可憩而憑
也旁竹屈垂時時拂掃石上初無塵垢風至竹石之韻泠泠相發
間簫管音於是呂子樂之鐫石銘焉久之懼為風雨苔蘚之所剥

也則又刜竹覆石結茅而為亭亭不盈丈周無牖戶日月虛白已子雅慕閒靜日徜徉林間嘯歌自適或倦而小憩或醉而倚眠或擊拊以佐嘯歌於是呂子樂甚予嘗從雲間一過呂子弛然憩予於斯亭也謂予曰吾樂於斯亭也子知之乎吾方愛竹竹成而得几又因几而得亭三者不相期而相得吾未嘗有意於其間也然林得竹而幽竹得几而清几得亭而勝蓋長林之趣備於斯亭三者相得而成林吾亦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子入吾林憩吾亭得吾之樂也乎哉予曰子信樂夫斯亭歟几歟竹歟夫竹宜閒靜亭宜嘯歌几宜倦宜醉宜擊拊數者合而後樂皆子之境也吾視吾子機械不蔵乎心得失毀譽不戕其真形在六合之內而神游八極之外莊生有言曰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又焉知夫樂在於斯亭歟几歟竹歟彼弛然置我於斯亭者子歟我歟不得而知也夫如是子之樂殆庶幾哉呂子輾然而笑曰有是哉言近道矣書以記之

歇庵記　陶望齡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為門庭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漑之失節而稿遂為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輒憩息焉故稱庵曰歇也噫嗜士君子所務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予之羸憊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為嗟悼然蹇蹄頹息弱羽念棲棲息之後視駭馳鷙從者覆以為將矣蓋人情窮則反今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頳肩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歟庵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情而寢興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豊而氣盛才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蹷奔走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所從事於寂寞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予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為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歟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忘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情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爽然而止息者矣名庵所以志也

寶善堂記　唐時升

子已之歲晉呂唐君作堂於呂縣涇之陽重廊周匝曲房相次莫不欣然以為宴遊之適也君額其堂曰寶善求予文以記之夫金玉珠璣犀象之屬世之所謂寶也無論取之難而亦保之之不易至若周之弘璧琬琰天球及諸侯之寶如魯有夏后氏之璜趙之璧琛之珠楚之白珩當時所謂鎮撫其國者而君辱地削寶無與為夫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若飢渴之於飲食董而行之白首而不倦厚施而薄望多喜而少怨此豈非世之所謂善久長者乎是寶也不扃鐍而莫之攖不兵甲而莫之爭置之通都大市使而玩之者日千百而莫之毀出入於奸人暴客之中亦知愛而衛之相與太息而化其貪冒恣睢之氣更又可以施之人人老子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及留之子孫世世用之不能盡雖隋珠和璧豈可同日語哉君長者之譽洋溢於邑中則予所謂董而行之白首而不倦者真其人矣今額其堂以示子孫子孫且世守此寶而登斯堂者因其名以得君之寶人人且分而有之乘槖而往兼乘而還惟其所欲莫不如意而君之所有固自如也則斯堂之善豈僅同登覽宴語之美而已哉是為之記

明文在卷六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五

記

賜遊西苑記　李賢
遊陽山記　胡廣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褘
遊龍門記　薛瑄
遊草堂記　前人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雨中泛湖記　許穀
雲猴雅集記　徐有貞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毛　扆　訂

記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椉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甓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拏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叅差為門三自東而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屭醜蘚封蔦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掖疊石為蹬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舜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霏雲靄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蒼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宛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隱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賜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豈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遊陽山記　胡廣

永樂三年秋八月皇帝因建碑孝陵斲石於都城東北之陽山得良材焉其長以丈計者十有四而有奇濶不及長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澤如漆縝緻瑩廷臣往視之凡相北側度之宜時諸臣往觀焉越九月戊午特命翰林院侍讀學士解公大紳侍講金公幼孜暨廣偕往己未早朝罷由朝陽門出過十里鋪外人家夾道延續而居閙有市肆直抵滄波門門外隔平疇山巒聯趨伏仰嶔中所見諸山也山下煙林郁蒼遠近映帶則夫俯瞰擬縱

隴畝有刈禾黍者有登禾黍於場者有輓車以載者有汲以灌畦者有雜草萊者予三人觀其作勞俳佪久之見田塍畔繫一舟田間水與大江相通故有舟然平疇曠野見此一舟亦自奇絕水之上有古石橋頹其半石墮塞橋下人取便從下行橋上草甚深橋西北有土瀆問之瀆傍人云國初取土築拒馬墻就以築墻內深水由拒馬墻折北而行至麒麟門門額前中書舍人詹孟舉所書麒麟門折東而行五六里漸多坡陀易孜與予乘肩輿上下山岡輒相與步行以息僕夫之力觧公騎行常先一二里許不見予二人來輒下馬候又東過一長阪阪下路歧而二一依坂足少折而北一下田間少折而南予將循阪足而北田間人呼曰南行南行遂遵田畔折入小邨由東山麓度坳入谷行長穫十餘里始至陽山山下草茇數百餘里以舍趍事者樊其周圍作門二通山之上

下入門百步有井一方小石池二水甚清出門上百許步有井一云其下舊有泉因甃之以爲井井之外有深坑平山上大石塡之舉石者邪許之聲相應仰見碑石穹然城立予足力稍疲倦心急欲觀之雖疲亦趍而登至其下三人相視驚愕不已歎息所未嘗見謂天生此石以有所待也山高數里其體皆石其旁巉巖不使登陟從碑石之左攀躋而上一人引手一人下推又躋一級漸至山頂石如欒頭者窅窊者竅而通者高者下者險不可履作蟻緣而度漸過碑石之右稍平可行予將俯觀心掉股栗目眩不能下視獨觧公登石立久之予坐息定更踰山頂數十步望見長江數百里隱隱而來舟帆上下如豆江北諸山濬然於煙霏霧靄之間杳不能辨山近東北二峯峭拔如削即都城東門望見二峯青翠高聳者山之南有墓相傳曰蔡丞相墓按金陵志蔡祖洽墓在宣義鄉即此是也祖洽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終於真州奉勅葬此蓋蔡丞相者相傳之誤也南望鍾山一峯上於天際秀立如玉笋都城萬雉紅光紫氣蔚蔚葱葱結爲龍文散爲霞彩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日過午下山回至小邨市望見樹林陰翳中一徑迤邐上兩旁皆松栢有古寺基乃落梁本業寺也創於天監九年五代時碑刻尚存有古杜二株其木枯朽其旁枝復拱把又將枯矣疑與寺同植者從旁入一小軒軒外多竹其南有古井水湍而清汲以烹茶味甘冽乃命酒酌軒中酌罷復尋寺前小徑轉登寺後山山多石石罅多棘刺行則鉤衣以手褰衣去地尺徐行至一巨石上坐息眺望少頃從山脊下至寺已昏暗取酒燈下更酌別入一小室坐久始就寢山空夜涼寂無人語但聞蟲鳴唧唧窓外落葉摵摵作聲予久不能寐地

志云謝靈運墓在寺近欲待明訪之叩僧不知其處庚申旦離寺由故道入麒麟門緣鍾山麓而行午至靈谷寺觀當時善謁者圖雪景海水於辟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并宋璲篆書金剛經觀之至莫而還廣自惟以匪才際遇明時荷聖天子寵眷置於侍從優游禁闥無所裨益夙夜悚懼況敢爲暇逸之事乎屬聖天子致孝皇考樹石園林昭功德於萬世量其制作不敢以忽故三事大夫及百執事咸得賜觀廣幸從二君子之後倘佯於山水之間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夫一草一木之微無不可樂是皆聖天子之賜也烏可不知其所自遂執筆記之

開先寺觀瀑布記　　王禕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爲尤勝或

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絶頂衍敫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為水簾東出香爐峯前為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予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大室未成遂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盖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覩則二瀑下注滙為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為溪循山之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泐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巖石未久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為予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邃溢積蓄墜棲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上亭燬已久亭下池亦為石所堙初寺僧作石竇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湢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竇水從潭上來添入池乃從池中復入竇以去而石竇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贍也明年三月廿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姚執中星子令葛俊德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予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漱看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予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頃洶呼笑皆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遣洗潭矣於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竇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予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

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莫乃回六月十日予被名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予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為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背來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濺濺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盺予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苦略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去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予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瀑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絶予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予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予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霧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予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為予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其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巖和尚者實開山宗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為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須圖復其舊而遂此大法陵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曷與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須耳予諾之未果為也

遊龍門記

薛瑄

出河津縣西郭門西北三十里抵龍門下東西皆層巒危峰橫出天漢大河自西北山峽中來至是山斷河出兩壁儼立相望神禹疏鑿之勞於此為大縣東南麓穴巖構木浮虛駕水為棧道盤曲而上瀕河有寬平地可二三畝多石少土中有禹廟宮曰明德制極宏麗進謁庭下悚肅思德者久之庭多青松奇木根負土石突兀結枝葉蹂密交蔭皮幹蒼勁偃蹇飛狀毅然若壯夫離立相持不相下宮門西南一石峯危出半流步石磴登絕頂頂有臨思閣以風高不可木甃甓為之倚閣門俯視大河奔湍三面觸激石峯起若搖振北頓巨峽丹崖翠壁生雲走霧開闔晦明倏忽萬變西則連山宛宛而來東視大山巍然與天浮南望洪濤湧流石洲沙渚高原缺岸煙郊霧樹風帆浪舸渺茫出沒太華潼關雍豫諸

山彷彿見之蓋天下之奇觀也下磴道石峯東穿石崖橫豎施木憑空為樓棲心穴板上置非床轆轤懸繘汲河憑闌檻涼風飄灑若列禦寇馭氣在空中立也復自水樓北道出宮後百餘步至石谷下視窈然東距山西臨河谷南北涯相去尋尺上橫老槎為橋躡步以渡谷北二百舉武小祠扁曰后土北小陵起下與河際遂窮祠東有石龕窿然若大屋懸石參差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鑿若鐻未鑪其狀莫窮懸泉滴石上鏘然有聲龕下石縱橫羅列偃者側者立者若床若几若屏可席可憑可倚氣陰陰雖甚暑不知煩燠但淒神寒肌不可久處復自槎橋道由明德宮左歷石梯上東南山腹有道院地勢與臨思閣相高下亦可以眺望河山之勝遂自石梯下棧道臨流觀渡並東山而歸時宣德元年丙午夏五月某日同遊者楊景端也

遊草堂記

前人

景泰元年九月某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為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長究為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為蜀中之勝跡朝之縉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為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派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泓渟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疏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

意而供出游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即其地以為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曰草堂寺者蓋自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中堂三間以為遊者宴息之所最後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莫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郊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為塵土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浚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為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

大壞逆賊搆發黃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受寵位食厚祿號為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頫顙賊庭受其偽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居草堂從嚴武鎮蜀奏為簡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嗚呼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惘然不忘故其發而為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為然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巨桷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今皆消滅殆盡泯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為後世之所景慕與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為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美殆近之歟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鎗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但已問驛吏吏紿言須晚尚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即遣人驅山下鄉卒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峯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嶇嵚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即前後呼譟為應適有大星光熠熠自東西流衆風暴起束燎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鬧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簡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為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即爽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峯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郎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為喜既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為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尚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傷山涉磵倚石如林馬為之辟易衆以為伏虎却願反走顛仆枕籍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崕塹深不可測澗水潺潺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耶盡二鼓抵香淋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為後戒

雨中泛湖記　　許穀

嘉靖丙午予以罪放逐於武林將與笑泉王子訂湖山之約每苦風雨猛烈未果俄而南溟楊子放舟自海上至問訊謫居敦厚友誼於是慨然命駕斯遊遂勇時二月廿一日也是日零雨初歇旭日微暎和風徐拂淡煙未收乃並轡聯輿憩於靜慈之上八窓洞啓四天豁然湖山青蒼俱在目睫寺即倚南屏山山有怪石長松嵯嶒貸雲人語不聞松濤遞響真若萬馬騰空而下也人謂湖山縱觀以此山為曠豈不信哉頃之陰雲半合微雨漸零薄飲初醺

楊人遵至相與拏蘿泝堤坐於青舫之上於是煙霏迷離水波蒼茫羣山疊岫恍惚如失偹六橋而下則紅桃碧柳隱隱有芳菲之色鷗鷺出没於滄波之間若與人狎而不去艤舟孤山猶見和靖之墓四視寶叔浮圖微有髣髴而已然興勃然舉觴無算僕有善歌梁州者悲切可聽乃復秉燭流連踟躕各不能去噫嘻此可謂之人間而非蓬萊弱水乎予謂良友罕覯佳景難逢茨浪而會乃成懽悰予與楊子別已六年與王子別蓋十有五年矣書劄相傳恨不能會今會乃在湖山間復值此景豈非數之前定者哉且人之遊覽必選晴霽今覩煙雨之上泛舟者㒷人乃知霁莫之濵人所不愛貴在自得之耳況乎紅英半落綠陰漸成春且闌珊去矣必俟惠風和煦豈不晚哉然則吾二三人者不暢叙劇飲負於斯景多矣然二君行且登朝堂用世矣予將抱拙丘園歌咏煙月他

日倘訪予於白鷺洲南握手道故豈能無感於斯言也哉

雲巖雅集記　徐有貞

天全翁自永昌歸吳三載於茲矣閉門却掃非湖山之遊不出出則孤蓬短棹飄然往偹然還而未嘗有同遊同樂者甲申秋九月上日自在居士自玉峯来始相約為登高之集約所登曰山之近而佳者則武丘之雲巖乎約所集曰凡吾詩社中人皆可也然不必期翊旦至者即與及旦而鹿冠道人自東原至愛雲道人自墻東至醒庵未庵兩文學至自淥水園翁乃與之載酒肴出閶門訪得居士於畫舫而長沙蘿窻繼至遂即舫中張宴為水嬉望山而進日卓午乃至而吾七人皆古衣冠步入山門笑詠以登巖縕野褐盱眙相視迎而謨之自蘇及巔凡臺殿亭館之有名者必造焉既乃遊觴澗過松庵偹鮲池躋雲閣列席而飲用司馬公真率會例酒至自斟杯行無算於時黄花方盛開采英浮白蒔以紫萸綠橘而山亦海錯間之每酒行三五巡則一淪以茗故雖酣不醉醉而不亂間起而延佇巖阿凭軒以眺迩而千章之松萬竿之竹雲作之色風作之聲海濤怒鼓天籟和鳴目眩耳聳應接不暇遠而陽華諸山自乾而巽陣列車連衡絶乎莽蒼之野具區之浸自坤而艮滙乎三江極乎雲海之涯坱圠混茫與天無際使人神爽飛越將與造化上下同流而無間者因相與尋句吳之遺跡弔闔閭之玄宫慕太伯之至德企延陵之高風嗟霸圖之易泯而知有道者之無窮也居士乃倡為四韻之詩鹿冠繼之兩文學繼之愛雲長沙又繼之而翁則旅酬而遍和之惟古以菊節登高必以詩酒為樂事然能兼之者鮮矣孟參軍之於龍山有酒無詩陶徵士之於栗里有詩無酒老杜之於藍田小杜之於齊山有詩有酒而無

屬和之什且彼晉唐中季人亂日滋其皆不能無憂而我輩幸當太平之世以時遊衍而兼有詩酒賡酬之樂然則斯集之雅蓋前此所未有也於是為志居士為玉峯夏仲昭鹿冠為京兆杜用嘉愛雲為吳興施堯卿醒庵未庵皆陳氏仲孟賢季孟英長沙為彭城劉廣洋而翁則東海徐有貞云

明文在卷六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記

琅琊遊記　宋濂
遊鍾山記　前人
遊荊塗二山記　前人
遊東山記　楊士奇

常熟薛熙纂
同里鄭雲瑞訂

記

琅琊遊記

宋濂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曁諸王久處宮掖緜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秀麗倚拔為淮東奇勝殆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宏遂自驛西南出過平阜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亙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俗傳漢高祖飲馬於此國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湮滅惟凉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為悵然若久之山東南有栢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於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二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為作閣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湮惟四大字勒崖石間淳

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已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為墍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瓈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甃以巨石中鑿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飛伯清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伋因山為寨植東西三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枋𣏌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黄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平開花禪院院在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惟新搆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賛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鑌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晟去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為一方鑴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一字或數字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泉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偽雋淮東部使者八八㚆臣瑯琊

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池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頃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還不暇往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荆榛弥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湣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人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遊觀太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交潔水落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石云

遊鍾山記　前人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即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部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脩靜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𧰼𧰼使人躊躇不忍去沿

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逵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時刺史郡守罷官去者栽松遺種至今抵圓悟關關宗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亭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惟寺為盛近燬於兵外三門僅存門左址折入廣慈大寶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為賓主遍歷丘開黄粉紙紙觸人捉筆賦松花詩詩不就予獨出行甬道間會黄君三益至遂執手至翠微亭登玩環峯峯獨龍阜也瀑開善道場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羅蔽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居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額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二石其制若圓檻中斲為方下刻二鬼撐之方上書六添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蟜函法定

為濕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華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樹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址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来棲山龍為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即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来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三禮弟應時維方持粥開人聲憂戛趨巖草中從此至静壇多叢竹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偃惟泉紺淨沉沉如故日將夕草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動起方舉呼嘗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廁以險語聽者為改視明日罕辰天門二君邀崇禧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illegible]雖小平而皆具綠栢為麋鹿形栢

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蔣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瘢可驗予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紿我扶兩騶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屩倚騶奴肩蹣跚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藤藤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壘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即宋址郊壇祀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冢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懸坡草叢布如氈不生雜樹可憇思欲借裀褥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翔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征至焉大江如玉帶横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

際錫龍山下棲落星澗澗水彯彯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擘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泉泉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迸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七佛庵庵蕭統誦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弱泉斟然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鷰神明漸復庵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庵中僧出肅而有新瘢詢之即向采蔣者心益動遂舍巖間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宗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髫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来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醉酒盡徑去

矣予遂四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顔色有異得毋有虎恐乎予笑而不荅劉君曰是矣予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予驚可也遂同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至併尖釣之出異響甚脅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睫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往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惟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勔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惟見蕘兒牧豎跳嘯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大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煙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遊荊塗二山記　前人

濂既遊瑯琊山趣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牒至及開緘中藏濠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惟塗荊二山最著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荊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跡鑿之蹤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往遊焉予將度淮狩於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屆令懷遠縣以俟濂拜敎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乙巳發舟庚午日晡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驛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下令以壬申遊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瘞址竈皆民廬前度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牆多藝柑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類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葑交封耳間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樵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斗确插趄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徼徑入灌莽抵凝碧貯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巔禹廟在焉廟已毀惟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滙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林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北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二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甃瓦杏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来如泉可代井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

甫斌紹熙庚戌来為郡命鍾離尉丁夫榮作石未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嫗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封羊豕祭之至以粉黛飾其貌聞之不覺失笑山坳舊有僧房今廢矣候鶴駕不来忽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荊山矣濂亦下麓入縣廟見所題碑神號鄙俚棄而不覩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荊山梁魏交鬬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跡猶班班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而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立玄質而白緣纍如雪西有玉池據荊迷路不可尋景彰欲導至青峯庵足倦遂

止時青宮已獵遠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未決者一也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僻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古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江陵

其地有荊山一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耶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耶濂之存疑未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偽耶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為正荊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為正有謂塗山氏乃啟同名禹會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濂老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遊因推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予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遊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鷄犬聲予挈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弥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

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予兩人坐一榻捧茗盌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傾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葉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予糝餅餌投之

翁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回共慨歎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别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别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雖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明文在卷六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七

記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師碑記　宋濂
揚州府重脩白塔河記　王與
故荒冢記　唐順之
華氏義田記　前人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歸有光
昌平州義冢記　陶望齡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顧　　安　訂

記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牐碑記　宋　濂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於湖釃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於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奇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歳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傷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造堤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辛亥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白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為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牐猶難者會侯台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牐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檗榯址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數以石兩翼四隅咸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鍥坎陷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崇庳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檗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牐廣減前牐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檗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於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岑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具不載台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瀦防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菑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諸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蹊為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為蔽納土於門以防於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乎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事張翼典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其余其法宜李聯得書海堤別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釃為通渠行水委蛇溉稻與秫湖水有牐因時闔闢其法孔臧農政斯歛惡壤為堨水失厥防保保唐侯爰諮爰諏中心盡傷曰是弗脩民焉有秋敢視為嘗乃登宗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畝會其粟工來以族葢日奏功琢石於山樹檗於濘以楗以梁決塞有闢既堅且完若首有航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隳我彊行彼赤日清流滈滈黃茂芃芃食維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成周之制有廓有遂經畫維良古法寖廢河渠與利其效則章漢吏曰循惠于烝民唯此之覆矧乎鉅津比枕海濱澤被五鄉侯治之棘行庬心惻不齒父兄越石可泐越川可竭侯功勿忘

揚州府重脩白塔河記　王　與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盖古運河支流以南屬於江北達於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瀹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牐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既不通牐亦隨毀壞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為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脩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同二牐其大橋新開牐之故存者咸脩復之又增建土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牐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牐五以防汎溢淺鋪五以備疏瀹至於涖事有廳享神有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史唐漕江淮撤

牐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牐則漕河之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渠之論於儒先者最為詳備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為豐溢大抵建國於西北為不拔之基取材於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戾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為脩理於今日也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州孟瀆河入江遡流而趍伊婁田遠百八十里視六十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胥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即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苽徒懽呼無事轉輓篙工舵師枕卧而至其為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略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羣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容德西昌人巡撫淮南亦有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効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略而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充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為後者勸云

救荒渰記

唐順之

嘉靖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飢溧陽史君恭甫既三捐穀七千五百石以助公家之賑而飢者猶不給也邑故多渰以滙水其沙漲渰在邑西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障不陂棄為曠土久不可葺君既隱民之飢則計之曰古盖有興役以救飢者吾試行之且夫歲凶土荒民不足於食而有餘於力以力易食是民以不足為有餘也吾今日出粟於廩而異日取粟於渰是吾以故粟為新粟也人力

地利兩易而各得不亦可乎乃度渰之東南隅廣長各三百五十丈可瀦可防測水以準而彊焉遂請於官募民興工民攜老弱就役者踵至君環堤而茇焉以居之每役一人日給米二升銀一分薪一束時米貴甚民以半米易麩麥而雜食之計一夫赴役自食可兼食其老弱瘠病之不能役者二人於是民之棲於場者纍纍飯飲列舍相接蔚然如處邨落之間日出則畚者鍤者築者救者汲者纍者蟻旋於堤上夜則婦子飽哺嬉嬉而卧又晏然如在樂土而忘其為流徙飢饉之時也其始因渰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堤之外又環之為外堤以捍水外堤之北更深之為北池而竇其東西陬以通中池之水出北池之土更築北堤又於外堤之外並渰三面而濬之出其土更築小堤以捍渰之暴水內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其土高築之以為架室之所自乙

巳八月至明年四月畢工而麥適登民讙然撒歸曰此君活我家
其費為銀若干兩米若干石大率日役若干人計所全活若干人
共墾田四百餘畝為圩者三潦則水碍堤不得壞田旱則引堤內
之水灌田可四千餘畝並渰而田之家多賴以濟自是百年沮洳
墝為沃壤水降土井不相涸瀆各効其職以宜地産萑葦既去生
我稻粱堤之隙地亦樹菽豆緣堤蔭池夾植榆柳池中畜魚蝦蠏
蠃蠯生生不息於是即其地立義莊歲計田與堤之入與池之魚
利易穀可得千石歲儲之以待荒歲之賑一不以給家用君又將
築書舍其間以待鄉之來學者而未及也因更名其渰曰救荒渰
以其邑人進士繆君所為紀實來請記盖周禮上有荒政以聚民
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收州相邺以通其羸乏猶懼其未也則又
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

得民曰藪以富得民以是弥縫上下之所不及其民遇凶札或不
見聚於上必見收邺於閭里不見收邺於閭里必見得於地主廣
瀦鉅野之間其生路為甚多而天灾地沴欲死之而不能也民生
其時豈不幸歟後世有司救荒之法既疏闊不講又無古鄉保之
義以恤民民有飢饉疾疫日夜祈死而已予親見乙巳之灾流莩
滿野民之不忍為盜賊而自經死與鬻其子而食者日幾何人予
思欲上下強聒而不能而又無力可以及人也徒惻然傷之而已
今之世無周禮所謂主者然貴家大族之有力而望於鄉者則亦
有主之誼而瀦野閒田則往往有之然非有力不能興是以主與
藪相聯而成功今觀史君所為而益信古之所謂利與富得民者
其不為迂闊也然古之所謂主者皆與有長人之責而世其祿食
其責既無所諉而祿又有可藉故其行之則易君既居閒無所責

於世而纖毫皆割已之有乃殫力經營若家人之亂者然以是知
君之為尤難也嗟乎使有力者皆如君其所以興起禮俗而有裨
於國家休息生養之効豈小也哉予既自以其無力而有感於史
君乃樂為之記史君名際嘉靖壬辰進士磊落多才略嘗為吏部
主事不究其用而去故其施諸家者若此云

華氏義田記　　唐順之

義田者其古道之遺乎其起於古道之廢乎古有之大宗者收族
者也義田者其大宗之遺乎雖然有大宗則無義田故義田者其
起於大宗之廢乎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
給也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要脊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賄如津
液之經緯灌溉於其間唯其所虛則注焉而無有乎痱腫羸乏之
患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而天下之為族者莫不有宗是以

天下無甚貧甚富之人豈非所謂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者哉井
田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鄉宗法廢也而始有以貲甲於族甚則
有童奴猒臛肉而族人掇黜者仁人君子惻然隱之於是以其力
之所及為之義田以贍其族蓋猶有大宗之遺焉然義田立而大
宗之名益隱矣要之義田非甚厚有力之人不可以為而宗法則
百金之產亦可以相通義田非仁人與族為體者不能以相公而
宗法雖纖嗇鄙薄之嗣亦不得而相吝是以義田之為制也狹而
偏大宗之為制也均而溥然仁人君子其知既足以及乎此矣卒
莫有推而及乎彼者豈古今之勢然耶抑亦以義田出於力之
以自為而宗法非上之人為之制則固莫能相聯屬耶何其宜及
焉而莫之及也吾友無錫華君從龍積學好古之士也晚舉進士
不數年遂請歸其於人間事既已屏絕不挂意而獨不能忘情人

之餽飢乃劃近郡田千畝為義田推其遠曾自十一世祖録事君而下之子孫皆籍之其不能自業者給口食其婚娶喪葬各有差略如范氏故事自十二世祖而上其族疎人衆則准視其遠甚不能就塾與過時不能嫁者娶者喪者瘞者則量助之其管鑰以付録事君宗子而推擇族人之賢者一二人專理其事不稱則易其人而君之子孫則將別有處焉不使分給其中夫君之為此舉其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矣又能寓宗子法於其間豈不尤為近古者乎予是以本宗法之與義田相與廢之說而為之記使君之知足以及乎此者其尚益推之而及乎彼也哉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堧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去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

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嵩興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己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為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廢生民衣食之地棄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非嘗施設剸之功而徒謾曰不可復予起其說久矣覩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汎濫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此類是也

昌平州葬莊記　　陶望齡

始吾鄉人白君孚孚率錢為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宮諭張公元忭為記其事哀越之土壤境隘無以食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死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鶩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陵邑既去國門而迩於塞其城郭公府市鄽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令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嘴草野無以葬天沉雲幕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於昏煙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硕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杯土以掩其骼將亦有迫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眄怳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真贋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疾疚呻吟還望京師已蕭然有故鄉之意況而有知凡視齊化

之葬為丘首而不可即此亦生者之深悯已滕君襄客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其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釀鄉人其其寄金若干兩役成索予文以記之予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畊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明文在卷六十七終　　半闕學人倪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六十八

碑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大明勅建大學碑　前人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勅修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勅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明文在卷六十八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趙　徵雲　訂

碑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脩人紀以建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措億萬年之洪基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於欽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逵奏成功請文刻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懽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棲故歷世以来祀典斯闕三王五帝祭於肆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逸世有之至於合廟京國歲脩祀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謟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衮冕焜煌聚精會神咸宅於兹每歲春秋二仲諏日㫖士上御宸極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粢盛豐潔告充告碩神格洋洋所以推維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奉香幣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祭又以昭聖顯靈而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早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

明文在卷六十八　一

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較名實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

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熙皥皥同底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貴翼翼新宮有恤而閟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大明勑建太學碑　　前人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羣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頃旅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雞鳴山下高爽平遠宜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與一代學乎羣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冬官臣恭奉明詔夙夜匪懈梗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載石輿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彜倫所以會講率性脩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饌有堂庖廚有室井泉有亭物貯以庫饌廩蔬圃重門繚垣田廊儲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所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鱗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增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為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視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明年五月今[illegible]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太牢禮畢[illegible]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行廟禮[illegible]而退乃達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illegible]臣顒誦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請而行之斯[illegible]六月一日上又賜勑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過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詢文之於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為之言曰孔子之道[illegible]為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備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纘道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

養正游藝之士斯言斯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業出而為國家楨幹作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碩臣膚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典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惟聖皇臣伏萬方秉時經綸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雞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隘非陋武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授工曹孰敢怠遑工師月勸鼓攻[illegible]為有廟有廡有廊有堂麟比而重龍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illegible]服鏘鏘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啟迪濬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林育化崇殷序周庠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朝廷都俞巖廊以弘文化燮祚靈長顒佑皇圖萬世無疆

勅建禮部賜宴之碑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久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書在昔有秩宗在周為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還禮部數月陞為尚書上命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祗奉天地宗社暨於百神以迓福于民爾其悉精乃誠毋怠凡國所用彝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神理無忽爾寅惟清用愆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焉一蓋上所命濙與虞舜即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既大任以承祀享受福川嶽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邇畢來禎祥之物駢見疊至皆本於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於時北京創建未

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蓋未暇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上曰國家大典禮悉繇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備勅工部作之度地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為正堂堂之側為司務廳前為周序為中門為前門正堂之後為後堂左右為賓客之位後為庖庫堂序之外為四屬儀制主客在左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地亢爽其材堅良高明邃深制度弘偉方之近代綽乎過焉既成以聞命京師諸司長貳咸往落之命光祿賜宴恩澤之隆羣情歡洽咸謂皇上尊興禮啓自宸衷始作斯宇甚盛舉也臣惟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敘者也固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為政而政脩用之教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為天下國家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庫廩請拓地改作上曰朕方憐念民為心居室豈今所急却其奏既而出璽書命諸司詢民疾苦蠲貸之道責暨禮部成有司復請改作宮殿且言治材已具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令天下匹夫匹婦皆得所而何暇於自求逸佚若等宜體朕卹民之心敬哉勿忘又却其奏而出璽書敷布德恩存卹鰥寡恤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保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備者宗廟朝廷之禮與皇上聖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為先務而再却有司之請聖德之大者臣忝職史氏謹備書之而又繫以

詩曰

稽昔帝王　禮莫重焉　天叙以勅　人文以宣　其用之嚴　曰郊與廟　教化制作　咸禮之要　皇明龍興　列聖御極　盛德光華　有典有則　皇帝

繼統　躬禮導民　從容安行　天下歸仁　翼翼北京　視周之鎬　桓桓六卿　羣辟之表　有虞秩宗　咨命伯夷　帝謂臣濙　往哉汝諧　肅肅三禮　汝祖相予　凡百儀度　汝慎攸司　爰初經營　六官之府　帝謂臣濙　權輿宜汝　龍章自天　臣工祗率　力齊材良　成之不日　天闕之南　端門之東　輪焉奐焉　閎廓穹崇　維皇明聖　以禮為國　維明維果　有此弈弈　維考維恭　大禹攸同　約己勤民　菲食卑宮　矜卹無告　惠鮮鰥寡　文王小心　日不遑暇　仁澤流霈　源源弗窮　悅懌歸趨　如川之東　禮序樂和　化淳俗厚　龜龍在沼　麟鳳在藪　醴信達順　維聖之功　執事有恪　維臣之恭　夙夜其勤　式告有位　維寅維清　以無有貳

勅脩河道工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

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
七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湮築靡有寧居既嘗遣官而弗即
功轉漕道沮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有
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
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
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
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
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
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
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
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
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

阻者斷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
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
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
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
而至於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
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
又三里而至於李堆之涇由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
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潴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
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
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
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
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
曹南鄆北之水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通居
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illegible]焉爰
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
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illegible]而
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
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瀦淵之流而納諸
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
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之
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
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
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至于今[illegible]也
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

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
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
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illegible]三
千緪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
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illegible]自
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illegible]工部主
事臣詡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illegible]按察司事臣藹等咸
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
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
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illegible]若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
漕又不以貢而役[illegible]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illegible]神祇
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illegible]

以漑焉以漕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臣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直惟效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默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地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illegible][illegible]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乃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illegible]圖盟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款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illegible][illegible]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惟重惟天子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之貞石昭示無極

勑建神木山神祠之碑　胡廣

皇帝統御天下愛養黎元恩惠優渥首飭群有司毋擅用一夫取一材於是生養休息日庶日富比年歲登民和海宇熙洽又永樂四年秋詢謀於群臣曰王者建都必營宮殿朕肇建北京以倣舊觀以永詒謀顧興作事重惟恐煩民然不可後僉曰陛下冀鄙民方視之如傷而民皆樂於趨事皇帝曰爾往試哉乃命[illegible]人山以伐材焉用民力十取其一給以廩食歸其傭直而民欣然鼓舞不知其勞故事不程督而集工部尚書臣禮取材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圍以尋丈計者若干踰尋丈者數株計傭萬夫力乃可以運將謀刊除道路以出之一夕忽自行達於坦途有巨石嵬然當其衝夜聞吼聲如雷石劃自開木由中出無所齟齬度越巖險膚寸不損所經處一草不偃百工執事顧視讙譁踴躍交慶事聞廷臣稽首稱賀謂聖德所致皇帝辭以弗逮推功於山川之神乃遣官以牲醴祭之將至之先大雨洗塵山川草木預有喜色鮮澤榮華蔚然穠麗及祭之日先降微雨灑滌游埃俎豆既陳禋香肸蠁玄雲倏消天宇澄湛明星煌煌月影交輝祥颷徐来神用居歆聞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神顯其靈於昭有赫遂封是山為神木山詔有司建祠歲時祀享以荅神貺命臣廣為文以紀其事刻之於石臣廣頓首受命仰惟皇帝功德高厚比隆天地妙運一心斡旋萬化陰陽鬼神隨機應動脗合無違故凡有施為嘉祥畢至是以山川之神協贊真符宣暢明靈濯濯洋洋休有烈光超達物表有不可以智巧測量之者然以理求之其可知矣夫充塞兩間者鬼神之功用若川流雲游日烜雨潤風霆鼓動寒暑更迭歘陰忽陽變化揮霍其跡尤著然三辰順軌雨暘以時景星慶雲和氣充溢斯皆一心之所感召若夫木石非由人力不可以運動而乃潛闢默輸寔由聖德感孚神明協應之所致也固非耳目見聞之可知已夫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鬼神之所能也以人之所不知不能而測夫鬼神之能宜其有弗知也況凡天下名山大川奠於方域之中出雲雨產財用以資於國家其神固靈也而神木之山所產良材自萌蘖而長以至於拱把連抱神之衛闕呵禁以待於今日然則神

之効其靈者非一朝夕也茲今之顯應所以兆皇帝萬世悠久之休徵則神之功其可以少哉稽之於傳凡有功於國家皆必有祭神功彰著實爲偉茂載之祀典於法允宜臣質再拜謹書其事爲祀幷系之銘以頌歌聖德且以敷揚神休銘曰

皇帝受命統御萬方六合泰寧物人民康端拱垂衣無爲而治燮夷荒服蟻附而至休徵之應如川如林至和感孚百靈受職往哉壯京龍飛之所帝用諮謀大啓厥宇愼配黔首咨詢左右良民子來於始經營皇帝有詔取材於蜀梓木之山峨峨是屛維楠豫章梨之百圍神用呵閟以需於茲斧斤斯入林披薄歛凡厥所産志呈弗掩良材丸丸孔易且碩載而輸之萬夫之幹層巒峭壁龕矗崇崇深谷谽谺飛流怒涂有嚴厥途其石截嶪徐步負戈武猶慮僨跲方謨夷險憑虛架梁人力未施木忽宵行越澗踰壑砰磕如雷匉訇礧礧隨擊以開維山有神維神昭靈默驅六丁左右皇明神衆顯宣嘉徵斯應以兆皇基萬世永盛郡神有典祀事孔宜爰作新廟儀以享之醴清牲腯籩豆淨潔肴羞維旅殽香有苾崇羅蔚菸秫蒻垂芳穠薦以時禮儀有章執事致齊秉虔以對濟濟鏘鏘罔敢或懈神之來享驅霆駕風翕以屛星驂以虬龍靈旂搖揚神旣降只鼓鍾鏗鍧神醉以喜神永宅茲時雨時暘蒼生熙邦民易沴作穰皇德同天幽明畢被創制靈祠以妥神祀礪石刻銘於山定俾頌宣皇德永着神休

明文在卷六十八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碑

禹廟碑　李孝光
孔氏家廟碑　胡翰
蒲州廟學重脩碑　薛瑄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　[illegible]

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膚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宗
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
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祏廟故書樓
共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並圮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
予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
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
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
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
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
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
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
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

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
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脩復舊制是冝有引無替昔周有
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忘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
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清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
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逖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
天常寔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圮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
子于公率履弁冕裳衣陟降庭戺黍稷綢脯荐則有饎亦有旨酒
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
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蒲州廟學重脩碑　薛瑄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丁凡一其弟
子以及歷代有功於聖門之諸儒皆配享從祀於殿廡焉[illegible]
堂齋為生徒講習之所事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於久[illegible]於
初皆學政之不可緩者今徐守手浙右台之黃巖人家世業儒既
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於神典民政熟於講聞乃來知
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脩舉因進謁大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
神庫神廚牲房皆事神之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
迫隘不足以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為周廊以障風雨神
庫等屋悉加脩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舊乏退息之室因創增號
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皆儲之於素匠役取之在
官民不知擾而役底於成始事於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
於是神宇學舍巍然秩然莫不嚴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為鄉先生
者尸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咸願有

辭以鑱諸石乃來求記予惟古之學政考之載籍可見矣蓋自虞
商周以上之教法皆所以復人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illegible]明人倫者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乃為異
端[illegible]所淆而知以復性為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子序大
學有[illegible]心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及三
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
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者此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以育天
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為教故凡[illegible]註四書小學性理書自周張
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
之講學者既一於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於是推之禮樂政治者
莫不一於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於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

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為教者也可傚哉今徐守
既克舉學政諸生贍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
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
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於學校政有實効矣於是既
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
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
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礲琢業必專精於道
自天全畀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
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一爰究其歸復性是極[illegible][illegible]鄒魯
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遂絕術列多岐理
難同轍宋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政教
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於以表章於以作
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茲類有政政既理治易哉明誠學實永世

嘉興路重脩陸宣公書院碑　劉基

士有以一身任社稷之安危一言迴天下之趨向蓋其智足以識
事機其誠足以動人心故能出入危邦扶持庸君寵之而不阿違
之而弗懲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若是真可謂大臣哉孔子稱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其或先蒙君之知而期盡心以報如知禍
而不避知難而不止若唐陸宣公者其去就雖殊而其揆一也孔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宣公以之吾嘗怪唐德宗以猜防小智
行多欲之私信讒邪如心膂視貨賄為性命臨患難則始忠一施
處安佚則嫌疑百出以致藩臣叛命士卒離心播遷困辱而卒不
亡及觀唐史稱其出居艱阻之時謀猷參決一出於公又稱奉天
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流涕多公所為然後知其得人以扶

持也昔者隨有季良不滅於楚衛成公有甯武子不亡於晉無競
維人不然殆哉況公之言德宗不盡用也而僅用其一二猶足以
轉危為安易敗為功使其能舉國以聽公周宣漢光不難繼矣惜
乎其中信用羣小而棄公也公歿而奏議行於天下今天下之言
時務論政事者莫不宗之然則公之志雖揜屈於一時而終伸於
萬世公之言雖不能以寤時君而足以淑後人則亦可以無憾矣
公浙西之嘉興人嘉興郡學舊有公祠其詳見於呂公祖謙之記
而郡城之東鴛鴦湖上又有宣公書院其地有橋曰宣公橋故老
相傳宣公實生於此故於此立祠以祀公至宋景定癸亥始以祠
堂為書院丙子之歲書院延燎於兵而公像故存衆白郡迎置於
太初堂因以堂為書院大德九年濟南趙睿為山長病其簡陋始
改作之其詳見於牟公獻之記自是城東故址遂廢為墟泰定中
有僧賄學官請佃而建庵焉後至元二年庵災地復於書院是歲
六月其僧復賄有司掇庵如故山長雖爭之弗能得也至正十四
年宣徽院判海岱劉公貞受命為嘉興路總管至則首治學校之
闕顧書院陋且朽欲新之而址隘弗稱乃用推官方君道睿言命
所司督其僧撤庵歸地復建書院其中為先聖廟西廡儀門東西
禮亭靈星之門具其西為宣公祠祠西為室東鄉以祀邾之先賢
其外為三門廟東為講堂其前軒仍舊扁曰仁義之堂以蔵宣公
奏議謂其言無非仁義也西齋以延師教弟子又增買蕩地若干
畝以益廩膳庖厨倉溷各得其所將成而公改除海道萬戶於是
以屬之方君方君力贊成之經始於至正十四年四月竣事於十
五年二月董其役者嘉興縣丞善慶路吏施渊碩選及前山長王
玼任奔走者直學張惟仁學吏沈焦也既成使請記於劉基惟孔

子明王道以教萬世宣公學孔子者也故其術業一本王道生人以宣公祠爲書院有以也夫劉公用李君言撤浮屠以復書院于謂能排異端植正道者有功於世教矣於是乎序而銘之曰

夫子大聖不遇於時既沒之後爲萬世師宣公大賢忠而見疑降及異代人以爲規有德無位用無所施用而弗信唯禍之隨既遇有獲居子弗爲身黜道光繼此不隳郡守孔良百僚咸文爰崇其宮又嚴乃祠俾民觀者式是令儀勿替後人尚永無斁

明文在卷七十

碑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福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張時徹

宗忠簡公祠堂碑　靳貴

康山忠臣廟碑　錢繼登

晉卞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文　愿　訂

碑

精忠廟碑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冦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救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

王風幾淪兵禍方熾不啻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偽齊以蹙金人盖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来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主蔽於奸忘讐忍恥自棄其大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戰勝進軍朱仙鎮兀朮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偪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彊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於束手就僇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己策以上有孝

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之協耳不然必如孔明之受託照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歎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冦方内偪乃命侍講臣珵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過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珵實来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周流社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焉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於庭而諭之忠義曰及王之祠亭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珵以召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

詔可祠既成勑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焉如制於是書其事於麗牲之碑而識其相事者之職名於碑陰又為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焉既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為天下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来兮毋夷猶寧不懷兮舊丘昔仗鉞兮南遊刷國恥兮復君讐王之烈兮盖九州羌彼奸兮忠是尤神胡為兮滯留駕風颻兮驂雲虬睠鄉邑兮少休筆有醴兮俎有薦式燕喜兮春與秋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睠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旋肆容與兮翱翔肅羽騎兮成行彎强弧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烝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破賊走之

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拒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參麾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劓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囁嚅噓嚼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即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䘏録以表忠蒐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藎今見賓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葢前六百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

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闉故社學地中搆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貲者僅為金若干餘皆今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藎同守通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来請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憑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為勳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權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謂猶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讐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則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真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為名公卿有妻子而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開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擧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襃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畧其吠堯而取其狗桀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邪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覩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以銘詩曰

臣有大綱上以酬兮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為淮儲胥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陻毁魄全

天賓於帝所恒為明神崇廟巖巖撃鼓坎坎萬舞侁侁驂亂翼鸞繚虹蜃蜺雙甄儷輶疇右儔御霽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汙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齶含意未伸靈既格我背旨邑芬削屬為忻豊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讀此豊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義勇武安王廟碑　錢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名羽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其壯其勇田畯邨嫗懾其神而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遭整免之可剽得其勳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有補於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

衆以自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遥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冑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於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六將以塞人望全其身以歸故王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强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之爲盾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荆州搆釁漢竟以亡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而更有卓然者是時操之賊人已白之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焉然操尚知留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而得罪於漢室抑又大矣故曰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操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告及去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正大之氣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荀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正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於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已然後吾心之神若有所見焉而神若有所荅焉此廟祀之所由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别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碑[illegible]復爲[illegible]詞[illegible]歌以祀之辭曰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

張時徹

天下莫大於義而强有力不與焉莫善於公而智計[illegible]焉昔[illegible]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摇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illegible]江左矜尚智力競求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吴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與間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孰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餓之夫承三顧之勤乃遂許以馳驅非徒以堂堂帝室之冑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掌中光啓雄圖上延絶緒發舒帝之喪討曹瞞之逆義旗四馳荆楚響應直欲首吞鄗鎬尾控伊洛然後窮吴會而蕩楚越侯之言盖略酬矣即其所自施設拳拳以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務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illegible]駕[illegible]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疆有力者而有是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覆軍發無虚舉築室反畊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盖非無智力者故道化行於國中風聲施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野祝者環漈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爲神其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専祠既以合祠於昭烈而廢檗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爾已諸昔孔發如仁之歎詩詠勿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宫鬼伯之攆環城以内外矗如也而獨於侯之祠豈所以彰梧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予其何敢後[illegible]闕滄溪之

隙地而祠焉而予實来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貽蜀王尚德之義與王公興㦲之績云辭曰

嗟忠武侯𨚫躬畊南陽乎曷龍潛於淵弗騰弗驤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螗乎曷不吳不魏枕髙岡乎曷草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覇獨以王乎曷親吳讐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廌駕亶勔勦乎曷三分鼎立戰玄黄乎曷信義既布漢祚弗將乎曷將星告隕中道崩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美梁乎曷鳴鍾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翶以翔乎曷降鑒我民四國於臣乎

宗忠簡公祠堂碑　　靳貴

忠簡宗公宋社稷之臣也名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以對策切直為時宰所忌調尉館陶流落擯棄者餘三十年靖康初權守磁州未幾金人入寇長驅逼都城四面勤王之師逡巡前却莫肯先赴公時奉詔為康王副元帥屢請督發而王之親臣汪伯彦黄潛善者沮之弗聽既而提孤軍獨進獨以忠義招来豪傑所向屢捷然亦坐軍勢寡弱諸道莫有助者卒無成功及髙宗正位宸極公首入對言興復大計流涕慷慨繼被命為京城留守外禦強敵屢出師破其衆内戢臣寇招下者不啻百萬金人畏其威自是不敢窺汴公方身任中興之事脩立軍政丕揚威武以圖中原而復為汪黄所沮凡有奏請輒抑不行憂憤成疾而殁蓋公殁而大事去矣此公出處之大節也論者謂公才略不世出當靖康危迫之日挈兵柄以付之一惟其所為則二聖不至北狩殫慮畢志於建炎之初莫或肘掣則南渡不至偏安而齎志以殁國而隨之而危公所謂社稷之臣者非耶夫有臣如此而擯棄弗用宗之不競竟誰為之此英雄之士所以為之扼腕而痛恨也公嘗以罪羈置吾閩緣復有監酒之命没且葬焉而閩故無所正德三年江右侍御謝君琛来按是邦覽郡乘而歎曰崇祀先烈國有彝典矧賢者之所寓止與其體魄衣冠之所藏而廟不剏焉於典奚稱且是邦東南諸郡之屏障在焉誠不可無貽示吾人者乃申檄河南楊尹進所奏列公祀典仍命郡守羅君循經營祠宇郎推史君曾實董其事相地於壽丘山北朞年告成榜曰宋宗忠簡公祠因舊謚也既而羅與史俱擢去麗牲之石未有文者今郡守福建林君魁始專使来謁予文予嘗聞之天下之分莫大於君臣而忠義之在人乃人所固有與生俱生不可解於心者而莊周氏乃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似出於勉強不得已者此鄒孟氏所謂無君而深誅不聽者也以公觀之當其冒萬死以赴難而

違衆獨往孰不笑其狂愚而公毅然不少惕洎其艱闗倚畀震撼四至屹不為動雖易簀之際猶連呼過河者三許國之誠死而後已是豈要譽為名有所勉強而然者哉古之社稷臣若漢汲黯諸葛孔明唐郭子儀李晟諸賢精忠勁節照耀宇宙以公方之所謂易地皆然者百世之下登公之祠仰公之像豈無聞風而興者乎侍御與我郡守諸君斯舉可謂有功於名教者矣貴淵人也嘗拜公墓而樂斯祠之有成乃述公平生與忠義之在人者為我邦人告且復為迎送神詩二章俾歌以祀公其詩曰

伐鼓兮坎坎候我公兮山之坂公之来兮駕雲軿風淅淅兮雨冥冥公來遊兮入新廟桂櫨為楣兮辛夷為棟懷故都兮沖沖覽宇宙兮涕爲從豺狼在都兮鰐在渚皇不出兮公食無處歷歷纍纍兮為予讖衍壯固兮奠中泠公不樂兮我心靡寧屢舞畢兮神醉神

既醉兮欲返旆公之歸兮朝帝宮左朱雀兮右蒼龍荷皇勅兮錫純嘏奠江山兮永終古旐我人兮寧厥居疫厲弗作兮禾黍于于我人報稱兮永無怠儼貽格兮神嘗在歆公德兮撫四海

康山忠臣廟碑　錢繼登

饒州餘干縣之西康郎山有忠臣廟乃高皇帝勅建以祀鄱湖戰歿韓成等三十六臣者也廟貌煥赫過者瞻仰歲久第祀成化弘治間一再脩葺後又漸圮垣頹宇傾今康山守備陸君貴光以告太守於是捐俸捜羡鳩工庀材而屬之餘干今何君夢星兩閱月而工竣重門崇深堂階岑整像設劒佩弈然赫然太守乃率屬僚祭焉牲牢潔齊樹醑馨聞風濤翕忽谷聲響荅如有鬼神之來太守俯仰几筵榱棟而歎曰偉哉此高皇帝百戰之雄圖所經始而萬年之大業由此以定也方高皇帝之自金陵下洪都馳艫數千

艘我卒二十餘萬張六龍之吻以包吞友諒而友諒亦舊其鯨艦抗頗行以爭一旦之命丁亥之戰兩軍相交帆檣塞江矢石砲火互擊呼聲動天煙焰漲空湖水赤沸此亦古今之雄戰也當戰急時我師少衄諸將衝鋒捍之多陣歿御舟遭膠淺幾危友諒推蓬四顧氣驕甚將軍韓成曰事急矣乃用漢紀信計衣黃袍投水友諒軍益驕平章徐達常遇春遂同諸將奮前擊之將軍俞通海廖永忠火艦衝其艨艟焚幾盡衆遂崩潰友諒矢貫睛及顱以死由此奠洪都下武昌擒陳理奄有江楚歸而定鼎金陵論功疏爵達遇春永忠通海諸臣咸為首功受上賞而抑知此三十六人者身膏鋒刃委命鯨鯢之腹危身奉上如是之烈也哉此高皇帝所為建祠特祀而題其額曰忠臣良有以也夫人臣遭會風雲甯廟從龍居功易立功難立功易立節難漢高帝身經血戰及天下已定諸功臣徧封而未見特褒紀信之忠太史公亦不為立傳讀史者以為恨今高皇帝於戰勝之次年即追念死綏之士而汲汲焉踈封廟食之不少後將以激厲天下後世忠臣義士捐軀殉國之心所以癸卯諸臣生嬰鋒鏑之危而壬午諸臣死荷綱常之擔我高皇帝之規模宏遠意思深長漢高不及遠矣於是屬僚諸君咸以予言為然請鐫之麗牲之石而為之銘曰

天破草昧六龍飛騫百靈從之禦侮後先或翼乘雲或隕赴淵吞彼鯨鯢以闢坤乾烈烈武臣損其脰肩摧堅拉枯命不旋踵惟帝念功血食禀然康山雲開蠡水波恬誰其鎮之惟此英賢永扶磐石億萬斯年

晉卞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皇帝御奉天門詔臣三吾謂曰晉忠臣成陽

卞忠貞公朕命工曹鼎新其祠於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筆之勒石以傳後世臣三吾奉勅謹拜手稽首而為之詞公諱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眕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為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逼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為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為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和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二子眕盱贈官請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危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纖毫假借時導稱疾弗朝私送郗鑒兩見廷奏尤為切直語及王謝

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唆小竪抗旌犯順其咨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創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寧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笑其父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四者忠貞一念是也今代遺聖明日月所照忠貞如在宣鼎於茲式禮諸廟惟是公廟與諸神廟雜處市廛有幾乎瀆非嚴恭神明所聖心有所待而未發也今年春得令所廟地乃悉徙而更焉為制前殿後堂三門兩廡捴若干楹丹堊塗塓煥然一新是使公一門忠義與諸神廟貌懍乎其有生色恭乎其相輝映是神祠之萃於一方由聖心之萃於一誠辦也臣民於此亦宜思惟有孚顒若者矣公歷任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冊今謹摭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載繫以詩詩曰

惟皇上帝賦公忠義晉室之東王綱解繫逆儔造凶公髮其犇西陵既敗猶奮武功義勝雖烈衆寡莫敵父喪子前子死父側巍巍忠貞竹帛垂名聲如嵩華昭如日星禦災捍患廟食茲土遭逢聖明復徙今所祠宇靚深神明赫臨穹碑矻立亘古亘今

明文在卷七十終

半園學人倪　霨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一

碑一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敕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常熟　許　點　纂

吳江　吳世標　訂

碑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故征壯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謚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為曹國公既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上腹心膂之托感激圖恩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觀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著之是景隆忽君之賜泯親之善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為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為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下穀而人歸則有間且偽吳也滅由王覆之諸全元祚之終由王麾之應昌遠若西番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勳蓋世者哉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殁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獎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顯當錄太史氏列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為考其官白範所為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字之而撫師教之王亦奮然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幸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渡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偽漢梟將余鑾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魯灰院判萬年街敗其軍猶獲於潛昌化進拔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鬬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況財物乎士卒悟乃禁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偽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偽猫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即筏列俘馘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為不可犯之計引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即嚴開省控制東南猫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徼王星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偽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鈔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救以撓我防籌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偽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壘亘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為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為在昔衆為寡所敗者何限獨不聞昆陽淝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為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惟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槖中物也故有貪鹵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槊衝其中堅遇者靡手斃障動塵讙叫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鐙伏委棄盈野偽吳兵力自此爲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也入見上慰勞王悉

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己出者上遣中山開平两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兩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遂厲聲曰二三豎子逆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貟外郎方彜走軍門見王王問彜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如霆當者無不虀粉杭城生靈百萬前矛且至人人恐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来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保至於雞犬亦莫弗寧又人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来晚我守臣以為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彜来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毋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即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之矣紹慶台温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師師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柵窮崖絕谷以保族迭生納其降而建州劒州汀州悉空竄匿而嬰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来識認還者全活不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猶城守宜擧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也速丞相軍與戰速敗走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八分千兵伏要害處泉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禽平章鼎住斬轅

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於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illegible]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illegible]拔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以掃[illegible]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illegible]所以委我等之意乎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雁門宿[illegible]至鶻頭嶺禽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驍將四大王白楊門前軍[illegible]大同四十里營馬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亟設柵為備矣[illegible]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来攻營王髙枕若罔聞知以二營[illegible]敵使自為鬬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脅擄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敵虜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窖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為鹵退兵至蒸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蓋里伯遣脫列伯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與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降乘勝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云執其子買的里八剌以[illegible]后妃宮人玉冊金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illegible]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絕世[illegible]率保其土師過爭脫甲投伏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illegible]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召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為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功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

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厲棄營走哈剌莾來尋擁北走王曰吾[illegible]鮑矣可躡而擒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盛東河人將二十日糧深入至土剌河其將蠻子哈剌章患其騎渡河[illegible]我軍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illegible]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王發矢殪之[illegible]不能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驢海而虜騎溺多乃整旅[illegible]牛具食鎬為犒大軍者虜疑相率群去留驢海三日全軍而還兵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為憂次歇而麻思行尋水處忽所在[illegible]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皆生致太尉盧伯顏不花其明年奉命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剌[illegible]侯藍玉將之一軍出楊門都指揮[illegible]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虜將都平章陳安禮木屑[illegible]宗王朵朵失理真珠驢鄧國公李維帖木兒若丞旨百家奴斷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居北遷遺寵西三[illegible]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illegible]都城[illegible]以其民病鹺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illegible]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決朝政益勳戚而賢[illegible]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內上所嘗屢[illegible]故蹈其小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旨意上益愛重之侍中[illegible]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數見信之深見聞之切披肝瀝膽以效啓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illegible]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illegible]薨於位壽年四十有六其嗟非國之珍庠民之無祿也[illegible]日上為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欷歔傷惜焉[illegible]

聖人纘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凡部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群雖而脫[illegible]合四海而登混一非體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illegible]王之盛德矣王為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沉毅心不私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慍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携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條然終日不憚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於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見議籍沒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飲其他故官名在俘籍隨材收敘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聞王下令召還而戢士卒不得過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早師當塗濤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指延請聖賢之學王歡[illegible]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令閤子博士致仕吴沉嘗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勾考錢粮追其俸為斛七十王度沉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大夫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況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而政無大小不稟命不敢行觴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交流其歸改葬也行在至城里所下馬括跣哭如初喪喪隴西王也絕口饘粥七日淚[illegible]

夫人夜亦如之此豈勉強乎然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
經史奧義帝王爲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周悉上表奏
每節容具稾併指摘其瑕纇而潤色之代祀泰山賦詩十有一篇
雄渾而溫雅有古風人之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縱之明間氣所
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
某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録子三人長
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
尚幼王薨勑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張二公
之文具存王平生嘉言懿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詩曰
聖神受命爲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兼天
賓生之爲帝心膂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朕甥鞠於內府訓之
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涉獲拔堅城勍敵一鼓而拔維時浙

左並國依恃不有親賢疇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
內綏外禦德威惟威近懷遠企有帶臣附方亦委質彼昏者張偽
罔顧忌水陸入寇轉動而去乙巳之春裒聚精銳偪我新城侮我
紛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躁以突騎數蹂乘營擒其
地辟以我黔黎彼螳臂其軍廿萬幾無噍類既覆其軍遂搗其巢
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砥
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陛受姚變
元君雖去出走尚開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拒其法王辰春
辟行不速酉丞徒肅蕭晏及雜火得地得眾易於拉朽殺傷殆誅
莫匪我首頡頏應昌適逃淵藪不虞我師至奄左右俘厥嬪王以
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
柱國鑄金爲券以莫不錫王拜稽首大勲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
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遲明達
請揚天威覃彼有北帝曰俞哉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
深不入何城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
赤子何謂戎狄遍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擊中道鄉邑拔孩全
蜀其有不軌文教既同大統以一帝有溫詔汝克輸忠湔洗鴻業
樹此駿功尚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奏
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瘝痌三旬在告遊茲憫凶朝則有士野則
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鍾生爲人英歿而愈
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爲雨爲霖品彙其蒙況也嗣子綽有王風
貴難陳善夙事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
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凡生而殺而豊是用作詩以告萬邪

勑賜滁陽王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臺滁陽王事賀召太常司丞臣
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
闕典也汝其録此爲文於石臣來儀謹再拜奉勑謹按王諱子興
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人遊得其書年長術
要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
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
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不數歲夫
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喜謂人曰是兒得
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既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
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
結賓客至正壬辰汝潁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
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

明文在卷七十二

神道碑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西侯追
封黔寧王謚昭靖沐公神道碑

王景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郭學准 訂

神道碑

皇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西侯追
封黔寧王謚昭靖沐公神道碑

王景

皇明以神武定四方混一區宇懋德禔祉東漸西被罔有內外時則有若雞鳴之士翊運之臣迅掃爬梳用能咸和天休以集大命草昧之初各奏爾功歸於有德也至於內訖肺腑而建丕績者則成於天地涵育之功也是以一舉而開闢大業闢矣再奮而運斗樞大政立矣三厲而西略自西徂南大統一矣翊亮之功昭茲甚明此皇上之所以始終垂眷大有造於黔寧也王諱英字某姓沐氏鳳陽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鞠於母氏母又故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於門上奇而育之賜國姓既長撲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怠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武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兵樞交雜治出贊生稱上意旨中宮猶屬望焉九年乘傳錄陝右抵熙和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番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虜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舊榮祿大夫勳柱

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朵兒只阿烏都兒之卒二萬詣二十餘萬是行平朵甘納隣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黄河回賀蘭涉流沙倚騎襲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為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衘枚夜譟其營生擒脫火赤知院愛足全部皆降明年領軍從大將軍出古北口龍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驪駒河虜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縣辰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理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雖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衆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詳若渡者遣奇兵從上流濟草山出其陣後為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泅水渡元軍亦却陳我師既成列鎧仗鮮明彼皆奪氣遂大戰自旦至晡蹀血震蕩王縱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理麻於淖元兵遂大潰僵尸相屬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死之收其金寶撫乂其民列衛布守諸郡皆納款惟大理不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躡其背黎明王策馬亂流攻關關不守至城前後受敵擒世拔其城會川永昌皆平閣使下車里下緬不浹十辰雲南底平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冦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夷兵二十餘萬圍雲南四十餘日王以鐵師萬人馳救之虜開拔營夜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焉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思綸發以三十萬冦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遥應之王率軍三萬禦之剋日合戰至期分軍為三衝以象乘高撞我右軍右軍少却王

下令曰却者斬左軍與之鏖中軍左軍又汲之聲震山谷蠻衆奔斯郎驚於象蠻師大奔斬首無算俘萬餘人盡獲其象□□遂降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半矣又俘五千餘人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錫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鈔綵以萬計尋還鎮上慰曰爾在雲南朕無南顧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調擊之阿資僅免有詔命王還鎮以愈朝旨何其為平羌將軍代統其兵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來貢八月錫土田明年夏六月某日王立廳事忽仆於地侍者扶入曰我中風不能起受皇上厚恩不能報矣遂薨時年四十又八軍民罷市巷哭計聞上哭之慟輟朝制文遣禮部往祭命其子春以喪歸葬發軍護送所至百司祭於道十月戊午王喪至自雲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賜葬於江寧長泰鄉觀音山時某年某月某日也勅百官郊送比葬上諭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部府諸司祭者一曾祖考某祖考某父某並追封黔寧王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並追封黔寧王夫人明年塑像功臣廟勅太常以以太牢凡葬資皆給所司不煩其家雲南民夷請立廟守臣以聞制曰可初娶馮氏故追封黔國公國用之女先王卒追封黔寧王夫人再娶耿氏故贈長興侯某之女子男五人曰春馮夫人出也上賜以名由後軍都督僉事襲爵西平侯今鎮雲南孝友忠勤民夷悅附以兵梟越叛阿資威震諸夷可謂能繼王之志矣曰某耿夫人出也僉後軍都督府事曰昌曰景曰昂側室出也女四人孫女二人夫天地之道尚孝而右忠帝王之政褒德而顯功王在鎮之二年中宮王后薨水漿不入口三日斬衰臨終喪三年皇太子薨喪毀逾禮因以成疾孝足稱矣初在督府以大學育正心之

要綱目淂春秋之旨太極圖明天人之道出師陳情表著忠孝之實終身披誦不輟家事治而事上必本於忠勤在鎮之日侍衛不過數十人德可徵矣其馭軍也敵攻無堅城守必飭從征討則効忠獻謀搴旗斬將及為戎首則神機横發出奇制勝功出漏刻有古良將風功可尚矣其為理也弘毅寛裕拾納賢士長駕遠馭恩威兼下墾田至五十七萬畝而軍實充連歲用師小大戰三數十餘而軍士豫附忠可見矣嗟乎忠孝昭於身天下仰其光功德著於時天下被其澤王之事上有子道焉有臣道焉上之撫王有君道焉有父道焉非他人之為君臣者並也其生榮死哀宜矣銘曰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暨暨將臣天挺神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闌珎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搤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戴斂愚澤西渉渭源載敭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叩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梃鞭斷流式遏王誅自兩南夷日月出矣爝火何施六兵一麾什山摧壓封其鯨鯢以示大僇頷頷共城大纛髙矛萬方倶同六合一家布德施威一紀是釐留奭闇昧莫不忠來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黄金大帶龜判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右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迎王駱寧錫兆京畿以竒以祀以介煩禧推尊王爵上及三世澤逮涌泉無幽不届子孫繩繩世有封爵允忠允孝以永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勒殊勳

明文在卷七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三

神道碑

周恭肅公神道碑銘　夏言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楊一清

碑銘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時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李岳然　訂

神道碑

周恭肅公神道碑銘　夏言

聖天子勵精圖治思得萬業大臣以位冢宰以總百揆而左都御史白川周公為衆所推實充其任公益矢心畢力精別淑慝以仰稱德意士論翕然歸之未半載而疾作薨於位訃聞上為嗟悼不已詔所司給傳舟備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恭肅制得樹碑神道而公之子都事國南於是以文請予與公同朝雅重公其奚可辭按公姓周氏諱用字行之別號白川世為蘇之吳江人始祖俊德在元贅張院判氏凡三傳至瑄讓外家業復歸於周寔其公之祖也生子昂以孝義重於鄉娶於許是生公公生穎敏不凡尤刻苦力學弘治辛酉以書經魁鄉榜明年壬戌登進士筮仕行人奉使楚藩諸所餽遺率却不受衆占公有遠器三載改除南京兵科給事中時武廟以西僧言遣使往迎其所謂法王者及中貴用事擅黜陟權九卿科道多不由銓部又有中貴鎮守江西非法置人於死莫敢誰何公獨前後抗疏力詆其事天下快之然銜者衆矣陞廣東左叅議值番禺盜起公設策征勦擒斬九百餘人平十有八寨同事者或欲張大已功恣意誅戮公覈其可疑者悉縱之或以所斬獲少懼且得罪公捐已級與之藉得免擢聞於朝竟以銜者當路沮公功不賞公亦不言也迨嘉靖改元詔擢用天下賢臣公於是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於臨清恩威並著盜用斂跡陞福建按察使推鞫詳慎小大必以情獄無停囚咸稱神明陞河南右布政使

歲大旱道殍相藉公職當清戎乃毅然白狀巡撫以賑飢為己任躬偱鄉落問廉其狀復經畫銀米户為之給所全活甚衆公車所止甘雨輒注歲狀是大稔寮佐以病廢職訟獄繁積公代為分守即時剖決盡釋其所繫民用太和陞都察院副都御史督南贛素務有巨盜負險為患久不能下公密名其黨諭以利害結以信義而授之成算竟斬首以獻不煩寸兵贛豪室多隱其田糧賄吏之貧者致相竄匿公命履畝覈之革其弊而流亡以復初設橋廠榷商稅以給軍餉既而稅過重商苦之不復繇公為酌量著之令商復樂趨而公用以裕召還理院事陞吏部侍郎凡四掌院事以尚書嫁禍故左遷南京刑部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疏乞起廢其所推薦皆海內人望也兼操江兵奉平太倉海寇公與有功焉陞南京工部尚書立準式平物直貪商污吏莫能為奸慈聖

太后梓宮祔葬顯陵道江淮公治巨艦以奉安之君履平地大慰聖天子孝思改南京刑部尚書九廟災坐自劾免家食者凡十年撫按交章論薦起為工部尚書督理河政疏乞脩濬河以防河夫凡五事皆見施行改督漕運復入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叙當考察京朝官公合諸御史所論而詳稽其賢否雖至親不為少庇天下咸服其公九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吏部尚書缺上特以命公公謂集衆思廣衆益在臣職當爾況黜陟大務碩自怙其識乎凡部中事悉虛心訪諸寮佐以務盡天下之情唯勤唯慎夙夜不懈本以過勞成疾疾且革猶以天下述職朝廷重典日取群吏冊籍手自籍記以付諸卿貳雖不允當事而歿而公薨矣實嘉靖丁未正月十九日也傷哉公性至孝友童子時嘗割股以療親疾人無知者遭親喪哀毀骨立茹蔬寢苫終三年不變恒以仕宦不及歛親喪藉弟克慎大事待之甚厚有妹適陸氏年十九而寡公為[illegible]三十年公敬愛終其身平居簡靜寡慾食無重味[illegible]十年卒以家累自隨人無敢饋遺亦不敢干以私其死也至不能備棺直治家嚴毅有則每訓諸子讀書明理務為善人君子與人言懇懇由衷聞者感化與婦戴永款猶尊賓以天下要務為言且呼國南囑曰爾慎弗及他事其忠慎至死不渝如此大父父皆以公貴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母及配施氏俱贈夫人子男四長即國南都事公蔭也次兆南式南乾南孫男女十壽七十有二卜以戊申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陞原鄉某穴之原嗚呼公以清脩之操剛敏之才弘達之識為聖天子眷知特隆簡任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而天下賢才亦且訢訢然倚公為重天不憖遺遽奪之尊傷哉曩公為廣東參議時都憲張公總督兩廣嘗薦公曰

代凡謂公文武兼資當不在先臣韓雍下蓋公之望重於天下久矣考之謚法執事堅固曰恭尊賢讓善曰恭執心決斷曰肅正己攝下曰肅公謚其稱矣乎為之銘曰

吳山之陽震澤之濆元氣攸會生公不群鍾靈擢秀揚歷中外諫垣抗疏直氣干雲既司藩臬剸乎臣寇首功不伐以讓寮友才優聽斷仁弘賑救隨車甘雨感通非偶揚銓總憲歷兩京持衡秉公恭恭厥聲天子曰都咨是老成巍巍冢宰倚畀匪輕公帥百僚鞠躬盡瘁剗剔奸蠹明揚士類嚴當述職大計其治夙興夜寐以死勤事自公之薨邦失典型聖主震悼輟月為嗟詔隆郵典陪賈易名君仁臣敬千載學榮而元之原佳城鬱然緇爾白雲還歸北全穹碑樹德一方臣瞻佑爾後人於千萬年

少保户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夏公[...]

碑銘　　楊士奇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於饒州曾祖復祖希政元末為
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為湘陰縣儒學敎諭遂家湘陰
公自務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敎
子公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娛愉
得母夫人歡心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齒禮之時已負鉅人度
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
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
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
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戶部四川司
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
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
紛冗必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太
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永樂
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
江黃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
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貸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
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蒞北京皆視運送給
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踊令中備矜恤之
意人人効用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
歲餘車駕親征西虜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
備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
自是屢奉命侍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

勅嘉奬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太宗親宴之別殿燕饗賜詩
命追封祖考皆為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為夫人封母為太夫
人重脩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脩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表裏北京
宮殿成奉勅名仁宗皇帝及今上於南京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
鈔白金鞍馬西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備不乏請
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繫官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
以母喪未終辭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宣力
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
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
書二職如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為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
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一其文曰繩
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
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
心靡或不盡脩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仁宗皇帝崩時今上監
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人所預定上既嗣大
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孜孜惟謹寵賚日盛脩仁宗皇帝實錄
仍為監脩庶人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
綺等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
扈從巡邊既還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
之賜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
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日入
謝莫歸弟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
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
忠靖賻鈔萬緡勅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瑄為尚寶司丞仍復其家

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本巷哭亦有歎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没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歸貴不改既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卒賙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瀞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從者污公金緞賜衣懼欲逃者曰污可浣何懼為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聞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書為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為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琉瑄瑾女一嫁虞瑞琉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予予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為予道其平生予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浙夏厥初以國為氏衍於會稽緜緜厥系太末之邑浚來徙居歷唐中和復徙於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續蟬聯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給扶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縣司徒屬歷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游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載高弗移其氣黙運澤潤良多衽事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為几几罔有匪成實有杜石胡不憖遺當宁興惻既贈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氏世為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寧[illegible][illegible]元季有累僧聚徒事焚劫為鄉里害秀寧即圖上其事於官捕斬之時稱為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朋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參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遊邑庠遂駸駸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粮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立於事功恥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將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肅往以進

貧䘮賑飢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illegible]還復上言京師[illegible]
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illegible]
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
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頗忌不敢聞公曰此野
人無情之言達於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
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西
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羣臣各陳安邊濟時之策
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
頗事游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於
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佞恤民生禦外患
為主其有裨於時政為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監督宣府
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

燬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踈行之八城既
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驛
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
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擿戍卒不任戰者俾事畊稼歲課餘糧於官
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歆洽
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
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illegible]召至
京而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
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
往往賂守津關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為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
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
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廣

守將頗預自畀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並總鎮於梧
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韙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illegible]益兵
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斬首數
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訕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
八年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
墾田益廣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
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
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於邊褒恤已往
賢臣為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
部是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飢命公巡視真定保定
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飢者全活甚衆
八年西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

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畊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
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
為遠圖宜令守臣劃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
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
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illegible]
服焉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illegible]相
辨正回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舁歸[illegible]
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
鈔三千緡謚為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於邑
之積善鄉溢瀆之原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法
古人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慎勤恪施設不苟與儕友論事不[illegible]
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寛厚終不及人

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
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
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年所著
詩文奏議揔若干卷藏於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
部尚書耶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
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聘景澄一尚幼公之卒也晨不在
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既又狀公行畀晨晨奉以徵
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辭而公内弟司業耶君裕又申
其意以請因摭狀言着其槩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令一偏優於政矣其文叵傳文
或工矣政譽弗宣達觀於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爲賢惟公
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
己猶恐或愆馳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拳言惟婉切
用適方圓恵浹於民威行於邊緬懷鄉衮我其隨肩謀謨事業則
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遄位不滿德繫命於天墓門有碑德烈
是鐫於乎文莊百世不諼

明文在卷七十三終

平園學人倪　需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四

墓碑

涇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　廣
王處士墓碑　方孝孺
沈學士墓碑　楊士奇
文橘庵墓碑　王守仁
節庵方公墓碑　前　人
封兵部主事王公墓碑　方　坤

常熟 薛熙 纂
侯官 張遠 訂

墓碑

浡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荷蒙被聖化思覲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淩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將於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而見蹈而履惟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闕下以達其誠上曰咨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藴珍寶者雲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蕃然而實異禽鵷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聖人德教流溢於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覲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於華蓋殿既速宴於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內館罷宴勅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於所舍中貴人專掖伴盛其班張豊其廩餼入朝班次上公麗逕至矣踰月王忽感疾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且尊相繼曰命大臣視王疾差劑間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覲天子眷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負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入拜謝天子指世世無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具厚葬典賜謚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夫是月庚寅以禮葬王於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為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判失八的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錦綺鈔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施黑徵喏那沙那那萬喏邪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於王墓寘守墳者三戶勅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緫集於庭歲以萬數浡泥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贊為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猗歟浡泥遐處炎徼感化來歸風騰雲趡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趍於旌甡甡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天子之祐載天履地疇此憐懈翹首[illegible]

明透来獻誠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円遠王拜稽首
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藏下
愛而出荏苒草木惟蓁蓁蓁煌煌者華有實其葉莫為和音鳴諧
其羽走獸麌麌亦蹌以舞國黃耇曰聖化所漸臣因縱退俯心仰
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替月疾怨及之
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違瘁死有弗忘天子深思於
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藩靡堪王匹生者誠款沒有謚號爵予
王徹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生靈其永無斁王雖不
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降萬世有光

王處士墓碑　方孝孺

天下之姓王氏為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冀文懿遠孫梁其
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

遷寧海之塔山曰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洪父
曰先甦在宋世皆不仕而為富家處士生元初年國朝受命之四
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孝禮嘗遇
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祏所一不
顧貲産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早卒撫孤
子如子無愛憎厚薄孫數群從子姪數十人慈洽教敷篤如也於
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賙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櫝於鄉
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瀕水之防曰蔣婆堰泥四百餘頃嘗決堰
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眾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
家富貲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宾從
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尊蕭書操行為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
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
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其月十日合葬上里學西山之原而葬先
卒者於山址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
皓昂昊昱普昵睽暉晥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沒十八年長孫嘉
以墓上之文為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為之言曰處士閱
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謂
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以為否也
矧其服行於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
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沈學士墓碑　楊士奇

嗚呼此吾友翰林學士沈公之墓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德輝
嘗為郡史平反冤獄百數十人鄉稱長者妣宋氏考諱易仕為諸
議參軍無幾棄官養親而授徒里中惇行倫誼集五倫詩以教學

者而世貧樂義人謂苦節先生妣顧氏有善德二子長即公諱度
字民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敦實自劬嗜學博涉經史洪武
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踰踄萬里處患難其中裕然
時同謫者多名人率於公交達官重帥爭欲迎致公館下帳王具
禮幣聘之既至屢進直言居無幾辭去都督瞿能知賢下士延於
家塾為弟子師旦莫躬請益焉其入京師也以公偕行時太宗皇
帝初臨御命翰林舉賢才今禮部尚書江陵楊公為編脩以公名
上擢翰林典籍方時制勑填委既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上獨
覧公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
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
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
府施四裔刻諸貞石傳於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書究

龐鄒逸雅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賞賜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鍍金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父子兄弟並榮於朝古今以書遭承恩遇莫或加公書蓋公一藝耳為文章尚興致平澹雅則不為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陞檢討復陞脩撰進陞侍講學士奉直大夫仁宗皇帝賜誥命進協正庶尹贈其考奉直大夫協正庶尹翰林侍講學士其妣宜人予誥歸葬黃賜鈔給驛傳宣宗皇帝臨御進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再上章乞致仕歸不聽公事親孝與弟篤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為人貞靜不苟附初入翰林鄉人有為大宗伯者得君有氣勢赫赫朝士爭進者日奔走其門公以故舊獨自守未嘗輕造間或遇公輒以禮辭士論高之閒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人號自樂先生襟

宇澄澹風韻蕭散所好惟載籍法書名畫古器自題其齋居曰樂琴書處雜別花卉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哦弄意度脩然所作詩文有澹南稾隨筆錄西清餘暇自樂稾藏於家年七十有八一日微疾猶作和王行儉詹事小洞天詞明日捐館宣德甲寅十月廿二日也訃聞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給驛舟歸葬命有司營葬元配傾贈宜人繼陳子二芹先十五年卒蘩中書舍人陞大理右寺副孫男二潮秀敏好學先十年卒次源女三長歸俞珙餘在室曾孫男一士奇與公同入翰林相交三十有三年最相得其沒也蓋哭之慟於是蘩及藻求予表墓予忍以衰朽而忘情老友哉敬為之表

汶橋庵墓碑

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巋巋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蘙蘙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庵文子之墓耶龔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此庵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弛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為難得也矣則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栻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為之銘文

子名澍字汝霖號橋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者為之行狀甚悉

節庵方公墓碑

前人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為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為從事而從事之不為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為此以媮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為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飢之朝廷義其所為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蔚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畊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與

㕘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曰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得其二子折節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王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脩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脩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脩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至於庶人在官者亦有脩治之責焉其祿足以代耕斯亦農之流亞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版築於嚴膠鬲舉於魚塩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群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可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覩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頹然其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袝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封兵部主事王公墓碑　　茅坤

嗚呼西隴之原望之鬱然松楸其間者蓋勅封兵部武庫主事質齋王公所卜而手封其配徐孺人之藏者也又十二年萬曆丁丑武庫公歿其子永州太守偉起封合葬又八年而太守由廬州徙為山東按察司副使移書屬予表其墓先是隆慶己巳南粤曾一本猖獗海上穆皇帝詔司馬劉公燾出填之令公推擇尚書郎夙負材望者以自副公徧推擇諸尚書郎無如武庫君最請與俱予故奇君間過候君不遇遇其父質齋公鞶衣布冠躡屐前迎載酒飲予於雁湖之上檻以外煙波萬頃公築室而俯之左圖右史嘉樹名花爛然繡錯與凫鴨鶖鶴荷芰莎芷相掩映或謂郭川不過也間與之口畫當世公為膝席而譚沛然懸河之注一一中名實也予故并奇公遂交於公父子間當是時武庫君特憐公髮且皓不能無濡忍婉戀之色公獨趣裝且出詩五章及所為書數百

言視予大較並蒐乘選將虞險料敵之旨且賈勇武庫君而以震盪我行者也已而粤州群兇次第縛司馬劉公露布以聞中外士共嘉武庫君多帷畫且以併推公焉嗟乎抑亦奇矣公少以高才生善文章名州郡間竟不及援一第以自顯出所抱遺蘊口授武庫君君乃第而公與孺人拜天子璽書之封如制武庫君卒席公所教以顯功名於時世之縉紳大較覧諸海不敢不本之河矣按狀公名周字宗文別號質齋事父孝與兄弟弟其脫身出館徐孺人家也一切故業並以遺伯兄某而姻黨以下孤且寡者公撫之閭里之流亡不支及鬨且訟者公往往濡沫而扯解之公與孺人少以貧鞅鞅然色將內外父與母已而褒封或及分祿矣然終其身飯脫粟衣大練衣蕭然如故書生時足不蹈城市郡二千石數禮聘而賓飲之於學宮公亦輒辭避不出獨與里中善詩歌者為

社遊雁湖上因自呼曰雁湖釣叟間嘗揭其廬曰敝廬庇風雨居之自安薄田膳饘粥用之不盡茲固公所自好也遠近聞之稱爲實錄於此可覘公澹漠之風於漢陳太丘郭有道無相遠已假令古昔盛王之世公故當以鄉三物而賓興之即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歲舉孝悌明經及他篤行者以闡然皆不以及而僅以其子之顯也爵而列之而不得以尺寸暫施惜哉雖然其生也如古鄉先生其沒也固當祀之社而蘋蘩不廢予故謹表之以爲閭里勸

明文在卷七十五

墓表

故章府君墓版文　宋濂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前人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黃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王禕
胡義士墓表　胡翰

常熟薛熙纂
同里孫楊光訂

墓表

故章府君墓版文　宋濂

章府君姓也遇孫名也宗覲字也浦城西邨康州刺史及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重再遷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三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立生格皆潛耀嚴穴而善利覃於鄉邦此府君曾祖祖父也當唐之季遠祖仔鈞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勲名著於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陰暢能全建州一城生聚生子一十五人其後多業儒登進士第者幾百人若郇國文簡公得象以清忠致位台輔若寶文閣待制衡以文辭卓冠多士若忠恪公誼立朝論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楶建功涇原而夏童不敢東牧蓋彰彰者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澤也持身凝簡超然百為之外而毅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耿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某為四邪某為謇諤凜凜不少貶此府君恒性也凝坐一榻自明至瞑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戕未發則終日苦思遑遑不少寧族姻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邪故愕且諄諄然戒曰惇爾孝弟引翼爾文學毋隕乃祖乃父督聞以為爾家羞人稔其德事不得直亦上謁而求平焉從容論之輒中其肯綮搢勿煩有司早嘆瘦瘠泣禱於上下神祗不獲應不止此府君馴行也甲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九月六日殁之年月日也窆之年月若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

縣之西寧鄉王峯山之陽藥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宏女府君配也曰珪曰璋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曰存仁曰存質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禮孫也件繫群行而為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撰次其事而樹文於墓門者溢之同志友宋濂也銘曰

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曰齊之姜也弈葉蟬嫣施於壯南於熚其先也王象降徵釁笏成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凝簡而肥淵懿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敕慎納於危防也不詭而隨不肆而卬不乜而涼也含真葆熙胎合至玄莫吐耀芒也何以嫓之龍蟠在撓神珠韞房也茍曳所施物罔非吉胡歛不張也有子繼志曰隱曰顯各惟其常也樓心與孟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法中司白簡巖巖凜為飛霜也王峯之阡沖和固結其氣靈長也大史勒銘鐫諸樂石百世而弗忘也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前人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曾孫東埜處士文融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鉉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栢墓之原其子梃楠與其孫炯勲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務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繫身獨任之歲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一本誠無纖毫人偽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率皆信服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岳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為從事辭不為

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規矩晝夜兢兢自惕也買山以祭釁
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貿鬻之也合爨十世中更亂離左抗
右禦奉使危復安也群從同樂熙熙然如春風和氣龍人見者莘
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己譆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
一斛驟增其半白於當路而蠲之也姻家析貲隙之以秉燹不以
己之親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斂
其租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之械僮往禦之反為盜所
毆僮妻往護之失足墜輊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櫬櫝也職此之故
闔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
安能通詩書為一家女師是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
詹兄弟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彝倫賴以
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
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
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為之涕泗泱瀾非仁人也

貞義處士鄭府君墓表　　樓璉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之君子曰處士
諱洧字仲宗其言慤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於太史潛溪公勉
躬勤志痛自繩斲雞鳴卧櫊之側聞雞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
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論議根據仁義下筆
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歎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
處士事其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誠篤恭順為本上下莫不宜之
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彌畝為圖命太學生涖其役太學生
有以賄敗者蔓逮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名逮於廉當
就逮京師處士念其兄耄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昆弟坐誣罪
爭先死雖揚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
誣服死金陵喪歸不惟其家失之哀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家人
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
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嗣父諱銓母周氏配張氏
有淑德賢行子男二人櫟栢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珏煁焴曾孫
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
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諡曰貞義有文學
與予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予甚厚栢以伯父左春坊左庶子濟所
錄狀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
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事變隕身於難得
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童汪踦之死
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恥含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殁
臏下君子視之猶狐鼠之斃腐葛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
代兄死於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
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黃灣馬公墓表　　徐一夔

黃灣馬公之既殁也其孫葬於其鄉菩提山長生嶺之原後十有
二年值大明更化從郯縣臣姓居於中州馬氏亦徙居穎上又十
有二年其孫自穎奉其母以還殁於濠上之舟中含哀茹毒累遺
骸而南與公合葬既襄事爾冒走見予泣且言曰我先人有潛德
不肖孫以奔播故不得請銘於當世立言君子以貽不朽今著作
家為東南所推重者在先生矧不肖孫又辱有一日之雅寧靳而
不為之執筆乎予記張氏陷吳門之歲避地黃灣時馬公捐世未

久其孤嘗闢以惑我而使其子與姪於予授經予以亂故為三
年留故知公為悉於義不得辭乃本其世系與其行實之章著
為之表公諱振字廷舉其先汴人從宋南遷居今海寧縣之黃灣
譜牒散失莫能考其傳序大父以行稱是為萬十一宣教父諱君
玉習知鹽筴事元至元間仕為两路鹽司典史母鄭氏蚤年而寡
守志撫遺孤馬氏世業鬻海藉辟鹵丁以事煮熬屬歲大侵群鹵
丁散去其母盡鬻簪珥以活之公於經史頗通大意多游鄉校以
父喪未卒業而歸事母至孝色順辭婉迎承母意以理家政其後
家日以裕不厚自封殖鄉黨親戚有不能自存者皆周給之性度
寬厚與人交不置町畦亦頗尚氣里有出己右者則折之以義使
自媿伏平生不惑於邪說里人有疾輒赴詭祠吹簫擊鼓封羊釃
酒曰以祛禱公曰此正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絕而不為浙俗

信佛多貲之家莫不爭施財以華飾其居曰以種福公曰彼惑於
因果輪廻之說故至是施財於生前而收福於死後理無是也家
雖餘饒不以一錢尺帛施僧惟篤於教事每語其子曰吾觀諸孫
多秀發宜擇良先生教之曰讀書知禮義可以持家可以發身將
屬纊其子請遺訓又以為言故其子奉命惟謹雖在衰絰亟築館
為設教之地故長史朱君右過之嘗本其意而名之曰詒教可以
見其為人矣公之歿以元至正十有六年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
一葬以某年十月某日配朱氏孝順慈儉為婦為母皆盡其道其
歿也年八十有四而祔葬之日則大明洪武之十有六年正月某
日也子男四長繼周次維周以督海運功元授杭州路總管府判
官次用周出繼弟同知嘉興路總管府事某後次臣周歿公十二
年卒女二長適沈某次適董某孫男二人曰綱曰秩嘗明經舉進
士綱登已秩今為頴上縣儒學訓導孫女七人曾孫十人女三人
嗚呼自夫鬼之說盛於荊楚而江以南莫不媚鬼自夫佛之教行
於中國而浙以西事佛為甚至於家塾黨庠之制既廢宮而不知
教不獨遐陬僻壤為然雖鄒魯之邦亦或有之夫人苟有材力命
與時遇能使其家轉約為裕亦易易耳求其有卓然之見不媚鬼
不事佛而諰諰然以教為事如馬公者蓋亦鮮矣予以其事可以
範俗是用揭之於墓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王禕

元既有江南以豪傑率直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狃狎胥化
成風而宋之遺俗銷滅盡矣為士者怒馬短衣劫其語言容飾以
自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
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高冠談說古道客

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
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賀周旋俯仰辭氣甚恭
鄉人小子去家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疾尤以為迂
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
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赤器別號時齋其先
杭人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為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實
道婺義為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諫又徙
金華之孝順鎮諫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
智子言昌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
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炎益
炎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鈞發
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脩於家

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讎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勝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未已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亦散佚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予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遠數世後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䘏乎人之知否然使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緯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乃棄諸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所今去先生卒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胡義士墓表

胡翰

永康之胜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先遠祖志寧來為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控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為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瑯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廾之昔兵討之勢猶不敵至正十七緡雲蒴溪之寇殷氏杜氏喉群兇以利大入剽掠横殺不寧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為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乎手視之耶走白邑令為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為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来降寡乃窮出批虜擣邑邪禁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榜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今嘉其能特所部團結忠如其法上其名於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朝其保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府太平呂原明軍方㬢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使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捍禦吾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衆固守鬪賊至山嶺之民受傷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賊變戰不利明日遜盡勁其衆間道出方㬢與呂原明戰㬢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及陳[illegible]曰賊復至與元祚遇於占田元祚盡執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鬪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退於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屬背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為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赳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今鄉兵而膽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内附又十有一年朝廷脩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予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予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於色為予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脩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予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寇發難時臣扶寒畯男女扶携走道上以脱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望相址也將士畫地自守玩惕以養寇畏縮為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投必死之途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為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逐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

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禄位乎享其貴富乎孰今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豈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禨次祁次禔予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明文在卷七十六

墓誌銘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蘇伯衡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前人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蔣 光弈 訂

墓誌銘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蘇伯衡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為所用則為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叅軍鎮括將進公表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暘一出豈為天下重雖強顏從叅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須臾去左右叅軍柰何欲使之背為不忠孝人耶仲淵媿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冑起家為名進士仕州縣為良吏師學為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為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罷南歸以行聖公思晦舉署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於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叅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略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為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吏展轉求賂數歲不決公閱汪

曰兄弟親孰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事寶寶公行部莅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為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即不實罪及鄰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自為書遣吏齎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橋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脩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瓦為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侵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以為強刼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可矜特杖其首事者遣之去富民感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諭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急於仕者率縛平民徼賞與公同事者異民命孰重輙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鴇以為異不止以為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維持調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為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辭官明年州人以版圖上於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羈孫無傳却埽一室名曰際庵情有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見曾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曾大父曰景行㳂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脩故事官先聖子孫瑀同

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在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曰士璘元永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阜之子曰必用翰林鄭公陶孫薦歷永新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暘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澹齋先生善勝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興子男五人源説詳訓王出也誌側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宏宾遂瑩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愉餘未行平生所為詩文揔十二卷曰潔庵集藏於家源等卜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於肇興屬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為狀来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

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迺旅俊造迺充國賔迺綰章綬有社有民敏於為政一本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濵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在門引疾堅卧耳若不聞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興之原巋然丘墳勒銘於石千載弗諼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前人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踉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為盜者十六七渤東道宣慰使恩寧普来鎮温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宣慰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塩司令龍江書院延其治所久弊悉除并公初至謁先聖立勸灶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學民項德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爻噬公覺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来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甫二年得羨塩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思今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丞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改華其方任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為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弑世顯其所任治兵於平陽瑞安者亦戕於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粮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

兵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粮賑飢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鄉阻江為塹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諭軍儲設法募丁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蕢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應俄大鬨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徇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運川寇来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躡其後賊駭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退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於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

他酋數十皆殲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逕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卒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猜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潰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仲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爾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伎來降[illegible]浙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吳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嶴而歸其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聞於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

軍鎮撫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衝其衝突吳悌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離之僵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悌五幷三憸酋鄭子敬送於閫省誅之經略使在閫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畊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脩乎辟於州南五里而鎮焉草蕪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而市教條外而脩職貢使者或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維廩無餘粟庚子夏聞京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粮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宣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不為之下而明善忮公屢乘以兵師公屢卻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遁民自為去就父老曰方帥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帥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脩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謂拘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翊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兩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所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童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翁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為下詔讓

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為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愕罵明善遂遇害剖其皮為至孔罵不絕口紹德見縋以石而沉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官皆聽我命公獨敢我抗豪桀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為參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於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婿倪克敬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

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謚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蔣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壻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於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為辭乃為敘而銘之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憝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痡頭箕會斂擢筋搵髓眷茲平陽於方咫尺虐燄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猷克壯天矜於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邑措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遑矧暇畊織公既至止舊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藝黍稷[illegible]種桑麻相時倉廩樗然空虛謂公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薄[illegible]其軽追還舊觀百瀆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堧宇[illegible]渠憂彼水旱為民之病以畚以鍤河渠攸濬虞彼潮汐為民之[illegible]廼彊廼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觮閔凶歘不[illegible]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曰不顯終古有耀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厚載焉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孝弟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猝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厚載又能守之不失嘗謂臨濮教諭鄭貞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凝鑿可考遂初者厚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既葬之明年其子陛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於今而信於後者莫若國子助教貝瓊仍援狀介書於[illegible]者來中都為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経中不得匍匐走[illegible]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予辭不獲遂次第而為銘按狀公諱厚字厚載姓王氏其先瑯琊人至宋從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渡始家於鄞曾祖撝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郎黃文獻公為志其墓曾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夙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閱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厚齋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因就見焉元延祐初制科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源委久益充積博洽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冑譜諜鄉里多咨問之袁文靖公桷自翰林居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稍以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縝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涉朱子數書輒詆溥熙諸老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為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陋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淅士習文靖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古有編年司馬氏為紀傳脩志始[illegible]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敘事貴詳不為煩脩詞有要不為簡彼諛聞寡見雜出衆手殊說遺

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髙下得失甚備文靖大喜復閲其文作而歎曰先師之道兹不墜矣甞為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往時博士朔望講義就章立題率一篇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為之直說抑揚反復開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為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絶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葢寡矣浙東廉訪司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年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為已之學也迺就職塗田沙岸先役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宣尉司板授象山教諭考最田租促澳者不復逞調淸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朝廷遣大臣平國屬經略江南以便宜用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陞為儒學副提舉皆不赴既老寄

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冨於著述至海宬為詳洽未脫槀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於閫帥鋟梓幷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靖公所撰四明志亦有譌於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髙古不可毀也元恭持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志並行公為成續志若干卷鄉飲酒禮久廢太守用程先生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寅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曰為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盛觀者謂紹興以来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否不以勢位髙下為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為是非送死厚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趍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宗季事亹亹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為釐正尤極論秦化陳桱續通鑑前後之失有遂初槀三十卷藏於家戒其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為通𥚹時干譽以為髙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大明洪武九年丙辰三月十日卒髙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合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隲隲為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早卒無子遺命與同葬女一適戎其孫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於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廣博精深論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表楊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槩而事之具於傳者可略銘曰

王氏之先世居瑯琊再徙於鄞縣儒起家逮尚書公耀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為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偉其林載克紹於後遺編佚槀既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䘮以辭道實惟尊紛紛黄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皴二年豪山遠近是咨大夫有友學者有師時既不偶宜退奚久日進以嬉記意詩酒既彼里豪貪縱鴟張盈必易覆煙消雨霏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七袠雖晦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髙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明文在卷七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幷書

墓誌銘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　翊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贈光禄寺卿錢公墓誌銘　文徵明

明文在卷七十七

常熟　薛　熙　纂

長洲　張　大受　訂

墓誌銘

大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謚襄毅程公墓誌銘　劉　翊

成化已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於正寢有司以計聞詔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人豪而今已矣可惜維然朝廷於其生加以穹秩於其休褒以璽書於其殁優以卹典且有象賢之子昌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敏政慟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僕又曾辱先生一日之教茲墓中誌銘敢以為託乃誌曰公諱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閒臣大儒載在簡册可考高祖諱社元至正末用薦者起為承奉班都知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吳氏祖諱杜壽國朝洪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酋也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戰之失利乞領衆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銃礮石鼓譟為鏜援虜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册封華陽王妃凡王府有餽遺悉卻之歸陞左給事中辛未九月英廟還自迤北

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昇春帝修孝友之實行荅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天倉官吏卒盜糶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公立焚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今故加此斛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遂奏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上言之人遂留公為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賜勑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姻聯曹欽公一切裁之以正又遣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糧簿凡百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授以成算往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

使制書以還公疏曰乘其未發急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乃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孛來聚衆欲入寇公日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興相結納僉事胡鼎核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衣郭指揮逮霖而籍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半都御史寇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郎尋以憂還河間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於兵部又轉左侍郎成化丁亥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諸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將大軍入金鵝池又分四路兵期會於大壩將士依公方略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除寨九姓土獠之附於賊者還師撲之未及戴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旋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䙓衣之賜前此公營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薦興舊恙復作至是四上疏請老俱不允庚寅春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如公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薦公為宜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彗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皆見諸行他若汰貪縱循舊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五載復疏乞休上重違公志賜勑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於家之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

三葬邑東南南山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為時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邑庠生早卒女一許聘忠義前衛指揮于淺雲漢孫男三壎圻塏女三俱幼嗚呼公儀觀魁偉性資綱果六籍百子無不涉獵為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刲股以養居憂廬墓側有產芝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一不以挂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川寇時議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

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闔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牽而步
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心
可以為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未已能昌大其業安知天之報
公不在此耶晚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干卷於家銘曰
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宗儒之裔豪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科
第高登位祿馴致兵刑聿司留後是寄果哉襄毅衆方夢夢我獨
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俾狀襄毅聿脩所至吾民獲利威震蠻
夷名揚當世無憂襄毅文事武備有人承繼誕昌前烈引而弗替
無憾襄毅善始令終聖恩特異歸於南山垂休千祀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
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判史琬之孫隱為蘄州
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感遷吉水邑中世有
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諭三諱子元
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與兩兄並士
若厲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
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
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而文思泚發十
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
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
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
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至
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

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
除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及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弭底定皆
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
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
為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嘗恩畏民者畏
之本而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
太煩太煩則民玩法司近有刑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
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
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
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
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
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
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
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
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
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
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
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狃於
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
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頒設弓手
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
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脩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
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女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
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堂索皂隸語嫚慢非禮上廣公

優閒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成之也時部御史衣泰怙勢家人横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攄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屢公少涵養務為衆所傾名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焉矣數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喪宿居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時朝廷詔勑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册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妻所交游出貲斂之外兄高建奔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脩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於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

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受者終不為變禎字謹助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孺子皆樂親之交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哂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洪倚寵而横嘗笞撃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與御座在此敢爾遑犯禮法乎與雖怨公然不敢應一語還便首款退同官治書有失法公在上前率引為己過嘗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方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當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illegible]矣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illegible]不端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自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及士奇也三人者共事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者其可不

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梗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足揭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曙望以忻徒何泯沒之遽埃于土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涘

江西布政使司左參政贈光祿寺卿錢公墓誌銘

文徵明

嗚呼自倭夷為三吳患者數年鹵掠燒劫多所殺傷兵不得休息民不得安居而常熟濵海帶湖罹禍尤慘雲江錢公以江西參政居憂邑中謂邑宰王公鈇曰寇既得志勢必復來公有守土之責而吾父母之邑墳墓親戚所在忍坐視耶乃日與商畧為備禦計練兵餙甲部分調遣事甫就緒而寇猝至城下即與乘城捍禦悉衆急擊連弩繼發寇乃遁去又明日寇自尚湖壯下直抵讓港公謂王曰此可邀而擊也部領民兵抗旌出港轉戰而前殺傷相當俄而賊大衆掩至公麾下[illegible]寡不敵公身被數鎗猶手刃三賊遂與王公死焉實乙卯五月廿又四日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光祿卿官其子部錦衣百戶遣官諭祭於其家嗚呼承平日久所在備弛兵興以來並海州縣往往閉城自守或不發一矢而公非有官守未始受命征討徒以桑梓之故慷慨激發摧鋒陷陣竟以身殉豈不誠義烈也哉公諱泮字鳴教別號雲江裔出武肅王鏐南渡時徙居常熟之奚浦再徙綠園高祖叔平仕宣德時稽勲主事曾祖景儀祖希直父封刑部郎中諱某母宜人褚氏公生而凝重少無童習及長敏利好學為文麗則而理弱冠選隸學官里胥以公高貲推長鄉賦或言學官造士例復其身不在科徭之列公曰往役義也吾何辭晝出應繇暮歸讀書研經質義不以事廢遂舉甲午應天鄉試乙未舉進士筮仕閩之候官改浙之慈溪召入為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順慶陞陝西按察司副使進今官未赴以憂歸卒年六十有二嗚呼傷哉公修正踔絕敏於剸裁試邑候官拊循道利民安其政展錯惟勤庶務畢舉上官材之奏改慈溪慈溪浙省劇邑靡薄易動公嚴毅自將而誕章敷化一如候官摘伏省微兼以加慎在比部尤稱職辨雪權貴囑公寘所仇於大辟公曰附勢而殺人仁者不為也卒讞出之邊帥執疑似數人以為虜中姦細傳致抵死奉兵不為異公察其非辜特為參奏同官謂具獄不宜翻異恐得罪不測公曰知其冤而不為白何用法為奏上數人者皆得不死公析律詳明心存仁恕每多平反如此順慶僻遠郡大而繁公久吏民牧諳練法情推其緒餘以達於庶政興學養士専務德化居若干年俗以丕厚頹城圮且廢念欲修復而重於動衆乃號召屬邑飢民厚直而使之民既得食工亦告竣及持節分陝益修兵防飭亭障謹烽燧訓農講武令嚴政肅虜聞不敢窺塞邊庭晏然會漢中飢流莩屬路公即以便宜發廩賑之巡撫以軍餉非奏不宜妄動公曰陝去京數千里必待奏發民死無遺矣矯詔活民即得罪不恨於是所全活以萬計他郡飢民相率盜礦耀兵嘯聚撫按欲發兵勦除公執不從曰此飢民暫此求活非有他圖麥熟則散矣萬一猖獗其執其咎若兵興則絕其自新之路或生他變撫按因以屬公公檄所在官司開倉賑民民所至隨地安集勿追求其過仍榜示使麥熟歸農麥熟而不辭即真盜矣民聞歡曰錢公實生我民民何可負公也咸投戈散去事亦救寧撫按上其事遂有江西之命嗚呼公敭歷中外餘二十年所至劾績往往以身殉道如此及茲死事亦其素志敢為不欲苟且

自恕耳非直避逅倖功為也嗚呼烈哉若其家庭孝友之行端居自守之操律身以禮接物以義高情雅志不能盡書書其大節如此公生弘治癸丑某月某日先配徐氏繼盧氏贈封皆宜人子男十二人長即部次郡都鄉郭鄰祁抑郢郝昇遺腹一子未名女五人章卿趙倜龎夢登龔文櫕王繼麟吳繼常其壻也孫男十六人輿較輻輕輪軾軋軩軒輅輈輔轁轉餘未名孫女六人嘉靖丁巳某月日葬公邑之姚唐里部手具事狀乞余為銘銘曰

虞麓巖巘琴流淵淵秀穎有鍾是生才賢烈烈錢公履貞蹈義冥名王廷出宰百里回翔二邑候官慈溪以翼以綏以莫不宜爰登法比邦刑是執不苟以隨廼正而克廼言均勞罔有中外建節秉麾實惟簡在肅肅西征翼翼尊城文教攸興邊庭用寧烈烈錢公志貞孔武飭甲韜兵孰余敢侮蠢兹醜虜犯我鄉邑窺我城闉肆

其狂逆我武再揚抗旌摧鋒保兹墓城志剪窮凶伏鉞於征討逆用順衆寡於懸爰以身殉海立濤崩日星晦冥山川依彼遠邇厥靈嗚呼烈哉天王有制恩洽及泉賞延於世有玄者宅姚塘之阿忠魂在兹鬼神護呵石闕峩峩松楸鬱鬱有永貞石千祀弗没

明文在卷七十七終

半園學人倪霄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八

墓誌銘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節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梁潛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宋濂
宋仲珩壙誌銘　方孝孺
黃菊東墓銘　謝肅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徐昌國墓誌　前人

明文在卷七十八

常熟　薛熙　纂
吳江　顧世昌　訂

墓誌銘

明故襲封衍聖公以和墓誌銘　李東陽

公諱弘泰字以和為宣聖六十一代孫自國初衍聖公希學傳三世至彥縉公祖也考承慶未封而卒諡衍聖公二子長弘緒字以敬襲爵十有六年公實代襲越三十有四年而卒公生七月喪父六歲喪祖賴母王太夫人鞠成之成化庚寅始襲封憲宗皇帝賜第京師命齒國學嘗見公所服玉帶遣人問焉公對曰臣家門故事累朝恩數不敢廢也許之再值郊祀分獻內壇皆出親定壬辰辭歸上若曰卿其進學脩禮表率宗族無忝聖裔以副朕懷丙申給誥命有司以二品例授犀軸公言舊典以玉軸為異乃改授之丁酉誥加廟祭禮樂公率族人奉表入謝先世有遺田百餘年來散業他姓者過半至是皆贖歸之以贍羣族己亥祖廟為雨水所壞公請命有司脩葺完麗如故每歲萬壽聖節奉表獻馬賀於廷辛丑居母憂賜喪祭皆如例丁未入臨憲宗大喪今上登極以弘治戊申入賀上視學命分獻兗國公賜坐彝倫堂退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禮部及襲衣冠帶躬畊籍田亦預宴焉以敬章服家居友愛交洽歲時游宴相酬倡或夜分忘倦四方大夫士至者禮接不少衰己未公來朝聞祖廟災亟歸齋哭如居喪引咎自責居鬱鬱不樂庚申力疾而朝辛酉上疏乞休致上若曰卿其善自調攝以奉聖祀所請弗許時復有脩廟之役公協相規畫勞勩甚殷凡再踰歲弗克躬覲事病既革執兄子聞韶手若有所屬者蓋公

之封也廷議以為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按宋故事俟公之沒仍歸其兄之子公母遺命亦以是公及見聞韶之成其乞休時嘗具名以請故至是猶惓惓云爾訃聞上特遣行人諭祭者五有司給棺槨工部官屬治葬事以某月某日窆焉公美丰儀善論議每評隲人曲直料事當成敗多奇中俾有職任將無不可為者而靜處優逸無由自見然承奉宗祀脩治林墓綜制家政其在孔氏有勞績焉若孝友無間之心剛毅不屈之氣榮名令聞倬然著於人人其在天下亦不可泯也嘗即魯泮池遺址築東莊別野因以自號有東莊稾藏於家公生景泰庚午四月二十七日卒於癸亥五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娶護衛千戶永之女封公夫人子一曰聞詩三氏學生女一予與公內交久公以兄命為聞韶議婚於予禮成之三年聞韶始嗣封爵則以父命奉狀請銘公墓嗚呼予乃遂為公銘耶銘曰

孔裔周啓爵以代崇六十一傳兄弟迭封公繼兄爵在先帝世歷春逮秋三十有四入主宗祀俎豆載虔出奉朝獻禮儀孔閑時斯歲斯我職在茲我有餘力而弗外施功名始終天所優假我所弗須疇其望者有命自君公荷弗隳有身自親公全厥歸維兄有子維祖有祀公所無憾庶其在此孔林北西公有世墓曷其祔之乃祖乃父公居在東公自為宗公子公孫其來無窮

行人羅君墓誌銘　劉儼

正統十四年秋虜入寇逼宣府城告急者日數至太上皇帝時在御親率六軍往拒之分官扈從而行人司則司正尹君昌行人羅君如墉濱行約同行於尹君所凡四人尹於予居相比羅君過予曰適與妻子別諭曰從駕出征危事也非使命時比萬一不幸必死以報國我死其抱我二子徵狀元劉先生文以著吾不朽予龥拒之曰何為出此言也君笑曰一得之愚及敗績報至予往問其家道臨別之言如出一口予乃痛哭曰如墉必死無疑矣其臨別之言可信也明日尹君先自軍前遣歸其僕至於行裝中得詩凡十八首皆與如墉及刑部員外其相倡和其詩大率傷奸臣擅權軍無紀律憤以不虧臣節相勗予讀之竟痛哭曰如墉必死無歸矣觀是詩可知也其後同行四人三有詩者果不返予以是知土木之役有秉義而逃者有雖知義而迫於不得已者有如吾如墉素定於死其於所謂從容就義者幾矣及是朝廷旌其義詔其子鑑入太學以俟擢用鑑來徵銘於予此如墉之志也言猶在耳予敢辭乎如墉字本崇別號竹峯世家廬陵之印岡高祖中正元廬州同知曾祖伯剛元鄉貢士祖彥偲父惟敷皆績學有聞公

自少穎異初從安慶司訓毋舅王來旬讀禮記垂成乃歎曰詩吾世業也可自吾絕耶遂學究兩經鄉大家交聘為子弟師太守四明陳公聞而召之見試以長江萬里圖賦君援筆立成累千言皆新奇有深意公奇之以為邑庠生予時於陳公所見是賦已心識而敬服矣正統七年君由鄉貢與予同以文辭登進士第除行人司行人由是日親且厚間從出使歸必過予道其道途所過古聖賢祠墓遺跡處或祭以文或歌以詩亹亹不厭且論所至藩臬郡縣官賢否歷歷如指諸掌後驗其人成敗果然蓋君若溫然和易而其中剛介明白人不得而欺故所至人皆敬而畏之平生孝於親友於兄弟於朋友急其難雖禍患有所不避其文章辯博暢達喜往復然皆有法度而宿於理其材器故求無不宜者卒之日年四十有六兩娶皆郭氏子男三人長即鑑次某俱繼室出某遺腹

生也諸孤以某年月日立木主奠公於其山之原汝乎民生於三
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君之能致其死愧為人臣矣銘以
忠魂義氣與造物游隨遇而安吳必皆至亦有歸時茲為幽宅人
感其義過焉必式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世遂墓誌銘　梁潛

泰和始為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相繼為
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曰顧侯世遠二侯皆一時豪士顧
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從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
知侯之材者辟為掾京口及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款侯
頗有力其間遂從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
省理問從征陳友諒督饋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
年也招附懷来剗草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

穉至蒱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
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
者雨集侯乃自為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来觀觀已去
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悉不三
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句稽其
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為疏理非誠負冤頗誨自止者蓋不閱未兩
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廬遠其時禁
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於侯侯為草檄告之計廬一夕適去州以
太治以丁祖母憂赴闕陛辭命留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復
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嘉定未幾起復授廣東行省
郎中二年召拜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詿誤方逮繫間得疾
飲水病結胸而卒臨卒為詩辭聞以恍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
歎聞者悲之子存誠殯於都南門外三里店侯諱某生元某年某
月某日沒今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子四人長即存誠次存
仁為河南偃師縣令以沒次存義存信存誠今居嘉定存義存信
從侯於廣遂留家焉侯性澹泊不尚修飾所居僻宇室無長物惟
藝蔬數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
心在廣之日別廉吏均轉輸浚城隍撫馴士馬安黎適遠令既
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歿爭欲為祠立石以頌其德右
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
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蔗境翁詩數卷題曰蔗境吟稾右
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諗知天命攀附聖主以自樹立可謂
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
忘也瓊州守王君伯貞往来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

惠愛不忍其泯也為序其事以屬潛為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
也乃著其事之大槩吳侯安慶人為殿中侍御史以歿其後無聞
焉銘曰
民歷草竊窮奸偷及茲弭寧謗相讐大吞小噬病弱瘵正色惠民
邪兩侯後先敷政何優游隱紬舒伸暴帖柔田通海沮嗟相慕嗟
哉我侯古罕儔衣被龍光壯謀猷澤流盈溢爵未優身永逝矣名
無休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宋濂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珎浦陽宣君彥昭游君沒常從
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
先生也彥珎寂先還而濂與彥昭交常兄弟講學將一期常夜坐
月白侯公熟寢輒携手出步月下時皆少年不涉事蹴跳踉偃仆

為嬉戲或相鬭鬭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樸愿易侮不敢
時相逐為驩彥昭於其間尤踔雄俊彥昭頰目穹鼻驍驕森然如
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後
常仲舒至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後常官至僉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珎受太師德王薦為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
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轉夲路摠管府判官歲辛丑後常早卒
後九年己酉彥珎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而
未死者惟濂與仲舒耳後常彥珎之墓濂常為之銘仲舒謂濂不
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
其可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㫜其諱也世為浦江人生
長富家別無嗜好惟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亦不靳入仕

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蘇
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為世家所侵雖屢
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
彥昭叱去曰頑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
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其實不受金彥
昭釋之曰吾姑試汝耳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鑑入謝曰
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
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釜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
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詈不已
民曰汝自失釜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釜償軍其
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
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擣迎之寇果敗北自

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
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搆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爭
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從經城
而出請兵於方岳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
不可為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大明受命有詔遣江南文學之
士而彥昭與焉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
財賦摠管府知事彥高風流蘊藉為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
三千年治亂至抵几太息間操觚成詩酬荅不已襟懷沖曠外物
若不能攖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
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釃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婿家
乾沒里氓田氓檛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
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婿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

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為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
彥昭氣憤懣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
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
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
即騏次駰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某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
凡如此濂重以仲舒之意謹為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
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豐胡軌之而使屯耶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耶百
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耶墓草荒涼青而復黃
寧不使予感舊而神傷涕淚而沾巾耶

宋仲珩壙誌銘　　方孝孺

璲為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為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

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賁莊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弄書
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官五禩忠孝愼恭世儀軌二十有七矣
申兄季冬八日時加巳姪娃迎喪交經紀明葬開揚江某以附母
貫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淵懌其子從太史行莫為
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璩勒辭書鄭濟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於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正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朱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㦖庵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邈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脩行或摛文決科皆卓然自立若餘姚菊東

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宋官至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翟氏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頮讀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雪之積而皸之唾膚也年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耶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㦖庵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室爭致先生於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闈不一售則又歎曰明經豈專為決科哉況得失命也遂刮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觀邵子皇極經世書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帝王之道大蔡氏能鮮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窺見彷彿耶其為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辟庶母弟瓊瑶玠庶母譏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於左右為辛無間言父令諸子析釁先生於家貲悉聽諸弟所欲無幾微靳色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已出不取於弟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輒涕泣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弟欲援他事訟兄釀致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弗聽則怒之曰若即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宗祖乎況若子孫相讐不共戴天禍可測乎此豈所為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為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平居衣服飲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未疾所纏未嘗怨嗟

胸中曠然惟誨人以善日益慊慊婿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其子既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為文字歡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遂還海濱寓所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奉柩以是月甲子祔葬於上虞建隆奠先塋兆次遵治命也先生娶同邑宗氏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其之女有懿範先先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即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即先卒者孫一人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理大抵由㦖庵以泝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其身今其子

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業族姻朋友咸稱其能又能
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生為有後而天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
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兹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鄉帝
王治體天人與義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所志斯邇而身寂莫
於石終古弗泐後人之愛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王守仁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智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
指畫山川道里強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
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椽已得選忽不恒
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畊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隣
嫠孔恤孤賑水旱脩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

之以為大賓爲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
仁時為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
幾絕以狀来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辞按狀翁名珎字文重父
其祖其曾祖其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其月其
日葬祖塋之側為之銘曰
豐沛之間自昔多雄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雨之會因將
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
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為迹亦異矣嗚呼千
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珎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驊何傷不駕
以驤奚損於良嗚呼馬翁兹焉永藏

徐昌國墓誌　前人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
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壽
獨不永亦三十二而已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非[illegible]
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
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黄馘此何以
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鼪鼯以夜出涼風
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illegible]
不踰旬蘡草雜而益蕃鴟梟鵂鶹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
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
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
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
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
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来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

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
故善數子而亦嘗𠊓溺於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
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来論
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
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廼曰吾[illegible]黙吾昔而潜心
高玄塞兑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予
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黙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為非耶
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
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
無形也謂吾謂子非予恭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
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
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

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沖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来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来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唉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乎昌國名楨卿世姑

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遁謝棄脫淖垢濁倚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明文在卷七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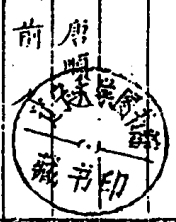
中國學人院　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七十九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前人
張運使墓誌銘　前人
誥遺殷翁墓誌銘　前人
萊縣丞蘇君墓誌銘　歸有光
李君墓誌銘　前人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蔣郁　訂

墓誌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賦乎其外猥巧慧辯機智之習一不鈎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秉修之問畏之若色苴然謙以拊乎其人一與之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惬乎人之所安故不為嵬瑣嶄截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據故不為要渺浮闊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於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槖得四金不能棺其僚友為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屬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閈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為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安人君始以窮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為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卒以夜不寐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鄰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而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寐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人物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殊崖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亦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相猜提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卷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蒸蒸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樸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為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謹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愊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稱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洒落而君小心周慎書尺升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癱臥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兼旬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

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趦趄曰其未有效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

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爲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為妄然君獨自念束髮砥行遭黜漆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為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因甚瘁居無何爲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啓手足意懷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諸贊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為庠生妻某氏聘某氏女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為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為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初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王千戶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

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嗔之曰兒讀書聞者笑書可飽乎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曉謝乃解後君貴常以王氏[illegible]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為我偶不為人觭大心之窾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嚴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貽世視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前人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於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古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於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而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於書焉所心學之已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佛老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名而畏其影雖精微之論出於古聖賢者且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與先生少嘗刻鏤於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於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効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於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乃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者爵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蹇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癯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執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瀕為之撫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籍偃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為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鎡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蕙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於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於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稱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復於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為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古化樞人皆競巧己獨若愚吾師歎焉其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譏毫緜紊至今西原有作開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遊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張運使墓誌銘　前人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為號曰東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為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為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四為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亡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訛其志其在山海關閱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貲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一人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為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為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納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郞郞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所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郞之出惟郞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為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貉峒閭頑獷不可羈紲而府治寄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為官軍攫取不

取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贖貨大為諸苗害公力請
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
而稅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為盟遂解
亦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勢人不得占
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為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
躓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
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為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為
咎然竟不往曰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棄官則又躓在運
司為忌者所譖則又躓硜硜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
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
歲嚴毅晚更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弈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
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

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去公為詩識之曰平生
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鏹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
贅四臣事評蟆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
而公父贊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鄒而生公自公之存諸子諸
孫已至三十餘人皆為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
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等將葬公於葛安鄉之新阡啓公配湯葉
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
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為豪儁夫漢之俗尚近古然已
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能無慨
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
世下而趍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閹見傾與
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與世忤既舊而飛復見其輸斿公
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縣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
日左圖右書繁華濯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為盜亡笑三十餘年
不出戶進後進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耕縉紳慕公罕
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墨夫

訓導殷翁墓誌銘　　　　前人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衛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
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成
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
志氣以撐持門戶為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
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
凄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
秋野翁者也秋野既代父治家事而翁曰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

為四川布政時樂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
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
公故以詩舉進士為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
以尚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
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厤
黄爇火然燭至旦為常既徧以請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
之精於經者為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
敭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取
介負氣不少妳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為文冠冕昳宕馳驟不詭繩
墨得之錢氏為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
亦每注意翁其為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
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

往登第去為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為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科第絕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為是般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為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鬭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為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臥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為人貌偉少髭岸倜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

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其所著有龍瀨莊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啓先嫡母之兆合葬於彝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予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

其為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數此殆涌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奇其偶在此

萊縣丞蘇君墓誌銘

歸有光

君諱瓏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蘇州之嘉定文祥歷五傳而至貢是為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海上其後子孫繁甚稍稍析居多為富室蘇氏至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苛於利然獨能保其家嘗為弟代輸漕員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公弘之女尚書為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析屬州縣官官以為尚書親子弟屬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所過深自歛約人無知者嘗至縣坐郵亭適此奴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為長者多此類由太學生為河南萊縣丞即引疾謝去萊縣民為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貲產不勝其害君令平價出銀顧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群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丁壯為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萊縣人尤稱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十九年君年六十有三以其月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太學生女四孫男二某年日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浤浤更起而頹惟蘇君賢久而愈培蘇君在萊撫民如孩虎其牧改家有牝騋充窩其武遂殲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月沛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

李君墓誌銘

前人

鄉進士李憲卿之父曰李君諱玉字廷珮祖某父某母某氏世畊崐之羅巷村君始入城中為杜氏塾學書不就為縣掾已何又謝去見其子悛然玉立穎明異倫撫而歎曰吾數十年謀所以為吾業者而不得吾家良田其在此也孳畊之種之而食其實矣於是日令與邑中賢俊游所以優給之者良至不令纖毫經憲卿心嘗家困於輸役君力為營拆人見憲卿衣必潔食必腆經書史必備具以為其饒裕得自寬而莫知其窘不紓雖憲卿亦莫知也嘉靖甲午憲卿中鄉貢高等明年而君以病卒歸有光曰世俗競鶩於其所欲得而日強其力所不能其可以得為者湯焉而無肯繇故於一生之勤心疲業殫趨死而後已亦可悲矣李君淳厚人也視夫鶩病以趨利為不及一而能量其所不能而遽止挾其所能而

專以無怠而卒有以享其成人謂李君之受數畸薄幾及於顯融而委去之予之論則不然李君之壽斬於五十假令惡卿不嗇其勞以無死今及有以見之茲乃所以食其勤子之報也君生所仁丙午其葬也以卒之年其月日子即惡卿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朱灃之丘君所止委骴於後即其身孰生與死

明文在卷七十九終

長洲門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王錫爵

石田先生墓誌銘　王鏊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許嵋 訂

墓誌銘

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週覽化源謂公死諍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雒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甚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黜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眾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當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折脛不少貶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留公詐傳親王令旨綜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畏公笑曰豈有畏杖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懼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慄公顏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忠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得失榮利害輒心悸口噤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圖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亦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陷一死及既脫猝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頓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間張安人所以語公者與古牛衣之泣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王仲卿諸人且猶過之況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臬王君世貞為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其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恠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論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耶公死時應尾尚幼藩臬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相繼獲罪而藩臬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

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荐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為諸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加於人數謀於中丞王君[illegible]諸孤而日歧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稍少紓焉一焉其月其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為摭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狀道之政詳具公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早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狥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illegible]辯姦擲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㢆制詞前後相輝暎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王錫爵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為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為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為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為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為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為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沿禮議

辟雍之制及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驅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宗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為文大驚以為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為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蓋天下方相率為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奥旨發為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為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為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為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茶茶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illegible]

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允當僉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畚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譏趍格鬬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肶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署帣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聞熙甫令羅去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即令名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㘸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關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傾亢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曰以充糧長小民安居

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輩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脩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脊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維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勑脩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閒且夕且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覩以盡作者之變已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髙文大册鋪張帝王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illegible]矣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illegible]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illegible]難及者予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於正德元年卒於隆慶五年[illegible]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於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異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萎時則爲之匪前是詩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籩匪簋烝𩜾有飶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石田先生墓誌銘

王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字啓南而世稱之惟曰石田先生先生世

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骼潔修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屠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爲詩雜[illegible]博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倔閒作繪事峯巒煙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自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搢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讌笑詠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

潛慝好事者巳物色之比至則屨滿乎其戶外矣先生高致絕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贋作求題以售亦樂然應之數年來近自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六歲矣先生自景泰間巳有重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顏面人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巳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弟病瘵終年與同卧起館娶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巳先生娶於陳生子曰雲鴻官崑山縣陰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隴宗圩之原所著有石田稿石田文鈔石田詠史補忘客坐新聞沈氏交游錄若干卷獨其詩巳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揜諸幽則惟公在予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受或效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為渾鍠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沄沄於臧邈矣我懷其人

明文在卷八十一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宋濂
淩孺人楊氏墓誌銘　王守仁

常熟　薛熙　纂
吳縣　倪熹光　訂

墓誌銘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歙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叙而銘諸節婦之父曰遷輔世爲歙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冈有闕遺相其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崇爲後崇在乳哺撫育盡其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惸然閨門之內

精緻一心以率其下春秋祭祀之具長务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産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歷甲子六百二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歙北新州之青平里祔其夫之墓子一人崇也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長即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惠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稚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爲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皆[illegible]及曾孫者爲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況婦人之脩行於閨門之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illegible]以終其身始未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太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妣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吾里黃岡湖東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月日葬子爲我誌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

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人宋弹壓官諱時懋之孫女諱某猶俟齋之女同郡隱君子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內則曹大家女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疏食終三年待內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兵卒於邸有子三人洪孫已孫庥孫初聞訃將遣洪孫迎喪或曰江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諭洪孫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大戾也爾忍而父爲灰燼乎亟往毋有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即惟正堂奉安旦夕哭臨逮葬毀瘁幾不能爲生嘗謂諸子曰不幸門戶凋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尚誰

頎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家以慰老人之望毋從里中兒嬉也子
昔承教惟謹先生歿母羅氏性素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
無忤疾則侍粥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既娶久未有胤夫
人曰吾老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於先塋藁衣人種粟舍垣下告
曰此萌也為他日興植汝門之卉覺且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
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粟名孫得疾既間曰吾度
不能久處人間矣命舁柩堂下沐之曰吾歲身此中無隙則佳耳
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斂者懸之椸餘悉散諸親愛除夕家人進椒
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為壽畢曰吾明日逝矣為
我謝某謝某翊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
足矣死自我順汝曹勿號慟亂我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瞑實
元至正十年正月二日也沐孫蚤世庸孫仕元為岳州路儒學正

平江州揚柳灣茶司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覯即公也仕國朝歷
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嗚呼夫人貞孝慈睦其賢卓
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不惑臨終不亂則又士君子
識義理者或有所未能而夫人能之豈非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
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際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以
命象首錦囊以光賁於窀穸又能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
憾焉銘曰

維君之嬪貞以提身能教其孫為今名臣年既有年始歸斯阡時
虞未遑堂曰護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之藏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碣銘　宋濂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播閱之倏曰默坐木榻
上忽鄭君濤衰冠絰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邕字伯熙生十九年
即與濤為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歲未能
勝荐冀保母挾至柩前教之俛伏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
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
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庸林世有顯人邕之曾大父天瑞正議
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本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
隸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黃巖場監司令司令君娶永嘉陳
夫人生二女伯即邕季曰穆字升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
遂許以邕配濤以穆配濤之從弟永滌十年二女實來濤家去年
十月朔穆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邕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
凶於濤家者若是忍也邕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
媼猶未慊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怦怦然自是遂得驚疾疾既劇會
司令君卒黃巖邕復失之哀哭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

曰使人視枋惟謹孝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
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邕壹以禮遇之
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邕今已矣將以十二月三日窆
於穆之墓址車門塢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
銘使枋粗有知然謁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
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邕之事誠若過矣世之人誠以
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謂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
警枋也銘曰

母愛之由天衷子報之胡不同倘有人心當省厥躬過是墓者寧
不為之改容

陸孺人楊氏墓誌銘　王守仁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

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為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淩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為封監察御史淩公石巖名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為通懷遠將軍之曾孫茂女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予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為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淩氏為冣淩氏之賢以石巖為冣則曰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早卒次即楷次栻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起於陽虛右則絀於陰吾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為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遂虛右而從左

銘曰

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覲其隅彼昏憒憒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明文在卷八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唐順之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前人
弟婦王氏墓誌銘 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王守仁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寒花葬志 前人

常熟 薛熙 纂
吳縣 王銓 訂

墓誌銘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代先大夫作 唐順之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於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於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為嘉靖丁酉十一月某日始同葬於先塋之次其地曰官瀆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於予予有女嫁於賀而汝勉之女又妻於予甥予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為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岦楊孺人父承事郎諱昺孫賀皆丹陽巨族而楊之族亦望於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於賀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娩克嫓厥美益若生於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為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於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汝勉無子為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也悲也孫孺人既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於己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而又夭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忍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汝勉子

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湞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爲
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迨女三其二嫁楊睨周書
皆孫出而銳者予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爲之銘曰
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爭厥冕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
銘以垂厥聲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前人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懷
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
予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
穎慧紃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曰惜女不爲大夫子
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
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

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官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
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
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爲常懋
中始未有子而孺人僅菡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歲一
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祀
皆宜子故爲君置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櫛飾容止惟恐不當
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
孺人能淡泊樽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
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寘遷於方盛之年蓋所濡染者然也孺人
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溫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
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
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內行脩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
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苦未嘗不力從史
其間是以懋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朔人從懋
中而壯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款款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
辭懋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懋中數千里外款款然如
在懋中之側也既死凡贖矣素杯羹嘗之以爲甘也曰女奴皃進
懋中所蓋猶如在懋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
月二十一日初懋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今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
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男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
險數千里固已心恐餒頓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
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某女女二人其一人
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
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

妹凡十人以夫貴者於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於室也獨孺人爲
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位之者耶抑亦數
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於前
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予爲之銘曰
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潛有考者其將在茲

弟婦王氏墓誌銘　前人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
予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予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
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予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
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褧其華衣置於巾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
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
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

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予中婦最能潔烹饎餴以進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予妻莊稱之曰吾嬸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語於其夫而必以語之姆嬸間者其娣姒聞之曰是在娣姒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予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為急偶予弟從予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詰問之知所置妾也予弟漸漸以年始弱冠為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為置妾至親為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予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使其妾得以時御而不以己故妨之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慟慟時不忍受其後母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為訣

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為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屯年無子之日不足為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為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為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為難蓋自少知書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慷慨烈自詭恨其不為男子予以為正使其為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媢妒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污其身可知也與予弟夫婦閒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予父宦於外予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又且為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疏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之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勸予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予弟能知強於為善而兄弟之好益篤彌縫從史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高壽而

竟以無子夭亢其亢也又以産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予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

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歸有光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生為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

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游庠舍不能治生産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為指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即往收獲迨春而田凡賓祭補紉饎爨一任其勞以時節縮而用其份纖儉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燕集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為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攖危疾自知其不起為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為婦以至於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為櫬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若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卽非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

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夫者曰何有何無黽勉求之至
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亹亹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
為人婦者之心也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
學生良口尚㓜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
在武丘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氏巨族居差方里大臨貤封亦以吳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義致
其畜藏勤裕自喜悲彼褕衣不能為婢一世之志迫於短晷不承
其享貽後之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誌　王守仁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
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殁而子無一言人將
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為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艮

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
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閾
也不亦貞乎績麻舂粱敎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學學聖
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姊化厲為順撫孤與女
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
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
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
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
上第為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
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乎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
以老於畎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
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然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
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
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乎夫湛父之早世也
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
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
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為失養而母為非
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
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贈淑人孫母錢氏墓誌銘　李東陽

戶部尚書孫君志同之父之喪予嘗為作銘及母錢氏喪然弗及
備意有所待也越十有九年乃述行狀二千言以請予讀既歎曰
世所述先德有能詳且實如是者乎按錢氏出鎮江丹徒祖忠讓
戍湖廣始居安陸與孫同里閈父廣於素庵翁雅厚遂許聘其子

資敏公孟恕逮事舅姑並致孝敬體素弱始不習勞聞姑戒躬率
婢使至窮日夜舅老病嗽晨起須茗飲淑人每夙興製茗姑喜內
炙躬執炊爨暑必近火自始嫁至垂老饗饋如一日親喪以舅姑
在不敢過哀私居縞素定省必易服從事公性嚴肅雖細事必稟
而後行有所怒則為寬解家法不置乳母生五子六女皆自抱負
紉綴至得婦乃已素好潔祭饗器必自滌每澣絺葛立夏日十以
手熨抑俾燥濕得所用不珍物衣雖久不垢敝裁剪縷綿不遺餘
質積至數千片輳合補葺五色間錯粲然成文公弟妹七人既以
和嫕不失辭色外睦兄姊孤且貧者遇之尤厚以暨諸姻戚皆然
鄰婦死無棺假以佳木鄉黨患難亦周之以成公志公嘗謂曰吾
婚嫁粗畢夫婦當偕老脫我得多算則願分以益汝無相先後淑
人少公一歲後一年卒皆壽六十有一始封安人進宜人贈恭人

淛人至夫人而公亦加贈如志同官資政者尚書階也戶部以郎
中歸省而公喪在弘治甲寅歲踰年而夫人亦卒是爲乙卯正月
十有一日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合葬雞籠山之墓異棺同槨乃
戶部所親製以義起者蓋於是寔遺憾焉五子者戶部名交以學
行致通顯次弘胖求宜胖宜早卒女一壻曰指揮僉事胡鐸孫七
曰州學生文煥曰元曰文獻曰文奎曰京曰文某曰文采女孫四
曾孫一曾孫女二嗟夫女德不外見若戶部之孝且文能自紀述
則雖動容跬步之細皆身教也由是叙銘之欲以與父德並傳頌
不可我銘曰
有子如此無間其母以柔濟剛惟嚴之輔惟德是似質因其有有
潛弗彰澤故能久惟言在口若書在手同堂合壙終獲其所我銘
封君茲綏其後

陸孺人梅氏墓誌銘　周用

孺人梅氏諱某世居吳江之瓠䨦父寬嘗授以孝經小學能通其
大義遣縣之陸氏良濟良濟治經藝為縣學生既而入太學卒業
留孺人以養其父橘莊翁母張氏孺人周旋順適其舅姑若不知
其子之不在左右也良濟之兄有公逋累歲不能舉有司逮而繫
之獄或謂孺人曰伯也誠得如仲也某所田鬻而輸之則可免蓋
買倍而售易也孺人曰田宅凡以與子孫也乃以與吾舅姑之子
則豈不若與吾之子乎即以告良濟曰業已許之矣吾固知君不
吝也良濟謁選吏部授吉水簿人有許其妻以竊盜而欲去之者
以其子為證良濟疑不罯其辭間以語孺人孺人曰直以無母也
直母無父也為子不亦難乎且夫夫以義制子以恩屬官以法狀
訓法信恩猶可以訓若其誣也人謂我何良濟乃召其子而問以
曰而母盜而父財有諸曰有之則又問曰而父誣而母也殆無之
曰無之乃謂其父曰是誣也吾貰汝吾不忍若母子也其人[illegible]
終訟而以妻子歸於是吉水人謂陸君為政將不欲吾民之有[illegible]
寡孤獨者也鄉人稱陸君於家宜其見於官[illegible]於民凡亦有賴於
内之助焉耳孺人生於某年七月初三日卒於嘉靖五年八月初
八日年六十有八子男三人長琇次琝俱縣學生學有成業次琛
女一人適顧樞孫男五人應登應膺應隆應期應望女三人長適
盛廉餘未聘良濟卜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於某鄉新塋先期遣琇
以狀來乞銘用與琇同志而誼好所不嫌辭遂取其狀行載於[illegible]
可以特書者序而爲之銘銘曰
賢其夫以其婦賢其子以其母賜厥義森何有昌爾後益爾壽焉
原隰從其右貞珉鐫永無哉

鄭君妻洪氏墓銘　方孝孺

予與濟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愀然色
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違予招而問之曰此塚與
君有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我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悲能無悲
乎昔我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
歸於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澤泣禱於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不
欲生聞者為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縕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己母
洪故多貲日格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缶聲嘈嘈然沸諸女
競出褰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紃足未嘗越戶閾
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我諸姊似數十人共
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我母周夫人心預
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我母有疾者累年媛朝夕飽饑寒燠

調湯藥扶持臥起雖久不懈去左右值吴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我與媛奉母出匿鄰人室我母顧媛曰我病去死近矣恆爾少弱不自為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他之乎既而我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號損毀遂媛得熱病痛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然愈哀會我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浸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有七十一月某日葬於某處媛將死時語我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重傷君舅之心乎我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瑆時尚幼其死時盼睞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我目中也吾安能忘我子欲慰我悲其肯為我銘耶予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予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孚姬祖與曾祖天錫銘曰

質之婷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illegible]若予奈何

女如蘭壙志　　歸有光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illegible]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逾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鮮子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illegible]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為也

寒花葬志　　前人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明文在卷八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霱按字并書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謝翶傳　　胡翰

明文在卷八十三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周震生　訂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楨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駒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其弗顓易怠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唐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脩遼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辯其詞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者降昭烈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宋氏

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滅之後而不始於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也則今日之脩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脩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脩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於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覦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逭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册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

一而兼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吾無取其統焉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唐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涼德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長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故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乘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紿興為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焉惟天意矣
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逆竪餘䰟而代有宋國乎
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西
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
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止諸
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渡以南為南史也
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
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
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
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絶我統當
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
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
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
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
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
悖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
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
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
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嗚呼
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
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
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而
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絶則

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絶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
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
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
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
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
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
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
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
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
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
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

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
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
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之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
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竪立又闕之以遺將
來不以遺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
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
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
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
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
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言也
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
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

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倭其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辯出見者黯也謂其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遊吳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於家誨子弟八年始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叅知政事惜其才欲薦於朝跡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九九於建德九九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奬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於自

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狗也直言决不使遺棄也毀譽决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illegible][illegible]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而不疑任忠臣而復貳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況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其人有假佞以為忠者其人有託詐以為直者其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蹻蹻者進脩夷者退矣又有某縞使而拜虜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禮之為正人叅之為

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矣是非一謬黑白倶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叅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効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麇鹿復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呼晚矣東維子蓋晚年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丞相達識帖木兒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草命召諸

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葬之先生為人不尚苟絶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贐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亦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

老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碑銘賛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鐃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於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龎文抗鐵崖務鉏一代之陋上追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盧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湖南李祈評其所作曰王光夠氣自不可掩身屢詘而名益昌良有以夫仕止典市官卒不得大用噫君子之所貴又豈位也哉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饒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已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漂轉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

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方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溯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来兮何極竟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翊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為葬地作許劒錄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訪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薦下之命其亡子夫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寔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聵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着之文翱有晞髮集鳳有嚴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備焉其詞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明文在卷八十三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四

傳

危孝子傳　宋濂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二孝子傳　王材英
崔鑑傳　吳桂芳
唐珏傳　張孟兼
義士楊景和墳傳　張弼
杜環小傳　宋濂
李疑傳　前人

明文在卷八十四

常熟　薛熙　纂

吳治　余光耀　訂

傳

危孝子傳　宋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我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勝執事大母范春秋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盛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從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尩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歔欷往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忠難蹈湯火並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耶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羣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慚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顧道之視吾貞昉則吾威厲之翔千仞可望

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卓而身阨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無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每竈突煙舉釜鬲間氣蒸然矣太倉娘詨詨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乃母子飽食孝子數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父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擯孝子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飢太倉

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怡然諸與孝子游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無疾卒孝子既老且死不自知其孝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乃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何緯以不法坐繫華伯力為營救久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始終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郎君獨被完潔耶叔其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於販夫販婦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諧瑟汝威卒變頑嚚孝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觀此可少愧也

二孝子傳　王[illegible]英

予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曰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

夫為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官為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予欲各為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錄以予一人所聞如此則予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予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予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耶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予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焉可使之無傳乎予於同邑得一人

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
陳圭字錫玄台州黄巖人也其父絅弘與其鄉人多仇圭常諫之不
後其仇人以贓告絅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
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
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
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
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
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絅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
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
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
指必笞撃至匍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
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

其父季用由荐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
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逮入京吏一以
法論罪作城須役嚴令償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
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収吾骸歸葬耳煦
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
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盡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
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
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僇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詞
於通政司通政司為陳於上上親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
以煦告得免得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
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己子季用
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子終
俱死為命嗚呼為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崔鑑傳

吳桂芳

上二十四年九月予自雲南部來董升廳事有崔鑑者以母故殺
父嬖下獄維時司寇廷平咸憐其幼能涞義請於朝上可之得減
死論予親訊其事壯其志為作傳焉

崔鑑者燕人也年十三父佑賈於市性嗜酒有魏倡者善治淫聲
佑聞而悦之旣與私焉遂留與居鑑母王嫌其非類數諫止佑不
聽倡恨遂日搆王之闕於佑佑每被酒輒詈辱王箠撻之倡由是
益肆如是者餘一年矣一日佑出倡以語侵王王復之倡怒撃王
敗面王含忿入室撫床涙泣忽鑑自生舍歸王見之悲慟不自勝
因謂曰吾為倡婦所搆被辱萬狀今且自引决矣爾善自愛鑑聞
之且泣且怒曰毋第安之語畢即潜入竈下挾刃以出尋倡所在

倡適掃於廳傍口且詈王鑑從傍扱刃刺其左脅深入寸許倡顧
覺鑑以刃匿牖下已走數里餘忽自念曰吾殺倡而吾父不知必
謂母矣吾走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哉因復
歸佑果疑王所殺甲者已縶王將置諸理矣鑑至請解王所縛曰
殺人者我也母何罪衆不信欲舍之鑑曰君輩不吾信吾殺人之
刃尚在第視果然衆乃釋王而獨以鑑馳報聞於上詔下法司議
於是大司寇石塘聞公僉議曰可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伍公華
以鑑幼且情可原議併擇之迺廷尉春岡劉公奏曰臣等竊見崔
鑑所犯母子之情根於天性雖冒重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上乃
下詔曰崔鑑旣為母冒辟情可矜恤其原之鑑遂釋

論曰予觀於崔鑑殺倡全母事豈不毅然誠烈士哉當其父忘已
溺孽婦搵勢母求死之志已決鑑不於此時决大計則母必不可

全而且陷父於不道乃能不謀於人奮義勇一死而斃之何其壯也既出已又恐累母慷慨就縛脫母於鼎鑊之中此壯士所難而鑑年才十三爾固能若是雖古從容就義士曷以加焉史稱燕趙士多抗義激烈善用其勇以崔鑑觀之信然

唐玨傳　張孟兼

唐玨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欑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玨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賫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年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玨曰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瘞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

一事露禍不測不得於志奈何玨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玨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為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已鎮而不知早為之瘞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指玨為子師聞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玨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回訴玨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玨卧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廡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玨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壯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玨友善嘗感玨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皋羽閩人亦奇士云

傳者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玨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玨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玨誰與吾所以傳之毋亦使其無傳焉

義士楊景和塤傳　張弼

天順間錦衣衛指揮門達怙寵驕横凡忤之者輒嗾邏卒潛致其罪逮捕拷掠使無詰証莫可反異由是權傾一時言者結舌其同僚袁彬貧直不屈乃附以重情拷掠成獄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京城有楊塤者戎伍之餘夫也素不識彬為之上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沙漠廷臣恚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乃能保

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本然付獄考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其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介草茅身無禄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仍送衛獄達因是欲盡去異已者乃緩塤死使誣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賢指使塤併諸之達遂以聞會三法司鞫於午門前塤乃直述所言皆由已出於賢無預達計不行而彬猶降黜居第盡毀未幾英宗升遐言者劾達罪與塤事為証達謫死南丹彬復舊職代達掌衛事成化初脩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塤云塤字景和其先其處人父為漆工宣德間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故物色各稱天真燗然傻

人見之亦齗指稱歎以為不可及蓋其天資敏悟於書法詩格不甚習而往往造妙故其藝亦絕出古今也既不避權姦為此義舉人亦莫敢以一藝目之有欲授之以官者不就遂隱於藝以自高

華亭張弼論曰義者無所為而為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使雖公論行之以私則其中已不義矣若塡者於彬無恩於逵無隙又非言官以圖塞責也特以公論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於行義何如哉然此公論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長衫號稱科第人物者乃伍佪澳涊甘為之掃門捧溺無所不至而靦然自得誇諛於人何利害之移人乃如是其烈耶聞塡之風亦可少愧矣予來京師國子祭酒鄉先生陳汝同曰塡眞義士也吾欲為之作傳先生沒而傳未作弼故補之不特為塡計也庶亦勵世之頑無恥者云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常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箸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祀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

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斂殯之葬於城南鍾家山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予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義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士也哉

李恝傳　前人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欘俛以出入曉縦動逆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詬誶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睊睊未瞑即舁棄之而欲其賃婦孕将産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恴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齊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磨浣滌不少見頻靣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黄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靣發橐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橐寄其里人家往書名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驢以償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将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為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覩當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㝡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来識其為人疑㚢㚢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明文在卷八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霄校字并書

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王冕傳　宋濂
南宮生傳　高啓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陳方伯傳　前人
隱君顧子武傳　前人
鹿野翁傳　歸有光

常熟　薛　熙　纂
長興　錢　兆澄　訂

傳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蔵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滑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𠡠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敢三言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削平矣民庶思治矣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烕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晋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之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杖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

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逕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官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

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白[illegible]我以觸

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傾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

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生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弱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

為妄冤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栗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寐輒朗諷之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冤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一如冤言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冤寘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冤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

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冤也冤真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冤亦類是夫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横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頋生不下已目懾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己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斬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

事闔門寘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娱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歆慕静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賛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豊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

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脩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奏事及疏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為大故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脩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詁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效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弗受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灶舉火日已近午亦嘯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已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無禀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倘所謂豪傑非歟

邢布衣傳　　文震孟

邢蠢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屋三間青苔滿壁析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惟啖餈餅一二而已僉憲陳公直道致政歸屢造不交一客惟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熟睡未有童子應門奈何吳公乃假鄰家木榻坐門外良久俟其終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以為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萬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為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居城市貧無恒業唯教授里中兒以著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太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攜書坐其一角不粹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寤寐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為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為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型暢遺民之雅韻麗文養和靖踩汪汪德心恬泊夷約嚼然不滓即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陳方伯傳　　前人

方伯雨泉公鎏字子兼世為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已入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荊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尚書察公廉已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即付郡邑庠不問其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核士貴而

造公盧或以書贄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為君今者吾知我我又不知為某君也分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執武岡諸王之亂政者已遷湖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褻衣緩行又中褱條鮮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褱條鮮耶而怒為乃竟為所論歸久之起家粟南已遷蜀自參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涖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為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實耿介初為臬使有倅餽嬰瓷而中金嗁詰之對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即奈前使何某不上羨即奈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鈎羨萬金悉歸庫凳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俸悉給族黨歸田不能貲伏臘中堂廣袤丈許頹曰已寬嘗有客過公公留飲顧問中廚鮭菜幾何荅無之復問瓿中酒幾何則傾已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椎牛饗公謝不時赴間過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麤饘諧笑𠀌已色酒戶僅中上弈不登品而觴則觴弈則弈意嘗有餘歡善行草尤工楷署書詩文亦洒洒傾不肯甚注意六要以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為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枵如者亦為名位計耳陳公之卒也乃雨泉名到於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勁聞公頎寬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孰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隱君頎子武傳　前人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寀

樂安於潛二邑者為頎槃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沒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成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鈔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沒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櫚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剕扉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泠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真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舄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僧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閒窓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遊閒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今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頎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徵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予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闤闠中也臨頓為陸魯望所居鴨闌蓆圃遺址猶在頎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等乎

鹿野翁傳　歸有光

鹿野翁姓李氏名元壽少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本楷法精善三原王端毅公巡撫江南見而愛之呼為李生使侍舟中無事輒令李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歛衽以聽焉又嘗為頎御史寫進奉書天子以其書為善鹿野翁為人淳篤其訓子弟有法而又善書以是為縉紳所重邑中有文字必經鹿野翁手相為推引往往他州碑石多鹿野翁所書也

歸子曰予少聞邑東門有李元壽善書云然予故不識元壽元壽書予亦未之見也其子始出所藏文字求予論之夫書於學者第末矣而今人未有能追古人者邑里之中如鹿野翁其足稱式

明文在卷八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六

傳

王烈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傳 前人

常熟　薛熙　纂
烏程　姚德彩　訂

傳

王烈婦傳　歸有光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瀆都崐故有薛烈婦彭節婦皆居其地舍傍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瑞之應恒於壽考貴富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嘔盡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備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梳櫛作禮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為之徐步入房閉閤戶贊縊死矣麻葛重服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土之祖父舊為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寺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慷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陶節婦傳　前人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義何為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為子舸穴婦即自買磚穴其傍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嘗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已後不知所以為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壯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與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顯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岡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明文在卷八十六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弁書

明文在卷八十六

明文在卷八十七

行狀

先府君行狀　方孝璣

大司農張公行狀　前人

明文在卷八十七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曹覺　訂

行狀

先府君行狀　方孝孺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深學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況不肖無狀久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銜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方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炯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蔡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辨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為神童稍長閱關閩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棄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為名儒受業質疑者継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剖析明備各稱其所欲

切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為學莫有識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為如是則治否則敗見者相傾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輩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為文貰酒酹岳忠武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番陽董彝先生為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辯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嘆曰予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弥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源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盗起江浙行中書椽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為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可不言乃詣金剛奴曰民之為盗者或迫於饑寒或怯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為兵幾何不胥為盗耶是所謂致盗非禦盗也金剛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盗者到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答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為副先君上書陳勦捕之略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没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闡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灑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鶡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却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憫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崇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為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為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歛明教化其略以為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變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歛則人心不

女失人心而得天下蔑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奚疑
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師先君曰以師道磨礱學者晝夜講
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開學者私
稱不敢以姓曰所自號稱恐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
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為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嚴必
以先君為言四年行部使者求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
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踪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
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
郡閫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
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惡考
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為善治民錫宴儀曹遣踐舊職
瀕行獎諭有加凡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

越五月知曹縣事起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
史楊某按覈楊違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
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
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葦二百觔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葦
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
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遂卒於京師高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
為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郡為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
意孝弟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
引耆耋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頹壞先君聘前進
士為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徙浮屠寄廟堂鑿廟前地為泮池撤
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為射圃造弓矢置梔鵠日視學率諸生習

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為師為之立章句謹節文諱內
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聞出鄉邑之內學合數百
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闢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
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
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若冊書列民之丁產為上中
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
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田欣欣焉知戴父母
初至大歉民仰給他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莫輸衣於
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
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拄
法非所肆即以舟載具白於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
輸者雨雪霑毀過半民賣牛車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

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粮絕省檄民
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運右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
君以為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於省省不從
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圮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
勢當五六月役民萬餘築之民不能穡哀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
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為密聞中書衆以為且
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
君祖跣遍禱群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歡呼而
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
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
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齋食宿過夜焚香籲天俄聞空中
㲉㲉聲蝎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為異先

君於去民害如饑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為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収民至謂倉為穽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斂預以書與民期民爭来輸稅羣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粮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己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粮時老父也舊徽州縣吏皆以隸卒往往求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託日月稽違圖賄利先君自藏之緩急之

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卒毋讀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畊桑而襁負来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雞犬牛羊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盡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修飾壇壝置祭器祭服溫潔之類躬親為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惰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南城之陽遊堂室房弘敞幽曠百需之具舉無闕者冬寒河凍驛舩不行則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曰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址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揷石為閘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塡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

綰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草囷蓄粮火屢為災先君教民為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防火令編民居為曹互相救恤火患為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冬不廢公牘堆几羣辯譁然片言析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粮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於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壯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退而禱於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為政以教化為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卒愧服願為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為禮久乃化服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於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

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為也府遷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桎梏亦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既而信為不可及至以吏議謫還民號呼塡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負笈成均者聞先君斥奔走闕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友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刼村落焚廬舍先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暇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己初度南而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焉纔棄之至敗臭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饑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為萊蕪丞欲迎其母而告無資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集

職無所衣食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遂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紈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彌日不再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特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為事於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為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草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若無人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侍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兖州守曰童進二水瓜先君笞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為他郡縣令以一㸑雁侑書先君却去與絕交或以為太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薪芻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肎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哀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須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乎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非自致翛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為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於書以詒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人耶曷可信耶諸孫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為文辭多不留稾有汗漫集若干卷藏於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穪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弥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乎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當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亦罔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孫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大司農張公行狀　　前人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祚大母宗氏公生而廣顙豐頤英穎異凡輩少喪二親冶書侍御史宗公奇公警慧挾以自隨宗公深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領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紿宗公宗公乃領之如平時吏退公怡問曰吏言事非意實紿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曰悉舉其狀無所遺宗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宗公因是愈內奇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為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成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辟[illegible]吏公[illegible]試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為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為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為郎中出為河間都

轉運鹽使平江運粮萬戶朝就以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
參議中書省事遂為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
書參政事出蒞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闢燕兩口荒田以
給口口命公為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
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遂事
興復起為中書左丞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
亂不可為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於家時年七十有
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於家年八十有一
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朝廷中有大論
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朊朊丞相尤禮憚之日為鐵席張公
他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為何如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
盡其方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其

子以為盜也瞷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
則子不以其為父歟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又不能決公奮筆曰
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杖殺之
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為之祈禱
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杖贖公
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為宜以盜論使當真決之罪宦臣中
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冤請其家
貲公謂閹豎畜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傅
以平恕時海內既多故驍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刼財貨以給漂
者輒孔議者欲同叛賊違罪且及其姻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
為惡者家且不恤況姻隣乎使姻隣畏法遁而從盜愈盛矣妖寇
有敗而役民于乙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旅家皆欲論

誅之公為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難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曰
柰何縱及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
召公問對具以情告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常上言鹽引一斗鹽鈔
二十倍而法偽造鈔者不以赦原偽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
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為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
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烏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
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為省彰德以兵刑工戶
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
造兵器修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劫戢亂恤饑以寧民雖陷
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
惠意仁言洽於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貲者給
牛畀畊種貸以穀粟賑以賣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

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
推公為首而公亦老矣逮元之亡卒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孫
子如己子為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
賜不私於家雅有威重據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
少側美髯長身望之魏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
自悔善談論為文辭有氣有法裒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娶陳氏生
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為某官公薨
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為立傳太常不為定謚而其行能傳之於人
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予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
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明文在卷八十七終

明文在卷八十八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明文在卷八十八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何應桂 訂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　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惡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吏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靖初有諱栢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名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娠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無恙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翰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共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耳乃挈入城府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衆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既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詞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閫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膴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酌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諸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畏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卷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方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北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

世適先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舊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厎其蘊奧裁為經論類其語言寘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家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辭猶飲酒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illegible]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illegible]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

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爵祿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療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

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荅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群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凡舉例一仰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

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為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數

揚間奥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為先
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縣知縣五年二月召
為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賛善大夫諭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
久而弥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涉瀆至切
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誦言曰治國子民之道當如是
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
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其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
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悦之令左
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諭西廡大臣皆侍
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黄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
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
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

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為
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
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
者奈何不敬正謂此耳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即齋室先
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狭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
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
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訓護之先生益孜孜
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賛
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徳人先
生奉詔搜萃歷代奸臣之蹟編為辨姦録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
焉初上作祖訓録至是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
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

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稼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艱苦實盛德也上
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聞誦讀而
尚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八
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為寳訓五卷先生
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遇非常之
遇擢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闕載舉於續進
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
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
名卿焯徳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
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物

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
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
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
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諄求治
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及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
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
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
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絶
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稾嘗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
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
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
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

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㪺湯於鼎以甘露授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與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其月詔徵先生家子瓚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璲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與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

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詧之而震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國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也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御製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濤不可舟卿宜倘為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延問屢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聳動顏

色越翌日上降勑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璲曰爾父道中安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朕昨夕夢見爾父笑談如疇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記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

居位顯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
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
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翛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
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輕下曾不
識其門何如朝廷有大議閶閤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徇之
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也往来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
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黨辞複説道之蔽也先生
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道之使入於善尤篤
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
鈎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
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
人雖置金滿槖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曰

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却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
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
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
人為多推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来者授舘而飲食之雖久不衰
有小善必累舉之色温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
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為
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
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
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
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為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郁發後學
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内誠外恕一出乎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
安故上下信服若是六鯖已貴顯乎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

細日義驕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
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
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
闢一室曰静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
婭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婉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
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能先生視近甚明夜然燈於几卧
締帷中閲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
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
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
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
罪被刑舉家當置重辟上念先生特降旨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
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没端坐歛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

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
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
二日高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為女婦師前
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璲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
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怪嗚呼
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
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愧才質凡庸學知
望海有孙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
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時而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
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無以垂後世爰敢裒取翰林待制王公
禕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竊著小傳及同門友某某輩所作歷
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隧庶

幾他日太常國史並有所採擇焉

明文在卷八十八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八十九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黄先生行狀　宋濂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常熟薛熙纂
同里曾祖悅訂

行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宋濂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黃氏黃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簡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已者輒捕殺猶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有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

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塤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常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塩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妊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閾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林奇兄弟耳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曰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為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天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名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冰綽然有古風特置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塩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塩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

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脩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朶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洊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績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

貼睦逖方承制司䵓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閑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泣涕曰黄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消王褘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𡇼金之曾孫文林郎監公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瑮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十卷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

憑横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遠近以為神明逃兵捕鹽販者急遂沉鹽於河帥衆以拒逃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為刼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鬨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什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䟽居是

官者常以秤盤折閱及不能捦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一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鹽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逃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揔其事者私焉先生澄㳙是役樽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歡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胥擾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詐賞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鬧者遁走有盜繫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為向導逮捕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

非州民俱械還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亦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咸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因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會廟乎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侍大[illegible]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文緞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然不

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貧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
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鬻
産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
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
營塚於三釜山有乳鹿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
大寒暑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
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覬得片言為
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絶物先生諭曰公朝爵祿將
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
異布衣時又寡嗜欲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
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其沖曠閒遠之情
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悦而
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強急霆震若未易遏俟旋踵間
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碍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
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亹亹
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
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
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
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
故凡國家典册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
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尚去一篇之
出家傳人誦雖絶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
片幅者必藏弆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
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

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
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乃入侍今
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巍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
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鏗鍧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固不細
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衰而謝事暨辯公力存
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尋名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
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溯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
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某
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曰嘗仕官行事為書一通上
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効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
以俟芟摭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待制華川先生王公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郤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
稽徙居金華之義烏遂為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
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仕官息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
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為石峽書院山長
父良王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
義理公之生也為元至正壬戌十一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實同初
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産門楣翊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
公幼秀[illegible]意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溍是時文獻為
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即
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微公慨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
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
公為文獻門人讀其文歎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

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達者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死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城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曰命采故實韻爲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冬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儻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即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脩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公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公掌制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蒞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邇儒每召對殿廷必賜坐久則賜飲膳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酢曰上所賜梨採飲之吾渴療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即命齎賜焉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

心之所歸唯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恥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粮備且欲連兵以拒我師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廹脅爲懼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紱曰紳孫男五穆穰稌穟稙孫女三人公卒後之八年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骸不獲因訪得公諱所擗踊號呼掣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紞及前山西參政王公景彰力爲採捜死事之詳爲文以表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沉雄機軸[illegible]自敘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年服勤服効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孝友悌尤著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毋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惟公之至行大節其在天理人心者故所不泯而紳也復以濟有世契之私幸嘗辱知於公者最久請狀公之行故爲摭其大槩以備家乘之闕他日國史置傳太常議謚庶亦有所考焉

魏誠甫行狀

歸有光

嗚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為深蓋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蓋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来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㝽弟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昆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為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為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崐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辟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為當代名儒誠甫為人少而精悍有所為發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隹飭是時誠甫為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為群皆裒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

誠甫不為動每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每之郡從之游者率文學儒雅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枝山祝允明作高墟賦以著其志誠甫補太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裒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移置紛然予卧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蔵繙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産聚畜絕不膺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酉年三十九娶龔氏裕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明文在卷八十九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原缺

明文在卷九十

事狀

先妣事狀　歸有光

明文在卷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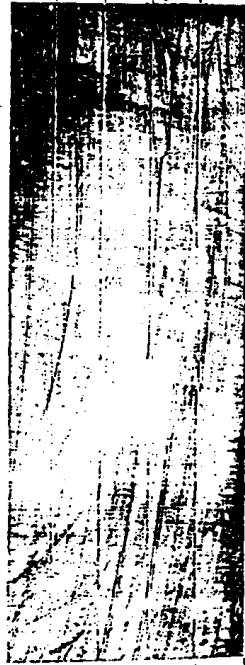
書事

秦士錄　宋濂

西事錄　魏禧

書博雞者事　高啓

書郜義官事　歸有光

書張貞女死事　前人

常熟薛熙纂
同里許穀訂

錄　書事

秦士錄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為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眾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眾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日無色已而煙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歡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功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西事錄　魏濬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麼既領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携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猥屑襤褸人不知也所以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敘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須文成亦謂其福薄擬之鴻之亦未當已取初城自負其力冀糧之塞上衣白

効人莫之奇也歸至江浙見有向江濵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携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為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匿故乘巨艇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為誰從盜應曰丐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某非乞食者來欲求効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很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耶遂於舟前令城偏試之盜有銅鈀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鈀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鈀擊其魁入水遂揮鈀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舡之窓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浙哭拜謝曰盡以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之城不顧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而文成歿不知所終

予聞遐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貲似智不輕試似善蔵其用至於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徒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備志之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産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遂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録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蔑汙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頟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

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予在史館聞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盭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書郭義官事　歸有光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卒一歲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為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矣且至速為具飯語未畢

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煖復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為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郡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為崑山主簿為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以翁平日為人誠朴必能事鬼神強翁書表禁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郡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實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為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者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為誕妄不道然予以為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草木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郡義官事至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前人

張貞女名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為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其其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乃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為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今謝諸惡少復來問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恨原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群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僂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為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罵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已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發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詈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縶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斲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潚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去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歲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為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為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恤可不謂賢哉夫以群賊行汚閨門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勇此尤有難者矣自為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早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

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為竦因叚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明文在卷九十一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二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宋濂
仙都山志　陳子龍
巴山寺志　姚希孟
銷夏灣志　蔡羽
相公墩志　吳應箕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鶴聚志　王彝
雙桂軒銘　方孝孺
五雲山房銘　前人
書齋銘　歸有光

常熟薛熙纂
仁和金彬訂

雜志　銘

五洩山水志　宋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句無東挾浦陽其山水寂彌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遊焉自西坑嶺入過過龍湫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燋石特起類大甕甃綠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獸狀其紋縈紫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箏若笙竽泉西流滙為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儵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奇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闢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啄忽夜大雷雨啄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礎奔逸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生平煙火氣消盡又自山脊緣葛而前竹篠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派水傾沫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冰珠毵毵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或遇蜓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過龍湫至此約可五六里皆逕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轉敞其中勝致難得具狀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前路而出斜逝而東過

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次曰肖東飄鴈蕩又名鴈蕩峯由鴈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皇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彴楊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㳙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纛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鼙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闇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彌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閬山郁人多舍其華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稍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鋳釜面廣而底敞大水漚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餅百餘尺險不可置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概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曰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仙都山志　陳子龍

縉雲東循溪行多平田空廬可二十里望東山之上有二峯卓立一傾而直一短而傴皆有面目曰婦姑峯溪流清洌淺不行舟深

不度馬橫立石柱布武而越有堂焉愆之堂之背多怪石若彝人若卧獸若枯樹若橋梁不可狀左側為暘谷洞是洞也倚山而面溪躋梯而登數級有若夏屋者再其一敞石乳如乘霤而下其一邃仰視乳從隙中乖乖欲洟兩洞有竇人蛇行相通日初出時光景仰射穴中初暘所由名也石多記刻磨滅不可讀大約自宋以後無甚古者洞之前枕溪有大盤石霓旁而砥上舊有亭圮矣有鵁鶄鳧鷖翡翠之屬翔集其上下則文魚泳游人濯手則驚入穴是溪也曰鍊金之溪渡溪而南行一里石髴出其右嶄乎若削隤乎若崩色赬而理皴又一里至步虛山山之前有石從平地拔起無所附麗圍可二尋高入雲表不測其仞或以日影知建表之法測之然未詳也是為鼎湖之峯群巘數萬棲集石髻其頂多松栝從下望之若莎草若叢樹道士曰冬月枯枿墮拱者五之矣其上

有池雨則水溢飛鳥過之遺魚焉狹而細鱗然卒莫得而陟也旁為童子峯豊下銳上徑圓如苞笋高數十丈稍遠望之則驂於鼎湖不中駘稚矣步虛山於鼎湖為屏障其上群峯森列若周廬羽衛設於壇壝會九賓進萬彝紳笏端正若拱若揖亦有狂醉傲僻奮袖而欹冠者黛碧紺紫參差崢嶸向背不一幾窮理外陳子曰予遊仙都未陟五之一也然聞諸長老奇未有過鼎湖者觀止矣或曰軒轅氏所上昇也天寶中天子方嚮道術斯山有彩雲仙樂之異刺史上其事所名縉雲仙都也黃帝之說必始於此也

包山寺志　姚希孟

渡湖首問林屋洞洞口沮洳望之黝黑無炬無鄉導結束未備不可以遊循其陽觀出巖伏麥而下過岳廟遂得包山寺徑隧深窈松栝櫻桃楊梅之屬相錯蘢崷四山環合寺若倚屏張幄而坐日以色山良稱矣過石門半里許入寺從殿右窮僧寮得空翠閣閣正在翠微杳靄中窗外脩篁直上約之可五六丈玉笋瑤參簪森翳日目中見美竹多矣亡逾此者曰尋毛公壇行山坳諸塢多植梅間以他樹稠櫟美蔭相續也又有童山頹然屼其巔可地有枯澤直谷柯相尋耳毛公者或云劉根得仙綠毛被體而楊廉夫言有長毛仙客從張公洞行二百餘里穴山而出即根耶今築石為壇觚其四隅丹竈煙消寒泉涸涸試問仙踪杳然在斷霞殘照之間矣是夜既望天漢澄鮮出殿門望絕壁樹影交加葱蘢無際月光穿竇流暉射人右登崇岡樹愈蓊月亦漸隱返步溪邊松針篩月半明半滅倏來倏往移數武至樹豁處四望作琉璃城跬步咫尺千容百態乃知有月色不可無林薄然非深密相間未窮其玲瓏也山僧又言積雪時琪林玉樹非復人世所有予安得長年坐

卧其下歷四序之變耶夜將半方闔戶寢紙窗皎然素魄半床盤中新摘香橼清芬送枕畔不知此夕何夕矣山中諸寺故當以包山為冣寺中又空翠閣為冣惜見山不見湖東房有小閣頗兼湖山之勝而位置未愜予假榻寺中後先凡四夕

銷夏灣志　蔡羽

山以水韻為奇水以山韻尤奇也再韻之以水又韻之以山中函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又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常從避暑曰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遊而顯者不過三五輩其不為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十里有畸也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為茗溪其弗能與茗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茗之舟坐行三十里以求縹緲峯其弗能與縹緲峯直者亦

諸巒為之拒也四面峯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然其南列門闕焉由門闕東西行西為龍頭山其次為小洞庭為石蛇為舍為無為鼠閉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月灣為石公為澥為蕨為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灣其背為後山厥土墳壚厥產林檎鴨脚櫻桃柚柿梨棗龍頭之背為圻郡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銷夏之腹印浮其上下有下無為衆安之洲帆落洲上則四面環合為屏為翰為衛妍効諦以與縹緲相拱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霧鐘鳴鼓應然後如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夫挹既異而處其僻信乎游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揆壺觴秣車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為吾灣哉人將僬僬乎劍負以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其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予世居灣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相公墩志　　吳應箕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五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於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十畝高僅不數尺從城上視地形宛下然春夏水盛四面瀰淼而墩固隆然其中歲大水至於溢城郭沒堤梁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是也墩故有寺荒廢已久萬曆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明上人者益廓治之高閣聯廊垣階相接又叢篠森植環於左右故墩之勝遂為吾郡獨絕予游於墩者二十年餘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於淹至數月試於雨晨月夕登閣而望水煙杳互至不見涯際指視郭屋廬茫數點而已又當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空中行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於極前危梯指於簷際坐觀洶湧意甚恐而身尖鐘磬之音又時相答也其改水落煙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墩如海外孫嶼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墩無杭西湖之艷冶其空濶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而有雲煙石屋之幽近在人間間有至者則呈音蛩然其蹬然者大如掌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於墩者舉不能知習墩者固無如予也一日明公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志之

項脊軒志　　歸有光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往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予稍為脩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窓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

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尤為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為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為籬已為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為應答語未畢予泣嫗亦泣予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予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

日汝當用之贍須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猶不自禁軒東故嘗為廚人往從軒前過予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予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予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予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脩其後二年予久卧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予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巳亭亭如蓋矣

鶴瓢志　王彝

草之蔓生而實者有曰瓠其為形也有首焉有頷焉有腹焉有無頷與首而惟皤其腹者焉而其脩短大小圜曲卧立之狀不必同也其為器也可勺焉可壺與瓢焉其完而穴之離而判之用之不必同也道士李睿畜瓢一昂首俯頸而腹界然其狀肖鶴以為勺則大以為壺則曲乃剞其腹出其犀空然以為瓢而全其為鶴之狀因字之曰鶴瓢予過之睿出以為飲予詰之曰瓢之狀若是也肖夫羽族者衆矣寧鶴而已耶睿曰鶴遊方之外而予所友者也昂乎其峙也泊乎其無所嗜也儼乎其難進而易退也鶴乎其知離也察乎其高逝而遠引也而斯瓢也乃適肖夫鶴而予之飲輒以是焉豈偶然歟始予之字之也或曰似乎雁禮有木鴈鴈字之可也予則憂其乃鳴而遭烹焉或曰似乎鳧禮有鳧尊鳧字之可也予則惡其與波上下而偷以全其軀焉或曰刺管於簧順之以為笙則其聲似鳳而予又嫌夫世之人以鷃為鳳也彼其言木雁言鳧尊者嘗自以為知禮矣言鳳笙者亦嘗自以為知樂矣而予老氏徒也夫焉知禮樂哉此鶴瓢所以字也嗟夫不能鳴者庸人也與波上下者佞人也以鷃為鳳者小人而謂之君子也然而鶴者逸人也睿於是得所願矣作鶴瓢志

雙桂軒銘　方孝孺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其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而復謁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愼宗敬曰全宗生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其東歸天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桂名軒予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殆兆於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

天人之間古謂難言是豈其然影著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孰不通嘗其夢蔓盍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敦二子甚文文則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口人譽巳彰天兆厥昌惟桂發祥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發於桂桂妊攸契雙桂蔚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於人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盍衍無匱爾衍爾昭爾公爾侯復膺天休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析木可然是桂永存

五雲山房銘　前人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樸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於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詠歌之者何樸君

将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惟山房與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𠈁而潔不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忘仕也孔臧

書齋銘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褰視故與市人為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藩籬衷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遥聲聞然每至深夜鼓嫠嫠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予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以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拳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閟地藏神區鬼奧耶其亦不可為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丘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而遊今遥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為傾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

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掊人靜觀亦窺其宮予居於喧市肆紛帑然逃空虛地世天多日出事趨蕩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予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清火熱水濡深夜亦鶩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予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微心惻剝伊同肥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遑皇風既迎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明文在卷九十二終

半園學人倪　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三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劉定之
李都尉字辭　宋濂
金子槿字辭　蘇伯衡
嚴氏子字辭　胡翰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傅氏字說　前人
左翁號詞　黄淳耀

明文在卷九十三

常熟薛熙纂

吳縣袁紹湯訂

冠辭　字辭

李璋士欽冠辭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冢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卜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為之冠戒予為賔予辭遣价以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賜第翰林王倘撰大韶相予為贊尹編脩正言侍先生為賔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導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絛韡參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弥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之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惟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洪慎爾學以紹世科承父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來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為時之珍受天之慶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祿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芳聲於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亦以歲之正令固非正月也朱子亦賔戒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制半圭形為邑贊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贊亞祼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為敬今制惟志

敬天子之謂敘期璋他日其敬於郊廟朝廷以脩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予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則士欽所以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者庶異能踐言矣豈不遂為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李都尉字辭　宋濂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予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鄭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

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者也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保承都尉不自矜伐文細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躚躚公子交趍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思為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感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金子塤字辭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之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

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違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名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武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

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處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無之乎曰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嗚呼慎哉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劣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予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為之辭曰

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偽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通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子言暨爾父之志尚篤於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趙彥殊字序　　方孝孺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狗物以為同不詭俗以為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狗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乎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為宜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邪淛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謂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諂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溢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為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所宜為也孰其二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傅氏字說　　前人

古人之於字名所以自別而稱於人不計其美惡也商以前質略蓋有徒名而無字者周之文盛矣周公孔子文之所從出也其加字名於子宜有異焉而乃禽魚稱之斯二聖人豈不欲其子有美名稱哉而卒不然者以人之美不在乎名字也德誠足尊矣雖微字以代其名人猶不敢名之苟無足尊者雖極字之美人不之字也盡名之美終不能名於後世也學者亦勉乎德而已何以名字為哉然今之人不敢忽乎名字者以為因是或可以勉其德曰仁而踐仁焉曰義而思義焉果能因名字之美而服行之則名字不為無益矣烏傷傅君循溥慤有士行其族之兄武昌守伯長字之以希道其踊甚美也而願予發之夫道之在天下豈以言而著哉顧知之審與略行之至與否耳知之而審也行之而至也道固將積乎身豈特希之云乎如使知之未審行而未至雖欲希之安可

得也于仞之木不自言而人稱其為千仞號極椐以格櫕人必樫椐之是豈名之為貴哉有其實之為貴也術道曰名字也而益進乎其實則為術道也較然矣不如是名字且無與於人子言安所益乎

左翁號詞　黄淳耀

時子聖昭謂予曰吾年已壯而道未成學古人為文章而無所合於世竊自歎其相左也曰以左翁自號子幸為詞以廣之予曰子且貴右而賤左乎子且伸右而絀左乎子且以左右之名為一成而不易者乎今夫客見主人主人在左及出而登車則主人虛左以待左同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古者官制尚左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周公左召公右及漢設二相周勃為左相位次第一陳平為左相位次第二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北之揖尚左南之揖

尚右吾嘗與燕趙之人遇於途吾趨而左彼趨而右各以不讓相訝也或為道其所以乃釋然而去左一也或以貴或以賤何也今且班十人於此子適居四五之間子以左人為左子之右人又以子為左子以右人為右子之左人又以子為右是左右之名幾未有定也而安在左伸而右絀乎且夫世有貴於我者吾右之及吾與之談彼方嗟老歎卑戚戚然若不可以生世有賤於我者吾左之然彼亦有以自雄其曹蓋未嘗不樂也是故重物輕我雖趙孟不樂也重我而輕物雖林類榮啓期樂也雖然是猶不足以易子我聞天地之位北高南下以東為左故記有之曰天地左海試與子往而觀焉背負日月胸盪江湖三歲一周流波相薄以一羽投之渺然不知其所泊也子誠虛其心實其腹文必揚乎三代兩漢之波而不為干祿學必湛乎孟荀韓子之淵而不惑乎俗是子之道如海而外物之投子者直一羽而已子為之左孰能為之右哉時子作而笑曰汰哉黄子之言思深哉黄子之以此益我也遂書之為左翁號詞

明文在卷九十三終　半圍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四

哀詞

哀志士辭　宋濂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哀烈卜辭　黃淳耀

明文在卷九十四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文燃　訂

哀詞

哀志士辭　宋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潛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覧元好問所録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㦛㦛不振者所可異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擬其大略繫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必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辭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峯網密絲毛不相貸雖抵人怒駡不恤也性疎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子女啾啾張口待哺泰負髙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顑頷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喪沮之餘其豗豗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羨饌愿笑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僊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膂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

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蘖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賤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胃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爲蔦螘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跅弛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脩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惴慄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揚謂畢頓四座曰看秉筆諸人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辭入關驅馬來京師曰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盡挖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恩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爽饑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爲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慷慨之氣人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遲恆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曾仍群兒所堪譏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師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貍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曆錄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也諳官制與兵家成敗爲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亢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座傾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吹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儕子不論也當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科未幾卒其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爲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古無聲我豈詩多我豈閉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脩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劾掠贓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違時以鞭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華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於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壯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宣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閒壯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爲人軀幹而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事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面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酒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爲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爲三傑云辭曰

剛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衆強將指出迷面斥如鐵霜
簡所加邪萬即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
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挨風四來式脂式韋有歸如
我妾婦之為我俗之否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八作
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琯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琯往送之信陵携
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
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
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拉
關輔大軍長驅從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
析津至丕之源崔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
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

兼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琯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
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
宰相不能聽琯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
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闢知孰秉
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曄曄燁燁可以療
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庶明我心

彭百鍊哀辭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攫無猒也用璽書遣
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建設縣之老人周悉
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
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

之而縣長吏辟不受制於老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
死莫夜走蹤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
吾而凡所對使者言其是其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
至泰和留浹旬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
喪有事於外遠莫風雨大作馳騎過使閤下使者時坐閤上倉卒
不及下避竟馳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
萬安龍泉還上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不下
遂趨泰和名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咸對無之至再
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人於百鍊素有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
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
其最長者謂挾制官負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
書狀乃復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

聯書姓名為據蓋衆老驚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
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罔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
勿執亦勿泄言達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
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躡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保保
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黨不變以是滋怨惡其
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桅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
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弱不能制下奸人
及吏胥謀苟利益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
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讙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
素寠甚預為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
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
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

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
者今既無告者請忍老人面對就死不恨不聽送械繫送詣使者
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使逮遞獨百鍊遂遞
寬恤之令得納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
百鍊由進士為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為進士者可
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靡婀玩愒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
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閒居無事乃遭羅若此豈其
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
鍊被執泰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
一口故卒之日京師縉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
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於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為人素與
予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

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為述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
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
百里之民有耆有耄用其惇厚率民於道亦資正言裨輔邑里逆
者何瘝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明聰衡從肆厲為下谷戕狸以
牧鴟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呼匪仁誰實聽之湧不加省惡者脫
罟善者墜穽直者鮮容邪者衆說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
莫非命焉憎愛慶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邂逅與否毀得喪奚
彼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哀烈士辭 黃淳耀

崇禎乙亥賊起秦楚轉掠廬州鳳陽之間攻下城邑之及陵寢南
畿大震色將軍文達奉巡撫檄偕統兵官四人進援安慶兵械草
草人無鬬志將軍知戰必敗欲持重以待賊疲而軍中為間諜所
誘謂賊且四散速進可收其貨寶婦女他將咸笑將軍為怯以逗
撓責之將軍不得已亦進遇伏兵發官軍鳥獸散或勸將軍逃身
遁將軍按劍叱之矢盡援絕遂力戰以死將軍字行甫其先江夏
人以死事世襲為蘇州衛指揮同知遂家於吳云黃子曰將軍之
死非死於賊也死於他將之掣肘也夫將軍未戰而先見敗微可
謂知兵矣使專制而往未必不能滅賊也聞將軍事親孝居喪勤
慷慨固其天性非乾沒一戰而誤得死節名者之比也友人金孝
章傳將軍事甚悉予本孝章意作哀烈士辭一章志悼惜焉辭曰
嗟夫子之耿着兮挾長劍於戎行承乃祖之豐烈兮還慷慨而自
卬流民揭潰兮中土蹶撲赤赤簡書兮肅我斧斨我豈絕裾之人
兮歎老母而自傷豺狼衙衙兮驅之以市人風壓頭洞兮天地不
仁處飛猱於檻艦兮雖捷巧其胡以陳望陵樹之蕭慘兮誠何有

乎吾身躬三軍之變態兮抑又重夫持牢遷逡巡以雁行兮徒衆
口之嚬顣昔許歷之進諫兮遇馬服而采焉鬱周處之文武兮徒
見嗤於萬年叙清血於左輪兮貫白刃於右拳遂摺頤折頸兮畢
命兮餘怒氣之勃然夫豈危死之可懷兮知予生之陷滯也[illegible]
甲而逍復兮雖壽考其足愧也秉元氣以上兮子履欃槍以為綦
屆千騎之容容兮逢厲鬼而揖之彼倀倀者如瞽之無相兮今皆
在乎軍中吾欲使夫子擊賊兮想魂魄於鬼雄

明文在卷九十四終　　半園學人倪霱校字并書

明文在卷九十五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明文在卷九十五　一

明文在卷九十五

常熟薛熙纂

歸安吳智輯

誄詞

少保胡公誄并序

沈明臣

維嘉靖四十有四年仲冬日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勑都督浙直江福四省軍務新安胡公以逮詣卒於京師嗚呼哀哉三台中折六星告殞中外同悲黃稚走笈昕夫爲之釋耒織妾爰以下幾含佩楨拜者充閭撥邦興謠者載路緋哀劉劈面而慕羊罷市茂以過也嗚呼哀哉公進士高等筮知益都服闋補令餘姚旋擢監察御史出巡窮邊繼臨薊楚聲高避馬光燭埋輪皇朝著令凡官履所先之地不得重爲巡察而公乃以殊異越格重來浙水增波鎮山借色於時卉服外侵僵獷內訌鯨鯢肆毒吳越丘墟飆閩江淮流血成海朔方中山韓魏齊楚之甲巴蜀番禺麻陽永順保靖容美思田之衆椎結縋首負毒弩而橫戈投石超距挽強弓以揮戟士馬四集旛旗蔽野雖控弦十萬水犀三千何足以云然一賊彍弩百吏不前辟之匹禽負弩而百禽皆奔矣故陸戰則僵尸千里水戰則浮骸蔽江剽城攻邑剽掠虔劉縉紳屠戮士女蒙汙雖非析骨易子之危實有負汲然眉之困於是天子震怒臨朝不怡提兵綰符一二大吏咸伏法受誅焉公乃慨然忘死猶不遺賊畏奮大義則張膽明目造出奇策則潛慮深謀延攬英豪選鋭授田勸以賞賜糾以刑罰於時賊逼攜李而公適行部赤城邊遽告急輕馳星赴灼賊可餌鑾酒於毒賊衆自餒不戰而斃於是授畫苗兵殲之王江涇上斬首

三千餘尸萬計軍威大振士氣倍百於是我兵始知賊亦易與競
思踏軍搴旗坎墉先登之績矣舊吳淞有瞿脡陸壩橫涇之捷東
越遂有清風仙居龜山之捷皇靈四抗群醜盡禰牛蹄之鱗悉委
命於徊轍矣狀聞天威始霽手降褒綸超序中司載貳夏部東南
軍務悉委總督公私計禍本不離東裔之難求夷内蠹猶存南國
之清無日乃用偵諜餌以重賄剪徐海葉明陳東於吳境購王直
於松浦東收金塘後海翁洲之績西奏乍浦維揚之功於是六合
荷清塵之期而四海罷晏開之警矣天子嘉乃手襄之勲使正祈
父之位秩崇宮保榮晉台孫贈先叙後光榮異常豈功顯賞豈不
於赫乎昭灼於一時者哉然風波潛駭危機案發朝霞晤暉太陽
散曜蒽聚來代牧之命昌國脫走趙之身公乃詣闕請辜分填溝
壑天子明聖下詔放歸隱悼播越及於寛政雖無忘存闕之誠亦
庶幾首丘之志矣無何復有言者蓋克霍而逐譏言弥興庸人上
變污連亞夫於是有檻車之徵不免相國之繫時天子雖發重問
之詔而實存議勞之仁惜左右寡鄒良鑑鳩之進公遂卒於獄焉
誣於王渾安西含冤於鍾會眦睢積釁功不償死蓋自昔而已然
嗚呼哀哉蘭蕙傾頓桂林移植激情風烈憤意雲踊是故士治受
矣嗚呼哀哉屬者先帝賔天今上繼緒舊冤俱刷萬品咸新地下
無吞聲之鬼人世多揚眉之夫公獨澌恤黄原覆盆寢日伏闕勘
呂強之書段熲之功莫發顯天旦朱勃之疏馬援之罪誰明嗚呼
哀哉臣也昔叨記室誼若門生提章憝鄙亮之風變取愧魏郃之
節使公之偉烈不著於旂常而微過未湔於聖世不亦悲乎乃退
而作誄以自傷焉其詞曰
天禀上才為國綱紀岳瀆降靈虞帝攸祉封陳歸姓受謚從炎

榮流聲子孟伯始首察孝廉姦收御史操行絜清質威父子安定
漢居新安晉徙代鴻閥閱家龍青紫顯矣集英大鄣發跡祠事廬
江寶光祖德卓卓今公英英挺選犀角豐盈高明聪顯磊犖慷慨
閎廓深遠經術起家榮名霄漢揚芳飛文龍章虎蔚再綰邑符青
越名令廉能春公班宣法政蹕遷御史惠文執法百寮師昆三楚
澄轍懸鏡不波覆案虛實於時吳越申禍無良東鯷鼓浪奮驍跳
梁士孽内訌陳葉徐王大亂之剡苛我邦疆東國南紀蕭條萬里
慘酷荼毒城邑崩毀野絶青煙關門晝鍵官無完寺卒不一戰虎
符四發徵兵滿地懸師費億曠積年歲覆軍殄將知勇俱廢隳決
干典誅及大吏駭薄驚京皇帝震赫辟彼疾病大風苛毒傳化上
下良鑒所怖天子曰吁惡用六師不有三尺孰為我持廷議衆集
維憲克之危事不斷誰敢先對昔有條章簡帝之内帝曰汝惡汝
其往治越禁取能以救時弊綸斧再臨起我百廢慎用六柄為民
統紀糾刊明罰肇末竱本撍清江裔以報天子公曰瞿瞿椎牛宮
士均服振振勇不逃死王涇出奇單始作氣捷凱屢奏群凶就殪
東土底平萬國寧謐繄昔王涇何戰之鏖裝露橈船共儲酒醪穴
毒瓶觚醒酒群梟三軍開志闞摘百倍露布日揚賊為顛殞肉薄
登陴鼓行而進虎屢勝威雷擊霆震於鑠今公後歸先出擐甲揚
鋒申明軍律誅賞亟行功罪靡失大戰十餘小戰千百知不及謀
勇不程力玩弄股掌目無全賊阻險在心前籌處畫偏裨授策戰
士用命出鑿凶門剋期取勝用裕頭眉使當履舄宣法勤身以定
南國罷枕霜戈飢嘬江淥夜不薦寢重繭驅逐死不敢請瘝無筋
骨伏殘餡血鼓音不息噫嗟今公四海承風暢於異類臣節以共
凱奏帝闕奉觴上壽帝曰在廷孰居忌右御衆牧人文武具才中

丞司馬進序棘槐以率受爵數闔便宜公曰臣惡死不敢辭受命
忘家枹鼓忘身簡服士卒約束重申建節銜命以朗四方拊循和
輯以肅戎行若褋耳目弗移贊章於時内孽呼嘯狂吹宄裹外伏
直乃魁渠姦軌逞志結禍鼓釁心不可畜偷生以殉維我今公殫
心作圖諝謀博畫獨運神樞柔遠剄迩左牝右牡造用周旋機弗
恒究賄成間使鸄堅文降約辭逸志厚交貳黨飛渡溟渤賊落吾
掌孤城圍解罪人伏辜惶怖歸死執馘獻俘擒鏟大憝京觀彰功
除殘去穢六合同風弭其百苛紓其譏慝江海環之民無改易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擊草除田槩弓卧鼓安居樂業甘食美服田野
市井遊敖嬉逐鳴雞吠狗煙火相屬民命在天挈懸我公公實再
造東岱匪膺勳載盟府彝鼎鐫方仲須行伊尚隨肩錫與番渥
位尊九列三孤崇階青宮並揭式胙茅土展徽高伐公曰明聖百
神以和帝天靈赫廟算孔嘉先王鍾鼓詎敢自多威懾夷夏功名
發聞讒人側目載禍及門造作飛條競欲咀嚼爭寵害能薰胥惡
即内寡休休外乏諤諤抹殺鴻鉅指索纖薄謂功為罪移清以濁
天皇聖明不罪言者讐功寬過放在草野田受誹謗投杼以三群
輕折軸悲何以堪乃釁於難卒死於讒嗚呼哀哉飛章申梼赤車
來徵投杯而起束身歸庭上書自理庶回天聽誰為主囹以免尹
鐸怨若怨為義哉伯樂今也不然罰善賓惡卒忤貴臣禍在不測
積不相能玉雪難白嗚呼哀哉昭私難作昔人攸慨微基厚墉崇
朝而壞遂匄以戈善迭安在嗚呼哀哉若靨決命符彼新豐絕食
廷尉條使倏凋銜悽嗚咽烏盡藏弓豈無聖主天聽則靈伏波藁
葵薏苡未明功臣骨鮮天下涕零興哀殯喪我心怦怦嗚呼哀哉
小物不動大患終掇不善過賓家覆身殁魚也死賄食其亡羊蓄
怨滋厚咎豈在明嗚呼哀哉成天地功子孫必章斯理不欺吾信
其常嗚呼哀哉

明文在卷六十五終　　半園學人倪霱浚字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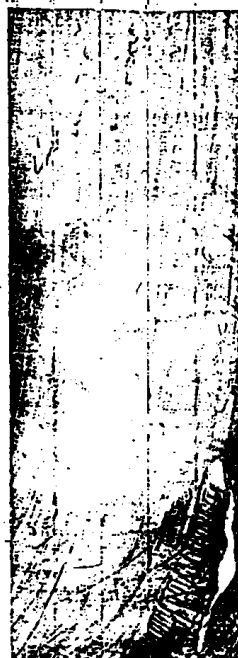
明文在卷九十六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歸有光

祈雨文　前人

謝雨祭城隍神文　前人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明文在卷九十六

常熟　薛熙　纂

同里　歸復佺　訂

祭文

祭長興縣城隍廟文　歸有光

承乏宰縣與司神祠宇廟弗稱贍仰太息歲則不易未遑鼎搆聊爾塗墍以飾厥觀庀工卜吉敢用昭告尚饗

祈雨文　前人

維此雉城阜為名邑邇者人心不古吏道多端遂以禮義之邦化為夷鬼之俗帝用不懌降此旱災有光自惟師帥者之不賢願以一身當其罪罰而小民之嗷嗷實為可矜神其降鑒特賜一日之[illegible]雨以慰三農之望

謝雨祭城隍神文　前人

值此農時山川如滌今實閔雨有禱於神荷神降臨惠澤霑霈民獲喜假省獨懸實上天之愛人豈微誠之能感也蒙神之力敢不報謝更祈終惠永荷神休尚饗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黍稷被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將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効吏之為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媚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

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為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明文在卷九十七

祭文

啓聖祠祭文　唐順之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祭外舅鄭公　前人

祭鄭仲舒太常　前人

祭從兄希晳代家兄作　前人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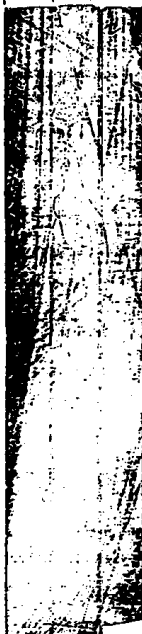
瘞旅文　王守仁

祭外姑文　歸有光

常熟　薛熙　篹
秀水　金嵋　訂

祭文

啓聖祠祭文

唐順之

維公濬哲淵靜胄衍神明鍾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圮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為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回委遡源厥義攸在於王建極隆師象賢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波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學器用蕃滋惟一初來格来歆用奠厥居仰徼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祭太史公三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於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伴師友傳之子孫意欲𠢐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遼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從竄與戎蒐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從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遲之三載邂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亮矣我存如何所宵忘公亦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於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彷彿於夢寐公子孫恭梓是懷聞之雪之俾夫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於天王遂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艱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為學天容地負愧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其二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鑒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是其所有者皆眾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眾人之所難處則慨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公之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常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公之默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壓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乡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騎風御氣鞭日月而叱星辰翱遊乎惺惀之野出入乎無極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於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殽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傾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

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附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其三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燿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年之速誽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贊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於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歎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莫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兎也其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呧哦濫跡鵷鷺愛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狐惟嘉穀與清醑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衷悰

祭外舅鄭公　　前人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於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劣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與俱我女我甥疇忍棄諸道路半年顛鬢為白暨予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於蜀於秦挈挈而東以秋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邇甥曰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須遂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忘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予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閭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過義不忍離我實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於遠亦誰在目然公為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況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義梟安送者如雲今終無憾亦誰能慈心所最痛公未耄老方期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恃茫茫九州孰踰此者今當出葬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鄭仲舒太常　　前人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為憾而公之所歷講殿禁林學省須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仙仕而通顯莫不虞危機之及以善退為難而公當廢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於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為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揮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為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碩儒金華有光輝聯吾儕小子得見者尚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於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遷歟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効而為善茫茫之緒誰為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孝而沒於公之生雖

可顧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況孝薦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滸眺望於逆山之巔侶席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毫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為最久而待我尤摯埶也乖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顏以為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予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沒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予既憂苦百罹而公遽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棄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冤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為通而輕銳以為傑也狠戾以為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

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鸑鷟之於鴟鳶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氏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為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悶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誄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為然乎

祭從兄希聲 代家兄作

前人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八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馴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夭汝妻汝子皆先汝已死而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在旁勞劬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知汝者誰汝之操行莫此為美先君亦已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苦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酹汝一觴永與汝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両錄益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為累考公歷官請績治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為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耶是宜朝廷倚之為輔弼薦紳視以為矜式也而謐小子雖夙歷山斗之仰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振趨以承一日之誨蓋也詎意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耶此豈特謐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茲謐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寢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同其永長矣乎謐庸俾有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并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矢詞以告跪獻此觴匪展謐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

於鄉邦伏惟尚饗

祭劉東溪文

周用

維年月日總理河道工部尚書門生周用謹以羊豕庶羞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溪劉先生之靈曰嗚呼公之筮仕自弘治中釋褐而南來予吳淞予時髫齔業於黌宮公惟勤斯日聞鼓鐘頌聲垂虹迺橋登龍子泰科第式徵其逢公於吾民澤流疲癃譬如閔苗以雨以風公涉諫垣民殊喁喁胡公之往不念我躬自時厥後迹焉靡同公壯而西我南而東公自藩服撫茲畿封彼何人斯不諒其衷予入副端懷公之恫其如群猜聽猶不聰乃十七年冥冥之鴻予時往來覲公儀容東溪之原其華其穠公曰樂哉曷不歸融乃玩玄談旁追五通愛莫助之右然忡忡今茲夏孟晴添若工予來東方炭紛豢悰胡為大耄遠先

玄冬為呼公乎官階九卿而功以才豊年幾八十而位與齒崇公可無憾吾心未充用也遠公二千里而繫公之從去公四十年而視公之終始則有終永以慰公公其有靈鑒茲無窮尚饗

祭學士柯先生文　李東陽

國必有老成繫天下之輕重世必有公論別天下之浮沉然老成不在年位之高而在才德之稱公論不恃衆人之口而恃士大夫之心故見李司𨽻者傾龍門之高見韓荊州者失侯封之貴見歐陽内翰者歎宮闕之壯華山之崇河水之深而況託師生之分聯道德之音者乎此愚於公所以憤懣抑鬱而涕淚沾襟也當夫名冠甲第辞雄玉堂愚於此時固已識公之文章秉章綸鑰衡度精確愚於此時固已窺公之材略山静川澄水清玉瑩杜苞苴之門辞趣復之命愚於此時則又見公之德行若是者非愚之私也蓋

天下之所知而公論之所歸也故金縢石室之秘人莫不以為宜絲綸臺閣之選人莫不以為遺及其降司成之名也方藉以為重而憂哀累歳徘徊而未至也皆憾以為遲遽謂公一蹶而至於斯也嗚呼悲夫泰山之高瞻仰者不知其為勞梁木之壞造物者不自以為悔此人情之所同而天道之不可賴也千里之辞一觴之酹又豈特區區門墻之愛而已哉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来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将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黒欲就問訊北来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来云一老人死坡下傷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莫復有人来云坡下死者二人傷一人坐歎詢其状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来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将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産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来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来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来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

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来瘞爾乃使我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哀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毎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来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懐郷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来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随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

離兮相與呼羣而徘徊兮嗥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莫徐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屬於茲墟兮

祭外姑文　歸有光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于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飽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惙惙猶日念吾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泝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有光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孫偏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有光寓松江之上相去

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令茲幾精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享

祭碩文康公夫人文　前人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舊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彬彬我皇統壹聖真考禮肄樂制作紛紜既秩殷與百神咸佾文康雍雍在帝左右倚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奠西苑膴膴茂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隨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為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貴歿有奏計賜

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惆尚饗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明文在卷九十八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孫　佑稱　訂

公移

南贛鄉約　王守仁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弃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薫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奬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偽相殘故遂使之靡然自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脩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聦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脩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衆所敬服者一人為約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為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
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
無故不赴者以過悪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寛大者為之
一彰善者其辞顯而决糾過者其辞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
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
敢以為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悪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悪且勿糾
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悪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
自首衆共誘掖奬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
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
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
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托陷人於悪罪坐
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户多於納粮當差之時躱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
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户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
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寛有等不仁之徒輙便捉鎖磊取挾寫田
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
不及數者勸令寛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聴率同
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隣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醸成大患今後
一應闘歐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闘之即與曉
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指實
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賫
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
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懐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
本分有不聴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
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絶
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装

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
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
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内
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悪簿内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
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賛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向跪
聴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
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悪者神明誅
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悪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
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
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

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
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
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
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
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
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
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脩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
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
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酬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
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
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
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

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
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
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
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
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
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
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
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
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
飲某之幸也趍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
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
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

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
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
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
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
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
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
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公移

王㮧審單　歸有光

陳大德審單　前人

賀潮審單　前人

常熟　薛　熙　纂
同里　李　琮　訂

公移

王㮧審單　歸有光

查得姚古鮀布專與王㭗扛幇硬証除已結証外見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鮀布改名鮀義言兩人㸔同一心常為㮧之証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照王㮧父子刁悪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鉤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㮧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㮧之口則有所難憑今審問間奥得王㮧刁詐及姚仁鮀義結黨捏辞實跡眾正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前人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為照律有強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輒以和姦處之則強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穢矣律設此條為無用矣昔名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強暴之男不能侵淩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奥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單　前人

審得郤忠先曰賀潮之去而嚮當其原田今見賀潮之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開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

雖汾秋半誣據律當從於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供

明文在卷一百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濂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方孝孺
讀大雅　劉定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書皮日休集後　王鏊
題茅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書顏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徽宗三馬圖　前人
題劉商觀弈圖　宋濂
跋眉庵記後　高啓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常熟 薛 熙 纂

福清 翁 弘學 訂

題跋

恭跋御製書後　宋 濂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貽謀悠久必曰興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美觀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貽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奐油然有感於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

濂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詰旦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賞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懾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能酔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蹙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脩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

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出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祖籍父師明訓弗墜先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聯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夐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搘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侯加雲翰之華照臨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貽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勵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

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曰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為庶幾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礱玉為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艷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 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皆撰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傾馳狙詐權

謫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壯使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遂令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兇穢之名不得厠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方孝孺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已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弼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辯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其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耳世之曉曉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偏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與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與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崧高首章揔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揔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也先揔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贊也先分言而後揔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揔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別求其人以甫為穆王時甫侯作呂刑者又以為作呂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續讀書錄䟦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

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功云

湯仲謀握奇衍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令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遊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空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同志大

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衝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衝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地軸箄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一隊以此而推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揔為六十四矣則龍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軸地衝空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揔為八陣及曰聽音望麾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飛風為蛇蟠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

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空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衝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鑑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藹然有安民在

題淵明小像卷後　宋濂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感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余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又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黄廷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

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illegible]曾子而後始見節姑忝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書皮日休集後　　王鏊

予觀襲美與魯望倡和跌宕旌偉真所謂兩雄力相當者及讀其集所謂文藪者亦多感慨激昂六箴有撿身約己之志及招遂癘有抑邪扶正之志鹿門隱書有閔時病俗之志七愛三羞有傷今懷古之志文中子碑配昌黎請孟子為學科又幾於知道者及讀唐書則曰黄巢入關以為翰林學士朱子綱目亦書之[illegible]曰襲美乃至是耶讀其文未嘗不悲其志壯其詞惜其遭時之不幸也守之不固也而以為恨曾不得與王維鄭虔為伍一日覩陸務觀渭南集曰襲美晚遯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相四世孫公弼在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時中原絶隔乃有妄人造謗謂襲美陷節巢賊宋景文喜取小說入正史公弼欲辨之於朝不及而卒尹師魯皮子良墓志亦云曾祖曰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則其事益信矣於乎襲美千載之冤至是始雪矣不獨雪襲美之冤亦以雪吾儒之耻也曰南部新書亦載巢令日休作讖語有果頭三屈律之語遂為所害何耶此亦傳聞之語也然亦可見其不屈於賊矣曰後之為史則何如曰所聞異詞所傳異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之法也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王世貞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絶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女若伍胥之托王

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剡得其狀業欲為買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事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騶故主而寘於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泯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篤秉之尊挾百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今得及事先生庶幾式趙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書顔魯公爭座帖　　錢習禮

顔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稟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篤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縣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蓋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毅然中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啟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顔書却歷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唐柳書西平王碑　　王世貞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裴晉公文柳常侍書石刻在高陵縣墓所昔
鮮剝蝕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玄秘也是時西平諸子皆已
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
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帥後
以邊將入為神策都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為右金
吾大將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夫左
散騎常侍非撿校官所記諸子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為
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
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為位居宰相文尚簡要
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
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州固無恙也有碑志來為人子而不作李
聽者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徽宗三馬圖　前人

里人傾君出宣和帝三馬圖示予或以行筆稍露蹊徑疑為臨本
顧其飲齕騰嘶之態溢出縑素間縱爾亦是隆準公的裔耳似非
邯鄲子輿也當宣政時青羌赤狄千里之貢日至天廐萬匹往往
吾師而秘府所藏曹韓神品不下數百千軸宜其妙也度至五國
城盡覩東夷騊駼駃騠窮姿極變要必有進於是者而浮沉沙漠
中不可得矣為之一慨

題劉商觀弈圖　宋濂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弈圖其曰李伯時臨莘君彥勃蘇先生識蓋
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摸刻寳貝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
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弈者而就觀之斤柯爛
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

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惡人使之老無所依其罪
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夫女之美
者衆嫉其娥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
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
望之所繫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
重而為國之望者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米芾遺墨　陳敬宗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
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黃米蔡並
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
宣仁藩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
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
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
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厲而不薾字以
規矩為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
者其書似其為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
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故為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書龐彥珙所藏黃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黃太史所書茶賦今中書舍人龐君明叙仲子彥珙之所
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絕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
尚當為人所愛重況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
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攈至宋名

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黄米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
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跡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詣有所不
滿焉細玩此帖温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
太史用意之筆豈可槩觀列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
嫺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
水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
里江湖之思因咏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
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鬭則逞技於漁歌
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為
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豢養與君為徇而不可贖蓋靡然

狥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𡏖之外者豈所謂
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
遯若後来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予獨惜其風可
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
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為至也
意者亡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
然為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明文在卷一百終

半園學人倪一霽校字并書

明文在一百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熙編熙有練閱火器陣記已著錄是書仿昭
明文選體例於諸體之中各以類從所錄亦頗存
鑒別蓋熙為汪琬門人於古文有所受之也然數
多則簡擇難精世近則是非未定榛楛未翦固亦
勢使之然矣